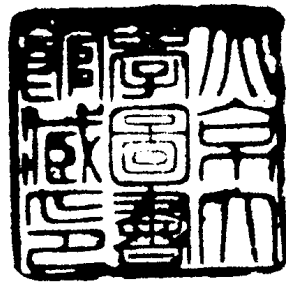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二七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二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6.37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二七册目次

經部・春秋類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七十卷

（二）

〔明〕凌稚隆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十六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左傳評註測義七十卷》提要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十七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著

文公一

公名興僖公子母聲姜在位十八年諡法慈惠愛民曰文

【經】乙未周襄王二十七年 元年陳共公六年杞桓公十一年宋成公十一年晉襄公二年齊昭公七年秦穆公三十四年楚成王四十六年衛成公九年蔡莊公二十年鄭穆公二十二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無傳○二月癸亥日有食之。無傳不書朔官失之○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叔氏服字○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毛國伯爵諸侯為王卿士者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合瑞為信 ○晉侯伐衛。○叔孫得臣如京師。得臣即莊叔叔牙之

孫也○衛人伐晉。○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戚衛邑今北直隸開州有戚城此經書大夫專會諸侯之始○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商臣稱世子以見其有父之親頵稱君以見其有君之尊聖人書此使天下後世知所以為君臣父子之道而免于首惡之名誅死之罪也○陳傅良氏曰楚圖未志其志頵何世子弒君不可以楚不書也○公孫敖如齊。

【傳】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公孫敖魯大夫慶父之子穀敖長子文伯食養生也難敬叔次子惠伯收葬死也豐下面方而豐厚也後文伯生仲孫蔑是為孟獻子皆如叔服之言○於是閏三月。非禮也。于曆法閏當在去年誤於今年三月置閏是不歸餘於終也下文詳論曆

法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朱申氏云歷法以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歷元其時日月五星皆起於牽牛初度更無餘分以此爲步古之端故云履端於始每歲有二十四氣立春驚蟄淸明立夏芒種小暑立秋白露寒露立冬大雪小寒謂之節氣雨水春分穀雨小滿夏至大暑處暑秋分霜降小雪冬至大寒謂之中氣每月皆有中氣推閏月獨無中氣閏前之月則中氣在晦日閏後之月則中氣在朔日舉中氣而正月則置閏不差矣故云舉正於中置閏之法以氣盈朔虛而歸日月之餘分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之行也日一度自令年冬至至明年冬至方一周天實計三百六十五日零三箇時辰所一歲十二箇月止有三百六十日更有五日零三箇時辰無所歸著是爲日行之餘分每歲只均分在二十四氣上所謂氣盈者也月之行也日十一度十九分度之七常以二十九日中強而與日合於朔是每月又有半日弱無所歸著是爲月行之餘分故月不滿三十日而有大小盡焉所謂朔虛者也積日月之餘分每歲常餘十一日弱故十九年

而置七箇閏月是爲一章之數故云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朱申氏云開端不差故時序無愆過寒暑不忒故民心無疑惑置閏得宜則四時得所故作事無悖亂○夏四月丁巳，葬僖公。傳公末年傳宜在此下○王使毛伯衛來賜公命。衛毛伯名叔孫得臣如周拜。謝賜命也○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成公恨晉執辱故不朝孔達衛大夫緜訾地闕匡本衛地爲鄭所取故伐之祥小祥也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尤過也言我以衛不朝于晉而伐之而我不朝王是尤衛而效之致禍之道也從師謂以師伐衛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昭子衛大夫戚其食邑○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告于陳告成于陳也陳以見衛求和不敢大甚故使報伐示弱而後服辭於我以謝晉而求成也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爲古。古者越國而謀。古謂合古之道○愚按陳爲衛請亦曰強爲善以敬事大國可爾乃使報伐以益晉之怒而復執孔達以求成焉繆亦甚矣何貴於越國而謀哉○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晉取衛田正其疆界○初，楚子將以商臣爲大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言成王年尚少而愛子之情不專若既立而又黜之取亂之道也舉舉以爲後也前年傳稱商臣譖殺子上正爲此既又

欲立王子職。而黜大子商臣。職商臣庶弟知子上之言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芉而勿敬也。從之。江芉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未察未審其實也江芉成王之妹嫁於江國者也潘崇教以享之而勿敬則江芉必怒而言其實呼發聲役夫賤者之稱猶商臣也言汝不知敬長知此則楚王將殺汝而立王子職乃其宜也事臣之也行出奔也大事謂弒君此于上所謂忍人也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丁未，王縊。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宮甲大子宮甲僖二十八年王以東宮卒從子王蓋此宮甲也請熊掌也難熟故請食之而死冀久將得外救○愚按傳謂謚靈弗瞑改

成乃瞑夫商臣忍於弒父與君而不忍其不瞑乎顧訖神于謚之不美而不能神于其子之弒己乎況君薨舉謚常在葬時安得謚于未殯之前此左氏之鑿也 穆王立以其爲大子之室與潘崇使爲大師且掌環列之尹。商臣既立爲王以其爲大子之時所居室內財物僕妾盡以與潘崇環列之尹宮衞之官列兵而環衞王宮者也 ○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 穆伯即公孫敖文公立而初聘於齊得交鄰之禮 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脩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衞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 即位者既葬除喪即成君之吉位之後嘗最行也凡君即位之初使卿出外並行聘禮于列國踐脩舊日之好要結大國之援和好鄰近之國以扞衞其國之社稷皆當以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則無邪故云正信則能守故云固卑讓則善日益故云基杜預氏云傳因此發凡以明諸侯諒闇則國事皆從吉禮

○錄崤 殽之役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殽役在僖三十三年 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爲政 詩大雅桑柔篇芮良夫周大夫刺厲王而作隧蹊徑也覆反俾使也言大風之行毀壞衆物所在成蹊以喻貪人敗其族類而傷人害物也貪者肅之若得道聽塗說之言則喜而對答若聞與誦之言則心中如醉而不欲聞不用良臣之言反使我爲悖亂之事穆公擇詩意以爲此皆責貪人之故也我惟先有貪心故孟明之言由此蹊徑害人詩之所謂貪人正我之謂矣夫子指孟明

經丙申二年楚穆公元年 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彭衙秦地今[illegible]白水縣有彭衙城 ○丁丑作僖公主 作主造木主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此經書[illegible]而[illegible]盟之始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 垂隴鄭地今河南滎陽縣東有隴城大夫專會諸侯自公孫敖士縠始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無傳則七月夏五月也不雨足爲災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春秋書大祫爲大事書禘祀蒸嘗爲有事躋升也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公子遂如齊納幣。

【傳】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鞫居爲右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 孟明視即孟明殽役在僖三十三年狐鞫居即續簡伯狼瞫孟明前言三年將拜君賜故晉因其敗而嘲之九六反

戰於殽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爲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爲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爲難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 此下承上文狐鞫居爲右而退原狼瞫已黜之以萊駒時爲車右襄公喜狼瞫之勇遂令代萊駒爲右其役在僖三十三年死所可死之所爲

競欲作難共殺先軫也周志明書明堂策功序德之所故司書言持勇作亂而害其上者則爲不義之人不得升於明堂若殺先軫則人死死而不義非勇也死以死共國家之用乃可謂勇吾既以有勇故得爲惠右若殺先軫則是無勇無勇被黜是得其所也吾復安得爲勇吾今所以怒者謂上不知我勇爾若殺先軫則是無勇而死宜于見黜不得言上不知我矣子不可作亂且待我所爲也〔瞫〕音審〔共〕音恭及

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上文是前事此是本年事屬屬已之兵〔陳〕音陣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詩小雅巧言篇遄疾沮止也言君子之怒必以止亂又大雅皇矣篇言文王赫然奮怒則整師旅以討亂今狼瞫之怒不作亂以害其上而從彭衙兵以戰敗秦師可謂之勇矣○愚按先軫狼瞫死敵同而其所以死異何者先軫直諫乎襄公本無罪也

何以自討其死謗矣狼瞫見黜于先軫誠有激也欲以自劾其死宜矣先軫死狄反辱晉師不惟傷勇且無以謝襄公狼瞫死秦遂敗秦師豈特忠晉亦可以愧先軫○附錄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脩國政重施於民。孟明再敗猶用益脩政而重施欲以報晉怨也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脩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成子即趙衰聞孟明脩政重施知其將必報怨詩大雅文王篇毋念念也言思念其祖考則宜述脩其德以顯之今孟明以脩德爲念矣念念在于脩德而不怠而其可與敵乎杜預氏云爲明年秦人伐晉傳○丁丑作僖公主書不時也過葬十月故云不時○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耻之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

也適晉不書諱之也晉使大夫盟公欲以耻辱魯也厭猶損也晉以非禮盟公故經不書處父族氏以示厭損也不書公如晉爲公諱也○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縠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書士縠堪其事也士縠士蔿子晉人伐衛在元年以士縠堪任其事故貴而書名氏○吳勳氏曰既命之卿例皆書名不論堪與不堪也陳侯爲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元年陳共公謂衛曰更伐之我辭之故今爲衛請成于晉陳始謂衛可以彊得免今晉不聽故更執孔達以自解說于晉說如字○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僖公雖爲閔公兄然繼閔公而立又嘗爲臣廟坐宜在下今居閔公上故云逆祀○姜寶氏曰逆祀者二公位次之逆非昭穆亂也若兄弟相代而即異昭穆設使兄弟四人皆爲君則祖父之廟即已從毀矣故謂坐次可也謂世次不可也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尊僖公且

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宗伯掌宗廟昭穆之禮弗忌欲尊崇僖公故明言其意之所見新鬼大謂僖公死時年長故鬼小謂閔公死時年少又爲弟先大後小於理爲順僖賢聖而升之於事爲明旣明且順可謂得事宗廟之禮君子以爲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左氏既述弗忌之言又設爲君子之論以斷其非禮齊肅也聖通明也言子雖有聖之德不敢先父而祭固引古事證之禹雖齊聖不先其父鯀湯雖齊聖而祭不先其始祖契文武雖齊聖不先遠祖不窋而此子孫齊聖不可先遠祖之證宋始封之君微子帝乙之子鄭始封之君桓公厲王之子二國不以帝乙厲王爲不肖而猶尊上之以爲祖此父祖不肖不可下于孫之證

先一知[illegible]罪寶氏曰求王者之後其祖帝乙禮也鄭諸侯而祖天子宜有功也有功而廢禮可乎魯之人知其非禮也鄭祖亦云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詩魯頌閟宮篇春秋錯擧四時也忒差也皇皇大而美也后帝天也皇祖也言僖公郊祭上天而以君祖后稷配之君子以爲合禮者謂后稷雖親而必以帝爲先也又詩邶風泉水篇衞女思歸不得故言得歸則先致問於諸姑然後致問於長姊君子以爲合禮者謂姊雖親而必以姑爲先也此一節引詩以明僖雖文之父爲親不可升於閔上申上不可先大後小意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仲尼獨譏文仲者以其執國之政有大知之名而爲不知之事也器謂居蔡山節藻梲也海鳥曰爰居止

於魯東門文仲命祀之言大仲卑下展禽而不肯擧薦廢去六關而不設防禁妾織蒲席而與民爭利此三事爲不仁無其位而作虛器不知禮而縱逆祀不識鳥而祀爰居此三事爲不知知去聲○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爲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秦穆悔過終用孟明故人諸大夫而不書其名以尊秦也○愚按穆公雖嘗悔過而不能改何德之可尊而崇之歷考自入春秋以來外兵非君將皆稱人即前此晉以三國伐許與明年五國伐沈皆不書大夫姓氏是豈何德哉春秋於一人之一字其貶與不終無定論未可謂不當於一字上理會褒貶以求聖人之意正此之類()襄仲如齊納幣禮也納幣欲娶出姜也禮謂得時婚之禮凡君即位好舅甥脩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即位必娶之即位也申好舅甥之國修議昏姻之事娶嫡夫人以奉宗廟之粢盛

【經】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衞人伐沈沈潰沈國在今汝南汝陽縣○夏五月王子虎卒不書爵天王赴也○秦人伐晉○秋楚人圍江○雨螽于宋○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傳】三年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以其服楚而不事晉也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凡民背上而逃如積水之潰放不可止謂之潰國君棄民而走如匹夫脫身逃竄謂之逃○附錄衞侯如陳

拜晉成也二年陳侯爲衞請成于晉故往拜謝○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禮也文公即王子虎與僖公同盟于翟泉故文公弔之如同盟經書五月從赴也○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孟明既敗復受伐故奮勇而出焚舟示必死王官郊並晉地今陝西澄城縣有王官城茅津今河南陝州封謂殽尸埋藏殽戰死士之尸秦爲西方戎狄之霸故云霸西戎○姜寶氏曰史記稱穆公作誓在今取王官封殽尸之後蓋其親見殽尸暴骨之慘不勝悲痛封掩之而作誓言自是遂不服東征誓言終能踐矣若敗殽作誓而復有彭衙以後等役茂氏下已不應自食其言至此○傅遜氏曰穆公乎亂善鄒辯乎有霸者之風焉惜乎既信觸之武之言復御杞子之計惟利焉趨背向彌遠以至將舍師殆幾不自振雖僅收之備焉克以償之桑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

[illegible]○秋，晉侯伐秦，圍邧新城，以報王官之役。邧新城秦邑也。王官役在前年。○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降服素服。出次辟正寢。不舉[illegible]鄰國之禮有數[illegible]云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矜謂矜恤之。懼自警懼也。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詩大雅皇矣篇。爰於也。究度皆謀也。言夏商二國其政不得人心，故此四方諸侯皆懼而究度其政事。君子引詩言秦穆公亦能感江之滅懼而思政也。○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湛露彤弓皆小雅篇名。行人掌賓客之官。私私問之。杜預氏云：非禮之常，公特命樂人以示意，故言為賦。

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肄習也。武子詐言我以為樂工自習詩業，偶及此篇，不知為宴臣而設也。朝正朝王而受政教也。湛露詩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晞。陽日也。言露見日而乾，猶諸侯稟天子之命行。敵猶當也。愾恨怒也。覺明也。言諸侯能盡力敵王所怒之人，王既賜之矢弓，又為歌彤弓之詩以明報功宴樂之意。武子因舉天子之事，故自稱陪臣，既賜于[illegible]罪也。蓋魯人既失所賦，武子辭之，明是彰其失也；答賦則是當其寵也。故因行人之問而私及之。孔子謂其愚不可及，此亦一端云。○邵寶氏曰：甯武子之不拜湛露彤弓，禮也。二詩何詩也，而歌于魯侯之堂乎？其言曰肄業及之，忠告而婉也。○

冬，成風薨。杜預氏云：為明年王使來含賵傳。

【經】辛巳[illegible]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榮采地，叔字，周大夫。○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無傳○王使召伯來會葬。召采地，伯爵，天子卿士。○夏，公孫敖如晉。無傳○秦人入鄀。○秋，楚人滅六。六國，今南直隸六安州有六城。○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無傳

【傳】五年春，王使榮叔來含且賵，召昭公來會葬，禮也。成風，僖公母，莊公妾也。天子以夫人禮賵之。杜預氏云：明母以子貴，故曰禮也。○劉敞氏曰：庶子為君，為其母無服，不敢貳尊者也。妾母稱夫人，王不能正，又使公卿會葬，何禮之有。○初，鄀叛楚即秦，又貳於楚。鄀楚屬國。夏，秦人入鄀。討其貳也。○六人叛楚即東夷。六楚屬國。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仲歸子家也。

冬，楚子燮滅蓼。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杜注：六與蓼皆皋陶後。庭堅，皋陶字。馬永卿氏云：若庭堅即皋陶，文公不應連言之，似是兩人。羅泌氏云：六皋陶之後，蓼庭堅之後，類為近似。言二國忽然而亡，以遂絕皋陶庭堅之祀，蓋由二國之君既不能建立明德，又無大國之援，致使蠻夷猾夏，以滅聖賢之後，豈不哀哉。○鄧[illegible]氏曰：連書秦人入鄀，楚滅六，又滅蓼，而秦楚憑陵中夏，爭強於南，無忌憚也。疾乎晉襄之霸業衰矣。○附錄 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為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

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丙年衛侯如晉匡歸孔達故聘以報之甯晉邑嬴逆旅大夫訂嘉處父為人而從之及至晉之溫邑而嬴還故嬴妻問而處問其故甯書今周書洪範篇沈漸猶滯溺也尚書作沈潛剛克能也高明猶亢爽也夫子謂處父言沈深沈下是之人專能剛高明不剛弱之人為能柔今處父一於是剛而無沈潛之意必不得其死也又乘陽一故其德為剛猶且寒暑相順不純用剛必為人而可一於用剛乎且處父為人口惠而實不至猶草木有華而不結實凡怨之所聚也夫一於用則化人華而不實則聚怨以若所為必不能安定其身而遇害也我之所懼者以其華而不實則我必不獲其利而剛以犯人則我必遭其難無利有難我所以去也杜預氏云為六年晉殺陽處父傳○錄附晉趙成子欒貞子霍伯臼季皆卒。成子趙衰也貞子欒枝也霍伯先且居也臼季胥臣也杜預氏云為六年蒐於夷傳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十八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著

文公二

經　六年春葬許僖公。無傳○夏季孫行父如陳。行父季孫文子也○秋季孫行父如晉。○八月乙亥晉侯驩卒。○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射姑狐偃子賈季也○高氏曰先書晉殺處父繼書射姑出奔則實殺處父之罪自著矣○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猶朝于廟者幸其不已之辭

傳　六年春晉蒐于夷舍二軍。前年四卿卒故蒐以謀軍帥夷晉地僖三十一年晉作五軍今舍二軍復三軍之制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射姑狐偃子代先且居盾趙衰子代其父處父往年聘衛過溫今始歸改治兵于董易中軍帥以盾為帥使射姑佐之蓋處父嘗為盾屬大夫所以黨于盾之父于上之謂中軍佐推而上之使為元帥董今山西萬泉縣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獄刑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洿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大傅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宣趙盾諡中軍帥乃晉執政卿事國事也典常法也法罪謂輕重之罪辟猶理也董督也謂負罪逃逋者督察追捕之也由猶用也質要券契也舊洿謂洿藏不理者秩禮所以辯上下故正其本常職所以守世

宗故續其後滯淹謂賢能在下位者言之公族常法謂一定之法惡音烏也○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以親衛故而幷及陳臣非君命不越竟故因聘而自爲娶○娶七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任好穆公名子車秦大夫以人從葬曰殉黃鳥秦國風篇言黃鳥止於棘來往來御其所傷三良不然也○邵寶氏曰霸以用夏變夷爲事秦穆宋襄志于霸而以夷道行之宜其不終也穆也殉人喪也用人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言其僅霸西戎而不能爲中國之盟主者固其宜也死而弃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蓋善人者民之望也今殺之以殉葬是弃民之望也古者

先王將逝世而死尚立法度以遺子孫何況善人乃所以輔子孫者而可奪之以爲殉乎詩大雅召旻篇人謂善人以與無同殄絕瘁病也詩之所云邦國殄瘁乃無善人之謂也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樹之風聲分之采物著之話言爲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予之法制告之訓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衆隸賴之而後即命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並建所用非一人也聖通哲知也下即用人之事樹立也因土地風俗而立之聲教也采章物色也旌旗衣服之采章物色各有分制也話善也爲作善言遺戒也律鍾律度度量所以治歷明時也藝準極中也貢獻多少之法陳其準限以示民也引導之表儀威儀也刑與古之遺令也防防惡利與利委任也常秩官司之常職禮則禮節法制也衆隸衆民

也言說也言使因池之人異也六卿有所倚賴然後貢王之命死葬皆古聖王無不□北難洮在上許郭言殄弃之意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東征征討東土爲霸□也○秋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行父聞晉侯疾故使求大夫聘而遭喪之禮以往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其人從者也難誰卒得也孔子謂文子三思意以此○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郭登氏曰桓文既沒齊孝不能纂桓公之烈致宋楚之交爭而晉襄能繼文公之績挫三強而復霸三強者何秦強於西狄強於北楚強於南戰殽以却秦致箕以翦狄伐許以離楚一年之內三敵悉退亦可謂有霸者之畧焉雖不及乎前人則勝齊孝爲之遠矣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難故內外猶夫寧也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

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爲難故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趙盾字孟雍文公妾子杜祁所生仕秦去晉爲近迎之易也置立也抒緩也作紓也言好善而立之則其本固年長而事之則其理順立先君之所愛則爲孝結舊日之好則可安今爲國家多難之故所以欲立長君能兼此四者之德必可以紓晉國之難也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辰嬴嬖於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狐射姑字季子樂亦文公庶子懷嬴所生即辰嬴也初爲懷公妻後又納於文公故云嬖於二君以其母嬖故民安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爲二嬖淫也爲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偪姞而上之以狄故

讀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爲亞卿焉秦大而近足以爲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班位也言自夫人以下其位列在第九震威也言貞女不事二夫而乃嫁於二君是柔邪也雖爲先君之子不能求其大國而仕於陳是僻陋也無威望可以服人無黨援可以固位故云何安言民不與之相安也杜祁杜偪之後杜姓也偪姞姞姓之女生襄公爲世子季隗爲文公在狄時所娶故杜祁皆讓之使居已上其本班在二以讓二班故降爲四文公因此寵愛之見其賢而位尊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郫先蔑士伯也士會隨季也郫晉地○金履氏曰晉自文公始覇後世賴之公子雍親文公子年長而賢趙孟立之是矣而偪求穆嬴卒詐敵秦既而立靈公晉遂失覇其後靈公不君卒以欲殺趙盾見弒而盾亦卒被弒君之名見義而爲志不終惜哉○賈季

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狐鞫居本將中軍處父易以爲佐故怨之族少多怨故無援鞫居狐氏之族食采於續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君已命帥處父易之故經不書賈季殺而書晉殺以其侵官也○張洽氏曰據左氏則君言國之事一聽於陽處父者及考穀梁所謂漏言則是易中軍乃處父害言於襄公公不能謹而輕漏之以致射姑之殺處父春秋所以分其殺於君與大夫也○冬十月。襄仲如晉。葬襄公。○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簡伯續鞫居也賈季奔狄。宣子使臾駢送其帑帑妻子也宣子以同官故使臾駢大夫送之夷之蒐賈季戮臾駢臾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臾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竟戮川以辱之前志古書敵猶對也有惠於人不復望報於其子孫有怨於人不復致仇於其子是爲忠道夫子指趙孟禮謂送帑寵謂使送其帑介因也因人之寵用以報怨也損除也殺其帑本以除怨宣子將復怨巳是益仇也釋去扞衛也竟音境○閏月不告朔非禮也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之月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每月朔則告廟而行之文公以閏爲附月之餘故闕不告朔怠慢政事矣○[illegible]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四時盈虛漸差故置閏月以定四時而成歲斯民順四時而作事

不失時則年豐熟而民生厚生民之道皆在閏月言其所係者重也今以閏月而不告朔上則棄天之時下則棄人之政何以爲治民之道爲如字

【經】辛丑晉靈公元年秦康公元年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須句魯封內屬國僖公反其君之後邾復滅之書取易也遂城郚。無傳郚魯地今山東泗水縣有郚鄉城因伐邾之師以城郚備邾難也郚音吾○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不名殺者非公也○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程子曰晉不謝秦秦納不正皆罪也故稱人晉先蔑奔秦。不書出在外也○狄侵我西鄙。○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扈鄭地○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涖盟。

【傳】七年。公伐邾。閒晉難也。晉襄公卒有難國大喪公因是遂侵小國○三

月甲戌取須句寘文公子焉非禮也僖二十二年公復須句之後邾復滅之至是魯復取須句以邾文公之子叛在魯遂使守須句絕大皞之後以與叛臣故云非禮○夏四月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樂豫爲司馬鱗矔爲司徒公子蕩爲司城華御事爲司冦成莊公子友目夷子豫戴公玄孫鱗矔桓公孫蕩桓公子以武公名廢司空爲司城御事華元父杜預氏云傳言六卿皆公族昭公不親信之所以致亂矔音貫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况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君之何去之不

聽昭公恐公族盛大爲已害故欲殺之公室猶木之本根公族其枝葉也葛藟王風葛藟篇豫以葛藟比王族言葛之藟蔓繁滋者猶能庇廕其根本故詩人取以喻宗族兄弟何况爲一國之君而可去公族之庇廕乎此俗語所謂藉木之庇而縱長斧以伐之者也縱放也八尺曰尋言長也○陳傅良氏曰昭公去羣公子而樂豫以公子而爭之豫之言雖是而昭公固已疑之矣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昭公即位而葬穆公襄公之子孫昭公所欲去者先公未發而作亂固鄭時在公宮故爲其所殺六卿謂右師華和公室言和公族之以公者卬昭公弟豫以已之官讓之以爲和然後宋國復安昭公即君位而葬成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經不書殺者及死者名以殺者衆死者無罪故○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衞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衞文公入在僖公二十四年穆嬴日抱大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弃之若何穆嬴晉襄公夫人大子即靈公夷皋屬托也夫人述先君屬托之辭言大子若長成而有才能則我受宣子之賜若大子長成不才則我亦惟怨宣子不教訓之過也屬音燭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爲右

及堇陰畏偪畏國人以大義偪己○初宣子使先蔑迎公子雍故言背先蔑特秦以兵送子雍故宣子遣兵禦之先克且居于箕鄭將上軍居守故佐獨行先蔑送公子雍前還晉故將下軍步招戎津皆晉大夫晉人始以逆雍出軍卒然受計立靈公故車右戎衛猶在堇陰晉地○姜寶氏曰沙氏云上言背先蔑立靈公明蔑在秦也次言先蔑將下軍則是蔑又在晉也何其自相背乎按了之辯是矣但先蔑若在秦未嘗歸則經安得書奔秦以經書奔秦則先蔑是逆雍之後還至令狐乃復任秦也惟先蔑將下軍一句可疑是傳悞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冦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冦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言秦送子雍而我受之則當以賓客之禮待秦不受則當以治冦敵之法治秦今既不受子雍矣而復緩於用兵則秦必生心

胥言先人先發制人也猶[illegible]之戰心也[illegible]

也蓐食早食於寢蓐也[illegible]之[illegible]辭[illegible]其不[illegible]

備到首[illegible]

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illegible]

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大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爲賦板之三章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爲同寮故也荀林父中行桓子也此必不行此事必不可行也將及禍將及己也先蔑晉卿故欲大夫攝卿以往僖二十八年林父將中行先蔑將左行故云同官爲寮詩大雅篇名其三章取芻蕘之言猶不可忽荀伯即林父○孫應鰲氏曰林父料事既明處心尤厚

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其人曰能亡人於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士季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士伯即先蔑亡人與人俱亡也焉用何用如此也士季即士會言吾與先蔑同罪而同奔非慕其義而從之士會歸在十三年杜預氏云責先蔑爲正卿而不匡諫且俱出奔恐有黨也○呂祖謙氏曰士會不以同患而親蔑可也至于絕迹不見則矯枉過直矣○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酆舒且讓之酆舒狄相讓責也時賈季奔狄故宣子使人因賈季介紹以問酆舒且責其侵魯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冬日可愛夏日可畏○秋八月齊侯宋公衛

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晉侯靈公也不書所會謂不列諸侯大夫名○陸粲氏曰此以爲公後至故不書所會者左氏以會齊侯于陽穀齊侯不及其盟之例釋之然十六年季孫行父會晉大夫盟于扈[illegible]川吳氏謂了列序諸國以當時無[illegible]公[illegible]後至[illegible]會諸大夫强合諸侯故畧之也此說平易有理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辟不敢謂不敏於事也杜預氏云此[illegible]自釋凡例之意○穆伯娶于莒曰戴己生文伯其娣聲己生惠叔戴己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己辭則爲襄仲聘焉穆伯公孫敖也己莒姓戴聲皆謚文伯即穀惠叔即難以聲己辭言戴己雖死其娣聲己尚在宜爲繼室也襄仲即公子遂敖之從弟冬徐伐莒莒人來請

盟穆伯如莒涖盟且爲仲逆及鄢陵登城見之美自爲娶之言爲仲所代求婦於魯而盟穆伯仲逆其婦歸鄢陵莒邑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爲亂於外爲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爲兄弟如初從之惠伯叔牙之孫言兵起於國內爲亂兵起於國外爲寇寇猶及他人亂則自及其身而已今襄仲請攻穆伯而文公許之是自啓寇讎之禍也止從其諫也成平也平和其事也舍不娶也反還莒女也從之人皆從其請也杜預氏云爲明年公孫敖奔莒傳○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日往日元年晉伐衛取戚田叛而不討何以示威

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爲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柔安也懷歸也

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無禮不樂所由叛也夏書大禹謨篇休美董督也言人有善則戒勸而美之人有罪則董督而威刑之然又以事之出於其歌者不能久復以九歌之歌前勸使前日之功不壞也此以下釋書之意謂九功之德皆可歌所以謂之九歌合六府與三事所以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六者民用之所自出所以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三者人事之所當爲所以謂之三事故合其宜而行之則謂之有德有禮無禮則民自叛所以叛其上也

不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吾子謂宣子睦者謂衛言宣子無德可以歌詠其誰肯親慕而來之宣子說之爲明年晉歸衛田傳○趙氏云歸鄭衛田傳○真德秀氏曰此章敎功全在睦者歌吾子一語蓋人之常情强執之未必從而順導之常見聽此宣子之所以說也

經三八年宋昭公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大夫之專盟始于此○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雒水名蓋諸戎雜居雒水之間故云雒戎暴鄭地○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奔不言出不自位出也○螽無傳爲災故書○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石介氏曰前書宋人殺其大夫蓋言死者衆也此年書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蓋言官者殆盡也

傳八年錄衍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解揚晉大夫匡本衛邑中屬鄭晉郤缺言歸之衛今歸以元年晉取戚田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竟自申至虎牢之竟皆公壻池原所封之地杜預氏云傳言晉趙盾能以禮爲政○愚按諸侯之封土受之天子未嘗有以公壻公子爲封者也且有公子公壻者亦未嘗有封於鄭者假有之亦非魯衛所宜有何以穿鑿爲之説也晉取衛地以封公壻池令還衛也此其名得之又杜注晉取衛地以封公壻池何緣乃以鄭地竊疑池封既衛地矣申與虎牢皆鄭地亦云讀傳歸衛據服虔氏以爲致之于鄭而傳逐氏亦云讀傳上文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事畢矣下文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於虎牢之竟非衛事矣

蓋公壻池必是楚人奔晉晉取鄭田封之今既使鄭歸衛之侵曰寧不以已所侵于鄭者歸之乎傳以申與虎牢皆鄭地則還鄭已明故不復言鄭況上文杜注已言歸鄭衛田張本而此不言鄭其誤自見二説得○錄衍夏秦人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武城晉邑令狐役在前年○秋襄王崩○晉人以扈之盟來討以前年盟扈公後至故冬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遂會伊雒之戎穀猶復也公子遂聞伊雒之戎將伐魯不及復命於君遂專命與之盟○高閌氏曰天王崩諸侯不奔喪而盾遂皆盟之王畿之內惡莫大焉乃自相會盟于王畿之內惡莫大焉乃書曰公子遂珍之也珍貴也言遂權與戎盟得事之宜故褒稱公子以貴之○劉敞氏曰若爲褒稱公子爲褒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則貶○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已氏莒氏也穆伯不至京師而以弔周之幣出奔莒國從前年還莒之女爲十

五年齊人歸公孫敖喪張本〇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襄夫人昭公適祖母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司馬節公子卬節國之符信握之以死示不廢命故書官不名以貴之意諸公子蕩之孫效猶致也致節於府人亦示不敢廢命卿違從大夫位魯文公賢其效節故以本官逆之復請于宋并司城宮屬來奔者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〇愚按司馬握節而死司城效節而出大夫之常事爾而左氏謂春秋以此故書官考周官惟守邦國都鄙及出使有節六卿居官者未必有節也故啖助氏謂舊說此二人不失節故誤以節義之節爲符節也如孔父義形於色而誤爲女色爾此說爲是〇邵寶氏曰前志有之大夫死命又

日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故司馬握節死司城效節出奔春秋皆以官書死去異乎死道一去道二有去于幾者有去于遼者去于幾者與死道同去于遼與死道異〇附錄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縠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蒯得田于堇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縠梁益耳蒯得作亂夷蒐在六年登升之于上軍也克言狐偃趙衰有從文公出亡之勳其子孫不可廢先克中軍在七年晉禦秦師於堇陰以軍亭奪其田故五人作亂皆怨先克也杜預氏云爲明年殺先克張本

【經】癸卯周頃王元年九年春毛伯來求金毛伯天子大夫公孫敖既不至京師魯遂不供天子之喪故毛伯於是來求金〇夫人姜氏如齊無傳歸寧也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卿共葬事禮也〇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以作亂討書名〇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無傳〇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姜寶氏云春秋原晉亂之本而書殺先都又書殺士縠箕鄭父蓋箕鄭之死由士縠之失職士縠之死由趙盾之代其位將中軍也春秋殺稱人以見事由盾而非君意書死者不去其官以見非國討〇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〇夏狄侵齊無傳〇秋八月曹伯襄卒無傳〇九月癸酉地震無傳杜預氏云地道安靜以動爲異故書〇冬楚子使椒來聘杜預氏云椒不書氏史畧文〇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杜預氏云不稱夫人從來者辭〇葬曹共公無傳

【傳】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先都等怨先克陰使賊殺之經不書不赴也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杜預氏云乙丑正月十九日經書二

月從告〇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天子不私求財故曰非禮不書王命未葬也襄王未君故不書王命義與隱三年武氏子求賻同〇二月莊叔如周葬襄王〇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縠蒯得杜預氏云梁益耳蒯得不書皆非卿〇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范山楚大夫楚在南故以中原爲北楚眾欲馮陵諸夏所以兵久不至鄭者爲城濮之後猶懼晉霸餘威爾至是聞晉君少不能親事而趙盾又方亂國無志諸侯所以乘間而伐鄭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尨及樂耳鄭及楚平狼淵鄭地在今河南許州境三子皆鄭大夫生獲曰囚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華耦華父督曾孫時楚師已還故不及經不書卿名緩不及事也且以懲

諸大夫奉命出會而不共洛告頭氏云公子遂獨不
與名從國史不同之于他國○陳傅良氏曰晉遂不
說而楚共覇也存於重聚○
之志楚覇圖之權與歟○錄附夏楚侵陳克壺丘以
其服於晉也壺丘陳邑○錄附秋楚公子朱自東夷伐陳陳
人敗之獲公子茷陳懼乃及楚平公子朱息公子茷小勝大故懼而請
成杜預氏云傳言楚以晉君少陳中國一年新以有關係之會○冬楚子越椒來聘
執幣傲傲也令尹子文于傲不敬也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
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楚北敖氏之後凡聘必告禰而行言辭稱先君以相
接今傲慢而不敬是傲其先君神弗福之也杜預氏
云為宣四年楚滅若敖氏張本○張洽氏曰伐鄭而
聘魯亦遠交近攻之意○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禮也秦不與魯
國盟無是事之制為慕諸夏欲通欸於魯故追贈僖
公并及成風傳以為禮者以接好為禮不識其後也

○姜寶氏曰僖公成風如惠公仲子亦是兩人兼禭
當時成風死已四年僖公薨已九年無來禭之理但
秦欲伐晉而假歸禭一節以觀魯之情猶楚欲圖北
方而假來聘以觀魯所謂遠交近攻之意也因禭成
風不可無僖公於婦人夫死從子先僖公而後成風
自是史文之體當然程子云雖子母先君後夫人禮
當然是也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
忘舊好○告相弔賀之禮雖延緩不當於事苟有禮意則後世書之于典策垂示子孫以無忘舊
好也

【經】甲辰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無傳○夏秦伐晉
○楚殺其大夫宜申宜申于謂也○吳澂氏曰前臣弑君父天也所不容宜申楚十
年三乃與弑其義不足稱也然其罪不遂而身死戮不可其當受今將之誅而以國殺大夫爲文其
意矣○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無傳義與二年同○及蘇

子盟于女栗女栗地名闕蘇子周卿士僖十年于奔衛至是復見于經蓋王復之○
冬狄侵宋無傳○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厥貉地名闕將伐宋而未行故
書次言酉

【傳】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少梁秦邑今陝西韓城縣有少梁城○夏
秦伯伐晉取北徵北徵晉邑今陝西澄城縣有北徵城故少梁之○初楚范
巫矞似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范邑之巫
名矞似強健也無病而死謂被殺也(子西)尹必反(強)其丈反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
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縊而縣絕王使適
至遂止之使為商公城濮之役在僖二十八年成王思范巫強死之言故止子玉子
西之死巢得范巫之言不驗縣絕縣縄得絕也商楚邑傳言子西所以不死沿漢泝江將

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懼而辭曰臣免於死又有讒
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也王使為工尹又與子
家謀弑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鬬宜申及仲歸沿順流泝
逆流郢楚都小洲曰渚司敗司寇也子西本欲爲亂見王懼而飾辭言願歸死不敢之商工尹掌百工之
官仲歸子家○經不書非卿也(沿)悅專反(泝)音素○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
頃王立故也頃王新立故與魯爲盟親諸侯也○陳侯鄭伯會楚子
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息國楚滅之爲縣時晉蓋公在楚穆王欲與晉
爭霸故陳鄭蔡三國皆從楚會于息杜預氏云陳鄭
及宋麇不書者宋鄭受役於司馬麇子逃歸故不列
於諸侯宋鄭猶然則陳侯必同也○季本氏曰據左
傳則厥貉之次當列陳侯鄭伯而經畧不一見焉安
得盡從傳文耶觀新城之盟三國皆在則其未嘗與
楚可知矣說者不此之據而乃於厥貉之次附爲削

三國書蔡侯之罷[illegible]華御之甚乎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爲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華御事華元之父也大夫首從欲弱我[illegible]華元之一人弱而服之乎何必虛使誘我其實不能敵楚宋國之民何罪而使之戰

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公爲右盂鄭伯爲左盂期思公復遂爲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爲左司馬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扶其僕以徇勞其師道引導也孟諸宋大藪名宋鄭既役于楚故分領其左右陳復遂楚期思邑公子朱亦無畏皆楚大夫將領張兩翼故置左司馬二以治罪焉一人當中燧取火者命諸侯從田者早爲命以貫其車載燧以取火宋公違此命撻其御者徇于軍以示衆子朱次楚也此故繫之及

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毋縱詭隨以謹罔極是亦非辟彊也敢愛死以亂官乎。子舟無畏大雅之詩言不以宋爲彊而辟之不當以宋爲彊而辟之今[illegible]當官而行彊不避不畏強禦也言宋君說人亦不畏人以勢不中者此兩詩之意皆非是辟强禦而辟之也[illegible]厥貉之會麇子逃歸[illegible]今湖廣麇子會楚于厥貉逃歸杜預氏云爲明年楚伐麇傳麇君○張洽氏曰傳言麇子逃歸而經不書以其不足也與陳鄭之逃者異矣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十八 終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

文公三

經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楚使伐書爵始此蓋聖人憫中國無霸主故不以夷狄待之也○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承匡宋地在今河南雎州境此經書大夫特相會之始○秋曹伯來朝○公子遂如宋○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鹹魯地

傳 十一年春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師於防渚潘崇復伐麇至於錫穴楚伐麇討前年逃厥貉之會成大心大孫伯也以其未服故楚復伐之防渚錫穴並麇地錫穴今湖廣鄖縣○夏叔仲惠伯會晉郤缺于承匡謀諸侯之從於楚者。惠伯即彭生九年陳鄭及楚平十年宋聽楚命○汪克寬曰晉欲謀諸侯而使次卿爲會魯亦不遣執政而使惠伯往其謀之不遠而不足以卻楚方張之勢審矣○秋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自此曹遂從晉○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八年意諸來奔故言於宋使復國前年楚將伐宋而退兵故賀楚不爲害○鄋瞞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緜房甥爲右富父終甥駟乘。鄋瞞狄國名防風之後漆姓狄師已退故卜使追之莊叔即得臣侯叔夏緜房甥富父終甥皆魯大夫四人共車故云駟乘駟音泗○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摏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以命宣伯僑如鄋瞞之君身長三丈故名長狄

獲僑如不書賤夷狄也椿猶衛也子駒魯郭門骨節非常恐後世怪之故詳其埋首之處得臣因名其子宣伯曰僑如以自志其功初宋武公之世鄋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𦨶班御皇父充石公子穀甥爲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狄于長丘獲長狄緣斯皇父之二子死焉宋公於是以門賞𦨶班使食其征謂之𦨶門鄋瞞伐宋在春秋前皇父戴公子充石其名𦨶班穀甥牛父皆宋大夫亦四人同乘長丘宋地緣斯僑如之先門關門征稅也皇父與穀甥及牛父同時戰死故𦨶班獨受賞食關門之稅𦨶音而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鄋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衛人獲其季弟簡如鄋瞞由是遂亡晉滅潞在宣十五年齊襄之二年魯桓之十六年也成父齊大夫周首齊邑鄋瞞伐齊退至衛見獲長狄之種至此遂絕○愚按史記魯世家引此傳文作齊惠公之二年又齊世家惠公二年書長狄來王子成父後殺之十二諸侯年表亦於齊惠公二年書王子成父敗長翟三文皆同而此傳獨以惠公爲襄公蓋傳寫之誤爾不然以魯桓十六年死至魯宣十五年一百三歲矣兄寧得猶在卯傳疑氏辨誤亦云然○附錄郕大子朱儒自安於夫鍾國人弗徇安處也夫鍾郕邑徇順也杜預氏云爲明年郕伯來奔傳

經丙午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杜預氏云大子而稱爵見公以諸侯之禮逆之○杞伯來朝㊀二月庚子子叔姬卒叔姬魯女杜預氏云既嫁成人雖見出書卒以恩錄其卒○夏楚人圍巢巢小國今南直隸巢縣○秋滕子來朝○秦伯使術來聘不稱氏史畧文也○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河曲在今山西河曲縣以河水曲處得名故云河曲○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諸今山東諸城縣鄆今鄆城縣皆魯莒所爭之地以其遠偪外邑故帥師城之鄆音運

傳十二年春郕伯卒郕人立君大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故書曰郕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朱儒自安於夫鍾故國別立君郕邽亦郕邑以公寵叛人故云非禮甚既尊以爲諸侯故不書以夫鍾郕邽來奔以民其竊地之罪邽音圭○愚按大子嗣位未踰年尚稱子寧有身未嗣位以邑出奔而反予之以其君之尊稱者哉公羊以爲失地之君穀梁以爲齊所偪二說得之而左傳云大子者以其嗣位日淺或稱爲大子而左氏遂誤以爲大子出奔也至謂以諸侯禮逆之而謂之郕伯則鑿矣此得之錯原父云○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以其來朝既故云始不絕昏立其娣以爲夫人也不書大歸未

絕而卒也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書叔姬言非女也既許其絕故經不書杞已成婦故經不稱女○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爲令尹羣舒叛楚成嘉若敖曾孫即子孔羣舒舒庸舒鳩之屬皆東夷小國今南直隸舒城縣境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平舒君名宗巢二國羣舒之屬○秋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鎭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禮記聘義云以圭璋聘又云已聘而還圭璋今於聘禮方行而襄仲辭之言不與秦之伐晉也照臨言光寵也重申也大器圭璋也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腆厚也主人三辭賓荅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

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主人郢襄仲賓郢西乞術然要也魯公伯禽也言我君願蒙福于魯之先公使得事魯國也圭璋傳之先世又告廟而行故稱先君之敝器節信也以圭璋為信故云瑞節藉命者藉王而遞命也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襄仲嘉其辭命和遜故以君子稱之無陋言無辭陋之謂也賄贈送也○秦為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報七年令狐之役羈馬晉邑今陝西郃陽縣境羈音邑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郤缺將上軍臾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欒盾枝之子胥甲臣之子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凡兵主利持久客利速決故駢

欲深溝高壘堅固軍也以待其退而擊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晉士會七年奔秦臾駢乃趙盾之屬大夫新出而佐上軍側室支子名穿趙夙庶孫弱年少也不在軍事未嘗涉軍事也輕輕兵也肆暫往而退也言秦若使輕敵者掩襲晉兵暫往而速退則趙穿必怒可得一戰○陸粲氏曰傳稱隨武子之德甚盛然其奔秦也避罪而已軍旅之事辭勿與知可也處以國情輸之而為籌畫焉此其所見譏公山不狃尚遠不逮仁者固知是子秦伯以璧祈戰于河以璧為質信禱河求勝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秦從士會之計以輕兵掩襲晉之上軍上軍不動趙穿獨以其屬追之秦兵暫往而速退故追之不及裹糧包裹糧也坐甲戰士被甲不得復動坐而待戰也有待待其可擊而擊之也○金履祥氏曰秦晉亟戰而楚霸矣晉士夏盟而晉始圖偷軍謀不一其始見於河曲之戰其甚見於邲之敗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將趙穿雖卿不在軍帥之列者報報秦以事讎也司馬兵不為人敗而自退為綏綏之為言安老者軍有辭不戰但交綏而退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憖也明日請相見也憖缺也言秦晉之戰士皆未有所缺明日請以軍禮相見憖魚覲反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目動心不安也言肆中情怯也薄迫也胥甲趙

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言晉兵有死傷者未曾收恤而棄之非恩也不待明日約戰之期而追秦於險處非勇也晉兵以謀泄故遂止不薄秦師杜預氏云為宣元年放胥甲傳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瑕晉邑秦師果夜遁如臾駢所料○城諸及鄆書時也

【經】丁未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無傳○邾子蘧蒢卒蘧音渠蒢音除○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無傳○大室屋壞大廟之室大音泰○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沓地闕○狄侵衛無傳○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棐鄭地

【傳】十三年(附錄)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詹嘉晉大夫桃林即潼關在今河南靈寶縣晉慮秦爲外外援東西圍已故使守此阨塞欲斷其來往也塞去聲)○(附錄)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晉知士會能謀故患之諸浮晉地六卿在朝而相見於諸浮者將欲密謀慮其漏泄故出就外野)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隨會即士會六年賈季奔狄難去聲)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勳。(中行桓子即荀林父僖二十八年將中行故爲氏言季本狄人能知外竟之事且狐偃之子有舊勳勞由用也)郤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成子即郤缺六年賈季爲亂擅殺陽父故云其罪大不如士會能處卑賤而有廉恥雖若柔順而不可犯以不義而又有知能可以任使且以迎于雍之故而出奔非其罪也)乃使魏壽餘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壽餘畢萬之後守魏邑者晉使壽餘詐以其邑降秦因以計誘士會使之歸晉帑妻子也僞執其妻子於晉使秦不疑許許使知受其邑也履士會足使知己意而行也)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秦師河西將以取魏魏人皆在河東詐爲降秦之勢壽餘欲得會而詐言於秦伯欲使東方之人素有才能堪與彼魏邑二三有司言降秦之事者吾與先行以告諭之要必遣會也)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爲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士會言晉人虎狼之性不可輕信設彼我既入魏而晉人背約不以魏降則臣必死于晉妻子又必被戮于秦無補於君也如此雖悔亦無及矣會知其謀故先以已無去心要言於秦伯)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指河爲誓有如河必誅其妻子蓋士會恐其妻子在秦恐背約歸晉秦必殺其妻子故僞辭不行以探秦伯之心而秦伯言之以爲質然故遂其計也)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繞朝秦大夫策馬撾也蓋朝知士會有詐言與秦伯言留之而不見從故贈之以策使之策馬以歸示已已知其情也楊愼氏云策書策也)既濟。魏人譟而還。(譟而還喜得士會也秦以前誓)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爲劉氏。(歸其帑其處者別爲劉氏蓋士會在晉後劉累之孫故士會別族復累之姓○孔穎達氏曰此傳尋討上下其文不類深疑此句或非本旨蓋漢室初興損棄古學左氏不顯於世先儒無以自申插註此辭將以媚世爾)○邾文公卜遷于繹。(繹邾邑今山東鄒縣有繹山)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史邾大史掌卜者不利于君以爲當死也與去聲)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爲。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左右言不遷都則君命可長君何不爲長壽之計蓋左右以一人之命爲言而文公以百姓之命爲主故云言莫如之)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生死有命文公以利民爲急而不以死生二其心所謂知命也)○秋七月。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大室周公之廟所尊而不繕治致壞頃不共之甚故特書之共音恭)○冬。公如晉朝。且尋盟。(尋八年衡雍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衛貳于楚畏晉故因公請平明年衛鄭復得盟新城)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雁。

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鄭伯拜公荅拜子家卽歸生鴻鴈小雅篇名詩云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言鄭國寡弱欲使魯公還晉恤之也季文子卽季孫行父未免者言魯君亦同有此憂也四月小雅篇名詩云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言已思歸祭祀不欲更復還晉也載馳鄘風篇名詩云控于大邦誰因誰極言控告魯而與晉平也采薇小雅篇名詩云豈敢定居一月三捷言與鄭請平不敢寧居○汪克寬氏曰文公朝晉而承筐沓棐相繼爲會也明年新城之盟服楚之國皆弃異而卽同則輔霸之功魯亦不爲無助于晉焉

經十有四年陳靈公楚莊王元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無傳○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叔彭生卽惠伯○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

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新城宋地在今河南夏邑縣境○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光芒偏指曰彗光芒四出曰孛旣見而移入非斗非常所有故書之○公至自會無傳○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旣許復之故從大夫例書卒○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舍卽位未踰年而成之爲君者穀梁謂成舍之爲君所以重商人之弑也○宋子哀來奔○冬單伯如齊單伯周卿士爲魯如齊故書洪咨氏云單伯自莊元年至今八十餘年未必一人或者子若孫歟○齊人執單伯諸侯無執王使之義故不係行人例○齊人執子叔姬前書弑君者商人罪若止於商人一身而此兩繫齊人例則以見齊人皆黨商人爲逆至于如此○愚按傳例稱伯姬叔姬者先君之女特君之姐妹也伯叔姬焉子者特君之女所以別夫先君之女也今日子叔姬則爲文公之女無疑然文公逆婦姜于齊饒十年而豈遠有女爲昭公妃而又卽生子舍可立爲君乎故說者因疑爲僖公之女也篇謂子叔姬之爲僖公爲文女固不可知若非于宇之誤則叔姬十齊其逆其歸當有脫簡今子謂其間極有無定當難處闕疑其此類歟

傳十四年春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懲不敬也禍謂弃亡福謂歸復不赴告于諸侯皆不書于策欲使怠慢者知所懲戒也○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文公卒在前年○家鉉翁氏曰小國安敢責禮於大國亦爲須句故而修怨爾○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妃配也叔姬不得寵故舍亦無威望妃一作配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

有司以繼之商人桓公妾密姬之子驟急數也言急施恩惠於國人而多聚心腹之士旣竭盡其家財不足又貸於公家有司而繼之夏五月昭公卒舍卽位○附錄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二妃次妃也○六月同盟于新城從於楚者服且謀邾也因宋陳鄭皆服故同盟復謀納捷菑○附錄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弑舍而讓元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爲之元桓公少衛姬之子卽惠公也元言商人懷蓄志已久不得國其怨必當將不免復弑我請歸自爲之○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後三年宋弑昭公五年齊弑懿公七年晉弑靈公傳遜氏云叔服但言事徵而不論其占

固非東略所能詳。○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言八百乘明其力有餘也。貜且定公名。齊姜所生。言嫡長。貜且嬖。○丁氏曰。經無名與師氣先不壯。又聞邾人之言直。故乃沮而還。陽爲義。其實應納之而終不能定。故不得不已爾。○錄附

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叛王孫蘇。而使尹氏與聃啓訟周公于晉。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訟理其曲直也。王匡王。叛下與也。尹氏周卿士。聃啓周大夫。復之復使周公與王孫蘇和好也。○傅遜氏曰。王既知曲直所在。曷不能正而乃求晉理之。汝倒而受之也甚矣。○錄附

楚莊王立。子孔潘崇將襲羣舒。使公子燮與子儀守而伐舒蓼。二子作亂。城郢而使賊殺子孔。不克而還。八月。二子以楚子出。將如商密。廬戢黎及叔麇誘之。遂殺鬭克及公子燮。莊王穆王之子。守謂守國。舒蓼即羣舒。時莊王幼弱。子燮爲傅。子儀爲師。作亂不克而劫王以出。商密漢爲丹水縣。後廢。廬楚邑。在今湖廣襄陽府城南。戢黎廬邑大夫。叔麇其佐。鬭克子儀名。誘之誘使至廬也。

初。鬭克囚于秦。秦有殽之敗。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克囚秦在僖二十五年。秦敗殽在僖三十三年。不得志無賞報也。洪言二子作亂之由。杜預氏云。傳言楚莊幼弱。國內亂。所以不能與晉競。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

○穆伯之從己氏也。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爲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從己在八年。文伯穆伯子穀也。穆伯請以帑奔而魯復立其子。故求復歸。襄仲以奪妻故怨穆伯。遂不許朝聘之。于家。穆伯急於復國。因從命不出朝。既歸三年而盡室其家。以再適莒。言

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爲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穀子名。難是爲孟獻子。穀之弟惠伯也。請葬請歸葬于魯。

○宋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蕭宋附庸國。高哀初仕蕭爲封疆之官。還宋升爲卿。以宋公不義出而行。放從放所來奔。故云遂。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貴其不居亂邦愛身以存道也。

○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商人實以七月弒舍。而齊人未服懿公。三月而後位定。始來告魯。故以九月書于經。

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爲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己氏。子元惡其篡位。不順其爲政及與人。言終不謂之爲公。而曰夫己氏。甲已俱是名。猶言某甲也。

○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昭姬即子叔姬。其子即舍也。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齊人恨魯以王命臨己。故執王使。又執叔姬以辱魯。

【經】十有五年。己酉周匡王元年。齊懿公元年。春。季孫行父如晉。○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不稱使。專行無君也。○夏。曹伯來朝。○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單伯至自齊。○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書戊申珍伐蔡之下。見其不服然後入之。○秋。齊人侵我西鄙。魯無得罪于齊。齊之興師無名。故書侵。季孫行父如晉。○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齊侯侵我西

鄟遂伐曹入其郛

傳十五年春季文子如晉爲單伯與子叔姬故也爲執單伯與子叔姬故往訴于晉請于齊以釋之○三月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華耦即華孫司馬主兵之官杜預氏云古之盟會必備威儀崇贄幣賓主以成禮爲敬華孫能率其屬以從古典所以敬事而自重故特書司馬而不名○劉敞氏曰周之禮經其使介有常數矣不聞其官皆從以爲典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魯人以爲敏耦華督曾孫策史策也督弑殤公在桓二年亞旅上大夫耦自以罪人子孫不敢辱君親爲禮待請承燕飲之命于上大夫○子愚按華耦既自以承罪人之祀不敢辱君則曷不辭于出使之日而及夫既使而宴也乃無故而揚其先人之惡于隣國是羣也不進辱親且辱君命而魯人僅以爲敏者何居○夏曹伯來朝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古之制也十一年曹伯來朝今十五年復來朝合古五年之制杜預氏云亦爲冬齊侯伐曹張本○齊人或爲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阜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爲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爲孟氏且國故也孟氏公孫敖家慶父爲長庶故或稱孟氏備尚表其爲尊者喪也寘堂阜而不實示無所歸也卞人魯卞邑大夫前年穆伯卒惠叔請葬至今朞乎而氣毀猶未已魯氣其志得實于孟氏之寢終以叔服難也收子之言大夫喪還不書四國魯感子以敖父救公族之義故書葬視共仲聲己不視帷堂而哭襄仲欲勿哭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

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絕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共仲即慶父葬敖之制如慶父皆以罪降也聲己敖之妻雜記朝夕哭則下帷聲己怨敖棄己從莒女故朝夕哭仍帷堂以自蔽襄仲念敖取其妻故勿哭惠伯即叔彭生親之終謂親戚終天之別不能始襄仲與敖始不相能也因引史佚言兄弟之義相致其美好相救其困乏有喜則賀有喪則弔祭盡其敬喪盡其哀情雖不相和同毋此數事乃天性之愛有不能絕者此則兄弟相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必於他人之舊事爲怨乎○孫應鰲氏曰惠伯於此始而能止襄仲之攻今又能勸襄仲之哭他年其二子來孟獻子愛之聞於國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一人門于句鼆一人門于戾丘皆死二子敖在莒所生者前年來歸魯國孟獻子愛之國人皆知獻子愛此二子或譖二子將殺孟獻子二子謂與其生而遠於親親之禮不如死以明此心之無他句鼆及戾丘皆魯邑將有寇攻門二子禦之而死皆占候及鼆其幸反○愚按二子之死固以明志然獻子賢者也而又愛之二子縱讒子必辯焉何至自輕若是不亦益遠於禮乎春秋之世士不聞道而輕死以爲名高如斯人者何可數也○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禮也事同莊二十五年前傳非禮謂非常鼓之月此得常鼓之月而於社用牲爲非禮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不舉不舉樂伐猶擊也擊鼓於社以責羣陰也社尊於諸侯故諸侯請救而不敢責鼓於朝以自責也言用幣見用牲者爲非禮也總結上文言天子不舉諸侯用幣所以昭

男事神之道天子伐鼓于社諸侯伐鼓于朝尊卑制所以訓民知禮有上下等威之別古先之道也〇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齊以單伯執節下[illegible]畏晉故許而赦之使單伯來魯致歸于叔姬之命書曰單伯至自齊貴之也單伯爲齊拘執既釋而不廢禮終來致命故貴之而書至自齊〇愚按春秋既書被執迺其後已解脫而不書其至則疑王死而不得釋也此記事之體宜然恐無貴之之義〇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新城盟在前年郤缺兼帥二軍以討其不會盟之故弱幼弱也怠懈也凡勝國曰滅之獲大城焉曰入之凡傳已發凡例襄十三年復發傳云用大師曰滅弗地曰入並用大師起大衆因而有之故曰勝國通以滅爲文也雖獲大城得而弗有故直以出入爲辭曰入之而已〇秋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

于晉〇冬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爲故也齊執王使且數伐魯故謀伐之魯國方有齊難故公不與盟經亦不序諸侯惡其受賂不能討齊無能爲役也〇愚按晉盟主也春秋不曰晉侯會諸侯盟而曰諸侯盟不成乎霸之辭也〇汪克寬氏曰此年盟扈欲討齊而不果十七年會扈欲討宋而不能皆以賂而棄討賊之義故皆略諸侯而不序左氏一則曰無能爲一則曰無功皆謂其廢天討而縱亂賊也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與而不書後也凡諸侯爲議事聚會而公不與則不應書諸國爲君諱其不會之過也若公實與會而亦不書諸國爲公後期而至也如七年扈之盟是也今晉於此會受賂舍罪致使魯有齊難公既不與非公之罪經與後期文同以爲公諱故傳引例以明之〇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前年魯襄仲請以王寵求子叔齊人姬以王命之故許單伯請而求歸于叔姬〇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不能不能討已也曹伯朝在此年夏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不免不得善終也無禮謂執王使而伐無罪有禮謂諸侯相朝以小事大畏天者也故云順天禮乃自然之理故云天之道反天反逆天理也言已反逆天理而又以討他人之順天者逆天之道必不能保位而免禍也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

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詩小雅雨無正篇胡何也言今凡百君子何爲其不相畏是不畏于天也因釋詩以爲君子不以長虐幼以貴虐賤乃所畏于天也又詩周頌我將篇是時也言人君能以天威爲可畏下是能保其福祚今齊侯不知畏天將何以保其齊國乎弗能在言必不能久在八上也姓譜氏云爲十六年齊弒商人張本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二十九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二十下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著

文公四

【經】十有六年（楚莊元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及與盟也）○夏五月公四不視朔（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于廟今公自二月至五月不視朔）○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郪丘齊地郪音西）○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僖公夫人文公母也）毀泉臺（泉臺郎臺）○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庸楚屬國今湖廣竹山縣有庸山）○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

【傳】十六年春王正月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

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閒（齊兩侵魯不得已受弱而與齊平齊將有所要也故託以公不在而辭之閒疾瘳也請俟君疾瘳而後盟也閒如字）○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疾也（○高閱氏曰前此未有書不視朔者若其有疾則亦常事爾此特書者見公之非有疾而然也）○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郪丘（以齊侯不肯盟故以賂請○郝敬氏曰齊爲弱既執其親賊命使又伐其邊隅與國文公不敢與之抗衡求與之和又恐不利于己故托疾而使大夫往其事齊侯不肯文公愈懼故使公子遂納賂要盟于郪丘春秋於此數事率繇而書見文公之怠政實則畏齊稱疾而不敢出也）○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泉宮即泉臺魯自伯禽至僖公十七君此妖亦十七故云如先君之數）○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魯人以此見妖而墮毀臺故壞泉臺）○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戎山夷也阜山在今湖廣房縣境大林陽丘訾枝皆楚邑百濮夷也選楚地諸夷皆叛楚恐而伐之是楚地皆懼也申息二邑北接中國有寇則從非寇於是楚人謹備中國不敢開申息之北門）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阪高楚險地楚人欲遷國于此以避寇蔿賈孫叔敖之父伯嬴也言庸爲羣蠻之倡若我出師先伐之庸必恐懼而歸百濮又無屯聚見難則星散而各保其邑豈能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次于句澨使廬戢黎侵庸

及庸方城（罷散也廬楚邑往往伐庸也振廩發倉廩也同食上下無異饌也句澨楚地戢黎廬大夫方城庸地今竹山縣有方城山○句音鉤澨音筮）庸人逐之囚子揚窓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復進（窓戢黎之官屬逸走也揚窓被囚逸歸欲復楚句澨之大師合兵復進王卒楚王卒也）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師叔楚大夫潘尪也庸畏勝故驕楚畏敗故怒蚡冒楚武王父據史記世家爲兄陘隰地名○蚡音焚陘音刑）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鯈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北敗也裨鯈魚庸之三邑言見楚師屢敗遂輕楚但使三邑之人逐之○鯈音紬）楚子乘馹會師于臨品分爲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

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駟傳車臨
品地名將楚王次于句澨至是乃會戰衆之師隊部
也公爲二道以攻之子越鬬椒也子貝關石溪因皆
入蠻之道羣蠻本屬庸至是叛庸與楚盟故楚遂滅
庸杜註云三傳言楚有謀臣所以興○金履祥氏曰
楚莊初年內有鬬克公子燮之亂外有羣蠻之
難而卒以霸禍患之有益于人國如此鬬音日○宋
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
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
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鮑昭公庶弟文
公也乘昭公無道而厚施於國人以傾之宋饑盡貸
以堅家之粟言鮑能恤民也詒遺羞薦也宋之老者
無不遺以飲食若有四時珍異之物又加進之言鮑
能養老也數頻造也無日不造請於六卿之門其有
賢才者皆師事之言鮑能尊賢也親族自曾祖
桓公以下子孫無不賑恤之言鮑能親親也公子

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
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爲右師。公孫
友爲左師。華耦爲司馬。鱗矔爲司徒。蕩意諸爲司城。
公子朝爲司寇。襄公夫人鮑適祖母不可鮑以禮自
防閑也國人惡昭公故奉公子鮑以
因襄夫人華元督曾孫公孫友目夷
子矔桓公孫意諸公孫壽子矔音貫初司城蕩卒。公
孫壽辭司城。請使意諸爲之。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
官近。懼及焉。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紓死
焉。雖亡子。猶不亡族。壽蕩之子近近君及禍及也貳
副姑且紓緩也言子爲司城雖
有死亡之禍而我身尚在猶不亡其宗族也○陸粲
氏曰異哉公孫壽之爲人也愛其官而弗愛其子世
衰道微士之懷寵而不
知去就也噫乃至此乎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

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
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爲
人君。而又爲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
大夫謂公子鮑等君祖母謂襄夫人諸侯祖母之稱謂襄夫
人自言得罪於上下也使行使逃去以避難也夫
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若後
君何言無以
事後君也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
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書曰。宋人
弒其君杵臼。君無道也。襄夫人周襄王姊故稱王姬
帥甸郊甸之帥周制王城二
百里曰甸宋先代之後故有天子之制經稱人以殺
言昭公無道也○金履祥氏曰春秋弒君之罪自宋
弒至三齊莒書法皆變蓋自其君
無道而亂臣賊子皆有所因也文公卽位。使母弟須

爲司城。華耦卒。而使蕩虺爲司馬。文公卽公子鮑
蕩虺意諸之弟
【經】辛亥十有七年。宋文公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齊侯伐我西鄙。杜預
氏云西當爲
北蓋經誤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穀齊
地○諸
侯會于扈。○秋。公至自穀。無
傳○冬。公子遂如齊。
【傳】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
宋。討曰。何故弒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
襄夫人使甸弒昭公公子鮑華耦與弒然不能討賊
而立于其位亦甚也列國之卿不能致討成其亂立
鮑而書晉先失其所討之義也故經書人不書卿○姜
寶氏曰荀氏以爲始無弒君之罪終無弒君之逆而
或奇其情列國之卿不探其情而無所委罪焉春秋
所以眡之者是也所謂探其情未必情之實然所謂

發難焉若一所謂當幾而不立而已矣此說乃不易之論哉○夏四月癸亥。葬聲姜。有齊難。是以緩。有齊難之辭遲五月○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穀齊地以公不親盟故諱從此公出盟自此始遂專事齊矣○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黃父晉地一名黑壤傳不列諸侯而言復合則知十五年會扈之諸侯可知也將齊伐魯西鄙故云齊難經不列序諸國以諸國不能平亂也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為貳於楚也。晉不能平宋亂復盟焉以責鄭貳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減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子家公子歸生也執訊謂其通問之人鄭穆三年魯文之二年也時蔡莊侯叛晉鄭爲召之君謂晉襄行朝晉也侯宣多晉大夫逆穆公於晉而立之恃寵作亂減損而未靖遂汲汲以隨朝傳言蔡之事晉皆鄭之功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蕆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此下十二十四十五年蓋魯文之十一十三十四年也歸生于家自稱名也夷太子名陳侯將朝晉而畏楚故歸生請報鄭大子往請于楚楚既許往乃朝于晉蕆勑也勑成陳國前日之好也此陳侯陳靈公也朝夷相大子夷朝晉也傳言陳之事晉皆鄭之功蕆勑展反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

不免。與上文言陳蔡之密邇于楚而不敢有貳心於晉專以敝邑爾後歸功之功又言雖敝邑之事晉君不敢不盡其心何故不免於罪也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見于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一朝於襄謂三年朝襄公再見于君謂十四年往年朝靈公孤謂鄭伯也不云寡君而云孤蓋鄭伯身自對晉當斯孤歸生兩卿以孤言其君也二三子謂燭之武輩絳晉國都大國謂晉國逞快也承上言鄭事晉之禮如此晉尚以為未足則雖利害係國存亡亦不能再加其禮也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於鯈。唯執事命之。古人言人之一身既畏其首又畏其尾則其中不畏者不多杜注音與蔭同謂所庇蔭之處非也服虔氏云鹿得美草呦呦相呼困迫不暇復擇善音急之至矣莊子獸死不擇音注意亦同鋌疾走貌言以小國而事大國大國以德加我則我以人道相事苟不以德而以兵則我亦如鹿之疾走而適于險欲一鬪以死不暇擇音而鳴之惡耳且晉之命令過苛無有窮極則鄭亦自知不免於滅亡將盡起鄭國之兵待于境上以拒晉也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四年二月壬戌。為齊侵蔡。亦獲成於楚。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彊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鄭文公二年魯莊公之二十三年其四年則莊公二十五年也成於楚鄭與楚成也令號令也言鄭介居於晉楚之間而從於大國之號令蓋出於不得已非可貳以為罪也今晉若不圖恤鄭國無所逃于見討之命言將叛晉也晉鞏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壻池為質焉。鞏朔趙穿公壻池皆晉大夫以二人為質於鄭以見

言之無攻事詡○附偷業之氣也餘秋周甘歜敗戎于邥垂乘其飲
酒也甘歜周大夫邥垂周地今爲河南新安縣地氏云爲戎于戎于[illegible]王眼上[illegible]
言○魯○按冬十月鄭大子夷石楚爲質于晉石楚鄭大夫夷靈公也
大夫○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
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
主偷必死食魯麥言將伐魯偷苟且也
經壬子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汪克寬氏曰
或謂因薨而薨不能順受其正雖莫得其詳然經書薨于臺下失正終之道矣○秦伯罃卒。
無傳按公從前卒不書卒紀之文未及於魯也秦康公繼修晉怨歸後來聘於是告喪而魯之使始行焉罃
音鶯○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書齊人以討亂賊之黨書弒其

君罪齊人既以爲君而弒之也○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子
遂叔孫得臣如齊。○冬十月子卒。○夫人姜氏歸于
齊。○季孫行父如齊無傳○愚按書二卿如齊于子卒之前夫人歸齊于子卒之後終之以行父如齊而殺適立
庶共謀成計定本末皆備矣○莒弒其君庶其。
傳十八年春齊侯戒師期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
戒師期將以伐魯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公以齊將伐魯之故卜齊侯之死期
尚庶幾也言庶幾齊侯先期而死也惠伯令龜卜楚丘占之曰齊侯不
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令龜有咎令龜以卜事告龜也楚丘魯卜大夫
非以疾言將有見弒也君亦不得聞言魯君先齊侯死不及聞其死之事也有咎言有咎也杜預氏云爲
惠伯死張本二月丁丑公薨文公果如楚丘之言○鄒[illegible]氏曰[illegible]公失[illegible]宴息[illegible]致事[illegible]

記崇高君臣之分責世室壞而宗廟之敬衰公孫敖違命而下從婦人[illegible]而不能抗又使龍斐匹嫡強臣擅政尸夫政[illegible]則[illegible]見不足以保其妻子也[illegible]於是乎[illegible]○齊懿公之
爲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卽位乃掘而刖
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驂公怒歜父已死乃斷其手足僕御也驂乘也歜音觸刖音月
夏五月公游于申池二人浴
于池歜以扑抶職職怒歜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抶
女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申池齊城申門
之池扑箠抶擊也何如言猶愈于刖父而不能病人二人各以所很相感激而弒君[illegible]初乙反乃謀
弒懿公[illegible]中歸舍爵而行尸于中池之竹中歸舍爵而飲酒訖置爵而後行言齊人惡懿公而
不討賊故二人得從容無所畏也舍音赦齊人立公

子元桓公子惠公也前辭商人之請今卒得國○六月葬文公○秋襄仲
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襄仲賀齊惠公新立莊叔謝齊來會葬○
王樵氏曰胡氏云書二卿以兩事行非相爲介蓋襄仲專爲謀立宣公托以一卿賀立君一卿拜葬而已
以大帝陰謀欲自見齊侯而決蓋身在使外而托以使行耳○文公二妃敬嬴生
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
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
欲親魯許之二妃次妃也屬托也叔仲惠伯也仲謂襄仲惡乃齊甥齊許襄仲立宣公者以
宣非適得國必感己也○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
子卒諱之也惡大子夫人姜所出視其母弟也先君既葬則稱君惡不稱君若魯人諱弒
者言以未成君書子若言猶在喪而自卒也殺視不書賤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其

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惡雖已死夫去外人故襄仲非以子惡之命召惠伯使入公冉務人疑其宮有變謂非子惡之命故云入必死復叔仲氏不絶其後○邵寶氏曰伍尚召于楚平惠伯召于宣公皆君命也皆死尚往以人質也惠伯何君宣公與聞乎殺惡之謀其召惠伯蓋欲成其謀而惠伯以君命故竟蹈其難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惠伯之謂矣是故伍尚死以成孝惠伯之死愚哉○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姜氏惡視之母出姜也大歸歸而不返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終不允於魯之言閔哀痛○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

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紀公莒君之號○愚按左氏稱僕因國人以弒其君是僕既逃乎國人矣復何所擇而不自立而顧來奔魯乎則春秋書法亦當如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而又何以書國弒乎吳臨川氏疑僕因國人之下以字當作之字謂僕因國人之弒君遷弃以禍而來奔也則季文子必欲出諸竟大史克業已稱爲弒君人又何耶以經證傳傳必有誤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必授者必授莒僕以邑必達者必出莒僕於竟杜預氏云未見公而文子出之故經不書來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

之逐鳥雀也魯大史名克以其有文采知典故使之代文子以對故稱文子之名有禮其君謂盡忠者無禮其君謂弒逆者鸇音旃○孫應鰲氏曰義父母逐鳥雀但形容真愛真惡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則法也以法則觀人順之爲吉德逆之爲凶德有德則任之以事事治則考量其功功成則舉以養民引此以明善必用包下文吉德意○孫應鰲氏曰此爲凡二段前段引周禮誓命以明莒僕之不可不去後段引元愷四凶以明莒僕之不可不誅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藏竊賄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誓要信也毀壞掩匿也藏隱物之名姦惡也言壞法者爲賊若人掩匿此賊者爲藏此自人言竊物者爲盜若人用所盜器者爲姦此自物言賴利也用器用也言主爲藏匿罪人之名利賴姦人所盜之用爲極大之凶德有常刑必誅無赦此誓命在九刑之書終

不遺忘其書今亡引此以明惡必去包下文凶德意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還反覆觀之也器寶玉也兆端也言論其人則有盜賊之行論其器則爲姦邪之端今若保其人而利其物則又掩賊主藏之名者也以周書之訓而則此昏德之人無一事可爲民之則者蓋其所行不系於孝敬忠信之吉德而皆在於盜賊姦兆之凶德是以逐去莒僕而不容少緩也還音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

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高陽帝顓頊之號八人其苗裔也即垂益禹皋陶之倫齊肅聖睿廣大淵深明哲允信也言八人有此八德之善故謂之愷愷和也謂其和於物也高辛帝嚳之號八人亦其苗裔也即稷契朱虎熊羆之倫共敬慈美宣徧也言八人有此八德之美故謂之元元者善之長也濟成隕墜也后君也天稱皇天故地稱后土時禹作司空平水土揆度也百事謂土地之衆事時是也序次序也平治也言水土既平萬物得以生成也契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義慈友共孝五教也內平五教行於家也外成五教行于國也

此舉八愷八元而獨言禹契事舉其大以見其餘也隕音殞敖五才反檮音桃杌音演厖音龐降音抗

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敎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歛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

饕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帝鴻黃帝也掩不用也隱庇也醜類凶醜之類惡物群惡之物不文不善也比近周密也言與醜惡頑嚚不善之人相親密也渾敦不開通之貌即驩兜也少皞金天氏之號毀壞廢棄也崇尊尚也飾修整也言毀棄忠信之言而於惡言反尊崇而修整之也靖安譖毀庸用回邪也服行也蒐索也慝隱慝也言用譖毀回邪者行其讒言索人隱事以誣罔盛德之人也窮奇者其行窮其好奇即共工也顓頊即高陽氏話善也告以德義則頑不入於心所以不可教訓舍其忠信則蹈常出於口所以不知話言數漫很暴也傲很明德言害有德之人也檮杌頑凶無儔匹之貌即鯀也縉雲黃帝氏官名冒猶貪也盈滿厭足也實蓄實也不分謂不分惠不恤謂不賑恤縉雲非黃帝子孫故云以比三凶貪財爲饕貪食爲餮即三苗也據山海經呂氏春秋所紀渾敦窮奇檮杌饕餮俱惡獸名故取以爲四凶之號賓于四門謂開闢四方之門以賓接賢者流放也案四凶罪狀而流放之也投棄也裔說

文云衣裾也裾即衣邊也言遠竟螭山神魅怪物也言弃之四遠使當螭魅之爲民害者舜流共工於幽州北裔也放驩兜於崇山南裔也竄三苗於三危西裔也殛鯀于羽山東裔也嚚音銀渾上聲敦屯上杌音兀螭音離魅音媚○孔穎達氏曰宣公不能去莒僕而行父能去之恐宣公以不去之爲疵行父以去之爲專史克方以宣公比堯行父比舜故言堯朝有四凶堯亦不能去須賢臣而除之所以雪宣公不去之罪解行父專擅之失也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爲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愼誠徽美也五典即上文五敎從順也言其不違逆而從教以明舜舉八元之功言無廢事以明舜舉八愷之功穆穆和也言無凶人以明舜流四凶之功大功二十舉

十六相去四凶也○傳疏氏曰高辛子八人堯兄弟也堯豈不知而待舜且八愷主后土以揆百事地平天成伯禹之任八元使布五教契之任元愷八人君同心且同職何別無任乎若爲長佐同主一事則𠀋宜曰十六相也且與書文亦異此非文于見闕之繆則左氏之謬恐不足爲據也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史克激揚而言舜之事堯以辯宣公之惑以解行父之志故其言善惡有大過之辭如言禹則云世濟其美言縣則云世濟其凶非其實也蓋事勢宜然耳○朱申氏曰宣公以篡得國而行父不討顧乃逐一莒僕歷數其罪而不少假借是托莒僕以劫持宣公也彼宣公果人也固宜羞愧汗下無措弱之所矣三家擅權益始于此○眞德秀氏曰行父歷數莒僕之罪當矣而不知襄仲之惡近在目前而不能正反與之先後如齊以求昏與會焉是陷身于盜藏之黨而不自知也且其言曰見無禮于君者猶鷹鸇之逐鳥雀也如襄仲者其有禮乎其無禮乎梟鏡在前而不知逐顧區區以去鳥雀爲能而曰

此舜功二十之一也豈不可陋也哉○附錄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道開也司城須文公之弟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遂出武穆之族。使公孫師爲司城。公子朝卒。使樂呂爲司寇以靖國人。戴族華樂也莊族公孫師也桓族向魚鱗蕩也司馬子伯華耦也武族作亂穆族黨武氏故併出之公孫師莊公之孫樂呂戴公曾孫杜預氏云爲宣三年宋師圍曹傳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二十終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二十一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著

宣公一

公名倭一名接文公子母敬嬴在位十八年謚法善問周達曰宣

【經】癸丑周匡王五年元年陳靈公六年杞桓公二十九年宋文公三年晉靈公十三年齊惠公元年秦共公元年楚莊王六年衛成公二十七年蔡文公四年鄭穆公二十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傳無○公子遂如齊逆女。卿爲君逆也杜預氏云不譏喪娶者不待貶責而自明也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書以不當以也婦有姑之辭○夏季孫行父如齊。○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放者有罪當刑而不忍刑之寬其罪而放棄之也○公會齊侯于平州。平州齊地在今山東

新泰縣境○公子遂如齊。○六月。齊人取濟西田。魯人致賂以先討而書齊人取家鉉翁氏以爲此所謂盜竊之取其罪有大於侵伐之取也○秋。邾子來朝。傳無○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傳言救陳宋○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此晉師卽上趙盾所帥救陳之師蓋一事兩見承上省言也棐林鄭地在今河南滎陽中牟二縣境○冬。晉趙穿帥師侵崇。崇國今爲陝西鄠縣○晉人宋人伐鄭。

【傳】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諸侯之卿出入稱名氏所以尊君命也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公子當時之寵號遂不稱公子替其寵號所以成小君之尊也○劉敞氏曰左氏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非也若然公子結遂及齊宋盟非受命亦稱族歸父猶意亦其往也氏其至也不氏無有夫人居

閒也何以舍族耶○姜寶氏曰不稱公子以一事而再見故單稱名非別有意義也○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宣公篡立納賂齊國請列於位○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而立胥克。先辛奔齊。文十二年戰河曲胥甲父趙穿當軍門呼至是始治其罪克甲之子辛甲之屬大夫○愚按河曲之役及今八年矣而始討不用命者且趙穿之罪浮於胥甲而獨放一胥甲則皆執政者之私也故先儒曰放胥甲者弒夷皋之兆○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春秋之世諸侯篡立則鄰國討之若諸侯既與之會成其爲君則臣子不得復討故宣公與齊會而位乃定○東門襄仲如齊拜成。襄仲居東門故以稱今山東曲阜縣有襄仲臺拜成拜謝得列于會也○六月。齊人取濟西之田。爲立公故以賂齊也。僖三十一年晉文以曹濟西地分魯○宋人之弒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爲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宋人弒昭公在文十六年晉伐宋在文十七年會諸侯討齊在文十五年二扈之盟皆受賂陳共公卒在文十二年秋。楚子侵陳。遂侵宋。○姜寶氏曰齊桓侵蔡而遂伐楚以蔡近而楚遠有事於楚道先由蔡也楚莊以侵陳而遂侵宋以陳近而宋遠有事于宋道先由陳也侵蔡伐楚蓋齊桓圖霸之舉侵陳侵蔡蓋楚莊圖霸之舉也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會于棐林。以伐鄭也。楚蔿賈救鄭。遇于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晉師救陳宋諸侯往會之因共伐鄭北林在鄭北解揚晉大夫○王樵氏曰據經文盾實未嘗救宋左氏意之爾上書楚子侵陳遂侵宋則楚師已在宋矣盾始帥師救陳又自陳而即次于棐林會四國以伐鄭必不反尾楚師而至於宋也遇以爲名而左氏誤信之經安得書救宋哉○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崇爲秦之與國故秦人急於援崇○王樵氏曰秦強國與晉又深讎也以師結之猶未易成乃伐崇以怒之而曰以求成不亦遠于爲謀乎○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報囚解揚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爲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侈驕侈也驟數也競強也杜預氏云爲明年鄭伐宋張本○金履祥氏曰趙宣子輔幼君不爲置賢師傅而徒強諫此宣子之失也

【經】甲寅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大棘宋地今河南寧陵縣有大棘城傳謂得大夫生死皆曰獲此經書大夫帥師之始也○秦師伐晉。○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杜預氏云晉趙盾興諸侯之師將爲宋報恥畏楚而還失霸者之義故貶稱人○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皋。趙穿弒君而春秋以趙盾當首惡者以穿之弒盾實主之也靈公不君故稱名○冬十月乙亥。天王崩。無傳

【傳】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經書獲華元不書樂呂非元帥也傳言囚華元獲樂呂以明華元生獲故得見贖而還馘取左耳也[illegible]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狂狡宋大夫輅迎也戟鋒鍔狂狡迎擊鄭鄭人避入于井狂狡自倒其戟以援鄭人之出反爲鄭人所獲輅音迓

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戮也言征役失則戎之豐道殺敵之命宜法以拯鄭人宜其為禽也戎兵事也明明果毅也殺必行也聽敬從也言兵戎之事明先果殺以從之之謂禮能殺敵人是名為果能致果敢于敵人乃名為殺易反之也言反易此道知戮戰之制軍制所必誅也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食事也疇昔猶前日也子謂華元為政猶言為主言前日分羊有無之權在于今日御車進退之權在我斟料追叙華元所以致敗之故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殄盡也詩小雅角弓篇義取不良之人相怨以亡殘民以逞言殘害宋國之民以快其志也

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文馬馬之毛色有文采者四馬為駟鄭人以宋納賂之故寬其防守故華元乘亂逃歸立于宋門之外告而後入言不苟也叔牂羊斟也叔牂畢戕故得先歸子華元見而安慰之曰往奔入鄭軍者子之馬使然非子之罪叔牂自任其罪乃對元曰非馬也其人也言是已為之合猶會也叔牂之既會華元郎來奔魯一說以子之馬然也為叔牂之語對曰以下為華元之語斟子郎反○陸粲氏曰羊斟飲食之人君子無譏焉然既喪三軍猶元帥則非華氏之讐國之賊也孰而戮之其誰曰不可元也謹言急戢箴近厚矣無乃非直乎宋城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復于思于思弃甲復來植將主也巡功巡視功作也睅目出也皤大腹也弃甲亡師也于思多鬚睅一曰白頭貌睅音早皤音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則那犀兕皆野獸名那猶何也言牛與犀兕之皮尚多皆可用以為甲亭之何害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言從使有皮可以為甲其如丹漆之貴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眾我寡去之使其驂乘勿復與答也夫謂役人言我一人之口不足以當役夫之眾口也杜預云傳言華元不吝其咎寬而容眾○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伐崇在前年焦晉河外邑○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陰地晉地大棘役在今二月楚鬭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言既欲諸侯從楚不得惡救鄭禦晉之難也鬭乃旦反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競強也鬭椒若敖之族世

為令尹宿言物盛則衰彼宗強甚殆將斃于禍矣吾且示弱而益其驕盈之疾以速其斃也杜預氏云傳言趙盾所以稱人且為四年楚滅若敖氏張本○愚按以全晉之盛合諸侯之師乃遇一鬭椒遂不敢交綏而去豈事理哉蓋盾本無欲戰之心而又蓄弒逆之謀故姑托為之辭以解於眾於是楚遂益張明年且有問鼎之舉皆盾致之也○晉靈公不君厚歛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不君失君道也彫畫也丸彈丸也觀人善辟與否以資笑噱也臺今山西絳州西北有靈公臺蹯音煩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胹煮也熊蹯卽熊掌煮之難熟不熟則有毒畚以草索為之不欲令人知故使婦人載以過朝士季卽士會闕胹音而畚音本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士季以盾位尊今與俱諫而不聽則莫能繼其後會請先往諫俟其不聽

然後子溜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唯羣臣頼之又曰衮職有闕唯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衮不廢矣溜簷下水溜之處言士季入門伏而公不省起而更進三伏而及于君之屋溜言進於公之前也公知欲諫故佯不視及至溜近然後視之詩大雅蕩篇又大雅烝民篇衮君之上服闕缺也衮不廢者言衮職無闕可以常服此衮也溜也云猶不改宣子驟諫驟諫迫促之謂言不能含容諷諫也元年傳言宣子驟諫而不能入者以此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

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鉏麑晉力士闢開也不解衣冠而睡曰假寐以其盛服坐睡故云不忘恭敬有一於此者言殺之則不忠不殺則不信二者必有一于此不如自死以免二者之罪槐庭樹也鉏仕俱反麑音迷○柳宗元氏曰麑之死固善矣然而宣子爲政之良諫君之直寧許不聞之乃以賊寐爲賢使不及其假寐也則固以殺之矣是宣子大德不見赦而以小敬免也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弃人用犬雖猛可爲闘且出提彌明死之右晉車右也登謂登臺禮侍君小飲則三爵而退王藻所謂三爵而油油以退是也彌明見事急故假爲此辭以責宣子而遂扶之下堂而去嗾使犬也夫語助獒爾雅云犬四尺爲獒說文云犬知人心可使者公乃嗾使之噬皆訓即彌明搏且出與公之甲士且鬬且出也初宣子田於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田獵也首山晉地在今山西蒲州東南境舍止也翳桑桑之多蔭翳者今絳州北有餔饑坂靈輒晉人宦學也言出外宦學也近謂去家近簞竹器之圓者橐無底囊也以簞食與肉納諸橐中使留與母也介甲士也蓋是靈輒亦在宮中伏兵內乃倒用其戟反禦伏兵使宣子得亡名居姓名與所居也不告而退不望報也時宣子出奔輒亦亡去(食)音嗣(遺)爲音預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

出山而復穿趙盾之從父昆弟子時盾已出奔未出晉境之山聞公遇弒而還大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大史董狐也言宣子爲晉之正卿出奔而不踰晉竟之山非出奔反國又不討伐弒君之罪知此則弒君者雖非子而實出于子之心也詩邶風雄雉篇我之懷矣自詒伊阻慼感也蓋即此詩而杜謂逸詩非也宣子引詩而言我因懷戀晉國以及於憂正如此詩之謂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時孔子未生蓋後聞其事而追論之言董狐可謂史官之良者以其不隱趙盾之罪而直書之趙宣子可謂大夫之良者善其爲史法而受弒君之惡名惜乎其所見之不審也蓋盾亡不越竟似實與弒君之謀而僞出以逃其惡名者若

盾越晉竟適施國則穿之弑君猶不與知乃可免弑君惡名耳○愚按靈公之立非盾本心公寧不知之而及公既立盾又當國二十餘年國人皆知有盾而不知有公公以漬不能堪而欲殺之非一日矣皆不以勝危懼而求以自固於是備侵崇之名校穿以兵攻不為其公也窮及穿既弑公也盾未出山而復不討賊能討而又使穿迎立新君以為閑恩地然則盾曰弑君之心豈不昭然可見哉而左氏綠為夫子之言曰惜也趙竟乃免是使賊臣僞為遠逃而返以苟脫其罪也而可乎○金履祥氏曰此非夫子之言也方靈公致殺趙盾至于伏甲攻之盾力鬪而出于是出亡而趙穿攻靈公于後穿何怨于公而為此是必有所受命矣盾非果奔也故未出山實使穿也故不討賊夫子書法因董狐之舊豈又為是言乎而反為趙盾誅也且首成弑君之惡矣縱使越竟又何免于弑逆之罪乎以是知決非夫子之言也○鄭玉氏曰靈公欲殺趙盾盾乃謀弑靈公遂使趙穿攻于桃園者情也誅既定則出奔以待其舉事既遂則復國以成其亂也者蹟也盾蓋主謀穿特從之耳故大史書曰趙盾弑其君誅首惡也宣子使趙穿逆公

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申。朝于武宮。黑臀晉文公少子臀徒門反

○[附錄]初麗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晉麗姬之亂在僖四年詛盟誓也奚齊卓子以庶孽嬖晉國創其為亂乃設此詛非麗姬自為詛也無公子故無公族之官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而為之田。以為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為餘子。其庶子為公行。晉於是有公族餘子公行。宦仕也成公不立同姓為公族乃使卿之嫡子受田入仕以掌公之宗族餘子嫡子之母弟也又使其餘子亦入仕以掌餘子之政庶子妾子也又使妾子亦入仕以掌公之戎行凡三官皆卿之子趙盾請以括為公族。曰。君姬氏之愛子也。括趙盾異母弟趙姬中子也趙姬文公女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故云君姬氏盾狄女叔隗所生姬氏逆之以為嫡事在僖二十四年冬。趙盾為旄車之族。使屏季以其故族為公族大夫。旄車即公行也盾中必建旄故云旄車之族盾本衰之嫡子其子當為公族乃自處於旄車使其子為姬子之言而以公族讓括使為衰之嫡以故族人屬之屏括食邑季其字也○傅遜氏曰此三家分晉之本也晉权其枝葉而使本根一無所庇故異姓之臣遂竊權寵舊許姓而以分其國

【經】乙卯周定王元年三年晉成公元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葬匡王。無傳○楚子伐陸渾之戎。○夏。楚人侵鄭。○秋。赤狄侵齊。無傳赤狄隗姓在山西潞州以北○宋師圍曹。○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無傳

【傳】三年春。不郊而望。皆非禮也。牛雖傷死當更改卜其吉者今廢郊不祀

而又望星辰山川二者皆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杜預氏云已有例在僖三十一年復發傳嫌牛死與上異○[附錄]晉侯伐鄭。及郔。鄭及晉平。士會入盟。郔鄭地為夏楚侵鄭傳○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陸渾之戎僖二十二年秦晉所遷于伊川者楚至伊雒而觀兵于周之疆界將以脅周也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王孫滿周大夫禹之九鼎三代相傳猶後世之有傳國璽也楚子問鼎示欲偪周取天下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若順也螭山神魅怪物罔兩水神也言禹方有

夏德之時遠方之國皆圖山川奇異之物而獻之使九州之牧各貢其金鑄爲九鼎象所圖物各著其上鑄神百物之形無不具備使民盡知鬼神姦邪之情非設民入川澤山林不遇妖怪不順之物螭魅罔兩民皆賴之莫能相過用此故民無災害而上下和協以承上天之休者○陸粲氏曰諸言禹鑄鼎其事不經見故禹者聖之其信有焉古亦紀治水之迹若其貢賦之名數以夸後人耳何至詭怪如淸所云哉或曰禹啓鑄也

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載取更始之義祀取祭祀之義皆年之別名休美回邪也言二代君德休明之時鼎非加大也而不可遷移其勢若增重然桀紂姦回昏亂之時鼎非加小也而湯武遷之其勢若遂輕然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底致

也郟鄏卽雒陽武王遷之成王定之言天祚明德之君自有極致之時昔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當傳三十卜年當七百今周德雖衰微而成王所卜之年世尚未艾鼎之輕重未可遽然而問也○夏楚人侵鄭鄭卽晉故也春鄭及晉平○宋文公卽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使戴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宋文公卽位三年魯文公之十八年也武氏謀亂事在文十八年此因圍曹而重敘前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冬鄭穆公卒。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夢天使與己蘭。曰余爲伯儵。余而祖也。以是爲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

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姞南燕姓伯儵南燕祖蘭香草而汝也言天命以蘭爲之子也國香謂國之香媚愛也言使人服汝子愛汝子如此蘭也御薦妾御也徵證也蘭者懼將不見信故欲以蘭蘭之所爲懷子所之徵也以文公賜蘭符燕姞之夢故名其子曰蘭文公報鄭子之妃曰陳媯。生子華子臧。子臧得罪而出。誘子華而殺之南里。使盜殺子臧於陳宋之閒。鄭子子儀也漢律淫季父之妻曰報子臧出奔宋誘殺子華在僖十六年南里鄭地盜殺子臧在僖二十四年又娶于江。生公子士。朝于楚。楚人酖之。及葉而死。葉楚地今爲河南葉縣又娶于蘇。生子瑕子俞彌。俞彌早卒。洩駕惡瑕。文公亦惡之。故不立也。蘇周寰內諸侯洩駕鄭大夫公逐羣公子。公子蘭奔晉。從晉文公伐鄭。石癸曰。吾聞姬姞

耦。其子孫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今公子蘭姞甥也。天或啓之。必將爲君。其後必蕃。先納之可以亢寵。與孔將鉏侯宣多納之。盟于大宮而立之。以與晉平。文公盡逐羣公子蘭亦見逐故奔晉從晉伐鄭在僖三十年石癸鄭大夫耦宜爲配耦也姞姓之女爲后稷妃周是以興故云吉人亢極也言可以極持其寵愛也大宮鄭祖廟大音泰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穆公言我以夢蘭而生若此蘭死吾必與之俱死乃自刈其蘭而死此傳因穆公之後盛於鄭而追紀其始見天所啓也

【經】丙辰四年鄭靈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郯今爲南直隸海州二國相怨故公與齊侯共平之書不肯書取所以著齊魯之罪向莒邑郯音談○秦伯稻卒。無傳○夏六月乙酉。鄭

公子歸生弒其君夷。○赤狄侵齊。傳無○秋。公如齊。公至自齊。傳無○冬。楚子伐鄭。

【傳】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禮也。非與人爲平之禮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言平國之道當以禮遜不以兵亂。今公用伐而不以禮治之。是以亂平國也。二國本亂。魯人又以亂平之。其亂何由而治。既不能治何以行其平國之禮○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弒靈公。黿似鼈而大。靈公。穆公大子夷也。子宋。卽子公。子家。卽歸生。食指。第二指也。知此謂食指動相視而笑。以爲指動果效。故食大夫分賜諸大夫。召而弗與子公。欲使指動無效也。子公恐公殺己。故與子家謀弒先公作難。畜六畜也畜言元書曰。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權不足也。子公實弒而書子家。以子家無應變之才。懼譖而從于公。故書以首惡。○陸淳氏曰。子公弒君之賊也。其惡易見。子家從其爲逆。罪莫大焉。書之以爲首惡。與趙盾之弒義同。○汪克寬氏曰。十年傳載鄭人討幽公之亂。斲歸生之棺而逐其族。則鄭人當時已以歸生爲首罪矣。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子家初稱畜老憚殺。仁也。後不討子公。是不武也。故不能自通于事機。以蒙弒君之首惡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杜預氏云

稱君者。謂惟書君名。而稱國以弒。言衆所共絶也。稱臣者。謂書弒者名。以示來世。終爲不義也。鄭人立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子良。穆公庶子去疾。子良名。公子堅卽襄公襄公將去穆氏。而舍子良。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爲。乃舍之。皆爲大夫。襄公以子公弒君。故將去穆氏以子良讓已。故特舍之不逐。何爲。言難獨留也。舍音赦。○鄭賈氏曰。已留而族亡。子良何以爲心。故欲與族偕亡而卒存其族。亦豈子良有心於要之哉。讓國禮也。偕亡禮也。偕存亦禮也。雖然。子良於穆之族有義不同天者焉。知權者當有以處之矣。而區區於存亡之偕何居○附錄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慼。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子文。子良之兄。皆敖氏之後。野心。言心在山野。不可馴服也。不其。豈不也。餒。不祀也。而。語助及令尹子文卒。鬭般爲令尹。子越爲司馬。蔿賈爲工正。譖子揚而殺之。子越爲令尹。己爲司馬。子越又惡之。乃以若敖氏之族。圄伯嬴於轑陽而殺之。遂處烝野。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爲質焉。弗受。師于漳澨。般。子文之子。子揚也。子越。卽子越椒。工正。百工之長。圄。囚也。伯嬴。蔿賈也。轑陽。楚邑。蔿賈爲子越譖子揚。故子越得爲令尹。而已得爲司馬。子越既得令尹。又惡蔿賈偪己。乃以其私族囚蔿賈於轑陽而殺之。烝野。楚邑。三王。文成穆也。漳澨。漳水之邊。圄音語。轑音遼。澨音筮。秋

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皐滸伯棼射王汏輈及鼓跗著於丁寧又射汏輈以貫笠轂皐滸楚地伯棼越椒也汏過也輈車轅也跗所以架鼓者丁寧鉦也言箭過車轅及鼓架而止于鉦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笠依轂而立以禦寒暑名曰笠轂又射過車轅及王之蓋汏音泰跗音夫著直略反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師畏椒發矢異常故懼王設爲之辭以强其心遂鼓而克之

初若敖娶於䢵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䢵淫於䢵子之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弃諸夢中虎乳之䢵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爲令尹子文若敖楚之八世祖䢵國䢵同音夔也䢵夫人䢵女之母夢澤名今湖廣雲夢縣有於菟鄉即此也楚之方言呼乳爲穀又呼虎爲於菟因命子文之名爲穀於菟謂其幼時乳飼於虎也女即伯比所淫者子文穀於菟字穀音構於音烏菟音徒其孫箴尹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弃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箴尹官名克黃子文孫之子司敗即司寇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復其所任箴尹之官而改其名曰生明更生之也◯邵寶氏曰箴尹知無所逃之義申生之流也雖然申生必死箴尹不必死其無逃同其所以無逃異◯冬楚子伐鄭鄭未服也前年楚侵鄭不獲成故楚又伐之

左傳註評測義卷二十一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二十二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著

宣公二

經 丁巳五年秦共公鄭襄公元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叔孫得臣卒傳無◯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楚人伐鄭愚按高閌氏謂去冬之伐稱楚子與其討弑君之罪也今稱人又罪其數犯中國也如以其數犯中國則鄭弑君之罪固在何緣而稱爲褒貶其辭乎竊疑去冬或楚子自將今則命之微者春秋據實而書殊無意義

傳 五年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高固齊大夫固欲求昏于公故使齊侯留公請叔姬强委禽焉◯夏公至自齊書過也凡公行還書至常也公既見止連昏其臣始得歸公不以爲恥亦復告廟飲至故書之以示公過也◯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女自爲也故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適諸侯遣臣來逆則稱逆女適大夫自來逆則稱所逆之字所以別尊卑也此言逆叔姬蓋以卿自逆非爲君逆也◯冬來反馬也禮送女適于夫氏留其所送之馬謙不敢自安于夫若被出弃則乘之以歸至三月廟見夫婦之情既固則夫家遣使反其所留之馬以示與之偕老不復歸也杜氏云高固遂與叔姬俱寧故經傳具見以示義◯高閌氏曰高固之娶叔姬之嫁齊許之來魯與之來皆非禮也◯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陳見楚伐鄭故請平于楚杜預氏云爲明年晉衛侵陳傳

經 戊午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夏四月◯秋八月螽傳無◯冬十月

傳六年春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陳前年及楚平○附錄夏定王使子服求后于齊子服周大夫○附錄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周書曰殪戎殷此類之謂也懷在今河南武陟縣邢丘在今懷慶府城東皆晉邑以繩穿物曰貫秦誓所云商罪貫盈是也殪盡也言使赤狄驕而數戰爲民所疾以盈滿其貫則民莫爲用一舉而滅將可盡也周書康誥也義取周武王以兵伐殷盡滅之皆待赤狄之道也杜預氏云爲十五年晉滅赤狄傳殪於計反○附錄冬召桓公逆王后于齊召桓公王卿士○附錄楚人伐鄭取成而還後傳所稱厲之役蓋此○附錄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爲卿二子鄭大夫曼音萬廖音聊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之離

䷝弗過之矣離下震上豐豐上六變而爲純離也其爻辭曰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無人三歲不覿凶義取無德而大其屋不過三歲必滅亡也間一歲鄭人殺之

經己未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夏公會齊侯伐萊萊國今山東黃縣有萊城○秋公至自伐萊無傳○大旱無傳○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亭諸侯畏幾中國之猶有霸也黑壤晉地

傳七年春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桓子即良夫公即位與衛未通好○夏公會齊侯伐萊不與謀也皆從齊命且謀討晉報宿伐者從齊不與其謀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杜氏云與謀者謂同志之國相與講議利害計成而後行之故以相連及爲文若不與謀不得已而應命則以外合爲文皆據會而言○附錄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此傳無秋字闕文也向陰晉地晉用桓子謀故縱狄○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去年鄭子宋弒靈公謀附晉討故謀從晉而相之以會諸侯冬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王叔桓公周卿士衛天子之命監臨諸侯以謀不相親睦者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晉成公立在二年黃父即黑壤經書會不書盟諱公執止之辱也○愚按宣公專於朝齊而不事晉黑壤之執蓋自取之也雖然晉不討其弒君之大惡而僅僅以不朝之小過責之又卒以取賂而免安在其爲霸主哉

經庚申八年春公至自會無傳義與五年公至自齊書過同○夏六月

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無傳蓋有疾不能將事而也杜預氏云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事遂以有疾還非禮也○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有事祭也不稱公子陳氏以爲蒙上文也垂齊地蓋遂先卒于垂王有事之日始聞其計也仲遂本不當書卒以事之變而書之也杜預氏云將書有事爲繹張本○壬午猶繹萬入去籥道者可止之辭繹者祭之明日以賓尸也萬舞名籥管也內舞去籥惡其聲聞也○戊子夫人嬴氏薨無傳宣公母也○汪克寬氏曰春秋既書夫人姜氏薨又書夫人嬴氏薨則邪哀姜爲莊公夫人而成風乃妾也既書夫人姜氏歸于齊又書夫人嬴氏薨則知出姜爲文公夫人而敬嬴乃妾也直書于策而嫡妾之分明矣○晉師白狄伐秦白狄狄別爲一種俗尚白衣者也在秦晉之間○楚人滅舒蓼國二○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無傳○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敬謚嬴姓雨不克葬

庚寅日中而克葬。克成也 ○城平陽。晉邑今山東新泰縣 ○楚師伐陳。

傳八年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經在仲遂卒下從赴也諜探也死六日而復蘇記異也諜徒協反

○有事于大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繹魯人既聞卿佐之喪不宜作樂而不知廢繹故云非禮 ○楚爲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疆正其界也滑水名水之隈曲曰汭吳國今南直隷蘇州府越國今浙江山陰縣杜預氏云傳言楚疆吳越服從 ○

附錄 晉胥克有蠱疾郤缺爲政秋廢胥克使趙朔佐下軍。胥克下軍佐蠱惑疾也時趙盾卒郤缺代之朔趙盾之子杜預氏云爲成十七年胥童怨郤氏張本

○冬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茀。茀引柩索也殯則有之以備火葬則引之以下柩當用麻今以葛爲之記禮之變始此茀方勿反 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懷思也禮凡吉事先近日喪事先遠日先近日先卜上旬不吉卜次旬又不吉卜下旬喪事則先卜下旬若不懷思其親似欲汲汲而早葬之也今若具雨而葬是爲不懷其親故舉卜葬先遠日以證爲雨而止爲禮也辟音避○愚按士喪禮旅草載簑笠縣封不爲雨止猶爲之備也宣公以國君葬其母而不能預爲之備王暴之野次明日始卒襄事褻親廢禮莫此爲甚而左氏猶以爲禮乎穀梁傳云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斯言得之 ○城平陽書時也。○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陳自五年從楚至是始及晉平杜預氏云傳言晉楚爭强

經辛酉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無傳 ○公至自齊。無傳 ○夏仲孫蔑如京師。○姜寶氏曰以厚薄言則君朝齊而臣聘周以緩急言則歲首朝齊而夏乃聘周以疎密言則於周纔一往聘而於齊則又再朝北事以讋不待我也而惡至見矣 ○齊侯伐萊。無傳 ○秋取根牟。根牟東夷國今爲山東新泰縣 ○八月滕子卒。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扈鄭地卒於竟外故書地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無傳 ○宋人圍滕。宋稱人罪伐喪也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陳殺其大夫洩冶。洩音泄

傳九年春王使來徵聘。徵召也 夏孟獻子聘於周王以爲有禮厚賄之。○秋取根牟言易也。○滕昭公卒。杜預氏云爲宋圍滕傳

○會于扈討不睦也。謀齊陳之不睦 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前年楚及陳平故陳不來會○姜寶氏曰凡列國統于一將者皆書如隱十年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是也此不書安得以爲林父將諸侯之師乎 晉侯卒于扈乃還。○冬宋人圍滕因其喪也。因滕有昭公之喪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孔寧儀行父皆陳卿夏姬鄭穆公女陳大夫御叔妻衷懷也婦人近身衣曰衵衵音暱 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宣示也聞聲譽也令善也納之藏其衵服無示於人也 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詩大雅板篇辟邪也下辟法也言邪辟之

世不可立法但可晦迹以免禍亂多辟音闢立辟亦反○愚按或謂洩冶親非骨肉位非上卿直諫而死焉於勇矣故書名以示貶然則宋晉書殺其大夫先執殺息故皆名也亦將示貶乎蓋苟之夫在于不能早諫以蓄其君之惡至其將生書言正人臣匡正之事何可過責如皆隱身避禍若子家叔肸輩則忠言不入於耳亂世亦何賴於君子乎文定於夏徵舒弒君之傳曰忠莫顯於身死至其言驗其所以許冶者亦至矣詩之所言恐非孔子所引云○楚子爲厲之役故伐鄭。六年楚伐鄭取成於厲故楚伐鄭　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柳棼鄭地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鄭以小國而勝楚大國故子良獨以爲憂自是晉楚交兵伐鄭十二年卒有楚子入鄭之禍棼扶云反

【經】十年。戊王晉景公衛穆公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無傳○齊人歸我濟西田。元年魯以濟西田賂齊書歸我者田本魯之有也○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無傳○己巳。齊侯元卒。○齊崔氏出奔衛。○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無傳○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徵舒陳大夫靈公無道而特書徵舒之名氏以弒胡傳以爲見洩冶忠言之驗靈公見弒之由也○六月。宋師伐滕。○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無傳歸父襄仲之子○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王季子周大夫王之母弟也○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繹邾邑○大水。無傳○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齊侯使國佐來聘。○饑。無傳○楚子伐鄭。

【傳】十年春。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公以此年朝齊○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偪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高國二家言王勢與黨之故告告當書名以齊以崔杼無罪之故特以族告夫子因書曰崔氏以示無罪也又言齊之來告於魯以族不以名以罪黨氏因告而書之不皆改舊史也○家鉉翁曰是歲崔杼弑君蓋五六十年使杼得年七十此時方在弱冠不應權勢已盛爲人所畏忌非杼之身或其父與不可考耳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違奔放也上某姓下某名大夫受氏當世守宗廟故謂之守臣若言崔氏之守臣杼也聘禮贄王致命執帛致享王帛之使謂聘問也言奔者之爭者聘問於其國情好相通則告之若未嘗往聘則不告一說謂國家有交好之國皆告非止奔者一身○公如齊奔喪。杜預氏云公出朝會奔喪會葬皆書如不言其事史之常也○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奔楚。徵舒夏姬子陳之君臣以夏姬淫放之故相謂其子多似以爲戲而徵舒深爲已病乃伏於馬廄伺公出而射殺之二子孔寧儀行父也此爲十一年楚子入陳張本女音汝射音石○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愚按此可見晉霸業之衰○鄭及楚平。前年鄭敗楚衆恐楚深怨故與之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諸侯以鄭及楚平故共伐鄭秋。劉康公來報聘。康公即王季子其後食采於劉來報孟獻子之聘○師伐邾。取繹。元年邾雖朝魯然恃齊爲安而魯不得志故今惠公卒而魯卽往伐之杜預氏云爲子家如齊傳○季文子初聘于齊。文子以齊侯初立而聘○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魯伐邾取邑恐[illegible]于齊故翟邾之怨而先往說焉國武子來報

聘子也救文○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戍鄭潁北潁水之北○姜寶氏曰是役也伐鄭可謂肆行而無忌矣晉實不競于楚故雖有救鄭伐鄭之舉皆不足爲輕重所以不見於經○附錄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謚之曰靈幽公即靈公子家弒靈公在四年至是討之喪大記上大夫棺八寸今斲薄其棺不使從卿禮靈公初謚幽葬不如禮故改葬改謚爲靈斲竹用反

經癸亥十有一年陳成公齊頃公元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辰楚子於陳鄭之上以其能謀少西氏之逆與楚莊以罰也辰陵陳地在今開封府西華縣竟○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無傳○秋晉侯會狄于欑函晉侯往會狄故以狄爲會主書會狄不言及所以與之於諸夏也欑函狄地欑才端反○王樵氏曰此事而觀上則楚子陳侯盟于辰陵成乎霸主矣天下則楚人殺陳夏徵舒行乎霸討矣而曾方會齊伐莒晉方會狄于欑函其言外之意可謂深切著明矣○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殺徵舒討賊之辭且衆同欲也故云楚人○丁亥楚子入陳入陳非衆志也故云楚子姜寶氏云先書殺後書入春秋以討賊之義爲重故先之亦非是與楚直能討賊也所謂從乎而實不予也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春秋外此二人于陳而特書曰納淫者不受而強納之者也

傳十一年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與其來者言因其來伐者而與之平也杜預氏云傳言楚與晉伊主盟不言歷○附錄楚左尹子重侵宋王待諸郔子重莊王

承名要齊宋不服故遣侵之郔楚地郔音延○附錄令尹蔿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幹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趾具餱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蔿艾獵孫叔敖別名沂楚邑封人掌沂封疆官慮計也司徒掌徒役者量功命日量功之多寡命作日數也財用築作之具分之使均也幹楨也立幹而後施板以築之平之使治也畚盛土器築實土器稱畚築者量其輕重均負土與築者之力也程土物者取土用物爲作程限也議遠邇者察道路均其勞也略行也行城足言略行城足計其廣狹也餱乾糧也度有司謀度監主之有司也愆過也不愆於素不過素所慮之期也杜預氏云傳言叔敖之能使民畚音本度入聲○晉郤成子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秋會于欑函衆狄服也郤成子即郤缺赤狄潞氏最強當服役衆狄故衆狄惡之而服于晉是行

也諸大夫欲召狄郤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況寡德乎成子言惟德可以服人其次莫如勉力以求人若不勉力則人不服能勉力則其功可繼吾其從我以求會勿召之使來也詩周頌賚篇止語助言文王勤以創業○陸粲氏曰是時晉景怠政不在諸侯二三大夫媮媮無以威懷戎狄而倪首成焉又衡以從之其事至陋矣安在其能勤而援文王以自解乎詩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又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文王之勤也如是○冬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于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前年夏徵舒弒君故楚伐陳少西徵舒祖子夏之名楚人謂陳人無驚動將楚之師我但致討於其家耳陳人因不禦楚故楚兵得入轘車裂也栗門城門縣滅之爲縣也陳侯在晉申叔時使於

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陳侯名午靈公子申叔楚大夫經無諸侯而云以諸侯討之時有楚之屬國從行也縣公楚縣大夫能冊公也蹊徑也言牽牛行於田中以踐其禾而田主逐奪其牛彼牽牛者固爲有罪然但責其蹊田之罪可也而并奪其牛則其罰太重矣申叔譙言我輩之小人無高見遠識謂辟如取人之物於其懷既而還之爲猶勝於不還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每鄉取一人以歸楚而成一州謂之夏州以示其討夏氏功也今湖廣武昌府夏口舊有洲名夏州○姜寶氏曰楚莊本欲縣陳固以申叔時之言而止然實陳成公在晉恐晉率諸侯內其故君而陳人應之楚終不成能有陳故不若以復封陳爲名而其實非其本心如此也觀復封爲陳之後而猶鄉取一人爲夏州其不忘取陳一念可知矣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杜預氏云沒其縣陳本意全以討亂存國爲文善其得禮○愚按致亂之臣國所不容故春秋書納而左氏以爲有禮若以納亂臣爲有禮孰爲非禮○王樵氏曰夏徵舒不勝忿恥以弑其君其賊易知也而孔寧儀行父之爲賊難見也何也公告洩冶之諫寧行父請殺之則殺洩冶者二賊也徵舒之恥發於似汝亦似君之言則激自廄之射者亦二賊也平國既弑不他奔而奔楚蓋志在以陳餌楚而殺徵舒爾楚莊動于利而興師非申叔時之言則其逐孫寧則致胡公大姬幾不祀者又二賊也從春秋天討則二賊之誅不當在徵舒之後而反納之見莊之志可知矣○附錄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厲役在六年自厲之役鄭南北兩屬不專心于楚故楚未得志辰陵盟後鄭又徼事于晉皆經所無傳若不發此語不知楚以何故明年復圍鄭故先此傳爲明年楚圍鄭張本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徼事于晉。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二十三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

宣公三

【經】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無傳賊討國復二十一月然後得葬]○楚子圍鄭。○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經不書救鄭而特以林父主此戰著其喪師之罪也邲鄭地今河南鄭州有邲城邲音必]○秋七月。○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蕭宋附庸]○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此經書大夫司盟之始清丘衛地今北直隸開州有清丘故址]○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傳】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逵路。[前年鄭受楚盟又有二心于楚故楚圍之臨哭也大宮鄭大祖之廟出車于巷示將遷國也城上垣曰陴守陴者皆哭所以告楚窮也楚哀之而退師猶不服故復圍克之皇門鄭城門逵方九軌曰逵臨去聲大音泰陴音脾]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肉袒牽羊示執臣僕之禮不天不為天所祐也]

[俘囚也因已徙居大江之南以充實海濱無人之地言遷其民也翦削也削鄭地以賜諸侯使為屬國言分其地也夷滅也惠顧念也楚鄭世有盟誓之好故云前好周厲王宣王鄭所自出桓公武公鄭始封賢君夷猶滅也言願楚要福于此四君存其社稷使比九縣以服事不滅之也蓋時楚為縣者九杜注楚滅九國以為縣則鄭方望比其存而不滅寧肯以滅國為比]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言鄭之君能肉袒牽羊以禮下于人則必能誠信以用其國之民不可冀幸而取其國也幾與冀同下去聲]潘尫入盟。子良出質。[潘尫楚大夫子良鄭伯弟尫烏黃反]○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林父諡桓子先縠諡彘子士會諡武子郤克諡獻子趙朔諡莊子欒書盾之子諡武子趙括趙嬰齊皆盾異母弟鞏朔士莊伯也荀首林父弟別氏知諡莊子趙同嬰之兄韓厥萬之曾孫諡獻子]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晉師河非將渡河而南勦勞動舉也言救鄭無及徒勞其民俟楚既歸更興兵伐鄭非為遲也勦音抄]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荊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

睦事不奸矣蒍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
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
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内姓選於親外姓選於
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
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
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
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
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
侮亡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
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羈間隙也言德刑政事典禮六

事行之不變則不可與敵聖王不爲是六者不易而征伐也怒其有貳而伐之所以成刑衺其自甲而舍之所以成德此見楚之德刑不易也讒誘經常也言政有常故上下安此見楚之政不易也荆楚尸陳也楚武王創此陳法遂以爲名舉猶言自此起也輯安睦和奸犯也言事不奸犯故軍民各得其所此見楚之事不易也蒍敖卽叔孫敖也宰令尹也令美也擇楚軍法之善者而用之追求也蓐卧上草也楚分其軍爲五部而使之各專其職右部挾轅爲戰備左部追求草蓐爲宿備前部以茅爲旗幟以慮有無之事預告軍中而爲之備後部用精兵以爲之殿而中軍則出權謀以制勝物卽旌旗之物言百官各象其所建之旗物而後無妄動也不戒閑習有素也此見楚之典不易也選親選舊既厚於親故而尤選其賢故舉賞戚得老則不計勞而加以恩惠賓旅則有恩惠而無勞役又君子小人其物色以章服明之貴者有常尊之勢賤者有差等之威此見楚之禮不易也既歷序六事而結之曰若之何敵之所以終上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之意無弱無併其衆弱者攻昧攻討其昏昧者經法姑且也言且整女之軍政而經女

之武功也仲虺湯左相尚書仲虺之誥是也書言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此乃兼併弱國也汋詩周頌篇名於嘆詞鑠美也言武王初有甚盛之師退自修養與時俱晦以待時昧者惡積而後攻之者致也此乃致討於昏昧也武詩周頌篇名烈業也言武王兼弱取昧故成無疆之業撫撫而取之也或云撫之誤烈所功烈之處所也言今能取其弱而致攻於昧者以務從武王之功烈可也無弱覆上仲虺書耆昧覆上汋詩以務烈所覆上武詩罷音皮蓐音辱虺音卉汋音酌於音烏鑠舒若反彘子曰不可晉
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
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
而退非夫也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
爲也以中軍佐濟先縠獨持異議欲戰言晉所以得爲霸主者以兵師之威武而羣臣之盡力也令鄭爲楚伐而不能救必失諸侯是臣不盡力也有敵國如楚而不從之戰是師之不武也成

全也夫丈夫也先縠獨以所統之兵渡河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
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
爲臧逆爲否衆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以如己也故
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
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
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坎下坤上師兌下坤上臨師卦初六變而爲臨也律法否不臧善也言師出當必以法否則雖善亦凶此師初六爻辭也執事帥所統之衆師也言執事之人順命以成其功則爲臧若相違逆則爲不臧此覆辭臧否二字衆羣而聽于一則強分散則弱坎變爲兌兌少女而弱衆散之象也川流則不竭壅而爲澤則竭坎爲兌澤川壅之象也盈將帥之責于法律者能使其如己之志故謂之律所謂須成一而盛也否臧則律且竭而敗矣夭屈也言法律

知水之壅而盈則必竭屈而不伸散而不整故謂之凶所謂逆為凶也水變為澤乃成臨卦澤不行之物今軍有元帥而不從其令不行之臨孰甚焉此先穀違命不行之謂矣尸之主北禍也杜預氏云爲明年晉殺先穀傳○邲音鄙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失屬謂鄭屬楚亡師謂彘子以偏師陷捷成也專罪即失屬亡師之罪三軍皆敗則六卿同罪不得獨責元帥故云猶愈○傳遜氏曰彘子詩矣而又成於厥厥言既佚專制之權尨無謀國之忠師敗業藥厥之由也楚子北師次於郔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北師鄭向北行也郔鄭北地沈或作寢○子重公子嬰齊也子反公子側也嬖人

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師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眾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伍參奢之祖父楚在南故轅向南軍前旗旆亦反向南意欲遂歸也愎狠也參言林父新散晉政其命令不行而彘子佐之又剛愎不用其命其三軍之師欲專其所行而不得聽命于下而失爲上之體專權不一所以眾人莫知所從君指楚王臣指晉臣管鄭地今河南鄭州有管城適音的

晉師在敖鄗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敖鄗二山在今河南榮陽縣境鄭既從楚僞飾詞於晉未有貳心言雖從楚其實專心事晉也勝謂勝鄭承繼也鄗音敲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言晉敗楚兵則鄭必服晉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

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欒書知楚兵之情與鄭人之爲楚克庸在文十六年討治也于與乎同曰也言其在國無日不治國人而教訓之曰民生之理甚艱無日不虞禍患之至警戒恐懼之心不可少有怠忽此楚君訓民之言其在軍無日不治軍器而申重儆戒之曰楚雖克庸不可保其常勝昔周紂恃其百克之威其後亦卒絕其後此楚君訓兵之言若敖蚡冒皆楚先君篳路柴車藍縷敝衣言教訓之以楚先二君勤儉以開楚之土地而又箴之曰民之生理在勤

(勤則生理不乏絕此緣皇戌驟勝而驕之言焉不可信不德謂不能服鄭以力爭諸侯也要也此詰皇戌楚師已老之言爲不可告廣楚乘車各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楚君親兵八乘爲左右二廣一廣有車十五乘亦因舊偏法每乘用卒百人又以二十五人爲之副其廣之卒比偏制倍兩二十五人每日鷄鳴右廣先駕數至日中而止左廣則代而受之直至日入而止近君之內臣又爲次序當其夜以防不測之變此辯皇戌楚不設備之言爲不可信師叔即潘尫崇尊貴也以我卜言以我之勝負而卜其去就也蚡音扮冒莫報反蓽音必藍光去)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得屬服鄭也)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原趙同邑屏趙括邑咎指彘子之黨也)趙莊子曰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欒伯即欒武子實猶充也言欒書若能充實其言必有益於晉長去聲)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

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少宰楚官閔憂行役也言楚君少遭憂難不能曉知文事但聞我成王穆王常往來于代鄭之役將教訓鄭人而安定之豈敢取罪於汝晉國汝二三子無久留於此)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率遵也候人伺候望敵者拜君命之辱謝君命之辱及於晉也)彘子以爲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失辭誤對也遷徙去也言楚以大國之君親至鄭國是有迹於鄭也晉君使我羣臣徙去其迹且喻我羣臣不得畏敵而避之以此我羣臣無所逃命辟音避)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

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有期日也致師挑戰也楚子既求成又令單車挑戰示不欲成以疑晉之羣師靡亂摩近也言御在車中者當疾驅以亂敵之旌近敵壘而後還也左車左也菆矢之善者兩一作掚飾也持正也言左取善矢以射乃自代其御以執轡使御者下車飾馬正鞅以示閑暇而後還也折取也言右在車右者當入敵壘折取敵左耳執俘囚而後還也三人皆行其所聞致師而反菆音鄒兩音亮掉調去馘古獲反)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

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角張兩角從旁夾攻之麗著也龜背之隆高當心者樂伯射盡唯有其一遇有麋起於其前射麋矢著其心周禮獸人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以供王之膳攝叔言以歲之未及乎時或者獻禽之人未至故以此麋以供從者之膳左指樂伯右指攝叔既免晉止不逐也傳言樂伯射麋以恐晉師而以善辭得免)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錡魏犨子)

公族六大夫潘黨匝之子見六得一言其不如楚也新殺曰新叔黨即潘黨去之勿復逐也趙旃穿之子失
楚之致師者蓋指樂伯之徒運音仙郤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魏錡
趙旃皆有見于晉故云二憾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
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爲成命謂和戰之成命士季曰
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
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
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怒楚激楚之怒也乘我乘我之無備
也惡惡意也除備除去守備也徹即除也言雖諸侯以和好相見亦不徹去軍衛此警戒之至也乘如字
喪去聲彘子不可不肯設備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
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

先濟師將也設爲伏兵七處於敖山之前故上軍獨得不敗嬰齊先具舟故軍敗而先濟河覆音伏去
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
其徒入之言二人雖俱受命而行不相關故趙旃後至布席而坐示無所畏也使其徒入輕楚
以激怒也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鷄鳴而駕
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
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
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乘廣兵車名皆合上
也二廣楚王更載之故各有戎御戎右屈蕩爲楚王戎右故生搏趙旃下甲裳說音脫晉人懼
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軘車兵車名使逆二子謂魏趙徒溫反潘
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

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
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
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時楚子逐趙旃故懼
其入晉軍孫叔敖薄迫也詩小雅六月篇元大啓導也言王者軍行必有戎車十乘在前開導所
以先人而爲備也軍志兵書言先發制人所以奪敵人之戰心迫之使不暇爲謀也車馳驟步卒趨逐
言其速也乘言乘其不備薄音博乘如字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
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
移上軍未動二軍爭舟先入舟者斫斷後扳舟者指指濟舟中故舟中之指可以兩手掬之
言其多也二軍在軍之右皆移去濟河惟上軍以有備故得不移經所以書戰言猶有康也○愚按楚勢
方強爭霸中國晉雖救鄭而鄭已服楚衆皆欲返林父分爲元帥果知無及於鄭焉用勦民則下令還師

凱衆而動雖先穀欲濟執戟好之迴既不克自專至于師皆同濟則躬率三軍冒矢石而力戰可也卒之
勸戰弗敢從求成弗能好知二憾之必敗而弗爲之備人懷退志先備歸舟故楚師一薄而林父已不知
所爲矣然則喪師之罪不於元帥而誰責哉春秋以林父主戰意蓋在此工尹齊將右拒
卒以逐下軍工尹齊楚大夫右拒楚陳名拒音矩楚子使唐狡與蔡鳩
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
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
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唐狡蔡鳩居皆
楚大夫唐屬楚小國游闕游車補闕者也晉雖上軍不敗故楚爲左拒以從之戰駒伯曰待
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
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駒伯郤錡

克莘聚也三軍同莽爲分謗收兵不戰爲生民以茲所將上軍之卒爲軍後殿而還不爲楚人所敗（邸音吉）○朱子曰左傳分謗事近世士大夫多如此如林父人必之後先穀違命而濟乃請與其專罪六人同之林是何見識當時爲林父者只宜宗兵不舉召先穀誅之　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尸止也時楚右廣當代王欲從之乘蕩言王以左廣而出亦必以左廣而歸蓋以軍中易乘恐軍人疑惑也舊法王先乘右廣今以王乘左廣得勝之故自是楚之乘廣先左　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惎之脫扃少進馬還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廣兵車也晉人或以廣車重遇險不能進惎教也扃車前橫木以約車上兵器者還便旋不進也旆大旗也衡駕馬橫木也拔大旗投衡上臥之使不張風言楚人見晉廣隊不能進即欲毒害之故晉人脫扃以免馬旋楚又欲毒害之晉人拔旆投衡

乃得出險於是顧楚人而曰吾師不熟奔北不如楚之數奔而習熟也杜註惎教也傅遜氏以爲脫扃拔旆投衡凡在車者皆能何待楚人之教且兩敵交戰豈有敵軍臣臨而顧數之使脫之理是巳（隊直類反）（惎其器反）（扃古熒反）（還音旋）（數音朔）　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傁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趙旃以無良馬故遇楚不能疾驅而去逢氏也傁老稱綏轡也逢大夫知趙旃在後見之當必與乘故戒其二子使無反顧其二子乃反顧而言趙傁在後故怒之使下車指木而謂其尸此因投趙旃以車綏而趙旃得免明日以所表木取尸二子果累尸於木下（傁音叟）（女音汝）（重平聲）○愚按逢大夫一怒而其二子何其不若是哉竊謂趙傁者以憾故將不利于晉而請挑戰以激楚怒以故竟爲

免所遂而棄車以走是非所謂悖逆者流耶逢大夫即無二子與乘豈置之不顧剝天親之謂何乃忍叩言無罪之子而顧援逆臣以其綏哉必不得已以道學一人附載焉庶幾兩全此非可與賈獲舍母載君者同也　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廚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菆納諸廚子之房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熊負羈楚大夫知罃知莊子之子族謂其家兵反還戰也廚武子即魏錡知莊子爲下軍大夫故下軍之士多從之抽擇也房箭舍也蒲楊柳可以爲箭者董澤所出今山西聞喜縣有董池陂既盡也言本爲求子而反愛楊柳之箭則董澤之地多出楊柳取不可勝盡也知季即知莊子人子謂他人之子

言我欲取他人之子以易吾子則必擇其人而以好箭射之我所以抽矢菆而納諸房者爲不可苟射故也穀臣楚王子知莊子獲襄老因穀臣將以相當而易罃也　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不能軍不能成營也終夜有聲言其師向衆將不能用也○孫應鼇氏曰自楚執討賊之權以入陳於是鄭遂受盟辰陵然猶徼事於晉及邲之敗而楚伐宋益爲橫行莫得制之天借手晉之不能養威而審謀也　丙辰楚重至於邲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重輜重也京高丘也觀示也楚既大勝黨請築軍營以彰武功而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觀去聲）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

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
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
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
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
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
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為
已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
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
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
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為京

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文字也合止戈二字以成武字蓋取息兵之義也周頌時邁篇載則戢藏櫜韜允信也言武王誅紂之後則戢藏其干戈櫜韜其弓矢而益求其懿美之德以布陳于中國則信乎武王之能保天命也武周頌篇名耆致也其卒章言武王誅紂攷定其功其三周賚篇鋪布是時也言布是尋繹之思往求天下之安定其六周頌桓篇言武王誅紂綏和萬邦屢致豐年之祥此三六之數與今詩頌篇次不同蓋楚樂歌之次第也總上文而言載于戈櫜弓天禁暴戢兵也時夏保之保大也耆定爾功定功也我徂求定安民也綏萬邦和衆也屢豐年豐財也武之為德有此七者敘者之詩章使其子孫不忘也用兵而民失業故云所違民欲猶多幾危也大一之危安許之亂以為楚之業幸而云不能豐財者蓋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也禮古者師行必載遷廟之主以行今但為楚先君作宮於邲致而祀之以告戰勝之成事於先君而已鯨鯢大魚名以喻不敬之人吞併小國取而殺之以上封其尸以為大戮辱於是有京觀之號以懲戒淫慝之人所共之存也杜預氏云傳言

楚許有禮所以復興櫜古刀反耆音旨暴蒲卜反邲音必鯨音勍鯢音倪是役也鄭石
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
叔及子服石制鄭大夫僕叔即魚臣子服即石制石制引楚師入鄭將以分鄭國以半與楚以立子魚臣已因擅其寵鄭知其謀故殺之以弭禍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
亂者謂是類也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於怙亂
者也夫毋怙亂言毋恃人之亂以要利也詩小雅四月篇離憂瘼病爰於也引詩言為亂憂病於何所歸乎蓋歸于恃亂以為利者也瘼音莫○附錄鄭伯許男如楚杜預氏云為十四年晉冬鄭傳○附錄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林父元帥也故以敗軍請自殺以謝晉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
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

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
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
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
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貞子士渥濁也城濮役在僖二十八年三日穀食楚穀三日也如猶或也言憂喜失時歌盡也喜而後可知言方有喜色可見也貞子言城濮之戰晉既勝楚既敗而子玉又死是晉又勝一楚又敗也是是以自成王至於穆王曾不競于晉再也言使楚再勝晉也久不競言不待許楚之再世不競已也○豈挾晉楚之勢豈為一況六輕重哉三士伯謂楚之再世不競以殺子玉故則當其時晉方主盟山東而諸將在又皆協力共濟楚野欲競之言無其屢寧獨發一譏羞晉能捐其強聊辛之林父許復用卸未有以雖楚而殺晉者士伯之言竟何如一而與日者顧以能庸中行伯蒙氏衍之賞噫其愧也夫林父之事君也進

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此追論林父乎日事君爲可殺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日月雖食吾云傳於本然之明以況於人雖敗而無損於本失之言此據今林父敗而一節爲不當殺晉侯使復其位杜預氏云傳言晉景所以不失霸○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傅於蕭宜僚丙楚二子巫臣楚申邑尹屈巫也拊撫慰也纊綿也三軍上下皆悅而忘其寒如挾綿然拊音撫纊音曠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曰目於眢井而拯之若爲茅絰哭井則己還無社蕭大夫司馬卯申叔展皆楚大夫號呼也無社素識叔展故因卯以呼之冀其救己麥麴鞠窮食之皆可以禦濕叔展欲使無社逃泥水中無社不解故云無叔展意度必須入井故以水厄告之言既無禦濕之藥如河魚在水將有腹疾也眢虛廢井也出溺曰拯無社意解欲入井故使叔展視察井而求拯己叔展恐廢井多不可辯故令結茅爲絰置于井上以爲表識己向井號哭乃應以爲信己展叔自謂也軍中不敢正言故皆隱語還音旋號平聲眢音曲兩音宮眢烏丸反絰直結反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絰存焉號而出之申叔即叔展杜預氏云傳言蕭人無守心○晉原縠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原縠即先縠宋伐陳衛救之不討貳也楚伐宋皆不救不恤病也故云不實其言○姜寶氏曰楚滅蕭以脅宋而宋與曹衛皆晉屬之國猶欲推晉以禦楚而晉實不能也徒爲此

盟以塞責竟何益于事乎經於列卿稱人以示貶也○宋爲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宋因清丘之盟伐陳以其貳於楚也前衛成公與陳共公有舊約之言故孔達欲救之言若晉人來討背盟之罪我寧以死請之杜預氏云爲十四年衛殺孔達傳○汪克寬氏曰清丘之載書恤病討貳而宋之討陳衛之救陳皆非春秋所與晉不度德不量力而欲與楚爭強徒渝盟失信以從簡書名雖是而實則非矣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二十三終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二十四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著

宣公四

【經】乙丑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夏楚子伐宋○秋螽無傳為災故書○冬晉殺其大夫先穀以罪討故書名

【傳】十三年春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救蕭在前年○季本氏曰陳鄭宋皆在河南中國之要樞也鄭處其東宋處其西而陳介乎鄭宋之間得鄭可以致西諸侯得宋可以致東諸侯而得陳可以致鄭宋者也[illegible]又服鄭若復得宋則河南之地盡爲楚有自是將霸天下矣使非宋人猶足以自守中國幾何而不淪胥以溺于夷狄耶君子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

宋伐陳討貳也救蕭恤病也背盟之罪惟宋可免今宋見伐而諸侯莫恤故云○金履祥氏曰邲之師晉亦盡知所懲艾息民修政于國而布德加禮于諸侯庶爲可耳顧汲汲于討貳又使彘子主清丘之盟且徒方加恩于陳而使宋伐之衛方有恤陳之師而晉又討之遂使宋致楚師而不能救卒亦并宋失之矣傳稱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患謂伐陳不可免惟救蕭可免耳○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清一名清原晉地邲戰不得志故外召狄人欲因之爲變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邲戰在前年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先穀之謂乎盡滅其族爲討已甚君子既憊晉刑大甚又尤先穀自招故云惡之來也已自取之○高閌氏曰釋楚旃魏錡不討而獨誅先穀又族之惡之甚者也○附錄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爲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清丘盟在前年討責之也而汝也說解說也亢禦也大國宋也言苟利衛之社稷我請自殺以解說於晉且我所由以得罪於晉者我則教衛國之政而禦宋國之討也將以誰任其罪我惟以死謝晉而已挂頸兵云亦爲明年殺孔達傳說如字

【經】丙寅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以達背盟故書名殺達以說晉出于不獲已故不去其大夫○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無傳○晉侯伐鄭○秋九月楚子圍宋○葬曹文公無傳○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傳】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于大國既

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殺達告故免於伐令美也構結怨也伏其罪就刑戮也說如字衛人以爲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成勞平國之功勞也衛君以女妻孔達之子使襲父之祿位○夏晉侯伐鄭爲邲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晉敗于邲鄭遂服楚故晉又責服於鄭而有此蒐簡閱車馬也使謀而來言使鄭自謀而來服晉也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爲有禮故召之子張穆公子十二年子良質于楚故使子張代之以子良有讓國之禮也○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即文之無畏古者入國必假道楚子自以威陵二國不使行其禮馮音憑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聾晉

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文十一年楚子田孟諸無畏抶宋公僕昭明聾闇也言鄭昭晉使晉者不害於事宋君聾闇我之使齊必爲所殺犀申舟子以子託於王示必死也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言楚以我比其邊鄙是與亡國同若殺其使者以致其伐亦不過亡其國舛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投袂振袖也窒皇寢門闕蒲胥楚市名屨及劍及車及言其怒甚而去速也○窒直結反○傳遜氏曰楚莊于此復肆其夷風乎秋九月，楚子圍宋。申踐冊之言○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齊大夫晏嬰之父魯樂指勢位言樂音洛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

其亡乎。懷於魯矣。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己。一國謀之，何以不亡。宣子高國也子家卽歸父亡謂必失位出奔懷思也以魯爲樂是懷思於魯也按頂氏云爲十八年歸父奔齊傳○陸粲氏曰居魯而言魯樂亦人情爾何罪而得亡歸父固欲去三桓而不克者雖被逐猶君子所哀也今日謀人人亦謀已非丈夫淺丈夫者因其敗而追爲之辭歟蓋左氏言禍福若此者衆矣○附錄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聘謂卿大夫往聘獻物贄幣之物旅陳也百謂百品言陳百品實于庭以爲獻物朝謂君自往朝獻功獻其治國謂威儀之功容貌采章謂玄纁璣組毛羽齒革可充衣服旌旗之飾者嘉淑謂美善之物加貨謂贈賂之多皆君所獻亦庭實也若是皆所以謀其不免於罪也事責薦進也言若不往朝待其來責而始進賄幣不足以解罪也君其圖之謂公朝聘也按頂氏以爲於是下爲主人報禮豈獻之曰獻于勸公朝聘而惟富論禮之義深不論其之證傳豈慮楚不見報而言此乎此言甚當按頂氏云爲明年歸父會楚子傳說音悅

經 丁卯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平言相許之辭○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潞氏國于今山西潞州有潞城赤狄別種也○秦人伐晉。乘晉兵略狄土而窺其虛也李廉氏云此條左氏發傳于上又以見其志也此經之傳不知按上乃子叔之傳矣疑是此文本是頂氏何以云無傳○王札子殺召伯、毛伯。王札子王子札也周王孫兄經文倒札字○秋，螽。無傳○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無傳

無婁杞邑○初稅畝。古井田之法十取其一宣公又履私田而復十取其一則十取其二自宣公始也○冬，蝝生。蝝蝗子也蝝音緣○饑。

傳 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從前年歸父之請○愚按魯方事齊故歸父先會齊侯于穀而齊侯不任其事故歸父遂會楚子于宋當晉人背齊向晉之端起於此矣○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宋被圍急故告晉求救伯宗晉大夫言晉之彊猶鞭之長晉不能違天而敵楚猶鞭之不及馬腹也藪澤數也疾惡害也瑕玉之病也匿亦藏也言事之高下在於心當隨時而制其宜彼流水之川止

水之澤雖污濁之水無不容納山多大數多草雖毒蟲之物無不居藪澤瑕穢雖皆美玉不無瑕匿瑕穢匿君雖尊亦豈無含忍恥辱之時此天道之於物不容使之先美也晉侯恥不救宋故伯宗為小恐不損大德之前待之待楚衰也匿其斷反〇愚按楚之圍宋久矣晉於茲不能宋之繫也甚楚亦兵罷食盡而將去矣晉乘此時合諸侯悉師以撼之未必無功而伯宗顧使其君懷安而甘心于不競乃更謬為晉師悉起之言噫是烏足以懼楚而慰宋哉

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晉不救楚使誑之固守反其言反言晉不救宋也樓車車上有樓可以望遠者致其君命仍以晉師悉起將至之命致之

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弃之速卽爾刑反之反致

其初命也無信指言卽就也

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載乘也言以臣之信乘君之義也謀不失信言人臣謀國而不失以信載義之利也無二信謂信于晉不復信于楚無二命謂受命於晉不復受命于楚不知命不知有制命之義也霣墜也言寧受命而出雖死不敢廢墜也此言義無二信猶謀也言臣所以為許君者正欲成君之命已成其君命而後死是則臣之福也此言信無二命考成也言獲成其君命也霣音隕

楚子舍之以歸晉也

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弃言焉王不能答楚師在宋久不能服宋故將去宋申犀毋畏之子言其父毋畏前日知宋必殺不敢廢王不假道之命見犯而行今伐宋未服而去則王前日殺汝必伐之言是自弃之也

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僕御也言築室於宋分兵歸田以示宋為持久之計則宋必懼而聽楚之命

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楚公子側也以楚軍法之嚴密而華元能夜入其軍登其牀呼而起之告之以病而辭復強果知曹沬之劫盟齊桓者見華元之有謀也骸骨爨炊也城下盟諸侯所深恥故寧以國斃不能從城下之盟爾〇孫奇逢氏曰兵法云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因而利導之

華元疑用此術焉言情而勢遽詞遜而意切固將以牀上之盟而易城下之盟哉不然者而何子反懼也而說者譏其輕見情實蹈不測之險非知元者

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子反既為所劫又聞其辭遜故懼我楚自言爾指宋言〇愚按韓詩外傳云楚莊圍宋有七日之糧使司馬子反乘闉而窺宋城宋使華元乘闉而應之子反曰子之國何若矣華元曰憊矣易子而食析骸而爨之子反曰吾聞圍者之國箝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今何吾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君子見人之困則矜之吾望見吾子似于君子是以情告于子反曰子勉之吾軍有七日糧耳揖而去子反告莊王莊王怒子反曰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之臣何以楚國而無乎吾是以告莊王遂罷兵去此傳與左氏傳不同然情實故附錄之〇傳遜氏曰楚莊親討徵舒之亂力足以有陳鄭而不取宋以病告必退師與之平皆度時審勢而有罰以義也故列之霸旹然而陵偪宗周與桓文異矣

〇潞子嬰兒之夫

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嬰兒，潞君名。酆舒，潞相。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儁才，不如待後之人。倍人曰式，十人曰選，倍選曰儁。言酆舒有才藝勝人者三，不如待其後人無才者而伐之。三儁才不識何事。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儁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弃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儁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仲章，潞之賢人。黎，侯國，今為山西黎城縣。怙，恃也。不祀得罪於神，耆酒以下四者得罪於人。耆音嗜。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言後人繼酆舒而為政者，或能恭敬以奉

行德義以盡其事神事人之道，而申固其天命，待其如此，則愈不可伐矣。且不討酆舒之有罪者，而曰且待後之人，後之人無罪而我討之，則彼將有辭于我，彼既有辭，必不受討也。夫恃才與衆，亾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乏。盡在狄矣。由，用也。手格猛獸，强足拒諫，此紂之才也。有億兆之民，離心離德，此紂之衆也。天之寒暑易節，則反時而為災；地之羣物失性，則反物而為妖；民之善惡易位，則反德而為亂。民既反德，則天地災妖由此而生。故古人篆字背書正字則為乏字，言之絕也。今恃才與衆及反德，狄皆有之。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曲梁，今為山西永年縣。○愚按晉人殺酆舒，與楚人殺陳夏徵舒例同，而經不書，則左氏或者因晉當時所執之辭而文其說耳，非眞義舉也。不然，則罪在酆舒矣，

以反滅潞子嬰。○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卒立召襄。王孫蘇、召氏、毛氏皆周卿士。王子捷即王札子。召襄，戴公之子。經不絕召伯之後。○愚按左氏謂王孫蘇使殺，則經何為不以蘇首惡誅？當以經為主。○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畧狄土，立黎侯而還。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稷，今為山西稷山縣。弃輔氏、雒並晉地。畧，定也。晉時新破狄，土地未安，秦乘秦師之弱，故別遣魏顆取秦而東行定狄地，以狄前奪黎氏地，故晉復立之。顆，古果反。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顚，

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武子即魏犨，魏顆之父。疾，初有疾也。疾病，病重時也。殉，從葬也。亂，昏亂也。治，治命也。亢，禦也。躓而顚者，履老人所結之草，失足而顚仆于地也。而，汝也。傳言魏顆所以獲杜回，以有陰德，故見回不易獲，足上文秦之力人也句。躓音致。○附錄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千室，千家也。士伯即士貞子。伯氏，桓子字。邲之敗，晉侯將殺桓子，士伯諫而止，故并賞士伯。瓜衍，縣名。喪，去聲。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羊舌職，叔向父。

周書濟話為直周依數以事也言能用人者亦用之者數人有六數之士伯過中行伯可用信能信之亦以上伍生于用此之謂有大明之德文王所以肇造周室不過此是道也詩大雅文王篇陳布錫與也言文王宣布上天之明于載周道而行之福流子孫至其晉之能施也○晉悼○愚按林父敗軍之將有而說不死不務修德以圖晉而徒從志於狄雖使有功若于以為未足淹吶之取也而林父且以自多受千室之賞曾無作色晉侯賞罰於是乎失中矣○錄附羊舌子類以文王事擬之噫豈其倫豈其倫

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劉康公即王季子原叔即趙同心之精爽是謂魄[illegible]

初稅畝非禮也非取民之禮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藉借也周法民耕百畝公田十畝借民力而治之稅不過乎所藉之田蓋欲以豐民之財故不多稅之○冬蝝生饑幸之也杜預氏云蝝未為災而書之者幸其冬生不為物害時歲雖饑猶喜而書之○愚按秋螽未息冬蝝復生其重為民災可知矣故秋螽冬蝝生饑皆違而書記異也而左氏皆以為幸之何幸之有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二十四終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二十五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著

宣公五

經 庚戌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甲氏留吁赤狄別種○夏成周宣榭火成周東都洛陽也爾雅有室曰寢無室曰榭謂屋歇前也楚語榭不過講軍實是講武屋也蓋宣王中興講武於此遂以為廟○秋郯伯姬來歸○冬大有年無傳

傳 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前年晉滅潞氏今又併其餘黨而盡滅之經不書鐸辰留吁之屬也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黻冕命卿之服大傅孤卿也趙汸氏云傳見列國之卿猶有請命者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稱舉也詩小雅小旻篇言善人在位則國家不善之民無僥倖而免罪者諺言不善之民倖免者多則國必受其害蓋以善人不在位之故也○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人火從人而起故本其火之所來而謂為火天火則自然而起故以其所害言之謂為災○秋郯伯姬來歸出也○錄附為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前年王孫蘇殺毛召其黨欲討蘇氏出奔晉晉人和王室而復之○錄附冬晉侯

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殽烝。原襄公周大夫相佐烝升也切肉爲殽升之於俎故謂之殽烝武子私問其故。武士會諡怪公笑求問王爲設享所當有體薦殽武子怪而問之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季士會字而汝也言天子設享禮則半解其體而薦之爲不食故不解折謂之房烝所以示敬也天子設宴禮則體解節折升之于俎物皆可食謂之殽烝所以示慈惠也公謂諸侯卿謂諸侯命卿若士會卿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脩晉國之法。

【經】己巳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無傳○丁未。蔡侯申卒。無傳○夏。葬許昭公。無傳○葬蔡文公。無傳○六月。癸卯。日有食之。無傳不書朔官失之○己未。公會晉侯。衛

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斷道晉地○秋。公至自會。無傳○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傳】十七年。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徵召也晉侯欲爲斷道之會故使郤克徵齊侯登登階也史記郤克使于齊齊頃公母從樓上闚而笑之所以然者郤克僂而魯使是衛使眇齊亦令人如之以導客故郤克怒獻子郤克諡也無能涉河不復能渡河而來也欒京廬郤克之介使齊事郤齊人笑辱之事私屬家衆也註須氏云爲成二年戰于鞌傳○王樵氏曰郤克徵會本爲謀楚數梁之說是也胡氏謂其伐齊誤矣故會往未先笑之辭意蓋謂其如此笑故爲之會以謀之齊侯使郤克在其載婦人笑于房日請爲之戰張本爾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盂。高固逃歸。齊使四人會于斷道高固聞郤克怒恐故執而逃斂音廉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溫。卷楚即斷道野王晉地原原邑溫周畿內邑斂音廉苗賁皇使。見晏桓子。歸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盂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爲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

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賁皇楚鬬椒之子楚滅鬬氏而奔晉食邑於苗桓子即晏弱時在野王故因使而見之賁皇言昔者諸侯事晉先君皆汲汲然如恐不及今則皆言晉羣臣不信故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晉不以禮待故不敢出會而但使四子來當時齊左右必有以見執沮之者故高固聽齊沮而逃歸彼三子者若亦逃歸恐絕兩君之好寧來會而就死不聽齊沮故不避患難而來我當以好迎三子以安來者之心不可今又執之使齊沮之言又爲足信則我豈不過計乎晉既過計而不能改又復執之子以我成其悔來之心於我亦何利之有且使逃歸者得有辭曰吾幸而不去彼三子犯難以往者今反受害矣是使諸侯皆有疑貳之心也若然又執三子將安用之晉人緩之。逸。晉於是不拘執晏子使待逃歸○愚按郤子以私憾故欲逞其志于齊而晉侯弗許是矣則何以復執其使巳而賁皇言之果

豈止遇宜有新以責晉者而明遮之遲齊將引咎自勦不敢又可以緩之而使逸乎益晉之不進於禮如此何怪乎諸侯之貳而翻齊之叛也〇附錄秋八月晉師還故晉行師徒還而言聘〇附錄范武子將老士會初受隨稱隨武子後受范復稱范武子老致仕也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爾從二三子唯敬文子即士燮武子之子易遷易也武子言人之喜怒能以其類者恒少而遷怒者恒多如郤克怒齊而但伐齊是怒以類也若伐齊不勝而害晉是遷怒也詩小雅巧言篇庶幾也遄速沮止也言君子見讒人之言若怒而責之則亂庶幾遄止也祉福也以有所

喜而爲福也言君子見賢者之言喜而納之則亂庶幾速已也因釋詩而言君子喜怒皆得其正故皆可以止禍亂若非君子則喜怒不得其正不能止亂而又增益之矣今郤克之怒或者欲止亂於齊乎若不使逞其報齊之志我恐其遷怒以害于晉而增益其亂也我將告老使郤克得逞其志以報齊庶幾可解鮭于豸解也二三子謂晉大夫也豸是直反乃請老郤獻子爲政〇愚按范子之欲以國伐郤于非以豸其私怒耶則怒且益亂范子業已其必然乃弟能禁而又棄之釋以逞其志如債國事何益范于擢其偏而結請老以〇道之善日高謀而非忠於謀國者也〇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宣公同母弟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也公在國以父爲尊故稱公子公不在以兄爲尊故稱弟出則稱弟言凡者前凡明稱母弟之文後凡明稱弟者皆母弟之義穀梁傳云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弒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爲不去也曰兄弟也與之財則曰我足矣識履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爲通恩也

經庚午十有八年蔡景公元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〇公伐杞傳無〇夏四月〇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邾大夫就鄫殺鄫子〇甲戌楚子旅卒〇公孫歸父如晉〇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笙魯地

傳十八年春晉侯衛大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彊爲質于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盲與齊盟守者解緩故二子得以逃歸〇附錄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公不事齊齊與晉盟故公懼而乞師于楚欲以伐齊〇秋邾人戕鄫子于鄫凡自虐其君曰弒自外曰戕弒者試也言臣子伺候間隙試

犯其君非一朝一夕之漸也戕者殘也言外人卒暴而來殘賊殺害也〇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楚於是乎有蜀之役魯乞師于楚會楚有喪師不出魯遂用晉師伐齊事在成二年成公會楚公子嬰齊於魯之蜀地亦在成二年傳因王卒終言之〇季本氏曰楚莊之與志欲圖中國但以能審形勢故先爲務本息民之計不汲汲於兵爭即位三年而始滅庸秦巴既合足以制中國諸侯然後漸圖陳宋動必相攜辭足以屈中國亦一時之雄也然滅庸滅舒蓼滅蕭肆其强暴而宋陳鄭聖賢之後無不皆被其毒凡其所爲皆貪欲之事非有假仁義以正天下之功說者乃以列於五霸而與桓文並稱豈不誤哉〇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歸父襄仲之子張大也時三桓彊公室弱故欲去之以張大公室〇冬公薨〇李廉氏曰宣公大聚與桓公相類宣公因齊得國終身事齊自黑壤見止之後南通于

於當是時晉之霸事不振故魯亦得以自從數伐小國以自益而晉問不及焉直至十七年斷道之盟始有齊事晉討以季孫之讚也於是歸父遂而三家之議起矣宣公謀季氏云邪田求昏君大夫齊與無寧歲以爲謀之謀而無事晉之志一往於丘則伐莒魯邪猶未已也而伐萊伐杞一放於莉則取向取繹宣來成也而取齊今此宣之所以無良圖也斯言得之矣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適謂子惡齊之甥襄仲殺之而立宣公因此遂失援於齊此皆襄仲之罪也蓋文子怨歸父欲去三桓故借此以爲襄仲罪爾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宣叔臧文仲之子武仲之父許其名也時爲司寇主行刑言當襄仲殺適立庶之時子不能治其罪今其子孫何罪之有雖然子知以歸父害己故去者請爲子逐去之陸臧氏曰許也季氏之黨也然則陽爲正言以激同衆而曰許請去之謝其去然實矣自昔強臣欲除異己者未始不有殺人左右之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子家歸父字還聘晉而還也壇帷除地爲壇而張帷于上介副也將奔使介復聘晉之命於君袒去衣也括髮以麻約髮也依在國即喪位三踊致哀而後奔○壇音善○姜寶氏曰歸父如晉奔齊二事左氏謂謀去三桓欲伐晉以行事使果有此則歸父被逐當奔晉不當奔齊也左氏以傳聞爲實然竟不審其後晉人從否何如要是晉徵爲斷道之盟魯不得不往既受盟魯又不得不一修好此歸父所以如齊而歸父之見逐則又以其貴而有寵行父輩始嘗忌之今於宣公之薨行父又將自文其謀弒子赤之故於是誣以謀去三桓之罪以激衆怒而追治子赤之事以斥其以家遺如此而歸父之奔齊則以其父嘗讙事於齊齊爲可依故也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大夫還不書今書歸父還奔善其能以禮退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二十五 終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二十六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著

成公一

名黑肱宣公子母穆姜夫人在位十八年諡法安民立政曰成

【經】辛未周定王十七年元年陳成公九年杞桓公四十七年宋文公二十一年晉景公十年齊頃公九年秦桓公十五年楚共王元年衛穆公十年蔡景公二年鄭襄公十五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無傳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無傳○無冰無傳周二月今之十二月而無冰書冬溫也○三月作丘甲古者九夫爲井除中公田實八家也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五百一十二家也出戎馬四疋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十五人爲一甲凡三甲成兵車一乘今使每丘出一軍譏斂重故書○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赤棘晉地魯所欲也故稱及○秋王師敗績于茅戎茅戎別種也○冬十月。

【傳】元年錄前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文十七年周敗戎于邥垂晉使詹嘉處瑕故謂之瑕嘉單襄公王卿士拜成謝晉爲平戎也劉康公即王季子徼戎因戎平還要其無備也單音善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叔服周內史背音佩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徐吾氏茅戎之別種○爲齊難故作丘甲前年魯乞師于楚伐齊楚反與齊好故懼而作丘甲齊難俱去聲○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齊出楚師以伐魯故與晉盟懼齊楚也○秋王人來告敗王

敗于泰至秋末告所以經書秋○附錄冬臧宣叔令脩賦繕完具守備
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
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
以逞賦車馬也繕完治完城郭也備戰守之備同我同伐我也逞解也杜預氏云爲二年齊侯伐我

傳

【經】壬申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衛孫良
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新築衛地○六月癸
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
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鞍齊師敗績
書魯四卿是各自爲帥也鞍齊地去齊五百里鞌音安○林堯叟氏曰自文之季年而無使介至是而無

將佐魯三家之勢成矣○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
佐盟于袁婁求盟在齊故稱如欲盟在晉故稱及袁婁齊地去齊五十里○家鉉翁氏曰召
陵之師兵力甚衆而桓公乃能以不戰服楚退師而
禮與之盟鞌之戰郤克既敗齊師復進兵及其城而
强與之盟退而盟盟之以其禮也近而盟盟之以
其力也春秋書來盟與及盟二字褒貶著明矣○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庚寅衛侯速卒○取汶陽田
晉使齊還魯故云取不以好得故不言歸○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
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蜀魯地林堯叟氏云自僖完以來楚大夫皆無氏族
而書公子自嬰齊始○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
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齊大夫會盟故書在鄭下但稱
氏云楚僭於是始與中國準自此以下楚卿不書告
既惑也○項安世氏曰蔡許之師離以捎盾將諸侯

故先書楚帥而後書諸侯會晉師屬之盟誓
以嬰齊主中國也故先書嬰齊之會而後書諸侯盟

【傳】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
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
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叛晉即楚而魯新與晉盟故齊伐魯龍魯邑盧蒲就魁二嬖
人姓名門攻龍門而殺也封封土也膊謂去衣曝之膊普各反齊侯親鼓士陵城三
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親鼓士親鼓以督將士也巢丘魯邑在今山東泰安州境
丘杜預氏云取龍侵巢丘不書其義未聞○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
禽將侵齊與齊師遇良夫孫林父之父石稷石碏四世孫甯相甯俞子也衛之侵齊
爲晉討也衛師未至齊境適齊以伐魯還故與相遇于衛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

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
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將謂君何言無以答君也夏有杜預氏云闕文失新
築戰事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
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衆
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于鞫居石成
子即石稷時衛師已敗而良夫復欲戰故石子欲使
少待救至子謂孫子隕見禽獲也辱爲衛之辱也我
此我止於此戰也於是石子乃止且告令軍中曰新
築救軍之車甚衆可以無恐矣齊師因此不敢追鞫
居衛地鞫弓六反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
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于奚守新築大
夫桓子即良夫周禮天子樂宮縣謂四面縣如宮墻
諸侯軒縣三面其形曲故曰曲縣即軒縣也繁纓馬飾皆

請矣之惜器音去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
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
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
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亾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器謂車服名謂爵號言名位不愆然後爲民所信故云名以出信動不失信然後車服可保故云信以守器車服之器所以表尊卑故云器以藏禮尊卑有禮各得其宜故云禮以行義利者義之和也故云義以生利何以聚人曰財故云利以平民此六者爲政之大節目也○孫桓子還於新築
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
不入謂不入衛國宣十七年郤克爲齊婦人所笑遂怒故魯衛因之以乞師杜預氏云孫桓子臧宣叔皆不以國命各自詣郤克故不書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

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
無能爲役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
欒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七百乘蓋五萬二千五百人僖二十八年城濮之戰晉用車七百乘先君謂晉文公先大夫謂先軫無能爲役使也燮即范文子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宣叔乞師先歸故往迎晉師且爲向道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
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
謗也郤子使韓厥速以所殺之人徇于軍不欲使韓子獨受殺人之謗師從齊師于
莘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莘齊地靡笄山名笄音雞齊侯使
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腆厚

言敝賦敝邑車馬之戒詰朝平旦也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
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
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三國晉魯衛也大國謂齊憾恨也敝邑魯衛自稱輿衆師淹久也言無使晉之衆師久留於齊地也無所辱命言自欲戰不須命也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
許亦將見也將見謂將逼晉而求戰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
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
余餘勇高固齊卿宣十七年逃歸者桀以單車入晉軍挑戰桀擔也固擔石以擲晉人既獲晉人因棄己車而乘所獲者之車將至齊壘乃以桑樹自繫于車而走示勇也賈買也言己勇有餘欲賣之其輕敵如此賈音古癸酉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

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爲右邴音丙鞌音鞍齊侯曰余姑翦
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姑且翦盡也介甲也馬不帶甲而馳皆輕敵之甚也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絶鼓音曰余病矣中軍將自執旗鼓故雖被傷而擊鼓未息曰我病矣欲退師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
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張侯解張也折折矢也朱血色血色久則殷殷赤黑色也言余爲矢所中折矢以御血多汙輪御猶不敢言病
之誤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
及子病矣緩即鄭丘緩緩言每遇險阻馬不能進必下而推車子豈知我如此子誠以病故也道昌
誰反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
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

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殿鎮也集成小言可以成勝也 之事[illegible]貫[illegible]也[illegible]將決戰而就死 也今雖傷[illegible]未至死不可不勉力以與齊戰也(𢧐)顛 言[illegible]若患○孫應鼇氏曰解張一 言兩將公家之事成郤克之名 左并轡右援枹而

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援引也枹擊鼓槌也郤克從張侯之言左手總執六 轡右手引援而擊鼓於是戎馬奔逸不能自止而晉 之師衆皆從郤克之車以進華不注山在今山東濟 南府城東其下有華泉周匝也繞華不注之山凡三 匝也(殺)音發(匝)音帀○愚按齊之君臣恃勇輕敵而 不免於敗晉之將佐扶傷致死而卒能勝之所謂兩 敵相當言 致必也 韓厥夢子與謂巳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

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

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綦

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

後韓厥俛定其右。子輿韓厥父凡戰非元帥則御者 在中將在左韓厥以夢故居中代 御者邴夏欲射韓厥齊侯果以御爲君子不射而射 左右皆顛也綦毋張晉大夫寓寄也毋張喪車請 寄厥車厥以左右皆死不欲毋張立其處故以肘排 退之使立於後又俯而安隱其車右被射殺者(躬)音 石(辟)音避(綦)音其(毋)音無(俛) 古俯字舊註音勉非也 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

華泉驂絓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轏中蛇出於其下以

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晉兵逐齊侯急丑父恐君見獲 故乘韓厥未定之間乃得與公易位齊侯之驂馬絓 於樹木而止不能進轏卧車也先時丑父寢於卧車 中蛇傷其手隱匿不言至是驂馬絓木 不能推爲韓厥所及(轏)戶[illegible]反(縶)音棧 韓厥執縶馬

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

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

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

承乏。縶馬[illegible]也[illegible]載頃公之馬[illegible]立于前示降臣 之禮也[illegible]璧亦以示敬也屬適也官謂齊官之 空乏也[illegible]言晉君本但爲二國請救不意乃過入君 地[illegible]當戎[illegible]之行列故無所逃隱而見君且懼奔走 而辟易則爲辱晉君矣辟爲齊侯故以已不敏攝 齊之官守承其空乏以事君而與君周旋還也此 皆謙辭而[illegible]處[illegible]欲詭之辭 言(辟)音避(屬)音燭(行)音杭[illegible]入聲 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

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為右載齊侯以免。將丑父代爲齊侯詐 以齊侯爲獲者使下車往華泉取水 欲使公因而逃也佐車副車(茷)音伐 韓厥獻丑父郤

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

此將為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

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不難以死言不以一死爲難也 齊侯免

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狄卒

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齊侯重丑父代己故三次出入晉軍求而救之齊師 因敗請有退志故齊侯常輕出以帥厲退者遂并入 狄卒狄畏齊之强不敢害齊侯者抽戈楯以護冒之 人于衛衛亦畏齊强不敢加害齊侯而免之狄卒 從晉討齊者(帥) 音率(楯)音盾 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

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

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為有禮既而

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窌。齊侯於所過城邑皆 勸使善守辟避之 銳司徒主銳兵者女子之父也可若何言餘 人不可復如何也於是乃奔走辟避者女子也問君後

甲父敗齊兵以爲右禮射而上壘踐者伯帝邑名在公女也夫夫請事帥大夫入曾朝司寺生歸音溺

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丘輿馬陘皆齊邑陘音刑 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人齊大夫甗無底甑玉磬樂器皆滅紀所得之寶地謂晉所侵魯衛者不可不許也客謂晉言若晉師不許加兵則聽從晉人之所欲爲甗音彥 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蕭同叔子齊侯外祖父子女也難斥言其母故遠言之宣十七年郤至使齊婦人笑于房郤克齊侯之母故克欲得其母爲質以報其辱盡東其畝使齊之壟畝盡東西爲行也壟津忍反 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

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匹敵猶比類也亦猶郎也言齊之母卽晉之母其爲國母一也命謂令也言晉侯敷布大命令以告于諸侯而今必曰質其母是違先王以孝治天下之命而以不孝令諸侯也詩大雅既醉篇言孝子之心無有窮盡又能以已之孝推而及之同類令晉君若以不孝令諸侯其無乃非是以孝錫同類之道乎此言質蕭同叔子之非 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物土之宜猶殖之物各從其土之所宜也詩小雅信南山篇言疆以盡其大界理以定其溝塗其壟畝或南或東無一定之制今吾子疆理而必曰盡東唯戎利已兵車之也不顧齊人土地之宜其無乃非先王疆理天下之命乎此言盡東其畝之非 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霸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闕失也承上二節言晉實自有闕失四王謂禹湯文武樹立也五伯謂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也言四王之王天下惟有德者立之使各遂其欲五霸之霸諸侯惟歃血諸侯以共王命而已未嘗改王之制度也今吾子求合諸侯以自逞其無竟之欲不濟同欲不役王命是失王霸之政也詩商頌長發篇遒聚也言湯敷布政令優優然而寬和故福祿之盛皆聚而歸之今子欲質母東畝則是不能寬和而自棄其福祿於諸侯諸亦不能爲諸侯害也此言晉之闕失處 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

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橈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不然不見許也使臣國佐自謂有辭言有辭說可以自解如下文所云戰而曰犒遜辭也震動橈曲也言畏晉師之震動故師徒橈曲而喪敗也惠徼言惠我齊國而徼求其福也泯滅也敝器謂甗磬餘燼猶言敗亡餘衆也言欲以已敗之殘兵背齊城而更借一戰若幸而得勝亦云從晉求和況不幸而又戰敗敢不唯晉之命是從必戰後從所以懼晉也此言晉必欲質母東畝以爲晉闕則齊有辭命戰而晉之勝負亦未可必矣徼其必許乎也橈乃教反○孫應鰲氏曰齊國喪敗之餘國佐猶能直辭抗狄卒以安全母亦晉君之母之言動其同類之心而非先王之命與收餘燼足以懾其氣耶 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

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讐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

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疾、疾惡也得國寶謂甗磬紓於難免於侵伐也豈必晉言不必晉國可以勝齊也讐去聲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爲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國佐辭氣而晉已心屈郤克雖傷其威故使魯衛大夫以國佐之辭爲請而後許之對陽佐之言賦輿猶兵車也藉薦也復報也言無物則空口以爲報苟有所得則於口爲藉可以歸報晉君也禽鄭自師逆公禽鄭魯大夫自師中歸逆公八月來會晉師○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汶陽之田本魯地爲齊所侵故使歸○附錄公會晉師于上鄍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

司馬司空輿師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公以禽鄭之逆來會晉師于上鄍鬬地公會晉師不書杜預氏以爲史闕也三帥郤克士燮欒書也周禮公之卿三命大夫二命而此云一命蓋春秋之時其制已異於周禮也先路華路也三帥已嘗受王先路之賜今改而易新拜此車所建所服之物皆賜之也司馬主甲兵司空主壁壘輿師主兵車候正主斥候亞次旅衆也次于卿而爲衆大夫也皆受魯一命○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蜃蛤燒蜃爲炭以瘞壙益車馬多埋車馬殉用人從葬也重備多也阿棟也四阿四面設棟注下也翰旁飾檜上飾皆王禮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爲華元樂舉皆宋卿煩亂侈惑也言臣之爲道凡以

治君之煩去君之惑者也是以有伏節死義以與君爭者今二子君生則縱其惑而不諫是不去惑言死又厚葬用殉以益其侈是不治煩益棄其君以陷於惡者也○九月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焉哭於大門之外衛人逆之婦人哭於門內送亦如之遂常以葬晉三子自戰之役歸還過衛因往弔之未復命不敢成禮故哭於衛大門之外衛人亦逆於門外設喪位禮喪位婦人哭於堂今賓在門外故婦人哭於門內衛人送三子其位亦如之自此有鄰國弔者常行此禮而至于葬益以喪禮有進無退也○邵寶氏曰三子者自役王焉而未復命衛人以變禮處之可也凡弔者豈皆自役遂常以葬謂之何哉○附錄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

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楚討陳夏氏在宣十二年周書康誥篇巫臣既引其言又申其意崇益也去不用也慎之慎刑也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蠻殺御叔弒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鄭靈公字子蠻夏姬之兄宣四年遇弒無後御叔夏姬之夫亦早死靈侯即陳靈侯淫于夏姬宣十年遇弒夏南即夏徵舒宣十一年楚戮殺之孔儀即孔寧儀行父皆淫于夏姬宣十年出奔楚陳以夏姬之亂宣十一年爲楚所滅有不獲死皆言人未所不死皆同以襄夏姬以逆之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于邲不獲其尸其子黑要烝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

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必來逆之連尹名襄老宣十二年戰于邲知莊
子射殺之載其尸以歸故楚不獲其尸黑要襄老子上淫曰烝巫臣以此誑夏止于反而竟自欲娶之使
人開導夏姬謂汝歸鄭國吾將就鄭聘汝以爲妻又使人詐自鄭來召夏姬謂襄老之尸可得必親來逆
之至于前契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對曰其信知罃之父成
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軍而善鄭皇
戌甚愛此子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
之鄭人懼於邲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屈巫即巫
臣其信其事信然也知罃之父荀首也中行伯荀林父也此子指知罃王子楚公子穀臣也邲之戰楚人
囚知罃荀首囚王子穀臣獲襄老今荀首欲得其子其必因鄭皇戌而歸穀臣與襄老之尸求易知罃於
楚鄭人以邲之役懼晉討鄭而因荀首以求媚於晉其必許荀首爲易知罃于楚王遣夏姬

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
伯許之及共王即位將爲陽橋之役使屈巫聘于齊
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
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
竊妻以逃者也聘謂聘夏姬陽橋魯地楚伐魯至陽橋在此年冬盡室以行言盡挈其室
文以去也跪申叔時之子桑中衛風淫奔之詩言巫臣出奔而楚君必用兵討之是有三軍之懼而巫
臣竊取夏姬則是衛風所謂則我乎桑中者又有此喜也一則以懼一則以喜宜其盡室以逃奔也及
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
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郤至以臣於晉晉人使爲
邢大夫介副也幣聘物也邢晉邑郤至郤克族子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

止其自爲謀也則過矣其爲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
稷之固也所蓋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
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錮鑄塞也言以重幣賂晉
禁錮巫臣使不得仕也爲吾謀忠謂諫莊王勿納夏姬蓋覆也言其忠足以蓋覆其淫奔之罪也將可者
言不許也杜預氏云爲七年楚滅巫臣族巫臣通吳張本錮音固爲去聲○孫應鰲氏曰共王於巫臣可
謂責己重以周而待人輕以約者
○錄　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
無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
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
矣文子即士燮時爲上軍佐後晉師而入國武子即士會文子之父無爲猶言何不爲也言爾來之後
何不爲我望爾之功也屬耳目者視聽皆屬于我指以爲我之功也帥謂中軍帥受名受克師之名也文

子謙遜不伐故武子度其不益己禍爲去聲屬音燭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
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郤伯即郤
克善則稱君故歸美於君諸將皆受君之訓故分功於諸帥范叔見勞之如郤伯
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功之有焉范叔即文子荀庚將
上軍而不出文子以佐代行故歸美於庚之教命郤克中軍帥故推美其節制勞去聲欒伯見
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欒伯即欒書詔告也欒書將下軍故推美於上軍以爲出於上燮之教詔而上卒皆能用士燮之命所以
有功杜預氏云傳言晉之將帥克讓所以能勝齊○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
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衛
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

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宣公末年求好於楚乞師伐齊成公元年魯與晉盟于赤棘會晉伐齊師敗于鞌也楚共王立衛不往聘故云不行使于楚楚侵魯及陽橋前章所謂爲陽橋之役者指此也子重名嬰齊此著楚所以侵衛與魯之故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況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已責逮鰥救之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爲左許靈公爲右二君弱皆强冠之時共王年十二三故云君弱詩大雅文王篇濟濟衆多貌寧安屬托也莊王臨終屬托羣臣之詞言君誠無明德以服遠方諸侯之國莫如加惠撫恤其民而善用其力以爭諸侯大戶大閱民戶口也已責止逋責也逮鰥及鰥寡也乏困之也悉

盡也王卒王之親衛之卒王卒盡行故王戎車亦行王不在令蔡許二君當左右之位弱幼弱也强上聲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蜀魯地侵衛魯所以救齊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臧孫宣叔不敢者不敢虛受退楚之名也言敵來不伐俟楚而避辭以求免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鍼織紝皆百人公衡爲質以請盟楚人許平孟孫獻子也楚侵益深故孟孫請以賂往執斲匠人執鍼女工織紝織繒布者公衡成公之子斲竹角反鍼之林反紝女金反○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經不書齊大夫名非卿也○李廉氏曰楚專主中國之盟莫盛於此以楚成之强所得者陳蔡鄭許四國而已而宋之盟止書

諸侯商臣之暴所得者陳蔡鄭宋四國而已而厥貉之次止書蔡雖以莊王之盛而辰陵之盟亦不過陳蔡二國從之今蜀之盟諸侯從之者十一國晉不敢爭其後四十三年然後晉楚之從交相見又八年楚靈求諸侯于晉晉皆蜀之役啓之也春秋安得不重辠之哉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匱乏也言窮乏不得已而盟所以經不書鄭名而書人責諸侯不當背晉盟而從夷狄也二君乘楚王車爲左右故謂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其是之謂矣詩大雅假樂篇解怠也攸所塈息也言在上者不解怠于職位故能爲民之所息也解佳賣反○附錄楚師及宋公衡逃歸楚師自盟蜀而歸至宋地臧宣叔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

以棄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棄矣衡父即公衡宴安樂也居語助猶歟也言衡父逃歸不能忍是好後之人不知爲誰必有任是咎者後昭公如楚蓋緣此國棄言衡父弃魯國之事也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爲政猶以衆克況明君而善用其衆乎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陽橋之役晉辟楚而逮歸不敢與楚兵遇周書大誓云殷有億兆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引此書者謂商臣雖衆離散而亡周有十人亂得衆而與也大音泰○愚按嬰齊不務德而徒以力是亦恃衆而成功耳而傳以其衆多之夫民同衆不可已矣而又曰商兆民離周十人同然則安所貴乎用衆哉仲尼曰仁不可爲衆也君子之論如此○附錄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鞏朔晉大夫單襄公王卿士莊伯名曰蠻夷戎狄不式

王命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畧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襄公王卿士食采於單式用也淫湎于色湎酒于酒毀常毀壞典常也言必獻捷者一則以懲戒四夷之不敬一則以勸勉方伯之有功也兄弟同姓國甥舅異姓國畧經畧法度也告事告敗事于天子也言不獻功者一則以敬兄弟甥舅之親暱一則以禁方伯之過於虜掠囚俘也慝音忒入去聲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克能也大國之卿命于天子曰命卿鎮安撫綏也鞏伯即鞏朔上軍大夫非命卿名位不達於王室奸犯也不當獻捷而獻是犯先王之禮也

欲於鞏伯欲受鞏伯之獻也忝辱也言我若弃舊典是亦忝辱于晉也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齊世與周昏故云甥舅之國大師太師益齊始封之國大公望為周大師也言齊所以取怒于晉寧不以淫縱其欲故然亦豈不可諫戒而教誨之而乃遽加以兵大音泰從子用反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委屬也三吏三公也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莊伯即鞏伯王既使人語鞏伯又待以宴禮而私賄之使相禮者告之曰此宴賄皆非禮之正也不可書于史冊蓋王畏晉之强故私賂而慰安之如也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二十六終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二十七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著

成公二

經癸酉三年宋共公衛定公元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辛亥葬衛穆公無傳○二月公至自伐鄭無傳○甲子新宮災三日哭無傳書新宮明非舊有也杜預氏云宣公之廟主新入故云新宮○乙亥葬宋文公無傳○夏公如晉○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公至自晉無傳○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棘汶陽田之邑今為山東定陶縣○大雩無傳以過時也○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廧咎如赤狄別種廧音牆咎音皋○冬十有一月

晉侯使荀庚來聘此經書晉來聘之始○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經書聘而遂盟之於是始○丁未及孫良夫盟○鄭伐許無傳

傳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遂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鄤敗諸丘輿邲役在宣十三年偃穆公子覆伏兵也伯牛鄤丘輿皆鄭地晉以偏師誘入為鄭伏兵所敗覆芳富反鄤音萬○愚按諸侯方抗楚已卽從晉方圖鄭已卽從鄭何其反覆無常一至是哉則以鄭主不振不克自固故也夫鄭以服晉受伐晉救之而自敗于楚則鄭之服楚勢非得已也晉奚以討焉使晉誠有志于攘楚而不鄭弱若殺轍之役以拒楚楚必卻楚既卻則鄭將自服戰而自服過今兵力既盡於齊而區區凌虐於從楚之餘以伐鄭宜其不得志於鄭也而鄭先於是乎益衰矣皇戌如楚獻捷無氏王

曰晉獻楚捷於周以爲好先王之禮況敗盟主兄弟甥舅而以爲功乃獻之於夷狄寇讐以取憎乎鄭之罪不可勝誅矣○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前年晉使齊歸汶陽之田故今往晉謝之○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子良卽公子去疾

○附錄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邲之戰晉獲楚穀臣與襄老尸楚獲晉知罃至是晉歸穀臣襄老尸於是以贖知罃荀首知罃父也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卽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俘虜也馘割左耳也釁鼓殺之以血塗鼓也言臣以不才故不勝任使致爲楚兵所執是君不殺我得歸晉就戮楚君之惠也然臣實不才以至于此又敢歸怨於誰言無所怨也王曰

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紓緩宥赦纍繫也言二國爲社稷謀而求緩其民使遂其生故各懲戒其忿以相赦宥也且晉釋穀臣楚釋知罃所以成二國之好本不爲己而好又敢歸德於誰言亦無所德也選音訴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任當也旣不報怨又不報德故皆不知所報任音壬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纍繫纍也君以爲戮以不腆任也謂於外國故云外臣首荀首宗荀氏之宗言若歸晉而君戮之固感楚恩不忘若請歸于宗而父戮之亦感楚惠不忘若幸而君不許戮使我嗣其祖宗之位以次序及于晉政偏師以治晉之疆埸雖遇楚之將帥豈敢違避庶幾盡力致死而無有携貳之心以盡人臣事君之禮此臣之忠於晉者乃所以報楚君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楚王以荀罃之言忠直不屈故云晉未可與爭

○秋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僑如得臣子○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討赤狄之餘焉廧咎如潰上失民也宣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其餘黨散入廧咎如部內故討之杜預氏云此傳釋經之文而經無廧咎如潰四字蓋經闕○冬十一月晉侯使荀

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荀庚林父之子尋元年赤棘之盟孫良夫尋宣七年良夫來盟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爲上卿將誰先中行伯卽荀庚以林父爲晉中行因以爲氏位下卿孫子卽孫良夫在位第一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爲次國晉爲盟主其將先之古制公爲大國侯伯爲次國子男爲小國次國降大國一等小國降大國二等春秋時以強弱爲大小故衛雖侯爵猶爲小國尋盟衛爲小國上卿與晉大國之下卿名位相敵[illegible]上大夫先[illegible]也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得大小先後之[illegible]

爵之說晉雖强弱適異而班爵本同孰謂不得爲次國乎庚與良夫其位則有辯矣若之何其使晉乎寡[illegible]而并周○録附朝事其以爲禮乎○録

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爲卿賞鞌之功也萬二千五百人爲軍韓厥爲新中軍趙括佐之鞏朔爲新上軍韓穿佐之荀騅爲新下軍趙旃佐之晉舊有三軍今晉爲六軍僭王也騅音隹○齊侯朝于晉將授玉郤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爲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王謂所執之玉諸侯相朝升堂授玉于兩楹之間克言此來非爲脩好齊爲婦人之笑也我君未敢當此禮蓋克忿猶未釋故復宣前事以恥之史記晉世家云齊頃公如晉欲上尊景公爲王景公讓不敢或疑將授王謬爲將授玉遂飾成此辭耳任音壬　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

愛死爲兩君之在此堂也鞌之戰韓厥執縶齊侯馬前故齊侯熟視之戎服與朝服不同言服改明識其人也登謂登堂厥言臣之致死力於行陣之間爲欲兩國和好相會于此堂也其意亦譏頃公若非爲我所敗安肯來朝于此○録附荀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褚綿絮也鄭之賈人貿易于楚有將藏荀罃於褚絮之中以出歸晉寘音古褚中呂反　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實出己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賈人如晉以貿易故非求報也如實出己言如賈人真能竊之以出者有其實言不敢受其厚禮如己實能出之者○愚按荀罃不忘德鄭賈人居功處幾兩得之

【經】甲戌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三月壬申鄭伯堅卒無傳○杞伯來朝○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無傳○公如晉○葬鄭襄公無傳○秋公至自晉○冬城鄆無傳杜預氏云公欲叛晉故城而爲備鄆音運○鄭伯伐許○郝敬氏曰去年經書鄭伐許諸儒謂稱國以伐狄之也今年經書鄭伯伐許諸儒又謂貶未踰年以吉禮從金革之事稱爵以著其惡也然爵成二年楚師鄭師侵衛三年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經于此時不狄鄭而後始狄之其意何居悼公居喪以吉禮從戎責狄之行也經一反書爵而不狄之其意何居竊意鄭伐許或鄭下脫一伯字人字師字或以人微師少而畧之其後鄭伯伐許恐是鄭伯自將據舊史而實言之耳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立義各有不同不愜于數年之中事同罪一或怨之于前或誅之于後反使經意破碎言無統理聖人恐不如此也

【傳】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宋共公初嗣位來通好也○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杞伯將出叔姬先脩朝禮言其故也○夏公如晉

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不免不令終也後十歲果陷于廁而卒詩周頌敬之篇思語辭言天道顯明與奪無常其命蓋不易保今晉侯爲諸侯盟主諸侯之從違天命之去留所係其可不盡敬乎○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以晉不見禮之故　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言國大而羣臣輯睦又與衆相近諸侯猶聽其命見不可叛　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史佚周文王大史也非我族類言楚不與華同見不可求成于楚　公乃止○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

伐許取鉏任冷敦之田前年鄭伐許取其田鉏任冷敦許地冷力丁反任往正反晉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汜祭欒書將上軍不行故佐將中軍汜祭鄭地今河南鄭州有汜祭城汜音凡祭側界反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皇戌攝鄭伯之辭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攝鄭伯之辭代對也鄭君訟許君訟于子反子反不能自決欲使兩君自往至楚楚君與相與決其曲直而爲之平成平也側子反名○附錄項氏云爲明年許愬鄭於楚張本晉趙嬰通于趙莊姬趙嬰趙盾之弟莊姬晉成公女趙朔妻趙朔盾之子朔死莊姬寡居趙嬰通之爲明年放嬰張本

經乙亥五年杞悼公元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傳在前年婦人嫁曰歸出曰來歸○仲孫蔑如宋○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穀齊地○梁山崩記異也梁山在今山西石州東○秋大水無傳○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蟲牢鄭地今河南封丘縣舊有桐牢

傳五年春原屏放諸齊原同屏括皆趙衰子怒其弟嬰淫亂故逐之出奔于齊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欒書爲中軍主國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何害弗聽言有能有不能言已雖不能不爲淫亂而能令欒氏不作亂嬰夢天使謂己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日而亡告其人貞伯自告其從人也亡即放也言所行淫亂而罰不及此即天所謂福也嬰若祭天其以爲得亡乎淫亂違禮爲福乎項氏云爲明年晉殺趙同趙括傳○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華元來聘在前年○夏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餫諸穀宣伯叔孫僑如也餫饋也晉逆女而魯往饋之者敬大國也餫音運○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傳驛車也伯宗晉賢大夫晉侯召見伯宗問以山崩之故欲其速來故以驛車召之辟開也重謂重載之車伯宗疾行適有重車在道故伯宗辟之使退曰辟我驛車重人即載重車者捷邪出也言待我退辟不如驛車邪出之爲速也上辟音闢下辟音避問其所曰絳人也問

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伯宗善其言故因問其所居所事而重人以梁山崩謀召伯宗爲言蓋不識其爲伯宗也朽壤土壤朽腐也國謂國君主謂主其祭不舉去盛饌也降服損盛服也乘縵墨車無文也徹樂息八音也出次舍於郊也祝幣祝官陳幣以告神也史辭史官撰辭以謝過也禮禮山川也伯宗重其言欲見重人於晉君不可遂以其所言告而行之爲去聲縵音漫○附錄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故鄭伯歸前兩年鄭伐許故許愬之于楚子國鄭穆公子楚以鄭伯不直故執二子使公子偃請

成于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鄭伯怨楚不直己故復請成于晉故請盟此也○宋公子圍龜爲質于楚而歸，華元

享之。請鼓譟以出，鼓譟以復入，曰：習攻華氏。宋公殺之。圍龜宋文公子宣十五年宋與楚平爲質於楚後華元使圍龜代己故怨華氏出入鼓譟擊鼓欲以攻之館○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鄭伯服于晉故盟之○李廉氏曰鄭自邲之役後楚至此始從晉而晉人不能明尊王之義以示之以德服之以盟此所以終不能定鄭雖再叛而卒無功也

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爲人辭以子靈之難。子靈圍龜也宋公不欲會故以新誅子靈爲辭杜預氏云爲明年楚侵宋傳難去聲○十一月

己酉，定王崩。杜預氏云經在蟲牢盟上傳在下月倒錯衆家傳悉無此八字或衍文

經丙子周簡王元年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無傳○二月辛

巳，立武宮。杜預氏云魯人自以鞌之功至今無患故築武軍又作先君武公宮以告成事欲以示後○取鄟。鄟附庸國今山東兗州府境內地鄟音專○衛孫良夫帥師

侵宋。○夏六月，邾子來朝。無傳○公孫嬰齊如晉。嬰齊叔肸子

○壬申，鄭伯費卒。○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

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此經書楚大夫將之始○冬，季孫

行父如晉。○晉欒書帥師救鄭。

傳六年，附錄春，鄭伯如晉拜成，謝前年再盟子游相，授玉于

東楹之東。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

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子游鄭公子偃禮授玉兩楹之間鄭伯行疾故過于兩楹之東視流不端諦也行疾故云不安其位○二月，季文子以鞌之功

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

由己，非由人也。鞌之功在二年魯人請晉以救齊難功非己出不得爲武故不可以立武宮書之譏○取鄟，言易也。○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

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

也。夏陽說晉大夫甯相衛大夫蠻氏戎別種今河南汝州有蠻中宋辭會在前年杜預氏云經惟書良夫用衛告也師于鍼，衛人不保。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

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

次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

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鍼衛地不保不守備也衛信晉故不守備求諸侯爲霸主也城上有陴所以備戰鬭也衛人聞夏陽說之謀故登陴以備晉鍼音針

陴音皮○愚按據傳晉與衛合兵侵宋已因其不保遂欲襲之則雖當時諸侯不顧信義恐不至此況晉兵業已至衛良夫亦且統兵而出何謂不保誠有之經何以不書晉二卿主兵而獨書良夫帥師耶當以經文爲正○附錄晉人謀去故絳。晉都絳邑景公後遷新田亦命爲絳故以故都爲故絳

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盬，國利

君樂，不可失也。郇瑕古國名今山西解州盬池郇其地沃土厚也饒民富也盬鹽也民富則國享其利國利則君享其樂盬音古郇音荀韓厥，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

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謂獻子曰：何如？獻子韓厥五年晉作六軍故有新中軍之將僕大夫僕也寢庭路寢之庭對曰：不可。郇瑕

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覯。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於

是乎有沈溺重膇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

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惡垢穢也觀元也言水淺則垢穢易積也墊隘羸困也沈溺濕疾也重膇足腫也新田今為絳縣與前邑俱屬平陽府不疾以高深故也汾水出大原經絳北西南入河澮水出平陽絳縣南西入汾水而積流而不積故不生疾民無災患故從教化十世者數之小成也此言新田之善佚致繼也言沃饒而財易得則民驕佚而放逸近寶而民皆爭利則不務公事而公室貧此即諸大夫所言以辯卿衆之不善音站鹽治籌反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杜預氏云為季孫如晉傳〇六月鄭悼公卒終士貞伯之言〇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聲伯即嬰齊季本氏云前以晉命伐宋不往而良夫獨侵故晉責魯而嬰齊往謝焉故復使之茂以補前過耳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〇楚子重

伐鄭鄭從晉故也子重即嬰齊前年鄭從晉命〇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賀晉遷都〇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于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繞角鄭地今河南魯山縣有繞角城申息楚二縣桑隧今確山縣舊有桑里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武子即欒書知莊子即荀首范文子即士燮韓獻子即韓厥遷戮者言我本欲救鄭乃遷怒而戮蔡也遷戮則不善敗則難當故云不克不令不可將命也

卿也六軍皆出故云成師何榮言以大勝小不足為榮也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為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盍何不也大政中軍元帥也酌於民取民心而酌之也佐謂六軍卿佐三人謂知范韓商書洪範篇一人則寡二人則衆故當從衆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鈞等也三卿謂知范韓言從衆者必其所見之善鈞乎如一乃可從之夫善乃人心所同欲故為衆心之主今三卿所見鈞善不可謂不衆從之乃所以從衆也傳言武子以善為衆不以人為衆得從衆之義杜預氏云為八年晉侵鄭傳〇愚按晉師救鄭既遇楚師則非不及事也而楚師旋即退去是晉無亡矢遺鏃之費而救鄭之義

亦申矣楚之何復遷戮而侵蔡而將佐者之欲逞于一戰也則師出無名徒益楚怒使非三卿者力阻之其不陷于邲之覆轍者幾希欒子曰善者衆之主也斷言也其可為聽謀用衆之法矣

經丁丑七年鄭成公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無傳鼷鼠鼠之小者將祭之牛皆繫于牢設福衡以制其角故鼷鼠得以制之稱牛未卜日也免放也杜預氏云免牛可也不郊非禮也鼷音兮〇吳伐郯此夢壽之二年吳見經始此稱國以伐狄之也郯音談〇夏五月曹伯來朝〇不郊猶三望無傳杜預氏云書不郊間有事三望非禮也〇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〇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〇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晉合八國之君以救鄭得攘夷狄安中國之道故書同盟以美之馬陵鄭地今河南中牟縣有馬陵鄉杜註衛地季本氏

以為諸侯救鄭不當遠夫盟于衞地是也○公至自會。無傳○吳入州來。州來楚屬國今為南直隷壽州○冬大雩。書過無傳○衞孫林父出奔晉。

傳七年春吳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亾無日矣振整旅衆也弔相恤也言中國不相愍恤所以夷狄得以內侵也詩小雅節南山篇言昊天不愍弔下民其禍亂寧有安定之時文子因釋詩言今之霸主不恤小國其誰不受蠻夷之禍亂如此則我之滅亾於不久矣上謂霸主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亾矣○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前年晉有災鄭之師故鄭伯如晉拜之杜預氏云為楚伐鄭張本○夏曹宣公來朝○秋楚子重伐鄭師于

汜前年楚未得志故復伐之汜鄭地汜音凡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共仲侯羽皆鄭大夫鍾儀楚鄖縣大夫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蟲牢盟在五年蟲牢既盟而諸侯尚多不協故復合諸侯救鄭而同盟于馬陵莒本屬齊齊服故莒從之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軍府軍藏之府杜預氏云為九年晉侯見鍾儀張本○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楚圍宋在宣十四年申呂楚二邑子重以圍宋有功故欲分申呂之田以自賞巫臣言申呂賴此田

式邑去此田則無以出兵賦而二邑不能禦晉鄭晉鄭必且至于漢水無所限敵矣巫臣取夏姬事在二年[illegible]言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子閻子蕩弗忌皆巫臣之族以夏姬故所怨黑要殺之罷音皮○孫應鰲氏曰二人之怨巫臣皆非其正即使怨之何至殺族巫臣修報非過也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二子子重子反也讒慝謂二子君以滅其族貪惏謂二子利其財以分其室奔命謂奔走君命以救邊境之急惏力含反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

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壽夢季札之父先是吳國僻陋不與中國通至是巫臣乃通吳于晉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軍九乘為小偏十五乘為大偏巫臣以百二十五人適吳留其車九乘卒二十五人于吳令吳習之前此吳未嘗習御乘車識戰陳之法而又當屬楚今巫臣與其射御教其乘車與戰陳之法而又教之叛楚狐庸巫臣子寘之吳使掌外事舍音捨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巢徐皆楚屬國子重以二國見侵故奔命往救之已而吳入州來又因伐鄭奔命往救之于是二子往來奔命而楚不復寧矣上國諸夏也○愚按楚以夷而病中國而晉藉吳以罷楚是以兵然吳獨非夷狄而吳之治[illegible]

已卽楚罷晉自是不復覇全然亦晉自有以啓之也〇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焉林父孫良夫之子戚林父邑林父出奔戚隨入晉故晉因衛來朝而反之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著

成公三

經 戊寅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二年鞌之戰晉使齊歸魯汶陽之田至是齊既服晉復使魯還之高閌氏云書來言則晉非必令魯歸之也言之而已曰歸之于者强歸之之詞蓋以見晉之失言也〇晉欒書帥師侵蔡〇公孫嬰齊如莒〇宋公使華元來聘〇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公孫壽蕩意諸之父〇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括同爲莊姬所譖而欒郤害之故備國以殺而不去其官〇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召伯周卿士天子天王也杜預氏云諸侯卽位天子賜以命圭與之合瑞八年乃來緩也召音邵〇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杞叔姬來歸在五年〇晉侯使士燮來聘〇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杜預氏云郯事吳而稱會盟主之命不同於下列國〇衛人來媵宋衛與魯同姓魯將嫁伯姬于宋故衛來媵[illegible]〇程子曰媵小事不書伯姬之嫁諸侯皆來媵之故書以見一女子之賢尚聞於諸侯況君子乎

傳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〇季文子餞之李本氏曰齊自會溫盟翟泉之後不復與晉會盟至蟲牢始服而猶未協也故鞌陵之後晉使魯反汶陽之田以媚之霸者所爲若此何以令諸侯哉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

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illegible]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illegible]師即一年數之數懷歸也解體猶言離心也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衛風氓篇爽差也士夫也婦人怨夫不一其行喻魯事晉猶女之事夫不敢過差而晉有罔極之心反二三其德也以用也行喪並去聲妃音配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詩大雅板篇猶圖簡諫也言王者圖事不遠故用大道諫之行父今亦懼晉之不能遠圖而因此以失諸侯是以敢私布此言爾○高閱氏曰魯國之分也晉不當爲齊請于魯齊不當求之于晉

辟宗爲正卿不當爲齊言於魯晉不當以晉令遂以與齊○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楚師之還也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六年侵蔡未得志至是復侵之申驪楚大夫還遇繞角而還也沈國楚小國子爵名揖繞角之役欒書從知范韓之言不與楚戰嗣後每從其謀師出有功故傳追遠其事而併言之知去聲○愚按繞角之役知范韓以侵陳爲遷戮而欒子去之謂之從善可也乃今蔡爾之沈無罪而俘獲其君此殆非遷戮乎而左氏以爲從善吾不識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如流喻其速宜宜有功也詩大雅旱麓篇愷樂悌易也遐與何通作用也是行也鄭伯將會晉師門于許東門大獲焉鄭伯將會晉伐蔡之師過許見其無備遂攻之○聲伯如莒逆也因娶自爲逆婦○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共姬即伯姬繆姜之女成公之姊爲宋共公夫人杜預氏云聘不應使卿故傳發其事○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禮也莊姬趙氏云納幣應使卿故云禮○晉趙莊姬爲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曰原屏將爲亂欒郤爲徵五年趙嬰通趙莊姬原屏放之徵證也爲趙去聲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莊姬晉成公女武其子畜養也祁奚晉大夫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成季趙衰也宣孟趙盾也有扶翊晉國之忠辟邪辟也言三代亦有邪辟之君皆賴其先人以免禍今於趙氏亦宜念其先世功勳而存之周書康誥篇言文王不侮鰥寡而德益明欲晉法之

也辟音僻乃立武而反其田焉。愚按史記云屠岸賈者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生男賈索於宮中公孫杵臼程嬰謀取他人嬰兒匿山中程嬰謬告趙氏孤處遂殺杵臼孤兒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號如故據左氏則趙氏之禍由莊姬據史記則趙氏之禍由屠岸賈其說抵捂不可強合或曰屠岸賈殺趙朔自一事也趙莊姬譖殺同括又一事也但史記謂同括嬰同見殺於下宮之難則傳聞之誤耳○秋召桓公來賜公命召桓公即召伯○附錄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曰城已惡渠丘莒邑今爲山東安丘縣莒夷無謚因以爲號即莒子朱也池城池也已甚也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爲虞虞度也言辟陋之國無有圖度之者不復城郭之固也對曰夫狡焉思啓封

癭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啓閉也言任大思閒人其封疆上以扞其社稷當其多故生禍諱在大國者亦多所以然者以致伐人者有知此思謀而其所伐國又不自備縱其所爲故也夫勇夫恐人謀害必重閉其門況有國家者可以無備而不備乎杜預氏云爲明年莒潰傳言平○冬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辭趙汸氏云叔姬歸老于魯非杞絕之故書國曾君爲之服三月而已以夫人之禮故書卒○晉士燮來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七年郯與吳成故晉徵兵于魯以伐之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文子即士燮言受君命者不可受他人之命苟受二命則失信于君無以自立矣且朝聘有璧幣之禮無有加貨豈得受其私賂公私之事不能兩全豈得從其私請今晉召諸侯以伐郯而魯獨緩師是寡君不得以和好事晉也燮將以緩師之言復命于君焉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郯。宣伯即叔孫僑如○家鉉翁氏曰不能治楚而徒欲服鄭不能制吳而反欲責郯晉之君臣無能甚矣○衛人來媵共姬禮也。以同姓相媵故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古者同姓之娶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參骨肉至親所以息陰訟廣繼嗣也○劉敞氏曰天子之妃百二十又可一姓乎左氏之說非也

【經】己卯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公至自會無傳○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女嫁三月廟見婦禮既成父母使人安之謂之致所以致成婦之禮篤昏姻之好○晉人來媵。媵伯姬也○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無傳○晉人執鄭伯。鄭伯既受晉盟又受楚賂故晉執之○晉欒書帥師伐鄭。○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無傳○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鄆莒別邑楚偏師入鄆故稱人○秦人白狄伐晉。白狄今陝西延安府所屬即其地也○鄭人圍許。○城中城。中城魯邑

【傳】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杞叔姬已絕於杞以魯請故杞迎其喪杞叔姬卒爲杞故也叔姬見出而經書杞叔姬卒者終爲杞所葬也經書在前年今去歲下同逆叔姬爲我也。叔姬既弃而經逆叔姬喪爲魯故也○愚按魯既棄叔姬於杞則夫婦之禮成矣胡得以無罪而輒出杞既歸叔姬於魯則夫婦之義絕矣胡得以已死而逆喪彌縫而請伯逆之成公與之皆非禮也○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魯歸汶陽田在前年馬陵盟在七年諸侯貳如季孫之言○季本氏曰晉不足服諸侯豈特以汶陽田失信之故哉受孫林父之奔則非所以善隣使欒書侵蔡則非所以威遠以致諸侯皆貳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爲競強也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御猶迎也德之次言德雖不競亦足以服諸侯次於有德者也要平聲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汪氏曰蒲之盟序諸侯以貳命會吳趙氏云爲十五年會鍾離傳○金履祥氏曰召吳而吳不至則春秋何以書同盟曰將以是司諸侯爾是司也與清丘之同一也○二月伯姬歸于宋。爲致女復命起○附錄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

楚公子成于鄧。范鞅得勤於以重賂求之杜預氏云爲晉人執鄭伯傳○夏，季

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韓奕詩大雅篇義取韓姞相攸莫如韓樂喜有此善居而安樂也文子賦此章以喻成公嫁叔姬於宋公如韓侯宋土亦如韓樂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

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

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穆姜伯姬之母聞文子言宋樂喜而出謝其行之勞先君謂宣公伯姬父也嗣君謂成公婦人夫死稱未亡人猶有望言不忘于文子之勞此又重勤有勤勞也綠衣詩邶風篇卒章義取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喻文子能得己意也穆姜去○晉人來媵，禮也。以同姓敘○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鄭自蒲之盟事晉今以重賂貳於楚而被執銅鞮晉別縣在今山西沁州鞮音提　欒書伐鄭。

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

可也。伯蠲晉行人使在其間言使者往于兩師之間不當殺也○蠲音涓○高閌氏曰鄭伯雖與楚會而卒朝于晉是已乃因其來朝而執之豈有以禮來朝而反蒙執辱者哉又況鄭使伯蠲行成而殺之耶

楚子重侵陳以救鄭。陳與晉故楚侵陳以救鄭○附錄　晉侯觀于軍

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

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七年鄭獲楚鍾儀獻於晉○南冠楚冠縶拘執也稅解也弔慰勞也稅音脫　問其族，對曰：泠人也。

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

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

固問之，對曰：其爲大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

夕于側也。不知其他。泠人樂官古泠氏世掌樂官因以爲號敢有二事言不敢更學他事楚南國在南方故舉南方之音嬰齊令尹子重側司馬子反稱大子時言有所規法以成其德也○泠音令

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

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大子，抑無私也；名其二

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

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

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不言爲君事而稱大子者以示無私也性所自然所至誠也禮君前臣名隔于子反之名所以尊晉君也敏謂臨事之敏事雖大必濟者言有此四德楚大事必有成也公從之，重爲之禮，使歸求成。杜預氏云爲下十二月晉楚結好張本○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

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

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

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而汝也終巫臣之言　君子

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

莒恃其陋，而不脩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

備也夫！浹周匝也辰日辰也言自子至亥周匝十二日也浹子協反　詩曰：雖有絲

麻，無弃菅蒯；雖有姬姜，無弃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

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此逸詩也絲麻可爲布皆精細之物菅蒯皆草之可爲繩用者姬周姓姜齊姓皆大國之女蕉萃陋賤之人君子於在位者言君子或有匱乏之時不可不得人以代其事也[illegible]○秦人、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

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此攷晉歟鄭伯鄭人不書此謀以圍許蓋示晉不以累君將改立君者乃公孫申之所謀者蓋曰我出師圍許如將改立公子爲君者而緩遣使以求成于晉則晉恐鄭別立君必將歸鄭君也杜預氏云爲明年晉侯歸鄭伯張本(爲)如字○城中城書時也姜寶氏云中城者郭之內而宮之外也此舉蓋懲莒而備楚歟○附錄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脩好結成鍾儀奉晉命歸楚求成故楚報之

經庚辰十年齊靈公元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吳澂氏云受大國之命而輕用其師昔背書侵與六年侵宋同○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無傳○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齊人來媵無傳媵伯姬也杜預氏云異姓來媵非禮也○丙午晉侯獳卒(獳)乃侯反○秋七月公如晉○冬十月

傳十年附錄春晉侯使糴茷如楚報大宰子商之使也糴茷晉大夫子商即楚公子辰○衛子叔黑背侵鄭報使在前年(糴)調去聲(茷)音吠晉命也子叔黑背即黑背○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繻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子如奔許子如即公子班叔申公孫申謂前年改立君之謀子繻成公庶兄髡頑成公大子(繻)音須(髡)苦門反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我執一人者言成公既非鄭國之君則我執成公不過一人耳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大子州蒲以爲君而會諸侯伐鄭

鄭子罕賂以襄鍾子然盟于脩澤子駟爲質辛巳鄭伯歸子罕子然子駟皆穆公子襄鍾鄭襄公之廟鍾脩澤鄭地在今河南脩武縣境杜預氏云鄭伯歸不書鄭不告入也○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厲鬼趙氏先祖也搏擊膺胷踊跳也八年晉侯殺趙同趙括不以其罪故云不義大門公宮之大門寢門路寢之門戶寢室之戶桑田晉邑其邑之巫言鬼怒如公所夢新新麥不及食新麥言將死也(被)音披(覺)音教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

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爲也公曰良醫也厚爲之禮而歸之緩醫名爲猶治也肓鬲也心下爲膏言在心下鬲上也攻謂灸也達謂針也藥不至言藥力不能至膏肓也晉侯聞醫所言與夢同故以良醫稱之(肓)音荒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爲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周六月今四月麥始熟欲麥欲食新麥也甸人主治公田者饋人主爲膳治也巫前言不食新公謂其言不驗故召巫示以新麥而殺之張腹滿也公將食麥然腹張遂起登廁遂陷于廁而卒竟不及食新如巫言(張)去聲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爲殉杜預氏云傳言巫以明術見殺小臣以言夢自禍○附錄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叔禽叔申弟君子曰忠

爲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君子言甚也於君子雖爲美德而施之非人猶不以爲可而見殺況人臣爲不美之事乎言令德者前年公嘗有□用我出師圍許晉必歸君是也）○秋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茷未反（是春晉使糴茷如楚未還晉謂魯貳於楚故留公欲待茷歸以審其虛實）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魯人以公送葬爲辱故不書晉葬以諱之）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二十九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著

成公四

【經】辛巳十有一年（晉厲公元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杜預氏云正月公在晉不書諱見止也）○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郤犨郤克從父兄弟也【犨】尺由反）○夏季孫行父如晉○秋叔孫僑如如齊○冬十月

【傳】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爲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前年七月公如晉晉以公欲從楚故執公不歸）○郤犨來聘且涖盟（公請受盟故晉使大夫來臨之）聲伯之母

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姒生聲伯而出之嫁於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爲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聲伯母叔肸妻也叔肸宣公同母弟穆姜宣公夫人兄弟之妻相謂曰姒初聲伯之母歸叔肸時婚姻之禮不備穆姜易之故云吾不以妾爲姒二子男女各一也外弟外妹即管于奚子女孝叔魯惠公五世孫）郤犨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鳥獸猶不失儷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婦人遂行生二子於郤氏郤氏亡（求婦犨爲己求婦也儷耦也子婦人謂其夫也言雖鳥獸亦能庇其配耦子如之何不能庇其妻也孝叔言吾若不與犨懼不免死亡之禍其妻遂改適郤犨郤氏亡在十七年杜預氏云傳言郤氏垂縱所以亡也）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婦人怒曰

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亾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遂誓施氏。沇謂沇之于河伉敵也亾之爲人所奪也字愛也無父曰孤誓施氏誓不爲施氏婦也沇直蓬反○愚按聲伯之母逆出然有母子之情焉聲伯歸之猶可言也施氏之婦爲强有力者所奪則夫婦之義絕矣而施氏復逆之不可言也應是所謂守禮之國者耶○夏。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涖盟也。杜預氏云郤犨文子交盟魯晉之君其意一也故但書來盟舉重略輕○附錄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周公楚天子三公惠襄謂惠王襄王之族偪害也伯與周卿士陽樊晉地鄄周邑杜預氏云天王既復之而復出所以自絕於周爲明年周公出奔傳鄄音絹○秋。宣伯聘于齊。以脩前好。脩鞍戰以前之好○季本氏曰自蟲牢以來晉復與齊相厚故魯亦親齊而十四年如齊逆女之議始於此矣○附錄晉郤至與周爭鄇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鄇溫別邑今河南武陟縣有鄇人亭鄇音侯單音善郤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故謂郤氏舊邑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蘇氏卽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言昔周王克紂使諸侯撫有其封內之地蘇忿生受溫邑爲武王司寇與檀伯達俱封於河內後蘇氏子孫以溫就狄又不能事狄僖十年奔衛僖二十五年周襄王賞勞晉文公之功而以溫賜之晉狐溱陽處父皆先食溫邑二傳而後及爾郤氏若以爲舊有之物則是乃周王之官邑豈爾安有之晉侯使郤至勿敢爭。○愚按郤至晉一陪臣爾乃敢

與周抗爭哉何天子弗能制又令聽其曲直於晉侯尤可閔也人臣無將國宜郤氏不旋踵而亡○附錄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糴茷成。而使歸復命矣。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晉侯糴茷如楚在前年杜預氏云爲明年盟宋西門外張本○附錄秦晉爲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顆盟晉侯于河東。晉郤犨盟秦伯于河西。史顆秦大夫河東卽令狐河西卽王城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何質乎。齊一心也質成所地也言一心爲盟所以成二國之信約會之地乃二國質信之始始既不能相從其何以成信於後日乎蓋文子見秦晉不親盟而各遣其臣臨盟故其言如此秦伯歸而背晉成。杜預氏云爲十三年晉伐秦傳

經壬午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瑣澤地闕○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交剛地闕○冬十月。

傳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書曰。周公出奔晉。周王使人以周公楚出入之難來告奔在前年而書於今年來告也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天下皆王土故自周奔者不言出周公爲王所復而復出自絕於周故書出以罪之○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克能也言能終前年合晉楚之成也罷偃楚二大夫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

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此皆盟誓載書之辭壅阻協和也不庭不來在王庭者殛誅俾使隊失也言使隊失其師衆不能長享其國胙也

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聽受也晉楚既成鄭伯往晉受成命於諸侯會于瑣澤以申其好○愚按經書會于瑣澤者晉與衛也傳載盟於宋西門之外者晉宋楚也而如晉聽成會於瑣澤者又鄭伯也非晉與衛也何以故傳與經不合至是稱謂晉楚爲成有非細故豈有不告諸侯之理經亦安得畧而不書趙氏謂舊說有晉命鍾儀歸求成事竟不集左氏後誤而附會爲此傳未可知也要當以經爲正○

狄人閒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狄八乘晉楚會盟之閒隙以侵晉而不設戰備晉乘其無備而敗之○附錄

晉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爲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相相禮也地室塹地爲室也縣鍾鼓也登登堂也金奏擊鐘而奏樂也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須待也莫音暮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賓即郤至貺賜重加也言設使天祐兩國使兩君以和好相見其所備之樂恐亦不過如此所以下臣不敢當此郤至釋其驚走之意姑飾辭以辭其樂云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言晉楚皆大國必不相朝無亦唯是戰鬬以一矢相加遺乃克相見無用此樂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爲世之治也諸侯閒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畧其武夫以爲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爲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讓責也閒謂王事閒暇也相朝以脩私好也享有體薦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有乾而不食所以訓恭儉也宴則折其肉共之于俎相與共食所以示慈惠也恭儉所以行禮慈惠所以布政政以禮而成故民得各安其生百官各承其事故朝而夕不見此公侯所以扞蔽城邑保庇民命也詩周南兎罝篇赳赳武貌干扞也引詩言治世無事公侯與武夫設其恭儉慈惠之禮與人扞難而已不侵伐他國也此明世治無一矢相加好以曰貪盡利曰冒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言爭尺之地以相侵伐畫殺其民也畧取也取之爲己腹心股肱爪牙令其侵害隣國用以擒噬也詩亦兎罝篇舉治世之詩以證亂世之事言公侯取武夫以制己心腹非取武夫爲己心腹以害隣國也此明世亂方有一矢相加承上文言世治則公卿外以爲民之干城而內以自制其腹心及至亂世則公侯不復扞蔽其民乃以勇夫爲己心腹股肱爪牙以侵害他國也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言子反一矢之言無禮必將背盟背盟必相侵伐故知死亾不久杜預氏云爲十六年鄢陵戰張本

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涖盟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子罷如晉報郤至也赤棘晉地

經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錡魚綺反○三月公如京師公欲會伐秦道過京師因而朝王非有專敬之心故不書朝而書如即如晉如齊之類○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遂者急於後事之辭○曹伯盧卒于師○秋七月公至自伐秦無傳不以京師至明本非朝京師也○冬葬曹宣公。

傳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乞師將伐秦也○季本氏曰晉每徵兵隣國而於此獨言乞師者蓋晉失諸侯人心離怠晉爲人望苟有難意恐諸侯亦且有辭故特使貴卿卑辭以求之蓋威令不及往日矣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

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衞而惰弃君命也不亡何爲將事致君命也幹如木之有幹基如屋之有基郤克爲晉景公上卿錡其子也故云先君之嗣卿杜預氏云爲十七年晉殺郤錡傳○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孟獻子從王以爲介而重賄之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欲賜欲王賜己也以行人禮不加厚也介輔相威儀者獻子相公以禮故王重賄之劉成二公皆王卿晉伐秦請師於王故成公既朝王遂從二公會晉侯成子受脤于社不敬成子即肅公周將出兵祭于社受脤受祭祀之胙肉也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弃其命矣其不反乎劉子即康公中理氣之正也命稟賦也則即有物有則善於其則而天之命我者斯固所謂定命也能守此道則命得其養而有壽考之福不能此道則命敗壞而取夭札之禍所以在上君子勤禮以臨民在下小人盡力以事上勤禮必致敬敬之事在養其神明之舍盡力必敦篤篤之事在守其職業之常位雖不同其於定命一也膰脤皆胙肉因祀戎而異其名也神交神也神惠下臨故云大節今成子受脤不敬則是不能養神而勤隳弃天地之命而無以定之矣以此知其不能反役而死也杜預氏云爲夏成肅公卒于瑕張本[illegible]上[illegible]膰音煩○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

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爲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呂相魏錡之子十一年秦晉盟于令狐秦桓公歸而叛盟故晉厲公使呂相宣己之命數其罪而絕之逮及也獻公晉獻公穆公秦穆公二公爲盟不見經傳獻公之女嫁穆公爲夫人在僖四年故云昏姻驪姬之難文公如齊在僖十七年惠公如秦在僖九年無祿言不幸而不得享福祿也即就也世卒而爲一世也獻公卒在僖九年秦納惠公在僖十年自後秦不能成其始終之功與我晉戰于韓獲惠公在僖十五年穆公亦悔于心用能安定我文公而納之于晉在僖二十四年凡此皆穆公之成功于晉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擐貫也草行爲跋踰越過也難

下上辭上曰理征德召也秦界西方故以諸侯爲東流後叛也鏡音患反蒲末反鄭人怒君之疆埸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僖三十年鄭貳于楚故文公與秦圍之其實鄭未嘗侵秦又無諸侯之師蓋文致之辭詢謀也當時穆公背晉盟與鄭盟而戍鄭稱秦大夫不欲斥指秦伯也致命于秦攻之致命而討秦也其實當時諸侯無致命之事亦文致之詞也言晉有成功于秦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爲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文公即世

在僖三十二年不弔不見弔閔也蔑輕易也言以文公已死而輕易之寡弱也言以襄公寡弱而陵忽之迭侵突也時穆公欲潛師以襲鄭道過晉之殽地奸犯絕斷也伐保城事經傳無所考費即滑國時秦兵襲鄭無功乃滅滑而還兄弟謂滑同盟謂鄭傾覆國家言滅滑圍鄭是欲傾覆我之國家也舊勳即舊德攻秦兵于殽在僖三十三年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世康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襄公既敗秦師猶願解怨於穆公穆公不肯釋憾而就楚謀我蓋文十四年秦使鬬克歸楚求成也文元年楚弒成王逞快也文六年晉襄秦穆皆卒康秦康公靈晉靈公康公伯姬之子晉之甥也闕缺也翦截斷也食禾根曰蝥食禾節曰賊以喻公子雍也在文之七年秦送之來晉

自在之[illegible]秦兵于令狐在文七年敗音拜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悛改也入河曲在文十二年涑川水名俘虜也王官羈馬皆地名伐涑川俘王官經傳無所考戰于河曲在文十二年悛七全反涑音速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郜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垂我是以有輔氏之聚東道晉自謂君嗣謂秦桓公撫撫也惠加惠也稱盟稱晉望而共盟也宣十五年晉滅赤狄其年秦伐晉焚火攻也箕郜二邑名芟除夷傷也農功禾稼也虔劉皆殺也聚衆師也晉敗秦兵于輔氏在宣十五年難並去聲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

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脩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延長也獻穆晉獻秦穆也伯車秦桓公子晉景公即世在十年寡君晉厲公也厲公與秦桓公盟于令狐在前十一年杜預氏云中厲公之命宜言寡人稱君誤也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詳言也言不壹之心也及與也白狄與秦皆屬雍州乃必爭之地昏姻謂季隗本廧咎如赤狄之女白狄伐而獲之納諸文公蓋昏姻之國也憎惡也秦本約晉伐狄狄而反告狄以晉欲伐之故白狄知秦之行詐口雖應命而心實惡之是用以秦之間言告我此言秦背盟而召狄伐晉女音汝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

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二三其德言不壹定也昭告以下三句述秦桓公盟楚之辭秦三公穆公康公共公也楚三王成王穆王莊王也出入猶往來也雖利是視言不誠心與晉也不穀楚王自謂宣告示也不壹即二三也皆楚會晉之辭此言秦背盟而召楚伐晉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疾亦痛也暱親也承寧承君之意以寧靜

諸侯也徼要也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爲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背惡秦之無信所以親睦於晉晉辭多誣惟既盟令狐而召狄與楚伐晉三事爲實故傳舉言以實秦罪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士燮將上軍郤錡佐之韓厥將下軍荀罃佐之趙旃將新軍郤至佐之郤毅御戎欒鍼爲右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郤毅郤至弟欒鍼欒書子帥軍帥乘車士言上下和睦也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麻隧秦地經不書戰者闕漏也不更秦官名成差女父皆秦大夫亞書侯下文言次○李本氏曰厲公初立銳意報秦欲集人心則晉師以厚其禮欲資兵力則乞師以卑其辭經書一三年間亦從伐秦一事而已然而以無用貿可爲外失

戶己息爭之方而使欲以感制楚蠻辛亦何以服楚哉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涇及侯麗而還迓晉侯于新楚涇水名侯麗新楚皆秦地迓迎也既戰晉侯止新楚故諸侯之師還過新楚迎之以歸成肅公卒于瑕終劉子之言瑕晉地○附錄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宮不能殺子印子羽反軍于市訾鄭地大宮鄭祖廟十年班出奔許今欲還爲亂故自訾求入鄭祖廟子印子羽皆穆公子市謂國市暨于斯反入宮秦己巳子駟帥國人盟于大宮遂從而盡焚之殺子如子駹孫叔孫知子駟穆公子焚謂燒其市子如即公子班子駹班弟孫叔班子孫知駹子駹武邪反○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也負芻欣時皆曹宣公庶子守守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

役之勞請俟他年役謂伐秦之役○愚按討逆翦者事豹諸侯既請之乎而乃曰請俟他年何如負芻君國踰年而人心已戴之爲君也豈非晉之逆成其惡也耶他日俟其來會而盟而後執之非翦討矣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子臧即公子欣時國人素附子臧且不義負芻故將從子臧而亡成公負芻也請留子臧子臧乃反曹國而致其所食之邑於成公義不食其祿也杜預氏云爲十五年執曹伯傳

經甲申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傳無○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晉受衛國逃逃又強歸之故書自晉歸○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成公逆夫人最爲得禮而經無納幣者文闕絕也○鄭公子喜帥師伐許○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婦有姑之稱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秦伯卒無傳

傳十四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衛林父奔晉在七年孫氏欲歸之也強其丈反 夏衛侯既歸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爲請不許將亾雖惡之不猶愈於亾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定姜定公夫人孫氏出自武公故云宗卿違大國必見伐故云亾不敵晉伐爲安民赦林父罪爲宥宗卿復其位也惡去聲 衛侯饗苦成叔甯惠子相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亾乎古之爲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

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成叔卽郤犨惠子甯殖也相佐禮也敖不敬也省察也謙則受福滿則受禍故可以察福禍詩小雅桑扈篇觩角貌言以兕角爲飲酒之觥而飲其美之酒則思柔順其德彼交於事而不儌傲雖無事於求福而萬福自來求已也杜預氏云爲十七年郤氏亾傳觥古橫反亾音 ○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經書叔孫僑如以君命爲尊故備族○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郛許人平以叔申之封子罕卽公子喜敗爲許所敗郛郭也四年鄭公孫申疆許田許人敗之不得定其封疆至是許以所封疆之田求和于鄭○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經但書僑如不稱叔孫以夫人爲尊故也○愚按前書叔孫僑如後書僑如自是書法有文劉氏所謂一事而兩見卒名之是已 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

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脩之名稱也微隱志記也晦亦微也言春秋書名稱之法或其辭微以隱宗而其義則明以顯或約言以記其事而其義則深以晦或婉曲以示順而尤彷乎其成章或盡其事而悉書之而實粹乎其無汙凡善者以褒惡者以貶而勸懲之訓著故惟聖能之聖指孔子也○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姒之子衎以爲大子成子孔達之孫敬姒定公妾衎獻公也 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大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亾人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鱄也使主社稷夫人姜氏卽定姜獻公嫡母息止也痛憤不能食故不內酌飲夫賤者之稱夫人言此賤丈夫行無禮必從已始下所謂暴妾使余是也鱄衎之母弟內音納鱄音專 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盡寘諸戚而甚善晉大夫孫文子卽林父重器寶器也戚孫氏邑文子盡寘其寶器于私邑而極與晉大夫結好蓋知衛國有禍而欲倚以爲援也杜預氏云爲襄十四年衛侯出奔傳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著

成公四

經乙酉十有五年衛獻公秦景公元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無傳○三月乙巳仲嬰齊卒無傳嬰齊襄仲子公孫歸父弟也襄仲歸父本以東門爲氏及命嬰齊紹歸父之後故改之曰仲氏○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公至自會無傳○夏六月宋公固卒○楚子伐鄭○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李廉氏云書奔晉者著其亡已出竟書自晉歸而後殺山者善其反能討賊宋殺其大夫山山卽蕩澤宋魚石出奔楚魚石公子目夷曾孫○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稱吳不書爵夷之也言其會又會者大夫自相爲會然後與吳會也鍾離楚邑今南直隷鳳陽府境此經書會吳之始自是大夫自爲告會矣鰌音秋○許遷于葉葉楚地葉音攝

傳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十三年曹宣公卒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至是晉侯始討而執之經書晉侯執曹伯不稱人以執者以曹伯惡不及民也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稱人示衆所欲執也不然謂身犯不義者下稱人以執如晉侯執曹伯是也○愚按負芻以庶子守國乃殺大子而篡之以致國人不義舉欲逐之伐而立之民情大可見矣而猶謂惡不及民乎劉傳以晉侯執得其罪故獨書爵是正破左氏之謬○林堯叟氏曰稱晉侯執曹伯此爲討罪特筆不可以例論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志書也節猶分也聖達節謂聖人達於天命不拘常禮如舜禹受禪湯武革命之類次守節謂賢者自守已分而不取如子臧季札之類下失節謂下愚不安已分取非其據如州吁無知之類子臧以已是庶子不合有國故言爲君非吾常節也雖不能爲聖人之達節敢失其所守之常節如下愚所爲○夏六月宋共公卒杜預氏云爲下宋亂起○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楚居南方將侵鄭衛故云北師子囊楚莊王子公子貞也晉楚盟在十二年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申叔時楚大夫時告老在申言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故信所以守禮人有禮則安故有禮所以庇身爲明年殺子反張本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暴隧鄭地首止衛地鄭子罕侵楚取新石子罕卽公子喜新石楚邑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報楚以其侵鄭也庸用也罪謂背盟數戰杜預氏云爲明年晉敗楚於鄢陵傳○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蕩澤爲司馬華喜爲司徒公孫師爲司城向爲人爲大司寇鱗朱爲少司寇向帶爲大宰魚府爲少宰蕩澤公孫壽之孫華喜華督玄孫師莊公孫亦灌孫魚府公孫友子大宰音泰蕩澤弱公室殺

公子肥。肥又公子蕩澤欲弱公室故先殺其枝黨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君臣之訓謂教訓君臣之道司主也不能正言不能正其典刑以討蕩澤也賴寵言賴其祿位也○孫應鼇氏曰蕩澤殺肥而華元欲討之可謂能守官者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華元華喜出戴公公孫師出莊公魚石蕩澤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皆出桓公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右師討猶有戌在桓氏雖亡必偏向戌也魚府恐華元還討蕩澤幷及桓族故云是無桓氏必不敢者畏桓族之强也惟華元大功如克合晉楚之成及劫子反

以免宋國之難華元不反恐國人必怨桓氏而滅其族故云無祀于宋向戌桓公曾孫猶有戌在言戌賢華元必不逐之偏不盡也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喜師非桓族故使攻之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蕩氏以公族害公室故經去其族以絕之也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上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睢水名五大夫畏同族罪及將出奔故先出次于睢上五子不止故華元還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則決睢澨閉門登陴矣不得入不得復入宋也將馳將馳騁而去也澨水涯也魚府登丘而望華元果馳騁而去五大夫亦奔而返之欲與華元俱歸則華元已決睢水之涯閉宋城門登陴守禦矣○澨市制反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華元使向戌爲左師老佐爲司馬樂裔爲司寇以靖國人老佐戴公五世孫魚石首惡奔秋卑產謂之餘不足記也○姜寶氏曰魚石之自止元于河上也畏其挾晉援以討而桓氏皆無祀於宋也其既許元討山而終不免於去也爲與山有親而嘗同惡恐見及也但所奔在楚而宋爲中國要樞正楚所欲爭卒致助魚石入彭城釀成他日之大亂則魚石之罪大矣○附錄晉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伯州犁奔楚三郤郤錡郤至郤犫也伯宗欒弗忌皆晉大夫伯州犁伯宗子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紀綱紀也旣殺伯宗又及欒弗忌故云驟絕杜預氏云爲十七年晉殺三郤傳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

子好直言必及於難言今人各欲自利如爲盜者反憎主人守物爲下者反惡上人欽已故直言不利於人必及難也杜預氏云傳見雖婦人之言不可廢好惡難並去聲十一月會吳于鍾離始通吳也吳始與中國接也○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

經十有六年丙戌宋平公元年春王正月雨木冰無傳正月今之仲冬未是盛寒雨水即著樹爲冰記寒之過節○夏四月辛未滕子卒○鄭公子喜帥師侵宋喜穆公子罕○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無傳○晉侯使欒黶來乞師黶欒書子乞師將伐鄭也黶音黯○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鄢陵鄭地杜預氏云楚師未大崩以楚子傷目而退故書敗績○楚殺其大夫公子側側于反以背

盟敢師故書名○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
隨不見公。沙隨宋地今河南寧陵縣有沙隨城直書不見公不爲諱以明曲不在公也○
公至自會。傳無○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尹子王卿士子爵也林堯叟氏云於是始以王臣與伐○曹伯歸自京師。爲晉侯所赦故書歸○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苕丘晉地舍止也舍之苕丘明不以歸也苕音條○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晉釋行父行父自苕丘與郤犨爲此會○公至自會。無傳伐而以會致見公之不與於伐鄭也○乙
酉刺公子偃刺殺也

傳十六年附錄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
求成于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楚侵鄭不服乃賂以田成楚大夫汝水之南近鄭故以與鄭武城楚地杜預氏云爲晉伐鄭起○夏四月滕文
公卒。○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陂退舍於
夫渠不儆鄭人覆之敗諸汋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
也滕宋與國鄭因滕有喪而伐宋故經傳皆書於文公卒之後經言侵從告也傳言伐從實也樂懼戴公後將鉏樂氏族不儆不儆備也汋陂大渠汋陵皆宋地宋恃汋陂之勝而不儆備故反爲鄭所敗鉏仕魚反汋音酌渠音福○附錄衛侯伐鄭至于鳴鴈爲晉故也。鳴鴈鄭地在今河南睢州境衞爲從晉故伐鄭○晉侯將伐鄭。厲公以鄭亂謀伐之范文子
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
憂可立俟也。逞快也晉可以逞謂生於憂患也憂可立俟謂死於安樂也蓋謂厲公無道三郤之蘭若諸侯皆叛貳者恐而修德故可以逞不然則否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
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言不可當吾執政之世而失諸侯必須伐鄭乃興
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
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偃荀庚子不言新軍師若郤犨乞師未反也於是郤犨將新軍新上下軍皆罷矣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
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奉命謙卑有禮故知其將勝○[illegible]氏曰託晉最重而欒黶之執禮亦卑他國視晉以爲進退則魯公之不至晉怒獨重矣○戊寅晉
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姚句耳鄭大夫與往告楚非奉使也杜預氏云爲先歸張本句古侯反與音預楚子救鄭。司馬將中

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
曰師其何如。司馬子反令尹子重子辛公子壬夫也叔時老在申故子反過申見之師何如問楚兵之勝負也對曰德刑祥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
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
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
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
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
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
克也今楚内弃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
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
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器猶用也言[illegible]此六事乃

可以戰如器用之不闕也詳與祥同古字通用言德
所以施恩惠於民刑所以正邪辯之人事神得福而
祥降物皆得宜而利生人有所憂則能致時而動人
義誠信則能保守萃物人君用此道以撫下民惟德
以施惠故民生富厚惟刑以正邪故民德歸正惟義
以建利故民用自利惟祥以事神故祀事有節惟禮
以順時故民時皆順惟信以守物故物皆成用如此
上下相親周旋不逆所求皆備下民各知至理之
無復二心矣詩周頌思文篇烝衆也爾指任上者
無德之極至也蓋詩所謂德即德刑詳義禮之謂所
謂極即民厚德正用利事節時順物成之謂也教厚
厖大也盡力謂供軍賦即求無不具也鬪謂戰也從行
陣音卽令知其極也今楚內棄其國之民不行施惠
是無德也外絕鄰國之好不得其利是無義也與晉
結盟而叛濟是無詳也與晉要言而自食之是無信
也農事方興而奸時以動衆是無禮也晉人無罪而
勞民以逞欲是無刑也如此則戰無其器下民進退
皆恐得罪人人各憂其禍之將至其誰能致死而戰
乎不復見子言必敗不反也好音干底音市

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

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子駟以楚兵強弱爲問而句耳亦見楚有敗徵失志內無謀也喪列外無法也喪去聲

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紓緩也言我佯爲畏楚而避其兵庶幾君臣修省可以緩晉國之憂也不敢指言晉侯無德不足以服諸侯故謙言合諸侯非己所能也多者言所得亦多無事于戰也蓋知厲公無道君臣必不相容故言如此

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鄢陵鄭地今爲河南鄢陵縣僖十五年韓之戰晉惠公爲秦所獲不能振旅而歸僖三十三年箕之戰先軫死於狄不能反命宣十二年邲之戰荀林父爲楚所敗不能從師而遁亟數也三彊齊秦狄也言聖人安不忘危故雖外無敵國而內患亦不自生自非聖人則外之敵國既寧必致驕侈以生內憂何不釋楚勿與戰寄吾君外有所懼不至驕侈以召亂也從平聲辟音避彊音强

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晦月終陰之盡兵家所忌

壓笮之使不得出也匄文子子軍中必鑿井結竈句欲吏塞之以列陳於中而復疏其前行之首蓋當陳前決開營壘爲戰道也文子逐匄之意蓋謂晉君勝楚則國人必驕亢以召亂是天之遠晉于亡也此即釋楚以爲外懼之意遠音院陳疏去聲匄音蓋行音杭

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窕亦輕也窕音挑

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鬪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間隙也二卿子重子反也囂喧譁也言二卿不相和睦一間也王之親兵罷老不次二間也鄭師從楚雖成陳而不整齊三間也蠻夷從楚雖成軍而不結陳四間也晦日盡兵家所忌而楚不之避五間也楚軍在陳喧譁既合益甚其士卒各顧其後莫有戰鬪之心六間也良精兵也言王卒以舊必非精兵事不違

嚮必何天昃此又於六間中舉其最者所載言之(間)去聲(囂)許驕反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犂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犂以公卒告王。巢車車上有櫓可遠望吾州犂晉伯宗子前年以三郤殺伯宗奔楚聘告也凡曰曰者皆州犂荅君之言虔敬也敬卜軍事於晉先君也乘乘車也左將軍右軍右誓發令也戰禱將戰而禱請于神也公晉侯也州犂知晉情故擬晉兵事告楚王(大)音泰(行)音杭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

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賁皇楚鬬椒子宣四年以椒亂奔晉食邑于苗知楚情故亦以楚兵事告晉荅晉楚各以彼國臣爲謀主也國士謂州犂厚衆多也晉侯左右皆以州犂在楚知晉之情且謂楚衆多故憚合戰與賁皇意異萃集也賁皇言楚惟中軍王族之兵精其左右軍皆非精者請分楚精兵爲二陳先擊其左右俟左右敗而合三軍共擊王卒楚必大敗(賁)音奔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震下坤上復六爻不變南國蹙以下其卜辭也復陽長之卦陽氣起于南行推陰故云南國蹙陽氣激南飛矢之象故云射其元南國势蹙則離受其咎離爲諸侯又爲目故云王中厥目(蹙)子六反(射)音石(中)去聲有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步毅御

晉厲公。欒鍼爲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爲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淖泥也有泥在晉行道也違避也步毅即郤毅彭名楚大夫石首鄭大夫欒范二族强故夾公左右車陷於泥欒書將以己車載厲公以行欒鍼書之子鍼在君前故名其父而使之退大任謂元帥言書既當大任焉得盡專之身復爲戎御且載公爲侵官有冒犯之罪去將而御爲失官有怠慢之罪遠其部曲爲離局有姦邪之罪一舉而有三罪不可犯此舉也掀舉也挮轂舉之而出淖也(違)乃孝反(掀)音軒癸巳。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

國。詰朝爾射。死藝。蹲聚也甲一葉爲一札聚空甲而射之一發七札皆透言其能陷堅也辱國賤其不尚知謀也詰朝猶明朝言文以射自多必當以射藝死(尫)烏黃反(蹲)音存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呂錡即魏錡姬姓尊日象異姓卑月象錡自入泥亦死象也弢弓衣也伏于弓衣而死皆符其夢(射)音石(中)去聲弢音叨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冑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郤至見客免冑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

以君之靈閒蒙甲冑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爲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趨風疾如風也遣人物曰閒事戰事之菽塵也韎赤色也韋熟皮也跗注戎服也以赤色之皮爲之若袴而屬於跗與袴相連者此服者乃君子人也此人以識我者乎見我必疾趨如風然忘其傷也客郤工尹襄郤至晉卿故稱君外臣至君楚君也閒猶近也禮介者不拜介甲也肅手至地也言我從晉君之兵事以楚君威靈之故蒙閒甲冑於身故不敢拜君命敢告於楚君言以君辱賜命故不敢自安非有傷也爲有軍事之故不獲荅君命但肅使者而已[韎]音昧[跗]音膚○愚按此與宣十二年晉楚戰于邲楚樂伯射麋麗龜獻諸鮑癸晉鮑癸止取一事其事畧同

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郤至從鄭伯其右茀翰胡曰諜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從逐也上御韓厥之御下御鄭伯之御不在馬心不在御馬也三年鞌之戰韓厥已辱齊侯故云不可再辱諜間諜也輅迎也俘執也翰胡欲遣間諜輕兵迎鄭伯以距其車前使鄭伯前視輕兵不復顧後我得自後執鄭伯以下車也[翰]音韓[輅]音迓

石首曰衞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旗於弢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熒戰在閔二年旌謂鄭伯所建之旗壹大謂大敗也言石首爲御在君之側而軍大敗我爲車右與爲御不同故首當御君以退我請止此死戰

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爲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軍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茷將楚即迫於險爲晉所困山冉楚人命卯請勿死藝之命壹死也山冉以手搏晉人投中晉人之車而折其軾晉人畏二人之能乃止不迫爲郤至見諸張本[茷]音三章[中]去聲

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旦而戰見星未已子重爲令尹故執旌以麾日謂往日好以衆整好以整齊師衆爲勇也好以暇雖急遽之中好以閒暇爲勇也衆雜於整整則信使可通臨敵

閑暇則前言可踐今晉不假使於楚是爲不整臨兵事而鎗食前日整暇之言是爲不暇攝代也請代已往飲子重以實整暇之言榼飲器承奉御侍也夫子指欒鍼言前整暇之言識知也言吾已識得此意免脫也[好]去聲[榼]音渴入

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金創爲夷補補死亡也繕治也展陳也唯命是聽明日復欲戰也

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脩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蒐索也秣穀馬也固堅也蓐食食於寢蓐也申重也逸因縱使之歸也[陳]音陣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穀陽子反內豎不可以待言不可坐待其敗也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

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三郤會晉殺三郤茂才也戒之謂不可恃勝而驕也周書康誥篇言勝無常命惟德是與文子執戈逐子之意正在于此○愚按鄢陵之勝可與城濮同功然而晉厲公之霸業遂替者何也一勝之後益以驕之卻聽僑如之譖而拒魯公執行父聽公子茷之譖而殺三郤反不為晉國之福也范文子蓋知之矣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瑕楚地言子玉敗城濮時楚成王不在軍故引以為已過今王自在軍子無以為已之過然實以責子反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

王使止之弗及而卒而汝也闔謂闔子王自殺之事徵無也大夫謂子重側子反名子反言假使無先大夫自殺之事大夫以義責己已敢不以義自裁今已實有亡師之罪不敢自忘其死傳終二御相惡之言○愚按楚共身在行間目且受矢迺歸咎于側而殺之亦異於秦穆之不替孟明者矣雖然終春秋之世楚兵實强於天下其亦以賞罰行哉○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隤戰之日謂戰于鄢陵之日無咎高固子壞隤魯邑齊衛魯皆後戰期晉獨勝楚隤音頹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宣伯即叔孫僑如穆姜成公母季孟季文子孟獻子也○宣伯欲逐季孟二家以為之公不得已託晉難以緩其事公子偃公子鉏皆成公之庶弟也穆姜指二公子而謂成公曰汝若不堪為君此二人皆可以為君者其意蓋言武姜公也成公懼乃待於壞隤申命公宮儆戒預備設居守之官而後行是以後於戰期此申明所以出于壞隤之故○聽去聲女音汝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郤犨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於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鄭雖敗猶未服故謀伐之以待勝者言欲觀晉楚之勝負以待勝而從之東諸侯即齊魯之屬訴譖也○附錄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惟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

邑敢私布之宣公即世在十三年弭息也將負芻殺太子而自立宣公既葬國人皆將從子臧所謂憂未息也鎮公子謂子臧前年晉侯執曹伯諸侯欲立子臧而子臧逃奔宋泯滅也言曹君既執而賢公子又亡是大泯滅曹之社稷也得無以先君有罪而致然乎若以令君有罪而討之則去年會于戚曹伯已同盟矣蓋諸侯雖有篡弒之罪侯伯既與之同盟則不復討故曹人以為無罪遺失也言何獨以執曹君之故而失德刑於鄙邑也杜預氏云為曹伯歸不以名告傳○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姜即穆姜復命成公逐季孟成公亦復申宮儆守而行督揚鄭東地畏鄭强故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為食於鄭郊師逆以至聲伯

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後食（刺叔孫僑如弟先爲僑如之偏奔齊楚伯知其賢不忘宗國故使豹請晉以顯求援楚至方爲豹設食於衛之郡求其使者必晉師還晉師至方食晉楚圍田不至鞫伯亦四日不食以待之及至楚伯又先食務之使者然後自食蓋言聲伯忠也去近去聲其）諸侯遷于制田知武子佐下軍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遂侵蔡未反諸侯遷于潁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制田在滎陽東今河南汜水縣南二十里制澤是諸侯戍鄭之師遷屯於此知武子荀罃也鳴鹿陳邑今爲河南鹿邑縣凟陳蔡經不書公不與也宵軍之以兵夜攻諸侯之軍也失軍將士與軍相失也）○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前年子臧奔宋晉侯以曹人重子臧故令曹伯反之不出不出仕也）○宣伯使告

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亾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宣伯知郤犨惡欒范故以季孟比謀季孟謀政多門不由君也蔑無也此宣伯誣譖季孟之辭因自言若欲使魯事晉請郤犨執季文子而殺之我自殺蔑蔑即孟獻子也季孟既去我之事晉無有二心矣且魯既事晉則其他小國皆和睦而同事晉如其不然季文子歸魯必叛晉矣將季文子從成公在晉孟獻子留守公宮故言如此）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鄆魯西邑公至傳云成公待命鄆屬公會不當期將執公季孫行父曰臣有罪執其父聽夫之大命也今此臣之罪也若臣之身而執臣之君吾君聽夫之爲宗廟羞也於是乎執季孫行父）郤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弃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弃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亾之魯必夕亾以魯之密邇仇讎亾而爲讎治之何及（言於晉國親於公室也仇讎謂齊楚言失蔑與行父魯必夕亾謂亾而屬他國也齊楚同爲晉仇讎之國恐雖欲治之恐無及矣）郤犨曰吾爲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隷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郤犨欲使聲伯不救季孫故欲

爲請邑以悅其心隷賤官敢不敢也介助也言不敢借助於晉國以求自厚也承奉也請謂請季孫于爲去聲）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弃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弃善人也子其圖之（二君宣公成公信讒慝謂受僑如之譖弃忠良謂執季孫之賢無私謂不受郤犨請邑不貳謂四日不食以堅事晉不忘其君總言辭邑不食皆先君而後身也相去聲）乃許魯平赦季孫○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時成公未歸使國人逐出僑如與諸大夫共盟以僑如爲戒）○十二月季孫及郤犨盟于扈歸刺公子偃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七月聲伯使豹請逆於晉聞僑如將討僑如豹先奔齊至）

是君敦也爲叔孫氏之後是爲穆叔○趙汸氏曰僑如若得與鉏曰是皆君也蓋欲激公使逐二家非真有廢立之意季孫歸而欲僵遷怒也不及鉏鉏幼公不忘也 ○附錄 齊聲孟子通僑如。使立於高國之間。僑如曰。不可以再罪。奔衛。亦間於卿。聲孟子齊靈公之母宋女也高國齊二貴卿僑如自以淫於魯又淫於齊故云再罪杜預氏云傳亦終言僑如之佞 ○附錄 晉侯使郤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單襄公周卿士伐功也溫至食邑季字至佐新軍位居八故云位於七人之下 怨爲亂之階故云階亂夏書五子之歌言怨之不見猶以爲圖何況並稱已功其不征怨乎爲明年晉殺三郤張本（犨）吉善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三十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三十一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著

成公五

經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括衛成公曾孫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柯陵鄭西地 ○秋。公至自會。○齊高無咎出奔莒。○九月辛丑。用郊。○晉侯使荀罃來乞師。無傳將伐鄭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無傳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貍脤地闕（貍）力之反（脤）市軫反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無傳 ○邾子貜且卒。無傳（貜）俱縛反（且）子餘反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楚人滅舒庸。舒庸東夷國

傳 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虛滑晉二邑高氏鄭邑今河南鈞州有高氏亭 ○夏五月。鄭大子髡頑侯孺爲質於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侯孺鄭大夫鄭畏晉故質于楚楚爲鄭備晉故戍鄭（孺）乃侯反 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晉未能服鄭故假天子之威會二卿以伐之戲童鄭地洧鄭水名今爲河南洧川縣（戲）吾義 ○附錄 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

福也。反還也祝人宗人主祭祀者文子使禱于神以求死杜預氏云傳言厲公無道故賢臣憂懼因禱自裁【祝】音呪六月戊辰。士燮卒。○愚按何休氏云未鬲死可祈也劉炫氏亦云士燮之卒適與此會非自殺也二說甚正○乙酉。同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盟戚在十五年以七國之衆加以王師而鄭猶未服故遂爲此盟○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首止衛地諸侯方欲声鄭之罪以致代而楚救已至畏其兵強乃還

○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閎。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讁我。夫人怒。慶克慶封父齊大夫聲孟子靈公母蒙冒也與婦人相冒共乘一車宮中巷門曰閎鮑牽叔牙曾孫國武子齊執政命卿克以醜跡已露懟叫於家不得會夫人夫人以故怪之譴責也【閎】音宏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會會伐鄭也高高無咎鮑鮑牽守謂守國高鮑以君將至故閉門蒐索奸人而孟子訴之以爲將不納靈公而別立角爲君國子實與知之角靈公弟也秋七月壬寅。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弱無咎子盧高氏邑今山東長清縣有盧城國鮑牽弟文子

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爲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須吉。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匡句須邑。使爲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爲鮑氏後。臣家臣卜宰卜立家宰也匡句須亦施氏家臣其宰舊有百室以爲祿句須以宰讓國不受其邑句其　與反

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言葵傾葉向日以蔽其根牽居亂國無防身之術以取刖足之禍其知不若葵也○愚按蒙衣乘輦恥孰甚焉鮑子世卿而不言則奚以正國矣錯亡足不爲病而仲尼顧惡之嫌竊疑凡稱仲尼者恐是左氏妄以己意而託爲之言大都與傳合子同闕○冬。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前夏諸侯未得志于鄭故復伐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汝水名○汪克寬氏曰王室下臨諸侯景從以郤已敗之楚服遠求之鄭宜若振旗然夏伐鄭楚師至而諸侯還冬伐鄭楚師至而諸侯還皇風却走何哉蓋厲公飲勝鄢陵驕佚放恣是以諸侯無同心戮力之誠鄭不畏而楚益肆霸有歸伯之責而以無道行之惜哉

○初聲伯夢涉洹。或與己瓊瑰食之。泣而爲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懼不敢占也。還自鄭。壬申。至于貍脤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洹水名在今河南林縣境瓊玉瑰珠也食珠玉有死而含之象泣爲瓊瑰泣下皆化爲珠玉也盈滿也濟洹以下四句夢中之歌還自鄭從公伐鄭而還也繁多也言衆人繁多又從我已三年矣我之凶夢散在衆人故今占之亦無害也杜預氏云傳戒數占夢莫暮同

○附齊侯使崔杼爲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十二月。盧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圍盧討高弱也國佐疾慶克淫亂故以難請歸而殺克齊侯謀殺國佐恐其據邑畔與盟而復其位至盧降又使國佐之子勝以高氏難告晉弱之清邑以孤弱之清齊地今爲山東肥城縣杜預

氏云爲明年殺圖佐傳〇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外嬖愛幸大夫左右即外嬖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亦嬖於厲公胥童胥克之子夷陽五長魚矯皆嬖於厲公宣八年郤缺廢胥克梏械也同一轅係之同一車轅也既卒事也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己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茷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君盍嘗使

諸周而察之郤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郤至鄢陵之戰郤至言楚有六間以取勝故欒書怨至楚公子茷即鄢陵所獲者故書令其譖言於厲公東師謂齊魯衛之師時荀罃佐下軍居守郤犨將新軍乞師故云軍師不具孫周晉襄公曾孫悼公也時在周君謂楚君此書令公子茷謬爲郤至之言鄢陵戰時楚子問至以弓至受之故云受敵使書蓋指以証其事楚之實也嘗試覘伺也書欲厲公信茷之言故謬使諸周以察其有無及至使周則書已私使孫周見之所以厲公伺之而信茷之言也覘音吹使去聲覘吾占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郤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田獵之禮尊者先殺厲公無道故先婦人而後大夫奉進于公也寺人奄士季子即郤至郤至奉公之豕爲寺人所奪厲公反以至奪寺人之豕故云季子欺余射音石〇愚按或謂郤氏矜功伐已取怨于衆理或有之覬其射殺孟張一

事[illegible]可見也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庸公曰然作難謂盡去羣大夫不偪不偪害公室也庸功也難去聲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兹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多怨即叛君害民作亂之謂言俱不免于死無用多其怨咎也安得言不得安于君位也黨私黨也言人臣受其君之祿欲有餘財以養其私黨既有私黨乃用之而爭君以爭死命與罪孰大于此知音智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

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助之抽戈結衽而僞訟者三郤將謀於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清沸魋亦嬖人衽裳際也僞訟爲若二人將訟曲直於郤氏者榭講武堂駒伯即郤錡苦成叔即郤犨位所坐也溫季即郤至本意欲稟君命而死見矯不以君命來故欲避其兵威遂趨去而矯追及殺之沸甫味反魋音頹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不忍

盖下忍其以二卿也卿治也德以綏遠故治外刑以德刑以治近故治內刑以明下德而殺謂三卿不德而遷殺之臣偪而不討謂二卿偪害而公使辭於不忍討之胥童恐爲二卿所害故請行二子曰寡人有討於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辭辭謝也胥童已劫書偃而辱之故慰之曰大夫無辱歸其私家也公使胥童爲卿公遊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匠麗氏亦嬖大夫家○張洽氏曰郤氏無罪大怨然君之嬖臣也厲公不能正其有罪無罪而用嬖幸之計一朝殺三卿又劫欒書中行偃能無及乎春秋所以深罪之召士匄士匄辭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

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畜養也孟姬即趙莊姬晉姬譖去也言厥少爲趙盾所畜養及孟姬譖趙氏晉將討之而厥遂其兵難卒存趙氏言此者明己受恩必報食君之祿必不與于弑也事在八年尸主也此即子家畜老牛猶憚殺之之說○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槖師襲舒庸滅之道引也駕釐虺俱楚邑○虺高閌氏曰楚既雖敗而其餘烈猶足以滅國使其得志于鄢陵則毒被華夏豈勝道哉虺以鬼反○附錄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以其劫已故民不與郤氏胥童道君爲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厲公以聽讒殺三郤而經不以無罪書書偃以私怨殺胥童而胥童受國討故傳解之言民不與郤氏郤氏有罪也胥童道君爲亂胥有罪也故經並以國討爲文

經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胥童事在前年書在今春從告也○庚申晉殺其君州蒲州蒲厲公也弑君者欒書中行偃也而春秋以國弑不以其罪者何也穀梁謂君惡甚矣厲公書去葬管大夫而罪其辭無道之甚哉之者雖書偃之罪人人之所同志也故書晉以使人旁踐而莫知誰之爲之其君舍書偃也○吳氏曰春秋誅心之大法豈有臣弑其君而謂爲隱諱乎其惡於國人老耶孟子論書君之與得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爲慶公之地於是置君位故爲之于匠麗必有所以慶厲公之地其於是程滑弑公非書偃人之怒而遷弑之盍廢公者書偃之意而不弑于也傳言使程滑弑公恐是使亦誤爾不然何仲尼誅趙許之罪而於書偃尸如此亨者當以經爲正○齊殺其大夫國佐國佐國武子也○公如晉○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彭城宋邑今南直隸徐州○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

來聘○秋杞伯來朝○八月邾子來朝○築鹿囿○己丑公薨于路寢○冬楚人鄭人侵宋○晉侯使士魴來乞師○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諸侯同心懼楚而謀伐宋故書同盟虛朾地闕朾他丁反○丁未葬我君成公

傳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程滑晉大夫翼晉故都古者諸侯葬車七乘今以一乘不以君禮葬也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即孫周清原晉地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

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共而從君言數而從君之命也共音恭○朱申氏曰悼公以幼弱之年初見諸大夫而其言凜然不可犯如此諸臣之所畏者安得而不畏服也其復覇國宜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辛巳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謂盟與諸大夫盟館舍也伯子同氏晉大夫家武宮武公之廟也沃始命者也不臣謂夷羊五之屬○朱子曰悼公逐不臣者七人而不誅書僞非里克寧喜之比故也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菽大豆也豆與麥易別而不能辨見其無慧傳著悼公所以立○齊爲慶氏之難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師逃于夫人之宮國佐殺慶克在前年十七華免齊大夫內宮夫人

宮伏兵夫人宮恐不勝也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專殺以穀叛故也棄命棄伐鄭之命而先歸也國佐本疾[illegible]亂殺慶克罪不及茲故傳明言其三罪○季本大曰國佐書大夫則左氏所謂棄命專殺以穀叛者乃當時文致之辭也若夫怙權貴肯而爲人所忌則誣有之耳使清人殺國勝國弱來奔王湫奔萊慶封爲大夫慶佐爲司寇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勝國佐子前年待命於清國弱國勝弟來奔魯王湫國佐之黨封佐皆慶克子佐之罪不及不祀故立其後爲得禮○愚按慶克以淫亂被殺非過也乃狹其二子國子以忠忿殺人可議也且幷殺其子刑賞如是宜乎慶封稔禍而政歸溥氏也○附錄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悼公即周子厲公被殺而嗣絕故悼公即位之日施布政教與居喪即位異禮不同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節謂節[illegible]不出時舍勞役之事謂止通貨振廢滯謂振起舊德匡亦救也淫慝謂淫邪修慝惡也欲無犯時謂不從私欲以奪農時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爲卿相魏錡子士魴士會子魏頡魏顆子武趙朔子此四人祖父皆有勞於晉國故使爲卿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荀家荀會不詳其所出黶欒書子無忌韓厥子國語謂荀家惇惠荀會文敏黶也果敢無忌鎮靖故使爲公族大夫掌教訓故使訓卿之子弟令之恭敬孝弟共音恭使士渥濁爲大傅使脩范武子之法渥濁士貞子國語謂渥濁師志博聞而宣惠於教使爲大傅范武子爲景公大傅作執秩之法故使士貞子脩之右行辛爲司空使脩士蔿之法辛即賈辛時爲行因以爲氏國語謂辛能以數宣物定功使爲司空士蔿士會之祖嘗爲獻公司空故使辛脩其法度行音杭弁糾御戎校正屬

焉使訓諸御知義弁糾即欒糾御公戎車國語謂糾能御以和于政使爲戎御校正主馬之官御戎爲諸御之表故使訓諸御者令知節義荀賓爲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荀賓不詳其所出國語謂賓勇力而不暴使爲戎車之右司士車右之官戎右爲諸右之長故使訓勇力之士以供時之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爲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爲司馬張老爲候奄鐸遏寇爲上軍尉籍偃爲之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諸卿爲軍師者皆有戎御令無此官詳立軍尉之官臨有事使兼攝之職羊舌大夫子絳魏犨子候奄中軍主斥候之官偃籍談之父國語謂祁奚果而不淫使爲中軍尉羊舌職敏肅給使佐祁奚魏絳勇而不亂使爲中軍司馬張老智而不詐使爲候奄鐸遏共儉而信彊使爲上軍尉籍偃惇帥舊職而共給使爲上軍司馬使其比十卒之相訓以[illegible]上之故程鄭爲乘馬御六

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程鄭荀氏別族國語謂程鄭端而不淫好諫不隱使爲御乘車之僕六騶六閑之騶乘馬御掌駕官之長故使其教訓羣騶令知御法之禮 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晉武二年晉作六軍以六卿統之六官之長即六卿也譽望也舉長以見其餘又言其所舉用皆得其人而無失職其所居官皆守其業而不踰易其所授爵皆當其才而不踰德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正軍將命卿也師卑於正不敢陵偪其正旅卑於師不敢陵偪其師政事皆當於民心無謗讟之言晉之霸業至景厲而衰今悼公復能興之○林堯叟氏曰通言悼公之政未必皆在即位之年 ○公如晉，朝嗣君也。霸業復振故公首朝之 ○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曹門宋城門朝郟城郜幽丘皆宋邑彭城爲吳晉往來之道魚石等五人十五年叛宋奔楚今楚納之彭城以偪宋而毒吳晉經獨書魚石爲首也郟音夾 書曰復入。以五大夫依阻大國而以兵威還故經書復入以深惡之 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言凡諸侯大夫去其國出奔若身本無位本國迎而立之以繼人後書曰入若身本有位本國迎而復其位書曰復歸若他諸侯以言語告請而納之本國不論有位無位書曰歸若身爲戎首稱兵入伐害國殄民書曰復入杜預氏云此四者所以明外內之援辨逆順之辭通君臣取國有家之大例 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大國無厭，鄙我猶憾，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

政，以間吾釁，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爲？晉必恤之。西鉏吾宋大夫崇長也姦謂魚石等披猶分也夷庚吳晉往來之要道庸功也言楚若與我同惡此五人逐之不用以施德於我則我感其德而事之不敢攜貳然大國無厭足之心我雖事之猶鄙以爲怨憾此吾之患也不然而收吾所惡五人使佐楚政以伺我之隙亦吾之患也今楚封諸侯之叛人分與彭城以絕吳晉之往來使姦詭者得志而服從者皆有攜心毒害諸侯則吳晉必懼而謀之宋之有功多矣非我之憂也且宋平日事晉何爲哉晉必憂恤宋之患難矣厭平聲 ○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拜謝公之往朝 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有善報之禮○張洽氏曰公朝始至而聘使繼至晉悼之下諸侯盡矣此列國之所以從而叛國之所以服也 ○秋，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於是驟朝于晉而請爲昏。勞去聲問勞也公之歸語語其德政也○顧氏云爲平公不徹樂張本 ○附歸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杜預氏云言所以不克彭城 ○八月，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築鹿囿，書不時也。非土功之時○愚按自是昭公築郎囿定公築蛇淵蓋作俑于此 ○己丑，公薨于路寢，言道也。其六紀君夫人卒于路寢魯隱桓閔皆爲人所殺僖公薨于小寢文公薨于臺下宣成公薨于路寢得君薨之道○李廉氏曰成公在位十八年自鞍戰以後汶陽歸之請魯事晉甚謹自汶陽歸齊之後魯之于晉嫌隙已生然方其事晉也東鄙于齊南鄙于楚且甲作而兵政變四鄰將而公室將卑已無一事之可取矣及其得罪于晉也會葬而見止未聘而及盟沙隨附見苕丘執而辱于外僑如穆姜夫人失德而亂于內自隱公以來未有如是者也及其末年幸悼公之興國家無

事而又一時諸卿事文子孟獻子于叔孫伯誠宜叔臧武仲皆賢智之賢故能維持協贊以致再雖不然魯盡不○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人侵宋于重丁寧矣爲後讀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爲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彊自宋始矣言晉欲求諸侯從己則必先勤恤其急昔文公成霸業而致安彊之功亦自救宋始今宋有急不可不救也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於靡角之谷楚師還台谷晉地靡角宋地楚畏晉強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于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成十七年知伯荀罃也彘季即士魴如伐鄭言師出如十七年伐鄭之數加敬謂加敬于其使者

○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朾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不敢煩勞諸侯但請其師以圍彭城杜預氏云爲襄元年經書圍彭城傳孟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丁未葬我君成公書順也先是莊公薨子般見殺宣公不以壽歸成公始得正終以時葬國家安靜世嫡承嗣故云書順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三十一 終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三十二

明吳興後學淩稚隆輯著

襄公一

公名午成公子母成姒在位三十一年謚法國事有功曰襄辟土有德曰襄

【經】己丑周簡王十四年元年陳成公二十七年杞桓公六十五年宋平公四年晉悼公元年齊靈公十年秦景公五年楚共王十九年衛獻公五年○蔡景公二十年鄭成公十三年吳子壽夢十四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無傳是年公四歲○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彭城而繫之宋者以見魚石之不臣楚子之暴亂而夫諸侯討叛之功○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鄫鄭地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九月辛酉天王崩無傳○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剽子叔黑背子剽匹妙反晉侯使荀罃來聘

【傳】元年春己亥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爲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登成也成十八年楚取彭城封魚石其地已非宋有夫子修春秋追繫於宋者有二意於是爲宋討魚石宜繫於宋且又不成此叛人使得取宋之邑也宋志成宋人之志也去聲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五大夫魚石等瓠丘晉地在河東東垣縣東南杜預氏云經不書彭城降晉略之也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爲討二月齊大子光爲質於晉光齊靈公大子質音致○夏五月晉韓厥

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於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爲之援經不書荀偃非元帥也徒兵步兵也洧水名東諸侯齊魯曹邾杞也杜預氏云孟獻子自鄫先歸不與侵陳故不書○愚按悼公之要首會諸侯大夫爲宋圍彭城討魚石得討賊之義矣及伐鄭之師但使韓厥當其前而東諸侯次于鄫以待之其意蓋謂楚兵不出則一韓厥自足以當鄭楚兵既出則東諸侯之師皆足以往楚北又合於節制而不敢[illegible]○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鄭子然侵宋取犬丘呂留宋二邑[illegible]九月邾子來朝禮也襄公新立故○冬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子叔衛公孫剽武子荀罃知罃亦以襄公新立故凡諸侯即位小國

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小事大則來朝大事小則來聘蓋所以繼先君之好結二國之信謀國家之事補闕失之禮之大者也

經靈王元年吳壽夢[illegible]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無傳○鄭師伐宋○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六月庚辰鄭伯睔卒○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傳例將卑師衆稱師將尊師少稱將今晉宋稱師不言將非卿也書甯殖不稱師師少也○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己丑葬我小君齊姜成公夫人襄公嫡母也○叔孫豹如宋[illegible]○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illegible]伐故聖人與其城而不繫之鄭○張洽氏曰彭城非宋有也[illegible]繫之宋虎牢鄭地也以中國討鄭則不繫之鄭皆春秋明王法以示予奪之正也○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傳二年春鄭師侵宋楚令也楚以宋降彭城故令鄭人侵宋○黃震氏曰晉厲三敗楚師僅以力服之也今楚納宋之叛臣晉悼伐其叛臣而取之義聲振夷夏逆順曉然矣何爲尚爲楚[illegible]伐宋邪○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齊師乃還正輿子萊大夫夙沙衛齊寺人索謂簡擇好者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爲靈也謚法亂而不損曰靈蓋國之大事在戎而齊師之進退繫於一寺人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諡應其行也○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檟以自爲櫬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穆姜成公母襄公祖母也檟梓之屬櫬棺也頌琴琴名穆姜自備終事文子取之以葬齊姜君子曰非禮也

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季孫於是爲不哲矣且姜氏君之妣也詩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言禮以順爲敬爲婦者將以奉養其姑者也今取穆姜之櫬琴以葬齊姜虧姑以成婦其不順孰大於是詩大雅抑篇哲知也話言善言也言惟哲人告以善言則所行無非順德不哲言其逆也姜氏即齊姜言妣見卑於祖妣也詩周頌豐年篇蒸進畀與偕徧也言敬事祖妣以合百禮然後降福甚徧今文子先妣後祖是爲不敬其祖妣神將不福祐之也養去聲○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齊姜齊國之女故使其宗親之婦來會葬[illegible]召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偪之萊不知其姓齊以上卿小國故召之東陽齊[illegible]晏弱[illegible]六年滅萊傳○鄭成公疾子駟請息

肩於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弃力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唯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鄭伯睔卒。子駟欲從晉以避楚役。故以息肩爲喻。任當也。言謂盟誓之言。暱親也。言楚共王以救鄭之故。爲晉射中其目。豈非爲他人。當此患爲我故也。若背楚而從晉。一則棄其救鄭之力。一則棄其盟誓之言。無信若此。其誰肯親我乎。免我棄力背言之責。全賴爾二三子矣。[本]功作功。背音佩。○湛若水氏曰。鄭伯不念祖父之德。華夏之裔。棄中國之盟以從袁狄。乃行其惡而不悛。至死猶無悔悟之心。悲夫。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爲政。子國爲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當國攝君事也。爲政爲正卿也。司馬主兵。鄭未服晉。故乘喪伐之。官君也。禮先君既葬。嗣君正位。乃得建官命臣。今成公未葬。嗣君未免喪。故云官命未改。蓋不欲違先君意也。○蘇轍氏曰。鄭雖有叛中國之罪

而伐喪非其禮也。與士匄侵齊聞喪乃還相反。○會于戚。謀鄭故也。知罃以鄭人未服。故合諸大夫於戚以謀討之。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虎牢舊鄭地。今屬晉。故築城以逼鄭。知武子曰。善。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罃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惟寡君賴之。知罃言前年吾子與齊會于鄫。謂崔子有不服晉之言。今果不至于戚之會矣。滕薛小邾齊之屬國。今亦不至。皆以齊不服之故也。故我晉君不惟憂鄭不服。且憂齊。我罃將以此事白晉君而請齊共城虎牢。以觀齊志。若齊人應命。乃告諸侯會城虎牢。則服鄭之功歸于吾子。若齊不從。請將先伐齊。未暇治鄭矣。然吾子此謀足以服鄭而弭息于諸侯之禍。豈惟晉君賴之。[illegible]云傳言荀罃能用善謀。○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通嗣君之好。○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崔武子即崔杼。武子言三事將[illegible]翟[illegible]三國至于會之。鄭果求成于晉卒[illegible]。虎牢最險之邑。即鄭之制。而於[illegible]之西而楚在其南。鄭之缺。楚以[illegible]人特設此謀。先爲戍守以偪之。鄭之所畢集。則必不敢棄晉南向。而楚亦不得越鄭而東。蹂躪中華之境矣。故雞澤之盟。鄭不復有[illegible]。天下無兵革者六年。則虎牢之城。誠有功于天下。趙鵬飛氏謂晉悼置宋彭城。安一國之功小。遂城虎牢。安天下之功大。信然哉。○楚公子申爲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偪奪其權勢也。傳見楚自公子申公子壬夫爲政。所以不競于晉。

經三年。鄭僖公元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志始禍也。○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長樗晉之城地。樗勑居反。○公至自晉。傳無。○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雞澤晉地。今爲北直隸雞澤縣。○顧氏云。單子王卿。位在三公。宮伯出與諸侯盟。以[illegible]。陳侯使袁僑如會。陳侯聞諸侯盟。本非召會。來又後時。故書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諸侯既盟。袁僑乃至。故使大夫別與之盟。獨書叔孫豹者。內辭外也。再書及者。明此諸侯之大夫所以爲袁僑盟。上爲[illegible]。○秋。公至自會。傳無。○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傳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爲簡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衡山在今浙江湖州府城南皆吳邑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大夫組甲漆甲成組文被練練袍皆精兵也鳩茲今有○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君子是當時君子子重以憂恚成心疾○趙鵬飛氏曰夷狄相攻中國之福稽其故則自鍾離一會吳無侵晉之心楚有患吳之意故楚之伐吳以吳不與已而與中國也楚之兵力既分于吳而不能專向中國此諸侯之患得以少紓吳既受楚兵亦不能無求于中國故三年戒之會吳不召而自至自是天下之

勢遂成焉矣足晉吳楚是也吳既附中國則楚實孤終春秋之世楚無一日安枕者吳擾其東也○公如晉始朝也○夏盟于長樗孟獻子相公稽首。晉欲修禮於諸侯故去其國都與公盟于長樗時襄公方六歲故獻子相公行禮稽首以首至地也○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稽首禮九拜一曰稽首諸侯事天子之禮也懼謂不敢當此過禮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言我魯國介在東方之表密邇齊楚仇敵之國故君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將望晉君安我國家定社稷故不盡禮于所事社稷顧氏云傳言獻子能因事盟主○晉爲鄭服故且欲脩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晉欲因鄭服以脩吳好將以二事會

諸侯不易多難也虞度也戒備也言一歲之中多難不可不慮不可不戒諸侯之不和協者衆事之不虞者衆故欲以乞盟之辭告齊齊侯欲勿許而難爲不協乃盟於耏外。時諸侯皆服齊畏公難于爲不協乃與士匄盟于耏水之外耏音而○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爲中軍尉羊舌赤佐之。祁奚爲中軍尉請老致事也嗣謂繼其職午祁奚子羊舌赤羊舌職子伯華也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其祁奚之謂矣。諂媚也偏屬官也言祁奚稱解狐不爲諂媚其讎立祁午不爲阿黨以親比其子稱羊舌赤不爲阿黨其偏屬商書洪範篇蕩蕩平正無私貌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解狐未得位而死故云得舉得位得代父之位也尉佐同官故云建一官謂一事而三物成詩小雅裳裳者華篇言惟有德之人故所舉得似己者○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己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單頃公周卿士雞澤晉地荀會晉大夫淮上吳地以吳遠故欲於淮上會吳子不至○楚子辛爲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袁僑陳大夫侵欲所欲也小國謂

說楚若棄陳晉公三心歸服公恩楚從欲故楚棄陳成于晉晉使以陳服告于諸侯 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陳既請服故盟其大夫○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汝周曲梁合為北直隸永年縣僕御也魏絳為中軍司馬見揚干之車亂行謂是御者之罪故戮其僕 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其僕見戮與揚干被戮同故云揚干為戮無失不可失也 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赤言絳無攜貳之心其平日事君雖有難而不避假令有罪必受刑而不逃今日之事將自來陳其情狀何辱君命以執之 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僕人晉侯御僕 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

臣聞師眾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illegible] 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為請。[illegible] 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群臣旅會晉侯欲顯絳之功故為特設禮 張老為中軍司馬，士富為候奄。待大夫之食士富士會族子奄音[illegible]○ 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陳叛楚受盟雞澤○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許自新城以來不從盟會者四十年今晉以陳鄭既從故遂伐許

經辰壬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夏，叔孫豹如晉。○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姒杞姓成公妾襄公母○葬陳成公。無傳○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無傳定謚也頎氏云踰月而

葬速也○易按此時穩定姒不應定十五年復稱葬定姒公羊以姒作弋是矣不然此當在定十五年姒氏辛下誤○冬，公如晉。○陳人圍頓。

傳 四年春，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繁陽。前年侵陳之師今猶未還繁陽楚地在今河南新蔡縣南 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獻子以力未能服楚恐失陳故以為患言文王帥殷之叛國以服事殷能知時未可與紂爭也今我力未能服楚而反易文王之道與楚爭陳時之未可難以濟哉楚氏云傳記韓獻子之言與五年范宣子之言見晉所以終弃陳于楚○愚按文王率叛國以事紂臣道也楚非晉君也謂爭陳為易之何居韓厥于是乎失言矣愚又按諸侯于晉可焉安請許之亦獨文王之其紂以為晉人之言不倫類如此 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臧武仲聞之，曰：陳

功焉。晉侯許之。（鄫小國，魯請使貳屬魯。[illegible]時年七歲，若[illegible]晉官徵發之命，司馬晉掌諸侯之[illegible]。無失說事，徵求之命以副[illegible]。爲執事朝夕徵求，恐鄫小，難給[illegible]。於鄫以給晉求，世預氏云：爲明年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楚人使頓閒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頓小[illegible]閒[illegible]。）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無終山戎，今北平無終縣。嘉父，其君。孟樂，其臣。莊子，魏絳。[illegible]）

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晉侯欲[illegible]。）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言諸侯與陳皆將觀德于晉，以爲從否。晉若勞兵以伐戎，楚來伐陳，晉不能救，是棄陳也。中國諸侯見晉不能庇陳，必叛晉矣。戎狄本與禽獸無異，雖伐戎得勝，而失中國之諸侯，甚不可也。夏訓，夏書。窮，國名。有窮后羿，言有夏后君也。羿，有窮君之號。魏絳方論和戎，而欲進諫，故特稱之，以發公問之。）

公曰：后羿何如。（怪其言不次，故問之。）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夏禹之孫大康淫放，[illegible]仲康[illegible]。羿遂[illegible]而立之[illegible]。[illegible]以武羅[illegible]賢。）

（[illegible]是國之大患，故舉以規悼公。[illegible]）昔周辛甲之爲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辛甲，周武王大史。使百官各以所居官事爲箴，以戒王之闕失。虞人，田獵之官。[illegible]）

羆音夏會三去聲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魏絳不勤和戎忘爭乎事忘虞箴與前言不應故御晉北二句以詳魏絳之意經也去聲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傳公既心納絳言遂問和戎之利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薦居逐水草而居也貨易土也土可賈言以貨貴土也易輕聳動狎習也振動驚也威懷威畏也勤勞也頓謂折壞也德度以德爲法也三聲賈音古公說使魏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脩治農事田獵以時遵絳之諫也杜預氏云傳言晉侯能用善謀說音悅○附錄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

鄫侵邾敗於狐駘。臧紇即武仲鄫屬魯故救之狐駘邾地伐鄫經不書後書滅鄫舉重也駘音臺紇恨發反國人逆喪者皆髽魯於是乎始髽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髽麻髮合結也魯師既敗遺喪者多不能備吉服故髽以迎之○雖有吉者亦髽以弔遂以爲常檀弓云魯婦人之髽而弔也自敗於臺駘始也狐裘貴者所服公時幼弱故云小子紇短小故云朱儒詩六三○經不書敗魯人諱之○髽側瓜反

經己卯五年魯襄公元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魯衛皆受晉命而行故不書及衛善道吳地今爲泗直隸盱眙縣○秋大雩○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時叔孫豹使鄫巫命于會故鄫見經○公至自會。傳無○冬戍陳○楚公子貞帥師伐陳以事從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傳公既戍之復救之故書戍書救以善晉也○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傳無○辛未季孫行父卒。

傳五年春公至自晉。杜預氏云公在晉朝晉聞其見伐還命戒記在戒故傳稱經公至以明之○附錄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晉人執之士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於戎也王叔陳生周卿士戎陵暴周室故王使王叔告愬於霸主王叔反有貳心於戎奉使無狀故晉爲周執之○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子國即公子發子產之父○李廉氏曰晉鄭自鄭平後未嘗通聘終春秋僅見於此則以

簡公之立盟諸侯之睦也○穆叔覿鄫大子于晉以成屬鄫。覿見也前年魯請屬鄫于晉故穆叔偕鄫大子如晉以成屬鄫之約○愚按是時莒人強橫志在滅鄫而鄫所依者魯故叔孫豹覿鄫世子于晉所以托鄫于晉也而鄫卒爲莒滅晉亦不能庇鄫豈鞭長不及馬腹歟書曰叔孫豹鄫大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豹與巫並受命於魯故經不書及先鄫大子於魯大夫也○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壽越吳大夫辭謝也雞澤會在三年悼公新爲霸主遠人慕之故吳有志于親中國辭謝雞澤之不會而請聽後會之期晉人將爲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晉將邀吳爲戚之會而魯衛近吳故使先往通好焉以其道遠故先告以會期戚前此吳子之不至也爲壬去聲○許翰氏曰晉楚爭衡權之在吳故晉急于會吳如此○秋大雩。

早也雩夏祭若歲旱則又修其禮故傳釋之曰旱見秋雩非書過也〇楚人討陳
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討治也治陳人叛楚從晉
之故子辛侵欲小國載在三年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壬夫
卽子辛言以貪而故經以國殺爲文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杜預氏云
陳之叛楚在子辛楚子不能明法教以律貪人又不能殺貪人以謝失小國乃牽共罪人與兵致討而陳
恐彌篤方歸罪子辛而殺之故云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
不令集人來定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夏
書曰成允成功逸詩也挺挺正直也扃扃明察也講謀也言周道挺挺然正直我心扃扃
然明察知其謀事不善當集賢人以共定之今共王
伐宋封魚石背盟叛於鄢陵是無信也八年之中殺
子反公子申及壬夫是殺人以逞也難難與晉爭霸
也允信也言信成然後有成功也挺上聲〇愚按楚

共三伐宋背盟虞已則無信矣其三殺大夫皆以其罪何謂不刑傳蓋以成敗論爾〇九月丙
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楚將復伐陳故諸侯以兵戍〇李本氏曰壽夢
方強懼與楚合故悼公遠與吳退使爲楚憂亦制強
虞得近息之微權然不能修德息兵柔遠能邇而又
結一強夷苟紓目前忽遠圖而忘後患焉策之下者也穆叔以屬鄫爲不利使
鄫大夫聽命于會屬鄫本以假勢而鄫甚方共虐鄫魯數救之反爲國害故以爲不利
而辭于晉杜預氏云傳言鄫人所以見於戚會〇楚子囊爲令尹范宣子曰
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
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
後可子囊卽公子貞改行改子辛所行疾急也朝夕急危急之患在朝夕必往從楚也有陳非吾事
言吾之力不能及陳也杜預氏云爲七年陳侯逃歸傳〔喪〕亡去聲冬諸侯戍陳子
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諸侯能戍陳而楚猶伐之
故諸侯又能救之城棣陳地在今河南封丘縣境〇馬按宣子憂晉之不能保陳與魯仲憂齊之不能保
江黃同意既知其不可有所爲戍猶救至其自敗乃已霸主事哉〇季文子卒大夫
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
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魯一大夫見大于小斂公在祔皆一行同宰家臣
庀具也言季子家臣具家器之用以爲皆葬之備其家妾不衣帛其廄馬不食粟其府庫無珍寶之重
器無甲兵之重備〔庀〕匹婢反〔藏〕去聲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
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三君宣成襄也〔相〕去聲〇愚按
行父奸深忌刻人也逐其黨侶遂傾歸父赫晉伐齊
以專魯國之政安在其忠於公室哉雖妾無衣帛馬
不食粟不過小廉曲
謹而已何足數也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三十二終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著

襄公二

經 乙未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夏。宋華弱來奔。華椒孫 ○秋。葬杞桓公。無傳 ○滕子來朝。○莒人滅鄫。○冬。叔孫豹如邾。○季孫宿如晉。行父之子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傳 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杞自春秋以來皆不書名惟桓公與魯成公同盟故始以名來赴於魯 ○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梏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於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華弱樂轡皆宋大夫狎褻慢也優調戲也子蕩即樂轡子蕩張弓以貫華弱之頸若械之在手故云以弓梏司武司馬也難以勝言不勝其司馬之任也梏古毒反 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于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子罕以華弱奔後而發此言蓋以告諸大夫非告君也專戮以弓梏戮華弱也亦逐亦宜見逐也子蕩恐即被逐故射子罕之門幾日不久也言我射汝門汝不能勝能有幾日亦須從我被逐而去也杜預氏云子罕雖見辱不追忿所以得安 射音石 ○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滕子即位始來朝也 ○莒人滅鄫。鄫恃賂也。鄫貢賦於魯恃魯而不脩貢故莒得而滅之 ○愚按莒人滅鄫說者以晉不救鄫故因上穀梁之說謂鄫立莒公子為後神不歆異姓之祀為滅非莒以兵滅也若然何辭焉蓋晉悼主盟中國[illegible]下國之寡[illegible]不亡聖人傷之故特書曰滅正以著[illegible]之失道也左傳本末甚明無容多贅 ○冬。穆叔如邾。聘。且脩平。平四年狐駘之戰 ○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晉以鄫屬魯魯不致力救助為莒所滅故晉來治魯罪問所以不救而使其滅亡之故 ○愚按魯雖請晉屬鄫已而自謂力不足業為辭之矣滅鄫者莒也以悼公之賢且強不莒之問乃問魯哉 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季武子即季孫宿始代父為卿往見大國且謝亡鄫之罪以聽其命 ○莊伯衛氏曰滅事情叔孫初嗣位而往見霸主爾 ○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萊恃二年賂夙沙衛之謀故為齊滅 於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傅於堞。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輿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遷萊于郳。高厚崔杼定其田。鄭子國來聘在五年蓋二年晏弱已城東陽以偪萊至鄭子國來聘之五年四月復脩其城因遂圍萊堙土山也堞城上女墻也周環萊城為土山及女墻以攻之杞桓公卒在此年三月王湫故齊人成十六年奔萊正輿子萊大夫棠萊別邑蓋今杞公卒之三月王湫正輿子帥別邑之人軍齊師以解圍而為齊所大敗浮柔萊共公名莒附齊故殺之正輿子王湫無宇即陳桓子陳完玄孫宗器宗廟之器襄宮齊襄公之廟郳即小邾附屬于齊故遷萊而還其君于小邾高厚高固子定其田定其國之疆界 ○堙音因傳音附堞音牒[illegible] ○黃震氏曰傳言滅又言遷則所遷者其族屬人民非必其君也與經言遷紀邢記同

【經】七年(己丑)春郯子來朝○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小邾子來朝○城費(費季氏邑今山東費縣有費城費音祕)

秋○秋季孫宿如衛○八月螽(無傳)○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會于鄬以謀救陳也陳侯逃歸不成爲救故不書救鄬鄭地)○鄭伯髠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如會會於鄬也鄵鄭地穀梁云未見諸侯曰如會致其志也禮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卒名何以加之會上見以如會卒也)○陳侯逃歸

【傳】七年春郯子來朝始朝公也○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后稷周始祖能播殖者故郊祀后稷以配天所以祈農事也是以建寅之月既畢郊祀之禮而後擇日而耕今卜郊于建卯之月是既耕而郊宜其卜之不從也啓蟄夏正建寅月也耕謂春分(蟄音直立反)○黃震氏曰孟獻子歸咎于既耕而卜蓋不知天之不歆其僭也)○南遺爲費宰叔仲昭伯爲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南遺季氏家臣昭伯惠伯之孫隧正主役徒者謂遺語遺也而汝也杜預氏云傳言襄公去公室季氏所以彊○黃震氏曰季武子城其私邑以自彊定公十二年所以墮之而不可得者也)○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子叔來聘在元年言以緩于報聘非有貳心也)○(附錄)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乎(穆子韓厥長子成十八年爲公族大夫立爲嗣也詩召南行露篇言人豈不欲早夜而行懼多露之濡已喻已非才不可妄居高位也又詩小雅節南山篇言在位者苟不能躬親政事則庶民不聽信其命喻已有疾不能躬親政事也無忌穆子名)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爲德正直爲正正曲爲直參和爲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起無忌弟宣子也田蘇晉賢人起從蘇游蘇稱起好仁詩小雅小明篇靖安介助景大也言君子安靖恭敬以居其位而好親正直之人則神明察見必助以大福也恤民爲德卹靖共其位之謂正直正已心也正曲正人心也參和備此三者不失其和也蘇謂起好仁起必備有此行故可立好去聲)庚戌使宣子朝(宣子卽韓起)遂老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掌主也穆子先爲公族大夫今使爲之師長)○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拜言卽緩盟非貳之言孫桓子盟在成三年)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聘禮公迎賓于大門三揖三讓公升二等然後臣始升一等今文子與襄公同等穆子公孫豹也言諸侯同會寡君與衛君同登今子乃衛臣而與魯君同登魯君未知所失而致此不遜安徐行也過去聲)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爲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

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詩召南羔羊篇委蛇自得之貌從者從公而入私門其容自得蓋謂從君不順也言人臣自公而入私門若不順行而自得之言其人必將毀折不得終其位杜預氏云焉○楚子囊圍陳會于鄬以救之鄬鄭地諸侯會於鄬○鄭僖公之為大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于晉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鄬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鄵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成魯成公子豐穆公子不禮不敬禮也元年鄭僖公元年也鄵鄭地名杜預氏云傳言所以不書弒○愚按鄭僖公之卒春秋不以弒書公羊以為為中國諱穀梁以為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而左氏則謂以瘧疾赴據傳紀弒君無赴於他國者不但魯之隱閔於楚子曰麇於齊侯曰陽生皆不以被弒赴諸侯而經皆以卒書之則左氏之說不為無據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簡公僖公子○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二慶陳執政大夫公子黃哀公弟也二慶使人告楚言我使公子黃往楚當執之既而使人告陳侯于鄬之會言楚人已執公子黃君若不歸恐羣臣有背君之圖陳侯所以逃歸○是後陳所以從晉恃其能救己之急而悼公十二月始會諸侯于鄬陳其圍未解則陳之所以復從楚而後叛晉也以宗社故也

【經】八年鄭簡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夏葬鄭僖公。三月而葬速○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燮蔡莊公子○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晉悼公使大夫聽命于會故季孫宿會而公不與○公至自晉。無傳時公○莒人伐我東鄙。○秋九月大雩。○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鄭從晉故楚之始○晉侯使士匄來聘

【傳】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悼公復修霸業故襄公朝而聽其貢賦多少之數○附錄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先之夏四月庚辰辟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孫擊孫惡出奔衛先先作難也辟罪也加誣以罪而戮之二孫子狐之子辟亦作辟○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子耳子良之子蔡黨於楚二子侵蔡以求媚於晉也傳見子國所以稱人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產子國之子言四五年後晉楚之勢判乃得安寧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大命軍旅之命○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晉悼公不欲重煩諸侯故使大夫聽命鄭伯以獻蔡捷故偶住大夫不書尊晉侯也尊之也首不以大夫敵諸侯也獨書季孫宿據魯史

成文也○異○按文二年晉宋陳鄭伐秦[illegible]皆稱人[illegible]三尊秦謂之崇德其意與此[illegible]

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鄫田。鄫田後於魯三疆界下[illegible]故莒既滅鄫復伐魯以正之鄫遂屬莒矣○愚按莒既滅鄫又復伐魯而覇討不及晉方有事秦楚故也據此則莒人以兵滅鄫明共謂以其子繼鄫爲滅鄫耶○秋九月大雩旱也○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果如子產之言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孔穆公子子蟜子游子子展子罕子待待來救也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寇不爲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周詩逸詩也言黃河水濁千年一清則人壽無多不能久俟以喻晉救之難待也兆卜詢謀衆士也言兆既卜而詢謀又多主於爭競而有羅網之難無有成功也族家兹益也言謀事者既多家民之心又多違則所謀之事益見其無成也紓緩也緩吾民之叛也待來者待來伐我者而與之也行禮也犧牲所以爲盟玉帛所以講會言奉此犧牲玉帛待于晉楚之竟以待兵力之強者而與之盟會以庇覆吾民焉蓋與之和則二國不能爲害不與之戰則吾民不至疲病也此言所以欲從楚之意也竟音境罷音皮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

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五會謂鄭與晉三年會雞澤五年會戚又會城棣七年會鄬八年會邢丘將安用之言得楚失信不足貴也親我謂晉無成不與成也鄙我謂楚是欲欲與成也明精明也四軍上中下新軍也軍有正佐故云八卿舍之子展名杖倚杖也守守城也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請從楚騑也受其咎詩小雅小旻篇孔甚也集成也盈庭多也邁行也言謀之者多則是非相亂而不成蓋發言有不善者誰肯受其咎者若不往不往而坐圖遠近謀之雖審終不得其正路矣騑子駟名騑音非乃反楚平傳見鄭之六卿異心所以不競使王子伯駢告于晉曰君命敝邑脩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皇啓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伯駢鄭大夫而敗賊兵也蔡人不從特楚不從晉命也索搜保守馬迫也夫婦已嫁娶者男女未嫁娶者啓小跪也翦盡控引也亡人猶人人也庇庇覆也其身也孤鄭伯自謂女音汝馮音憑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楚命楚人見討之命一介獨使也行李行人也杜預氏云

爲明年晉伐鄭傳○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拜公辱謝襄公之朝也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摽有梅詩召南篇名言梅盛極則落詩人以興女色盛則有衰衆士求之宜及其時宣子賦此詩欲魯及時同討鄭也不敢不敬役也臭味言同類也何時言遲速惟命不拘於時也摽捍小反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爲子孫藏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爲知禮角弓詩小雅篇取其兄弟昏姻無相遠矣武子賦此謂魯與晉兄弟之國當相親也彤弓亦詩小雅篇天子賜有功諸侯而作武子賦此欲使晉悼繼文之業復受彤弓于王也城濮之役在僖二十八

年爲子孫藏藏之以示子孫也宣子言我嗣其父祖爲先君守官不敢不承魯君之命以臣輔晉君也彤弓之義在於晉君故士匄受之爲知禮濮音卜

經丁酉九年春宋災來會故書○夏季孫宿如晉○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無傳○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伐鄭而書同盟則鄭受盟可知○楚子伐鄭明年諸侯伐鄭則鄭與楚可知

傳九年春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政樂喜子罕也宋人自知天道當有火災故樂喜素相宋預爲備火之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挶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使樂遄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宮巷伯儆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伯氏宋大夫司里里宰也徹折去也塗泥塗也小屋易徹故徹之以開火道大屋難徹故塗之以殺火勢畚簣籠也挶土轝也綆汲索也缶汲器也水器儲水之瓮量輕重計人力所任也巡行丈度也謂行度城壁之地繕治也謂繕治守備之處恐因災作亂也表火道從火之所向標表其道也華臣華元子爲司徒正徒役徒也隧正官名五縣爲隧納聚郊野保守之民華閱亦華元子爲右師討治庀具也謂各具其官屬向戌爲左師樂遄爲司寇庀刑器保護刑書也皇鄖皇父充石

之後或云卑馬甲兵司馬之職校正主馬工正主車國有災患恐致姦寇故使皇鄖命此二官出車馬備兵甲以防非常也武守武師守備也西鉏吾爲大宰府守府庫之守司宮奄官巷伯寺人儆宮使各儆備宮內之事二師左右師卿正卿大夫享祀也祝大祝宗宗人墉城也城積陰之處故用馬祭於四城以禳火盤庚殷王宋之遠祖故亦用馬祀之孔穎達氏云此備火災所使華官急者在前緩者在後故先司里次具正徒次納郊保然後二師總庀群臣以刑器車馬甲兵法國之所重故特命三官庀具其物先外官備具故大然後及內故次司宮巷伯人事既畢乃祭享鬼神故次敬享祀盤庚之事畚音本挶音鞠綆音梗缶浮上庀皮上鄖音云鉏音魚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內火是故咮爲鶉火心爲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

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
其有天道也士弱卽士莊子渥濁也知有天道知有火災也心大火辰方星也味鶉火南
方柳星也士弱言古者火正之官掌祭有功後世祀之或以配食於大火之心星或以配食於鶉火之
柳星季春建辰之月鶉火星昏在南方則令民放火是爲出火季秋建戌之月大火星伏在日下夜不得火
見則禁民放火是爲內火陶唐號閼伯高辛氏子爲唐火正居于商丘實祀大火心星而紀出內火
之時相土商之祖始代閼伯之後居商丘祀大火所以商丘之地屬大火也閱猶數也商人數其前後禍
敗之跡常由火災而啓宋乃商之後又在商丘之地是以先知天道之災必火也日先日也或云自守之
俣恐未咮音晝內與納同鶉音純閼音遏宿去聲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
亂無象不可知也言在君行道與否若國無道災變亦殊初無一定之象不可知其必
然也○陸粲氏曰聞商人之禍敗始于獨夫不聞以火當春秋時列國之災燬炎炎宛若甚衆非盡商之

子孫也然則辛伯之論踈矣獨所謂國亂無象者得之○夏季武子如晉報宣
子之聘也宣子聘在八年穆姜薨於東宮穆姜淫於孫僑如欲廢成公故被放
於大子之宮事在成十六年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因穆姜薨而追
記其始往東宮之筮艮上艮下艮此正卦遇艮之八揲蓍之法遇九爲老陽遇六爲老陰遇七爲少陽遇
八爲少陰二老變而二少不變穆姜筮得艮卦初二四五六爻九三爻皆變惟二得八爲少陰不變故云艮
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震下兌上
隨史官言本卦是艮五爻皆變故之卦爲隨隨非閉固之卦有出之義君指穆姜言必不久居東位安對
以悅穆姜也姜曰亾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元體
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
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

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人而與
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
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弃位而姣不可謂貞有四
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
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亾與無同言無可出之理史據周易故穆姜亦引周
易以折史之妄元始也於人爲首故云體之長亨通也萬物亨通之時乃嘉美之聚會也利宜也萬物成
遂自然和悅故於義爲和貞正而固也物之堅固者可以爲幹故貞爲事之幹體仁體元也體法于乾之
仁乃爲君長之道故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君子有嘉美之德則動與禮合故嘉德足以合禮君子利益萬
物則雖斷制而不傷其利故利物足以和義君子以貞固立事猶枝葉之有幹故貞固足以幹事然必身
有此四德而不誣罔是以雖遇隨卦而其身无咎今我婦人而與僑如爲亂婦人伏於丈夫固在下位而

有不仁之事不可謂元欲廢成公欲去季孟不能安靖國家不可謂亨作禍亂而自放於東宮不可謂利
弃夫人之位而與臣下淫狡不可謂貞有此四德者遺則无咎我皆無之豈隨之義哉且我之爲惡咸其
自取豈能無咎必死於宮無可出之理也姣淫之別名杜預氏云傳言穆姜辨而無德亾音無長上聲與
言預○陳傳良氏曰穆姜不應自暴其過如此蓋卜筮於穆姜之言傳不能辨而妄信之今按傳所載占
筮凡十八處皆此類○朱申氏曰元體之長也一段與文言畧同蓋古書本有此語孔子作文言乃采而
用之○附錄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
之士雅秦大夫秦晉世爲仇讐秦力不足以敵晉故乞兵于楚欲與楚併力伐晉雅音辛子囊
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
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
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皁隸不知遷業韓厥老

矣知罃禀焉以爲政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爲賢而爲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頌能別其能也不失選得所選也方[illegible]冝也[illegible]冝也讓于善遂于勝已者不失守各任其職也讓于教勉力以奉令也[illegible]曰貴[illegible]曰[illegible]讓[illegible]不[illegible]專其業也禀咨事也[illegible]欽將中軍[illegible]上之居已上也魏絳有和戎之功故[illegible]上讓[illegible]其位者以[illegible]在[illegible]也[illegible]其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不及晉德不及晉也必出師不敢失信也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爲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杜預氏云爲十年晉伐秦傳○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

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鄖從荀罃士匄門于鄟門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杞人郳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甲戌師于汜令於諸侯曰脩器備盛餱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是時晉因鄭服後以虎牢鄭與鄭故鄭又從楚而諸侯伐之鄟門鄭城門名攻鄟門者中軍也梁亦鄭城門名攻梁者上軍也攻北門者下軍也行栗表道樹也斬行栗者新軍也汜鄭地器兵器備戰備餱乾食也歸老幼示將久師也疾疾病之人諸侯已取鄭虎牢故使諸軍疾病者居息其中肆緩眚過也言肆赦諸軍之有過犯者而後圍鄭鄭喜卑也○愚按秦來侵晉晉既以饑故弗報矣其[illegible]楚晉鄭合諸侯以伐之者何蓋秦不過是[illegible]於西戎而得鄭則可以[illegible]於中國將急於其所必爭不得不怒于其[illegible]可緩[illegible]公[illegible]霸之大[illegible]

也卒之既服鄭不[illegible]歸謀所以息民而諭積聚以貸之以饑故罷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獻子荀偃也不然不圍鄭也成成功也恐楚伐鄭鄭復屬之無成功也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武子荀罃也敝罷也三分四軍謂分上中下新四軍爲三部來者楚也艾息也武子言許之盟而還師楚必救鄭使其兵力罷病吾三分四軍更番而出與諸侯之精銳以逆楚是我兵不爲疲而楚兵三來將不勝其勞而不能敵矣豈不勝於與楚戰乎蓋暴骨而戰以快其欲者不可以爭勞是大勞終未得休息也君子尚謀所謀在心小人尚力所勞在力先王以君子治小人之法如此罃之意蓋謂晉但勞心以制楚楚必勞力而受制于晉也

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鄭服故經書同盟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蠆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騑子駟名發子國名輒子耳名蠆子蟜名舍之子展名卿之適子謂門子[illegible]晉士莊子爲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載書盟書也此盟謂違盟之罰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厎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

異志者亦如之。子駟不受此盟故趨而進介猶間也二大國指晉楚亂以要之以兵亂之力強要使服也辛苦難嘗之味墊隘委頓之狀底至也子駟之言蓋不肯專服晉也荀偃曰改載書。子駟亦以所言載於策故偃欲使改之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昭告也要言盟誓之言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脩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弃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獲服也休和休諸侯之力以和其心也乃盟而還。定服鄭之謀已不賴于盟故遂用兩載書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閏月戊寅濟于陰阪侵鄭次于陰口而還。晉以戲之盟鄭人不從晉志故復以諸侯之兵伐鄭三門即鄟門梁北門也晉果三分其軍各攻一門陰阪有津晉自濟師而去復侵鄭之外邑陰口鄭也杜預氏云以長曆參攷上下此年不得有閏月戊寅疑閏月當爲門五日五字上與門字合爲閏則後學者自然轉日爲月也。○啖助氏曰左氏云冬十月諸侯伐鄭下又云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蓋誤重說也右史或用周正或用夏正作傳者承兩國之舊史月數不同遂兩載之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子展以晉彊不可重怒故云不可杜預氏云傳言子展能守信。○黃震氏曰趙氏謂晉欲得鄭當先制楚欲制楚當先結吳以掎楚楚忌吳之斷其後必不敢長驅鄭郊愚謂鄭處晉楚之間亦難矣晉不幸而遇楚之彊謀所以安中國亦難矣○附錄

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沙隨會在成十六年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爲冠具。歲星十二年而一周天故云一星終生子者成人之事而冠者成人之禮故必冠禮既成乃可娶而生子此古禮也盍悼公意欲遂與之冠爾冠音貫下同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祼謂灌鬯酒也享祭先君也金石鍾磬也節舉動之節冠必見宗廟以先祖之廟爲祧行行役也在行無禮樂之文故冠禮未可具假備假借鍾磬以行禮也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鍾磬焉禮也。晉始祖周公衛始祖康叔親兄弟也此所謂兄弟之國成公衛獻公曾祖于其廟者從衛所處也此所謂以先君之祧處之假衛鍾磬此所謂以金石之樂節之武子以悼公欲速故寄衛廟而假鍾磬其祼享之禮歸晉乃祭廟禮得禮之權宜也。○愚按謂之君子禮變於不得已悼公宴公於河上年焉而命之冠居然覬諸之意矣武子既知君冠有禮則盍對之曰歸而行于祖廟未爲後時而掃其請也而顧寄於衛廟假鍾磬焉鍾鼓可假先君其可假乎禮苟變而可則何適而不可也○楚子伐鄭。鄭以與晉成之故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盟者歃血飲酒血未乾言盟尚新也乾音干背音佩下同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蠲要盟背之可也。質主也瑞符節也蠲絜也言二盟初無定主明神不蠲而臨之蓋明神所臨者在于信信者言語之[illegible]善之宗主也是故明神臨之以驗其言今[illegible]故爲盟而無信明

神必不潔其盟而臨之即令背之亦無不可況未嘗背盟乎要平聲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楚莊夫人卒。王未能定鄭而歸。罷戎楚大夫中分鄭城中里名莊夫人共王母罷音皮○附錄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晉侯以伐鄭未得志謀所以息民而用之施施恩惠舍舍勞役輸委輸也滯積滯而不散之積困人困而不遂之人利與民共故無禁民知禮讓故無貪幣更以幣而易牲也特牲特用一牲也不作仍舊也從給足給事也有節上下有度也三駕三興師謂十年師于牛首十一年師于向其秋觀兵于鄭東門自是鄭遂服楚不能與晉爭傳言悼公所以復霸更音庚要音基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三十四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著

襄公三

【經】戊戌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吳子在柤晉以諸侯往會故云會吳柤楚地在今南直隸沛縣界柤音查○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偪陽近宋小國今山東嶧縣有偪陽城偪音福○公至自會。無傳○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晉師伐秦。○秋，莒人伐我東鄙。○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冬，盜殺鄭公子騑、公

子發、公孫輒。程子云盜殺三卿不書大夫卿賊也○戍鄭虎牢。獨書魯戍而不敘諸侯以伐鄭諸侯多受晉命戍虎牢不復為告命故也○楚公子貞帥師救鄭。○林堯叟氏曰楚數救鄭者不書於是始書救鄭以為晉悼復霸楚欲救而不能也是故書救陳見晉之務失陳書救鄭見楚之務失鄭云爾○公至自伐鄭。無傳

【傳】十年春，會于柤，會吳子壽夢也。壽夢即吳子乘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大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士莊子曰：高子相大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高厚即高固子時吳子未至故光先從東道與東諸侯會遇非本期之地且不以告魯故不書會於柤顧氏云為十九年齊殺高厚二十五年殺其君光傳相去聲夏四月戊午，會于柤。傳言夏會而經書春蓋經書始行傳言會日也癸丑戊午二日相近

見背二會也○黄震氏曰晉方患楚欲通吳而吳道多阻今會于彭城之柤所以通吳之來路○晉

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向戌宋大夫偪匄以宋事晉恭而向戌有賢行故欲城偪陽而封之爲附庸國偪音福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堇父孟獻子家臣步挽重車以從偪陽之役輦音輦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郰人紇抉之以出門者啓開也縣編振如門施關機以縣門上發下也諸侯之士見偪陽門開遂攻其門已而攻門者入偪陽人發機下縣門以閉攻門者於內郰魯邑紇郰邑大夫仲尼父叔梁紇也紇抉縣門以出攻門者縣音玄郰音鄒抉音結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

狄虒彌魯人建立蒙覆也櫓大楯也蓋以車輪覆甲代大楯之用以示有功也百人爲隊成一隊者以一人當百人也詩邶風簡兮篇虒音斯隊徒對反主人縣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絶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以狥於軍三日主人偪陽人縣布於城以試外之有勇敢登者堇父緣布以登者三偪堞女墻也將及女墻偪陽人絶之使墜如此者三偪陽人嘉其勇辭謝不復縣布堇父退而帶其所斷之布徧狥魯軍三日示其勇也隊音墜蘇復浮去諸侯之師久於偪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罃同夏之月恐有潦雨班還也知伯怒投之以機出於其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知伯即荀罃機與几同怒而以機投之出於二子之間言女已成伐偪陽封向戌二事而後告我我恐亂女已成之命故不違女請女既勞君而與諸侯而牽帥老夫以至此既無武功可守而又欲改易其罪而歸於我曰乃荀罃欲還師不然已克偪陽矣余羸弱之老也可任此重責乎今與女約若七日不克偪陽必取女二人以謝不克之罪重去聲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書曰遂滅偪陽言自會也兵法守城用礌石以擊攻者故云受石自會言因柤之會遂滅之也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鎮安撫綏光昭啓開也安謂安于晉君之賜

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荀罃辭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桑林殷天子之樂湯有七年之旱禱桑林而得雨遂以名樂宋王者後魯以周公故用天子禮樂故云於是觀禮禘王祭樂亦如之賓賓客祭祭祀言魯以禘樂待賓客則宋以桑林享君無不可者舞師樂師旌夏大旌也題識也舞人初入之時舞師建旌夏以引舞人而人以識其舞人之首悼公見此非常驚懼而退於更衣之房宋人感悼公有禮乃去旌然後終享禮而歸愚按桑林殷天子之樂宋人以祀其先公者也而可奏之晉侯乎魯有禘樂用之於賓饗禮之不中者也而偃可援以爲比乎昔工歌湛露甯子不答金奏肆夏叔孫辭焉惜乎晉侯之無若臣也及著雍疾卜桑林見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荀罃不可曰

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著雍晉地桑林見祟桑林之祟見於卜兆也請禱還宋禱謝也以所也言我辭桑林不敢當天子之禮而宋則用之若桑林果有鬼神自當加罪于宋不當于晉也見音現晉侯有閒以偪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偪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閒疾差也偪陽非夷而謂之夷者中國之俘不當獻廟故諱而改名之也禮天子不滅國諸侯不滅姓晉侯以偪陽不當絕祀故歸諸天子使周內史選其族之賢者嗣之今居霍以奉妘祀內史掌爵祿廢置者使內史示有王命也霍晉邑善不滅姓故云禮○劉敞氏曰以是爲禮諸侯其誰不樂滅國乎師歸孟獻子以秦堇父爲右生秦丕茲事仲尼以堇父爲車右嘉其勇力也杜預氏云言堇父以力相尚其子事仲尼以德相高○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毋庚午圍宋門于桐門楚鄭

伐宋以宋受偪陽故訾毋宋地桐門宋城門訾音貲毋音無○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以秦侵晉在九年○愚按偪陽楚與國晉滅之而與宋則楚連鄭師以伐宋勢也乃晉不來是救而顧伐秦以報私怨豈所以霸哉○附錄衛侯救宋師于襄牛衛救宋以與晉也襄牛宋地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病矣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亾病不猶愈於亾乎諸大夫皆以爲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鄭又伐衛以與楚也國病師數出疲病也皇耳皇戌子鄭之侵衛亦以無受楚之勅命故云楚令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

孫蒯獲鄭皇耳于犬丘定姜衛定公夫人繇兆辭言兆如山陵之象有大夫出征討之事而喪失其大夫雄大夫之象此繇辭也蒯孫文子之子繇音胄喪去聲○附錄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蕭宋邑時楚鄭志在圍蕭非實伐魯故經不書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周猶不堪競況鄭乎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競強也鄭師伐魯圍蕭克蕭侵宋故云師競已甚三士子駟子國子耳也杜預氏云爲下盜殺三大夫傳○莒人閒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鄭時諸侯有討鄭事閒去聲○諸侯伐鄭此因鄭人從楚伐宋而伐之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己酉師于牛首大子宜賓以上卿晉以齊先至之故今在滕侯上故傳釋之牛首鄭地九年傳謂晉三駕而楚不能與爭此其

一也長上聲○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諸侯之師即師于牛首者黜減損也獲獲囚也爭爭所獲也抑抑裁抑之以其過制故云非禮獻獻所獲也初子駟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群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洫田畔溝也先是子駟爲田洫以正疆界而侵四族之田故皆喪田五族并尉止言不逞不快志也公子之徒八年所殺子狐子僖子侯子丁之黨洫況域反堵音者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師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刼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

之故不死。當國攝君事也。西宮之朝，公宮之西。鄭子孔即公子嘉，知難不告，利得其處也。故不及于難。杜預氏云：爲十九年殺公子嘉傳。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大夫相御尉止等五人，以微故書盜。此傳釋書盜例。子西聞盜，不儆而出，尸而追盜。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西，子駟之子公孫夏也。不儆，不戒儆守備者。尸，謂父尸也。子產聞盜，爲門者，庀羣司，閉府庫，愼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於北宮。子蟜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子產，子國之子公孫僑也。爲門，置守門者。庀，備也。羣司，衆官也。尉翩，尉止子。司齊，司臣子。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是時鄭伯弱，子

孔專權，自以身既當國，盟其二聽于己，爲盟載之書，曰：自羣卿諸司以下，皆以位之次序，一聽執政之法。辟，法也。門子，卿之適子。辟音闢。子產止之，請爲之焚書。勸令燒除載書。爲，去聲。子孔不可，曰：爲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國不亦難乎。書即載書。難以治也。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所欲爲政也。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焚於外，欲令衆見之，衆於是定。○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梧、制皆鄭舊邑。晉率諸侯以伐鄭，而亦服，故大脩虎牢而戍之，欲以逼鄭。杜預氏云：經不書城，魯不與也。士魴、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虎牢雖鄭地，二年晉既城之，以虎牢久已屬晉，非侯鄭地，乃晉侯之意。鄭人若服，將復歸之，故夫子探其本心而繫之于鄭，以見晉志。○王樵氏曰：城虎牢不繫之鄭者，將鄭方從楚，中國取其虎牢而城之，爲中國守，以制鄭，非爲鄭而城之也。城虎牢而繫之鄭者，時鄭將從晉，中國恐楚伐鄭，故置兵守衛，以拒楚，是爲鄭而戍之也。鄭及晉平。以諸侯戍虎牢故。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軍。還，繞也。陽陵，鄭地。逃，避也。武子，荀罃也。潁，水名。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

與楚人盟。從猶服也。言諸侯既有去志，必無鬬心。亡論鄭服不服，皆退。諸侯既退，楚必圍鄭。諸侯雖見鄭之受圍，猶將退師而去，故不如亦服于楚，亦可以退楚之師。於是夜渡，與楚盟，畏晉知之也。欒黶欲伐鄭師，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爲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鄭師，謂涉潁者。致怨于鄭，所以爲後伐之資也。命，猶必也。言勝負難要，不可命以必克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侵鄭，欲以致怨也。楚還，以鄭服楚也。○附錄 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遂處之。二人皆王卿士。右，助也。說，說陳生也。處之，居于河上也。說音悅。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

與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士旬聽之獄訟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故使宰與屬大夫訟曲直○孫炳炎曰卿士爭政天子不能官人矣又不能自決而待諸侯之卿聽之王叔之宰曰篳門閨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爲上矣篳門柴門閨竇穿壁爲戶上銳下方狀如圭也言伯輿家微不得陵上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盟曰世世無失職若篳門閨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篳門閨竇乎唯大國圖之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牲犧牲用器用賴恃也騂旄赤牛也言先世以七姓從王爲王備牲犧共祭祀而王恃其用故以赤

牛與盟使不失其職東謂洛陽底至也何賴何恃其用而與盟也賄成以賄賂而成也放寵放赦自寵臣而出也師旅長官也不勝其富以受賂故也言政刑皆私屬長受賄而富則伯輿之輩不得不貧賤也圖議也傳云正直爲正正曲爲直故瑕禽自言已理甚直設若不被上知而使在下者無直則在上者何謂能正人之曲直乎蓋勸宣子使心正也從去聲爲去音直相去聲勝平聲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人有左右右便而左不便故以所助者爲右不助者爲左宣子知伯輿直故推之于王不欲自專也合要約之辭以折辨詰也舉契具辭也伯實直王叔無以應之故不能具要契之辭傳見周襄王使告大夫聽王卿士之訟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爲卿士以相王室代王叔

〔經〕己亥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說見襄公志三家分公室之始㈢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與僖三十一年文同○鄭公孫舍之師師侵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亳北鄭地鄭從晉與盟故云同盟○公至自伐鄭無傳○楚子鄭伯伐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蕭魚鄭地伐鄭爲會于蕭魚序績也○公至自會無傳○楚人執鄭行人良霄良霄卽伯有公孫輒之子○冬秦人伐晉

〔傳〕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魯惟上下二軍

皆屬于公公稅其民以分賜羣臣今季氏欲專其民人故假以改作爲名請分爲三軍令三家各征其軍之家屬政謂霸國之政穆子言若作三軍則爲大國霸主重貢之政將及于子子必不能堪其誅求蓋謂三軍不可爲也一說穆子知季氏將欲魯政必專自此不能終均爲三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武子方志在分國而國請穆子料其必復變易故要與爲盟衢門謂之閎僖閎僖宮之門詛以禍福之言相要也五父衢道名在今山東曲阜縣西南詛則慮反父音甫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往時三家分其國之一軍以爲己之私乘今旣三分公室不必更立私乘故各毀其乘分以成三軍之數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不然不舍季氏使其分得軍乘之人率其役之與邑來入

季氏者則無公征若不以入季氏者則使公家倍征之設利害以驅民民畏苦征故盡歸季氏孟氏惟取其子弟之半為己臣並四分其乘之人以三歸公而取其一叔氏使其子弟盡為己臣惟以父兄歸公三家之本謀如此不然不舍其故法而別改作也此句是要契之言

○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鄭自八年以來晉楚更迭伐鄭故鄭國近于亡蓋楚弱于晉晉惟不急爭鄭爾若晉急于爭鄭楚必避之當作何計使晉盡力以急攻我致楚畏晉不敢與敵而後可堅固事晉也辟音避

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子展以晉素厚宋故謀伐宋以挑之晉以諸侯之師更番而出故能數來楚人全軍而出不勝其勞故不能數來

大夫說之使疆埸之司惡於宋司守也說音悅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于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可謂出師伐宋免謂免於晉楚之難

夏鄭子展侵宋○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其莫晉荀罃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右還次于瑣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鄭人懼乃行成舊許許之舊國鄭新邑也向鄭地今河南尉氏縣有向城北行而西為右還瑣亦鄭地今中牟縣有瑣侯亭觀示也濟隧水名九年傳謂晉三駕而楚不能爭此其二也莫音暮

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亳鄭地慎敬威儀謹辭令也道敝疲於道路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閒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蘊積年穀而不分災也壅利專山川之利而專于己也保姦藏慝罪人也留慝收留惡人也閒違也二司皆天神名山五岳四鎮之神名川四瀆之神羣神羣祀凡神之在祀典者先王諸侯大祖先公諸國始封君七姓晉魯衛鄭曹滕姬姓二邾曹姓宋子姓齊姜姓莒己姓杞姒姓薛壬姓於時同盟凡十三國言十二誤也殛誅也命天命氏氏族踣斃也毋音無踣蒲北反

○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楚勢孤立故乞師旅于秦以為助鄭方受晉盟遂逆楚伐宋復用子展之謀也

○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使良霄大宰石㚟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鄭既受晉之盟而又逆楚師故此夏伐鄭之諸侯皆悉起兵以伐鄭懷猶服也楚不能與晉爭而怒鄭之從晉故執使㚟勑界反

書曰行人言使人也經書行人見非使人之罪石㚟為介故經不書既成而後告執故經書執在會後杜預氏云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所以通命示整或執或殺之皆以為譏○高閌氏曰楚不能得鄭故執良霄以舒憤懣不平之氣自是不復出師與晉爭鄭於是堅從晉矣

○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

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杜預氏云二盟不書不告經書秋史官失之○愚按鄭自子駟子國子耳央策從楚逮歲罷於兵力以故子展當國謀欲從晉亦既知所向背矣然不卽安于晉必待伐宋以致諸侯之伐而後乃藉以絕楚是何策哉若晉悼公制楚服鄭之功可爲春秋盛事此於召陵有光焉

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晉知鄭以誠故卽示以休兵永爭於好

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叔肸卽叔向吉諸侯亦使赦鄭囚紇言晉討小國苟有成功可以薦藉其手晉無不放赦其罪人者德義如此敢不承命九年傳謂晉三駕而楚不能爭此其三也藉在夜反○程子曰鄭不可信晉悼公推至誠以待人○鄭人信之不疑自此鄭不致背晉者二十四年

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廣車、軘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鐘二肆，及其鎛磬，女樂二八。鄭人欲堅事晉故遂納賂悝觸蠲皆樂師廣車橫陳之車軘車輔守之車皆兵車名淳耦也廣軘車相耦凡十五乘并他兵車共百乘歌鐘以節歌也肆列也縣鐘十六爲一肆二肆三十二鍾也鎛大鍾也二八十六人也悝音恢軘音屯

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和戎在四年自四年至今年凡八年九合諸侯謂五年會戚又會城棣救陳七年會鄬八年會邢丘九年盟于戲十年會柤又伐鄭戍虎牢十一年同盟于亳城北又會蕭魚諧亦和也

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旨君子，殿天子之邦。樂旨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樂今日之樂終事功之終詩小雅采菽篇殿鎮攸所也便蕃數也猶言衆也言君子以有樂美之德可以鎮撫天子之國故爲福祿之所歸既能鎮邦國受福祿雖其左右之臣便蕃之衆亦於是相帥而來從也安和其心處制其事行施其教守守其行厲厚其俗言備此五德而後可以殿天子之邦可使福祿攸同可使遠人便蕃左右乃可謂樂非徒金石而已也書逸書樂音洛殿顛去便平去

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

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言戎不和則有反顧之憂故不能渡河而南爭鄭盟府司盟之府周禮司盟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寫盟書二一埋盟處一藏盟府

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金鐘石磬禮大夫有功則賜樂故云禮○愚按悼公用魏絳和戎之策席以匡服中夏功成受賞不可謂過○乃知武子敝楚之功豈出絳下而樂不及焉何歟

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士魴御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伐晉師。己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庶長秦爵鮑武二將長名時秦與楚通好故秦爲楚以救鄭少弱之也濟自輔氏從輔氏渡河也櫟晉地經不書敗績不與秦之爲楚救鄭也長易俱去聲

經庚子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台魯邑今

山東費縣舊有台亭○台勑才反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乘勝故遂鄆莒邑○夏晉侯使士魴來聘○秋九月吳子乘卒此經書吳卒之始○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

【傳】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鄆。取其鐘以爲公盤乘勝入鄆報其見伐也盤食器○夏晉士魴來聘。且拜師謝前年伐鄭之師○張洽氏曰晉悼服鄭抑楚而聘魯善持勝也○秋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壽夢吳子之號臨哭也周廟文王廟周公出於文王故魯立其廟禮卽下文臨同姓於宗廟之禮○臨力蔭反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是故魯爲諸姬臨於周廟爲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外謂於城外向其國宗廟所出之王廟祖廟始封君之廟同族謂高祖以下禰父廟也魯與諸姬同姓故臨於所出文王之廟邢凡以下六國皆周公之支子與魯同宗故臨於始封君周公之廟○劉敞氏曰魯君僭而立周廟三家僭而設公廟左氏不知遂眞謂禮豈不誤哉○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無地庶長名楊梁宋地在今河南睢州境取鄭在前年○黃震氏曰鄭不可得而楚姑泄憤于宋楚于是無能爲矣○附錄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于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問對問所以對王使之辭禮辭請昏之詞令也夫婦所生正出也妾婦之子庶出也若而人舉數以備辭也陰里周大夫結成也杜預氏云爲十五年劉夏逆王后傳○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士魴聘在此年夏杜預氏云謝君臣不敵故云禮○趙鵬飛氏曰大國使聘卽須自往拜之是無寧歲也而左氏以爲禮一何謬乎○附錄秦嬴歸于楚。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爲夫人寧。禮也。秦景公妹爲楚共王夫人子庚莊王子名午寧謂問其父母與國之安否杜預氏云諸侯夫人父母旣沒歸寧使卿故云禮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三十五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

襄公四

經 辛丑吳子壽夢卒諸樊元年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邿邿小國今為山東濟陽縣邿音詩○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冬城防防臧氏邑

傳 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書勳勞于策得告至之禮○愚按公從親蒞非有軍戎之事何以書勞蓋當時諸侯以善事霸主為勞續衰世之意也○夏邿亂分為三師救邿遂取之分為三部相統也師魯師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焉曰滅弗地曰入大師大興師旅也弗地勝

其國邑不有其地也音易去聲○趙伯循氏曰凡得國而不言滅者不絕其祀也傳蓋不知此義○附錄

荀罃士魴卒晉侯蒐于緜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必蒐而後命將與衆共治告廟節荀徵士匄言者臣至為荀罃之佐亦不過以臣習學荀罃之故辭以臣賢而用之也晉侯以武位卑不聽其讓故又使欒黶上佐居已上也士匄讓荀偃超一等將中軍韓起欒黶讓趙武超四等將上軍絳超一等佐下軍匄起黶佐之和故禮謂所得慎舉之禮宣公上舉 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

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刑法也言士匄始以中軍讓荀偃其下諸將皆從而讓雖以欒黶之汰侈不遜者亦讓韓起弗敢違晉國之政所以和平數世賴之皆由取法于善也周書呂刑篇一人天子也寧安永長也言上有好善之慶則下賴其福詩大雅文王篇儀善孚信也美文王善用法為萬國所信刑善取法于善也又詩小雅北山篇刺幽王役使不均使我從事獨勞農力力於農也黜遠黜退於遠也懿德懿美之德也加陵也伐自矜其能也馮亦陵也爭善爭自善也由之由不讓善也杜預氏云傳言晉之所以興○汰音泰馮音憑 ○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為靈

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多禍謂焉考諡在成十六年弘土也窀厚也穸長意同穸夜也閽言長夜也春秋謂窀穸祀埋葬埋也備洒之於諸前父兆焉之頃云禰諡法亂而不損曰靈殺戮無辜曰厲禮三年葬則以遷新主入廟乃謀諡故王欲受此惡名以從先君於禰廟窀張倫反穸音夕　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諡。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諡之共。大夫從之。君命郎請諡靈厲之命子囊言君臨終之命甚共不可諡爲靈厲以戮之赫赫強盛貌屬猶屬也既過能改曰共杜預氏云傳言子囊之善共音恭〇錄附　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吳乘楚喪故侵楚養由基奔命欲以禦吳師也子庚楚司馬繼其後　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爲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獲公子黨。養叔即養由基戒備也覆伏兵也庸浦楚地易去聲覆浮去　君子以吳爲不弔。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不弔謂吳乘楚喪不以天道相弔也詩小雅節南山篇言不爲天所恤其禍亂無有定時杜預氏云爲明年會向傳〇冬，城防。書事時也。穿民事時閒時　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〇趙鵬飛氏曰魯既事晉而外齊故城防以備之明年齊卒有圍成之役茲城防以備齊也〇錄附　鄭良霄、大宰石㚟猶在楚。十一年鄭使二子告服于晉楚人執之至今大音太㚟失冉反　石㚟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脩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止鄭一卿，以除其偪，

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使歸而廢其使，怨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征謂征伐守習同祥吉也每歲術卜必同其吉五年五卜皆同吉然後乃行若言不同則增修其德更以卜吉爲始又得五吉乃行也止執也一卿謂良霄偪迫害也疾惡也言貴鄭多則勢位相偪今楚執鄭卿乃所以除其相偪之患使其六臣和睦而疾楚則事晉之心益堅如此何用久留良霄哉〇鄭遣良霄使楚其意正欲楚執良霄而鄭得堅事晉爾故不恤遣之歸鄭以廢其使之本意則良霄既久留于楚必怨恨其君修疾其大夫相牽引令鄭國不和而事晉之心不固豈不勝于久執之乎　楚人歸之。

【經】十有四年壬寅楚康王元年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向鄭地叔老聲伯子吳來在向諸侯會之故云會吳蠆丑邁反〇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無傳〇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〇汪克寬氏曰晉秦七十年之兵爭釁非於圍鄭怨結於殽禍稔于三戰大舉于九國之伐而終于北役〇己未，衛侯出奔齊。〇莒人侵我東鄙。無傳報入鄆也〇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〇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戚孫林父邑

【傳】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爲吳謀楚故也。前年吳伐楚喪爲楚所敗爲去聲〇吳澂氏曰左氏以此爲吳謀楚然吳在向而晉率諸侯之大夫往會之是晉有求于吳非吳有求于晉也故疑左氏所載事迹或非其實　范宣子數吳之不德

也以退吳人吳不德以伐楚○愚按晉之不欲伐楚者爲吳之志也況欲方釋楚而從事於秦勢豈能以撓楚不過欲其自相攻擊而已非諱伐楚以故宣子數吳不德而退之蓋設辭以拒之諱爾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莒貳楚也故執之杜預氏云莒公子不書以非卿也使去聲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於瓜州乃祖吾離被苫蓋蒙荊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駒支戎子名朝行在所設也來呼之使來也四岳之後皆姜姓又別爲允姓吾離戎祖名瓜州今甘肅地被同白茅曰苫蓋苫之別名被苫蓋言無布帛可衣惟衣草也蒙冒也蒙荊棘言無道路可

從冒荊棘也總是窮困之極不腆不厚也中分爲剖職主也詰朝明日也事晉事也與與會也被音披詰音吉腆音舌女音汝與去聲洩音泄與音預○劉敞氏曰此說不實也諸侯離貳非戎之過范宣子可以誣之去三年魏絳於絳上年云晉大夫由是大和諸侯矣後雖不止此一年何故遂有言語漏洩不如昔者之事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毋是翦弃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荊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於是乎有殽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

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殽志也豈敢離逷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不與於會亦無瞢焉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在僖二十二年焉明也四嶽堯時方伯裔遠胄後也毋是翦弃言不可如是翦剃弃絕也準鳥也翦除惡草以耕植也去惡獸以居處也先君謂晉之先君不侵不內侵也不叛不外叛也秦伐鄭在僖三十年舍留也殽師在僖三十三年亢當也不復不返也實然實佐晉致使也角執其角也掎牽也以物牽其足也踣斃也不免不免於罪也相繼於時無敢曠時也猶殽志一如從戰于殽之志逷遠也罪我以漏洩言語歸罪我也贄幣不通未嘗聘問也言語不達未嘗有使命也惡即漏洩言語之謂瞢悶也無瞢無悶也掎居綺切踣音匐蒙逷音剔與音預瞢音夢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

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青蠅詩小雅篇詩云豈弟君子無信讒言辭謝也成愷悌不信讒也杜預氏云不書者戎爲晉屬不得特達於是子叔齊子爲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齊子即叔老介副也魯敬事霸主使二卿與會故晉亦報之以禮○附錄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弃其室而耕乃舍之諸樊吳子乘之長子季札諸樊少弟諸樊以季札爲賢故讓之立曹君成公負芻也殺太子自立事在成十三年將立子臧事在成十五年守節守上下之分諸樊適子

義言爲詞故云義詞奸犯也非吾節言吾不能守節
也杜預氏云傳言季札之讓且明吳兄弟相傳奸音
干○傳遜氏曰春秋中讓國者三吳季札曹子臧衛
于南南事微不著皆足稱賢而皆不克以靖國蓋其
莊自不樂於爲君非有爲也然德非
至德而於王季武王之事亦不甚矣○夏諸侯之大
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櫟役在十一年○趙鵬飛氏曰用諸侯之
師以報已然非也然自是一伐秦終春秋之世秦不敢復侵晉晉侯待于竟使六卿
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
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
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
何懿子説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涇水
名不濟不肯渡濟也匏有苦葉詩邶風篇義取於深
則厲淺則揭示已志在必濟也子蟜鄭公孫蠆懿子

衛北宮括不固持心不固也傳言
北宮括所以書於伐秦說音悦秦人毒涇上流師
人多死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於棫
林不獲成焉秦人寘毒藥於涇水上流師人飲水多死棫林秦地不獲成言秦不服不得求
成也棫位偪反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
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
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莊子曰夫
子命從帥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
也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
晉人謂之遷延之役荀偃中軍帥塞井塡其井夷竈平其竈欲進乎可以布陳
也馬首是瞻言進退皆從己命也欒黶下軍帥未有
是言晉國命令從前未有馬首是瞻之說盖惡其自

專故弃之而歸左史晉大夫莊子即魏絳下軍佐言
謂欒伯爲吾帥中行伯即荀偃夫子謂荀偃莊子言
偃令我馬首是瞻是使人各從其帥也吾從吾帥之
命而先歸從帥命所以待夫子之命也烏得以先歸
爲不待乎伯游即荀偃會莫獲也還以軍帥不和恐
多爲秦所獲大還皆還也遷延卻退也遷延去聲○汪
克寬氏曰以十三國之衆大夫帥重兵以奮境而歸
世無律各異心徒以煩民功績蔑有晉侯寺於境
上視若贅旒皆悼公之怠
於政事致諸臣之專恣也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
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敢不恥乎
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欒黶謂士匄曰余弟不
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
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二位謂黶將下軍鍼爲戎右鞅士匄子而汝也
士鞅實未嘗召鍼皆
黶汰侈誣譖之辭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

秦不書惰也向之會亦如之衛北宮括不書於向書
於伐秦攝也仲江宋公孫師之子經書齊人宋人而不書其名以其臨事情慢故也向之會
書齊人宋人亦如此義亦以其情故衛北宮括不書名
於向而書名於伐秦者能自攝整從鄭子蟜濟涇也
傳言一役之間經有筆削○李本氏曰齊宋稱人皆
非大夫而序於括上者盖當時諸侯大夫之位次或
以國之大小或以勢之強弱或以至之先後或以事
之勤惰皆主霸主之意而爵位之尊卑但越其常矣
左氏於齊宋強著崔杼華閱之
名而附於情攝之義不亦煩乎秦伯問於士鞅曰晉
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
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
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
棠況其子乎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

矣而黶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爲知言。請於晉而復之。盈欒黶之子武子欒書黶之父也召公奭嘗聽訟於甘棠之下周人封其樹令勿剪伐詩在召南欒武子德施於民雖沒晉人思之猶愛其子吾謂黶猶可以免者以此若黶之從後既未能有善及人書之所施又久而民沒而黶之結怨於民者方且彰著吾謂其在盈者以此杜預氏云爲傳二十一年晉滅欒氏張本卻音郤〇麥約言氏曰士鞅之言非也欒書殺君三郤已又親弑其君何德在民而得於召公之思得免於子亦已幸矣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曹請爲之。戒食勑命二子共宴食也服而朝服朝服待命於朝也旰日晚也從之從公於囿也皮冠田獵之冠

見大臣宜釋皮冠既不釋又不與食無禮之甚戚孫氏邑在河上文子不安故往其私邑蒯文子之子大師掌樂大夫巧言詩小雅篇其卒章云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公欲以喻文子居河上爲亂也師曹樂人大師不欲歌是詩而樂人請爲歌之〔旰〕古旦反〔使〕去聲〔大〕音泰 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誦教也師曹欲激蒯怒以報獻公鞭己之辱恐蒯不解其義故既歌之又從而誦說之 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先先作亂帑妻子也伯玉蘧瑗也奸犯愈勝也言逐君更立未知能勝於今否也遠避亂故從近〔覆〕音福〇季本氏曰觀左氏載王出關之言則獻公未至可廢大抵定姜師曠之一史臣逢迎孫甯風旨云爲之辭爾及考伯玉仕靈公朝與孔子爲友不應此時已列諸卿能與林父相抗或其言出於他人之賢者而左氏誤記其名也歟 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公如鄄。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鄄人執之。子蟜子伯子皮皆衛公子公疑孫文子故使盟之丘宮近戚之地子展衛獻公弟鄄衛地今屬山東濮州子行亦群公子阿澤衛地公徒因敗而散還故鄄人執之 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爲背師。不射爲戮。射爲禮乎。射兩軥而還。尹公佗曰。子爲師。我則遠矣。

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佗與差皆爲孫子逐獻公子魚即庾公差軥車軛卷者差以背師與戮推之射猶爲得禮故發二矢以示之禮遠疎遠也佗不從丁學故以爲遠而獨還追之於是丁以馬轡令獻公自執而射佗貫其臂〔佗〕音駝〔差〕初佳反〔射〕音石〔爲〕去聲 子鮮從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爲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子鮮公母弟祝大祝宗宗人告宗廟以出亡之故且告無罪而爲臣所逐定姜入公嫡母誣欺也冢卿指甯子孫子蔑輕視也如曰不召不食皮冠之類櫛理髮者暴妾使余言暴虐使我如妾然告亡而已言但可告神以出亡之故趙汸云傳於此記定姜之言及戚孫之言後二十六年

記右宰穀之言見衛侯不子不君宜夫也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寡君言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瘠厚成叔名猶遂也執事謂衛諸大夫弔恤下也敏達禮也言君雖不弔故不赦臣之過臣雖不敏故不帥臣之職君臣如此所以增其淫慝至于發洩以為逐君之事瘠在亦反衛人使大叔儀對曰羣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弃之以為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大叔儀衛大夫悼弃自傷悼而去也重恤愍其不逮也大貺謂重恤之賜所類反大叔音泰重去聲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

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厚孫即成叔守守國也鱄即子鮮出從公也鱄音專齊人以郲寄衛侯及其復也以郲糧歸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辭曰余不說初矣余狐裘而羔袖乃赦之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郲齊所滅郲國寄寓也以郲糧歸言其貪也穀衛大夫衛人以其從君故欲殺之辭謝也穀言余之不說于君非止今日蓋其初即然矣不得已而從之出爾狐裘羔袖喻已暫從君即歸國善多而惡少也剽即殤公穆公孫聽命聽會盟之命說音悅相去聲衛侯在郲臧紇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

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弔失國曰唁虐謂暴虐之事其人從人也糞土言其賤踏羣臣如土芥也道道理之事前牽為輓後送為推杜預氏云為二十八年衛侯歸傳唁魚變反輓音晚○附錄師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禮侯國置軍之禮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為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於是知朔生盈而死盈生六年而武子卒彘裘亦幼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帥故舍之成國大國武子即知罃罃二子長曰朔次曰盈盈生朔死盈生六歲而知罃亦卒十三年士魴卒其子彘裘亦幼皆未可繼父為卿故新軍無帥遂舍之此言晉所以舍新軍之故○附錄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師曠晉樂師子野也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

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一本之作之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牧養也貳卿佐也側室支子之官貳宗小宗也執技藝曰工通貨賄曰商造事曰皁屬於吏曰隸養牛曰牧養馬曰圉親暱謂親信暱近之人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各有

臣僕以相輔佐其上有善則宣揚之有過則彌正之有患難則救解之有違失則更革之圉音語自

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

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

獻藝。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

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王天子工樂人旅陳也言自天子至庶人既各有臣僕以相輔佐矣而又上有父兄下有子弟以補其愆過察其得失又有史官為書以紀錄善惡有瞽矇為詩以歌誦風刺有樂師以誦箴諫之辭有大夫以任規誨之事士卑不得徑達聞君過則傳告大夫庶人賤不得與政聞君過則相誹謗於道商人見君政惡則陳其貨物以示時所貴尚百工見君不善各獻其所執之藝事以喻政事夏書亂征篇遒人宣令之官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振以警衆者也徇於路求歌謠之言官師謂衆官規正也工執藝事以諫所謂百工獻藝也每

歲首正月有此遒人徇路之事盖恐人君失其常度以求直諫也遒在幽反天之愛民甚

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弃天地之性。

必不然矣。承上文言天之愛惜下民如此其至豈肯使為之君者放肆於民上以縱為淫惡之事而弃絶天地立君司牧之本性此天意所必不然者也杜預氏云傳言師曠能因問盡言從音縱○愚按師曠此論足以懲懼君心與孟子紂為獨夫君為寇讐同意然弗去何為一語不可為訓○秋

楚子為庸浦之役故。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

還。子囊殿。以吳為不能而弗儆。吳人自皐舟之隘要

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庸浦役在前年棠楚邑今為南直隷六合江浦二縣謂罷後儆戒也皐舟吳險阨之道杜預氏云傳言不備不可以師為去聲要於遙反要平聲○附錄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

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大師。

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緊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茲

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周靈王將昏于齊故使劉夏賜命于齊定公劉夏也齊異姓國故稱伯舅大公齊始封君右助胙祿表顯也緊發聲環齊靈公名纂繼也杜預氏云因封命如襃顯傳言王室不能命有功大音泰緊烏兮反女音汝

○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

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

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

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問衛故問衛逐君當討與否獻子即荀偃時剽已立故云有君重而撫之言重不可移就撫安之也仲虺湯佐相待時待其昏亂之時乃伐之

冬。會于戚。謀定衛也。定立剽也○愚按荀偃本弑君之賊故為逆賊謀而成其逐君之亂自是剽弑而衎歸衛有二君者十年晉實為之也賢如悼公竟為荀偃所誤惜哉盖公怠矣尋亦遂薨

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析羽為旌王者游車之所建齊私有之因謂之羽毛宣子借觀而匿之齊人以晉無信始有二心傳言晉執政之貪○附錄

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子庚即公子午時楚徙都郢城郭未就子庚當代子囊為令尹故臨終而委屬于庚君子謂子囊忠。

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

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增其名謂前年謚君為共衛社稷謂令屬子庚城郢詩小雅彼都人士篇周備也言德行周備於身即為萬民所瞻仰此忠之道也一云忠信為周行去聲

經 癸卯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巳亥向戌盟于劉 劉魯地 ○劉夏逆王后于齊 劉采地夏名天子卿書爵劉夏非卿故書名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成魯孟氏邑 ○公救成至遇 遇魯地書至遇公畏齊不敢至成也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夏城非例所譏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無傳 ○邾人伐我南鄙○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李廉氏曰晉悼公其猶有君子之資乎不得霸之美也齊桓晉文以數十年之經營而行事未免過舉晉文老於奔走晚而得國然血氣之驕悍未除悼公之齡長矣乃能忠厚而不迫堅忍而持重有回顧却慮之謀無輕逞輒快之舉其亦稍知以道養心歟八年九合則勤於安夏也三分四軍則勤於用民也六卿選德用人有章也騶御知訓教士有法也此其所以能得諸侯服鄭而駕楚也奈何蕭魚已後凡三大會荀偃士匄儼然臨之諸侯雖合大夫侵分何謹于諸侯而縱于大夫乎成陳之役以爲有陳非吾事無之而後可鄭雖向晉陳竟歸之何工于撫鄭而拙于懷陳乎會向之役欲數吳不德以退吳人亦已晚矣楚患雖弭吳憂尤甚何明于治楚而暗于通吳乎不然悼公之霸過桓文矣

傳 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 報二年豹之聘尋十二年亳之盟 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爲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閒 尤責過也閒非也言不敢非兄杜預氏云傳言穆子友於兄且不隱其實閒去聲 ○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 中士下士爲官師卽劉夏也劉夏獨過魯告昏故經不書單靖公天子不親昏使上卿往逆而公監之今卿不行獨以士逆后故云非禮 ○附錄 楚公子午爲令尹公子罷戎爲右尹蒍子馮爲大司馬公子橐師爲右司馬公子成爲左司馬屈到[illegible]公子追舒爲箴尹屈蕩爲連尹養由基爲宮廄尹以靖國人 蒍子馮叔孫敖從子屈到屈蕩子追舒卽子南莊王子靖安也罷音皮蒍于委反馮皮冰反 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覦心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無覦心無覬覦求幸之心詩周南卷耳篇寘置周徧行列也言嗟我所懷思之賢人周徧於列位之間是后妃以官人爲急也自王以下五等諸侯及甸采衛五服之大夫各以賢能居其列位是詩人所謂周行也甸采衛五服之名天子所居千里曰圻其外曰侯服次曰甸服次曰男服次曰采服次曰衛服凡五百里爲一服俱有大夫傳言楚於是始強 ○附錄 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以馬四十乘與師茷師慧三月公孫黑爲質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卞鄭人醢之三人也 尉止司臣亂在十年其餘盜在宋者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也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父皆爲尉氏所殺故納賂于宋以請餘盜茷慧皆樂師名公孫黑子皙良賢之也逸放也三人堵女父尉翩司齊也別言三人以見司臣獨存茷音伐女音汝 師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 私小便也相相師者千乘相謂子產等矇師慧自謂言重淫樂而輕子產是以子產等

易𡿨樂也故慧言無人以激之歸謂歸師慧笑甚氏云傳言子罕能改過終十三年盗殺三卿傳云

蟄𡿨音蒙○夏。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於是乎城成郛。一里晉霸故敢伐魯圍邑郛郭也成當有衛故城其郛以備之○張洽氏曰先事無備敵去而後城亦已晚矣

○秋。邾人伐我南鄙。使告于晉。晉將為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邾人伐我以貳晉故十二年十四年莒人伐魯尚未之討故云以討邾莒杜預氏云為明年會湨梁傳○張洽氏曰魯自文襄失政齊與邾莒交伐其國由民分於三桓故也○附錄鄭公孫夏如晉奔喪。子蟜送葬。公孫夏卽子西杜預氏云傳言諸侯畏晉故卿共葬○附錄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玉人能治玉者子罕言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我失不貪之寶爾失玉之寶是我與爾皆喪其寶不若各有其寶也越鄉恐為盗所害請免于盗之死里子罕所居里攻治也富謂賣玉致富復其所遣之歸也喪息浪反為去聲○附錄十二月。鄭人奪堵狗之妻。而歸諸范氏。狗堵女父之族娶於晉范氏鄭人既訴女父恐狗因范氏作亂故奪歸其妻先絕之鄭之詳也詳音者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三十五 終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三十六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著

襄公五

【經】甲辰十有六年。晉平公元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踰月而葬速也○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湨梁。湨水名梁隄也在今河南濟源縣境杜預氏云不書齊高厚逃歸故也湨古闃反○戊寅。大夫盟。卽上諸侯之大夫諸大夫本欲盟高厚高厚逃歸故遂自共盟穀梁傳云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政在大夫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二國數侵魯又無道於其民故稱人以執成十五年晉人執曹伯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皆書歸于京師此言以歸乃是自歸晉國也○齊侯伐我北鄙。無傳齊貳晉故○夏。公至自會。無傳○五月甲子。地震。無傳○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大雩。無傳書過○冬。叔孫豹如晉。

【傳】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卽位。羊舌肹為傅。張君臣為中軍司馬。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為公族大夫。虞丘書為乘馬御。改服脩官。烝于曲沃。平公悼公子名彪肹卽叔向君臣張老子韓襄韓無忌子既葬改喪服脩官職烝冬祭曲沃晉始封邑祖廟在焉杜預氏云傳言晉將有湨梁之會故速烝肹許乙反警守而下。會于湨梁。命歸侵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犁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警守儆戒守備也順流東行故云下諸侯相侵之田皆令各歸之犁比莒子號前年晉將為會以討邾莒卒不克會故平公終其事

邾莒在齊楚往來道中故并以此責之杜預氏云經書執在大夫盟下既盟而後告也(使)去聲○晉侯與諸侯宴于温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類謂從其義類齊有二心故高厚所歌之詩獨不類自曹以下大夫不書故傳摩小邾以包之不庭不來庭者傳爲齊晉交惡起本○愚按平公欲成父志討邾莒故爲是會以合諸侯是也然踰月而葬改服而丞使諸大夫歌詩必類其越于禮也亦甚矣○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穆叔從公齊子帥師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爲夷故也許欲叛楚故請遷都于晉許大夫不肯遷晉人使諸侯各歸惟以其師討許之不肯遷者鄭與許有宿怨故其君親行伐許齊子即叔老穆叔與盟當伐許以從魯公歸故叔老帥師會晉夷等也晉主兵而首序鄭伯者以荀偃皆卿大夫爵位相等惟鄭伯爲君臣不可先君故書曰會鄭伯(從)(爲)並去聲夏六月次于棫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棫林函氏皆許地揚梁役在十二年(棫)爲逼反(函)音咸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許未遷故復伐許(湛)音沉○秋齊侯圍成孟孺子速徼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爲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齊既逃盟復圍成孟孺子獻子之子名速徼要也是指孺子爲之名成其名也海陘魯隘道速見齊師去已遂塞隘道以爲名而歸(徼)古堯反(好)去聲(陘)音刑

○高閌氏曰齊方叛晉聞公在會將討邾莒故來伐是時齊益強屢使大夫聽命世子執禮有輕諸侯之心三年之間齊師五至魯矣○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言齊再伐魯之故欲晉討之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禘祀三年喪畢之吉祭言平公居喪尚未吉祭又新伐許及楚民未安息若非二事不敢忘魯而不救也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閒恐無及也釋憾伐魯以釋叛晉之憾朝不及夕急之甚也晉在魯西故云西望庶幾望晉之救魯也閒閒暇也言若欲待晉二事之暇恐魯已先亡無益于事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圻父詩小雅篇詩云圻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蓋譏偃掌

晉甲兵不救魯使魯憂恤無定止也社稷魯之社稷及此及此無定止之憂見范宣子賦鴻雁之卒章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鴻雁詩小雅篇卒章云鴻雁于飛哀鳴嗸嗸維此哲人謂此劬勞言魯民離散嗸嗸然若鴻雁之失所惟哲人知其病苦蓋以哲人比宣子也大曰鴻小曰雁鳩集也國有兵寇則民人不集言不敢使魯無所集如鴻雁卒章所云也傳爲十八年同圍齊張本

〔經〕己乙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無傳○宋人伐陳○夏衛石買帥師伐曹買石稷子○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桃魯邑今山東泗水縣有桃城○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林堯叟氏云自隱以來齊伐我皆書人君將書君自文十五年始大夫將書大夫自高厚始○九月大雩無傳書過○宋華臣出奔陳○冬邾人伐我南鄙

傳十七年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卬卑宋也莊朝宋微者司徒卬陳大夫陳卑宋師不設備故爲所獲卬音昂○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爲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爲孫蒯林父之子越境田於曹重丘曹邑瓶汲水器詢罵也蒯與其父共逐其君在十四年而汝也厲惡鬼也言林父身爲惡首死當爲惡鬼也飲去聲詢（詬）音侯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晉取重丘報其詢也杜預氏云孫蒯不書非卿也爲明年晉人執石買傳○愚按林父之惡誰不聞之蒯遭曹人之詢盍亦內自省爾何致核重臣與大衆而遷怒于其君豈不負罪於天下哉叢蒯世其頑寘稔惡而不悛者也

○齊人以其未得志於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鄹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前年齊圍成辟孟孺子故未得志防紇私邑師魯師陽關在泰山東旅松近防地魯師迎紇畏齊不敢至防止于旅松鄹叔紇即叔梁紇疇賈皆臧紇昆弟宵夜也二子與紇俱在防故夜犯齊師送紇于旅松之師而復還守防齊師既失臧紇故去（騶）音鄒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其傷而死堅臧紇之族無死使無自殺也姑且也夙沙衛奄人言來唁是君之賜而使刑人禮士是賜不終也杙小木也臧堅義不受辱乃以杙自抉其所傷而死（杙）音弋（抉）音決○黃震氏曰齊素貳晉以虐魯平公又一旦執其相與伐我之邾莒所以重齊之怒而甚魯之禍嘗三伐北鄙再圍邾今君臣又分攻其二邑蓋楚方不撓中國而齊以中國反自撓中國矣○冬邾人伐我南鄙爲齊故也齊未得志于魯故邾助之

○宋華閱卒華臣弱皐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鈹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皐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曰畀余而大璧臣華閱之弟皐比閱之子弱易之也鈹劒屬盧門宋城門向戌爲左師食采於合故云合左師後屋後也皐比私有討於吳此賊謬言以閉畀與而汝也賊閉吳之妻令其以大玉與我（鈹）音披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臣華臣不順不循道也蓋掩也宋公欲逐之以正國法左師以國有逆賊爲恥故欲姑掩之○愚按左師畏華臣之強勸君蓋其惡而舍之而諉曰大臣不順國之恥也細人姑息之論術與日者瘈犬入而華臣出顙不恥歟左師爲己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策馬箠也左師悔其失對而惡之深故自爲短策過華臣之門助御者擊馬而馳欲速過也

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瘈狗瘈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瘈狂也國人本逐狂狗如華氏臣心不自安懼以爲逐己故奔陳趙汸氏云經書華臣出奔在秋而傳記其事在冬由左氏所據載籍或追錄舊事日月訛舛不與經合傳姑仍之以示傳疑之義不得以從赴爲辭（瘈）音制○高閌氏曰華臣暴其宗室而亂宋政不有國討失政刑矣君子達不適讐國陳乃宋讐而奔焉尤可誅也

○附錄宋皇國父爲大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周十一月今之九月正收斂之時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澤門宋東城門皙白黔黑也皇國父白色而居于澤門故云澤門之皙子罕黑色而居于邑中故云邑中之黔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抶

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謳者乃止扑杖也行挺行也扶擊也不勉不勉力也之人闔閉塞也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子罕本欲緩役今更督役故或者疑而問之區區小也子罕恐以得罪詛爲君也示所忌且惡屬有美名歸君分其謗○齊晏桓子卒晏嬰麤縗斬苴絰帶杖菅屨食鬻居倚廬寢苫枕草桓子即晏弱嬰其子也麤三升布也縗在胸前斬不緝之也苴麻之有子者取其麤也杖竹杖也菅屨草屨也食鬻謂朝一溢米暮一溢米也倚廬倚東墻而爲之苫編草也枕草以草爲枕也杜預氏云此禮與士喪禮略同其異惟枕草耳縗七雷反苴七徐反菅音好苫傷廉反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爲大夫老晏子家臣當時所行士及大夫喪服各有不同晏子反時以從正實爲大夫而行

當時之士禮其家臣不解故據時所行而譏之晏子言諸侯之制降于天子一等故唯卿得服大夫之服我乃大夫故得服士之服蓋惡其直已以斥時之失乃孫辭以拒答耳○鄭寶氏曰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今日禮卿大夫士異何君斯禮也周其衰矣衛幕布魯幕綃魯衛之所謂禮也晏子之老所謂大夫之禮者亦然故晏子不與其曰唯卿爲大夫者所謂巽以出之也

經丙午十有八年春白狄來狄不能行朝禮故不言朝○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晉不能討買本罪乃因其爲使而執之故經書行人以罪晉也○秋齊師伐我北鄙○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書同圍見諸侯之惡齊○曹伯負芻卒于師無傳○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傳十八年春白狄始來白狄狄之別名未嘗與魯接故云始○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爲曹故也長子純留晉二邑今屬山西潞安府經不書孫蒯以父在位且蒯非卿也前年衛石買無故伐曹晉以此執之○鄭寶氏曰以伐曹見執晉知買伐曹之爲惡矣而不知孫氏逐君之爲惡也況行人非所當執乎○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皋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獻子前弒厲公故夢與訟梗陽晉邑今山西清源縣南有梗陽城皋巫名見諸道道中見巫也同同此夢也主謂獻子巫知獻子有死徵故迎其意勸之致死伐齊隊音墜奉音捧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瑴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弃好背

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雙玉曰瑴環齊靈公名負依也民爲神之主以齊數伐魯以殘民故云陵虐神主曾重也禮諸侯視四岳不得稱臣此稱曾臣言已又爲天子之臣也官臣守官之臣偃獻子名苟庶幾也羞恥也言無至敗事貽神之恥也無敢復濟誓不復渡河歸也沈玉而濟沈玉于河以質信事神而復濟也瑴音角背音佩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溴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魯濟魯之濟水也十六年溴梁之盟云同討不庭故此伐齊爲尋其言平陰齊邑今山東平陰縣東北有防門齊作塹于此以禦晉橫行廣一里守險謂防險要而守之謂防門不足爲險也塹去聲范宣子告

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析文子齊大夫子家也知子與子相知也魯莒在齊之東故請自其鄉入皆宣子譎言以恐齊也弗能久不能久與晉敵也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巫山齊山名斥候也山澤險阻處皆置斥堠雖人所不至處必建立旌旗以爲陳使乘兵車者以人實居左而僞以衣服爲人形以居右其兵車皆建旆以先驅以輿曳柴從車之後以揚塵此皆詐爲兵多以恐齊也[陳]音陣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

鳥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邢伯晉大夫邢侯也中行伯荀偃也班別也齊營既空故烏得爲樂馬以離別而喧烏亦止於城上[樂]音洛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爲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顧曰爲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坐于中軍之鼓下從追及之也夙沙衛以大車相連塞隧道而殿車後此即衛所欲守險也殖綽郭最齊之勇士

二子以衛奄人殿師爲辱國代之衛恨二子譏己故殺馬於狹處以塞其道欲使晉得之今山東長清縣有隔馬山因以爲名脰頸也獲生獲也攻衷復射兩矢之中取其咽喉也殖綽欲降懼其見殺故誓州綽而求其私誓如日言必不殺汝明如日也弛放也具丙州綽車右之名衿甲不解甲也[脰]頸去聲射音石中丁仲反衿欽去聲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己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邿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孟莊子斬其橁以爲公琴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閭左驂迫還于門中

以枚數闔晉欲長驅深入魯衛恐腹背受敵故請攻城守之險固者京茲在平陰東南今山東長清縣有盧城皆齊地秦周魯大夫雍門齊城門萩楸同木也門謂攻門殺犬示閑暇也孟莊子孺子速也橁亦木雍門所植者斬爲魯公琴亦示閑暇也劉難士弱皆晉大夫申池齊南城西門揚門齊西門東閭齊東門迫爲物所逼也還盤辟不進也故馬檛闔門扇以馬檛數其門扇示無恐也[萩]音秋[橁]音森[還]音旋[數]音所齊侯駕將走郵棠大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畧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大子抽劍斷鞅乃止郵棠齊邑大子光也郭榮齊大夫扣牽也畧畧行其地無久攻意也犯之齊侯將犯之而行鞅馬腹帶也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濰水源出東莒州達密州沂水出尼山古流入泗陳傅良氏曰傳見晉師之暴於是天子始替齊[濰]音維○張洽曰丙午之中六伐鄣而四圍邑又從邾莒以防其

虐諸侯之陵暴未有若是之甚者也是以動天下之兵幾亡其國○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子孔公子嘉也欲專鄭國之政將背晉而起楚師諸大夫方從晉欲去之子庚楚令尹公子午也去上聲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揚豚邑大夫名宜死不從禮謂生不能承先君之業死將降其喪禮也逸安逸也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懷安懷土而安逸也利社

稷言保境安民不幸一時之功也嘗試其難易也若事可為吾以兵繼進若其不可我收兵而歸不至為害而吾君亦無退敗之辱使去聲子庚帥師治兵於汾於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蔿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於純門信於城下而還涉於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汾在今河南襄城縣境子庚欲伐鄭故先治兵於汾子蟜即公孫蠆伯有即良霄子張即公孫黑肱時晉圍齊故三子從鄭伯伐齊守守國也子展子西知子孔欲去諸大夫之謀完城郛內保守子孔見二子為備故不敢出會楚師魚陵

鄭二魚齒山在今汝州境城上棘者楚師將涉潁故使其師于水邊權築小城以備進退旃然水名費滑胥靡獻于雍梁皆鄭邑回繞也梅山在今鄭州境與蟲牢皆鄭地丹宮曰信魚齒山下有滍水故云涉魚齒下傳為明年鄭討子孔張本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歌謂吹律以詠八風楚在南鄭在北師曠欲審晉楚之強弱故歌南北風競強也南風音微故不競律氣不至故多死聲董叔晉大夫歲在豕韋月又建亥故多在西北不時謂觸歲月在君德言在君德修與不修意謂不繫天歲月也

經丁示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即前年同圍齊之諸侯祝柯齊邑在今山東禹城縣境晉人執邾子稱人以執惡及民也○公至自

伐齊無傳○取邾田自漷水漷水在今南直隸沛縣東南漷音郭○季孫宿如晉○葬曹成公○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欒魴不書孫林父并將也○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穀齊地○八月丙辰仲孫蔑卒無傳○齊殺其大夫高厚○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冬葬齊靈公無傳○城西郛○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柯衛地今北直隸內黃縣有柯城○城武城武城魯邑今山東費縣有武城城

傳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督揚即祝柯大毋侵小載書之辭毋音無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漷水歸之于我晉執邾子以十七年有為

齊伐魯故泗水名疆我田正邾魯封疆之界也晉以邾之伐魯不已故取邾田以與魯以漷水爲之界

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晉六卿過魯公故設享以酬之如鞌戰還之賜唯無元帥荀偃中軍元帥故特賄之五匹爲束四馬爲乘壽夢吳子乘也吳壽夢獻鼎于魯因以爲名古之獻物必有以先故今以璧馬爲鼎之先〔乘〕去聲

荀偃癉疽生瘍於頭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匄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癉疽惡瘡瘍疽屬著雍晉地出睛出也匄爲中軍佐故請見問候知荀偃必死故請問當爲後者偃子荀吳鄭女所出故云鄭甥〔甥〕音羊〔內〕音納

二月申寅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

曰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宣子出曰吾淺之爲丈夫也視目開也不可含口噤不可含珠玉也盥盥手撫撫其目也吳即鄭甥大夫稱主懷子欒盈也卒事終事也齊故伐齊之故嗣繼也宣子自愧以私心度偃故云淺之爲丈夫傳實偃前年伐齊之夢與梗陽巫之言〔盥〕音管〔爲〕去聲

○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欒魴欒氏族伐齊爲懷子之言故也

○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爲政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拜師謝晉伐齊之師黍苗小雅篇詩云蓬蓬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以比晉侯勞魯如召伯也興起也六月亦小雅篇詩云王于出征以匡王國以比晉侯安魯如吉甫也○錄作

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林鐘律名武子以所得兵器鑄鐘作爲銘文鑄鐘上以紀魯功

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大凡爲銘之義天子銘德而不銘功諸侯舉動得時有功則銘之大夫有功伐之勞則銘之今次之銘將稱伐乎則是從大夫之例於三者爲下等也將計功乎則是借晉之功非己功也將言時乎則又妨民農務不可謂時也何銘之有

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亾之道也彝常也鑄鐘鼎爲宗廟之常器也昭明德

昭吾國之明德懲敵國之無禮小國謂魯大國謂齊怒齊也杜預氏云爲城西郛武城傳

○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爲大子顏鬷皆二姬母姓因以爲號懿聲皆謚兄子曰姪鬷子公反

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爲大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間諸侯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大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爲大子夙沙衛爲少傅諸子齊內官號戎子戎女仲子宋女皆子姓屬托也許齊侯許也廢常廢立嫡之常間諸侯列于諸侯也難事難成也並光爲大子已列于諸侯之會今無罪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事犯不祥也東徙之東鄙也一說諸子諸妾之姓〔少〕音哨〔間〕去聲

齊

矣。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市。微逆微服而逆也或云密也疾病公疾甚也婦人無黥刖之刑雖犯大刑至死猶不暴其尸○愚按子光爲父之疾而自立殺其所愛爲惡已甚矣殺戎子尸諸朝之爲非禮乎愚因疑環之殺未必非光爲之他日弒潘之禍乃其所以也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莊公卽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己。衛奔高唐以叛。莊公太子光也○經書七月辛卯光定位而後赴也易己謂衛敎公易己高唐齊邑今寓山東高唐州[句]音鉤[瀆]音豆○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禮不伐喪故善其還師不待君命○附錄於四月丁未。鄭公孫蠆卒。赴於晉大夫。范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六月。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

以行禮也。四月此年之四月也十四年晉伐秦子蟜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涇故云善於伐秦禮大夫有功則賜服路故追賜子蟜以大路之服使得以行葬禮○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灑藍齊地兼并也傳解經不言崔杼殺而爲國討文蓋以高厚從公昏謬之政廢光立牙不能諫止故也灑色買反○趙鵬飛氏曰高厚以罪誅齊之權在崔而已故不旋踵而有崔杼之逆高之殺崔之幸齊之禍也○鄭子孔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十年尉止等作難西宮子孔知而不言前年子孔召楚師至于純門當罪當受此二罪守子孔自守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經亦以國討爲文以其專權也子然子孔

宋子之子也。士子孔圭嬀之子也。圭嬀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士子孔亦相親也。僖之四年。子然卒。簡之元年。士子孔卒。司徒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三室如一。故及於難。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爲右尹。子然子革父士子孔子良父宋子圭嬀皆鄭穆公妾亞次也圭嬀之班在宋子之次二母甚相親愛故士子孔與子然子孔亦甚相親愛鄭僖四年爲魯襄之六年鄭簡元年爲魯襄之八年司徒孔卽子孔相助也子孔子革子良三室同心如一家故子革子良併及其難子革卽鄭丹爲楚右尹[嬀]居危反[相]去聲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爲卿。簡公猶幼故使子展當國攝君事○附錄齊慶封圍高唐。弗克。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聞

師將傅。食高唐人。殖綽工僂會夜縋納師。醢衛于軍。夙沙衛以高唐叛故慶封圍之號召也下衛下城與齊侯語也齊侯以衛所告誠故揖而禮焉欲生之衛志下戰必故不順其揖而登城齊師將附城故食高唐人殖綽工僂齊二士會昏夜時登城而高唐人方會食故不及禦二子從城上懸繩納師[號]如字[傅]音附[食]音嗣[僂]音褸[縋]音墜○城西郛。懼齊也。郛郭也前年魯與晉勝齊故懼齊而城西郛爲備○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肸敢不承命。大隧地闕齊晉既平魯懼齊故爲柯會以自固載馳衛風篇其四章云控于大邦誰因誰極控持而告之也因依也極至也取其欲引大國以自救助也叔向度齊未肯以盟故許救魯○湛若水氏曰觀此傳則柯之會豹尋以國託晉大夫叔向專以攻許魯大夫當是之時政在大夫可見矣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

訂城猶未猶未服弃也〇附錄衛石共子卒。悼子不哀。孔成子曰是謂蹷其本。必不有其宗。石共子即石買悼子買之子石惡也孔成子衛大夫蹷猶拔也杜預氏云爲二十八年石惡出奔傳(共)音恭(蹷)音掘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三十七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閱

襄公六

經戊申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向莒邑〇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澶淵衛地今北直隸開州有澶淵城澶市然反〇秋。公至自會。無傳〇仲孫速帥師伐邾。〇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莊公子〇蔡公子履出奔楚。〇陳侯之弟黃出奔楚。〇叔老如齊。〇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無傳〇季孫宿如宋。

傳二十年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莒數伐魯前年諸侯盟于督揚以和解之至是二國復自共盟以結其好〇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齊與晉成之故〇愚按齊之無道以晉十二句不伐喪之故遂感而受盟脩德懷遠信哉〇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驟數也十五年十七年邾伐魯魯以從諸侯之故至是始報之〇黃震氏曰祝柯之會晉已爲魯執邾子取邾田矣澶淵之會魯又方與邾同盟矣不宜更伐之也孟獻子父喪方新而盟莒伐邾專横如此急於擅魯爾〇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蔡久事楚燮欲背之而事晉國人不欲故殺之公子履與兄同謀故出奔楚 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爲

討公子黃出奔楚二慶陳卿偪奪其政也蔡司馬卽公子燮同謀同欲之晉也楚人因以此討責陳罪黃奔楚欲自理也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弃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也先君謂父莊侯踐土盟在僖二十八年文侯卒於宣十七年使徼發也無常無準則也不能與蔡人不相能也不與民同欲罪燮違衆以致禍也○愚按燮之欲去楚而之晉也既以追成先志又懼楚役求紓其民皆謀國之合義者不幸見殺於國人而左氏遂以違衆罪之以強合國殺之例謬矣先儒云以例而求經其說鮮不鑿者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公子黃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

不滅是無天也陳侯不能制御臣下使逐其弟故經稱弟罪陳侯及二慶也親謂兄弟杜預氏云爲二十三年陳殺二慶傳○齊子初聘于齊禮也齊子卽叔老齊魯本婚姻之國齊屢加侵於魯既絕好矣今以澶淵之會而魯復使叔老聘齊故云初繼好息民故云禮○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常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向戌聘在十五年褚師段宋共公子子石也常棣小雅篇自七章至八章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宜爾室家樂爾妻孥武子賦此言二國好合宜其室家相親如兄弟也公魯襄公魚麗亦小雅篇其卒章云物其有矣維其時矣武子賦此喻聘宋得其時也南山有臺亦小雅篇其首章二章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邦家之光公賦此喻武子奉使爲國光輝也去所避席也稆音主○附錄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惠子卽甯殖悼子卽甯喜殖之子也得罪于君謂十四年逐衛獻公掩其惡名也言汝能納君掩我惡名則汝能爲我子汝若不能則我雖死鬼猶有知吾寧爲饑餒之鬼必不享汝之祭杜預氏云爲二十六年衛侯歸傳○愚按殖也生而出其君及死又命其子入之爲舊君逐新君獲罪兩君惡茲益焉豈惟諸侯之策不可掩抑甯氏之先人實不血食而殖之餒於何有甚矣殖之愚也爲喜者曷不以是辭父迺徒用其亂命卒以墜族誰爲惜之

經己酉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公羊傳是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庶其邾大夫漆閭丘邾二邑皆在今山東鄒縣

去境不稱叛而書來奔杜預氏謂據魯而言內外之辭○夏公至自晉無傳○秋晉欒盈出奔楚盈不能以禮法防閑其母以取奔亡稱名罪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無傳○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無傳○曹伯來朝○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商任地闕任音壬

傳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謝十八年伐齊之師及十九年漷水之田○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姑姊襄公之姑及姊二人也妻從皆去聲○趙鵬飛氏曰魯受庶其其後莒牟夷邾黑肱挾邑而至曲阜之地遂爲賊淵然皆非君命也襄公如晉而庶其以漆閭丘來昭公如晉而牟夷以牟婁防茲來昭公在乾侯而黑肱以濫來爲賊淵者實季氏也○孫應鰲

氏曰姑姊不同公位豈可同室而處並事其夫臧武
仲徒知賞盜不足以止盜而不知臧禮不足以爲國
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姑先于姊示禮也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
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
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
若之何不能詰治也不能才不能也四封四方封疆也武仲曰子召外盜
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
之將何以能武仲言汝召外國之盜而大加以禮貌何以止吾國中之盜此盜所以不可治汝爲魯之命卿而引致外國之盜反使我去內盜此我所以不能治盜庶其竊邑於邾
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
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皁牧輿馬其

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公姑姊皆姬姓故云姬氏與之邑使食其所竊二邑也大盜謂庶其皁牧輿馬謂皁輿吏僚僕臺圉牧八等賤役之人賞而去之言女賞盜而使我去盜也此又申明不能去盜意紇也聞之在上位者
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
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
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
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
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己壹也
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壹專一也軌度言不爽纖必欲合乎法度也信謂教令也言爲政者持心專一以待人其教令必合於法度皆可明徵然後民知所守而不惑故可以治人上所不爲不自爲惡也上所爲先自爲惡也所謂言出宜也夏書大禹謨篇茲此釋除允信也言欲行此事當念使可施于此欲有所除治於人當顧己得無有之欲名此事言此事皆當令可施于此欲信出于此當使善亦在于此蓋帝舜所以念其功者謂皆由己專壹而後功可念非徒責之人也此又申明不可詰盜意洒音洗度音鐸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春秋推卿得書庶其非卿以重其地故書其人杜預氏云其人書則惡名彰以懲不義○愚按以臣叛君竊其地而奔他國有國者所共惡魯既不能絕之以大義而又妻以姬氏春秋大書于策罪魯也而左氏曰重地恐非經旨○附錄齊侯使慶佐爲大夫復討公子牙之黨
執公子買于句瀆之丘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慶佐崔杼之黨買鉏還三子皆齊公族杜預氏云言莊公所逐親戚以成崔慶之勢終有弒殺之禍還音旋
夏楚子庚卒楚子使薳子馮爲令尹訪於申叔豫叔

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爲也遂以疾辭方暑闕
地下冰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楚子使醫視之
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爲令尹訪子馮訪也叔豫申叔時之孫多寵則貴臣強王弱則政散不可爲不可治也繭綿也重繭衣裘以示其疾鮮少也少食而寢以示其弱復醫復命也瘠瘦瘠雖甚而血氣未動言無疾知其詐也子南公子追舒杜預氏云爲二十二年殺追舒傳殺去聲○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范
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故與欒盈爲公族大夫而不相
能桓子卽欒黶懷子卽欒盈宣子之女所生也鞅宣子之子十四年欒黶強逐范鞅使奔秦十六年士鞅與欒盈同爲公族大夫不相能猶言不相得也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
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

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為之徵欒祁即桓子所娶范宣子女盈之母也范氏堯後祁姓故云欒祁老家宰之長州賓宰姓名幾亾室言州賓將有范氏之室討謂討州賓之罪死桓主謂范氏欺欒黶為已死而遂專政也曰以下欒祁愬為欒盈之言吾父鞅黶常逐鞅宣子不責怒鞅反與之寵位又鞅與盈同為公族大夫而鞅獨擅其權令吾父死而宣子益富強益宣子死吾父而專政如此吾有死以作難而已無復從宣子之後也徵證也鞅素怨欒氏故證其有此謀〔難〕平聲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為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宣子殺

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羆因伯華叔向籍偃信謂信欒祁士鞅之譖下卿下軍佐著晉外邑宣子使盈往築著城因其出而遂逐之箕遺以下十人皆晉大夫盈之黨伯華叔向皆羊舌虎兄籍偃上軍司馬〔好〕〔施〕俱去聲○高閌氏曰盈不能防閑其母遂為范匄所逐既致奔亾復有作亂之志故特奔于楚焉以楚注大今可以恃以逃難他日可挾以復歸也○黃震氏曰欒書弒厲公而免於討欒黶汰而以內亂亾其家盈奔雖非其罪而積惡之自來矣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為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亾若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離遭也不知識其受囚不能先去也死亾若何言雖囚猶勝于死亾也詩逸詩言君子優游于衰世以避害而終其壽是亦知也〔知〕去聲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樂王鮒晉大夫樂桓子也其人叔向從人祁大夫祁奚也食邑于祁因以為氏必祁大夫言能免我者必此人也室老叔向家臣不能其言不能動君也從君謂順其君也外舉謂舉解狐內舉謂舉其子祁午事在三年詩大雅抑之篇覺正直也言有德行正直則四國皆順夫子謂祁大夫〔為〕去聲〔德〕〔行〕去聲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馹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

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不棄其親言篤親親之恩其有言必與叔虎同謀也王鮒恨向不應不拜故因君問而譖之老謂告老在三年馹傳車也乘馹欲其速至詩周頌烈文篇言文武有惠訓之德無窮故子孫安享其國書夏書胤征篇謨謀勳功也言聖哲謀謨有功故能明有效驗謀而鮮過即書聖有謨勳之謂惠訓不倦即詩惠我無疆之謂壹壹以弟故也棄社稷棄絕社稷之所倚賴也舉鯀禹言不以父罪廢其子舉伊尹言不以一怨妨大德舉管蔡言兄弟罪不相及以虎棄社稷言不得以虎罪戮及其兄以棄社稷之臣也〔相〕去聲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

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與之乘與祁奚共載也不見亦不告皆為國無私也說音悅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閒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不使謂不使見叔向父其子即叔向輩其母叔向母也言非常之地多生非常之物彼婦之美非常我恐其生非常之物以禍女家爾女家乃衰敝之族所晉國六卿專權設有非常不仁之人以厠其閒女必難以免禍我之所慮在此非愛惜彼婦不使見女父也女音汝閒難俱去聲欒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辭於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將逃罪罪重於郊

甸無所伏竄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其子黶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弃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弃書之力而思黶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欒盈奔楚而過于周掠奪其財也行人天子行人之官諸侯之臣自稱於天子曰陪臣范宣子為天子所命故云王之守臣郭外曰郊郊外曰甸重得罪於郊甸言為郊甸所侵掠也布陳也書欒書也輸力謂輔相晉國以翼戴天子施惠謂賜之命服黶欒黶也大君謂天子力即輸力亡臣欒盈自謂戮餘罪戮之餘尉氏討姦之官布四體言無所隱也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轘轅言晉逐欒盈方以為過而又效其所為其過又甚於晉也司徒掌會萬民之卒伍故使之禁止掠欒氏者候送迎賓客之官周禮候人是也轘轅關名今河南登封縣有轘轅嶺○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始即位三年始來見公○會于商任錮欒氏也禁錮欒盈使諸侯不得受之錮音固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言禮以會朝而定故會朝為禮之常經政須禮而行故禮為政之車輿政存則身安故政為身之守備是以怠慢於禮者必失其政惰失其政者不可以立身此禍亂所由生也杜預氏云為二十五年齊弒光二十六年衛弒剽傳○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皆欒氏之黨也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為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知起以下四子皆晉大夫欒盈之黨反謂召而

復之何獲言不得為己用也子謂宣子王鮒言子能為彼欒氏厚遇其人則二子之勇亦當為子用也○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雄猶勇也時州綽出奔齊十八年晉伐齊及平陰州綽獲殖綽郭最故自比于雞鬬勝而先鳴莊公為勇爵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其可以與於此乎勇爵設爵位以命勇士一云爵飲酒器設此以觴勇士州綽以枚數門扳在十八年還音旋與音預公曰子為晉君也對曰臣為隸新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隸僕隸也為隸新言臣齊日淺未得效勇也食肉寢皮喻已能得而恣用之不足為勇也為去聲

【經】庚戌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無傳 ○夏四月。○秋七月辛酉，叔老卒。無傳 叔老卿子叔齊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沙隨宋地 ○公至自會。無傳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追舒即子南罪不至死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官

【傳】二十二年附錄春，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為？」時公與晉侯外會將還魯之守翻遣武仲為公謝不敬非公命故經不書御叔魯御邑大夫武仲多知時謂之聖故御叔戲之言其不雨知將雨而出不足為聖也過平聲 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國之蠹也。」令倍其賦。言御叔無才不可任使而又傲慢君之使人徒靡祿而無益此國家之蠹害也故倍征御邑常賦以罰之蓋大夫受采地以三分之一歸于公今曰倍賦是以二入公也使去聲 ○附錄夏，晉人徵朝于鄭。徵召也時鄭事晉已恭復召之朝 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少正鄭卿官公孫僑即子產鄭以其善於辭令故使答晉使晉悼九年魯襄之八年也即位八月即位年之八月也不敢斥言晉侯故云朝于執事因此行不見禮于晉鄭遂於即位之二年六月朝于楚而晉於是伐鄭有戲之役在魯襄九年 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覲方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競強也楚人勢強猶欲與晉爭鄭是年冬楚人伐鄭言申禮飾詞也尤過也言鄭人畏從晉而懼有大過于晉謂我不共貢于有禮之國我是以受盟于楚亦飾詞也子蟜公孫蠆也觀釁于楚往視楚之釁隙也時鄭實朝楚曰觀釁亦飾辭也差池不齊也言晉鄭本同姓譬諸草木氣味相類鄭不得別有所向不專心從晉也 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貳於楚者，子侯、石盂，歸而討之。不競不敢與晉爭競也土實土地所有宗器宗廟之器齊盟齊一之盟會歲終朝正也石盂即石㚟鄭使石㚟從良霄以告楚楚人執之言歸討亦飾辭也 溴梁之明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酎，與執燔焉。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溴梁在魯襄十六年明年則十七年也公孫夏即子西酎重釀酒也燔祭肉也間二年魯襄二十年也東夏未方諸侯聽事期聽盟會事之期見音現酎音紂間去聲 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虞度荐仍也言不虞度量國微朝之命仍荐而至也惕懼也 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為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在庭來朝也口實徵責之言實出於口也翦削也仇讎指晉為仇讎也杜預氏云傳言子產有辭所以免大國之討 ○附錄秋，欒盈自楚適齊。

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平仲即晏嬰商任之會在前多受命受錮欒氏之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弃也弗能久矣文子陳敬仲之後杜預氏云爲二十五年齊弒其君光傳共苗恭〇附録

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黑肱子張也其子段即子石黜官減黜其官薄者特一殷盛也禮大夫特祭少牢盛祭大牢此四時祭以特羊三年盛祭以羊豕少牢從其薄也歸歸之公也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

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無求無覬望也二三子謂執政大臣戒儆戒也言人所以保全其生在於恭敬儆戒初不在於多財也已巳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伯張即黑肱善戒善于敬戒也詩大雅抑篇侯維也言慎謹惟在法度用以戒不虞之事〇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晉知欒盈在齊故復爲會以錮之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齊雖再受錮欒氏之命猶庇欒盈在齊杜預氏云爲明年齊伐晉傳〇愚按晉以伯臣讓盈之故期年兩合諸侯以錮之失霸之義矣是以齊莊不服明年爲會而陰實保之明年遂致于伐晉也昔楚子不聽子反錮巫臣其賢于晉平遠矣〇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弃疾爲王御士王每見之必

泣弃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子南偏愛觀起不義致富故祿少而馬多御士御兵車者不能謂不稱職爾其居欲留使事巳也洩命漏言若命使父知之也重增也洩息列反〇愚按觀起恃令尹爲富罪不及死何致轘諸四竟而并殺令尹乎且殺其父而告諸子子不洩命而共心其父此豈人情愚斯之未敢信王遂殺子南於朝轘觀起于四竟子南之臣謂弃疾請徙子尸於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弃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弃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轘車裂也臣家臣子謂子南家臣欲犯命以取殯故請子尸弃疾不欲犯

命而移尸故云君臣有禮行去適他國也弃疾知王欲殺父而不以告故云與殺吾父王於分爲君於事爲仇行與臣之皆不可故自縊杜預氏云傳譏康王與人子謀其父失君臣之義與音預〇愚按弃疾之爲臣子過矣夫父果無罪而君欲殺之則號泣而請不得則奉父而逃孝也亦不害爲忠父果有罪而君已殺之則敬共其職以蓋父愆而中實隱痛焉忠也亦不失爲孝今也不然始則覗父君途人雖死而莫爲救也終則指君爲讐人寧死而莫爲用也見謂不洩君命爲忠而實成其不孝見謂不事父讐爲孝而實見其不忠其于君父之間無一而可者也士留無據遂自裁焉噫亦晚矣疇謂弃疾不幸哉復使薳子馮爲令尹公子齮爲司馬屈建爲莫敖有寵於薳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前年使薳子馮爲令尹不受故言復使屈建子木也齮音蟻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

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illegible]
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
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叔豫申叔時之孫從之往從之言也申叔辭讓于不欲與言故退而入于稠人之中三國我謂弗應也入于人中也遂歸也不免是懼恐不免與于同罪也自
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
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
八人者而後王安之遠于聞言而懼自御其車意不在御故不能當正道生死肉骨謂已死復生白骨更肉也夫子謂申叔豫安不復疑也○附錄十二月鄭游販將
如晉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丁巳其夫攻
子明殺之以其妻行游販公孫蠆之子逆妻者謂迎妻以歸其家者子明即游販

子展廢良而立大叔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
可以荀請舍子明之類求亾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
勿怨曰無昭惡也良游販子大叔游販弟子明有罪而良又不賢故請舍子明之類使求亾妻而殺子明者得復其所居又使游販之家勿怨亾妻者蓋游販所以見殺爲奪人妻若游氏報殺此人則父之惡益明故云無昭惡也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三十七終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三十八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

襄公七

經辛亥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無傳○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夏邾畀我來奔無傳畀我庶其之黨○
葬杞孝公無傳○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放殺書名罪其專國叛君也書及慶虎累寅也○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諸侯納之曰歸書自楚罪其既奔夷狄之國復籍夷狄之力以歸黃之進退不正也○晉欒盈復入于晉
入于曲沃猶繫晉欒爲晉之世臣逐非國討而出于范鞅之私意也不書所自潛至也以惡入曰復入不言叛非叛者也劫衆以敵君直亂而已矣曲沃欒氏邑○秋齊侯伐衛遂

伐晉書遂齊始伐盟主也○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雍榆晉地今北直隸濬縣有雍榆城○林堯叟氏曰次而後救匿其救之之形也救而先次宣其救之之聲也○己卯仲孫速卒孟莊子也○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
奔邾出奔以附季氏故○晉人殺欒盈○齊侯襲莒春秋獨於此書襲譏其行盜賊之事

傳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平公不徹
樂非禮也禮爲鄰國闕悼夫人晉平公母杞孝公姊杜預氏云禮諸侯絕期故以鄰國責之○喪如字○闕去聲○愚按禮諸侯絕期平公不得爲杞孝喪不曰毋有喪子可徹樂乎左氏不以毋子言而但曰禮爲鄰國闕何居毋有喪不樂禮也爲鄰國闕亦禮也○陳侯如楚公
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

陳如朝也二慶虎及寅也二十年二慶譖黄于楚
疾黄奔楚自理今因陳侯朝楚楚人信黄爲召二
慶二慶畏誅使其族慶樂於楚楚殺之慶氏乃以國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
城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
楚人納公子黄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故書曰
惟命不于常國陳討慶氏也慶氏治城以距君築城
殺其隊伍之長遂殺二慶楚因納黄肆放也言不可
肆放使居人上也周書康誥篇言天命不常有義則
存無義則亡隊音墜○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
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析歸父齊臣藩車之有障蔽者不欲人見欒盈
及其士故以藩載之使若媵妾在其中曲沃欒氏分掌之邑欒盈夜見胥午而告
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

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
不天子無咎焉胥午守曲沃大夫告之以欲襲晉也集成也因子死因子舉事而死也
咎天咎也言我實不爲天所祐子無天咎故可因而舉事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
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爲之
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
之有盈出徧拜之伏匿也觴飲酒器孺子謂欒盈猶不死言無所悔恨也爵亦飲酒器
徧拜謝衆思己也傳言懷子能得士故願爲之死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
魏獻子以晝入絳初欒盈佐魏莊子於下軍獻子私
焉故因之獻子即魏舒絳晉國都以晝入絳輕兵掩晉之不備也魏莊子即魏絳獻子之父私
私相愛也○愚按盈之爲罪止以其母讒構而成非有犯上害公之事既逐矣爲之會諸侯於商丘以錮

之已又會沙隨以堅其約必欲窮其所往使無所容
其身則事窮勢迫不至爲亂不已也銑而走險急何
何擇盈之復入于晉非晉有以急之哉趙氏以原屛之難怨欒氏韓趙
方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而固與范氏和親
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程鄭嬖於公唯魏氏及七
輿大夫與之成八年莊姬譖原屛殺之欒欲爲徵故趙武怨欒氏趙因韓而復韓起又讓趙
武故二家方睦十四年晉伐秦欒黶違荀偃命曰余馬首欲東故中行氏怨欒氏范宣子佐中行偃於中
軍故與中行范氏和親知悼子知罃之子荀盈也時年十七與中行氏同祖故聽之程鄭亦荀氏宗言嬖
幸於平公見其不助欒氏七輿官名與好也叙欒氏多怨以爲下文敗奔張本難去聲知音智欒王
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

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爲政欒氏
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
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
子無懈矣樂王鮒即樂桓子君謂平公固宮宮之有堅觀守備者多怨言易克也利權財利之
權民柄賞罰之柄強取劫取之無懈言不可懈于用權也強上聲公有姻喪王鮒使
宣子墨縗冒絰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晉夫
人有杞喪晉自殽戰還常墨縗故樂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絰蒙也以絰蒙其首詐爲婦人服而入宮恐欒氏
有內應也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
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
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
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

將逆欒氏與樂氏合所也二三子諸大夫驂乘公
嘗恐墮墜也超跳也撫勉援帶封之也僕魏舒亡之
也請請其所至之往也公所也宣子恐魏舒不肯
已同心故許賂以欒盈曲沃之邑傳言鞅用王鮒計
強取魏舒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
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
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
閉之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
殺之斐豹晉力士犯罪沒爲官奴丹書以丹書其罪而汝也如日言不負豹明如日也閉閉之門也
從之將拒戰也隱短墻也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
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
之遇欒樂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樂射之不中又

注則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魴傷欒
盈奔曲沃晉人圍之摯從公登臺之後乘登也死之致死力戰也鞅用短劍接戰欲用
力以致死也攝引持也蓋鞅先用短兵既勝方引車以逐之欒欒盈之族免之謂欒免已言我如不免而
死將訟女於天不舍女罪也注屬矢于弦也其車擽於槐樹之根故覆魴亦欒盈族擽音石亞去聲匡之
往反覆音福○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爲
右申驅成秩御莒恒申鮮虞之傅摯爲右曹開御戎
晏父戎爲右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爲右啓牢
成御襄罷師狼蘧疏爲右胠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爲
右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爲右燭庸之越駟
乘自衛將遂伐晉先驅前鋒軍名申驅次前軍名傅摯申鮮虞之子傅摯爲公御晏父戎

戎爲公右中軍也貳廣公副車左翼曰啓右翼曰胠大殿後軍名駟乘四人共乘殿軍也齊納欒盈於晉
氏知得罪於晉故將伐之杜預氏云傳詳其陳名者以見莊公任勇力廢舊臣召音卲又音甫罷音皮蘧
顛去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
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不勝則恐懼而脩德有功則恃勝而矜驕○林堯叟氏曰
自衰婁以來齊世從晉於是始叛則晉霸之衰而諸侯貳矣晉之衰諸侯之憂也崔杼諫曰
不可臣聞之小國閒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
其圖之弗聽間敗謂有欒氏之敗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
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
羣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陳完之孫須無武子崔杼也言他日
晉討齊而有急我不能顧君欲殺之以說于晉也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

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
也況以惡乎崔子謂君伐盟主爲甚而已欲弑君則其惡又過于君夫所行皆合于義猶自
抑而止之不敢有過況以惡過君顯言於衆以是知必不得其死也齊侯遂伐晉取朝
歌爲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張武軍於熒庭戍郫邵封
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
獲晏氂朝歌晉邑今北直隸衛輝府有朝歌城二隊分師爲二部孟門晉隘道大行晉山名在今山
西絳縣東武軍築壘壁以示勝也熒庭郫邵少水俱晉地戍取而守之封封晉尸以爲京觀平陰役在十
八年趙勝趙旃子東陽晉地晏氂齊大夫大音泰郫音脾○愚按齊莊本意在伐晉而先伐衛以嘗之亦
與齊桓侵蔡而後伐楚同意雖然討從楚而後討從楚霸者而果于陵霸主非霸者也春秋
之書遂有褒貶二義焉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也

○愚按魯君以救晉命師義舉也而其臣畏齊之逆盟逗雍榆而不及于事故春秋先書救明君命也後書次罪叔孫也而左氏曰禮也何居或者曰左氏以救盟主爲禮非以次雍榆爲禮也

○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公彌即公鉏悼子即紇皆武子庶子適丁歷反長上聲訪於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申豐季氏屬大夫難言立少故云欲擇才室家室也其然猶言必彌所問而治行示以失常不敢與也止不立紇也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紇即武仲大夫諸大夫客上賓

也獻獻酒絜爭先之降降階蓋尊寵之以示立也旅獻酬禮畢而衆相酬也齒列也使從庶子之禮與諸大夫列等蓋卑下之以示廢也季氏雖素愛悼子見頃易常分恐公鉏不從故失色飲爲俱去聲○家鉉翁氏曰季孫之納邪盗也臧紇所與言賞盗之說爲何如今乃以娼道自結於季孫亦何異於盗

季氏以公鉏爲馬正。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公鉏弗得立故使爲家司馬慍含怒也子馬即馬父所位處也言禍福皆人自召廢置在父不可以常論女能孝敬以共父之命則父寵之富可過季氏所謂爲善以召福者也若姦邪不守規度其禍或過于貧賤下民所謂爲惡以召禍者此也次舍也共音恭○愚按閔子馬論甚是然緣此致富則非季孫喜。使飲己酒。而以具往。盡舍旃。故公鉏氏富。又出爲公左宰。武子喜公鉏所爲使爲己設燕而以享燕之具往公鉏家遂悉以與之故公鉏氏富於悼子果如閔馬父之言旃之也語助公謂魯公舍音捨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曰。從余言。必爲孟孫。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應。孟孫孟莊子季孫愛之以其成己志御騶掌馬之官羯孟莊子之次庶子孝伯也爲孟孫爲其後也請讎臧使孟氏與公鉏共惡臧孫也孺子秩孟莊子之長庶子公鉏言秩長固自當立若能立孟氏少子則我之有力過于臧氏之立紇矣公鉏譏其父廢長立幼故季孫不能應惡好俱去聲○汪克寬氏曰魯自仲遂殺適立庶而季孫之臧紇廢彌而立紇孟孫之豐點廢秩而立羯叔孫

之豎牛殺孟丙而立舍皆托廢立以擅其權而三桓微矣蓋由宣公之作俑於前也己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於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禮大夫喪主人立于東方戶側鉏欲立羯故奉以立於其位羯在此言已立羯爲喪主也惟其才鉏譏其父欲擇才之言也夫子謂孟莊子公鉏誣以爲孟孫之遺命長上聲○汪克寬氏曰季孫自亂己之嫡庶復亂人之嫡庶又蔽罪臧紇而逐之紇固有罪而之悠雖不度亦甚矣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

吾亾無日矣愛則縱欲言惡故云疢疾惡則拂情正愈我之病疢美指季孫毒滋多能爲我之害蓋武仲孩紀立紇不順于先見公鉏廢秩立羯知其有力禍將及巳故有感而多泣更正辭以答其御如此疢恥乃反○孫應鰲氏曰其言動盡然何以不能自辭免于疢疢也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巳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羯既立乃與公鉏共讎臧氏謬爲閉門自守若禦臧氏亂者戒爲備也辟穿藏也藉除借人治葬道也正夫遂正也甲從以甲士從巳視其作者畏孟氏也季孫將巳悔前廢立追怨紇故怒其甲逐之鹿門魯南城東門〔辟〕音疋〔藉〕音借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宣叔紇之父鑄國名其姪穆姜姨母之子與穆姜爲姨兄弟生紇長育于公宮故立爲宣叔嗣臧賈臧爲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遂自爲也賈爲本正室子不得立故出依舅氏大蔡大龜或云出蔡地因名不弔不爲天所恤也不及不祀自言罪輕應有後子謂賈納請以大蔡納魯請爲先人立後也其可可得立也自爲自請也爲于僞反自爲去聲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爲防臧氏私邑知

不足謂使甲從巳憲事淺也二勳謂文仲宣叔辟邑辟防邑而去辟音避○愚按紇之言曰先祀無廢故不辟邑有如不允立後將遂不辟乎故孔子謂其要君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其人防邑之人凡奔亾之臣本國必陳其罪惡盟諸大夫以爲戒故防邑之人疑而問之武仲以廢長立少季孫所忌故謂無辭惡臣謂奔亾者外史掌之盟首載書之章首前文公命立子惡公子遂殺之立宣公事在宣十八年叔孫僑如譖成公與季孟于晉廢壞國之典章事在成十六年孟椒孟獻子之孫子服惠伯也言何不以其犯鹿門之禁斬關以出之罪而盟之于犯也居語助臧孫心服盟巳之言嘆國之有人又揣知其爲椒皆知也居音基○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傳例得雋曰克不言大夫以盈自外犯君而入非復晉大夫也○愚按經不書大夫以盈稱兵犯國非其大夫也與後鄭良霄例同而左氏曰言自外也恐非其意○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于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弃命亦君所

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弃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且于莒邑期與杞州期壽舒莒地杞殖華還齊大夫先載甲而出隧狹路也蒲侯氏近莒之邑有盟欲以盟要二子無死戰也華周卽華還莒謂莒君莒君怒鼓不從故親鼓而從也杞梁卽杞殖莒以小勝大故懼而行成[且]于餘反[還]音旋先反○汪克寬氏曰齊莊以千乘之君輕行襲莒身傷臣獲此君子所以貴乎正也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殖妻迎喪故遇齊侯下猶賤也敝廬在言當在室之喪位也婦人無外事故云不得與郊弔杜預氏云傳善婦人有禮[與]音預○附錄齊侯將爲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

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爲田與之邑言伐晉自誇其功也臧功曰多上多字戰功也下多字多少也晉亂而起兵猶鼠之夜動也晉寧將事之猶鼠之晝伏也蓋武仲知齊侯將敗不欲受邑故以此鼠使怒而止以辟其禍[見]音現絶句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武仲阿季氏廢長立少是作不順惡孟氏立庶是施不恕夏書大禹謨篇茲此也言行此事當常念如在已身此正順事恕施之謂

【經】二十有四年。壬子杞文公元年春。叔孫豹如晉。賀克欒氏○仲孫羯帥師侵齊。○夏。楚子伐吳。○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傳無○齊崔杼帥師伐莒。○大水。傳無○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傳無○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夷儀本邢地衛滅邢遂爲衛邑王克寬氏云晉會諸侯欲伐齊而不能從故書會而不書伐以著其大合十二國之君而無所事也○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加楚子于三國之上以主兵故亦以惡三國也○公至自會。無傳諸侯救鄭不書救以會致○陳鍼宜咎出奔楚。宜咎陳鍼子八世孫[鍼]其廉反○叔孫豹如京師。○大饑。無傳

【傳】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不朽死而名存也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

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爲范氏。其是之謂乎。虞以上謂舜之前陶唐氏堯之號御龍氏劉累也能擾龍豕韋商之霸國唐杜二國武王所封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四世及士會食邑于范遂爲范氏范晉主盟中夏士匄自誇其先更歷虞夏商周至晉世爲興家可當死而不朽之義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絶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文仲卽臧孫辰立德立不廢也大上謂上聖之德如黃帝堯舜其次立功如禹稷又其次立言如史佚周任臧文仲保姓保其姓祖之姓受氏受其先代之氏祊廟門杜預氏云傳善穆叔之知言[祊]音崩○附錄范

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將子西相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爲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寓寄也子產以宣子能受言故寄書責之長上聲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貳離也賴恃用之也何沒沒言何沈溺於利而不能自悟也此言賄之禍將上非無賄之患〔沒〕音沒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旨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

心有令名也夫輿車基本也令聲載德以遠聞故謂之輿茂德殖國家以久立故謂之基詩小雅南山有臺篇言君子有德可樂爲邦家之基所以濟令德也又大雅大明篇言武王爲天所臨不敢懷貳心所以濟令名也此言德之爲明上無令名之難〔樂〕音洛〔女〕音汝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言能以恕爲思而自明其德則自然有令名以爲之輿而載是德以行所以遠至近安爲國家之基此申言德之益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毋寧寧也浚取之深也言寧使人謂子敎財生我不可使人謂子取我財以自生辟如象爲齒所累以殺其身以其齒之有賄故也此申言賄之禍宣子說乃輕幣〔說〕音悅是行也鄭伯朝晉爲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寡君是以請罪焉敢不稽首介因也大國楚也請罪請歸罪於鄭之故敢不稽首請伐陳也杜預氏云爲明年鄭入陳傳○孟孝伯侵齊晉故也孟孝伯即仲孫羯前年齊伐晉故侵爲晉報侵○愚按當齊伐晉衆所不能致力以救既退而復侵之何益于晉哉孟子是以知其爲文具也○夏楚子爲舟師以伐吳不爲軍政無功而還舟師水軍軍政嚴設賞罰也杜預氏云爲下吳召舒鳩起本○趙鵬飛氏曰楚怨吳之與晉雖共不交者已十年而楚至是凡三伐吳○附錄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啓彊如齊聘且請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欲見楚子共謀晉也期會期社社祭齊舉社祭因閱數軍器使啓彊觀之以誇其盛文子卽陳須無戢藏族類也取其族還自害也○愚按崔杼爲無君之言文子既與知之齊將有寇文子又逆知之乃不能匡

君過失陰折姦宄之萌而徒低回竊語坐觀其弊國家自何恃于有若人哉彼其擁十乘之馬守百尋之木特蹈諂自好者流爾○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薳啓彊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無宇陳須無之子齊大夫晉師卽下夷儀之師辭謂有晉師未能會也介根莒邑今山東膠州有介根城前年齊既與莒平因師出遂侵之見無信也○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晉將伐齊以報前年之伐爲水所阻○趙鵬飛氏曰楚未嘗一日忘鄭特觀中國之衆爾今晉不能和諸侯以制楚而乃挾諸侯以伐齊且勝齊孰與愈於勝楚哉夷儀之會無損於齊徒爲鄭招寇也○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楚以無宇乞師之故因伐鄭以救齊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犬吉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

可與也。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諸侯卽夷儀。諸侯張骼輔躒皆晉大夫。致師挑戰也。欲得鄭人御。以其知地利也。射犬鄭之公孫。子大叔卽游吉。大國人謂骼躒。不可與言當弁下之上。上之上也。一猶等也。言國無大小。己在上位。賞與之等。部婁小阜。松柏大樹。喻小難以容大。言不得與之等。○部。蒲口反。婁。路口反。○王穉登曰。自蒲無之後。楚兵再至。鄭而無功。則以偉公之餘澤也。 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已皆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近。不告而馳之。皆取胄於櫜而胄。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弗待而出。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謀。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

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二子卽骼躒。坐外後食。皆輕之也。廣車兵車。乘車安車。踞坐其上也。轉衣裝也。二子皆乘安車。將近楚師。而後同射犬乘兵車。皆箕踞衣裝而鼓琴。以示閒暇。既近楚壘。射犬恨二子不告而馳。使爲楚獲。胄兜鍪也。二子皆取胄於櫜中而加于首。入楚壘。二子皆下車。手搏楚人以投其車。禽獲也。收其禽謂殺者。挾其囚謂生者。射犬又不待而出。欲遺楚禽之。於是二子皆超乘而抽弓以射。楚人既脫。歸復踞轉鼓琴如初。以示閒暇。公孫謂射犬。兄弟謂義如兄弟。不謀卽不告而馳不待而出。志入言志於入敵。所以不告而馳。怯言怯於攻敵。所以不待而出。皆飾辭也。亟急也。性急不受屈也。○食音嗣。乘乘。上如字。下去聲。轝音云。射音石。 楚子自棘澤還。使遠啓彊帥師送陳無宇。楚既爲齊伐鄭。復使送其使臣。杜預氏云。傳言齊楚固相結。○附錄 吳人爲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犁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舒鳩楚屬國。[illegible]二子。皆敬迎與共伐楚。荒浦舒鳩地。沈尹壽師祁犁皆楚大夫。無之言無叛楚之事。犁力兮反。 二子復命。王欲伐之。遠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遠子卽子馮。卒終也。無辭言彼無辭。有庸言我有功。杜預氏云。爲明年楚滅舒鳩傳。○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言宜咎慶氏黨。經所以稱名惡之。○李氏曰。左氏以爲討慶氏之黨。則二慶者楚人所惡而陳殺之者也。宜咎豈敢復奔楚乎。是爲公子黃所傾而奔愬于楚耳。○齊人城郟。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郟王城也。是時穀洛鬭毀王宮。齊因叛晉。欲求媚于天子。故爲王城。大路天子所賜車之總名。杜預氏云。爲昭四年叔孫以所賜路葬張本。○張洽氏曰。自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其後五十餘年。乃始有叔孫豹之聘。蓋自是不聘王矣。○附錄 晉侯使程鄭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程鄭晉大夫。揮子羽。降階謂告位等級也。然明鬷蔑也。言人貴而知懼。則必思自貶下以保其位。不過謙抑以下於人而已。此理易知。何待問人。且夫人既登貴位而求自屈下者。惟有智能之人。不當在程鄭。程鄭要之。人情必有懼禍奔亡之釁乎。不然則有迷惑之疾。將死而憂也。杜預氏云。爲明年程鄭卒傳。○疾本或作惡。知音智。

春秋左傳註評卷之三十八 終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三十九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

襄公八

【經】（癸丑）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即夷儀之諸侯重丘齊地今山東茌平縣有重丘城）○公至自會（無傳）○衛侯入于夷儀（書入自外而入之辭非國逆之例）○楚屈建帥師滅舒鳩（杜預氏云傳在衛侯入夷儀上經在下從告）○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遏即諸樊）

【傳】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前年魯使孟孝伯爲晉伐齊）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孟公綽魯大夫大志謂弒君不寇不爲害也不嚴欲得民也○凌約言氏曰崔子有大志魯臣且知之而齊莊不備人將弒其躬之不恤而尚貧伐晉以爲功豈非利令智昏哉）○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棠公齊棠邑大夫東郭偃爲崔杼家臣取爲己妻也古者娶妻不娶同姓故男辨姓齊丁公崔杼祖齊桓公東郭偃祖同姜姓故不可爲昏取如字）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坎下兌上困此正卦巽下兌上大過此之卦困六三變爲大過皆曰吉阿崔子意也坎爲中男故云夫變而爲巽故云從風風能隕落物者變而隕落故云隕妻困于石四句困六三爻辭下皆解其意坎爲險爲水水之險者石石不可以動故往不濟又坎爲險爲澤澤之生物而險者蒺藜蒺藜不可以據故恃之則傷易曰非所困而困名必辱非所據而據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不可得而見矣今卜昏而遇此卦六三失位無應則喪其妻故云失其所歸繇音冑）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爲崔子其無冠乎（寡婦曰嫠先夫謂棠公言棠公已當此凶驟數也侍者恐揚其穢故諫公言雖不爲崔子自應有冠戲慢之也）崔子因是又以其閒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弒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閒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爲崔子閒公夏五月莒爲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干掫有淫者

不知二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弒之。崔子以供辱之故怒公又闞晉之難而伐之以激晉人之報我因欲弒莊公以解說于晉而不得間隙且于之役在二十三年稱疾誘公來問也拊楹柱也拊柱而歌以命姜氏也重言侍人別下賈舉也請請免死也自刃於廟是竊自殺也命謂公命以行夜警備也陪臣衆自辭于撫行夜也言杼疾不能聽命行夜杼之家近於公宮尤當警備故陪臣代杼行夜之職得淫者受杼命討之不知他命（說）如字（且）音疽（疽）徐方甫反（王）音扞抵音鄒（郰）音石（隊）音墜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死。祝佗父祭於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鬷蔑于平陰。此賈舉非侍人賈舉也以下八人皆勇士爲公所嬖者與公共死祝佗父亦嬖臣高唐有齊別廟故

祭之弁爵弁祭服也申蒯亦嬖臣侍漁監取魚之官帑宰之妻子義死君之義鬷蔑平陰大夫公之外嬖杜預氏云傳言莊公所養非國士故其死難皆嬖寵之人（僂）力侯反（父）音甫（說）音悅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人從人也晏子聞難而來言己非君所嬖故不宜死亡無罪故

不宜亡君既死故不宜歸蓋君不徒居民上臣不徒爲祿計皆爲社稷故君爲社稷死亡則臣死亡之若君爲己私而死亡非平日嬖幸之人誰敢當此大亡之任者晏子意以己非正卿而公之侍臣無與衆臣故不得死其難枕尸股以君尸枕己股上也興起舍置也○陸粲氏曰衛州吁弒君而自立石碏既老猶告於陳以誅之陳恒弒簡公仲尼在魯三日齊而請伐齊晏嬰也苟知此義則何死與亡之足言○孫應鰲氏曰晏子不避君難忠矣以崔子之大惡猶知舍晏子以從民望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爲二子皆莊公黨杜預氏云二十八年殺慶舍張本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嘆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宣伯即魯叔孫僑如成十八年

奔齊叔孫還齊羣公子納宣伯之女於靈公景公莊公之弟慶封崔杼之黨恐國人討己故爲盟大宮大公廟其盟書云國人所不與崔慶者有如上帝讀書未終晏子更易其辭意謂崔慶若不忠于君不利社稷吾不敢與也莒子朝齊遇難未歸故景公復與之盟一本崔慶者下有有如此盟四字此後人妄加也（大）音泰大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嗣續也南史氏齊史之在外者古之書者必以汗青之簡故執簡而往以書其罪杜預氏云傳言齊有直史崔杼之罪所以聞（大）音泰閭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鮮虞推而下之，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其誰納之？行及弇中，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

一。誰能懼我。遂舍。枕轡而寢。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弇
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來奔。嬰遊虞俱
莊公嬖臣。嬰將出奔。故以帷幔自縛其妻而載之下
下。嬰妻也。君請莊公屍藏𨈆親也。弇中狹道舍止也
一一人也。言弇中道狹。一人與一人戰。雖衆無所用
也。枕轡而寢。恐失馬也。速驅之。以道廣衆得用也。鮮
音仙。推如字
食馬音嗣 崔氏側莊公于北郭。丁亥。葬諸士孫之
里。四翣。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甲。側瘞埋也。于北郭
屍不殯于廟也。士
孫人姓。因名其里。莊公以十三日便葬。不待五月。喪
車之節。天子八翣。諸侯六翣。大夫四翣。不蹕不止行
人也。下車送喪之車。齊舊上公禮九乘。又
有甲兵。皆降損不成禮以葬也。翣所甲反。〇晉侯濟
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
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

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
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泮水名。地闕。朝歌役在二十三
年。說解說也。齊人歸罪莊公以
解于晉。即上文所云欲弒公以說于晉也。班別也。男
女分別示恐懼服罪也。哀元年蔡人男女以班與此
同。宗器宗廟之器。樂器鐘磬之屬。六正三軍之六卿
五吏文職。三十帥武職。百官正長。羣有司之長官也
師旅小將帥也。處守守國之臣。皆有賂。皆有貨財賂
之。非盡以男女為賂也。杜預氏云。齊人逆服。兵不加
故。不書伐齊。慶封獨使于晉。不通
諸侯。故不書如師。說如字。長上聲 晉侯許之。使叔向
告於諸侯。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
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告諸侯言齊服也。子服惠伯
即孟椒。杜預氏云。平公受賂
而還。經不譏者。齊
有喪。師自宜退也。〇附錄 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將
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魏舒宛沒皆
晉大夫。晉平
公愍衛獻公失國。使二子迎于齊。將使衛殤公與之
夷儀之邑以居之。崔杼欲得衛五鹿之地。故留衛獻
妻子
於齊 〇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
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
城。遂入之。前年楚子伐鄭東門。陳蔡許皆從而陳獨
肆暴。故鄭報之。襲入其國。隧徑。堙塞。刊除
突穿
也 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
曰。將巡城。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
而母。辭曰。不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桓子不
欲載公
故以巡城辭。賈獲陳大夫。舍置。而女也。賈獲雖急猶
不欲男女無別。故辭曰不祥。〇邵寶氏曰。舍而母將
不可兩全乎。全于身而虧于禮。君子不謂全也。臣而
押君女而瀆男。非禮也。雖顛沛。其敢違之。獲之對不
曰非禮而曰不祥。何居。禮者履也。舍履而言祥。急遽
而欲人之易信也。如是哉。〇愚按。甚矣獲所遭之不

幸也。顧其母則遺其君。奉其君則困其母。故獲以車
授公而已。與妻扶其母以奔。亦可謂善處君親之間
矣。雖然。竊有惑焉。婦人而老。力不可徒。避難而奔勢
不可緩。有如斧馬。鄭師公車可幸而脫矣。其何以脫
老母於徒行哉。則不若附載其母於公車之側而已
與妻隨車以奔。庶幾其可兩全而亦不可謂非祥也
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
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
待於朝。子展執縶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
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
乃還。御禁止侵掠也。門宮門也。免喪服示哀戚也。擁社
抱社主示降服也。別分別也。纍自係待命也
縶馬韁也。執縶稽首進獻。皆以降服禮也。子美子產
字。數俘數其所獲之俘。不以歸也。祓除不祥也。節
兵符也。陳亂故令陳之司徒招致民人。司馬進改符
節。司空撿攷土地。使各依其舊。御音禦。免音問。祓音

弗○高閌氏曰左氏所載入人之國未有若子展子產之有禮者故春秋無貶詞○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重丘之盟合諸侯皆以討齊乃受賂許之成故書同盟○附錄趙文子爲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請諸侯兵可以弭文子即趙武幣奉晉者禮晉禮之弭止也知相知也楚令尹屈建也孔穎達氏云下文始言屈建爲令尹者因伐舒鳩而追序之杜預氏云爲二十七年晉楚盟于宋傳道音導○楚薳子馮卒屈建爲令尹屈蕩爲莫敖屈建屈到之子子木也宣十二年楚有屈蕩屈建之祖父今此屈蕩姓名與之同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

以右師先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孟師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前年舒鳩辭不叛今卒叛楚離城舒鳩城名先先至舒鳩下子彊等五人不及木子與吳相遇而退故吳居楚兩軍之間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爲吳禽從之墊隘慮水雨也簡閱精兵也駐後爲陳以待我師我若勝則進與合戰若奔則視利便而救應也墊音玷陳音陣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吳還逐五人至其本軍楚人先所簡閱精兵爲陳者會合而擊之故吳敗遂前及于木共圍舒鳩而滅之傳音附○衛獻公入于夷儀

杜預氏云爲下自夷儀與甯喜言張本○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子產數俘而出不將以歸故獻入陳之功而不獻其俘戎服軍旅之衣異于朝服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閼父舜之後爲周陶官先王謂周武王舜大聖故稱神明庸用也元女武王長女胡公閼父之子滿也恪敬也周封杞宋乃夏商之後今又封舜後于陳故謂三恪陳乃周之甥故云我周自出桓五

年陳桓公卒陳國亂厲公桓公之子蔡甥也故蔡人欲立五父即陳佗桓公弟殺大子免而代之鄭莊公因定其位桓六年蔡人殺陳佗我鄭與蔡人立厲公而奉事之戴猶事也陳莊公宣公皆厲公子又我之自立宣十一年夏徵舒弒陳靈公成公奔晉又因鄭而入播蕩流離失所也大音泰父音甫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弃我姻親介恃楚衆以憑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耻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大德謂胡公之後皆周之所自出大惠謂五父以後皆鄭之所自立姻親謂陳婚姻之好介因也億度逞快也言欲快志于鄭者不可數計往年鄭伯稽首告晉請伐陳未獲晉之成命會陳從楚伐我東門競強也鄭與周同姓故恐上辱大姬之靈衷中啓開也開道其心故得勝授手于我謂喪

服擁社使其衆自恐請服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辟法也方千里曰圻方百里曰同衰差降也謂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所數倍于天子之圻辟音闢圻音祈

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武莊鄭二公平桓周二王城濮之役在僖二十八年文公晉文公也我文公鄭文公也楚捷謂勝楚之捷不敢廢城濮之命所以今日戎服將事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士莊伯士弱也子產善於辭命故莊伯不能詰時趙武將中軍○王樵氏曰子產對晉之

辭皆強爲文飾不類其平日之言恐傳者傳會之過也陳侯鮑卒而陳亂公子佗殺大子免而代之然則五父蔡殺爾鄭莊公奉而立之是助篡賊也其又可以爲功乎征伐之權出于天子而是以惟罪所在各致其辟爲先王之命何其無忌憚也大國之地多數圻矣信非侵小不至然則皆欲效之可乎又鄭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而子產今以將事于晉是以王事晉也乃自謂不敢廢王命不亦重誣乎左氏謂士莊伯不能詰非不能詰也是時晉政偷矣志於合和南北以苟無事非復昔者同外楚之心故於鄭之伐陳聽其所爲而已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拜功謝晉受其獻功也前雖入陳服之而還然未得成也故使子西再伐之以取成成通三證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慎辭哉志古書足猶成也行而不遠雖行其言不能及遠也文辭爲功謂鄭

入陳有辭乃免晉討非與其與兵禍怨也○趙汸氏曰按鄭辭令之美孔子嘗稱之若論語所記是也其詩稱仲尼云云者未必皆一時之言不言誰知其志者亦未必真聖人所述也○附錄楚蔿掩爲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甲午蔿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皐井衍沃量入脩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兵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蔿掩楚子馮之子庀治也賦賦車馬數而數之也書土田以土田之所宜修爲穴書也度山林量度山林以共國用也鳩聚也聚其財物入之王府若周官山澤虞之職辨別也絕高曰京大阜曰陵別之以爲冢墓之地淳鹵埆薄之地表之以輕其賦稅疆界有水潦者計數藏其租入偃豬下濕之地規度其受水多少使田中之水注之廣平曰原防隄也隄防間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別爲小頃町隰皐水厓下濕不任耕作使爲芻牧之地衍沃平美之地則制爲井田賦與籍

皆稅也車兵甲士步卒甲胄干楯之屬成書成也禮謂治國之禮杜預氏云傳言楚之所以興庀音必陂音鋪圃音鹵鹵音偃音瞿町音庭量音亮○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舟師役在二十四年巢小國牛臣巢人啓開門也親門親來攻門殪死疆場也殪音壹衣上○附錄楚子以臧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蔿子之功也以與蔿掩往年楚子將伐舒鳩蔿子馮請退師以須其叛楚子從之卒獲舒鳩故子木辭功而以其賞與其子掩○附錄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爲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

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前年然明丹程鄭以次其言舉發故子產始知其賢蔑然明名語去聲冒擬以隆黎氏曰程鄭降階之問不爲大失蔑何以程知其必死耶其語雖幸而中君子之哉稱而子產顧以是取之過矣　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無越思不違其所思也畔有次序也○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曰烏乎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

補

奕棋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甯喜悼子也獻公出奔聞甯氏父子語故使與言求復國文子大叔儀也詩小雅小弁篇皇暇也言我不能自容恤何暇念及其後蓋謂悼子必身受禍不得恤其後也思其終思其事之有終思其復思其事之復行書周書蔡仲之命其辭與今文少異謂六年甯氏篇一人謂君奕圍棋也甯氏出自衛武公至甯莊子凡九世明年甯喜納獻公三十七年獻公殺甯喜族防氏云傳記大叔儀之言及後蓋悼王吉國見甯氏廢立賢臣皆不與說音悅解佳賣反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三十九終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四十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

襄公九

傳附錄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郟會夷儀在二十四年其五月秦晉爲成晉韓起如秦涖盟秦伯車如晉涖盟成而不結自十四年十三國會秦秦晉不平至今年始爲平伯車秦伯之弟名鍼不結不結固也杜預氏云傳爲後年脩成起本當繼前年之末而特跳此者傳寫失之

經甲寅二十有六年齊景公吳子餘祭元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高閌氏曰前此大夫有不利於己則奔而已未有若林父之叛者故書叛自林父始○甲午衛侯衎復歸

于衛復歸于衛未絕也書名著其不足以有國○夏晉侯使荀吳來聘荀吳荀偃子○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澶淵衛地近戚也○秋宋公殺其世子痤杜預氏云稱君以殺惡其父子相殘害○晉人執衛甯喜○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葬許靈公

傳二十六年附錄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撫劒從之召子員使之命御進也言已以次當行三云三次言之黜退也從逐叔向也　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

負道二國之言無私于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人救之集戊通傳也子蹈于朱易變易其言所以不可愛御當之而不畏也拂衣褰裳也子寺操劍將闘故叔向褰裳以從之救解也褰丟浮上反彊于衛至語平公曰晉其廢乎吾臣之所爭者大言謂晉義於治所爭者大言爲國家事非私忿也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師樂官曠名卽子野也卑卑弱也心競以心相競也力戰謂撫劒拂衣爭善務以所行爲善也私欲侈則公義廢故公室卑○衛獻公使子鮮爲復辭敬姒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子鮮卽毋弟鱄復反國也以君無信故辭敬姒子鮮之毋不免不免於禍也鮮音仙鱄音專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

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姒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喜以子鮮賢必子欲使在閒不獲命以毋命不獲辭也祭則寡人言已但欲守祭祀而已○愚按甯喜所取信者子鮮也子鮮旣知君之無信頗復輙以公命許之異日者喜以尋攻殺而于罪亦自以失信故云之孰非政由甯氏一言所取哉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蘧于卷反○林堯叟氏曰十四年孫氏欲逐獻公伯玉從近關出今年甯喜欲復獻公伯玉又從近關出其全身遠害如此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寛言。

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亾於我何爲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右宰名穀衛大夫前逐獻公今又欲納故云獲罪兩君臺箭容也先人謂甯殖殖臨終之言在二十年觀之觀獻公可還與否淹久留也恤憂患也寬恕也猶夫人猶人其爲人猶故也巳止也言當止其復國之謀多而能亾言子鮮爲義多不過能出亾而巳弗可巳以受父遺命也去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甯子出舍於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大子角文子卽林父嘉襄林父二子伯國卽襄時孫氏父兄皆不在故二子乘弱攻之甯喜欲出奔故舍止于郊國人聞襄死故召甯喜子叔卽衛侯剽言子叔剽無謚故也書曰甯喜

弒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杜預氏云嫌受父命納舊君無罪故傳發之○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專祿以周旋言專擅其祿邑出入與之周旋戮之大者此春秋所以書叛杜預氏云林父事剽而衎入義可以退惟以專邑自隨爲罪故尋發之○愚按林父觀逐其君君入又據邑以叛其罪寧專祿周旋巳乎吾左氏謂以是戮也則將謂逐君之罪輕於叛邑也那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此亦非所以責逆臣○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杜預氏云本晉納之夷儀今從夷儀入國嫌若晉所納故發國納之例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于門者頷之而已竟衛竟上迎之遠故喜而執手與言道逆比竟爲近故揖之門國門頷點首也門又近于道故僅頷之杜預氏云言衎驕心

務生(竟)音境 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紲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 讓責也大叔文子即大叔儀文子有置君不如爽其之言故衛公聞而然之羈紲馬絆也扞衛也養牛曰牧養馬曰圉言不能從君以斧也出謂獻公居謂公孫剽杜預氏云傳言衛侯不能安和大臣(大)音泰(羈)居宜反(紲)息列反 ○附錄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於晉 侵戚以林父叛故 晉戍茅氏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孫蒯追之弗敢擊

文子曰厲之不如遂從衛師敗之圉雍鉏獲殖綽復愬于晉 茅氏戚東鄙邑殖綽齊勇士今來在衛蒯林父子厲惡鬼也文子指殖綽爲惡鬼而責其子反不如從逐也圉衛地雍鉏孫氏臣杜預氏云爲下晉討衛張本 ○附錄鄭伯賞入陳之功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 于展爲元帥故鄭伯享之先路次路皆王所賜車之總名蓋請之周王者四井爲邑禮遺人以物皆以輕先重後故以路與命服爲邑之先 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 以兩以兩爲數也上卿子展次卿子西十一年良霄見經十九年乃立子產爲卿故位在四及與也賞禮以禮先賞請六邑也子產位次當受二邑以公固予之故受三邑公孫揮鄭子羽謂讓不失禮言遜讓而不失其班次之禮(數)大(予)音與 ○晉人爲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 孫林父屢愬伐衛于晉故晉爲孫氏召諸侯將伐之(爲)去聲 ○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 穆子即荀吳召魯公爲澶淵會晉平公不能討衛弑君之罪以定霸而頻始致力于孫氏致偏召諸侯謀討衛侯是宰天下而使盡叛其君也倒行逆施如此竟以此失諸侯 ○附錄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 雩婁吳地在今南直隸霍丘縣境 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麇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犁伯州犁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

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爲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戌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 城麇鄭邑皇頡鄭大夫戌守也穿封戌楚縣尹戌獲皇頡而因之公子圍共王子靈王也爭之爭囚皇頡也正正曲直也伯州犁晉宗伯之子出奔在楚問于囚問是誰獲汝也君子言圍與戌皆非細人也何不知易於別識也上高舉也介大也下下垂也州犁畏王子故上其手又抑而其辭以道囚意欲使囚證王子圍獲已以媚權要也弱敗也皇頡已解州犁意故云(頡)戶結(戌)音恤 印堇父與皇頡戍城麇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爲令正以爲請子產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

城下。其可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之。董父鄭大夫亦爲楚人所執請贖之歸也令正子產以大叔之辭使秦雖有貪名傷國體故知其不獲所請若更其辭令曰拜君之勤勞於鄭邑若非秦若之惠楚人至今猶未肯返師如此歸功于秦則董父可獲於是更遣使者執幣如子產辭而後獲之杜預氏云傳稱子產辭令之善蓋言詳○

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討衛以兩伐戚故疆正戚之疆界古自懿氏食邑於西鄙故以名其城六十取田六十井也○愚按林氏衛叛臣也晉反爲封殖如此由其諸臣各爲私計將翼其諸侯之大夫使之交相爲亂以爲異日割分宗國之地孫其君不悟良可惜也

趙武不書。尊公也。向戌不書。後也。鄭先宋。不失所也。禮鄭不會公侯經不書趙武罪武會公侯以尊魯公也經不書向戌罪其後會斯也會以國之

大小爲序經書鄭先于宋以鄭依期而至不失所也○傳遜氏曰傳以不書趙武爲尊公斷不然也必以爲臣討君而貶武明矣

於是衛侯會之。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北遺北宮括之子晉執衛君臣討其伐孫氏而殺晉戍也女齊即司馬侯士弱晉主獄大夫北頭其云歸晉而後告諸經書晉執衛侯○宋鉉翁氏曰衛侯爲執豈非父之怨而執之則悖也 ○秋七月。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二君如晉爲請衛獻公也嘉樂詩大雅篇義取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以比二君也景子國弱也蓼蕭詩小雅篇義取蓼彼蕭斯零露湑兮旣見君子我心寫兮以喻晉君思澤及諸侯也子展公孫舍之也緇衣詩鄭風篇義取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言已不敢遠于晉也蓼蕭緇衣二詩旨趣不同故拜二君之辭亦異

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爲盟主也。今爲臣執君。若之何。國子即國弱私語臣諸林父君謂衛侯

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言衛侯之罪自以殺晉戍三百人不以林父故

國子賦轡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轡之柔矣逸詩見周書義取寬政以安諸侯若柔轡之御剛馬也將仲子詩鄭風篇義取人之多言亦可畏也言衛侯雖別有罪而衆人猶謂晉爲臣執君也

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鄭穆公十一子子然子士子禮三族已亡子羽不爲卿故惟言七穆謂子展罕氏子西駟氏子產國氏伯有良氏子大叔游氏子石豐氏伯石印氏也子展居身儉而用心壹冝其後亡○愚按世祚修短非細故夫獨繫於一諷詠間耶如日以觀其志則可○

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大子痤美而很。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爲大子內師而無寵。芮司徒宋大夫共姬宋伯姬也入夕入宮名棄取見弃之義平公共姬子入夕入宮見其母也尤甚也佐即元公惡美以貌言婉以心言合左師向戌也惠牆氏伊戾名內師內官之長○家鉉翁氏曰婉者巧于自結很者疏於內交佐日以親痤日以疏以至于亡故沿近君之讒者自愚爲難

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大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

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欿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大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上已有秋此復言秋者以有初字在前不言秋趙楚客過在他年也知涓知也夫謂大子爲內師故云共內公知伊戾無寵故云惡女伊戾欲乘楚客搆讒大子故假美言以從乃塲地作欿加書于牲上詐爲盟處以爲大子與楚客謀反之徵騁馳也欲速欲速得公位也信有有盟徵也[女]音汝[共]音供[欿]音坎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

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爲大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夫人即弃大子以佐婉故召使請于公聒讙也左師畏惡大子故多爲言語讙亂佐平欲使失期[聒]古活反[亨]與烹同○愚按宋平既明知大子素惡伊戾矣而卒遣之從因讒信其讒而殺大子及徐聞大子無罪又僅亨一伊戾而芮弃之寵愛向戌之權任不爲之衷此春秋所以直稱君殺與晉獻殺申生同例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爲君夫人余胡弗知圉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弃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步馬習馬也氏猶家也言夫人家之馬也先玉以玉爲錦馬之先改命令使者改之戌以弃非適故始謬爲不知以俟其有獻于已而後特以君夫人尊之俟自己出由以致其諛也杜預氏云傳言宋公闇左師諛大子所以無罪而死○愚按向戌當時所稱賢臣亦其於大子夫人之間須免貪庳若此豈得爲賢

附錄 鄭伯歸自晉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執事懼不免於戾使夏謝不敏君子曰善事大國子西言寡君來朝煩勞晉之執事自懼夫敬于大國加得罪子西名善事大國以其能自下也○傳旣曰鄭之事晉也過于恭國將不勝矣而又何善之有

附錄 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爲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荊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伍子即子胥祖父椒舉也聲子子朝之子二父相友故伍舉聲子亦相善王子牟爲申縣公有罪出奔班布故事也謂布荊坐地共議歸楚之事復子召

子以歸也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平晉楚在明年平蔡本楚黨晉楚將平故蔡遣聲子爲國通乎事于晉子木問也杞梓美木與皮革皆楚產而晉用之喻楚亡臣多用于晉者謂晉盡去聲歸生聞之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

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歸生即聲子從之言亾也詩大雅瞻卬篇殄盡瘁病也言國內善人皆亾則邦國盡皆困瘁引之以明刑濫及善人之禍夏書今虞書大禹謨篇不經不用常法也言罪疑寧與其殺非常罪寧全之而自受失刑之責引之以明寧僭無濫懼失善人也詩商頌殷武篇封大也言成湯賞不僭而刑不濫不敢怠惰以自皇暇故爲下國推命以爲天子而大建其厥福引之以明賞不僭刑不濫然後可居天位也 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

勸賞樂行賞也畏刑憚用刑也春夏生長故賞秋冬肅殺故刑飫饜也酒食賜下無不厭足以加膳故也不舉不舉盛饌也爲去聲寐如字 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爲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療治也言楚多淫刑仿賢害國以成不可治療之疾此吾所謂楚人不能用其材也蔡乃召反 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爲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于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爲也子儀之亂在文十四年析公子儀黨懼而奔晉繞役事也在成六年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于繞角震動蕩散也鈞同其聲也晉從侵蔡敗申息獲申麗在成八年此析公爲晉謀以害楚者如此殿多練反窕挑同易去聲麗音離 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以爲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爲也雍子事無所考不善是不是其曲直也鄐晉邑楚納宋魚石等於彭城在成十八年靡角宋地反亦歸也簡擇蒐閱也蓐食食於寢蓐也次舍也焚次示必死也歸者即前老幼等行使行也逸囚使聞之也晉圍彭城在襄元年東夷楚東小國與楚弱而叛楚殺令尹子辛在五年此雍子爲晉謀以害楚者如此

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爲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爲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爲患則子靈之爲也子靈巫臣也雍同子反子靈爭夏姬在成二年邢晉邑巫臣通吳於晉在成七年巢駕棘州來俱楚邑子重子反一歲七奔命故云罷此巫臣爲晉謀以害楚者如此 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爲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

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子反死之鄭叛吳興
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爲也若敖之亂在宣四年伯賁即越椒前傳作伯棼苗晉邑鄢陵之役在成十六年吳精也王族王親兵也夷平也當之謂楚之中軍也時欒書將中軍范燮佐之易行謂簡易兵備誘令楚人貪己使不復顧二穆之兵郤錡將上軍中行偃佐之郤至佐新軍令其分精兵以攻二穆之兵楚子重子辛皆出穆王故云二穆四萃四面集攻之夷兵傷也熸火滅也吳興吳自此興也此賁皇爲晉謀以害楚者如此○賁音奔熸子潛反○專願之氏曰予者其去樂毅之不肯從燕何遠平

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
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
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
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

爲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
逆之此總上四人推舉鄭伍舉吳罪也所圖不可以爲意也鳴伍舉之子往迎氏云傳言聲子有辭伍舉所以得反子孫後仕于楚○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
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十六年晉伐許諸國皆大夫獨鄭伯自往故許靈伐鄭以報之因卒于楚求諸侯欲興霸業也冬十月
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
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
人之性釁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
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寇昧猶貪冒也逞快也言楚以諸侯將和之故貪冒於一來不如使楚快志伐鄭而歸乃易與之成釁動也嗇吝惜也言鄭人欲與楚戰者皆動于一時之勇不顧後日之禍以厭足其性而求其名非能爲國家慮也說音悅十二月乙
酉入南里墮其城涉於樂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
九人焉涉於氾而歸而後葬許靈公南里鄭邑樂氏鄭津名師之梁鄭城門縣門所以禦攻門者既伐鄭而後葬靈公所以卒靈公之志也墮許規反氾音凡○汪克寬氏曰是時晉平昏庸大夫專恣霸業怠矣楚是以知晉之不在諸侯而復爲陵駕之舉也鄭雖未服於是明年晉楚爲成而諸侯皆朝楚矣○附錄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君子
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重衛姬而輕齊鄭之請○附錄晉韓宣子
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
他事矣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請事問以何事來聘起宣子名禮諸侯大夫入天子國稱士時事四時貢職之事宰旅周冢宰之下士不敢斥

尊故云將於宰旅阜大也舊故典也言士起歸時事不失故典也杜預氏云傳言周衰諸侯不能如禮惟韓不失舊○附錄齊人城郟之歲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
襲衛羊角取之遂襲我高魚有大雨自其竇入介于
其庫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又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
卒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爲政乃卒治之城郟在二十四年烏餘齊大夫廩丘齊邑今山東范縣有廩丘羊角衛邑高魚魯邑竇城下水道因水竇開之而得入介因也就甲于高魚之庫以登城而取之終治烏餘之罪竇音豆文子言於晉侯曰晉
爲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
邑皆討類也而貪之是無以爲盟主也請歸之公曰
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言烏餘之

地。皆取於齊魯宋衛之邑。此類皆宜見討。而貪其地以利晉國。是晉之德不足以爲諸侯之盟主也。請討之。而以其地歸於諸侯。胥梁帶晉大夫。能無用師。言有權謀。能不用兵甲而治烏餘之事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四十一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著

襄公十

經　乙卯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通嗣君也傳稱向戌會十四國經惟序九人者齊秦不交相見邾滕爲私屬皆不與會宋爲地主與盟不待序也杜預氏云陳於晉會當在衛上孔奐非上卿故在石惡下奐呼亂反○林堯叟氏曰以諸侯分爲晉楚之從而交相見於是始則南北二霸天下之大變也於溴梁而無君臣之分於宋而無夷夏之辨昭哀定之春秋將以終于吳越焉爾矣○衛殺其大夫甯喜。大夫見殺書名罪之也喜之殺雖以專政而弒剽之罪宜追討之故經以國討爲文杜預氏云書在宋會下從赴○衛侯之弟鱄出奔晉。衛侯既負甯喜之信不能友于賢弟言使出奔故書弟罪兄也鱄音專○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即夏會之大夫○李廉氏曰春秋兩書宋爲地主以首禍罪宋也○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傳　二十七年附錄春。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其衆出。使諸侯僞效烏餘之封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胥梁帶前年受命治烏餘故使齊魯宋衛諸喪邑者各具甲車馬徒衆以受先所失之地周密也必以密來者以受地爲名恐烏餘知而有備乃詐使四國僞言致邑以封之者效致也遂執之盡獲其徒衆也杜預氏云傳言趙文子賢故平公雖失政而諸侯猶睦

聞去聲 ○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 季慶封字 稱去聲 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 相鼠詩鄘風篇義取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慶封不敬叔孫為賦相鼠譏之慶封亦不知為譏已言其闇甚杜預氏云為明年慶封來奔傳 稱尺證反 為杜俱去聲 ○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 甯喜既納獻公遂專國政公孫免餘衛大夫不及此言不得反國也與之言謂政由甯氏祭則寡人之言事未可知恐伐之未必勝也公

孫無地公孫臣皆衛大夫公出亡時臣父為孫氏所殺故云父子死余 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 右宰穀石惡皆喜之黨亡出奔也行謂會于宋杜預氏云為明年石惡奔傳衣枕斂俱去聲 ○愚按喜弒剽可討也而獻因之以入不可殺也雖然喜能用衆以弒剽矣子鮮賢且善喜也獻寧不自危乎此其所以殺喜也昔里克殺奚齊而立夷吾夷吾殺之曰難為子君其意亦猶獻云 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 章明沮止也言孫林父逐君宜死乃出奔而得生甯喜納君有功乃被殺戮而死賞罰不明何以止惡而勸善君失信謂獻公失政由甯氏之信國無刑謂衛國無討孫林父子之刑鱄子鮮名使使甯喜納君也

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 盟河誓不還也託寄也木門晉地昭明也子鮮言已若仕而不治其事則無功而食罪也若曲從于人以為治則明已以欲仕而出無所自愬喪服也禮聞喪而追服謂之稅服獻公痛愍其弟特為此服故云如獻公尋薨故云終身○范甯氏曰獻公背盟而殺忠於已者是惡而難親也鱄懼禍將及見幾而作不俟終日鱄之去衛其心合于春秋 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臣弗敢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為少

師公使為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事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為卿 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此邑六十者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也下上以位言贊佐也文子即叔儀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于宋 向戌素有

賢稱進善二國之相故欲晉楚之大謹息諸侯之兵爲名高時雖知其不可而以其事美成從之寓德意也弭音災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

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

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介相也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也周禮司馬掌會同之事故置折俎舉謂記錄之時趙武叔向向戍皆賢大夫以弭兵爲事故會時文辭多美仲尼見其事善其言使弟子舉是禮而傳述其意以爲此享多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

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

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

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須無陳文子也時趙武命盈追已故云從楚令尹子木止陳故遣黑肱先至與晉大夫成盟載之言晉趙武亦不去遣向戍就

於陳成楚之要言滕邾俱小國故君自來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

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

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

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

木子木使驛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交相見使諸侯從晉楚者更相朝見不能不能服而使之也請齊請齊使朝楚也驛傳車也謁告也他國從晉從楚之國杜預氏云經所以不書齊秦傳殊戀反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

也趙孟及子晳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

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晉楚各

處其偏左師如陳而還子晳卽黑肱也趙孟恐二國成言臨盟復辨故預用盟以齊一之以藩爲軍不築營壘示不相忌也晉在北藩之北楚在藩之南故云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氛

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伯夙卽荀盈氛氣也言楚有襲晉之氣時晉營在東有難可左還入宋東門氛芳云反難去聲○辛巳將盟於

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爲

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

信是弃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

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楚人衷甲在衣中欲因襲晉州犁晉伯宗子利猶濟也大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

年求逞志而弃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

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大宰伯州犁也逞快也志將逞言不

得快其志也志言信三者具而後身可安信亡則三者俱廢故不及三年必死杜預氏云爲明年子木死起本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

爲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

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

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

則夫能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

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單盡斃踣也言不信之人無得生者捷勝也病猶患也楚人食言尚不自以爲患晉非食言者又何患焉僭不信也濟成也夫謂宋言晉因宋爲弭兵而恃之以坐致北病則宋宜爲之致死且宋爲地主雖倍楚猶不能勝晉稱舉也庸猶功也晉獨爲諸侯所言故云庸多一云庸用也諸侯皆爲我用亦益晉用矣知字

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季孫自處兩事晉楚則貢賦重故欲自比於小國恐叔孫不從假以君命就宋告之邾與滕爲齊宋私屬故皆不與盟私即屬也叔孫雖內知非公而其辭稱公即須從順以顯弱命之君而乃辨其小是以從已心故經不書其族以貶之言其違君之命也[與]音預○愚按人臣出疆利有社稷自非君命亦得行權矧季孫以公之命乎而左氏謂其違命故經不書族則矯命以合顧無罪歟或曰惡與楚盟而槩與諸國之大夫不序以示貶理或有之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

先先歃血也子謂趙文子狎更也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爲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盟法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只語辭尸主也小國主辦具即哀十七年小國執牛耳之類而此云尸盟者蓋叔向欲令趙孟下楚假此以勸之爾楚爲晉細言楚欲尸盟自同於小國任晉之細事也[見]上聲○汪克寬氏曰說者稱宋弭兵蓋是時晉楚皆怠於出師是以偶有六七年之安靖然楚人衷甲苟非伯州犂之言則趙孟爲宋襄之執矣况魯帥師而取鄆晉帥師而敗狄兵亦未嘗戢也楚圍既讀舊書未幾篡國大合諸侯伐吳滅賴安在其能弭兵也哉書先晉晉有信也○愚按先夏而後夷春秋書法固然矣論夫歃之先後哉左氏謂書先晉晉有信也則趙孟偷而濯楚耳爲之下夫子豈以言與之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

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宋公以在其國享二國之相一座所享三答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蒙門宋城明前盟諸大夫不敢敵宋公公故讓而宣盟重盟故不書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士會賢聞於諸侯故子木問之夫子謂范武子身修家齊故事無不治所行之事皆可告人故情無所隱見其忠於民也陳布也祝史布其誠信於鬼神德足以副之故辭無所愧見其信於神也尚上歆享也言能使神享其祭人懷其德也五君文襄靈成景也晉荀盈遂如楚

涖盟重結晉楚之好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趙文子自宋還過鄭故鄭伯享之印段字子石穆公之孫公孫段字子石穆公子豐之子從鄭君也武文子名卒終也武請賦詩以終鄭君之賜亦以觀七子之志[從]去聲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草蟲詩召南篇義取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以比趙武子爲君子趙武以在上位而心降下可以爲民之主然不敢當君子之名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鶉之賁賁詩鄘風篇衛人刺其君鶉鵲之不若義取人之無良我以爲君第賁也[illegible]趙孟自謂也鶉[illegible]偏反賁音奔[illegible]去聲子西賦

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黍苗詩小雅篇。其四章云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以比趙孟于召伯也。召伯諸侯之事。故推其君而不敢當。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隰桑詩小雅篇。義取既見君子其樂如何。其卒章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孟欲子產見規誨。故受之。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野有蔓草詩鄭風篇。取其邂逅相遇適我願兮。大叔喜於相遇。故趙武受其惠。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蟋蟀詩唐風篇。義取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言趙孟樂而不淫也。趙武以印段戒懼不荒能保祿位。故云有望。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桑扈詩小雅篇。義取君子樂胥受天之祜。比趙孟有祿位也。交交際也。敖敖慢也。其卒章云。彼交匪敖萬福來求。同故趙孟因以取義。敖音傲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亾。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鄭伯有無良而伯有誣之。顯然歌之于衆爲榮。寵於賓。叔向因策其必速亾。或云公指鄭伯非也。稔年熟也。杜預氏云爲三十年鄭殺良霄傳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亾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亾。不亦可乎。餘謂六子。子展賦草蟲。詩我心則降。故云在上不忘降。段賦蟋蟀詩好樂無荒。故云樂而不荒。安民與民同也。指印段言不淫。不淫從其欲也。指展氏言。樂音洛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向戌自以弭兵之謀不當則罪合死。今幸成功。得免死。欲

求加賞。故謙言免死之邑。六十六十井也。示示以賞書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亾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亾。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言免諸侯小國。惟以晉楚兵威爲可畏。是以其君民慈愛而和順。而國家賴以安靖。以事大國之政。此小國所以存也。若無兵威則驕縱而不慈和。必將亂而不安靖。以滅其國。此小國所以亾也。五材。金木水火土也。兵居其一。故不可去不軌不遵軌法也。聖人謂湯武。亂人謂桀紂。削削其賞書。厭平聲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亾。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司城子罕也。向戌謂我以罔功受賞有取亾之道。今子罕責以義而削其賞。是存我也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詩鄭風羔裘篇。彼已之子猶言此子也。司主也。樂喜即子罕。傳言子罕能主直道。不阿向戌。又逸詩云。何以憂我我其相規微乎我則收取之以爲藥石。傳言向戌能善子罕相規之言。周頌惟天篇作假以溢我。已音記〇附錄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无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于崔。崔子許之。偃與无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彊怒。

將殺之。偏裻曰寡寡特也東郭姜棠公之寡妻也無咎棠公之孤東郭偃姜之弟崔杼以姜故愛昵故乘成有疾廢而立之崔邑名宗邑宗廟所在宗主謂崔明(摘)息亮反 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无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夫子謂崔杼身身事也 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嫳。盧蒲嫳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弃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嫳慶封屬大夫彼謂崔杼君謂齊莊公崔敗則慶專權故云崔薄慶厚(嫳)普結反 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 他日成疆復告慶封難去聲女音汝 九月庚辰崔成崔疆殺東郭偃棠无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遂見慶封。圉人養馬寺人奄士杼恐滅家罪不止其身故云止余猶可 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爲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疆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嫳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夜辟諸大墓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一如一家也堞短牆使其衆居短垣以守之即東郭姜御嫳爲崔子御也妻以家滅故無所歸辟開先人之冢以藏杼尸 ○附錄 楚薳罷如晉涖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叔向曰薳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

罷即令尹子蕩既醉詩大雅篇詩云既醉以德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以比晉侯于君子也敏謂疆事之敏焉往言无歸之也 ○附錄 崔氏之亂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喪莊公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爲右尹。崔氏之亂在二十五年貧而無資故僕賃於野爲齊莊公服喪楚人義之故召爲右尹杜預氏云傳言楚能用賢○傅遜氏曰春秋諸國惟楚英賢最多而爲令尹執國政者皆其公族少有償事旋即誅必所以強大累世而威權畧無下移固其君之強明亦由其國用人之制獨善也 ○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辰在申謂斗建指申過善也周十一月今之九月斗當建戌而在申故知再失閏○啖助氏曰經言十二月傳言十一月依經當云三閏月不可得而考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四十二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著

襄公十一

經丙辰二十有八年春無冰杜預氏云前年再失閏頓置兩閏故此年正月建子書無冰爲災也○夏衛石惡出奔晉甯喜之黨書名惡之○邾子來朝○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告將朝楚○冬齊慶封來奔崔杼之黨書名惡之杜預氏云自魯奔吳不書以絕位不爲卿也○十有一月公如楚經書諸夏之君旅見於楚始此○林堯叟氏曰書公朝王所以見王業之衰書公如楚所以見霸業之衰○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靈王也○乙未楚子昭卒康王也杜預氏云甲寅乙未不得同月日誤

傳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愼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以有時菑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爲梓愼魯大夫歲星也星紀在丑斗牛之次玄枵在子虛危之次淫過也是歲歲星應在星紀明年應在玄枵今已在玄枵過行失次故致時有無冰之災是陰不勝陽地氣發洩也斗牛女虛危室壁在北爲玄武蛇象角亢氐房心尾箕在東爲蒼龍象歲星木失次出虛危下是爲蛇所乘龍在東方角亢氐兗州爲鄭房心是豫州爲宋故龍爲宋鄭之星玄枵三宿虛星在其中取名爲枵枵之爲義耗也歲星過入虛耗之次時復無冰地氣盡洩而宋鄭當歲星之分野故度二國必饑○

附錄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前年宋盟曰晉楚之從交相見故陳蔡胡沈爲楚之國皆朝晉北燕未通中國不屬晉楚而亦同朝或有事也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爲於晉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我不與盟以宋盟釋齊秦也文子言小國之事大國當先從其政事而後陳其貢賦若未獲大國所命之事當先順從其志蓋欲齊朝者晉之志也重丘盟在二十五年○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惡之先碏有大功于國惡之罪不及不祀故云禮○邾悼公來朝時事也將時事於魯杜預氏云傳言來朝非宋盟宋盟惟朝於晉楚○秋八月大雩旱也○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蔡侯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

展往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爲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爲君也淫而不父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不免不免於禍日往日也過此謂過鄭朝晉之時往往也更更改其所爲也乃其心言不敬乃其中心不能敬也淫言其通大子班之妻杜預氏云爲二十年蔡大子班弒其父傳〔往〕音往勞去聲〔更〕音庚○孟孝伯如晉告將爲宋之盟故如楚也魯晉屬故告晉而行〔爲〕去聲○附錄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馹奔問諸晉而以告游吉謂鄭伯鄭伯賢不朝而游吉往楚以違宋盟拒之馹傳車也問晉問鄭當來朝否子大叔

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弃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憲法也吉子大叔名不易凶荒也以歲荒不得自朝之故來聘於楚有命二命也何與政令言不得與楚之政令也而汝是快也易去聲女音汝與音預　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脩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

易有之在復䷗之頤䷚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弃其本復歸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周易震下坤上復震下艮上頤迷復凶復上六爻辭言以坤居上迷於復善之道所以凶也今楚欲得鄭朝以復其願而不脩其德失道已遠又無所歸是謂迷而不復也故知必死君往當送其葬幾近也復卦上六有十年不克征之辭故云不幾十年猶愈也言不能憂恤諸侯而召之會盟也休吾民言不能復為難也　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弃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裨竈鄭大夫歲應在星紀之次而淫於玄枵謂歲在娵訾為失其次鳥帑鶉火鶉尾周楚之分故周楚受其咎帑音奴惡去聲　○經　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舍止也為壇謂於所止處除地封土為壇以受郊勞　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外僕掌次舍者草苟簡也　子產曰大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菑患賞其德刑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

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苟舍謂草舍意罪戾有心而犯者過失無心而犯者刑法也說解說也請謂也時命謂大國朝會之命無昭禍言子孫當自強勿顯無知先世微弱聽命于人以禍自昭也　○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嫳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舍慶封子封當國不自為政以付其子而以寶物妻妾移居嫳家易內交易妻妾也封雖與舍政猶有當國之重故國之卿大夫皆就嫳家朝封亡人辟崔氏難出奔者崔氏名之為賊故封使諸逃亡得賊名而出者以請告而悉反之好去聲　癸臣子之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臣臣事之子之即舍辨別也嫳氏盧蒲氏皆姜姓故

使辟宗癸言慶舍之宗不辟我我何獨辟之賦詩或
斷章取義余亦欲取所求于心者而已蓋志欲爲莊
公報讐也（辟）音避（惡）音烏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
而先後之公膳曰雙雞饔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
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子雅子尾怒慶封告盧蒲嫳
盧蒲嫳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癸與王何皆莊公之黨癸欲爲
莊公報讐故既反何復求寵于慶氏寢戈親近兵杖也公膳公家食諸大夫之膳饔人廚宰也御進食者
鶩鴨也洎肉汁也癸何謀使諸大夫怨慶氏故令藏其膳子雅即公孫竈子尾即公孫蠆皆惠公孫以藏
膳故怒封封以二子怒告嫳寢處之言能殺而席其皮也（鶩）音木（洎）音朴使析歸父告晏
平仲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
出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平仲晏弱之子慶氏

使歸父告平仲欲與共謀二子言弗敢出恐泄謀也子家即歸父（知）音智告北郭子車子
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子車名佐齊大夫陳文
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
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桓子文子之子無宇何得當得何物也道
六達謂之莊詩慶氏有木積于莊桓子所欲惟此故文子稱其慎守盧蒲癸王何卜攻
慶氏示子之兆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
血癸何既定謀反獻龜兆於舍見血主殺戮也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
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
季卜之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乃使歸慶嗣聞之曰
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禍作必於嘗歸猶可及也子

家弗聽亦無悛志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
歸詐以母病爲辭見死兆而泣以見其誠嗣慶封族子家即慶封嘗祭名猶可及猶及先禍也悛改悔
也子息即嗣言慶氏必亡或者出奔得在吳越則幸矣（喪）芳勇反○陸粲氏曰當是時慶氏之惡已熟無
愚智能識其亡矣若非獲在吳越則子息者非瞽史惡從知之陳無宇濟水而戕舟
發梁戕殘發壞也無宇既歸濟水絕其歸路不使慶封得救難（難）乃旦反盧蒲姜謂癸
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姜曰夫子愎莫
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盧蒲姜癸之妻慶舍之女捷勝也夫子謂
舍姜知其父剛愎自用乃諫以其謀告之而激之使出嘗祭○愚按盧蒲姜爲其夫謀則善矣而忘其父
雍姬爲其父謀則善矣而忘其夫不若嬴氏之於晉懷不敢言亦不敢從父道也夫道也庶幾其無愧矣
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涖事盧蒲姜告之

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麻嬰爲尸慶奊爲上
獻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
氏之圉人爲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
酒且觀優至於魚里欒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子
尾抽桷擊扉三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
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於甍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
遂殺慶繩麻嬰涖事臨祭事也言誰敢見其愎也如公至公所也尸祭尸也上獻先獻也
寢在公宮之內慶氏以其兵環公宮亦備變也優俳戲也善猶慣也束絆之也陳鮑使圉爲俳優以誘
其衆遂皆釋其甲束其馬而就魚里觀之故四族得介其所釋之甲四族謂欒子雅高子尾陳須無鮑
國介因也桷椽也扉門闔也子尾以桷擊扉者三以爲期甍屋棟也俎壺皆祭器舍雖傷死猶能援大廟

之椽動於屋所又以俎與壺投殺人而後死言其乃止慶繩即毒殺矣(弌)音奏(塞)戶結反(擴)音角(豆)音兆(豈)音蕭○愚按癸何等人爾區區慍其君恣偏之且詳於慶氏而其數之賢卿大夫顧不聞有以匡之亂臣之首者如申鮮虞所識君皆不能匡君不能救矣不能救獨聞之晏子哉君子曰千歲之謀有二疑人而已亦足悲夫公懼鮑國曰羣臣爲君故也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爲君言欲尊公室非爲亂也稅祭服稅服入內宮懼外難也(爲)去聲）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嶽請戰弗許（封以陳鮑在公所故伐內宮嶽里名(陳)直覲反）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氾祭穆子不說使工爲之誦茅鴟亦不知（澤光澤也）

（鑑照也展莊叔魯大夫瘁困也言竭民力而爲車人必困瘁禮食必每品各出少許置豆間以祭示有所先也氾祭遠散所祭不恭也工樂師茅鴟逸詩名刺不敬亦不知言其闇甚也(氾)芳劍反(說)音悅○愚按襄二十七年傳載慶封車美一節與此無異左氏何以故重複言之且二三大夫所譏咲音董堇車服飲食之細而於弑逆大故曾不齒也何其言之無當一至於此哉邪于一言而徧獲臨曰天下之惡一也豈慶舊無否邪其人乎）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來讓讓受慶封也句餘吳子夷末也朱方吳邑今爲鎮江丹徒縣殲盡旃之也言將聚封之族而盡殺之杜預氏云爲昭四年殺慶封傳(句)古侯反(予)音與(殲)子潛反）○附錄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

也（紛杵竈言杜預氏云嫌時已聞喪當告故發例）○附錄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崔氏之亂在二十一年喪亡也鉏公子鉏賈公子賈反還也(喪)去聲(句)音勾(瀆)音豆）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

邑六十受之（邶殿齊別都以邶殿之邊鄙六十與晏子足厭足也外亡在外也幅邊幅喻有度也遷移也言厚利皆人所欲惟正德以爲之幅則有度而無黜嫚所以爲利之邊幅黜猶肆也(邶)蒲對反(惡)去聲）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辭其多者受其少者）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公以爲忠故有寵（致還公也）釋盧蒲嫳于北竟（釋放(竟)音境）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以其棺尸崔杼於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崔慶同罪故殺慶而卽治崔前歲杼尸故不得亂治也武王有同心之臣十人崔氏用十人以葬不能使十人同心故其中必有自陳者已而果然合兩手曰）

拱二十五年崔氏側莊公于北郭今始遷其柩更殯之路寢以其棺著室楹以爲其尸不得撫以拖尸代之故云國人皆知之[三]音泰○陸粲氏曰疑人必於其倫武王崔杼者是猶乎其北面同之也此非叔孫子所宜言亦東野人之語爾晉子曰崔杼而有三也亦將轉之以證復生焉殆且復得良必若是一而足矣奚待于人而後葬也○爲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宋盟在前年[爲]去聲○趙鵬飛氏曰率天下朝楚明告于晉晉不得而辭也尚得以宋之盟爲晉楚之功乎公過鄭鄭伯不在伯有廷勞於黃崖不敬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弃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弃乎鄭伯已在楚故不在國廷往也黃崖黃水之崖戾罪咎害也言伯有若不以罪而受戮鄭國必受其害承

承先祖守其家阿陵也濟澤之阿言薄土也行潦流水也蘋水萍藻水草言賤菜也寘進薦也女佩蘭而馨故云季蘭尸主也言取蘋藻之菜於阿澤中使季蘭爲之主神猶享之以其敬也古者女將行嫁就宗子之室教之以四德三月教成設祭于宗子之廟故云然杜預氏云爲三十年鄭殺良霄傳[廷]音往[勞]去聲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爲豈爲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饑寒之不恤誰遑其後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子服子始學者也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公遂行昭伯叔仲帶也邇近遑暇也言饑寒在目前尚不憂恤誰暇憂後事仲子卽昭伯專足專任也始學未識遠也成伯榮駕鵞也[爲]並去聲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爲非爲楚也饑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

君而爲之備宋公遂反○孔穎達氏曰昭伯欲令公行故以國大勸公言大國可畏向戌欲令公還故以若身規公言君必宜反意異故言異爾○附錄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宋盟有秉甲之嫌不以此廢好故云禮○愚按昭伯以遠慮厚魯君安得爲忠趙孟以同盟厚楚臣安得爲禮○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徵明也實十一月癸巳崩而以十二月甲寅告故書十一月甲寅以明臣子怠緩之過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四十三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著

襄公十二

經 丁巳周景王元年 二十有九年。楚郟敖元年 春王正月。公在楚○夏五月。公至自楚。○庚午。衛侯衎卒。無傳衎苦旦反 ○閽弒吳子餘祭。穀梁傳云閽門者也不稱君閽不得君其君也祭測界反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瓝居謁反○汪克寬氏曰齊桓恤杞而城緣陵事雖專而心則公故春秋書曰諸侯城緣陵不曰城杞而曰城緣陵所以隱其專也晉平治杞而城之以大夫心既私而事亦悖故春秋列序十有一國之大夫而曰城杞所以著其失也 ○晉侯使

士鞅來聘。○杞子來盟。李燾氏曰此非前定之盟亦非因朝之盟蓋晉之治杞田非出于公義魯之歸杞田非出誠心故杞子親來以要結之爾 ○吳子使札來聘。札季札也經于吳始書聘書子吳驟強也公羊傳云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為君謁曰今若是迮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為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為君者皆輕死為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于予身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為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為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弒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篡也爾弒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君子以其不受為義以其不殺為仁○愚按經書吳子使札來聘公羊云吳始有君有大夫賢季子讓國也穀梁云吳稱子善使延[illegible]季子故進之也然書法無異于[illegible]賢之之辭劉質夫云札辭國而生亂故去公子以[illegible]誅而胡康侯因之謂仲尼于季子宮之深責之備也意若札者逐其潔身獨善豈不為清修之士哉特以責威藹臣人望所歸國亂而不能定君弒而不能討徒知守節竟廢大倫蓋所謂輕千乘之國而蹈道則未者此春秋所以不與也若其不稱公子以宋為鄭故而稱名則大夫恒辭爾矧札之辭國在聘魯二十九年之後仲尼安得預去公子而貶之程端學氏云春秋即此事而論此事之義未嘗因此事而論他事之善惡斯言得之矣 ○秋九月。葬衛獻公。無傳 ○齊高止出奔北燕。此經書北燕之始 ○冬仲孫羯如晉。

傳 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釋解也經書在楚解公所以不得親自朝正○愚按前後正月公不在例不書何獨于此釋不朝正乎齊履謙氏謂季氏無君故正月必存君以示義是也

楚人使公親襚。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襚。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諸侯薨隣國有遣使賵襚之禮楚人輕魯欲使公親行之故公以為患朝禮而君相見先授玉然後致幣乃布陳幣帛于庭穆叔請公若使巫人先往祓除殯之凶邪而後行襚禮則與行朝而陳幣帛無異如是不足為患桃鬼所惡茢苕帚皆能除凶此君臨臣喪之禮故楚悔之祓音弗茢音列○愚按先是公行及漢聞楚康王卒在公未至前公至當已殯矣襚所以衣尸既殯言襚亦又使公親襚乎要是止公送葬則有之 ○附錄 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于北郭。周禮凡死于兵者不入兆域故葬北郭 ○附錄 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郟敖即位。王子圍為令尹。鄭行人子

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栢之下其草不殖郟敖康王子熊麇也子圍康王弟昌盛之松栢喻令尹草喻君言君弱臣強令尹必代其君昌盛辟之松栢之下其草必不長茂也杜預氏云爲昭元年圍弒郟敖起本○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方城楚山卞魯邑季氏乘公不在國取之以自益使其屬大夫公冶問公起居以印信之書追而與之言守卞者將叛既討而得之皆飾辭也致使致季氏之使命舍舍館也公冶初不知至舍館發書始知之使去聲公曰欲之而言叛衹見疏也公問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

五月公至自楚衹適也公言季氏自欲得卞而欺我言叛適以見疏於我也故懼而不敢入國冕服韠服玄冕也式微詩邶風篇義取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蓋勸公歸也強上聲公冶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且無使季氏葬我公冶本從季氏得邑故還之見之就其家而見也其臣大夫家臣也非德賞言公爲季氏而賞非以我有德也公冶不義季氏欺君故生不入其家死不受其葬斂去聲○附錄葬靈王靈王周王也不書葬魯不會也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東西南北誰敢寧處堅事晉楚

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鄭行伯有在楚子展爲上卿子圍故云有事弱年少有罪恐詩小雅四牡篇盬不堅固也啓跪也詩言王事不堅固故不得啓跪而遑處今鄭之上卿皆聘于四方誰敢有安處其國者蓋固事晉楚亦所以爲王室之藩屏也供王室之事無有曠失足矣亦何常法之有而必欲上卿往也杜預氏云傳言周衰貢于晉楚盬音古○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爲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閽以刀弒之○愚按曲禮刑人不在君側祭統古者不使刑人守門今獲越俘而命守舟乎吳之諸君如謁如餘祭如僚往往輕以蹈禍春秋所以書示戒也○附錄鄭子展卒子皮卽位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爲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

也子皮鄭罕虎代父爲上卿時子皮在喪故以父命餼猶饋也六斛四斗曰鍾鄰近也言近於善人民亦望君爲善鄰音去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爲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貸而不書於策施而不以爲德也罕子皮氏樂子罕氏得國得掌國政加猶勝也以宋升降謂宋以爲興衰也施具去聲○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治理其田疇其城也知音智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子大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

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其弃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

弃其誰歸之吉也聞之弃同卽異是謂離德詩曰協

比其隣昏姻孔云晉不隣矣其誰云之 不親不□大叔親事也伯是則公子跣文子謂衛之亦儀周宗之同宗則諸姬國也新而復生曰棄謂杞也方言云肆猶餘也屏城以復之也古之大叔名同司宗異異姓詩小雅正月篇孔甚也云猶旋歸之也詩言王者協此近親則昏姻之國歸附今晉弃諸姬不親其親其誰歸附之肆肆故去

○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 子容高止司徒華定知伯荀盈女齊司馬侯知去聲女音汝

孔去聲 賓出司馬侯言于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亾國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 侈雖無節無與于人猶待力盡然後亾專則自是人謀害之不待已力盡而亾所以其禍爲先宋杜預氏云爲此秋高止出奔燕昭二十年華定出奔陳傳

○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 謝魯爲杞城也 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王父爲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爲一耦鄫鼓父黨叔爲一耦 執幣將以獻賓也二人爲耦言公室卑弱公臣不足以備三耦故取於家臣以足其數召音邵

○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 司馬女叔侯卽司馬侯使魯歸前侵杞之田魯弗盡以侵田歸杞杜預氏云經不書以所歸少也女音汝 晉悼夫人慍曰齊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 悼夫人平公母杞女也齊謂侯名先君晉悼公也夫人言齊受魯貨賂故不盡歸杞田先君有知尚取齊於地下治之乎 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卽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于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 八國皆晉同姓而晉滅之所以土地廣大武武公獻獻公卽東夷行夷禮也何有何必書盡歸杞田也朝晉朝不絕書書魯朝聘不絕也府庫無虛月無月不受魯貢賦也毋寧寧也老臣女齊自謂言先君有知當怪夫人所爲何用責我毋音無

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 魯歸其田故來盟杜預氏云賤其用夷禮○季本氏曰是時晉平合諸侯城杞而杞人因欲療從于爵仍附魯貢故來請盟左氏以爲晉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非也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 不得死不以壽終也擇人決擇賢否也宗卿同宗之卿不慎舉舉人不擇也杜預氏云爲昭四年豎牛作亂起本說音悅 請觀於周樂 成王賜魯以天子之禮樂故周樂盡在于魯季札請得觀之 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 魯從其請故使工爲歌之周南周公旦所主南國之詩召南召公奭所主南國之詩美哉美其聲也基王基也言王道基本於二南特其猶有商紂餘習故其化未洽於天下然可見文王憂勤政事無怨怒之音矣凡言美哉者皆美其聲也召音邵爲去聲下同 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

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武王克商分地爲三監三監叛周公滅之更以封弟康叔於衛故三監盡被康叔之化淵深也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武公康叔九世孫二公德化深遠雖遭懿公滅亡民猶秉義不至于困所遺宜然也邶音背鄘音庸○朱申氏曰三國之詩皆衛詩也而必別而三之者豈非以疆土不同故音調亦從而異歟然不可考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王周平王也平王東遷王室下同列國故其詩下登于雅謂之王不言周者天命未改尚尊之也宗周隕滅故民憂思猶有先王之遺風故不懼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細煩碎也政煩則民亂故知其先亡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泱泱弘大之貌大風大國之風表式也大公之德足爲東海表式其國或將復興也泱音央大公音泰爲之歌豳曰美

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蕩廣大之貌豳民樂于農事不爲荒淫蓋周公遭變居東之時爲此詩也豳彼貧反樂音洛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秦起自西戎至秦仲始大而有中夏之聲夏有大之義以西戎而有夏聲故爲大之至蓋襄公佐平王東遷而盡取西周之地故其樂聲如此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渢渢中庸之聲婉委曲猶言細處也險阻難也杜氏以爲儉之誤非也言凡大則難委曲險則難行今魏俗不然若以德輔之可爲賢明之君渢扶弓反易去聲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唐晉也晉之先本唐國故有堯之遺風其俗憂深思遠故知必令德之後不謂晉者仍始封號也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

久乎淫聲放蕩無所畏忌故云其無主自鄶以下無譏焉鄶以下曹也無譏以其微也鄶古外反○鄭寶氏曰風十五國二南邶鄘衛鄭齊豳秦魏唐陳鄶蓋周大師樂歌之序如此今詩小異焉嘗謂豳于曹而退秦于魏將無意乎秦將大矣秦西戎之國猶未離其類焉秦苟大則中國之患也聖人于是有憂焉故退之若夫豳之盛則王通氏已論之矣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雅者正樂之歌政有大小故有小雅有大雅衰小也思文武而無貳心怨商紂而不忍言此周德尚小之時乎以其時有殷王之遺俗故使周之德未大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大雅會朝之樂廣大貌熙熙和樂之聲委曲而有正直之體故知爲文德爲之歌頌曰至美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

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也至哉言道備也倨傲屈撓也不逼讓退也攜貳遷動也不淫有守也復反覆而行也不厭不爲人所厭薄也不愁知命也不荒節之以禮也不匱德弘大也不宣不自顯也不費因利而利之也不貪義然後取也底滯也不底守以道也不流制以義也五聲宮商角徵羽八風八方之氣節止也謂樂之關音皆有法度守執守也謂樂之作者各有條理須有敍音故云盛德之所同樂音洛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樂有歌有舞歌以詠其辭而以聲播之舞則動其容而以曲隨之箾舞者所執之竿武舞也南籥二南之籥文舞也皆文王之樂美哉美其容也文王未能身致大平故云猶有憾箾音朔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大武武王之樂若此

謂大武詩勝殷止殺成其功也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
慚德聖人之難也韶濩湯之樂弘大也猶有慙德謂以征伐得天下也此以見聖人處
世變之難也言湯而不及武者爲武王諱也韶或作招濩音護見舞大夏者曰美哉
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大夏禹之樂勤謂盡力溝洫不德不矜功也修
舉也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
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觀止
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韶箾舜之樂幬覆也札以舜德甚盛蔑加故止焉而
不敢復請且知魯用四代之樂至韶箾而終也其出聘也通嗣君也言札出聘之故
因吳子夷昧嗣立而告于諸侯杜預氏謂季札聘上國而後餘祭死則餘祭以二十五年嗣位距今五年
豈得爲餘祭通聘非也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

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于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
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
以免于欒高之難納歸之公也將有所歸蓋謂政將歸於陳氏歇止也桓子即陳無宇欒高之難在昭八年說音悅下同難去聲下同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
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
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縞縞
也帶大帶吳地貴縞鄭地貴紵故各以獻時伯有執政明年子晳果殺伯有縞高上適衞說蘧
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衞多君子未
有患也蘧伯玉狗史朝之子文子也鰌即史魚荆即南楚發即公叔文子朝音潮鰌音秋
自衞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

而不德必加于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
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
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戚孫
文子邑名也夫子謂文子言文子以戚叛君是以在此譬燕巢幕上言至危也時衞獻公未葬故云君
在殯去之不忍于戚也樂音洛幕音莫○邵寶氏曰季札當餘祭之喪未踰年而請觀周樂乃以在殯不
樂責孫文子乎札于是有老亡之心焉非以爲樂也札不義其國托使而亡其于禮也褻矣是故春秋責
之樂之觀無與責焉可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
其萃于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
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
于難萃集也言晉國之政將集于三家其後韓趙魏果分晉國多良自多其臣之良也大夫富盛必

爲厚施故政將在家好去聲○秋九月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
夫高止於北燕乙未出蠆即子尾竈即子雅放者宥之使遠也○稚渦張氏曰自
高止奔燕而燕以亂燕伯奔齊齊侯伐燕皆起于高止書曰出奔罪高止也實放
書奔以示止罪也高止好以事自爲功且專故難及之掠人之美
自爲己功季本氏云崔杼死而止始與政事使從城杞之役必其人貪欲專功故因其歸而去之寇難俱
去聲○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范叔即士鞅此年夏來聘○州錄爲
高氏之難故高豎以盧叛十月庚寅閭丘嬰帥師圍
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齊人立敬仲之曾
孫酀良敬仲也十一月乙卯高豎致盧而出奔晉晉
人城綿而寘旃豎高止子閭丘嬰齊大夫致邑還盧邑於君也敬仲高傒也良猶賢也旃

適之也晉人善高豎致邑有禮故減綿邑而賞之爲豎俱去聲〇附錄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子晳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晳怒將伐伯有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巳巳鄭大夫盟於伯有氏黑鄭子晳伯有執國政故得使黑世行世爲行人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裨諶鄭大夫幾何不能久也幾上聲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詩小雅巧言篇言屢盟則無信此禍亂所以滋長也紓解也長上聲然明曰政將焉往裨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天又除之奪伯

有魄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不然將亾矣然明鄭大夫焉辟子產言伯有不善天必以子產代之不可辟也等等級位職位班班次言鄭國舉人不踰其等則子產位班當知政也若必擇善而舉之則子產之德爲世所高也况天又爲之驅除伯有使喪其精神自取滅亾子伯有既亾子西亦卒雖欲辟子產不可得也戾定也辟音避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四十三 終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四十四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著

襄公十三

經 三十年戊午衛襄公吳子夷昧元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罷音皮〇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般音班〇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伯姬上公羊傳無宋字穀梁傳云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〇天王殺其弟佞夫佞夫靈王子景王弟王子瑕奔晉〇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叔弓叔老之子共姬爲災而死魯高其志行使卿會葬所以書之〇鄭良霄出奔許良霄嗜酒荒淫書名罪之自許入於鄭良霄獨還無兵不以惡入故經不書復入鄭人殺良霄〇冬十月葬蔡

景公無傳〇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杜預氏云會未有言其事者此言宋災故以惡宋人不克巳自責而出會求財

傳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通嗣君也郟敖即位故來繼好穆叔問王子之爲政何如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于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時王子圍爲楚令尹與音預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助之匿其情矣子蕩即薳罷穆叔言子圍將有弒君之大事子蕩將與其事故蔽匿其邪慝之情而不言其政蓋子圍素貴郟敖微弱諸侯皆知圍之將篡故穆叔問之〇附錄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

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子產言禍亂方興災生未可期吾得見與不得見乃在今歲也駟氏子晳也良氏伯有也成平和也相去聲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愎子晳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前年鄭大夫已和兩家而盟於伯有氏故叔向以為既和復狠也積惡中心終相怨狠也杜預氏云為此年秋良霄出奔傳好去聲○附錄二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于今三之一也食犒之也輿眾也城杞在前年尚未畢工老人無子故受役而

與食有與同食者疑此老之年使自言之老人自始生至今凡得甲子四百四十五季末也凡甲子一周六十日其末甲子至今日癸未止二十日故云三之一〔食〕音似〔長〕上聲〔與〕於音預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吏不曉歷數故問諸朝魯文十一年乙巳歲惠伯會郤缺謀諸侯之從於是者老人以此年生也莊叔叔孫得臣也僑如虺豹皆所獲長狄之名得臣有三子待事而為之名是年因命宣伯曰僑如穆子曰豹獨虺無聞自乙巳至今年戊午首尾七十四年而曰七十三者蓋計其全數而尾不滿七十三年也〔虺〕虛鬼反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史官趙名古亥字二畫在上二人在下故以二為首以六為身下猶置也如往也亥上二畫往置身傍二畫為二萬二六為六千六百六旬此是老人初生至今之日數也曰亥畫似筭法故假之以為言而下如二字亦用筭法之義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文伯士弱之子凡一甲子為六十日總之合有二萬六千六百日其末之甲子止得三分之一故少四十日此說上文亥字之日數也趙孟問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為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為君復陶以為絳縣師而廢其輿尉趙武問其縣大夫則此老人乃其所分掌絳縣人也由用也辱在泥塗謂受版築之役復陶主晉君衣服之官周禮縣師掌地域辨其夫家人民輿尉輿人之尉廢之以其役孤老也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媮

也有趙孟以為大夫有伯瑕以為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媮薄也伯瑕士文伯也〔度〕待洛反〔女〕音汝○附錄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君子是以知鄭難之不已也駟良方爭故盟鄭伯微弱不能制其臣下君臣詛盟故難不已〔難〕去聲○蔡景侯為大子般娶于楚通焉大子弒景侯終子產有子禍之言○愚按城杞之會以悼夫人故澶淵之會以宋災故二者請非恤小救患之舉則不可然蔡般弒君其禍寧不大於此者而晉不之問何居蓋蔡即楚久晉以為討則懼其爭蔡之端再啓兵端以故存弭兵之小信而忘撥亂之大義蓋詩所謂君子屢盟亂是用長者也○初王儋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為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歎而

言曰烏乎必有此夫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慼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王曰童子何知儋季周靈王弟括除服入朝而歎愆期公子名聞聲而知其志必欲有此大權告王預除之感憂慼也願大則必有此也躁急疾也凡此皆心不在故言動失常如此〔單〕音善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蔿逐成愆成愆奔平畤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晉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靈王崩在二十八年儋括果爲亂故欲立佞夫佞夫弗與謀故弗知蔿周邑成愆蔿邑大夫平畤周邑尹言多以下周五大夫以括欲立佞夫故殺之瑕即王子瑕與廖皆括黨經不書括廖賤也罪在王以佞夫不知故杜預氏云經書在宋災下從赴○愚按天子得專殺故春秋無天王殺大夫文佞夫實不知謀而

景王殺之失親親之道故書王殺以罪之特筆也○或叫于宋大廟曰譆譆出出鳥鳴于亳社如曰譆譆叫呼也譆譆嗟痛聲出出戒伯姬使之出也亳社殷社也殷宋之祖故鳴其社或叫與鳥鳴皆火妖也〔大〕音泰〔譆〕音僖甲午宋火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姆女師也伯姬遇火待女師不至不下堂故卒爲火所焚而死伯姬以成九年歸宋時年蓋六十矣穀梁傳云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姆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姆〕音茂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共姬即伯姬義從宜也共姬知女道而不知婦道蓋女子必待人而後敢行若爲婦者從宜辟火可也○愚按易云恒其德貞婦人吉貞也者婦女一也伯姬貞德守死不違公羊謂其婦道盡矣而左氏譏其不婦婦豈異於女乎過矣○附錄六月鄭子產如陳涖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亾國也不可與也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大子卑大夫敖政多門以介於大國能無亾乎不過十年矣二十五年鄭入陳自是陳服于鄭故從要盟不可與不可與結好也繕治也植立介間也十年成數也杜預氏云爲昭八年楚滅陳傳○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也○鄭伯有耆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則又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伯有即良霄窟室地室也朝家臣朝伯有也家臣謂伯有爲公壑谷即窟室布路分散也既而朝伯有朝鄭君也駟氏子皙之族雍梁鄭地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

者取之亾者侮之推亾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伯有汰侈故不免子皮即罕虎仲虺湯左相志書也子皮引言之意蓋欲推伯有之亾而固子皙之存方爲國家利也罕子皮駟子皙豐公孫段三家本同母兄弟故駟氏之黨盛伯有孤獨無黨而又自汰侈故不免於禍〔汰〕音泰人謂子產就直助彊子產曰豈爲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敝或主彊直難乃不生姑成吾所或人謂子產當就子皙之直助罕駟豐之彊以共攻伯有徒黨敝盡也子產言我於駟良豈偏有所黨正以國家禍難不能預知其終或能彊能直則難當不生矣今惟三家未能敵伯有方爭吾姑不違吾所志蓋欲執禮守中立也〔爲〕〔難〕俱去聲辛丑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印段從之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

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皆受盟于子晳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堇伯有之黨必得罪于三家故不與大夫之謀而出奔印段義子產故從之出入與夫子俱謂子產子石即印段大宮祖廟師之梁鄭城門〔斂〕去聲〔大〕音泰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與我不伐我也墓門鄭城門馬師頡子羽孫爲馬師官介甲也用襄庫之兵甲駟帶子西之子子晳之宗主〔與〕攻音預〔瀆〕音豆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歛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

諸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駟氏伯有皆召子產助已子產言兄弟恩等無所偏助復歛葬伯有此子產所謂成吾所也羊肆市列也斗城鄭地子皮以歛葬伯有爲有禮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復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使公孫肸入盟大夫已復歸游吉子大叔也介副使也酸棗在陳子上即駟帶沈珪于河爲信也〔難〕去聲〔質〕音至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既出位絕故經不書鄭大夫○張洽氏曰良霄之出公孫黑蓋有罪焉春秋舍黑專攻之罪而罪良霄焉何也伯有之所爲有喪亡之道雖微公孫黑者猶免于死乎既亡而又不自省又入伐君而大戮其國此春秋所以正名以討誡之辭也於子蟜之卒也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

事焉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歲不及此次也已及其亡也歲在娵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皆死子蟜即公孫蠆卒在十九年追言先時事會事葬事也子羽即公孫揮莠害苗之草揮以喻伯有門其莠猶在以伯有侈久宜亡也歲歲星也歲星十二年而一周天降婁奎婁也歲星時在降婁之度降婁星中而天明裨竈指言伯有猶可終歲星一周之期而歲星至期及不及此降婁之次至伯有亡之適一周矣而歲星乃在娵訾不及降婁之次娵訾營室東壁也蓋二十八年歲星淫在玄枵今三十年在娵訾是歲星停在玄枵二年越一年方及降婁果如裨竈不及此次之言僕展鄭大夫伯有之黨〔陬〕音菆〔娵〕子須反〔訾〕音貲羽頡出奔晉爲任大夫雞澤之會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頡因之

與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焉以宋之盟故不可子皮以公孫鉏爲馬師羽頡即馬師頡任晉邑雞澤之會在三年鄭樂成奔楚在二年羽頡進伐鄭之說於趙文子文子以宋盟弭兵之故不肯背盟伐鄭鉏子罕之子代羽頡○附錄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蔿掩而取其室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蔿掩二十五年爲大司馬申無宇芋尹偏佐也四體股肱也艾斬也無不祥大言楚國不祥無大於此〔芋〕預弋二爲嬖十三年楚殺靈王傳〔蔿〕于委反〔殖〕去聲○爲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

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于宋故不書其人謀歸宋財言賑其災[illegible]恩也佗北宮括之子無歸于宋言[illegible]人謂諸大夫名○劉敞氏曰左氏云既[illegible]書其人非也先信者如清丘之盟直書[illegible]夫今獨舉其事又貶其人非特患失信而[illegible]也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弃不信之不可也如是不信謂失其歸財之信寵謂族也言族與名皆棄不書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又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僞不信之謂也詩大雅文王篇言文王以信而昭格于上帝又逸詩篇淑善載成也止容止也僞不信也書曰其人其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諸侯不歸宋財諸國大夫宜貶稱人乃向戌亦貶稱人則以求財之故故上傳云既而無歸所以釋諸大夫之不書此云宋災故尤之所以釋向戌之并貶也君親有隱故經不書魯大夫以示例○愚按前此晉於隣國之災不之恤而獨謀宋災者以宋爲弭兵之議而中國賴焉故也則遣一使往恤焉足矣何至大合十二國之大夫以謀之又卒無歸于宋豈不過乎蓋霸業自此而寖衰矣

○附錄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伯有死子皮爲政以子產賢故讓之爲政猶治也國小偪近大國則難供其求族大寵多則難行其政故子產以爲不可治虎子皮名無小言在政治也乃寬爲大國所恤也子產爲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于邑邑將焉往[illegible]言鄭大夫當共憂國事要循責也子產言人不能無欲伯石欲得邑我欲成國事彼此皆得其所欲以從國家之事而責其成功是專之成在我不在彼伯石也何愛一邑且邑固在國也大叔寄要平聲子大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若四國何恐爲四國所譏也子產言所以與邑者非與衆心相違乃欲相從爲和順以鄭尤罪也鄭書鄭史書言欲安定其國家必先和其大族所以我且先安大族以待其歸而要其成○愚按爲國以禮其失不服如以賂則鄭國褊小而族大寵多善不足之輩猶然有覬其上之心而相則以求賂焉將焉取以給之其何安定之有然則子產不知爲政歟是又不然鄭國大臣不和久矣子產以子皮之讓一旦秉國之柄設非相從以悅其心其誰帖然而順令者汨乎致成而以人之忠儉者與之泰侈者斃之子產豈直賂之云乎哉故必有子產之志則可

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爲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爲人也使次已位命策命也請命伯石請大史更命已也子產以伯石三辭卿位務爲虛飾畏其作亂故使次已位以寵之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子產使國都及邊鄙車服尊卑各有等級公卿大夫庶人各有限各異田各限以封疆及溝洫廬舍井田各以五人爲伍使之相保大夫之忠於國而儉於家者從而勤之其驕泰而淫侈者因而罪之(立)况或又天(人)或作大夫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子張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

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豐卷公孫洩子田獵也鮮野獸也子產言惟國君之祭得野獸之鮮若衆臣之祭但取足於芻豢而已子張卿豐卷與欲攻子產也請請不沒于官入田里所收入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輿衆也褚衣之橐並畔爲疇子產使上下有服故取衣冠之借喻者而藏之子產使廬井有伍故取田疇之兼并者而伍之與助也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殖生也嗣續也杜預氏云傳言鄭所以興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四十五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著

襄公十四

經三十有一年蔡靈侯元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楚宮別宮也杜預氏云不居先君之路寢而安所樂失其所也○秋九月癸巳子野卒○己亥仲孫羯卒○冬十月滕子來會葬此經書諸侯來會葬之始○家鉉翁氏曰魯君之葬未嘗會天子之葬而滕君來會魯葬滕之來魯之受皆貶也○癸酉葬我君襄公○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杜預氏云不書弒者名君無道也

傳三十一年附錄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爲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會澶淵會也偷苟且也諄諄詳熟也韓子韓起也起有君子之德而爲人柔弱君將失其政權若不相與立善使早爲魯備恐他日魯不堪晉役欲改事齊楚未必可恃也喜善也言當預與結好樹立善類何者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又甚言我告以趙孟語偷而孝伯又言朝不及夕是其偷又過

之也又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從語晉故語以趙孟叔之故如與孟孝言及趙文子卒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爲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文子卒在昭元年侈家大夫侈汰之家宣子即韓起讒讒諸也慝邪慝也平丘會在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附錄齊子尾害閭丘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伐陽州我問師故夏五月子尾殺閭丘嬰以說于我師工僂灑渻竈孔虺賈寅出奔莒出羣公子子尾即公孫蠆以閭丘嬰爲已害欲以討殺之陽州魯地我謂魯也我魯以師往問齊何故見伐子尾遂歸罪於嬰殺之以解說于魯師曰伐魯者嬰所爲也四子嬰之黨故出奔杜預氏云爲昭十年欒高之難復羣公子起本○說如字僂音婁灑音洒渻音青○愚按欒高既滅崔慶不能以德禮定其國家而乃任情多殺自弱其宗皆所以啓田氏之強而授之利柄也○公作楚宮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公朝楚入好其宮倣而作之以爲名大誓所云今尚書無此文欲楚喜于從楚也大音泰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璧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罪御人侍御之人魯人薄仲帶所爲故其子孫不得志于魯○李廉氏曰襄公在位三十一年當其初立外則晉悼之勸方務綏睦親鄰內則季孫行父仲孫蔑叔孫豹皆賢大夫故魯國自寧鄰外皆無釁焉季孫自五年季文子卒後武子繼之專權肆欲壞禮而私其邑張作三軍而公室卑入鄆而君命不行於是諸大夫則而象之城成郛而孟氏強矣城防而臧氏亦強矣悼公既衰齊邾交侵魯之不競益甚孟以兵權分於三家故也至其末年乃納首南面而朝於楚雖晉霸之失使然而魯之人望亦衰矣○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

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毁也胡國今亳直隸潁州歸姓敬諡也襄公之妾言也于野浸哀毁瘠以致滅性而死○愚按經書莊公薨而子般卒文公薨而子赤卒與此襄公薨而子野卒均未成君也均不書地也均不書葬也子般子赤左氏既以爲弒而於子野獨云毁者何居于時季氏專政尤非慶父公子遂之比此必季氏因子野賢忌而圖之而以毁言之於朝未可知也不者何書法與般赤無異○己亥孟孝伯卒杜預氏云終穆叔言○附錄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裯穆叔不欲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若果立之必爲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齊謚裯昭公名鈞與均同數鈞均有可立之義也不度不遵法度之人爲昭二十五年昭公欲殺季氏張本胡傳云子野有命立昭公故穆叔雖不欲而不能止裯直由反長上聲適音的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衽爲兩燕尾綴於衣以掩裳旁際者也昭公自初立至葬襄公之時所著衰服已三次更易輒復弊壞而其衽一如舊衽甚言其嬉戲無度也杜預氏云爲三十五年公孫於齊傳比音畀衰初危反○冬十月滕成公來會葬惰而多涕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於其位而哀已甚兆于死所矣能無從乎惰不敬也已甚謂多涕兆域也在葬處故云死所從從之死也杜預氏云爲昭三年滕子卒傳○癸酉葬襄公○附錄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

公魯襄公館舍垣牆也車馬鄭伯所從行者時晉政已偷待諸侯之賓多不以禮故子產毀垣以發其問垣去聲壞去音怪○愚按晉侯重于見賓見諸以魯喪故推此心以及鄭則何至舍于隸人而莫之省也耶恤喪禮也推鄭獨非禮乎 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 充滿斥見也無若諸侯之屬何言無以待諸侯之屬也里門曰閈衖門曰閎戒備也其若異客何言何以待他客也繕治完固也葺覆也以草覆牆也共命共應諸侯之命匄文伯名請命請問壞牆之命閈音行閎音宏使從俱去聲葺音緝共音供 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

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 介間誅責也無時無常時也會時事隨時來朝會也不閒不得閒暇也輸納薦進陳列也閒音閑暴步卜反蠹丁故反 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廄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塓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

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 文公寢重耳宮室文公所居宮室也卑庳低小屋也闕門曰觀築土曰臺臺有屋曰榭庫所以藏幣帛廄所以養馬司空掌邦土者易治也圬人塗牆屋之人塓塗泥也庭燎設火於庭也巡宮行夜也有所有所安處也有代有人代役也巾車主車之官脂轄以脂塗客之車轄也瞻視也視客所當得也展陳也陳其物以備客需也賓得速去故不留而事集巡巡其當否也恤存恤也無寧寧也言見遇如此寧得復有菑患也塓音覓觀音貫易去聲廄救音烏從去聲樂音洛菑音災 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癘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 銅鞮晉離宮舍於隸人言其館卑如隸人之舍也不容車言其窄也不可踰越以有牆垣之限也癘災也言水潦無時不以其時也不戒不為戒備也命謂召見之命何所命問晉命已所止之宜也鞮音提

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脩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 鄭與魯亦有同姓之憂 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 信信如其言也贏受也禮猶敬也好去聲 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 賴恃也諸侯皆恃之以改築館舍也釋棄也詩大雅板之篇輯和協同繹陳也莫定也子產

言辭之有益故善其辭

鄭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禮也以鄭朝晉于楚得事兩霸之禮

○莒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犂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輿吳出也犂比莒子密州之號既立立爲世子也去疾母齊女故云齊出展輿母吳女故云吳出杜預氏云爲明年展輿奔吳傳

書曰莒人弒其君買朱鉏言罪之在也買朱鉏密州之字傳例弒君稱君君之罪也故云罪在買朱鉏○愚按據傳則弒君者展輿也春秋當與楚商臣蔡般許止同一書法安得置其子之大惡而加之國人乎蓋展輿因國人之攻莒子弒之乃立而左氏誤以之字作以字如趙匡氏之說是已當從經文及胡氏爲正雖然使展輿能討賊于既立之後庶乎其可免矣

○附錄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通路也狐庸巫臣之子成七年適吳爲行人通路通吳晉之道屈居忽反

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巢隕諸樊閽戕戴吳天似啓之何如延延陵今南直隷常州與州來皆季札前後食邑諸樊門于巢而卒在二十五年戴吳即餘祭閽弒餘祭在二十九年啓開也言天意似欲開啓季札故廢二君戕在良反

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甚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啓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不立季札不立爲君也二王之命言諸樊戴吳之必乃其命然也今嗣君謂夷昧度有法度也民歸德故不失民能審事故不失大事終之終有吳國也有國不立言以國讓不肯立也

○附錄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文子北宮佗也

二十七年宋盟云晉楚之從交相見也相去聲

過鄭印段廷勞於棐林如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廷往也棐林鄭邑以勞辭言用郊勞之辭入聘報印段也客文子也廷音班勞去聲下同

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有禮則不得罪於大國故免其討詩大雅桑柔篇逝往也濯以水濯手也引詩以喻鄭有禮必無患

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辯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

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傳述子產爲政以實文子有禮之言美貌美秀才秀文有文彩爲所欲爲也族姓以同異言班位以高下言貴賤以人文言能否以才力言皆能辯而別之野郊外邑城內裨諶喜靜而惡囂故能謀事於野而不得謀於邑子產順其偏而用之不遺善也乘與之共乘也諶音忱乘去聲

○附錄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

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鄉校鄉之學校子產初政未協有游于校議其得失者然明欲毀校以息之旱見曰朝夕故云朝夕退息善其忠焉善也損猶止也道通也不如小小疏通之使不止塞也不如姑留鄉校使我常聞謗言以爲己藥石也蔑直遥反惡如字道音導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惟二三臣吾子謂子產小人然明自謂實不才即毀鄉校之說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仲尼以二十二年生至是方十歲蓋長而後聞之○附錄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少謂年少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

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愿謹善也夫謂尹何往而學往治邑而學爲政也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榱椽也言女執鄭國之政而致敗辟如棟折則榱崩我屋下將爲其所壓也又辟如子有美錦必不使不能裁者學裁之今大夫大官所治者大邑也此吾身所庇以安者而顧使學爲治往裁製焉豈官邑之重不多于美錦乎又辟之田獵必射御皆慣習然後可以獲禽設使登車射御所未習則債車壓覆之患方懼不免何暇思獲禽乎[illegible]所[illegible]反又[illegible]古[illegible]反壓[illegible]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美錦製爲衣服此至小者近者我知愛惜之大官大邑以庇身此其大者遠者我則慢易之他日往日也知不足自知不足謀家也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言人

面無有同者其心亦然吾不敢謂子面如吾面則女之心未必盡知吾心也吾安敢使子之家事皆聽我而後行乎抑我心以此事爲危而不安則亦不敢不以實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杜預氏云傳言子產之治乃子皮之力○附錄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衛侯以宋之盟入楚似君似楚君也他志篡弑之志也詩大雅蕩之篇鮮上聲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詩大雅抑之篇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

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畏愛以威言則象以儀令聞善譽也長永也順是猶言自是也詩邶風柏舟篇棣棣富而閑也選擇也又詩大雅既醉篇攸所攝佐也教訓即攝字之義攝音涉聞音問 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周書泰誓篇懷思念也有愛意詩大雅皇矣篇言文王不自用其知惟法乎天理而行之崇國名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乃降遂臣于周總承上文言文王有威儀所以畏愛則象能有國家如此 數上聲 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此詳言君子之威儀度則法皆法也互言之可象身可度也可樂聲有律也有文威文可觀也有章成章可遵也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四十五終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四十六

明吳興後學淩稚隆輯著

昭公一

名裯襄公子毋齊歸在位二十五年出奔在外七年凡三十二年諡法威儀恭明曰昭

經庚申周景王四年 元年陳哀公二十八年杞文公九年宋平公三十五年晉平公十七年齊景公七年秦孝公三十六年楚郟敖四年衛襄公三年蔡靈侯二年鄭簡公二十五年吳夷昧二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無傳○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招陳侯母弟虢鄭邑劉績氏云楚先晉而先書趙武者亦如宋盟尊中國抑夷狄之強也○三月取鄆鄆莒邑鄆音運○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鍼其廉反○六月丁巳邾子華卒無傳○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穀梁傳云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大音泰鹵音魯○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去疾未立而書莒去疾與齊小白同見當有莒之辭國逆而立之曰入程子云凡義當承國者名繫國而不稱公子以殊於大夫也○莒展輿出奔吳展輿已立位而不稱爵與陳佗同見不得為君之辭○叔弓帥師疆鄆田疆者正鄆田之界不使莒得侵之○葬邾悼公無傳○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麇九倫反○楚公子比出奔晉書名罪之

傳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氏伍舉為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于外既聘將以眾逆子產患之楚將為虢之會故公子圍聘于鄭伍舉椒舉也

介副也入館就客舍也鄭人知楚懷詐故惡之外城也以衆逆以兵入逆婦也子產恐其因而襲鄭故患之〔惡〕去聲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請於城外除地爲墠以聽楚逆婦之命〔爲〕必浸反〔從〕去聲〔墠〕音善令尹命大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于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于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令尹公子圍君鄭君豐氏公孫段之氏謂其女也而汝也莊王圍之祖共王圍之父蒙欺也老大臣也言我告先君而來今不得成禮于廟是使圍欺其先君也圍辱先君之命必將黜退是將不得爲楚君之大臣也復歸其國也〔大〕音泰〔共〕音恭子羽曰小國無罪

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言小國本有何罪恃大國而不戒備以取滅亡則是罪也夫鄭之於楚本欲恃楚以安靖其國家而楚欲以兵入逆無乃包藏禍心以襲我耶則是使鄭失其所恃而且使諸侯懲此而恨楚自此距違楚命而令不行于諸侯鄭之所懼惟此所以請墠以聽命也若楚無他意則鄭爲往來行李之所供豈敢愛豐氏之廟而不令楚入乎祧廟之兆域即廟也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會于虢尋宋之盟也櫜弓衣也垂櫜示無弓也宋盟在襄二十七年〔櫜〕音羔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于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

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于諸侯猶詐晉而駕焉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爲盟主于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午祁吾子得志謂先歃盟戒警備也如宋如宋盟之得志也宋之盟子木爲令尹詐謂衷甲駕陵駕也尤甚重再也襄二十五年趙武始爲政至今凡七年再合諸侯謂襄二十五年會夷儀二十六年會澶淵三合大夫謂襄二十七年會于宋三十年會澶淵及今會虢也服齊狄謂襄二十八年齊侯白狄朝晉寧東夏謂齊狄既服東方諸侯皆安也平秦亂謂襄二十六年秦晉爲成城淳于謂襄二十九年城杞淳于頓勞頓也罷

謗讟誹也〔重〕〔相〕俱去聲〔罷〕音皮〔讟〕音讀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于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爲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穮是蔉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爲人下吾未能也詩云不僭不賊鮮不爲則信也能爲人則者不爲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爲患受賜受善言之賜僭不信也穮耘也所以除草蔉耕也所以壅苗言耘耕不息必有豐年之報以喻守信者雖暫有所屈必久有所伸也不爲人下不爲人所屈也未能未能信也詩大雅抑之篇僭不信也賊害人也則法也不能是難言我以不能信爲難不以楚得志爲患也〔穮〕音標〔蔉〕音衮〔鮮〕上聲○愚按虢之會楚請讀舊書而不歃居然再先於晉矣晉不得已而許之可謂無策甚

民所謂以信爲本者力不能救而詭爲之辭豈能一人之心哉言自是楚益横而莫能制而晉之霸業衰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舊書宋之盟書楚恐晉人爭先歃血故但以舊書加于牲上而不歃血經所以不書盟）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服君服也離陳也衛侍衛也二人執戈陳于前以自衛也君哉服衛似君也禮國君行有二執戈者在前而于其前所之又緝蒲爲王殿是昇其以自殊異子家蔡公孫歸生也言圍既造王宮而居之雖執戈君前亦無所怪也）楚伯州犁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犁曰子姑憂子晳之欲背誕也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

乎（辭辭命假假借伯州犁諸大夫識圍故言圍嘗以辭令假借于君以飾令尹之過不反將遂爲君也襄三十年鄭子晳殺伯有背命放誕將爲國難事在襄三十年故州犁言子羽且自憂此無憂令尹不反也楚公子弃疾事在昭十三年故子羽言當璧之命猶在楚國圍雖得國猶將爲難恐子亦不能無憂也當音佩）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國子國弱也愍憂也代二子憂言代州犁憂王子圍代子羽憂子晳也公子招哀公弟也言事以能成成則樂齊子即齊惡言苟先知而爲之備雖有憂患無所損害也命令共共承言小國共承大國之命不知其他小旻詩小雅篇義取非惟暴虎馮河之可畏也不敬小人亦危殆王鮒從斯義故不敢譏議公子圍䝉言洛共音恭鮒音付旻音民）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敬子與子家持之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絞切也叔孫譏子圍以君反謂之義故云婉無所忤故云簡共事大國故云禮字愛也不犯人所以自愛敬子謂子皮持持其所端無所取與也保世世保全世祿也大誓周書篇兆開釁也物類也謂蔡言以知禍福之類也其後八年陳招殺大子國衛齊惡亡身俱無惡音烏大音泰）○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于會楚告于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

（尋盟尋弭兵之盟瀆慢也齊盟齊一之盟使謂叔孫豹時在會故請戮之）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于叔孫而爲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桓子即樂王鮒相佐也爲請請免其罪也難言求貨故假以帶爲辭梁其踁叔孫家臣藩猶蔽也相息亮反爲俱去聲）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爲人之有墻以蔽惡也墻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言我若納貨而免罪諸侯必更伐我國是我適嫁禍于魯也時之牆以蔽惡而有缺壞則咎在牆我將以衛社稷而乃偏之是吾罪又甚于牆也雖怨季孫之伐莒魯有何罪而使受師乎且叔孫

[illegible]

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不忘國謂不逃[illegible]以忠信貞爲主也[illegible]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羣吏處不辟汚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汚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賞其賢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執事謂叔孫敬命不敢辟戮也勸左右使忠于國也汚謂汚辱也靖安也安靖其能則衆心歸附于公子圍赦有罪謂不伐魯賞賢謂赦叔孫視遠如邇言歸楚不憚遠也疆埸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王霸之令也引其封疆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自無令王諸侯逐進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疆埸謂如鄆邑之類一彼一此言或歸于莒或歸于魯也王三王霸五霸令號令也引正樹立也表旗表識以別之也制令使不得相侵也壹說一也三苗饕餮放三危者觀扈是二叛國今山東觀城有觀國陝西鄠縣有扈國史記夏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殷無所考姺邳商二叛國[illegible]不可考徐奄周二叛國書序成王伐淮夷遂踐奄即淮夷狎猶競也狎更也[illegible]

王伯恤大舍小足以爲盟主又焉用之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吳濮有釁楚之執事豈其顧盟莒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鄆爲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去煩宥善莫不競勸于其圖之大謂篡弑滅亡小謂彼此侵削焉用不用治魯也辯治也吳與濮二國皆楚讎言二國事有釁隙楚必伐之豈復顧盟不治其過乎勿與知不必與言無亢不煩往討亢禦也去煩宥善之事宥善者善民之人與音預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免免其戮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賦小宛之二章大明詩大雅篇首章取其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所以自光大也小宛詩小雅篇二章取其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所以戒令尹也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爲王矣何如對曰王弱令尹彊其可哉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不義而彊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彊不義也令尹爲王必求諸侯晉少儒矣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彊取不義而克必以爲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何如問能成否可哉可成也安是習而安也言以臣之彊勝君之弱其心自以爲安是彊而不義也詩小雅正月篇赫赫強盛貌褒姒周幽王后幽王惑之而行不義遂至滅亡蓋所謂彊不義也懦弱滋益克勝也道常道也言令尹以彊取國是身爲不義也令尹自見其不義而勝必以爲道之當然凡事皆以淫亂爲道民必不堪不能久有國也已杜預氏云爲十三年楚弑靈王傳○懦[illegible]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

入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禮終。趙孟賦瓠

諸大夫皆獲而歸故入于鄭戒戒享期也禮終受所賦之禮畢也瓠葉詩小雅篇義取古人不以微薄廢禮雖瓠葉兔首必與賓客享之

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

告之告以趙孟所賦詩穆叔信其旨故知欲一獻敢不敢也夫人謂趙孟

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趙孟辭。私於子產曰。武請於冢宰矣。乃用一獻。趙孟為客。禮終乃宴。

聘禮卿聘饗餼五牢故卿皆五獻趙孟自以今非聘鄭故辭五獻私語請詩賦瓠葉也冢宰謂子皮客上者也既以一獻成享禮乃折俎以宴宣六年傳云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

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蘩。曰。小國為蘩。大國省穡而用之。其

何實非命。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無吠。

鵲巢詩召南篇義取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以喻晉君有國趙孟實治之采蘩亦詩召南篇義取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蘩白蒿也微賦詩復言魯之微薄如蘩菜晉若省愛用之則沼沚俱有隨所命而不之稱愛也野有死麕亦詩召南篇卒章義取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脫脫安徐也帨謂佩巾尨犬也喻趙孟以義撫諸侯無以非禮相加使犬驚吠也棠棣詩小雅篇義取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明已欲親兄弟之國且言吾兄弟比合而相安可使無吠之驚麕音君上麕九倫反尨武江反

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

興起也三大夫皆兄弟國故同起拜兕爵以觴不敢言小國賴趙孟之德以安今而後得免此罪矣時諸侯皆賢大夫皆欲與趙孟飲樂甚而曰吾不復此也有以歎焉

樂音洛○測

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

潁趙孟道由周故景王使勞之定公劉夏也潁水名雒水在今河南鞏縣水曲流為內汭河洛而思禹功故美之弁冕皆冠也端正其服故云端文德之衣尚褒長故云委禮服也言弁冕端委總舉冠衣而言非謂定公稱趙孟身所自衣也績纂庇覆也勞去聲潁音穎

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

言欲苟免目前不能念長久也

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

孟不復年矣。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

八十曰耄亂也言人年老當有智而昏耄反及之儕等也民為神主不恤民故神人皆棄不復年不復見明年也杜預氏云為此冬趙孟卒起本○耄音智○陸粲氏曰老而志道衰則語益怠偷斯固中人者之恒態矣若夫年之短長詎可以是必之乎曰神怒民叛趙武之罪亦不及是

○附錄 叔孫歸。曾夭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

叔孫自號會歸不出見季孫恨其伐莒使己幾被戮也曾夭季孫家臣

曾夭謂曾阜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為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

曾阜叔孫家臣忍外謂叔孫欲受楚戮不忍內謂日中不出

阜曰。數月於外。一旦於是。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囂乎。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

數月於外謂叔孫一旦於是謂季孫辟之商賈求利不得惡喧囂之聲意

以季孫貪於取邑宜逐偪也 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楹正也指柱以喻魯有季孫猶屋有柱雖惡之而不能去也 ○附錄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徐吾犯鄭大夫楚與黑皆穆公孫禽鴈也納采以鴈強上聲 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惟所欲與言鄭國之政令不正所以致此 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晳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晳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女擇自擇也子南即公孫楚布幣陳其聘禮也子晳即公孫黑超乘登車也射御乃丈夫事故云夫也一說以先聘已故爲夫乘去聲 子晳怒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晳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先聘子南直也子南用戈子晳直也故云直鈞幼年幼賤官賤子產力未能討故鈞其事而歸罪于[illegible]者猶如字○愚按子南先聘而子晳強之直在子南也子晳暴早而子南逐之直亦不在子晳也惡得謂之直鈞耶且子產當國而惟犯所與國政安在犯爲之兄而惟女所擇家政安在異日者子晳驕恣遂謀作亂斯實啓之 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爲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晳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

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忍殺女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illegible] 五月庚辰鄭放游楚于吳游楚即公[illegible]以遊楚也 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將行子南將遣之行也咨訪也大叔游楚之兄弟亢蔽也彼謂子南言逐子南乃楚之政令非一己之私讐也上蔡字放也昔周公攝政三叔流言周公乃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杜預氏云爲二年鄭殺公孫黑傳大音泰難去聲上蔡素曷反 ○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后子即公子鍼秦桓公子景公母弟其寵如二君於景公之世選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也選息轉反 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公羊傳云有千乘之國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 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造舟于河比其舟而渡以通秦晉之路每十里爲一舍用車八乘爲八反之備雍秦都絳晉都相去千里用車八百乘以備九獻禮每一獻有幣車以贈之后子給自齎其一以爲初獻禮八獻各以次歸載幣相授去而復還終燕事凡八度反也千里用車八百乘乘其二百乘以自隨故云千乘○季本氏曰竊謂此語皆浮夸也后子尚未爲卿雖富安得遽有千乘且人臣見逐於君雖未竊貨懼有追奔故士會奔秦荀伯爲之送帑安有自雍及絳八反歸取酬幣者哉 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

何以得見女叔齊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
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司馬侯見后子車多故知
言以撥亂之后子今言己以直多故坐罪出奔女叔
齊即司馬侯令善也言必能改過自新也贊助也后
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對曰鍼懼選于寡君
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
孟曰亾乎對曰何爲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國於天地
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曰有
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
天贊之也鮮不五稔曷歸何時歸也艾絶也有與立
言立國于天地之間必有相補
助言天天命也鮮少稔年也鮮不五稔言
無道反獲天助將恃之而驕其亾必速也趙孟視蔭

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
死矣主民翫歲而愒日其與幾何蔭日景也趙孟意
衰故以日景自喻
朝夕不相及言人難保朝夕也翫歲愒日言偷安歲
日不爲社稷生靈長久計幾何言不能久趙孟果於
此歲終愒苦蓋反
翫五換反翫如字○附錄鄭爲游楚亂故六月丁巳鄭伯及
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
吉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游楚即子南閨門
鄭城門薰隧門外
道六卿又私爲盟杜預氏云實之者爲
明年子產數子晳罪稱薰隧盟起本公孫黑強與
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子產弗討子晳欲自
同於六卿
伊書七子于產懼其強
故弗討與去聲大音泰○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
狄于大原崇卒也穆子即荀吳無終山戎大原即
大鹵今爲山西太原府崇尚也將

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
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毁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
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爲五陳以相離兩于
前伍于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翟
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徒步阨險也周禮十人
爲什共當也魏舒以車利
平地步利險阻故言彼步我車所遇又險將何以勝
若不用車更十人以當一車之用則步卒多戰必勝
即遇險道則步卒利又無不勝前此車步參用未有
皆用卒者今自我創始乃先自毁其屬車爲步陳乘
車首車三人五車十五人今改去車更以五人爲伍
分爲三伍因斬主將之嬖人違命者以徇布置五陳
以相連於前爲兩於後爲伍右角爲專左角爲參前
拒爲偏皆臨時所定之名即所謂五陳也狄人笑其
失常猶未陳爲晉人所迫大敗薄迫也杜預
氏云傳言荀吳能用善謀共音恭陳音陣○莒展

輿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公子鉏
納去疾展輿奔吳展輿立在襄三十一年秩祿秩齊
雖納去疾莒人先召之故經從國
逆例書入展輿
吳出故奔吳○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亂也此春
魯取
鄆今因其亂
正其封疆於是莒務婁瞀胡及公子滅明以大厖
與常儀靡奔齊三人皆展輿黨大厖常
儀靡莒二邑瞀音茂君子曰莒展
之不立弃人也夫人可弃乎詩曰無競惟人善矣莒展
即展輿弃人謂奪羣公子秩詩周頌烈文篇競強也
言惟得人則國家強○愚按展輿與秩君者也其不
得立以此而區區歸咎於弃人豈弃人之惡浮於秩
君也耶藉令展輿但勿弃人以務其不義之身將遂
可以爲善乎○附錄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
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

臭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實沈臺駘二神名祟神也叔向以子產博識問之臺音臺駘音殆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巳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高辛氏帝嚳也曠林地闕后帝堯也不臧不善其所爲也商丘宋地辰大火星也主辰謂主祀辰星商之先祖相土封於商丘因閼伯之故國故大火爲商國之星大夏晉地參水星也主參謂主祀參星堯之子孫若劉累等襲封於大夏若因實沈之故國自唐虞歷夏商世爲諸侯季世即唐末世其末君曰叔虞禹武王之后邑姜所生齊大公之女也震懷娠也上帝臨以唐人所封大夏與之故取唐君之名以名大叔既見于夢又徵于手於是遂命大叔曰虞及成王滅唐商傳國之唐而封叔虞于唐是爲晉之始祖晉是與地屬參故參爲晉主星觀此源流則知實沈是晉地主祀參星之辰也閼音遏大叔音泰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金天氏少昊也裔遠也玄冥水官師長也業其官能纂昧之職也宣猶通也汾洮二水障隄防也大原晉陽也帝謂顓頊沈姒蓐黃四國臺駘之後守其祭祀今晉主有汾川之地并滅四國觀此源流則知臺駘是主汾川祭祀

之神也臺音台駘音台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二謂二神不及君身言不能降禍於君身以生疾病也山川之神謂若臺駘爲汾神之類水旱癘疫在地之災山川帶地故有災則祭之星辰之神謂若實沈爲參神之類雪霜風雨天氣所降日月麗天故有不時則祭之禜音詠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宣散也壅謂氣止而不行閉謂氣聚而不通湫謂氣集而不散底謂氣滯而不快露羸瘠也爽明也茲此也言君子於一日之中分爲四時各治其事旦氣清明人事之始則以聽治國政日中爲市衆之所聚則以訪問可否晝之所爲夕必念之則以修治號令夜氣所存良心可復則以安養身體以此四時節之務使勞逸更遞以散其氣不使有壅閉湫底四者之患以致于羸瘠而精神形體相依形弱則神亦衰故此心不明照察失宜而昏亂百事之節度君子所以節宣其氣也今晉君無乃惑于女色而壹其四時乎則節宣不以其道而生疾病矣朔如字湫焦上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爲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內官嬪御之屬殖長也言內官若取同姓則夫妻生疾命不得長何者人於同姓先自相

美昔又須大歸則其美矣極美極不復生美乃謂惡而生疾所以其生不殖而君子惡之不取也言謹也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卜而得吉必非同姓也二者謂當四時取同姓二者之事尚別也四姬謂姬姓之嬪御三月人取司主也爲禮若也者或也言四姬之外若有異姓六人猶特公或者公之寵愛者無已言己則小矣盡而生疾也言三取但去聲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此皆然矣肸叔向名子產所言壹曰特取同姓二事皆是叔向出行人揮送之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晳對曰其與幾何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幾何言子晳將敗不久也祉項氏云爲明年鄭殺公孫黑

傳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博物該博事物

傳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

天命不祐秦多產良醫故晉求之和醫名心志惑亂曰蠱公非蠱而惑于女色失其常性如彼惑蠱之疾也非鬼神食祭祀惑惑于女言公病非由此二者乃惑于女色致之也良臣不能匡救君過故將及於死而不爲天所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女之爲節不可得言故以樂譬之降罷退也物卽百事謂如女色之類言先王制爲聲樂所以限節百事故爲樂有五聲之節爲聲有遲有速從本至末後急相及使得中和之聲中和之聲既成則樂節罷退以候五聲皆罷退之後不復彈作若復彈作則雜聲並奏非彈之正法爲煩手非聲之正是爲淫聲故能慆堙人心塞人耳使人失平和之性所謂鄭衛之聲故君子弗樂之有節卽如其主百事亦然自事而至于過多則亦而不爲節生疾也儀法也又言君子之近琴瑟不去身者使爲心之儀節動不過度非以慆漫其心也此言晉君不節女色音[illegible]淫音同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爲五色徵爲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四時序爲五節過則爲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上既以樂譬女色此又本諸上天之物皆不得過度以終物亦如之之意言天有六氣而五行實運于其中故降之而爲五味金味辛木味酸水味鹹火味苦土味甘也發之而爲五色鹹色黑苦色赤酸色青辛色白甘色黃也徵之而爲五聲黑聲羽赤聲徵青聲角白聲商黃聲宮也淫過也氣味聲色皆所以養生而不可過過則六疾生也又言六氣之化分爲春溫夏熱秋凉冬寒

之時序此四時以爲五行之節計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春木夏火秋金冬水各主七十二日土無定方分主四季之末各十八日亦七十二日受用六氣有過度者則生六疾上文云淫生六疾總謂氣味聲色此云過則爲災獨言六氣之過過卽淫也陰過則寒冷陽過則熱渴風過則手足緩急末手足也雨過則腹腸泄注晦夜也宴寢過則惑亂其志明晝也思慮煩多則勞擾其心男爲陽女爲陰女常隨男故爲陽家之物進御在夜故其時爲晦若過用之則生內熱惑蠱之疾蓋所謂陽淫晦淫也一曰陰中有陽故女爲陽物此言晉淫不時女色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總言晉君御于女色不得其節不以其時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

怙社稷祈執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主謂趙孟無闕無[illegible]）熱者攻女行之言周家將亡失道之禍如大匠不能改行以救正之不能禦即所謂無救也云即良臣將[illegible]言成之。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溺沉沒也文字皿器也蠱字下皿上蟲器受蟲害謂之蠱積穀久而化飛蟲亦謂之蠱周易蠱卦巽下艮上巽爲長女艮爲少男以長女而惑少男巽爲風艮爲山有風吹落山木之象故卦謂之蠱物類也言三者于蠱皆同類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傳述氏曰知天人之論通于天人之秘惟命之微其屬于君德治道非細也）

○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城犨櫟郟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患焉（黑肱王子圍弟子皙也犨今爲河南魯山縣郟今爲郟縣並櫟本皆鄭地時屬楚故城之鄭懼以其逼己也行大事謂將弒君二子黑肱州犁也犨音昌州反櫟音歷郟音夾）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爲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弒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干出奔晉宮廄尹子皙出奔鄭殺大宰伯州犁于郟葬王于郟謂之郟敖（介副也縊絞也以冠纓絞之幕平夏皆郟敖子子干王子比也亦圍弟楚人謂未成君爲敖葬于郟故云郟敖）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爲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爲長（伍舉將奔使在鄭故問赴辭以應立楚後[illegible]子圍以令尹代立[illegible]長應立者[illegible]）

愚按楚子麇之死據戰國策載楚公子圍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是實弒也然春秋則書卒矣又虞以長傳靈王虔與令尹圍本是一人而郟敖之卒實以疾是非弒也左氏又何以稱弒儒者疑之或曰以瘧疾赴也則商臣弒君大當赴以瘧諸侯而春秋書弒何獨于圍而從其偽赴乎或曰以中國之會爲中國諱則商臣弒君使椒聘魯魯人受之春秋曷不爲我國諱而顧爲諱列國乎此蓋信傳之過因曲爲之說以求合經而不知於聖人之旨益晦而不明之愚謂允經傳不同且當以經爲正。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皆百人之餼（五乘言少也同食同其食祿百人一卒也其祿足供百人）趙文子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底祿以德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彊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干齒（文子謂后子富強祿秩不宜與子干同底致也以國言以國之大小爲高下詩大雅烝民篇侮陵也彊禦強悍也匹配也言秦楚俱大國齒齊列也底音旨）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唯命且臣與羈齒無乃不可乎史佚有言曰非羈何忌（后子名鍼言恐秦數罪受誅楚公子不得自安是以皆來奔晉其奔雖同事有優劣唯主人命所處爾又言鍼已先仕爲臣子干後至猶爲羈客不可與之齊列蓋謙辭也忌敬也引史佚言惟羈客當敬）○附錄楚靈王即位遠罷爲令尹遠啓彊爲大宰（靈王公子圍也即位易名熊虔大音泰）鄭游吉如楚葬郟敖且聘立君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行器如楚之器備言當與會楚也[illegible]）○附錄十二月

晉既烝（烝冬祭也）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甲辰朔烝于溫（孟子餘趙衰趙武適南陽之溫邑將會祭其曾祖趙衰杜預云甲辰十二月朔晉既烝趙乃烝其家廟測曰晉烝當在甲辰之前傳言十二月月誤）庚戌卒鄭伯如晉弔及雍乃復（傳趙孟卒以終劉定公秦后子之言復還也茂趙孟氏辭之杜預氏云傳言大夫彊諸侯畏而弔之）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四十七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著

昭公二

經 二年（辛酉景王元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叔弓叔老子）○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傳 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宣子韓起昭公即位起又代趙武為政故來聘盟王而修好同盟故云禮○季本氏曰韓起代武為政欲致諸侯故首來聘魯借乎人心已散勢不易同而德又不足以服人卒不免於示威平丘爾）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易象上下經之象辭魯春秋史記之策書二書載文王周公之德與制故云周禮盡在魯當時周道衰諸國多闕惟魯備故宣子見而說之）公享之季武子賦緜之卒章韓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緜詩大雅篇卒章義取文王有先後奔走附侮四臣所以受命以此晉侯有韓起也角弓詩小雅篇義取兄弟婚姻無胥遠矣言兄弟之國宜相親也彌縫猶補合也謂以兄弟之義相補合也節詩小雅篇名卒章義取式訛爾心以畜萬邦言晉德可以畜萬邦也）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譽譽其樹封厚殖長也甘棠詩召南篇召伯嘗息于甘棠之下詩人思之而愛其樹故武子慮甘棠以宣子比召）

公明已亦欲封殖嘉樹也宣子遂如齊納幣見子雅子雅召子旗
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見子尾子尾
見彊宣子謂之如子旗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
夫子君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納幣爲平公聘少姜也子
旗子雅之子不臣以其志氣亢將有無君心也彊子尾之子夫子謂韓起知之言其言不妄也杜預氏云
爲十年齊欒施高彊來奔張本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
淇澳宣子賦木瓜淇澳詩衛風篇美武公也言宣子有武公之德木瓜亦詩衛風篇義
取欲厚報以爲好也○附錄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
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須韓起之子逆
女逆少姜也以其齊女故稱謂少齊以寵異之謂陳無宇非卿執諸中都少

姜爲之請曰送從逆班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
作晉侯欲使齊以適夫人禮送少姜故以無宇非卿而執之中都晉邑今山西介休縣有中都城班列
也昏禮諸侯以下法當親迎有故得使卿若晉以少姜爲夫人當以上卿逆則齊亦以上卿送今齊畏晉
之威猶有所更易其禮故晉以公族大夫韓須逆而齊以上大夫無宇送之是以致此執辱之亂少姜蓋
反其辭以示譏也○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此春韓宣子來聘故報之晉
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爲
賓徹命于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聘禮賓至郊君使卿
勞之固固嘗謂我言也徹達弘大也言徹達命于晉君魯之受賜大矣致館辭曰寡君
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致館
舍館舍也好合和好親合成使事告成祿榮祿也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

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
忠信也先國後己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夫子近德矣器物宗主也兩言國君使之不忘國也始拜敝邑先國也次拜臣之祿後己也
詩大雅民勞篇夫子謂叔弓近德近于有德○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
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
之游氏大叔族前年黑爲游楚所傷故欲害其族而代其位駟氏黑之族惡其爲亂恐并及故
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
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
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
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

不速死大刑將至遽驛騎也以車曰傳以馬曰遽子晳伐伯有在襄二十一年當其時
務共大國之命不暇治汝罪而汝也爭室謂子晳子南爭徐吾犯之妹薰隧之盟在前年矯君位謂使大
史書七子大刑將至言將明正典刑也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
天爲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爲
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言己傷重不久將死天已虐我無更助之不終不以
壽終也命謂天命當如是請以印爲褚師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
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
速死司寇將至印子晳之子褚師市官從女從女以死將至此言罪不赦殺之七月
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衢道也書其罪於木以加尸上○晉
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

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晉侯溺于所愛爲少姜行夫人之服故諱侯來弔不敢以私煩諸侯故使來辭之伉儷耦也言非嫡夫人也致服致少姜之襚服于晉也公實以秋行冬還乃書故經書冬。愚按晉以少姜非伉儷辭公公見辭乃復未爲失禮其失在公不能守正而妄動所謂恭不近於禮不能遠恥辱者公也至如季孫宿如晉晉公既返矣信言所未盡于心故遣宿將命以終其事焉耳此理易見而公羊曰至河乃復不敢進也穀梁曰恥如晉著有疾也公不得入宿得入惡季孫宿也何氏曰乃者難辭也反使聖人之意晦而不明恐皆非也 叔向言陳無宇於晉侯曰彼何罪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國則不共而執其使君刑已頗何以爲盟主且少姜有辭冬十月陳無宇歸。前執[illegible]求釋故叔向言之彼謂無宇言送過逆班猶[illegible]不共是晉之求齊已貪乃晉國之不共也頗不平也辭請無宇之辭 ○附錄十一月鄭印段如晉弔。弔少姜也

【經】壬戌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秋小邾子來朝。○八月大雩。○冬大雨雹。無傳記災也 ○北燕伯款出奔齊。

【傳】三年附錄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爲此來也。丙趯皆晉大夫吉以卿而送妾之葬故丙趯譏其過禮之甚趯他歷反 子大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歿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將得已也言不得已也文襄晉文公襄公王制載聘問朝文襄朝聘之令較之爲簡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晉來制較之爲過昭禮以朝聘言命事以盟會言謀闕以弔葬言無加無增加也守適守內官之適長言少姜嬖寵不敢計其位卑而弔葬之禮數比于適夫人齊必繼室言復存女也大音泰共音恭嬖必計反適音嫡數上聲 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數禮數無事無復弔賀之事火心星也以季夏昏中而暑退季冬旦中而寒退極則必退理之必然以喻晉強之極宜漸衰弱將不得勤諸侯無復弔賀之煩也 二大夫退子大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言君子當爲尊者諱今二大夫不爲國隱卽使張趯有智猶不得爲君子之智也知音智 ○丁未滕子原卒同盟故書名。滕入春秋以來未嘗書滕子名故於此傳重發之 ○附錄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寡君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於大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時晉雖失德猶欲齊以寵其女爲國幸而後請爲繼無失時無失朝夕之時不獲不得自

少也姻婚生謂少姜既明曜照也無祿不幸也收卹
敖要也大公丁公齊之先君先君之適謂適夫人所
上遺餘也非夫人所生者君而人不敢自譽也董正
撰繼室也言辱使者至齊正整而選擇之于精當也嬙
嬪婦官名覽音攬難
云整遇音混遷音墻

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縗絰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

少姜本非正夫人故云未有伉
儷唐叔晉之祖伉口浪反縗倉回
反

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

成昏許昏之成受禮受賓
享之禮何如問其興衰也

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公弃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

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

田氏謀齊厚施於民以陰移之晏子以為憂因與叔
向語弗知弗知其他也田出於陳故云陳氏公謂公
室量斗斛總名豆區釜鍾四量別名四升為豆四豆
為一斗六升為區四區得六斗四升為釜釜十則六
石四斗而為鍾此公量也陳氏於其公量皆十分而
加一每量而積之以至於鍾則於公鍾加六斗四升
故云鍾乃大矣成也以家加一之量貸於民而
以公室舊量收斂于民言厚貸而薄取也如往也蜃
大蛤也在山在海與市價言不取利
也此節言民歸陳氏區音驅蜃音腎去聲

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

參分謂和税言民力所作則賦以三分
二入于公言而民所得焉一分

又歲有一分其公聚公家積聚朽蠹言無所用也
上壽百歲以上中壽九十以上下壽八十以上踊刖
足者屨也刖足者多屨無用故
屨賤踊貴此節言公棄其民

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

燠休
痛念聲也或讀燠休陳氏箕伯以下四人皆舜後陳氏之先
胡公四人之後周始封陳之祖大姬其妃也相隨也
言陳氏將代有齊國其先祖鬼神已與胡公大姬共
在齊來享矣此節言齊將歸陳氏燠於烏反辟音避大
音泰

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

以樂慆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

將晉衰弱不能
征伐公乘謂
御為右者百人為卒無長言人非其人長非其
長也滋益也餓死為殣女謂女寵之家尤富貴過
甚也欒郤以下八姓皆晉世臣皁隸賤官大夫有家
悛改也樂指宮室嬪妾言慆藏也言藏憂愁於樂中
也何日不久也讒鼎名昧旦早起也丕大也言夙興
大明政事後世子孫猶有怠解行音抗長上聲罷音
皮殣音近
慆音叨

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

若何問何以免此難公室同祖
為宗無子無賢子無度無法度

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

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爲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湫下隘小囂聲塵土爽明塏燥也先臣晏子之先容容居也旅衆也不敢勞衆爲己宅也時景公繁刑刖者多致踊鬻于市故踊貴屨賤之言晏子先已告君而後語叔向出於忠悃也詩小雅巧言篇言君子行福則亂自疾止杜預氏云傳護晏子今不與張耀同識[更]平聲[湫]子小反[塏]音愷[鬻]音育[爲]去聲[遄]音船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如晉即上文請繼室更宅更於別地拜謝新宅也景公本壞里室爲晏子宅今晏子復爲之如舊使[illegible]者皆反居之二三子謂鄰人言鄰人居于此者[illegible]卜與我爲鄰吉矣一旦違卜而遷居必不祥公命即奢爲非禮違卜遷居爲不祥吾不敢違古之制使已犯非禮人犯不祥杜預氏云傳言齊晉之衰[illegible]壞憂且言陳氏之興

○[附錄]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曰子豐有勞於晉國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以胙乃舊勳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策賜命之書子豐段之父因子而思其父之勳其勳無考閒其事也州晉邑胙祿以報之也[相]去聲[女]音汝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一爲禮於晉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汰驕也荷祿謂賜州田詩鄘風相鼠篇遄疾也[汰]音泰初州縣欒豹之邑也及欒氏亡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溫吾縣也二宣子曰自郤稱以別三傳矣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文子爲政趙獲曰可以取州矣文子曰退二子之言義也違義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其以徼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欒豹盈之族州本屬溫溫趙氏邑今俱屬河南懷慶府郤稱晉大夫始受州與溫別至今傳三家晉之縣舊屬而今不屬者甚多焉得追治而取之二子二宣子趙獲趙文子之子退使獲退也徼要也有言州有言反州者豐氏故主韓氏伯石之獲州也韓宣子爲之請之爲其復取之之故故猶舊也豐氏至晉舊以韓氏爲主人故韓宣子爲伯有請州意若後日州復歸晉因欲自取之杜預氏云七年豐氏歸州張本[爲]去聲

○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爲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請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介副使也懿伯椒叔父忌謂忌日也敬子即叔弓敬子不入欲使椒避叔父之忌惠伯即子服

敝公利公家之利社預此云傳言叔弓有禮○附録晉韓起如齊逆女公孫
蠆爲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人謂
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
寵寵將來乎蠆以少姜得寵于晉之故自以其女易公之女而更嫁公女公子卽公女子尾
卽蠆有寵于齊宣子言遠子尾則齊不來爲少遠俱去聲○愚按晉平公雖寵少姜陳無宇且以非卿見
執矣蠆也誠慕其寵能不畏晉之强耶而輒以己女易公女卽從齊之君大夫其心焉韓起承君命而來
毋寧受其欺而不之詰揆之情理詎當爾乎恐失之誣○附録秋七月鄭罕虎如
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
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
則宋之盟云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徵召也時楚靈王新立鄭

不往朝宋之盟云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往則晉罪不往則楚罪故云進退罪也宣子使叔向
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脩宋盟也君苟思盟
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
邑寡君猜焉君實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
君在楚猶在晉也思盟則必不叛晉故晉免於戾猜疑也有心言有寡君與不有寡君
皆在君心何辱命不須問晉也猜七才反張趯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
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
人失望大叔曰吉賤不獲來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
曰而將無事吉庶幾焉糞除掃除也子其將來以此春大叔有又將來賀之言故
北賤謂非上卿孟趯之字而汝也而將無事此春張趯慰吉之言庶幾或如其言也○小邾穆

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
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羣好也
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
所福也季孫從之卑之不欲以諸侯禮待之二邾謂邾與小邾一睦謂小邾穆去聲
○八月大雩旱也○附録齊侯田於莒盧蒲嫳見泣且
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爲公曰諾吾告二子歸
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
長其或寢處我矣九月子雅放盧蒲嫳于北燕莒齊東境
嫳慶封之黨襄公二十八年放于東境故因見而請之種種短也自言老不能爲害二子謂子雅子尾先是
盧蒲嫳對二子云辟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故子雅述其前言見其故知猶有恐復作亂故放之燕見音

現○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
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
奔齊罪之也燕大夫更相親比合謀以殺公之嬖寵在外者見逐于臣而以自奔爲文罪其
君不能自安也杜預氏云款罪輕于衛衎重于蔡朱故舉中示例○附録十月鄭伯如
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
以田江南之夢吉日詩小雅篇宣王田獵之詩楚王欲與鄭伯共田故賦之田備田獵之
備楚之雲夢跨江南北今湖廣德安府有雲夢縣蓋江北之夢也曰巴丘湖爲江南之夢相去聲○
附録齊公孫竈卒司馬竈見晏子曰又喪子雅矣晏子
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姜族弱矣而嬀將始昌二惠
競爽猶可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竈子雅也司馬竈齊大夫不免以其

小臣也美齊姑鵷陳氏二惠謂子雅子尾皆齊惠公之孫競彊爽即也猶可猶可以爲靈矣哉言齊必爲陳氏所有朱申氏云爲十年陳氏逐欒高張本喪息浪反去聲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四十七終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四十八

明吳興後學淩稚隆輯著

昭公三

經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雹雨冰也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此經書楚子會諸侯之始何休氏云不殊淮夷者楚子主會故不殊林堯叟氏曰以莊之賢辰陵之會從之者陳鄭許而已申之會合十有二國楚之得志于中國未有盛于此時也　○楚人執徐子。○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因申會以伐吳重叙諸侯以五國不在故也　執齊慶封，殺之。慶封已非齊臣而猶係之齊爲齊討也執慶封不書楚猶曰諸侯執之焉爾不與楚以討賊也　遂滅賴。著楚之暴也　○九月，取鄫。鄫莒邑取鄫不係之國則鄫本自爲國也杜預氏謂爲莒邑者非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傳　四年附錄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閒。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上許男欲與俱田前年已與鄭伯田江南故云復曰楚王後心欲專會諸侯而求之晉二君謂鄭許日往日宋盟在襄二十七年不易言有難也二三君謂晉君言以難故欲得諸侯請閒請暇也假寵成寵也閒音閑易去聲　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

後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相助也言二國皆大惟天意所欲助者則爲霸主待其歸待楚之所歸往也適猶歸也楚將棄之言不以爲君也相去聲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殆危也多難多簒弑之難鄉往濟成功也難去聲下同鄉音向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荊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爲固也

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亨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爲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亾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虞度也四嶽東嶽岱山在今山東泰安州西嶽華山在今陝西華陽縣南嶽衡山在今湖廣衡山縣北嶽恒山在今北直隷曲陽縣二塗二險塗也一大行在今陝西山西河南一轘轅在今河南鞏縣一崤山在今河南府連今陝西大室即中嶽嵩高山也與陽城俱在今河南登封縣荊山在今湖廣南漳縣中南終南山在今陝西西安府不一姓言立國于險地者不止一姓無德則必亾也冀之北土在今直隷大同等處其地產馬未聞有因此盛之國言國多難則生敬畏故反因其國啓開也無難則志驕慢故反喪其國守官守宇土宇國以四垂爲宇仲孫即無知事在莊九年里里克丕丕鄭事在僖九年狄滅衛在閔二年衛滅邢在十五年亾危亾也(大)音泰去聲下同○陸粲氏曰女齊之言善哉然其以諸侯授之楚也非務德而無爭也畏之而已惟子產知之故語楚虔曰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斯論爲得其情矣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不獲春秋時見言不得春秋自來朝楚蓋謙辭使去聲見音現椒舉遂請昏晉侯許之蓋楚子遣舉時兼使求昏也楚子問於子産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

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少安稍自懷安不在志不在也多求貪也匡正也如一言交相見之約晉楚同也焉用謂宋盟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偪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君謂楚君大國謂晉所及楚威力所及也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無不可無不可如意也逞快濟成也言求人以快己意則人必違之以欲從人則事無所不成也杜預氏云爲下會申傳○愚按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乎懼晉未必許也曰諸侯其來乎懼諸侯未必來也晉而猶知自強則諸侯有所賴而不從諸侯不從則楚亦不能逞其志而晉方溺於嬖寵任其專盟而不顧且曰諸侯君自有

之是弃疾以畀其也諸侯不從楚而誰敢與然諸侯有禮故不會者矣有既會而先歸者矣其所會非小國則與國也以是知夷必不能王中國也○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申豐魯大夫禦止也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冱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

納之隸人藏之陸道也夏十二月日在虛危乃北方宿道其時冰堅可以藏之夏三月日行昴畢乃西方宿道入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二時皆可以出冰山遠而難窮故云深山谷近而易盡故云窮谷固牢冱閉也深山窮谷牢堅閉寒以取積陰之冰所以通達其氣使不爲災也祿位食祿在位者賓食喪祭謂公家賓客享食若喪若祭皆得用冰不獨共公也黑牡黑牲也秬黑黍也司寒玄冥北方之神故物皆用黑有事於冰故祭其神桃弧棘以爲弓棘矢以棘爲箭將以冰奉至尊故用桃棘以禳除凶邪大夫以上食乃有肉故云食肉之祿命婦大夫妻也天道向熱則喪浴皆得用冰祭寒卽上文享司寒也獻羔謂二月春分獻羔祭韭始開冰室卽上文朝覿也啓開也火出謂夏三月火星初見之時卽上文西陸也畢賦謂盡頒當受冰者老致仕者山人虞官縣人遂屬輿隸皆賤官頒齊猶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風壯至寒風而堅乾也徧順春風而散用也徧之周上文山谷陰寒用之處卽上文賓食喪祭至老疾等也愆陽冬溫也伏陰夏寒也淒寒也苦雨淫雨也震霆也霜雹卽是菑言無此菑害之霜雹也癘惡氣也短折爲夭疫死爲札今藏川池之冰弃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爲菑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藏川池不取山谷明其不周也弃其餘而不畢賦明其不備也越散也殺肅殺也發舒也震震雹也言陰陽失序風雨爲害也七月詩豳風篇卒章云二之日鑿冰沖沖謂夏之十二月鑿而取之三之日納于凌陰凌陰冰室也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謂春分蚤開冰室以薦宗廟藏冰之道備于此詩矣○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鄭伯先待于申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四國不至如子產言鄭伯自楚

先至會也難去聲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愼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椒舉欲王與禮辦古王公之盛者以爲王法鈞臺在今河南鈞州景亳山名在今歸德州命諸侯也孟地名津渡處也今爲孟津縣誓誓師也岐陽岐山之陽今爲岐山縣酆卽文王所遷之邑在今陝西鄠縣塗山在今南直隸懷遠縣六王事惟孟津之誓尚書有其事其辭不見書傳召陵師在僖四年踐土盟在僖二十八年選言于六王二公之事擇所用也王曰吾用齊桓召陵之師齊桓退舍以禮故楚王欲用之○汪克寬氏曰楚虔

誅刑衆國借王室夏齊所不爲然大合諸侯不敢用六王之禮而用齊桓非有所畏也蓋其羞惡之本心于敢擬古聖王之事猶至與之不敢比君子也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薦聞以所聞薦之謙言未行也合我爲主而合之也六謂宋向戍將終禮寘凡六節宋公辭故獻公合諸侯禮薦守以所守薦也會人爲主而我往會之也鄭伯會以獻自伯而下會公之禮亦六節也[共]音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合左師即向戍規過規正會禮之過二子所獻六禮舉所未見無以知其過而正之[過]去聲宋大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

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辭辭謝之屬適也田獵以供宗廟故云武城楚地非魯武城也墮輸也言已受諸侯之幣將輸之于廟有此事所以不得及時相見蓋恨其後至托以辭徐子吳出也以爲貳焉故執諸申吳出吳女所出疑其有貳生于吳故執之○姜寶氏曰史記札使北過徐還而揭劍徐公之墓可見吳通上國道必由徐今執徐子爲其不能閉吳通上國之道爲貳已也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爲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汏也諸侯所由弃命也今君以汏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六王二公即舉

所稱者仍緡黎夷皆國也大室中嶽之不濟不能成霸業也[大]音泰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汏而愎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弃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侈自奢侈也愎戾也狠自用也十數之小成也遠廣也廣則被其善惡言求故與弃由之杜預氏云爲十三年楚弒靈王傳[大]音泰愎皮逼反○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大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時晉之屬國皆歸獨言宋鄭者鄭伯久于楚宋大子不得時見故先遣之而以其臣從師經所以見其執諸侯○愚按楚所以不敢窺中國者以吳之躡其後也晉人爲是謀與吳通而楚遂不敢北圖是楚之所甚急者吳也延今晉楚同好而楚無晉患於是遂自爲主而大會諸侯將以伐吳淮夷向無頭會而茲亦至者以東諸侯由淮以通吳而徐頓胡沈居淮上流皆要地也故并與之會以斷吳通中國之道皆所以爲伐吳計也使屈申圍朱方八

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屈申屈蕩之子襄二十八年慶封奔吳吳封于朱方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逆命謂性不恭順意謂靈王以篡而得君慶封必不肯默而從戮恐其出言不遜沫揚其惡於諸侯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弒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崔杼弒其君慶封其黨也事在襄二十五年孤謂景公慶封度不免于兄戮故發楚虔之惡以播於諸侯竟不出椒舉之見[共]音恭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

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遷賴於鄀。[illegible]也故楚乘伐吳而滅之

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鬬韋龜與公子弃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鬬韋龜子文玄孫申無宇楚大夫召諸侯而來指會申伐國而克指滅頓城竟莫校指遷許王心不違即上二事民其居言必將多事不使民得安居也

○九月，取鄫，言易也。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著丘公去疾也不書奔潰散而來將卻微也

○附錄　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己為蠆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十六井為丘當出馬一匹牛三頭此古制也子產以晉楚賦重別賦民田故云作丘賦死路謂子國為尉氏所殺蠆毒人子寬鄭大夫度法逞快也詩逸詩子產自以為權制濟國故云於禮義無愆遷移也蠆敕邁反

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鄭先衛亡，偪而無法。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渾罕子寬也子產以父子國之字為氏故曰國氏涼薄取也言謂作丘賦救害何言不止于貪也列列于周蔡[illegible]宋曹滕逼楚而又無禮以自持故云蔡及曹滕先亡鄭邇晉楚而又無政以自守故云鄭先衛亡為政者不循古法而以私心創立制度使民各是非其心何以久居人上○杜預氏曰子產權衡救急渾罕譏之正也

○附錄　冬，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葴尹宜咎城鍾離，薳啓彊城巢，然丹城州來。東國水，不可以城。彭生罷賴之師。棘在今河南永城縣竟舊有棘城櫟麻在今新蔡縣竟舊有櫟亭皆楚東鄙邑朱方役在此年秋夏汭在今湖廣武昌府竟吳兵在東北楚盛兵在東南以絕其後宜咎本陳大夫以二慶之亂襄二十四年奔楚然丹鄭穆公孫以辨門之亂襄十九年奔楚各城其邑以備吳東國賴之故國將有水不可城彭生楚大夫罷韋龜之師不為城也[櫟]力狄反[射]音石

○初，穆

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穆子叔孫豹也成十六年避僑如之難奔齊庚宗魯地　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國氏齊正卿姜姓　夢天壓己，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豭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上僂肩上傴僂也豭口如豬也徒謂從者無之言無此相貌志識也穆子以夢異故識之以待驗[勝]去聲[僂]音樓[豭]音加[喙]許穢反[號]去聲

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魯人召之，不告而歸。宣伯僑如也穆子之兄成十六年奔齊穆子饋之先子宣伯先人也願之久言兄始為亂時已則有今日之願蓋怨言也不告不告僑如[女]音汝　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

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爲豎有寵長使爲政魯立穆子爲卿在襄二年始生也以宿故問其生子否所以牛名與夢協而亂之其亂蓋天啓也武宗云豎小臣長上聲下同蓋言棒公孫明知叔孫於齊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公孫明齊大夫子明也知謂知國姜即穆子所娶國氏女怒其母及其子故逆之遲亟去聲田於丘蕕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叔孫爲孟鍾曰爾未際饗大夫以落之旣具使豎牛請日入弗謁出命之日及賓至聞鐘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

拘而殺諸外丘蕕地名孟卽孟丙孟雖適于叔孫未立爲嗣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使之從巳際接也以猳豬血釁鍾曰落大夫立于爲適必須接見同寮孟未與大夫交接故爲之作鍾因落鍾令與相見孟旣具享禮使豎牛請享賓之日于叔孫豎牛旣入弗告及出則詐稱叔孫之命告孟以日及孟享賓旣至叔孫未之知也聞鍾聲而怪之北婦人謂國姜客謂國姜所嫁公孫明蓋牛譖爲此言以觸穆子之忌而又止其往使不得其實穆子遂拘殺孟於外此節言牛以計殺其長子蕕音猶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叔孫曰何爲曰不見旣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仲因魯公御者萊書遊于公宮環玉環示示叔孫也命佩許叔孫之命使之佩也見仲見仲于公而何如何也所以試叔孫之問叔孫怪牛之言不倫故云何爲不見旣自見言雖不使

之之公已自往見公也古者大夫立子爲適必以見之於君今不由父命故怒也此節言牛以計逐其仲見音現下同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飢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杜洩叔孫氏宰牛不食叔孫故叔孫告洩以饑渴而使以戈殺之洩若牛斷其意者而云求食可得何須去牛牛又詐稱叔孫不欲見人使饋食者但置于个而退不令進食叔孫復寫器令虛示若已食而令徹去之者个東西廂也凡三日絕食而死昭子叔孫庶子婿也（丁）古賀反○畏於叔孫告洩饑渴而授之戈洩寧不喻其指乎卽手刃牛而號主之難亦不爲過而不能也則宜亟告於君與大夫以寘之理庶幾不負所嗚追叔孫歿矣區區乎以路葬而帥士哭之何益哉蓋洩也忠不足以存君而義不足以救亂特小道耳

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爲司徒實書名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爲司空以書勳今死而弗以是弃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叔仲昭子與南遺皆季氏家臣惡毀也牛階洩與已敵使毀之路謂王所賜叔孫之車左莊襄

二十四年天子乘路生時不乘路也冢卿謂季孫介卿謂
次卿謂叔孫不自實也舍置也不可以不可也夫子
謂叔孫致之君不敢自乘也三官即下司徒司馬司
空吾子謂季孫書名以其號也服車服之器書服
以定等威也勳王功也以刑也命服命車之賜
傳言杜洩據禮守正卒不能奪惡去聲舍音捨季孫
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牛謂叔孫固欲去中軍蓋誣叔孫以短季孫也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四十九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評

昭公四

經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魯之軍法故作或舍皆出季氏春秋書作書舍以議之舍音捨○楚殺其大夫屈申書名罪之○公如晉○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夷莒大夫牟婁今為山東安丘縣防茲在今德安縣境皆莒邑○秋七月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蚡泉魯地○秦伯卒無傳○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此經書越之始○林堯叟氏曰通吳以侵楚者晉謀之是也通越以困吳者楚謀之失也

傳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以書使杜洩告於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襄十一年作三軍至此舍中軍以其衆屬上下二軍分而為四季氏不欲親其議故令孟氏叔氏會諸大夫癸毀置之討而避其惡名盡征不以入公也臣其子弟以父兄歸公也取其半復以子弟之半歸公也擇簡擇也貢獻也言國人盡屬三家惟隨時獻于公而已前三分時三家雖專猶有差至是四分則其專益甚復以書告于穆子之殯而訴之過[illegible]

此豎皆在東十一年發猶奔也章叔孫之見殺故奔之曾南 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季孫命杜洩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吾子爲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羣臣懼死不敢自也既葬而行叔仲子即叔仲帶也其名也不以壽終帶取牛路恐杜洩乃設爲先言西門非魯朝正門自朝從生時朝覲之正路也遷易也自西門也行遷也國也杜預氏云傳言杜洩能辟禍 仲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仲仲壬聞西而歸魯竟時大庭氏之虛於其上作庫在今山東曲阜縣曾城內仲壬在此庫前故豎牛就攻之東鄙叔孫氏邑也

昔顏丑昔石已下仲反 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即位即卿位亂大從言殺適立庶以虐亂大順之道也披析也謂以已貨南遺昭子不知豎牛餓殺其父故但言其罪知此塞關齊魯竟上關寧風齊地適音嫡塞去聲 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不勞不以立已爲功勞也仲尼皆據其所言爲之詩大雅抑之篇覺直也言有德行則四方皆順從之覺大聲

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爲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莊叔穆子父得臣也離下坤上明夷艮下坤上謙明夷初九爻變爲謙其爻辭曰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楚丘卜人姓名是此子將出奔而歸承宗祀與讒人共入其名曰牛終以餓死此先言卦意有此四事 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爲公其三爲卿日上其中食日爲二旦日爲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故曰爲子祀夷傷也離爲日入地中故爲明夷明日之數十謂自甲至癸十位謂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旦爲卿雞鳴爲士夜半爲皁人定爲輿黃昏爲隸日入爲僚晡時爲僕日昳爲臺日中明極盛故以爲王當食時亦盛故以爲公二當平旦時明始發故以爲三三當卿位十時當十位而止于卿以日在坤下日在地中之象又變爲謙謙道卑退故云明而未融日明未融故云當旦位在旦故知爲卿故知爲子祀此節釋爲子祀 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離爲鳥鳥飛明夷變謙卦爻當離故曰于飛謙退是明未融故爲鳥飛垂翼象明夷爲日有動象君子象之在明傷之世居謙下之位故主行此節釋將行 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旦位在三又非食時故曰三日不食此節釋卒以餓死 離火也艮山也離爲火火焚山山敗於人爲言敗言爲讒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離變艮是火去焚山而艮山敗艮在人爲言離所焚故言敗爲讒離變爲艮故言有所往往而見燒故主人有言言而見收故言必以讒此節釋以讒人入 純離爲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純不雜也離卦彖辭牛吉故言純離爲牛離變山則離勝謂讒世亂則讒勝出奔則離勝知其名曰牛離世非牛此名曰牛 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

不虞故曰其爲子後乎謙道沖退故飛不遠翔卑下而不高峻故不能廣遠宗不翔翼小遠知其不能遠去行必當歸故曰其爲子後此節擇歸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曰日王離之位故叔父于世爲亞卿不足以當卦體故將不復其終○愚按據傳豎牛之禍始兆于書從符于夢果其數之前定如此不爽哉蓋君子以守道爲正幾祥夢卜有不必道者矣○楚子以屈申爲貳於吳乃殺之。以屈生爲莫敖使與令尹子蕩如晉逆女過鄭鄭伯勞子蕩于汜勞屈生于菟氏晉侯送女于邢丘子產相鄭伯會晉侯于邢丘生屈建之子汜菟氏皆鄭地今河南尉氏縣有菟氏城禮女父母送女不下堂晉侯送女邢丘亦畏楚也杜預氏云傳言楚強諸侯畏敬其使勞去聲下同(菟)大胡反(袒)去聲○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昭公即位始朝于晉往有郊勞去行贈賄皆讓之禮無失(勞)去聲

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爲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昭公不能收其國柄而徒習於儀文之細爲知禮者所譏言國以禮而守政令以禮而行民以禮而固苟其心如此乃爲禮之本(女)音汝下同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家大夫子家羈莊公玄孫懿伯也此見不能行政令陵小四年伐莒取鄫利前年乘莒亂取鄆不知私

不自知有私對也此見不能守其國公室四分卿奔令出中軍式食於他言魯君如食於三家與民無思也思莫其國終等臣心思莫有篡君謀其終者此見民恤憂也國言其之憂在民憂國禮之本也成義又辭其本之亦次乎在身于時民國憂息亟急也難乃旦反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侯司馬侯即女叔齊也時晉侯行失政故叔齊以此諷諫○附錄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汏侈已甚子其戒之索氏鄭地今河南滎陽縣境有大小索城戒之叔向曰汏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言寔敬慎毋遺其辱(汏)音泰(侈)去聲及人若奉吾幣帛愼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從而不失儀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雖汏

侈若我何。信無詐二也禮有節文也終無不復言自始至終無不可復行之事不失儀無曲從也不失威不妄敬也道通也訓辭聖人訓教之辭奉遵也舊法聘使之舊法考以先王考先王之禮以知其變度以二國度晉楚之勢以審其宜(度)入聲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讐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閽以羊舌肸爲司宮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無恤無所顧恤上卿謂韓起上大夫謂叔向楚子意欲刖韓起足使之守門加叔向宮刑使之司宮大夫莫對薳啓彊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頫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機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飧有陪鼎入

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啓疆將欲諫之故詐言晉有備晉之具有怨使者執圭以為信也周禮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朝覲于諸侯相見同之王璧兼用而獨言圭者據公侯伯言之享獻頫見也執朝聘而享見則執璋以行禮案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小謂諸侯大謂天子此論列國賓客盡禮于主朝聘之禮有設几進爵之時聘義云雞鳴而始行日幾中而後行禮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饑而不敢食也是務在行禮不篤凡不飲爵也好恩好也貨幣帛也言以幣帛為恩好也殽食為殽陪加也加豐所以厚慇勤也賓至逆勞之于郊賓去贈之以貨賄此論本國主盡禮于賓失之道失此朝務宴好之道蹙他吊反蹙去聲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誰其重此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麇至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晉敗楚于城濮在僖二十八年楚敗晉于邲在宣十二年晉敗楚于鄢在成十六年晉楚相爭每以恃勝無備故敗睦和好也備之若何言何以為晉備也誰重此猶無重于此也有人謂有賢人晉求諸侯謂前年會于申麇羣為群也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為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箕襄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

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彊家也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楊石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中行伯魏舒帥之其蔑不濟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成趙武子吳荀偃子隨武以下五卿位在韓起之下皆三軍將佐祁午以下八人皆晉大夫選言非凡人也襄韓無忌子須韓起之門子八年傳云韓須如齊逆少姜是已受命而出使也箕襄邢帶韓氏之族叔禽叔椒子羽皆起庶子韓氏自韓襄以下七人人一邑所賦七邑皆成縣也四族謂伯華叔向叔魚叔虎兄弟四人彊家百乘之家楊肸即叔向本羊舌氏食邑於楊故又號楊肸五卿即趙成以下八大夫即祁午以下輔佐也楊石叔向子韓氏七家羊舌氏四家言十家舉成數也韓氏七縣羊舌氏四家共二縣故云九縣長轂戎車也縣百乘故云九百其餘縣尚有四十計遺守國者尚有四千乘伯華叔向之兄中行伯即吳言伯華善謀荀魏善兵發其武勇怒毒以報楚必無以當之是失好以易讐怨徒使羣臣往與之禽獲備何不可言其可也與首言可字相應逞去聲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為韓子禮王欲敖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言大夫無辱以斯啓疆也禮隔所之禮楚王欲難叔向以不知之事以為傲衆而叔向多智卒不能困之韓起反鄭伯勞諸圉辭不敢見禮也圉鄭地今河南杞縣有圉城奉使未反命故辭勞勞去聲

○附錄鄭罕虎如齊娶於子尾氏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罕虎如齊自為逆也驟數也罕虎授子產以政故云能用善人○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夷

非卿而書尊地也尊重也重地故書以名○鄭敖奔也叛臣濟故並書所欲爭奪之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爲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閒而以師討焉乃歸公莒以魯受牟夷故愬于晉言誘人而執之也惰怠也而欺之也閒暇也閒如字秋七月公至自晉莒人來討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莒以魯受牟夷故來討備攻戰之備○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遠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聞吳師出遠啓彊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

棘櫟麻之役在四年遠射楚大夫會會楚子瑣楚地從吳師遽卒急也鵲岸今南直隸舒鵲尾渚楚子以馹至於羅汭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馹傳也羅水名女音汝汝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爲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茲敝邑休怠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脩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爲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爲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守國守國之龜藏在宗廟者亟急克能也余亟使以下述吳令龜之辭君若驩焉以下蹶由自言茲此休解怠惰馮盛也息師息楚之師誰能常言不可必也兆龜兆報應也僖二十八年城濮之戰楚得卜吉而反爲晉敗然其應不在此乃在于宣十二年邲之戰楚得勝晉可見臧否不常今吳卜此行其將有報楚之意如邲戰之報城濮非爲目前得失也爲去聲馮音憑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遠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南懷汝清皆楚界吳不可入以有備也觀示也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

巢遠啓彊待命于雩婁禮也待命待吳師奔命也知敵有備故云禮○陸粲氏曰復怨怒鄰而使其賢臣以待命非守國之完計也何謂禮乎○附錄秦后子復歸於秦景公卒故也后子奔晉在元年秦景公卒果符五稔之言

【經】乙丑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葬秦景公○夏季孫宿如晉○葬杞文公無傳○宋華合比出奔衛合比宋大夫○秋九月大雩○楚薳罷帥師伐吳○冬叔弓如楚○齊侯伐北燕

【傳】六年春王正月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初杞與魯同盟當赴弔後杞因晉取魯之田而魯赴弔如同盟不廢喪紀故云禮○大夫如秦葬景公禮也禮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今魯使大夫如秦會葬故云禮○附錄三月鄭

人鑄刑書。鑄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法使民遵守之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詒遺也叔向與子產雖異國而心契道一故遺書諫之虞度也辠度之以為已法也一云虞畏也敬辠之意辟法也言先王臨事定議以為之制不先為豫渉之法恐民知法則起爭端也閑防糾舉行施守執奉養也能此則制為祿位而尊養之於以勸其順從不能此則制為刑罰而嚴斷之以威其淫縱此自施于政事言聳動也行善行務時務也和悅以使民也臨居其上也涖措之事也彊彊毅也剛以義斷恩也上王公也官卿大夫也此自教民以身者言辟入聲下同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為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言民知在上者不敢越法以過罪又不能曲法以施恩則權移於法而民不畏上皆因危文以生爭據於刑書緣徼幸以成其巧偽如此則禍亂生不可治也三辟即禹刑湯刑九刑言三代之亂皆作刑書不能議事以制蓋皆末世非始盛之世也作封洫在襄三十年作丘賦在四年制參辟謂用三代末世之法詩曰儀式刑文王之

德曰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詩周頌我將篇儀式刑皆法也靖安也言法文王則四方皆安又大雅文王篇孚信也言法文王則萬邦起而信之何辟何用刑書也錐刀之末喻細微也亂獄紛亂之獄豐盛也多制數立法制也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復報也若如吾子之言也不能及子孫不能為後世慮也救世救當世之弊也當時鄭國必有斷獄不平輕重失中故欲作此書以救之大惠謂見箴戒也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為火心星也刑器鼎也象類也言火星尚未出未可以火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之法火如以類相感必致火災也○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謝前年受莒牟夷叛邑蓋言既伐魯則魯有辭是以晉受季孫之聘而不見討也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加籩籩豆多於常數禮大夫三獻今加之故云弗堪無乃戾恐以此得罪也前言籩後言豆籩豆並加互言其一韓宣子曰寡君以為驩也對曰寡君猶未敢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為驩如[illegible]也晉人以為知禮重其好貨好貨宴好之貨[illegible]鄆取卞又取牟婁防茲以致魯公不敢入晉叔[illegible]然于楚昭公幾危于晉皆害之招也晉非唯不[illegible]

又享之又加禮焉而且謂之知禮何其刑賞舛錯若此哉而或者曰宿以納年冀之故召晉討之已甚聘之名以自結于晉而因欲止公而據其國焉以故留於宿又不之問遠晉之霸業益替矣○宋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亾人之族既盟於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柳寺人名有寵于平公坎掘地也埋書詐爲盟處亾人華臣也襄十七年奔陳[大]音泰[惡]去聲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乃與寺人柳比從爲之徵曰聞之久矣公使代之亥合比弟欲代合比爲右師比親比也徵證也聞之久久聞合比欲納華臣也[比]毗志反見於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亾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

斯畏女其畏哉左師向戌也夫謂華亥女夫猶言此夫賤之也而女也言女于同宗且然則必弃他人而他人亦且弃女詩大雅板篇言宗子之固若城毋使壞之而獨居城壞則舉皆畏乃爲可畏也杜預氏云爲二十年華亥出奔傳[女]音汝[喪]去聲○張洽曰寺人柳所以譖左師者以其比尹戾至故智乎公聽不足道左師春秋之選乃其比尹戾亦與亥之比柳同論清言曰宗子維城獨非宗子乎哉何其悖也○附錄六月丙戌鄭災終士文伯之言○附錄楚公子弃疾如晉報韓子也報前年送女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柤辭不敢見固請見之見如見王以其乘馬八匹私面見子皮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樵樹不採蓺不抽屋不強匄誓曰有犯命者君子

廢小人降舍不爲暴主不恩賓往來如是鄭三卿知其將爲王也柤鄭地不敢當國君之禮故辭不敢見如見王如見楚王私而爲私見之禮如上卿如楚上卿不入田禁牧不樵樹禁樵蓺種也不採蓺禁鬻抽裂也不毀裂所舍之屋禁採匄乞也不就人強乞遍上四者廢廢其職降降其刑舍止也恩患也三卿罕虎公孫僑游吉也以弃疾愛人知其將爲王[勞]去聲[乘]去聲[大]音泰[恩]戶困反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弃疾及晉竟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無寧以善人爲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爲善民猶則之況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辟邪衷正也詩小雅角弓篇胥相也言上之所教下皆相效也書逸書則法也無寧寧也杜預氏云傳言

叔向知幾[辟]入聲[說]音悅○秋九月大雩旱也○徐儀楚聘于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薳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于房鍾獲宮廄尹弃疾子蕩歸罪于薳洩而殺之儀楚徐大夫薳洩楚大夫比豫章在江北非今江南豫章乾谿楚東竟在今南直隸亳州房鍾吳地弃疾鬭韋龜之父歸罪薳洩以解其敗軍之罪○張洽氏曰敗楚師者非薳洩也而洩伐其誅故經書薳罷伐吳以正之○冬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弔楚爲吳所敗○呂大圭曰晉霸而又婚吳以故申之會不與焉乃今晉益不競而楚且伐吳於是不得已而魯好于楚蓋不待薳啟疆之召已服楚而將朝之矣而左氏以爲弔敗楚雖敗猶辭之魯其敢弔乎○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士匄相士鞅逆諸河禮也晉侯

許之。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晉爲齊盟主故來請上卿士文伯與士鞅之父宣子同姓名得敬迎來者之趙鞅云禮簡公即北燕伯三年出奔齊〔趙〕去聲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不入不得入國言燕民既不內叔齊君又有好賄之心其左右皆讒諂面諛之輩欲作大事而不以誠實之道守之未見其可也杜預氏云爲明年暨齊平傳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五十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著

昭公五

〔經〕七年。丙寅杞平公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暨猶及也○三月，公如楚。○叔孫婼如齊涖盟。無傳始暨齊平故盟以結好〔婼〕音釋○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九月，公至自楚。○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傳〕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齊求之也。襄二十四年我侵齊二十五年齊伐我齊魯之好遂絕至是齊求魯爲平杜氏謂齊求于燕而與之平恐非也○李廉氏曰杜氏注齊求

於燕而與之平今推之經例暨齊平之文正與及齊平及鄭平句法相似而下文又有叔孫涖盟正與叔還涖盟之事相類且左氏下文明說燕人行成而上文又以爲齊求之文法自相背故服虔亦疑之今若祇以齊求之也四字正解齊魯之平而以癸巳以下方終齊燕事則兩得之矣蓋左氏本無誤而杜註之誤也

○〔附錄〕癸巳，齊侯次于虢。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公孫晳曰：受服而退，俟釁而動，可也。虢燕境敝器瑤甕之屬晳齊大夫二月戊午，盟于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甕、玉櫝、斝耳，不克而還。濡燕水名瑤玉別名櫝匱也斝爵類傍有耳皆玉爲之燕人嫁女與齊侯又賂以寶器故不克納簡公而歸〔甕〕翁去〔斝〕音假

○〔附錄〕楚子之爲令尹也，爲王旌以田。芋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析羽爲旌禮天子旌九仞曳地諸侯七仞齊軫

大夫王[illegible]
旌以[illegible]
[illegible]音及即位爲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閽
入焉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
執而謁諸王章華宮在今湖廣監利縣閽入有罪亡入之也有司守王宮者執無宇見王
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
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
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
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
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
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

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辭致辭也天子經營天下略有四海故云經略諸侯封疆有定分故云正封毛凡土地所生五穀皆是或以爲草非也詩小雅北山篇率循濱涯也天自甲至癸凡十日人自王至臺凡十等共敬也臣服之以爲臣也天下所主爲王公正無私爲公大夫者夫之言扶也大能扶成人也士事也言能理庶事也皁造也造成事也輿衆也佐皁舉衆事也隸隸屬於吏也僚勞也共勞事也僕附隸也臺給臺下賤役也養馬曰圉養牛曰牧言楚封內土皆王土臣皆王臣人之等類雖不同而其共王事則一也有司豈可以我非王臣章華獨爲王宮而不執人於中哉(共)音恭女音汝
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
王作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
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
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
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諸侯而
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荒大閱蒐也言有逃亡者當大蒐其衆也先君文王楚文王也僕隱區匿也爲隱匿亡人之法僕區刑書名也盜所隱器隱盜所得之器也封封疆也汝汝水言楚啓封疆至于汝水之廣皆至賤者也無陪臺則無以待百事故云王事有闕萃集也言天下逋逃悉以紂爲淵爲藪集而歸之致死力以討紂也逃則法也取之取盜也盜有所在意謂王匿盜與台爲盜同也(藪)素口反(逋)布吳反王曰取而臣以
往盜有寵未可得也遂赦之而汝也臣謂閽人靈王戲言若以我爲盜而欲取之則我方爲君正有攏寵未可得而取也杜預氏云爲弑靈王張本○楚子成章華
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大宰薳啓疆曰臣能得魯侯薳
啓疆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

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
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奉承以來弗敢失隕而
致諸宗祧曰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
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孤
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宮室初成而祭之曰落欲與諸侯偕以侈誇也啓疆以前盟蜀事召魯公辭致辭也成公魯成公嬰齊即子重衡父公衡也成二年魯使公衡爲質請盟于蜀故云照臨致猶告也言奉成公此語以告宗廟日往日也魯在楚之北故云北望冀冀魯朝也傳序相授以次序相傳受也四王謂共王康王郟敖及靈王衡父逃歸楚好遂絕故云嘉惠未至襄二十八年襄公如楚臨康王喪此時楚君臣哀痛傷心失所謀慮將誅社稷不暇何暇思魯之德言辭求猶訴求也(大)音泰(訴)去聲(共)音恭今君若步玉趾

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
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
惟寡君貺足也寵恩寵靈威靈也嘉惠來朝之美惠也言魯君若肯來楚以取信往日盟蜀之言
而致魯君之嘉惠於楚是楚君既受魯君之貺矣何敢望如蜀之復質公命也君若不來使
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
貺先君魯成公言魯君若不親來則必怒楚使臣請問魯見伐之期楚君將奉質幣復相見於往日司
盟之地以問成公之踐何不踐言言將親將伐魯也[使]去聲[質]音贄公將往夢襄公祖
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
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
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

之祖祭行道神也古之將行者封土爲山象以菩芻棘栢爲神主既祭以車轢之而去喻無險難也處
者餞之飲酒于其側君其不行以不夢周公之故先君謂襄公道開導之往也三月公如楚
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
答郊勞師之梁鄭城門孟僖子仲叔貜也杜預氏云爲下僖子病不能相禮張本[勞][相]俱去聲○
汪克寬氏曰昭公屢朝于晉而不納又迫于強令而朝楚其卑辱亦甚矣夏四月甲辰
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
魯衛惡之衛大魯小言二國當惡此變其禍在衛大在魯小[惡]去聲公曰何
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
其衛君乎魯將上卿衛豕韋之分野魯降婁之分日食于豕韋之末至降婁之始
乃息是災發于衛而魯受其餘禍也八月衛侯卒十二月季孫宿卒公曰詩所謂彼日

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
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
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詩小雅十月之交篇平公
臧日食而問詩義不用善不用善人以致謫也擇人用賢也因民因民所利也從時順時之務也○
附錄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謝息爲孟孫守
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挈缾之知守不假器禮也夫
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襄二十九年文叔侯不盡
歸杞田晉人又恨公如楚故復來治成孟氏邑本杞田謝息孟孫家臣守成邑者缾汲水器也言小知爲
人守器尚知不以假人夫子謂孟僖子吾子謂季孫猜疑也言雖季孫亦將疑我之不忠也[知]音智[喪]去
聲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又不聽晉魯罪重矣

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閒晉而取諸杞吾
與子桃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無憂而孟孫
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柞乃遷於桃晉人
爲杞取成於晉罪言晉人罪我之至楚也閒晉侯晉釁隙也桃邑名言我今以桃與子迨至伐
杞而復得成必復歸之孟氏是孟孫得桃與成二邑謝息辭以桃邑無山季孫復與之萊柞二山謝息
乃遷於桃[柞]音作[爲]去聲○附錄楚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鬣者相好
以大屈既而悔之新臺章華臺也鬣鬚也楚之人少鬚故選長鬚者相禮以夸魯侯
大屈弓名爲燕好之錫[相][好]俱去聲薳啓彊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
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
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愼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

厉之（此謂十局過專主也三釁亦言齊野殘將戕貪音五取之杜預云云專言楚靈不信所以不終適丁歷文）○附錄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私私語也並走羣望言晉所望祀山川皆走往所祭之熊獸名宣子以子產博物因來聘問之）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鯀禹父羽山在東海夏家郊祭之歷殷周二代又在羣神之數周衰晉為盟主佐天子祀羣神恐其未之或祀故為厲○愚按鬼神不歆非類鯀豈能為祟以求食哉則夏之祀有杞存焉是天子之事守也晉雖盟主得奸其祀乎子產而誠有斯言則亦言出入飲食哀樂所致者豈其矛盾至此哉）

焉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閒。賜子產莒之二方鼎。（閒差也言其病差也方鼎莒所貢者）子產為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為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為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場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為請。（豐施鄭公孫段之子三年晉以州田賜段事見三年言其子產欲以歸其田於宣子析薪析木為薪也負任在背荷任在肩也大國謂晉可不歸也後之人謂代宣子為政者獲戾將以鄭取晉邑為鄭罪杜預氏云傳言子產貞而不諒（屬）音燭）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子為初言病有之。以易原縣於樂大心。（宣子初與趙文子爭此田迨今乃自取之以為己病樂大心宋大夫原晉邑前以賜大心者今以州田易之）○附錄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襄三十年鄭人殺伯有至是以其能為鬼而相驚走鑄刑書在前年介甲也壬子六年三月三日帶駟帶也壬寅此年正月二十八日駟帶助子皙殺伯有公孫段黨於駟氏故伯有為祟欲

殺之齊燕平之月此年正月明月此年二月公孫洩子孔子襄十九年鄭殺子孔良止伯有子皆立為大夫使有宗廟不為厲也）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歸依歸言立廟也（大）音泰）大叔曰。公孫洩何為。子產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子孔不為厲亦立後故大叔疑之子產言此所以解說於民也伯有為妖鬼無義為之立後人必非之故并立洩使若自以大臣存誅絕者之後圖以解說於民也蓋為政者必有所反其正道如公孫洩之類以取悅于民民從而後信民信而後服從爾（大）音泰（說）如字）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

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景子晉中軍佐趙成也魄形也白也言形有體質明白也魂芸也言氣惟噓吸芸動也附神氣也物權勢也子產言人之生也始變化而為形形之靈者其名曰魄若視聽運動之類人之既生魄內自有陽氣氣之神者其名曰魂知精神識之類若居高官而任權勢則用物弘而精神強取精多而魂氣強所以養此精爽而至於神明之也精是神之未著爽是明之未昭強死不得其死也鄭穆公生公子弃疾字子良子良生公孫輒字子耳子耳生良霄皆為卿從國政腆厚也蕞小貌鄭雖不厚抑亦俗語所謂蕞爾之小國也所馮厚言良霄之族猶大所馮者實重也杜預氏云傳言子產之博物[疏]成上聲[集]音□○附錄子皮之族飲酒無度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齊師還自燕之月罕朔殺罕魋罕朔奔晉馬師氏鄭公孫鉏之子罕朔也襄三十年馬師頡出奔鉏代為馬師與子皮同族還自燕之月此年二月也罕魋子皮弟與罕朔同祖從兄弟韓宣子問其位於子產子產曰君之羈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罪人以其罪降古之制也朔於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獲戾而逃唯執政所寘之得免其死為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為子產之敏也使從嬖大夫問其位問朔可使在何位羈臣羈旅之臣以禮去國曰違言卿之去國即無罪降為大夫若有罪則以罪定位嬖大夫下大夫也為子產之敏故位降朔位一等不以罪降[為]下去聲○秋八月

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衛事晉為睦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故諸侯貳詩曰鶺鴒在原兄弟急難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況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於衛之嗣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睦和也賊人謂孫林父地謂戚邑林父以戚叛歸晉在襄二十六年詩小雅鶺鴒篇鶺鴒雖渠也飛則鳴行則搖有急難意喻兄弟相救於急難又詩言有死喪兄弟宜有懷思戚是孔嘉也弔相恤也嗣新君也反戚田恐失諸侯心也杜預氏云傳言戚田所由還衛[難]去聲[說]音悅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齊惡衛大夫命如今之哀策成簡公王卿士叔父謂襄公陟升恪敬也上帝天也二圉皆周之先為殷諸侯亦受殷王追命者○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僖子以不能相禮為己病講習也[相]去聲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孟僖子卒在二十四年傳欲終言其事故錄于此[疏]謂達于聖道聖人殷湯也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為宋督所殺其子奔魯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適嗣者

以讓其弟厲公正考父弗父何之曾孫戴武宣皆宋
君三命上卿也共敬謹也鼎銘考父廟鼎之銘初命
爲士其容僂再命爲大夫其容傴三命爲卿其容俯
循共于僂傴俯共于帶言益高則身益下也壽謂公門
循墻不敢安行也莫余侮言其甚人莫之侮也饘亦
鬻也厚者爲饘薄者爲鬻於是鼎中也餬口寄食
也言已位高益下不敢奢侈故饘鬻於此鼎以養生
也家語云宋湣公熙生弗父何何生宋父周周生世
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嘉其後以孔爲氏孔
父嘉生木金父金父生臯夷父夷父生防叔防叔辟
華氏之偪而奔魯生伯夏伯夏生梁紇梁紇生孔子
共音恭僂音縷傴於主反饘音旃鬻之六反餬音胡
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
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
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
敬叔師事仲尼言正考父以明德而不得志於宋其後慝大於孔子獲沒得以壽終也屬

副托也說卽南宮敬叔何忌卽孟懿子皆僖子之子
知禮則位安故云定位屬音燭說音悅○孫應鰲氏
曰孟僖子能屬之于既沒而不能托國于生前
豈欲用孔子而不及猶或有不能用者存歟仲尼
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
則效已矣詩小雅鹿鳴篇言君子能補過是爲君子可則法者也○附錄單獻公
棄親用羈冬十月辛酉襄頃之族殺獻公而立成公
獻公周卿士羈寄客也襄頃二王獻公之兄成公獻公之弟單音善○十一月季武子
卒晉侯謂伯瑕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
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
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其異終
也如是伯瑕士文伯也晉侯以衛侯魯季孫皆卒夏四月所問日食皆從子之言故問可常與否伯

瑕曰六物異其時政教殊其施事序有變易官職法
一法或同其始而異其終不可必其有常也詩小雅
北山篇燕燕安閑貌憔悴
詩作盡瘁言勞逸不同也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
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
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多辭也莫同言辰之名多也一歲日
月十二會從子至亥所會謂之辰以子丑配甲乙之十干明非一所也○衛襄公夫人
姜氏無子嬖人婤姶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己立
元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史朝亦夢康叔謂己
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
子告之夢夢協晉韓宣子爲政聘于諸侯之歲婤姶
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能行孔成子衛卿孔達之孫烝鉏也

元孟縶之弟後爲靈公將元尚未生成子夢康叔命
也言立元爲君羈成子之子圉又羈之孫史苟衛大夫
史朝之子協合也宣子聘諸侯之歲在二年
足不良謂跛也婤音周姶烏荅反相去聲孔成子
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又
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遇屯之比䷇以示史朝孔成
子所筮立元立縶孰吉尚庶幾也卜元得屯震下坎
上嘉善也言庶幾縶善于元也卜縶得屯之比坤下
坎上初九變也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
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
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二卦
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
所用也弗從何爲弱足者居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

人事思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周易屯元亨今所筮乃元與繫故云元亨爲吉成子疑元爲卒長非以名也朝言出由衆叔可以當元長之義且繫跋非全人不可列于宗廟如下臨祭祀之類豈可復謂長子繇卦辭嗣長子也言長子當立爲君自有常典非所謂建也既曰建則當從吉而建之非長子矣也此二卦皆有建侯之文明元非長而宜立也大誓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徵戎商必克筮夢相應武王且用之此見元當建立病足者宜居不能行侯則不得安其居處此見孟不宜爲疾孟跛利居元吉利建故云各以所利長上聲○愚按衛之定嗣君也國有故典弗稽廷有元老弟詢而顧藉口於康叔之夢比擬於武三之筮是遵何說哉且繫無良足已不可君而襄公無能于則非元譁立又惡用是夢與筮爲也意者舍長立少見謂弗順過計者姑假之以一人心焉事筆有之）故孔成子立靈公（靈公元也）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五十終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五十一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著

昭公四

經　八年（丁卯 衛靈公元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招音韶）○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叔弓如晉。○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偃師曰世子別嫡留曰公子庶也）○秋蒐于紅。（紅魯地今南直隸蕭縣有紅亭四蒐皆書大此不書大經文闕也招定之蒐皆不言公權在三家公不與於蒐也）○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過與招共殺偃師書名罪之）○大雩。（無傳不旱而秋雩過也）○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無傳）殺陳孔奐。（無傳 招之黨楚殺之）葬陳哀公。（所殺所執所葬皆繫於陳以深著楚滅陳之罪）

傳　八年（錄附）春石言於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魏榆晉地或馮或有鬼神馮依於石也民聽濫言石未嘗言而聽之者濫以爲能言也抑[illegible]辭怨恨讟謗也宮室謂虒祁之宮彫傷盡竭性命也馮音憑讟音讀[illegible]石反）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哿矣能言。

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是宮也成諸侯必

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虒祁地名今山西曲沃縣言有虒祁宮子野師曠字詩小雅雨無正篇言哀我不能言者言出不出口自棄矣射以措而無戲故此詩嘉也嘉其能言若水流無滯自處安以信而有徵故也夫子謂師曠杜預氏六月十日晉侯虒祁宮傳虒音斯哿古可反○

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大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

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

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大子偃

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亥哀公縊元妃夫人也招過皆哀公弟哀公先受留托招過立之然不謂招過殺大子也故憂恚而死杜預氏云經書辛丑從赴也干徵

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楚人執而

殺之公子留奔鄭干徵師陳大夫以喪赴於楚而勝以招過殺偃師之事愬于楚故楚殺干徵師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楚

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招與過共殺偃師及楚殺徵師招乃歸罪于過而使楚人殺之故經書弟又書世子以首惡在招也楚人惡陳招而殺徵師故經書行人以非行人罪也○叔弓如晉賀虒祁也游吉相鄭伯以

如晉亦賀虒祁也魯鄭以虒祁之宮成如晉賀之去聲○高閭氏曰前年楚成章華臺召諸侯落之至是晉成虒祁諸侯皆往賀之晉之效尤亦此霸業之不振可哉史趙見子

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大叔曰

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史趙晉史官名趙蒙欺也言作室勞民民將叛上可為晉弔而又來賀是甚相欺也天下實賀言天下諸侯皆將與晉而不賀非獨鄭也○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 卷之五十一昭公 二

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蒐閱今根牟山縣有牟城商衛宋地音西接宋衛言千乘則六軍之數也○王樵氏曰此三家於公室設其權僅以六數爭實於僞其材勇之士以強私黨爾○附錄七月甲戌齊子尾卒

子旗欲治其室丁丑殺梁嬰八月庚戌逐子成子工

子車皆來奔而立子良氏之宰其臣曰孺子長矣而

相吾室欲兼我也授甲將攻之子旗欒施也欲治子尾家政梁嬰子尾家宰子成子工子車皆齊大夫子尾之屬也子良子尾之子高彊也子旗既殺梁嬰因為子良立宰孺子謂子良兼并也長上聲 陳桓子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

之或告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將往又數人告於

道遂如陳氏桓子將出矣聞之而還游服而逆之請

命對曰聞彊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曰弗聞子盍亦

授甲無宇請從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

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其若先人何子盍謂之周書

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弘大也桓子稽顙曰

頃靈福子吾猶有望遂和之如初將往于旗將往于良家也將出桓子將勤于良也聞子旗至也游服游戲之服請命請問子所至彊氏即高彊無宇桓子名寵秩之為之立宰也先人謂子尾言以此意逆之使無攻我也周書康誥茂勉服行也言當施惠於不惠者勸勉其不勉者此康叔所以服行弘大也子旗以子良不能勉力為善故欲令桓子勸勉之頃頃公靈靈公有望望其悔及已也和之謂欒高○愚按陳氏旨圖其謀將籍兩家之間而遂兼之爾授甲勤子良哉其曰者無宇竟以不信之譏及二子歟○陳公子招

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以立留之罪歸之杜預氏傳言招所以不死而得放

○九月。楚公子弃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宋戴惡會之。

冬十一月壬午。滅陳。孫吳陳偃師之子惠公也奉之伐陳不欲立之也戴惡宋大夫杜預氏云壬午十月十八日傳言十一月傳誤

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楚人將殺之。請寘之。既又請私。私於幄。加經於顙而逃。輿嬖龍人袁克嬖之貴者馬哀公所乘玉哀公所佩故欲殺馬毀玉以非禮葬哀公不欲使楚得之寘弃馬玉不用也請私請私盡臣禮於哀公幄帳也私於帳中加經以喪公也不欲臣楚故逃

使穿封戌為陳公。曰城麇之役不諂。侍飲酒於王。王曰。城麇之役女知寡人之及此。女其辟寡人乎。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息楚。戌楚大夫滅陳為縣使戌為縣公城麇之役戌

與靈王爭皇頡在襄二十六年及此謂為王也辟寡人言不敢爭皇頡也息寧靜也言當時若預知王之篡弒必為夾敖致死以盡臣禮而寧靜楚國之禍也[纂]九倫反[女]音汝[辟]避同

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歲歲星卒盡也陳祖舜舜出顓頊顓頊氏以水德王歲星在鶉火火盛則水滅故以此年楚滅陳為顓頊之族故其滅亡亦當歲在鶉火之次箕斗之間有天漢謂之析木之津近北方水位故陳當復用由用也

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陳氏陳仲之後言若陳氏得政柄于齊然後陳國卒亡物師大也幕舜之先瞽瞍舜父無違命無違絕天命也寘置也遂舜之後舜寘此德於遂使遂身令差有德也胡公滿遂之後事周武王賜姓曰嬀使奉舜祀守祀也言繼陳以守舜之祀者必在齊之陳氏蓋陳氏興盛於齊其形兆已見矣杜預氏云為十三年復封陳張本○陸粲氏曰夫顓頊之裔有民社者不獨陳矣若楚與趙盛為顓諸侯秦後乃有天下是三族者非盡以鶉火亡也又趙之說詎足信乎其謂舜宜百世祀者吾滋惑焉自武王克殷所褒封如炎黃堯禹之子孫及是多淪滅不振數聖人者之德豈不足昌其後耶特陳氏既有國追為若言以善其當代齊云爾周史之並懿妻之卜皆是類也

【經】戊辰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許遷于夷。許畏鄭欲遷都近楚楚從其意而遷之故以自遷為文

○夏四月。陳災。○家鉉翁氏曰陳巳為楚縣而猶書陳災者以盛德之後見滅于夷特義以存之不與楚得陳也

○秋。仲孫貜如齊。

[貜]音攫

○冬。築郎囿。囿苑也

【傳】九年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黶會楚子于陳。楚既滅陳威振諸夏無所號召而四國大夫往會於陳杜預氏云非盟主所召不行會禮故不總書

○二月庚申。楚公子弃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人於陳。以夷濮西田益之。遷方城外人於許。此時城父為夷故云實城父今南頓譙亳縣有城父城授許男田秦新國之上地屬籍以授之許男也然丹鄭右尹子革夷濮西謂夷田在濮水西者自十五年許遷於葉因以葉為許令許遷於夷又以方城外人實其處杜預氏云靈王使民不得安

○州錄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甘周邑今河南府有甘水甘人邑大夫襄也閻嘉閻邑大夫丙趯皆晉大夫陰戎陸

渾之戎頡鄙邑今河南登封縣有潁谷以潁物閻嘉伐之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毋弟以蕃屛周亦其廢隊是爲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桓伯周大夫辭責讓也駘今陝西武功縣有斄城芮今爲山西芮城縣畢在長安縣西北蒲姑齊地今山東博興縣有蒲姑城商奄魯地今屬漢李在江漢之南今爲湖廣常德辰州二府肅慎今爲遼東三萬衛燕今燕京亳今山西垣曲縣有亳城皆國名言我周在夏世以后稷功高受此五國爲西方境土及武王克商而有天下又得諸國以爲三方境土是我國封疆外薄四海何有遠近我文武成康封建同毋兄弟爲國君以爲周室蕃屛亦慮後世子孫或有廢隊當共救濟之弁緇布冠也童子垂髦行冠禮先布緇布冠三加之後棄

不復用故以喻王室不得如弁髦既加之後遂困以敝之也爲去聲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螭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檮杌舉四凶之一言四裔則三苗在其中允姓陰戎之祖與三苗俱放三危者好惡也僖二十五年晉惠公自秦歸晉僖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諸姬諸姬姓之國邑外爲郊郊外爲甸焉猶何也言若不由晉則戎何得取周之地殖殖長穀也制專制也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衣服必有冠冕然後貴重水木必有本原然後長父宗族必有師長然後親疏長幼各有

其序喻言我周苟存於伯父有益也余一人周王自稱言伯父至親猶然況戎狄無復可責咎之辭也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韓起也文文公也改物改正朔易服色也翼佐戴奉也宗周謂天子伯音霸共音恭○愚按叔向之言亦謂知大義若然則不及其未伐也而止之且以諸侯而犯天子雖致田反俘猶有餘辜焉而必曰王辭直圖之也藉令王無直辭將任其暴蔑宗周已乎盡由直云者非所論於君臣之際矣宣子說王有姻喪使趙成如周吊且致閻田與襚反潁俘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王周王時有外親之喪趙成送死衣也賓滑周大夫甘大夫說音悅說於如字○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

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陳顓頊之後以水德王故陳爲水屬火畏水故爲之妃相治也楚之先祝融爲高辛氏主治火事故火爲楚治火心星也火星出而陳火是陳以水得火爲之妃而興陳封而楚去故云逐楚建陳火出於周爲五月而四月出者以長曆推之前年誤置閏也妃合也五行各相妃合得五而成故五年而陳復封是歲歲星在星紀生在五歲及大梁酉位自酉大梁及午計四歲又四歲爲火計四十八歲合前四歲共計五十二歲火盛水衰故陳亡必以五十二年杜預氏云爲十二年陳侯吳歸於陳專國去算妃音配○陸粲氏曰裨竈言論陳事其後良驗此其術亦信神矣以吾觀之蔡[illegible]之度所滅而後復封不聞其[illegible]洋異如陳災之類

者天欲逐楚而建之則二國矣學焉是故務擇小中雖去而或中君子弗貴若焉其說乃有將而寤也

○附錄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六月卒于戲陽殯于絳未葬逆女盈自爲逆也戲陽晉地今北直隸內黃縣北有戲陽城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使尊行酒也工樂師師曠也飲工示罰也耳以聽聽爲主工執掌樂故云司聰疾惡也紂以甲子日亡桀以乙卯日亡故國君以子卯爲忌學人習學之人卿佐謂樂盈言荀盈卒如股肱之虧損其爲疾痛甚於子卯之忌女不聞此義而作樂是爲君耳而不聰此女之宜罰也女音汝下同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爲君目將司明

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嬖叔外都大夫之嬖者目以明視爲主視主察外事故云司明旌表也吉凶異禮作衣服以表之如弁冕衰麻之類事政令也如玄冕以祭祀皮弁以視朝之類物類也如哀哭泣樂有歌舞之類容貌也如衰麻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之類今晉侯有卿佐之喪而其容權樂當哀而樂不以其類是爲君目而不明此女之宜罰也爲去聲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言調和飲食所以養人而行其氣氣得和順所以充人志慮志既充滿所以定其言語言語詳審所以發號施令臣實主掌食味令工師不聽嬖叔不明二侍御者並失其職而君不出令以罪之此是食味失宜此乃臣之罪所宜罰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爲是悛而

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平公心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大夫以代悼子故托其事而作樂飲酒後改之躒荀盈之子知文子也使代父位說自解說也正義下軍故說如字○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自襄公二十年叔老聘齊至是不遣聘今復盛聘以無兵爭好故云禮○冬築郎囿書時也不過爲觀思汲築郎雖踰時適農隙春秋何以書焉蓋當時三桓用事昭公徒擁虛器而猶興囿役以爲季氏毆民春秋揚實而書之求昭矣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詩大雅靈臺篇言文王始經營靈臺勿使急成衆民自以子義而來歡樂而早成之勦勞也

經巳巳十年春王正月○夏齊欒施來奔書名罪之○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戊子晉侯彪卒○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無冬史闕文

傳十年附錄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鄭裨竈言於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顓頊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吾是以譏之星客星言此應在晉侯以七月戊子日死今歲星在顓頊之虛爲姜齊任薛之分野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客星維首而有此客星其禍不在本國必以告邑姜言其子孫將死也邑姜齊大公女晉之始祖唐叔之母其既嫁女爲婺女處女爲織女邑姜爲齊之嫁女實晉

虞叔之妣故其禍應在晉天二十八宿四七爲紀妾有歲星于其舍逢公殷諸侯居齊地者特妖星出於婺女逢公以凡于上𦒢大而歿今此星亦出婺女故知戊子晉君當歿杜預氏云爲晉侯彪卒傳〇傳遜氏曰晉非一君其卒也亦非一君矣何於此獨見妖乎其說多誣異不經〇齊惠欒高氏皆耆酒信內多怨彊於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欒子旗高子良同出惠公皆好酒信婦人言人多怨者惡謂惡陳鮑國人構難而後告陳鮑陳如鮑謀逆逢子良醉中騁歸文子鮑國也二子即欒高彼謂傳言者不信不實也恐以授甲爲罪而見逐遂乘其既醉復飲酒

時伐之惡二三難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得公挾公以令也虎門路寢之門畫虎以示勇公不聽人故伐公之虎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欒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端委朝服四族謂欒高陳鮑何善言無善可助也庸愈言罪惡不差於陳鮑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銔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五月庚辰戰于稷欒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王黑齊大夫靈姑銔齊侯旗名率帥也斷三尺不欲與君同也稷齊地莊六軌道也鹿門齊城門銔音平〇愚按欒高不齊公族公乃自弱其枝俾陳氏得市恩而植黨焉斯謂倒持大阿而授之柄也欲國祚不移陳得乎欒施高彊來奔杜預氏云高彊不書非卿陳鮑分其室晏

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彊思義爲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讓德之主以下晏子之言蘊蘊取也蘊蓄也孽妖害也言蓄利多則妖害生但無蓄利以生妖害庶幾可以蕃茲其利也莒齊邑蘊紆粉反長上聲桓子召子山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屨而反棘焉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于反子城子公公孫捷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桓公是以霸子山子商子周襄三十一年子尾所逐子城子公公孫捷襄八年子旗所逐皆齊羣公子私

具不告公也幄帳曰幄在上曰幕棘子山故邑今山東臨淄縣子周本無邑更與之夫于之邑今山東長山縣亦如之亦爲具器用衣裳也私與之邑以己邑私分之也曰以下桓子辭也詩大雅文王篇陳敷錫賜載行周偏也能施不吝於施也桓子言己之多施爲此施去聲爲去聲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穆孟姬爲之請高唐陳氏始大穆孟姬景公母高唐今爲山東高唐州杜預氏云傳言陳氏所以興〇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於亳社平子即季孫意如郠莒邑用人以人祭也亳社殷社杜預氏云取郠不書公見討於平丘諱之也郠音梗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臧武仲先出奔在齊魯殺人以祭是謂無義詩小雅鹿鳴篇孔甚昭明佻偷言君子德音甚明其視下民不偷薄壹同也同人於畜牲也佻音挑

○戊子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平公卒故也禮言河晉河禮諸侯不相弔故晉人辭鄭伯○九月叔孫婼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杜預氏云不書諸侯大夫大夫司非盟會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亾子皮固請以行幣見新君之贄子產言載幣用車百乘則徒千人人衆則費不能行必盡用以給之則此小國能當幾千人之所費而不亾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

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事送葬之事孤昭公也既葬未卒哭故猶服斬衰無辭以見無說以求見也衰七雷反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晉果以禮拒又用幣盡皆如子產言故子皮悔之言知之難在於行夫子既知不可用幣而我不能行是爲徒知此我之行足非夫人之等也書商書太甲篇克勝也昭子至自晉大夫皆見高彊見而退昭子語諸大夫曰爲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亾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爲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宮輦而歸君親推之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忠爲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喪夫人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亦害乎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子尾公孫蠆也時高彊出奔在魯故昭子于疾于公宮在公宮被疾也推推車也子不能任不能當其父之爵祿也難猶言可也夫人謂子尾曠空也害害於事也詩小雅瞻卬篇言禍亂不在他正當已身喩高彊身自取此禍也衰四去聲○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喪柳熾炭于位將至則去之比葬又有寵元公大子左也熾炭于位以溫地去之使公坐其處杜預氏云傳言元公好惡無常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五十二終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著

昭公七

經 十有一年晉昭公元年宋元公元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蔡侯嘗弒父而立而楚子亦弒逆之賊故春秋同斥其名以見其罪同般音班○楚公子弃疾帥師圍蔡滅不言圍此言圍所以病晉不能救蔡也○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昭公之母歸姓胡女○大蒐于比蒲○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祲祥地闕[illegible]音侵○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厥慭地闕慭魚

靳反○汪克寬氏曰春秋書八國大夫會厥慭於楚師圍蔡之後滅蔡之前則中國大夫救患之義雖微傳其事著矣○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齊謚○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用之殺以祭山也○李廉氏曰書誘書殺書圍書執書用蓋以傷中國之微而深惡夷狄之暴也

傳 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平公也嫌叔弓以聘事行故特以會葬○景王問於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弒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弗過此矣楚將有之然壅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萇弘周大夫何實吉何國實得吉福也襄三十年蔡侯般弒君是歲歲星在豕韋今歲星復在豕韋與蔡侯弒君之歲同故知蔡凶不過此年蔡近楚故知楚將有之無德而享大利所以壅積其惡

楚靈王弒立之年歲星在大梁至昭十三年歲星又在大梁故知楚凶益美惡周必復二國皆以此歲[illegible]良反○鄭氏曰弒般楚虔之惡皆已盈所不容蓋以星度占其凶福者淺之乎知天道也人事邊喜稱萇弘明鬼神言方怪用是見殺此所謂良史左氏乃矜然吾考萇子之行事與其議論非袁袁忠篤固敵信恐神矣遷之言亦有自哉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感憾同蔡近楚常憾其不從順士從行之士杜預氏云傳言楚子無道○公子弃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獲罪於君謂弒父不能不能施德也然肸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不信再用詐也言用詐討而僥倖得國此偶然之事不可再得孫吳陳太子偃師之子而放滅事在八年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雖倖而克而卒放于南巢紂卒自焚以殁小國小也下卑也亟去聲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而五材金木水火土言天有五材而將用之必使之長茂以盡其

加至于救而後爲用故謀救之道不可後[illegible]言後于救不可後救論楚于時勢方盛復救助也〇五月齊歸薨齊歸敬歸之娣卽夫人歸氏也〇大蒐于比蒲非禮也大夫蒐者僭天子之制也〇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祲祥脩好禮也杜預氏云盟會所以安社稷故喪盟謂之禮鄭方氏曰春秋盟會常也而獨于有喪之時而稱禮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僖子使助薳氏之簉反自祲祥宿于薳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泉丘魯地其女以夢故奔僖子僚鄰女也從隨也盟二女共盟也薳氏僖子副妾別居在外故僖子納泉丘女令副助之於泉丘人謂泉丘人生二子也字養也使僚養敬叔以爲子㦸清丘盟也薳爲彼反簉初又反〇楚師

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爲盟主而不恤亾國將焉用之在蔡之師向四月之師也物無親猶言物情不附已音紀秋會于厥慭謀救蔡也杜預氏云經不書救蔡不果救也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亾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不順謂弑逆不德謂強暴壅積盈滿也言天將棄蔡以積楚惡使盈滿而罰之所以蔡必亾而諸侯不能救也喪君謂弑君王楚王也歲星十二年一周天故爲善爲惡皆凡十二年而後復也元年楚子弑君而立歲星在大梁後三年十三歲歲星周復至大梁故云王惡周矣去聲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

弗許張[illegible]曰大夫〇許瀚氏曰蔡能嬰城堅不下楚[illegible]此且[illegible]楚出千兵[illegible]不敢[illegible]救請命[illegible]之不能使楚並蔡而有以單中國[illegible]力而舉取之此韓起之罪也〇錦洲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單子卽單成公會戚欲救蔡也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襘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襘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著定朝內列位之定處也會謂會朝也朝則設表以爲位表著之位謂[illegible]會[illegible]大帶[illegible]領會也結帶結也視而在結襘之中以道容貌之和也襘古外反今單子爲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無守氣矣伯長也命事于會命諸侯之事於戚之會也單子視下故不登帶言徐故不過步視不在於結襘非所以道容貌也言不聞于表著非所以昭事序也貌正曰共言順曰從惟言語不昭故不從守氣守于身之氣也杜預氏云爲此年冬單子卒起本道音導共音恭

〇九月葬齊歸公不慼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爲魯郊必爲魯郊言昭公必逐出在郊不得有國也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姓生也言公乃歸氏所生而不念其親必不爲祖考所歸佑也〇愚按昭公之爲魯君也奚獨於其歸姓而知之乎假令母非歸姓將謂無喪不慼也而無咎乎春秋義爲昭公孫於乾侯地張本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

失國（也不撫也鬼神……）○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大子于岡山。（蔡大子隱靈公之子，楚殺之為牲以祭岡山之……大音泰）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五牲，牛羊豕雞犬也。不相為用，如祭馬先不用馬之類。悔為暴虐也○王樵氏曰：申無宇稱用諸侯，則世子有已嗣君位矣。持以其父誘殺于難，其國彼圖於內，狼狽夏虞未能為之禮爾○附錄）十二月，單成公卒。（終叔向之言）○附錄　楚子城陳、蔡、不羹，使弃疾為蔡公。（不羹有二，一在襄城東南，一在定陵西北，皆楚要地，故兼城之。羹音郎）王問於申無宇曰：弃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

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羇不在內。今弃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子元，鄭公子也。莊公城櫟，寘子元，使檀伯為邑大夫以佐之。桓十五年厲公因子元以殺檀伯而遂居之，卒使昭公不安位而見殺。此言寘人不善者。莊二十二年齊桓公城穀，寘管仲，興霸業，至今猶頼其澤，此言寘人善者。二事總見親不可外也，當擇人。上古金木水火土謂之五，五官五官之長。五細弱，不可使居邊城，恐壞邑以叛也。五官之長强盛，不可使居朝庭，恐威令不行也。故親不在外，則無五細在庭之患；羇不在內，則無五大在邊之患。今弃疾親也而使在外，鄭丹羇也而使在國內，二者皆犯古人所忌，戒，警戒也。羇，居宜反）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大城即城陳、蔡、不羹之謂。京、櫟，鄭二大城。曼伯即檀伯。鄭厲公取櫟，又殺京邑，因得以殺曼伯。莊十二年宋萬立子游，群公子奔蕭，蕭叔大心與群公子殺子游于宋。渠丘，齊大夫雍廩邑，莊九年雍廩殺無知。蒲、戚，衛二大城，襄十四年甯殖、孫林父逐獻公。害于國，即祭仲所謂都城過制必為國害是也。末大必折，以樹木喻；尾大不掉，以畜獸喻。杜預氏云：為十三年陳蔡作亂傳。○掉，徒弔反）

經　（辛未）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高偃，齊大夫。陽，燕別邑。三年北燕伯出奔齊，六年齊將納之而不果，故高偃納之）○三月，壬申，鄭伯嘉卒。○夏，宋公使華定來聘。（華定，華椒孫）○公如晉，至河乃復。○五月，葬鄭簡公。○楚殺其大夫成熊。（杜預氏云：傳在葬簡上，經從赴）○秋七月。○冬十月，公子憖出奔齊。（以謀亂，故書名之）○楚子伐徐。○晉伐鮮虞。（鮮虞，白狄別種，今北直隸新樂縣有鮮虞亭）

傳　十二年，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眾也。（唐即陽也，因唐眾欲納之，故先得入唐）○三月，鄭簡公卒，將為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葬除，除治葬道也。游氏之廟，子大叔之族廟。除徒，治道之徒。所執用，除徒所執器用。以立，但執器用以立，無用毀其廟。即教除徒以為若子產過女，問所以不毀廟之故，女當言不忍遽毀，以除道之所，則子產必聽，不毀其廟也。則女又當即應之曰：諾，今將毀其廟矣。子大叔之教辟之迂道而行也。為，于偽反；大，音泰；下同。女，音汝。辟，避同）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堋，弗毀則日中而堋。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

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爲遂弗毀

日中而葬司墓鄭之掌公墓者堋下棺也毀之則朝而堋不毀則日中而下棺無若諸侯之賓言恐送葬賓客不能久待也蔣禮鄧反 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

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以不毀游氏之廟司墓之室爲知禮○夏宋華

定來聘通嗣君也宋元公新立故來聘公享之爲賦蓼蕭弗知

又不答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

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蓼蕭詩小雅篇首言□取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言欲與賓語也而華定不能懷思二章義取既見君子爲龍爲光言欲以龍光賓也而華定不能宣揚三章義取宜兄宜弟令德壽豈言賓有令德可以壽樂也而華定不能知識四章義取和鸞雍雍萬福攸同言欲與賓同福祿也而華定不能享受將何以在言不能居位也杜預氏云爲二十年華定出奔傳

○附錄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晉昭公立故諸侯皆朝○公如晉至河乃復取郠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慭遂如晉公如晉亦欲朝嗣君也取郠之役在十年慭魯大夫杜預氏云慭如晉不書還不復命而奔○家鉉翁氏曰晉受莒之訴臣叛邑已皆季氏所爲明年晉人執意如苟罪之所在而公每至晉輒爲所御豈晉之諸臣畫爲季氏之地公有辭而不能自伸歟○附錄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請鄭伯以喪未葬不可以從享故以辭享焉得禮道在去葬下同○愚按居喪無外事鄭伯既辭焉而請晉矣遂於享而後辭未見其可于禮也然則晉人之許之也禮乎君子曰于其始之辭而弗辭之說其免喪而後聽其朝聘是禮也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

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爲焉其以中儁也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穆子曰吾軍帥彊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公孫傁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穆子荀吳也淮水名坻水中高地澠水名陵大阜皆狀其富也伯瑕即士文伯儁異也言中壺不足爲儁異也齊侯欲與晉代興故云弱吾君穆子言晉武勇不異於古齊不事晉將何所事也公孫傁齊大夫見齊君不和故以君出杜預氏云傳言晉霸之衰傁素口反旰古旦反去聲○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或譖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

其大夫成虎懷寵也成虎令尹子玉之孫與鬭氏同出於若敖宣四年鬭椒作亂故楚子信譖而殺成虎杜預氏云辯經所以書名○六月葬鄭簡公傳終子產杜預氏云辭享明既葬則爲免喪經書五月誤○附錄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綿皋歸荀吳僞將以師與齊師會者昔陽今山西清源縣有昔陽城肥白狄也今北直隸盧龍縣有肥如城綿皋肥子名杜預氏云爲下晉伐鮮虞起本○附錄周原伯絞虐其輿臣使曹逃冬十月壬申朔原輿人逐絞而立公子跪尋絞奔郊原伯絞周大夫原公也輿衆也曹其徒也跪尋絞弟郊周邑○附錄甘簡公無子立其弟過過將去成景之族成景之族賂劉獻公丙申殺甘悼公而立成公之孫鰌丁酉殺獻太子之傅庾

皮之子過殺瑕辛于市及宮嬖綽王孫沒劉州鳩陰忌老陽子。甘簡公周卿士成公景公皆過之先君獻公亦周卿士賂之欲使殺過綽公即過綽平公也原過殺辛及宮綽等五大夫皆甘悼公黨杜預氏云傳言周衰原甘二族所以遂微劉音秋大音泰○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爲公臣子仲許之季平子即季孫意如立在七年蒯南遺之子季氏費邑宰子仲即公子慭室季氏家財也公室也更代也爲公臣爲子仲家臣也慭音寅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叔仲子欲構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婼也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婼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慭謀季氏穆子叔仲帶之子叔仲小也語以季氏不禮欲出之故悼子季武子之子平子父也昭子即叔孫婼十年平子伐莒以功加三命昭子亦以例加三命其先未有受三命者叔仲子即叔仲小欲構二家不和故以爲踰父兄使昭子自求黜家禍謂竪牛之亂在四年季氏實將黜之故言此以恐其心因禍以差言因亂而討己也君命謂魯君命卿之典著位次也頗偏也詔去聲慭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還還如晉也介副使也子仲舍其副使先歸杜預氏云言及郊聞經所以書出南蒯之將叛也

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恤恤憂患貌湫愁隘貌攸懸危貌深思而淺謀言知小而謀大也邇身而遠志言越分以求過也家臣而君圖言非已所當爲也上二句言其心下一句指其事有人言今有此人微指南蒯以感之思息嗣反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爲大吉也枚籌名枚筮不告筮者以所卜之事空下一辭而使之卜坤上坤下坤坤下坎上比六五變而之比黃裳元吉六五爻辭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爲忠率事以信爲共供養三德爲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外卦坎險故彊內卦坤順故溫所以爲忠坎水和而坤土安正所以爲信言惟忠惟信可以當此卦之義中中央也中央屬土其色黃故云中色裳以飾下體故云下飾元者善也故云善長不得其色言非黃也不得其飾言不爲裳也極中也不得其極言失其中德不得爲長也外內相和不相違背故謂之忠此釋中不忠之義行事以信無有虛詐故謂之共此釋下不共之義三德正直剛克柔克也以志意供奉長養之剛則抑之柔則進之使合于正直故謂之善此釋事不善之義言非忠共善三者不足以當此卦之義夫易猶言此易謂黃裳元吉之卦言易道正大不可以危險之事占之今汝所占爲何事乎不可飾外而不誠於中也杜預氏謂欲令從下

之飾未安心居中故其美者能黃其色元首居上故其美者能爲體元之義是居下故其美者能爲下裳之飾忠善共三者皆成吉可如筮設使三美有闕筮雖得吉未可用也長上聲共音恭去聲○愚按傳中所引占筮之言率多合會得此篇正而有理得易之旨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適費蒯自家邑適費也歌言蒯在費欲爲亂如枸杞生於圃非其宜也從我不爲亂也子男子之通稱言不失今之專也去我背叛也鄙陋也鄰猶親也恥恥辱也歌者度蒯終不肯改故重言已乎以絕之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於朝曰吾不爲怨府逐叔仲小欲自解說也然府言不能爲季氏逐小爲怨禍之聚也杜預氏云爲明年叔弓圍費傳○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

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爲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潁尾潁水之尾也○蕩侯等楚五大夫徐國乾谿水名秦復陶秦所遺羽衣也被帔同翠被以翠羽飾被以禦雨也豹皮爲履也執鞭以出號令也僕析父楚大夫子革即鄭丹暮見曰夕去冠舍鞭以敬大臣也舍音捨雨去聲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

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熊繹楚始封君呂伋齊大公之子丁公也王孫牟衛康叔子康伯也燮父晉唐叔之子禽父周公之子伯禽也康王成王子四國謂齊晉魯衛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故言分器鑄九鼎三代傳之以爲有國之寶故楚欲求之以爲分器辟僻處也路車也以竹爲之藍縷言敝衣也桃弧以桃爲弓棘矢以棘爲矢共禦王事所以祓除不祥也言楚在山林少所出故共于王者微不與四國同成王之母姜氏齊大公之女唐叔周公康叔成王同母弟楚無分器以疎遠故也君王謂楚王辟音僻篳音畢共音恭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陸終氏生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

謂昆吾爲伯父昆吾嘗居許地許既南遷故其地爲舊許此時舊許之地屬鄭故鄭人貪賴其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四國陳蔡二不羹也專言兵力專足與音預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鏚柲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工尹工正路其名鏚斧柲柄也破圭玉以飾斧柄也命制度之命析父譏子革承順王意如響應聲須俟也子革以鋒刃自喻言欲自摩厲以俟王之出而斬其淫慝心也鏚音戚柲計利反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

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倚相楚史名子謂子革墳大道也伏羲神農黃帝為三墳典常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堯虞舜為五典索求其義也八卦之說為八索丘聚也九州之分為九丘皆古書名相去聲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謀父祭公名周卿士祈招周司馬昔周穆王欲縱其心之所欲乘八馬遍行天下欲使車馬轍跡無所不到祭公方諫遊行故借司馬之言作詩以止遏王心王聞諫而改故得善終免篡弒之禍臣以此詩問倚相未之知若問墳典遠事倚豈能知之招音韶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愔愔安和貌式用昭明也言祈父掌甲兵安和而不用用能明王之德音思王室之法度其用如玉之堅如金之重相民之力制其形以器使之而無荒淫醉飽之心蓋是特穆王遠遊過用民力宴飲無度故其詩如此愔音音

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王深感其言不寢食者數日卒不能勝其私欲故不免篡弒之難○愚按楚子三問而子革三答辭雖順焉而中亦微含諷意如首述熊繹之事天子見靈王不能盡臣道也次言周不愛鼎鄭敢愛田見靈王陵天子而虐鄰國也末言四國足畏而加之楚見可畏之勢不專在楚也惜乎靈王不悟而祈父亦未諭其意故復須王之入而借祈招以諷之雖然虞事至此禍機已發矣雖自克亦奚救乎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為明年夏楚公子比弒君張本○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肥役在此年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五十二 終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五十三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著

昭公八

【經】十有三年。壬申陳惠公蔡侯鄭定公元年春。叔弓帥師圍費。○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高閌氏云先書比歸者明比在外本無弒君之心也及其次疾之請遂有得位之心故復言弒者正比之首惡也既曰歸于楚又曰弒于乾谿者非比親弒之也加之罪耳棄疾脅比而立虔自縊而死若比不從棄疾之誘則虔未必死棄疾不得比則無以濟其亂比見利而動遂欲為君則成虔之縊者比也又焉得避是名哉○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李廉氏云比若實弒君則不當仍書公子棄疾若直討賊則不當不書人楚國若實君比則不當不書其君書公子則比異於州吁無知不書人則棄疾

異於石碏雍廩不書其君則楚人視比異於商人蔡般此春秋之變文也○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劉子獻公平丘衛地在河南陳留半在平丘城○林堯叟氏曰晉合諸侯由是止鄢陵之後尋盟復作而晉非盟主矣○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以齊服故書同公不與盟。非同惡故不諱與音預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公至自會。無傳公雖不與同盟然已與平丘之會故以會致○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書侯位其所國其所固有也書歸歸其所宜歸也書名素非諸侯至此始立也不言自楚不與夷狄之得滅而復之也○冬十月。葬蔡靈公。○公如晉。至河乃復。晉人辭公○吳滅州來。

【傳】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

執之以爲囚俘去年南蒯以費叛故季氏使叔弓圍之反爲費人所敗懼不書諱之也○王樵氏曰南蒯之以費雖以不書諱之故然一則曰歸其室於公二則曰我以費爲公臣所爲不忘乎公室未始欲以邑附他國也故後雖以費人奔而君子不名其叛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亾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冶區夫魯大夫言若撫費人則人皆思季氏而來歸南蒯必亾若不撫而執之則民惡季氏孤叛之是爲南蒯結聚其衆也皆然皆如魯之囚俘費氏也區烏侯反蒯苦怪反衣去聲食音嗣共音供去聲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費叛南氏在明年杜預氏云傳書區夫之言其效○楚子之爲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

而取其室及卽位奪薳居田遷許而質許圍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於守而行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王奪鬬韋龜中犨又奪成然邑而使爲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殺薳掩在襄三十年薳掩之族遷許在九年圍許大夫楚滅蔡在十一年洧蔡人仕楚其父在蔡故死王使洧與守國而王至乾谿申之會在四年越大夫常壽過也戮者陳其罪惡以徇諸軍言將殺之終亦不殺也鬬韋龜令尹子文玄孫中犨其食邑成然韋龜子郊尹治郊境大夫蔓成然卽成然故舊也蔡公棄疾也韋龜以棄疾有當璧之命故使成然事之羣喪職羣大夫之失職者啓開也息舟楚邑固城疑亦楚邑已質音至洧

[illegible]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皙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已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觀起死在襄二十二年朝吳蔡大夫聲子之子觀從以父死怨楚知吳忠於蔡故勸之作亂子干子皙皆靈王弟元年子干奔晉子皙奔鄭從以二子有次立之分而棄疾得衆可假以濟因矯其命以召二子而告以棄疾不知之實情遂強與之盟入襲蔡之不備蔡公不知其故驚起避之從使子干食蔡公之食掘地爲坎以埋牲血加書其上僞若與蔡公盟之驗以示衆而使行已觀從也詛言蔡公先使二子入楚將

助之以師其後衆將執從從言二子既去蔡公又已成軍而獨殺我一人不足以解亂賊謂二子也強上聲已音紀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亾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言蔡人若能爲楚子死亾則莫若違棄疾命以待終之成敗若欲安定則莫若從棄疾命以納二子上謂蔡公二子謂子干子皙鄧楚邑依倚也以陳蔡人有故國之思故許其復國以招慰之時蔡公兼治陳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爲名故請爲武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爲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猈先入因正僕

人殺大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次于魚陂公子弃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比子干也黑肱子晳也四族薳氏許圍蔡洧蔓成然也時靈王次于乾谿而蔡洧與於守故作亂之徒因而入楚陳蔡欲築壘爲復讐名以示後人蔡公知其情不欲假其名故阻之藩籬也須務牟史猈皆楚大夫蔡公之黨正僕大子近官祿罷敵皆靈王子魚陂楚地今湖廣景陵縣有甘魚陂除治也遂告之從乾谿之衆而告之使叛靈王也復所支其所也劓截鼻也劓音即罷音擬大音泰罷音皮劓音劉訾子斯反王聞群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 卷之五十三昭公 四

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亾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秖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王沿夏將欲入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弃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擠隊也言必而隊于溝壑可預知也聽國人聽所欲從也若猶言何不也皆叛謂陳蔡不羹許葉之類圖君圖某紲君也然丹子革也沿順流爲沿夏漢水別名再奸命謂斷王旌執人於章華宮棘里名闈門也楚語云楚靈王不君其臣箴諫不入其民不忍饑勞之賊三軍叛王于乾谿王獨行屏營彷徨于山林之中

三日其涓人疇王呼之曰余不食三日矣疇趨而進王枕其股以寢於地王寐疇枕王以墣而去之王覺而無見也乃匍匐將入於棘闈棘闈不納乃入芋尹申亥氏焉縊于紐反王音榆○愚按楚靈弒逆不道主也申亥乃德其惠葬之已爾何至殺二女殉之不忍於君而忍於其女善惟其所爲者寧有是乎獨惜二女離茲不幸而國人莫爲哀之如三良者○季本氏曰楚虔之弒公子比倡亂而弒也其歸晉人奉之而歸也則主此弒者專在晉矣考之書法其義自見如左氏所云則弒君由衆而所恃以爲主者弃疾也比特爲人所脅爾於法應書楚人弒君以著衆亂之實豈得專歸大惡於比且比之歸本因晉力而國中應之傳載叔向之言曰去晉而不送則與經文書自晉之意不合矣又曰歸楚而不逆則與經文書歸楚之意不合矣故凡左氏之說類多傅開君子於此亦信其所可信者而已矣○觀從謂子干曰不殺弃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子玉即觀從忌弃疾欲殺之以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 卷之五十三昭公 五

謀不用懼禍至而亾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弃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晳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爲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國人相駭稱王至矣誑弃疾也弃疾因而遂其謀詐言國人殺司馬將殺子干子晳以恐之司馬即弃疾君謂二子杜預氏云不書殺君位未定也丙辰弃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實訾敖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名改名也楚人謂不成君無號謚者爲敖此云訾敖以地名冠之國人不知王縊所在以爲王入故取囚詐以爲王而葬之以安國人之心○爲去聲使子旗爲令尹子旗即蔓成然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

豫章獲其五帥平王封陳蔡復遷邑致群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前年圍徐之師還以國亂故吳得敗之豫章五帥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也陳蔡已滅故云封九年遷城父人於陳遷方城外人於許今皆復之始舉事時所許貨賂今皆致之施施惠也舍舍勞役也宥寬罪也舉職修廢官也　召觀從王曰惟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爲卜尹觀從教子干殺吉疾故召用之佐開卜佐卜人開龜兆者卜尹卜大夫　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犨櫟之田事畢弗致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犨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犨櫟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枝如子躬楚大夫犨櫟本鄭邑爲楚所取平王初立故使還以賂鄭楚使知鄭服不須賂故弗致降服如今解冠謝罪也過罪過也毋勤毋以見使爲勤不穀平王自謂有事言將復使之善其有讓也櫟音歷　他年芋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申亥葬靈王故以其柩告　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尚庶幾也詬罵也區區小也畀與也詬音構　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群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群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晳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

紐尚又推弃疾靈與子干無成之故冢大也群望星楚分野星辰及其望山川之神巴姬楚王妾大室楚祖廟齊齋戒也長入拜從長幼以次入拜也跨過其上也肘加拜時手肘加於璧上也遠拜處與璧相遠也厭紐壓璧紐之上益其初埋時微見璧紐以爲識故知厭紐紐其吾恭適音的見音現夭音夭齊音齋厭音壓○邵寶氏曰此適然之變而以邪心成之者也不可爲典也繼此焉而後可以議及繼正也及權也長幼亦然長正而幼權　鬬韋龜屬成然焉且曰弃禮違命楚其危哉屬託也韋龜知其兆故以子托而事之弃立長之禮而卜於神也違命違當璧之命而立康王也屬音燭　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元年子干奔晉至是觀從召之歸濟成也宣子言弃疾與子干同謀造難相求如市賈之貨物其事必成也賈音古　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向言子干本無黨無有與之同謀者寵父所寵愛也人賢人也主內外爲應援者謀畫策也民得民心也德爲人仰望也　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爲羈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忌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弑舊君誰能濟之從從子干遊者達明達也族宗族也親親叛無釁無釁隙未有大釁也亡謂出奔無愛徵楚人無愛念之徵也子干徒以楚不堪靈王之虐故借以君名而作亂涉是五難以被弑君之名終無能成　有楚國者其弃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

之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騎穿封戌既從弃疾以蔡公兼陳事城外方城外屬服屬言寵貴也苛煩細也慝惡也上無虐政則民不爲盜上順民欲則民無怨怒言令德也先神謂群望命之謂當璧而拜言獲神也爲民信服言有民也芊尹姓季少子言居常也芊音米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弃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右尹官卑言無民庶子言不能過弃疾遠之謂不當璧言不獲神以其政位不尊故云貴亡以其父既沒故云寵弃言無寵貴民無懷言非令德國無與言無內主也上不言弃疾有主此不言子干不居常其義互見曰無同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亦是言皆以庶賤而得國也對曰齊桓衛姬

之子也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爲輔佐有莒衛以爲外主有國高以爲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衛姬齊僖公妾有寵于僖公言其貴寵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三賢臣言其有人莒其所奔國衛其舅國氏高氏俱齊上卿言其有主如流速也齊莊肅敬也言其有謙不藏賄清也不從欲儉也言其有令德施舍不倦申言不藏賄從欲求善不厭申言從善下善齊齊音齋從音縱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爲腹心有魏犫賈佗以爲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爲外主有欒郤狐先以爲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弃民民從而與

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大戎狐姓獻公妾也言其母貴而有寵好學而不貳言其有謀有德士五人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也子餘即趙衰子犯即狐偃魏犫即魏武子賈佗不在五人列言其有人齊宋秦楚謂齊妻以女宋贈以馬楚王享之秦伯納之欒郤狐先謂欒枝郤縠狐突先軫也言其有主守志彌篤申言好學不貳惠惠公懷懷公弃民不恤民也獻公子九人惟文公在故云國無異親民無他望言其得民相去聲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子國有奥主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共共王也寵子謂弃疾言無寵室西南隅曰奥國內皆以弃疾爲主言無人無施於民言無令德無援於外言無外主不送不逆言無民冀國冀望得國也杜預氏云傳言子干所以蒙弒君之名弃疾所以得國共音恭○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成虒祁在八年諸侯賤其奢故有貳心虒音斯○季本氏曰晉平公時與楚竝主夏盟自宋虢二會以來晉多讓楚繼以熊虔暴虐遂無忌憚晉之失諸侯蓋久矣豈爲成虒祁之故哉爲取郠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竝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遂合諸侯于平丘晉伐莒取郠在十年叔向知晉德薄故欲示諸侯以威徵會召諸侯會平丘也良今南直隸邳州有良城不可不通也四千乘三十萬人鮒叔向弟攝兼官也乘去聲鮒音附○愚按晉楚爲成晉人偷惰苟安無復自強之志楚虔由是盡召諸侯主盟中國而晉人鼠伏不敢出者幾二十年及楚虔弒而晉昭立乃乘楚亂復爲會于平丘然不能修德以一人之心而徒恃甲兵之威是以雖大合諸侯臨之以天子之老而卒失霸業者無其本而專恃其末故也雖然楚人向迺不入寇而中國庸以少安則斯盟亦與有力焉

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幄幕軍旅之帳如之亦如子產九張杜預氏云傳言子產之適宜大叔之從善大音泰）次于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為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衛地郎季丘淫縱也鮒姓曰芻草薪曰芻屠伯衛大夫宇下猶言荒下請之欲其禁止也受羹不逆其意反錦不利其貨瀆數也及及於禍為此役為此淫芻蕘之事已止也言屠伯若假君命以錦賜鮒則芻蕘者必止屠伯從其言未退而鮒即禁止芻蕘者）〇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齊有二心故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劉獻公王卿士底致董督庸功也討之有辭則敵易克故庸多天子大夫稱老元戎戎車在前者啓開行道也言欲佐晉討齊也遲音直）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請（弗利言以尋盟為利）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若用命以拒晉不肯尋盟也）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弃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言國家之所以敗者有事而無職業則其事必不經常有職業而無禮法則其經必無次序有禮法而無威儀則其序必不共敬有威儀而不昭告神明則其共必不明信故信義不明則弃共弃共則無威無禮無業而百事不終國家之敗蓋由於此共音恭下同）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志識也言明王立為法制使諸侯每歲一聘以識其業三歲一朝以習其禮六歲一會以示其威十二歲一盟以明其信蓋識業在於交好故使聘習禮在於等差故使朝示威在於聚衆故為會明信在於告神故為盟與起也言為之則存廢之則亡存亡起於此也間好俱去聲）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言晉以此禮而主盟恐諸侯有不治禮者奉承齊盟所用之牲而陳布此意於齊君求終十二年一盟之事也必欲廢其禮則何用此齊盟為哉聞命知齊之背約也言欲與戰以恐之）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言之達其情也制之斷其可否也）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間隙也旆大將之旗先日但建于旌不曳其旆次日則曳旆示以欲戰恐之間去聲耳）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魯與邾同好伐莒惟元年十年共不共職也故侵之敗之也曰朝夕伐三不共皆魯故所謂讒慝者多也共音恭）晉侯

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無勤言不勞來盟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蠻夷謂邾莒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鄫之怒以討魯罪閒其二憂何求而弗克率循也僨仆也言以瘠牛仆於小豚之上言晉之大魯之小雖疲亦必勝魯也南蒯子仲事在前年方內叛爲魯憂故晉因以爲閒邾莒杞鄫近魯素怨鄫雖滅其民猶存故以鄫并言使與邾莒信晉舊魯人懼聽命魯人恐晉

之討不敢與盟○戴溪氏曰桓文之霸先屈意交魯今昭公欲復霸最先治魯晉之盟主止於此亦理勢然也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經所以稱同○季本氏曰據傳會以取鄆故而將討魯盟以投壺故而將服齊恐未必然蓋魯之伐莒於經本無取鄆之書齊之伐與於傳徒有投壺之數安可據以爲乎其會盟之實哉令諸侯日中造于除癸酉退朝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造至也除地爲墠盟會處也朝朝晉也外僕掌次舍大夫張張幄幕也諸侯會盟者畏其後與地盡而無所張挂顧氏云傳言子產每事敏於大叔造七報反大音泰下同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諸侯靖兵好以爲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亾可待也存亾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承言也奉貢獻之次也列位也貢制以位之尊卑爲輕重位尊則地廣故貢多甸服在畿內供天子故卑而貢重鄭在畿外列爵伯男不應出公侯之貢請息也行理使人也藝法制也無極無窮也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瀆易慢也言易慢晉則諸侯必來討鄭貳懷私也偷苟且也競強也陵侮也言國不自強則亦爲人陵侮下成爲國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

乃與之錦而入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晉信邾莒之訴故魯公不得與盟幕覆冒也時北狄從晉會故使狄人守之如長岸之役楚使隨人守舟之類司鐸射魯大夫懷錦以備用也冰以消熱而用之可以取飲司鐸射奉壺飲以冰盛之也蒲伏與匍匐同于足益行也御不聽其入也平子即意如湫惠伯與音預射音亦奉音捧飲去聲御音禦從去聲湫子小反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爲爲善矣唯夫子知我已止也無爲無緣也子皮既卒無人知己之善故云無爲爲善上爲去聲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詩曰樂旨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詩小雅南山有臺篇言語辭言可樂之君子足爲立國基本藝貢事言事有法制也○顧氏云嫌子競不順故以禮明之○傳遜氏曰齊無管仲則下霸鄭無子產則不國然管仲之舉也以德故下生之行也以

子皮二子之行也恒有而餉卒不恒有也可勝悼哉 ○附錄 鮮虞人聞晉師之悉
起也而不警邊且不修備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
鮮虞及中人驅衝競大獲而歸 平丘之會晉甲車四千乘故云悉起中人
戎地今北直隸慶都縣有中人城競爭逐也言驅衝車與伏爭逐也杜預氏云為十五年晉伐鮮虞起
○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荊焉平王
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 滅蔡在十一年許胡沈道房申六小國楚
皆滅之以為邑胡今南直隸潁州有胡城房今河南遂平縣沈在今湖廣南漳縣西北禮謂安
民定國之禮 隱大子之子廬歸于蔡禮也悼大子之子吳
歸于陳禮也 隱大子大子有也廬蔡平侯悼大子偃師也吳陳惠侯大音泰○愚按弃疾自
以當璧之祥竊何君位非一日矣一旦脅公子比藉陳蔡以發其難既殺比而自立欲以悅國人之心遂
復陳蔡以暴虔之惡而歸功於己此假義之事何以稱焉雖然楚自此不為患於中國則弃疾亦過於虔
遠矣 ○冬十月葬蔡靈公禮也 國人復成禮以葬故云禮杜預氏云此陳蔡事
傳皆言禮嫌楚所封不得比諸侯故明之 ○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
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
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 於晉請季孫于也有不好於和好有不順也景
伯士文伯之子彌牟也○愚按季孫見執而公復如晉說者以為請季孫而識其失進退之義是不然季
氏專魯公之意亦欲去之南蒯之謀公子慭從公如晉其意亦欲達此而晉以執故辭公則取鄆臣季孫
罪也慭謀獨往而意又不達遂出奔齊王是執意如反以公子慭南蒯之間齊魯之意卒不能自達
也故不得已公復如晉托其請之陰欲明其事而去之為晉者當如胡氏所云按鄒與所訴之狀究南蒯
公子慭奔叛之由告於諸侯以其罪誅之更其卿位收其私邑庶乎可薄伯討也乃不能然卒使季氏復

強而昭公客死其無他由晉之諸卿專權而庇強家故也 ○吳滅州來令尹子旗
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
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
子姑待之 在吳猶在楚言州來雖為吳有可以復取而有之與在楚無異也杜預氏云傳言平
王所以能有國 ○附錄 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
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
所命能具若為夷弃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親親
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為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
主二吾豈無大國 私私與語也諺俗語言晉君命也具供給也瘳差也親親指上兄弟
與大指土地賞共指上能具共者罰否指不能具者臣一主二者言魯尚有所奔也為去聲下同共音供
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為夷執親
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
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
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為請從君惠於會 老尊卿之
稱死命死晉之命也惠免施恩惠而免也逃命私歸也惠伯欲於會盟時見其無罪 宣子患
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乃使
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
君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
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為子除館
於西河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 叔魚

襄二十一年叔魚坐叔虎與欒氏黨幷得罪武子季孫子且殺猶子則內之言猶己欲枯骨而季氏再生其肉也盡情以實相告也除治也除節西洄言將因於其地且泣欲實其言也待禮待以見遣之禮益叔魚多詐無情實故能爲之泣所以叔向能之

經癸酉十有四年元年楚平王春意如至自晉大夫不書至必見執而後至危之○三月曹伯滕卒無傳○夏四月無傳○秋葬曹武公無傳○八月莒子去疾卒○冬莒殺其公子意恢意恢與亂君爲黨故書名惡之

傳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尊晉罪已也尊晉罪已禮也內大夫有罪則貶去其族故傳以去意如之族爲尊晉罪己禮修己而不責人故傳以尊晉罪己爲得禮○劉敞氏曰左氏以舍族爲尊晉罪己非也一事再見故書名爾魯本無罪何罪己之有○附錄

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僞廢疾使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閒而盟許之司徒老祁慮癸皆蒯家臣君靈謂蒯之威靈閒差也閒去聲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遂劫南蒯曰群臣不忘其君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請期五日遂奔齊朝衆欲因合衆以逐蒯也君謂季氏不畏子言將叛也逞快也言何所往不可快汝之欲蓋使出奔也送于使出奔也蒯以五日爲期蓋有他變五日無變乃出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韓皙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鮑文子齊大夫也張大也皆齊大夫以蒯故致二邑而封費於魯齊侯假使人致之以與魯事實也愚按皆齊之言何其間於大義哉傳二食之計君是家臣皆至於魯公之室也叔孫曰請公室刑罪者按其家以翦其公也而可免乎公山不狃蒯貴召忤尼仲尼欲誅之且爲東周焉南氏子而有君子者顧之盡忠以臣正其上使還攻與邑于公而退守臣節焉魯於是其爲美顧區區欲以力勝之安得不蒙叛夫之名○附錄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敘舊祿勳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上國在國都之西者上流者宗丘楚地分與也貧無資財者振救也窮困無生業者介特單身民也收養不使流散也宥寬其賦稅也詰責問也淹滯有才德而未敘者新外人新來者舊舊人未用者勳功也親九族也賢良也物事也謂量事而官之也東國在國都之東者亦如之亦如上國也好結好也以其能安民故云禮召陵地名長上聲罷音疲召音邵○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慼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輿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輿郊公惡公子鐸而善於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輿許之郊公著丘公之子弗慼以其常懷戚也庚輿著丘公弟也蒲餘侯莒大夫茲夫也意恢鐸皆公子爲下冬殺意恢傳蒲餘侯茲夫去聲○附錄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與養氏比而求無厭王患之九月甲午楚子殺鬭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鬭辛居鄖

以懲於舊勳有德者佐立之徒不知變下以法懲自新子旗幸子蓫之子郤公卒也郤子旗其與也聲聞節有齊之子聲伯之後子旗黨也○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與於齊齊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郊公以意恢鐸也隰黨鉏皆齊大夫賂田以田賂齊也○鄐綠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邢侯楚申公巫臣之子奔晉晉與之邢雍子亦楚大夫奔晉晉與之鄐邢與鄐比故爭其田士景伯晉理音鄐式也蔽罪禮音獘斷也鬻音育鮒音附云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己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請從之施生謂施罪於邢侯生者戮死謂戮雍子叔魚死者昏亂也掠取也墨猶貴也也詐雍于墨不潔也指叔魚忌畏賊害也指邢侯夏書逸書昏音掠音略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行罪於邢侯而殺之所謂施生也陳二子之尸於市所謂戮死也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為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三言而除三

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古之遺直言其直有古遺風也不隱言無隱也末減輕也曰義也夫疑之之辭可謂直矣直

知其必然也平丘之會在前年叔向言其賄貨無厭遂使衛國免於蒭蕘之害而晉不為暴於衛歸魯季孫亦在次年叔向言鮒也能遂使魯國免於討伐而晉不為虐於魯今邢侯之獄叔向言其鬻使合於制刑之法而晉之用刑不為頗三惡暴虐頗也三利寬衛寬魯正刑書也益榮益有令名也上言義也夫猶疑其非義此言猶義也夫明其可謂之義蓋所謂大義滅親也林氏云三罪惟苦宣子問不可以不正其餘則以直傷義故重疑之歎上蘇子瞻曰晉何反○陸粲氏曰此非仲尼之言也夫叔向之三言者獨議邢侯之獄為近正然吾猶有議焉曰大臣之誼先刑家而後正國鮒之得此也無乃教敕之匹素數如有以頑嚚弗率則亦豫言於君勿使與政已矣焉用戮死以為直哉若平丘之會則羊舌子寔為之謀主不能正賣貨者之辟而重之賜以承其貪歸魯季孫復不能以禮與辭遣之而使一夫行詐二者皆傷國體為諸侯笑何利之加自周公誅管蔡君子猶以為聖人之不幸而曰殺親益榮仁者固忍為若言乎蓋左氏之誣孔子也無甚於此矣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五十二終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五十四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著

昭公九

經 甲戌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無傳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事祭事武宮魯武公之廟 ○夏蔡朝吳出奔鄭 朝吳不能逃讒所以見逐書名罪之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無傳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冬公如晉

傳 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涖事乎 戒齋戒也祲妖氛也妖氣赤黑見于宗廟故以為非祭祥氛惡氣也涖臨也言喪之惡氣當在臨事之人 祲音侵 二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 籥羽舞也叔弓卒故為去樂而終喪事○汪克寬氏曰有事武宮乃春祠之祭而不書祭名者以叔弓之卒去樂卒事變禮而書之非特祭之失故止曰有事而不曰祠也左氏以禘為四時之祭遂謬以為禘 ○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 朝吳蔡大夫有功於楚平王無極忌其有寵欲害之子謂朝吳辱恥也二三子謂楚諸大夫難誘之使求上位而又間蔡之位在吳上者使逐之難去聲○丁雉氏曰朝吳有功兩國見信兩主而身丁[illegible]無極[illegible]言在其上者所乃[illegible]是王所以信速飛之謗也費無極因巧於讒然[illegible]可不審於自處乎楊子所謂[illegible]已而不顧漢讒翩然物外得其道矣 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 不及此言不得有楚國女謂無極欲悅蔡言吳在蔡必能使蔡速飛而背楚故翦之 女音汝 ○附錄 六月乙丑王大子壽卒 周景王子 ○附錄 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 大子壽之母杜預氏云傳為晉荀躒如周葬穆后起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 鼓白狄之別種今北直隸晉州舊名鼓城愆過差也適歸濟成也好惡不愆三句叔向之言若所好何言無以復加所好也繕治也好惡去聲喪去聲繕音善 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棄舊

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猶有食色二不絕糧也而汝也怠怠於守備罰也完保守也卒終也鼓人事君言鼓人堅守其邑是能事其君之事也我亦事君言我教民不怠是我亦能事吾君也爽差也義所義之所在荀吳自以其能俊故以以示于義【降】音杭見音現【貫】音古○邵寶氏曰降有二道有叛而降者有服而降者文王之伐崇因壘而降所謂服也鼓人請以城叛則異於是矣故服而降可受叛而降不可受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鳶鞮歸鳶鞮鼓君名【獻】說全反【鞮】音提○季本氏曰晉于鮮虞狄之又伐其本以殄滅爲期者也此皆廣地之計非所不納叛不受降之心者耶左氏好爲迂誕說蓋不足信也○冬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平丘之會在十二年公不與盟季孫見執今既得免故往謝之○附錄十二

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荀躒文伯也魯壺魯所獻壺樽也躒音栗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王感魯壺而責晉國獨無貢獻之物晉與周同姓故稱其大夫爲伯氏文伯揖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文伯無辭故揖籍談而進之使對明器明德之分器薦獻彝常也常器如魯壺之屬靈威靈也天子之威靈不及故數寫戎所侵陵拜猶事也言周先無分器故晉無獻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闕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其後之二路鏚鉞秬鬯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王稱荀躒爲伯氏故稱其介爲叔氏而汝也唐叔晉始封君分分器也密須國今爲陝西靈臺縣文王伐之得其鼓路用以大蒐闕鞏國所出鎧甲武王用以克商實沈之次晉之分野上黨參之虛故云參虛匡正也襄周襄王二路大路戎路也鏚斧也鉞斧之大者秬黑黍鬯香酒彤弓朱弓虎賁王之御士文公受賜在僖二十八年虛音墟鞏音拱鏚音戚彤音同夫有勳而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以彝器旌之以車服明之以文章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不廢謂加賞載書功於策也土田南陽之田彝器弓鏚之屬車服二路也文章旌旗也叔父謂晉侯登卽在之義言福祚必在叔父且昔而高祖孫伯黶司

晉之典籍以爲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而汝也孫伯黶晉正卿籍談九世祖辛有周人其二子適晉爲大史籍黶與之共董晉典因爲董氏董狐其後也董督也女音汝【黶】以斬反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賓荀躒也籍父謂籍談【數】音所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言心之所樂必終於此今王居喪宜憂而樂是爲樂憂也既樂其憂必以憂終故知王之不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二喪穆后及大子壽喪賓弔喪之賓天子無求故云非禮杜預氏云天子絕期喪惟服三年喪故后雖朞通謂三年之喪邵寶氏云妻之

樂子未除不可以再娶古之道也故謂有三年之喪二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言諸侯有彝器來獻于王者由諸侯有善功作彝器以自獻非由喪與宴獻器也遂竟也三年之喪雖貴爲天子禮宜竟服今王既不竟猶當隱戚而早爲宴樂亦非禮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二失禮指上文以喪賓宴又求彝器言考成志記也言言語所以成典法典法所以記禮經今忘其大經而徒恃言語舉引典故將安用此爲哉杜預氏云爲二十二年王室亂傳

【經】十有六年乙亥景王元年春齊侯伐徐○楚子誘戎蠻子殺之戎蠻戎之別種今河南汝州西南有蠻中聚子爵○蔡沈氏曰楚子誘蔡侯殺之書月書日書名書地以夷狄害中國疾之也誘殺戎蠻子皆不書夷狄相殘畧之也○夏公至自晉○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九月大雩○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昭公

【傳】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公猶以取鄭故爲晉所執諱而不書○齊侯伐徐○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質信也言其素失信于人也不絕其嗣故云禮質音至○愚按楚子誘質而以詐道殺人此其爲夷狄也雖復立其子不得爲禮矣○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齊有代興之志故伐徐以始其事蒲隧徐地在今南直隷邳州有蒲如陂甲父古國今山東金鄉縣舊有甲父亭徐人得其鼎茲以賂齊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其是之謂乎無伯謂無方伯之長害爲小國害也遠方謂郯莒亢禦也詩小雅雨無正篇戾定肄勞也言周舊爲天下宗今乃衰滅亂無止定執政大夫離居異心無有知我民之勞苦者昭子引此詩蓋悼晉衰微其諸臣異心不能憂民之勞苦也杜預氏云傳言晉之衰【肄】音異○附録三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于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于客閒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閒客從而笑之孔張鄭大夫共恪敬也禮客入廟門大夫立于東夾之南面而張乃立于客閒者蓋

賓入未升階時立于西方故張誤立于客閒也執政掌位列者禦而止之張又移立于客之後執政又禦止之張又趨西立于樂肆之縣閒共音恭【縣】音玄事畢富子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爲之笑而不陵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富子鄭大夫諫子產也人謂韓起幾猶數也數被其笑則必陵侮于我夫亦謂韓起何以求榮言必取辱也【幾】音紀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獄之放紛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于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執政之嗣也爲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于朝而祀于家有祿于國有

賦于軍，喪祭有職，受脤歸脤，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恥之？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子寧以他規我。襄當頗偏也類或作頹戾也放縱紛亂也不敬謂無禮敬之心不聽謂不從大國之命見兄也子孔鄭襄公兄嘗執鄭國政周徧也卿得自立廟故云祀于家祿祿邑也軍出卿賦百乘故云有賦于軍職掌也受脤謂君祭以肉賜大夫歸脤謂大夫祭歸肉于公皆社之戎祭也其祭在廟謂助君祭著位表著之位忘其所忘所當立之位及累及也言爲過謬者自應加以刑罰不得上累執政也規正也違去聲罷音皮辟音僻邑按孔張每忘其所爲客之笑罰固有歸矣執政者而不預聞以禮毋寧不與有恥乎吾不虞賢如子產猶多言以拒諫者 ○附録

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工人有兩玉環

韓起得其一其一在商人韓起欲得之謁請也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若屬有讒人交鬬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無幾不多也偷薄也幾音紀屬音燭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為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為鄙邑，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忠信盡忠於宣子而守與國之信也立立于職位言韓子當患無令名不宜患家無賄見不當求環字愛也言鄭之爲國當患位不定不宜患事晉之難見不當與環斥黜饜足也爲鄙邑爲晉邊鄙供給之邑不復成國也失位失國君之列此申言無禮定位見鄭國不當與環淫謂淫縱此申言無令名見宣子不當求環賈買也銳細小也言以小事徼大罪也此總上意共音恭賈音古

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為請。」韓子以威偪商人必以賤價取之故商人欲告君大夫而下文子產亦曰強奪商人也弗義弗以所求爲義也復再求也成賈賈音價子產

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為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鄭本在周畿內桓公東遷與商人俱故云皆出庸用也用次序相比而耦耕以除治此地之荒蕪去其惡草與商人共處之強賈強市其物也匄乞也利市利相市也質信也辱辱臨辱也此復言宣子不當求環藝法也若大國令共無常法是鄭爲晉邊鄙之邑鄭亦不敢從令此復言鄭不

皆與環成和好也[比]去聲[蠶]徒弟反[強]上聲[與]音預[共]音恭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之二罪謂失諸侯鄭鄭國杜預氏云傳言子產知禮宣子能改過○傅遜氏曰以子產之才知尙相鄭國屈服盟主恒不平於心故每遇事而發其英氣可想見也○附錄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詩言志故知鄭志子齹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齹子皮之子嬰齊也野有蔓草詩鄭風篇取其邂逅相遇適我願兮宣子善其幼而能賦望其能繼父賢[齹]才何反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鄭詩羔裘篇言鄭別于唐羔裘也取其彼已之子舍命不渝邦之司直邦之彥兮以美韓子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

不有是事其能終乎褰裳詩鄭風篇取其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大叔欲宣子恤己否則將他適也勤勞也言起在晉與鄭崇好不復勞子適他人也拜謝之也其言嫌若二心故宣子更是之又言此褰裳之詩人情相與歆習恒不善其終惟有是警戒故能終于好子游賦風雨子游駟帶之子駟偃也風雨詩鄭風篇取其既見君子云胡不夷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旗公孫段之子豐施也有女同車詩鄭風篇取其洵美且都言宣子威儀服飾盛也子柳賦蘀兮子柳印段之子印癸也蘀兮詩鄭風篇取其倡予和女言宣子倡己將和之也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庶庶幾于興也六詩皆鄭風故云不出鄭志昵親也皆以示親好之意我將詩周頌篇取其日靖四方我其夙夜畏天之威言志在靖亂畏懼天威也

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拜其在靖亂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以玉馬藉手拜謝子產○公至自晉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為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昭伯惠伯之子子服回也時隨公自晉歸是謂晉君言晉卿將因君幼弱習成奢傲之事以為常而輕其君公室不能不卑也平子以其幼不信其言[惡]音烏○秋八月晉昭公卒杜預氏云為下平子如晉葬起○李廉氏曰平公五盟六會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晉祁午數當世之功如此然溴梁之事諸侯在會而大夫實主載書是委權以與之也荀偃一怒而十二國興戎後五年欒盈之變作曲沃之民惟主欒氏不知公室晉幾分國

而並立矣宋之盟晉主夏盟而帥諸侯以畀楚是棄權以假之也虢之會再讀舊書後八年楚靈會于申實用齊桓召陵之典晉蓋十年無與國之事矣至于昭公之政則又微矣僅一會大夫一盟諸侯方楚虔辱于乾谿諸夏庶幾復霸為晉君者收物屬志憤悱警懼以率舊列猶恐不逮今也四方未觀德而虒祁崇侈以啓貳列國未聞信而邾莒盛兵以示汰平丘雖曰同盟齊敢拒令鄭敢爭承衛病蔡莧之擾魯困蠻夷之訴坐視諸侯之去而不之顧況能駕敵國哉宜乎晉之卑也○九月大雩旱也○附錄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三子皆鄭大夫有事祭也不雨謂禱雨不應[柎]音付子產曰有事於山蓺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蓺養護令繁殖也[蓺]音乂○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子服氏有子哉平子自往見之乃信回言有子有賢子也

經 丙子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秋郯子來朝○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自是凡滅稱大夫不復稱人）○冬有星孛于大辰（大辰房心尾也妖變非常故書）○楚人及吳戰于長岸（吳先而敗故但書戰而不書敗長岸楚地）

傳 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菽（采菽詩小雅篇取其君子來朝何錫與之以穆公比君子）穆公賦菁菁者莪（菁菁者莪詩小雅篇取其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以答采菽昭子嘉其能答賦）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言其賢故能久有國）○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周六月夏四月也爲正陽之月純陽用事陰氣未動而侵陽爲災重故大祝大史請用幣於社）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

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不舉不舉盛饌也社羣陰之聚故天子得伐鼓以責之社位上卿諸侯職卑於社不敢伐鼓但用幣以請救而伐鼓於朝以自責故昭子以爲禮）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禦禁也慝陰氣也平子繆以正月爲歲首之月而不爲周之六月故欲止之）大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言正月朔者乃正陽之月在六月非謂歲首之正月也分春分至夏至三辰日月星也日月相侵又犯是宿故三辰皆爲災降物減物采也辟避正寢也移時過日食之時樂奏鼓樂人伐鼓於朝祝用幣大祝用幣于社史用辭大史用辭以自責夏書逸書也集安也房次舍也日月不安其舍則食瞽樂師嗇夫司空之屬庶人庶人之在官者車馬曰馳步曰走爲救日食備也言此乃正陽之月朔爲夏代之四月是謂孟夏（大）音泰辟避同）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夫子謂季平子言其不救日食有無君之心蓋日君不救之所以抑臣助君也）○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少皞金天氏黃帝之子己姓之祖郯子其後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黃帝軒轅氏姬姓之祖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而百官師長皆以雲名炎帝神農氏姜姓之祖有火瑞共工以諸侯霸有九州者在神農前大皞之後亦有水瑞大皞伏羲氏風姓之祖有龍瑞（共）音恭（大）音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

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摯少皞名鳳鳥知天時故以名歷正之官玄鳥燕也以春分來秋分去故以名主二分之官伯趙伯勞也以夏至鳴冬至止故以名主二至之官青鳥鶬鴳也以立春鳴立夏止故以名司啓之官丹鳥鷩雉也以立秋來立冬去入大水爲蜃故以名司閉之官言以上分至啓閉皆歷正之屬官祝鳩鷦鳩也鳥之孝者故以名司徒主教民之官鴡鳩王鴡也摯而

有別故以名司馬主法制之官鳲鳩鵠鵴也其心均平故以名司空平水土之官爽鳩鷹也其性猛鷙故
以名司寇主獄之官鶻鳩鶻鵰也春來冬去故以名司事主營造之官是爲五鳩鳩聚也治民尚聚故
以五鳩皆以鳩爲名雉有五雉西方曰鷷雉攻木之工東方曰鶅雉摶埴之工南方曰翟雉攻金之工北
方曰鵗雉攻皮之工伊洛之南曰翬雉設五色之工夷平也雉聲近夷故以五雉名工正之官所以利使
民之器用正丈尺之度斗斛之量以平均下民者也扈有九種春扈鳻鶞相五土之宜趣民耕種者夏扈
竊玄趣民耘苗者秋扈竊藍趣民收斂者冬扈竊黃趣民蓋藏者棘扈竊丹爲巢居民者行扈唶唶晝爲
民驅鳥者宵扈嘖嘖夜爲農驅獸者桑扈竊脂爲蠶驅雀者老扈鷃鷃趣民收麥令不得晏起者以九扈
爲農正之官皆以教民事扈止也所以止民使不淫放也〔鳲〕音朱〔鶞〕音春〔扈〕音戶 自顓頊以
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
故也 顓頊氏繼少皞爲帝者德不能致遠瑞乃紀於近以民事命官則以德不能致遠瑞故也○家

兹翁氏曰周魯俱衰典章淪壞而遠方小國之君乃知前古官名之沿革故傳錄之也 仲尼聞
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
學在四夷猶信 時仲尼年二十八言天子之官不修其職致使就四夷而學焉昔聞其言
今方信之傳言聖人無常師 ○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
三塗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
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 屠蒯晉之膳宰
以忠諫遊有事祭也雒水名三塗山名在陸渾南萇弘周大夫劉子周卿士客謂屠蒯警戒備謂警戒以
備戎故因晉勢以獲戎伐也〔蒯〕苦怪反 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
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
滅陸渾數之以其貳于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

鹿周大獲 棘津河津名今汲郡隸延津縣有棘津貳于楚卽上陸渾之謂甘鹿周地周以
先警戎備故大獲○王樵氏曰晉非爲王室除患乃因其貳楚而陰襲之使非萇弘先見戒備素警則爲
王室之震驚也大矣 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
子帥師獻俘於文宮 穆子卽荀吳獻俘文廟欲以應夢也 ○冬有星孛
于大辰西及漢 周之冬夏之八月也辰星見在天漢而此孛星出辰西其光芒東及天漢
形如彗 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
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 申須魯大夫彗有帚之象有除舊生
新之義天道恒以象示人今大火之星向伏而彗以除之是除舊也明年大火昇出必布散爲災是布新
也以此知諸侯必有火災也〔彗〕音歲 梓愼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
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

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
五月夏數得天 梓愼魯大夫言去年已見此孛星諸侯將火之徵也蓋當時火出之時而
彗星已見是隨火而行也今年火星之出而彗星章明是彗漸盜長未卽消滅必當火入之時與火俱伏
也凡歷二年故云久其與不然言必然爲災也火出謂大火昏見斗柄所指分爲四時夏以建寅爲正則
斗柄東指爲春南指爲夏是謂得天四時之正也此論星孛必爲火災〔見〕去聲 若火作其四
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大皞之虛
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
顓頊之虛也故爲帝丘其星爲大水 大辰大火宋之分野虛舊居之
處大皞居陳大火所自出故陳爲大皞之虛祝融高辛氏之火正居鄭故鄭爲祝融之虛房舍也言皆火
所舍地故孛大辰知爲三國入天漢水也祥災異也顓頊以水德王居衛故號爲帝丘其星爲營室營室

大水也故以漢爲水祥知爲鄭火水火之牡也此以壬午分野指所見之國也音泰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牡雄也水克火故水爲火雄火爲水妃丙午爲火壬子爲水水火合而相薄猶夫婦合而相視但水少而火多不下勝火故此丙子壬午之日當有大災然尚未知今年星宮復與火星俱伏否若宇星隨火星伏必於明年壬午火星見之月爲災于四國計周五月也此又自大辰及漢上論火災之日鄭裨竈言於子産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産弗與瓘珪也斝玉爵也瓚勺也竈欲用三物禳火子産以天災流行非禳所息故弗與杜預氏云爲明年宋衛陳鄭災張本斝音假○吳伐楚陽匄爲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陽匄楚穆王曾孫令尹子瑕也子魚公子魴也楚居吳之上流順江而下易於勝敵故云我得上流子魚言楚之故事卜戰則司馬以其事命龜我乃司馬請改命龜以卜令曰以下改卜之辭屬私屬也言以私屬先與死戰尚庶幾也吉得吉兆也先死先戰而死也餘皇乘舟名環周也周四圍掘塹深至泉隧出入道也炭火也守舟者雖四面塹之猶不免有出入之路故置火滿于隧道示爲陳以待楚命言其守之嚴密也

吳公子光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于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光諸樊子闔廬也藉取猶借取也請借衆力取其舟以救死罪長鬣多髭鬚似楚人者伏于舟側吳師隨之三呼餘皇則長鬣伏于舟側者皆更迭而對楚人以爲怪故殺之而亂杜預氏云傳言吳光有謀吳去聲○胡飛氏曰吳屢受楚兵襄二十五年吳雖伏楚門于巢卒兵亦未及楚也今王除始有長岸之戰其後楚日削而吳日張矣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五十四終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五十五

明吳興後學淩稚隆輯著

昭公十

經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天火曰災故書○六月邾人入鄅。鄅國名鄅音禹○秋葬曹平公。○冬許遷于白羽。楚雖遷許許亦樂遷故以自遷爲文白羽即析楚邑今屬河南內鄉縣

傳十八年附錄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而毛得以濟侈於王都，不亡何待。毛伯過周大夫得過之族代代其位萇弘周賢大夫昆吾夏伯也稔熟也昆吾之君侈惡積熟以乙卯日與桀同誅今毛得亦以此日成其侈惡於王都故知其必亡杜預氏云爲二十六年毛伯奔楚傳萇弘言長○愚按得之必亡也論其理則然惡在其爲昆吾稔之日哉脱非乙卯得遂得有其位乎則將謂不道而殺人者遇良日焉而可爲也○三月，曹平公卒。杜預氏云爲下會葬見原伯起本○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火心星也東北曰融風融風木也木火之母火得風而盛故融風爲火之始從丙子至壬午七日壬午水火合之日故知火作大庭氏古國魯作庫于上登之可以望氣參近占以害前言皆驗見去聲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

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前年子產不用竈言使請之子大叔亦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子產言天道難明雖竈亦何以盡知之也其多言故時或有中不足信也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里析鄭大夫祥變異也良語辭弗良及言將先災死弗及見此災也子產知天變不可避且遷國大事故云吾力不足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子產以析常與已言故遷其柩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晉自無故辭公子公孫多在鄭火時恐其爲變故辭之使處東門之外新來聘者未知虛實故出之使去舊客知國情故禁令出使子寬子上巡群屏攝，至于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禳火于玄冥回祿，祈于四鄘。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子寬即游速子上游吉之子皆鄭大夫屏攝攝束茅以爲屏蔽也大宮鄭祖廟使二子巡行祖廟不使火及也登開也大祏廟主石函也每廟木主皆以石函盛之當祭則出之祭畢則納于函周廟厲王廟合群主易救護也府庫皆藏貨賂之處儆備火也商成公鄭大夫司

宮恭伯宮人之官寺人先入宮矣也司馬主兵司寇主刑列居火道衛非常也掌炙也延行火所燃各之地使祝爲之備也爲部伍亞戒備詳也野司寇正士也火之明日四方乃閉戶成使各保其所徵役次之人具備以待上命恐成變也居郊外者令助大祝六史除治祭處於國北就大陰禳火玄冥水神祭之欲令水抑火也四鄘禳火神祭之欲令火自止也鄘城也哀猶土塞氣所聚故祈祭之以禳火之餘災也書籍記也征力征賦稅也與之材以助登遂也辛宮音泰遂許斬反鄘音容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皆如是火政皆與鄭同也不舉行火政不恤民也不弔恤火患不畏天也後哀十二年楚滅陳定六年鄭滅許年言二國不義所以先亡○六月鄅人藉稻邾人襲鄅鄅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遂入之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莊公反鄅夫人

而舍其女鄅以其君自出藉稻攝持也斬閉門者而持其首帑妻子也舍止也杜預云爲明年宋伐邾起○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原伯魯周大夫時在曹故往會葬者見之學謂學問閔子馬魯賢人說音悅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國內之人必多有是不說學問之說而後傳流及其在位之大人大人懼遺棄而失其位志氣惑亂故則疵病而相爲此言則皆謂不學而懷苟且上下失分不能不亂也殖生長也言學之進德如農之殖苗日新月益不好學則如苗之不耘則田荒苗無秀落而已○附錄七月鄭子產爲火故大爲社

祓禳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爲祈也大爲社祈於社祭之日而爲火特祭其禮物大於常祭也振弃也禳多祭非禮故禮之焉火去聲適音常○愚按禪謂禳子產旣非之言天道遠人道邇不可謂非正論而茲復大爲社祈禳於四方以振除火災何歟乃簡兵大蒐將爲蒐除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過期三日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鄉子產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毀於北方除治也治兵於城內地迫故除廟之漸家廟寢正寢大叔廟寢之間其庭小不便於蒐宜除因不忍毀故迺期須子產見之有後命故大叔使除道之衆背廟鄉寢而立言若子產過女所除之道而令女速除則乃毀女所鄉之廟而女也鄭朝君怒怒其不毀也北方謂寢拉顏氏云言子產仁不忍毀人廟大音泰女音汝鄉音向從去聲○附錄火之作

也子產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時晉公子公孫來聘于鄭子產辭不授見又授兵于衆使登城以守仍有貳晉心故大叔慮其見討不可小言雖小而不可犯也陴音皮旣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撊然授兵登陴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卜筮走望言爲鄭卜筮徧走群望故有災因徧禱于山川也撊然勁忿也撊閑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閒謀之以啓貪人薦爲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

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閒讒乘火災之閒以謀伐鄭也薦重也說謂解說治兵之罪也竟謂與他國竟土相接訓爲在晉言其所瞻望之所歸之者惟在晉也杜預氏云傳言子產有備竟音境○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讎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本假於鄭請遷近楚楚以葉與之故居楚地許事楚故不禮鄭喪去聲許不專於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鄭曰余俘邑也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土不可易國不可小許不可俘讎不可啓君其圖之不專於楚不專心事楚也子產相鄭上下和易與師以伐人故云有令政鄭遷許而得其地故許曰余舊國鄭滅許而復存之故鄭曰余俘邑蔽障蔽也土謂葉

易亂地國謂鄭言葉地不可輕易而失之鄭國不可小之而下備許國不可使爲俘囚讎敵不可使之開啓楚子說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說音悅

經戊寅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己卯地震無傳○秋齊高發帥師伐莒○冬葬許悼公無傳穀梁傳云日卒時葬不使止爲弒父也

傳十九年附錄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令尹子瑕城郟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赤工尹名陰郟皆楚邑言楚遷陰城郟皆欲自完守以保持其世無復經營中原之志也○附錄楚子之在蔡也郹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大子建及即位使伍奢爲之師費無極爲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爲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嬴氏至自秦在蔡謂爲大夫時往聘蔡也郹陽蔡邑封人掌封疆之官伍奢伍舉之子室妻也無極既言可妻又以女美勸王皆欲譖建而先爲之地也王自取之故稱夫人杜預氏云爲下拜夫人起鄖爲入大音泰爲王去聲與音預○鄅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二月宋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乃盡歸鄅俘向寧向戌之子爲前年邾入鄅故請師於宋以伐邾蟲邾邑杜預氏云不書圍取不以告○愚按寧以私戚之故輒請於君而君爲之興師伐國猶亦甚矣則以當時列國之政大夫專之故也○夏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大子奔晉飲大子止之藥言止獨進藥不由醫也大音泰書曰弒其君傳皆謂止○愚按三以下嘗藥故書弒與左氏同而鄭夾漈陳止齋歐陽永叔又皆謂實弒與諸傳異別恐無定論蓋古今有

以藥物弒君者霍顯王莽梁冀之徒是也又有雖無弒逆之意而以奇藥誤其君者山人柳泌之徒是也言朱子謂律中醫藥不依本方致殺人者與故殺同悼公之疾必此之類止所以書弒以此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言爲人臣子盡心力以事君父足矣藥物有毒性醫知之非凡夫可用舍之可也止惟不舍藥物所以蒙弒君之名舍音捨○附錄邾人郳人徐人會宋公乙亥同盟于蟲終宋公伐邾事○附錄楚子爲舟師以伐濮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大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大子建居于城父令尹子瑕聘於秦拜夫人也濮南夷也費無極欲譖大子故令王伯南方大子居城父以致譖拜夫人爲夫人故遣謝秦也杜預氏云爲明年諸大

于殄本作迊音霸辟迊音
解去音泰殄音悅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奔
紀鄣使孫書伐之齊伐莒以莒不事齊也莒子庚輿
也紀鄣莒邑今南直隷贛榆縣有
紀鄣城孫書陳無宇
之子子占也鄣音章 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
嫠婦及老託於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
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登者六十人
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
七月丙子齊師入紀寡婦爲嫠紡紡麻作纑也去郎
藏也婦人以麻纑度城令長與
城齊而藏之以待外攻者欲爲夫報讐也及齊師伐
莒婦人繫繩城上而投其所垂于外隨之而出齊師
將此婦人獻之子占使師因繩在城而夜縋登焉城
上之人謂齊師已登城之人紀即上紀鄣杜預氏云
傳言怨不在大蹇音蹇遝音鐸共音恭○汪克寬氏
曰齊景爭霸之心不下於僖桓而徒計近功汲汲焉

有事於除莒以晏子之賢爲之輔佐而亦不
能有所匡正則所謂以其君顯者何足稱哉○附錄是
歲也鄭駟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其父兄立
子瑕子產憎其爲人也且以爲不順弗許亦弗止駟
氏聳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
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卜亦弗
予子游駟偃也絲晉女所生弱幼小也子瑕駟乞也
子游之叔父舍子立叔不順于禮許之則違禮止
之則違衆故子產弗許亦弗止聳懼
也舅晉大夫也龜守龜也予上聲 大夫謀對子產
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
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
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

剥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
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
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
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
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不天不爲天所佑也疫死
曰札病曰瘥短折曰夭狂
惑曰昏言諸臣相繼而死也大夫繼世爲一宗之主
故云宗主族於謀謀於族也長親分長而且親也二
三老謂卿大夫是謂駟氏言鄭之君臣以天自欲亂
駟氏故隨其所立而不知十三年平丘之會舊盟以
大職爲戒若鄭臣之死而晉大夫得專其位則是鄭
國與晉之縣鄙無異其失職已甚豈足爲國哉夫聲
夫 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報使荅其禮也舍
置也杜預氏云傳
言子產有辭使去聲○愚按立嗣重事也况叔爲之
傍爲不順乎子產秉國之政乃弗能止以致大國之

問誰之過歟對客之辭則氣誠壯矣○附
訊若止之於始亦惡用是爲哉 錄楚人城州
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
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
乎十三年吳滅州來今楚復取而城之戌莊王曾孫
諸梁父也今亦如之言今王下撫其民亦猶前日
也挑吳挑
釁于吳也 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
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
性而無寇讐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忘寢
與食非撫之也息民五年謂自十三年即位今始用
民城州來其謂息民者凡五年也樹
立也宮室無量則不節用民人日駭則有寇讐轉遷
徙也勞罷死轉則不樹德忘寢與食則不樂性杜預
氏云傳言平王所以不○附
能霸罷音皮 錄鄭大水龍鬭於時門之

外洧淵國人請爲禜焉子產弗許曰我鬬龍不我覿也龍鬬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時門鄭城門洧淵洧水之淵禜禳祭覿見也杜預氏云學言子產之智[附]十執反[爲]去聲禜音詠○附錄令尹子瑕言蹶由於楚子曰彼何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蹶由蹶由吳王弟五年靈王執之以歸室室家市市人言靈王怒吳子而執其弟猶人忿于室家而作色於市人舍弃也杜預氏云言楚子能用善言[歸]九衛反

經己卯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無傳會子臧之子鄸采邑鄸音蒙○秋盜殺衛侯之兄縶不書衛公子而所言衛侯之兄者惡其不能保護其兄乃爲盜所殺縶音執○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鼎君乎而出皆書名惡之○十有一月辛卯蔡侯盧卒無傳

傳二十年附錄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杜預氏云是歲朔旦冬至之歲也當言正月己丑朔日南至時史失閏閏更在二月後故經因史而書正月傳更具於二月記南至日以正歷也梓慎望氛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氛氣弭止也杜預氏云爲宋華向出奔蔡侯卒傳氛音分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汏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戴族華氏桓族向氏杜預氏云傳言妖由人興○附錄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爲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時建居城父故言方城之外叛集成也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何信於讒王執伍奢一過謂[illegible]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大子未至而使遣之信讒[illegible]建妻王懼其言故執之三月大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己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猜奮揚[illegible]故使往瑕大子奮揚未至王城父先遣大子去知大子究也執己以至示不逃刑也曰事建如事余此乎王命奮揚爲司馬之辭苟貳苟且而後二心也初初命還與旋同周旋也後命謂殺大子之命而汝犯奸犯也如他日使復舊職也[大]音泰[使]去聲

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爲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彼謂伍奢之子仁謂有愛父之心而汝也吾免而父郎無極所謂以免其父召之棠君尚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弃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爲愈棠邑今爲南直隸六合江浦二縣奢長子尚爲棠邑大夫員尚弟子胥也知不逮尚以己之知不及員也言我能死而楚以免父見召[illegible]不可以不奔[illegible]父以無罪見戮[illegible]不可以[illegible]度功[illegible]成功[illegible]爲仁[illegible]者貴成功也擇任[illegible]擇任報讎之事

弟知勇謂尚也仁與知謂員也棄去謂奔父不可棄我是以當奔歸俱死所廢名名不可廢兩是以當報怨愈差也言此之相從俱死俱奔者勇之差勝也〔知〕音智〔度〕音鐸〔辟〕音避伍尚歸奢聞員

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楚人皆殺之旰日晚也言伍員將為楚患使楚之君臣不得早食也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公子州于即吳公子僚光即闔廬宗謂員之父兄反復也光曰是宗為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為之求士而鄙

以待之乃見鱄設諸焉而耕於鄙光將有弒君之心不利員所學故破其議而員亦知已之未得用故先進勇士以求入於光而退居于鄙以待之鱄設諸勇士也杜預氏云為二十五年吳滅徐傳〔為〕去聲〔鱄〕音專○附錄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

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亾愈於死先諸華亥僞

有疾以誘群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亾愈於死言作亂而亾猶愈于坐待其死先諸先作亂也〔惡〕去聲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

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

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癸卯取大子欒與母弟

辰公子地以為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慼向寧之子

羅華定之子啟與華氏盟以為質公子寅以下八子皆公黨欒即景公辰與地皆元公子也華氏向氏為此冬奔陳明年出奔傳〔大〕音泰〔質〕音至○衛公孟縶狎齊豹

奪之司寇與鄄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

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懼而欲

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公孟縶靈公兄也〔狎〕輕也豹齊惡之子為衛司寇鄄豹邑縶奪豹之官與邑以其不良故有征役則反豹官邑使行無則縶又自取之公孟即公孟縶北宮喜褚師圃皆衛大夫宣姜靈公嫡母謀于朝因以共亂〔鄄〕音絹〔惡〕去聲

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為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

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

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

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

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

其可也見謂薦也宗魯豹友豹欲殺公孟故戒令勿與乘假借也名善名言子借我以善名故公孟親我僭不信也言使子借我之言不信也行事謂殺孟之周完也言吾寧死不負子之言以完事于子〔見〕音現〔難〕去聲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

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鼃寘戈於車薪以

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

及閎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

公孟之肩皆殺之平壽衛下邑有事祭也蓋獲衛郭門齊子氏豹也豹家設帷於蓋獲門外而伏甲於其中祝鼃豹之黨寘戈於車薪以要公孟使不得前也使一乘亦如前車寘戈於薪使不得後也華齊亦豹黨閎巷門也〔鼃〕音哇〔中〕去聲下同公聞亂乘驅自閱門入慶

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貳車及公宮鴻駵魋

駟乘于公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于馬路之衢

遂從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齊氏射公

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踰而從公公如死鳥

析朱鉏宵從竇出徒行從公乘聖乘車疾驅也閎門 衛[illegible]門慶比公南楚 賓衛三臣言華寅公孫也鴻騮魋亦衛臣公南楚 四人共一車故云驂乘子申亦衛臣從從公出也 袒示以必死也驂空也執蓋以當侍從之闕欲蔽公 也閉郭門恐追公也踰郭而出死鳥衛地析朱鉏 黑背之孫賓貴之也驂 音留乘音乘射音石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遂從諸死鳥請將事辭曰亾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臣不敢貳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乃止青頃公之孫將事行聘事也賓即青也阿比也命己使比衛之臣下也貳違命也主人衛人也受聘當在宗祧故云宗祧在此不行聘事

也射音石竇音豆 音墳贄去聲衛侯固請見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為未致使故也衛侯以為乘馬青若已致君命則享有庭實復有私覿私面之禮今未致使故不敢以客禮見而但以良馬為相見之禮衛侯喜青敬己為乘馬以貴之為候注去聲賓將掫主人辭曰亾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於燎將請也掫夜行也君之收言當執牧牛圉馬之役扞外役謂掫也請請掫也除免也燎設火燎以守備也掫鄒上聲音預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北宮子喜也渠子召喜同叛北宮宰不與聞即殺渠子[illegible]丁巳晦公入

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出奔晉閏月戊辰殺宣姜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析朱鉏謚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喜始與齊氏同亂終歸于公故以貞公子盟朝等四人皆齊氏黨故出奔晉殺宣姜以與公子朝通也謚喜以滅齊氏故謚朱鉏以衛從公故皆未死而賜謚衛侯告寧于齊且言子石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苑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在群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生子石即青言其有禮齊侯喜青敬衛侯故訪歸于二三子之教也何忌齊大夫康誥尚書篇其曰文子兄弟罪不相及今非康誥全文乃撮其語也干犯也言受賜則犯康

誥之義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琴張孔子弟子衛人疚病回邪也仲尼言宗魯是豹言養之盜縶見殺之賊也蓋孟縶不善而受其祿是食姦也許齊豹行事是受亂也以利故不能去是病其身於回邪也知難而不以告於孟縶是以回邪待人也殺身以周事豹是欲自蓋其不義也歸死孟縶是死不合義爲犯非禮也凡此數者皆非吉子所為也安若汝死居又又○愚按宗魯欲周事豹而死于公孟或謂負死受亂蓋不義犯非禮此萬世公案也然其心則自謂忠於縶信於豹故以死自明其無他似非手刃殺人者之比而陷若乃因仲尼之言遂以春秋書盜歸之則聖人用而稽寧告豹自惡不誅而治盜不幸陷罪若千蓋二十一年傳云齊豹作而不義其名爲盜左氏已有成說弟部深考爾○宋華向之亂公子城以公孫忌樂舍司馬

疆向宜向鄭楚建鄖尹出奔鄭其徒與華氏戰于鬼
閻敗子城適晉 [illegible]
華亥與其妻必盥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
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
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 不信謂不信公(食)所(食)
[illegible] 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愛
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
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 費遂大司馬雖華氏族頗忠於公滋益言攻華氏求
去其憂恐殺質子反益其憂也子謂質子詢恥辱也 [illegible] 音侯 冬十月公殺華向
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向寧欲殺大
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
庸使少司寇牼以歸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三
公子為質必免公子既入華牼將自門行公遽見之
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 登費遂之子黨華向皆大子謂
所質樂等 [illegible] 三公子歸 [illegible] 明不質
[illegible] ○附錄 齊侯疥遂痁期
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款言於
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

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
祝固史嚚以辭賓 [illegible]
有加言過於先君也固祝官名嚚史官名辭賓辭謝來問疾之賓 [illegible] 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
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
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
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
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 日往日也宋盟在襄二十七年趙武言士會之家事可對人言竭盡無隱士會之祝史告神辭皆陳實事無虛美可愧由其家無猜疑之事故祝史無所求於鬼神康王楚王也五君文襄靈成景也晏子述屈建康王之言而不明其旨蓋欲公之發問以
卒之也 [illegible] 音悅 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
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
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
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
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
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鍾舞女斬刈
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
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
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
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

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爲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內外謂家國不廢無廢事也上謂在上位下謂庶民無違事無違理之事篤信以誠信告鬼神也無愧心以君功德稱其陳說也與其受國福也薦其社福也信實也言祝史獲福以其爲信實之君所使故其告于鬼神者皆忠信之言也頗偏辟邪也違背理也從欲放縱其耆欲也厭足其私情也斬刈欲割削也輸隨也掠奪去也違邪也後人謂于孫行非嗣行非法度之事也還循顛也驕蓋掩也言匿君所爲如此而祝史以其實告神是言君之罪也不言而掩蓋其失數其美是矯詐以罔其神也進則矯誣退則言罪無所措其辭說故于是作虛辭以求媚于神信不信也慢欺也與音預爲去聲顛音旋辟音僻從音縱厭平聲去聲刈音乂數上聲

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爲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脩德而後可。不可爲言非誅祝史所能治也萑荻蒲楊也舳曰藪細曰蒸蜃蛤也衡鹿舟鮫虞候祈望皆官名言公立此四官禁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縣鄙近郊之人隨也承嗣大夫繼世爲大夫也言縣鄙之人入服公政迫近於關者又暴征其私物世爲大夫者又強易其貨賄布施也常無藝無法度也違上肆行也借令詐爲令也養長也言此嬖寵之臣貪恣有所欲長養其情所求不給之以罪詛其上言欲使祝史祝其君果有益而得福則彼夫婦

皆詛其君亦將有損而召禍也聊攝二城名齊東界在今山東聊城縣姑尤二水名齊西界在今山東萊州萬萬曰億萬億曰兆時田氏務施而景公淫于民以嬖之故晏子因事以納諫如此交廛市彰反○孫應鰲氏曰此可垂戒千後之不求治于民而求福于神者

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已止也責除逋責也斂去聲○附錄

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沛澤名時齊侯疾愈故田于沛虞人掌山澤之官周禮孤卿建旃故以旃招大夫士招我以弓故以弓招士諸侯服皮冠以田虞人掌獵故以皮冠招虞人

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言君招當往道之常而非物不進乃官之制故孔子以爲守道者不若虞人之守官也韙是也韙于鬼反○傅遜氏曰官與道豈二乎楊子以爲非夫子之言必矣○附錄

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遄臺在今山東臨淄縣子猶梁丘據也遄市專反

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無言時靡有爭。醯醢肉醬也水火燥濕不同性醯醢鹽梅不同味燀炊也濟之言使顧調適乎也濟益也濟益其味之不足者

洩其過洩減其味之火過若平其心言未和則心平也亦然如羹也否也民不犯于犯也詩商頌烈祖之篇鬷假大也言中宗非自賢明亦由賢臣與其君可否相濟如宰夫之和羹既敬戒其事復和平其心于是中宗總有大政上下皆無怨言而當時亦思心亦無爭鬭之事鬷音闕[鬷]音騣右祖反

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濟成也一氣陰陽也二體文武舞也三類風雅頌也四物律度量衡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六律黃鍾大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為六陽律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為六陰律七音以五音而加變宮變徵也八風八方之風詳見隱公五年六府三事之功皆可歌故謂之九歌六

府水火金木土穀也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也言此九者合然後相成為和樂也周密也清濁以下凡十事言樂聲如此相反以成其音亦猶羹之水火相反君臣之可否相濟者也詩邠風狼跋篇不瑕不可疵瑕也義取心平則德無有瑕以上二節言和之異于同

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專壹謂專用一聲不成樂也此節言同之異于和

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逄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爽鳩氏少皞氏司寇季萴虞夏諸侯逄伯陵殷諸侯蒲姑氏殷周間諸侯今山東青州府博興縣有蒲姑城言自爽鳩氏以來皆代居此地若君亦樂欲則亦居此地者當亨其樂非吾君所可得是以此類為云云齊侯其于所樂志于不死晏子語以節其情慾遏音洛音泰生反○愚按晏子與同之辨與蓋特歸于治理且以廣夫子論語之旨

○錄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子產死惟大叔知必代已狎輕也難難以治也大音泰下同

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取人劫人也萑苻澤名萑音丸苻音蒲

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

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糾猶繩也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詩大雅民勞篇止語辭汔其也康綏皆安也言厲王暴虐民甚矣其可以小安之施惠此中國以安夫四方此詩蓋欲其施之以寬也汔音乞

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亦民勞篇詭隨不顧是非詭隨人也謹斂束之意無良不良人也式用遏止慘曾也明天之明命言毋得縱此詭隨者以斂束彼無良者嚴為刑威用以止遏寇虐者以及夫曾不畏明法者此詩蓋欲其糾之以猛也毋音無從音縱

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亦民勞篇柔而撫之也能順而習之也有剛柔意王謂王室此詩蓋欲其平之以和也

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又詩商頌長發篇競強絿緩也優優和也遒聚

也言湯政適中故爲百祿所聚此詩並言其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言子產愛民有古人遺風孔叢子云鄭子產死鄭人丈夫捨玦珮婦人捨珠玉夫婦巷哭三月不聞琴瑟之聲○蔡虛氏曰鄭小國也於晉楚服晉則楚伐乃服楚則晉伐乃子產執政兩事晉楚國安靜者數十年故鄭人悲之如已親戚而孔子亦泣爲古之遺愛也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五十五　終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五十六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著

昭公十一

經庚辰二十有一年蔡侯元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使士鞅來聘晉頃公即位通嗣君○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南里宋城內里名○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卒叔弓之子伯張○冬蔡侯朱出奔楚杜預氏云朱爲大子則失位遂微弱爲國人所逐故以自出爲文○公如晉至河乃復

傳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天王周景王無射鐘名射音亦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輿也而鐘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鍾之輿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槬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窕則不咸槬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槬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泠樂官鳩其名職所主也有音然後相和成樂故音爲樂之輿有鐘然後考聲故鐘焉音之器省風謂省風俗而作樂以發之鍾言其聚輿言其行窕條細也槬横大也嘉樂成嘉樂也億安也言以器聚音以音行樂小者不至于窕細而不滿大者不至于槬横而不入大小適均則能和物物既和平則嘉樂由此成故和平之樂入于人耳藏于人心心安則樂自生聲細則人心不能滿聲大則人心不能容不滿不容然後心有所感而生亡情之疾杜預氏云爲明年天王崩傳泠音伶窕徒彫反槬戶化反

○三月葬蔡平公蔡大子朱失位位在卑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嘆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失位謂不在適子位以長幼齒故位在卑以告以大子失位事告也君謂大子朱詩大雅假樂篇塈息也言不解息於其職位民之所由以安息也蔡侯即大子朱杜預氏云爲蔡侯朱出奔傳大音泰解音懈塈音係夫○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爲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爲士鞅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爲十一牢叔孫婼也季孫意如也叔孫以三命爲國政季孫惜其位在己上欲使得罪于晉故

以七牢禮士鞅請是禮鮑國之禮以激怒士鞅鮑國歸費在十四年杜預氏云言魯不能以禮事大國且爲哀七年吳徵百牢起本○愚按周禮使卿主國衛之饔餼五牢以七牢禮鞅亦過矣猶少之邪宣子請環於鄭伯子產卒弗與宣子爲謝不敢以若之賢豈其爲鞅一怒遂棄周禮以從之蓋必季孫主之者而力弗能禁矣○宋華費遂生華貙華多僚華登貙爲少司馬多僚爲御士與貙相惡乃譖諸公曰貙將納亡人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死如可逃何遠之有亡人謂華亥華亟數也司馬費遂也亡良子謂華登前年奔吳再亡謂亡貙也多僚以公不忍故言君若愛司馬則亡去以避難然死不可逃若可逃則在外亦不爲遠見亂亡亦不能逃也讒以恐動公也亟去聲貙音區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

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貙將使田孟諸而遣之使告司馬欲逐貙也讒子謂多僚言吾有多僚之讒子而不能早自誅殺吾又不自即世抑君有逐貙之命田獵也孟諸藪名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張匄尤之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宜僚盡以告張匄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酬以幣侑勸也亦如之司馬賜貙亦如公賜也張匄華貙家臣尤之怪賜之厚也子皮即華貙宜僚即多僚劫之也登華登也前登亡已甚傷司馬心我不可又殺多僚以重傷之重去聲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匄不

勝其怒遂與子皮臼任鄭翩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牼禦諸橫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六月庚午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任翩皆貙家臣橫地名大心等三人皆公臣盧門宋東城南門舊鄘舊城也華氏居宋城內南里故宋脩舊鄘之城桑林宋城門名牼音坑○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爲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爲災陽不克也故常爲水物事也二分日夜等故云同道二至長短極故云相過日食陰侵陽是陽不勝也故其災卒爲水二江反○愚按梓慎不能因公之問言以遇災而懼之意乃曰不爲災使公怠于脩政致失國甚黨于季氏而爲諂諛以悞君也於

是叔輒哭日食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非所哭而哭其精爽已散故將死○附錄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戍宋廚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獲其二帥公子苦雂偃州員登前奔吳故用吳師烏枝鳴齊大夫濮宋廚邑大夫未定營壘未定也入謂吳師固安定也鴻口宋地今河南歸德州舊有鴻口亭二帥吳大夫雂古含反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下而巡

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劒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翟僂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華妵居于公里亦如之餘吳之餘師出奔也藉死借以死難也送亡送君出亡也請待待復戰決勝負也徽幟也令其各自揚徽欲知助公多少以試衆心也揚門宋東門用少以少擊衆也備長兵也彼謂華氏北敗走也濮以裳裹死人之首而荷之以走詐言已得華登之首以奪其心新里華氏所取邑翟僂新宋公臣華妵華氏族一云華氏逃而劫公戰一日公里而抵華氏杜預氏云得言古之爲傳不皆小人荷何可反說他活反挺他反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赭丘鄭翩願爲鸛其御願爲鵝子祿御公子城莊堇爲右干犨御呂封人華豹張匄爲右城前年奔晉因請師救宋翩胡晉大夫苑何忌齊大夫公子朝前年出奔晉今還衛赭丘宋地鄭翩華氏黨鸛鵝皆陳名子祿莊堇公臣干犨華豹張匄亦華氏黨呂封人邑封疆之官翩音篇鸛音灌犨尺由反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將注豹則關矣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豹射出其閒將注則又關矣曰不狎鄙抽矢城射之殪張匄抽殳而下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又射之死干犨請一矢城曰余言女於君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干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

殪大敗華氏圍諸南里城以豹呼已故怒而反與之戰注謂傅矢於弓關與彎同彎弓而射也平公城之父尚庶幾也出其間矢出子城之前二日皆城之言狎更也城言女頻射我不使我得更相射是爲鄙夫故豹抽矢不射城一發殪之殳長丈二在車旁匄見豹死事急抽殳而下車爲豹擊城城射折其股扶伏與匍匐同匄方疾擊城折城車軫城又射匄死犨請一矢以求死欲言於君而活之犨言同乘共伍而不能皆死罪有大刑今我干軍之刑而從子以求生宋君安用我爲速諸求速死也關音彎相去聲射音石殪音翳女音汝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貙曰吾爲欒氏矣貙曰子無我迋不幸而後亡欒盈也晉盈還入作亂而死事在襄二十二年亥恐言我畏事不成而死與欒氏同矣迋誑也貙言已從命言不幸而後亡何至如欒氏而以誑我迋音誑使華登如楚乞師華貙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食於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

楚薳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犯師而出犯公師當逆華登也復入〇南里也地以諫楚王華亂爲不可止以先許故卒伐之時衛有齊豹之亂宋三家專政故犯云然杜預氏云爲明年華向出奔楚傳大音泰）〇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東國隱大子之子平侯廬之弟朱之叔父也君王謂楚平王）朱愬于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大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

君蔡無他矣（有盟謂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是也其子謂朱也十一年蔡平侯與楚公子比殺靈王故言隱大子之子與君同惡無他無他心也）〇公如晉及河鼓叛晉（大音泰晉克鼓在十五年至是鼓又叛）晉將伐鮮虞故辭公（晉屬鮮虞晉將有事無暇待賓且懼泄軍謀故辭公）

經二十有二年（辛巳蔡悼侯元年）春齊侯伐莒〇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〇大蒐于昌間（無傳）〇夏四月乙丑天王崩〇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叔鞅叔弓之子）〇王室亂（諸子並爭亂任家室故不日京師而言王室）〇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以者能廢立之也書王猛爲王自書名未即位也辟子朝故出居皇）〇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入者難辭）〇冬十月王子猛卒（不書其爲王以別於葬）〇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無傳）

傳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北郭啓齊大夫苑羊牧之莒大夫啓非齊卿故賤壽餘莒地）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涖盟莒子如齊涖盟盟于稷門之外莒於是乎大惡其君（齊侯怒敗故伐莒司馬竈齊大夫稷門齊城門杜預氏云爲明年莒子來奔傳惡去聲）〇楚薳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憂無寧以爲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薳越前年帥師救華氏故使人告于宋無寧寧也宗宗廟也）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爲君憂拜君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華向宋之公族故稱父兄日前日也亢高也衷善也獎勸也言無高貴不善之人以勸亂人爲惡也宋以義拒楚故楚人患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爲楚功其亦無能爲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固請出之宋人從之（致死可知其必戰則師或敗故云非吾利出之聽其出奔也無能爲言華向亦無能爲宋害也宋人慮華氏更爲亂必欲殺之故諸侯固請然後從之）巳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皇奄

偪省臧士平出奔楚[illegible]宋公使公

孫忌為大司馬邊卬為大司徒樂祁為司城仲幾為

左師樂大心為右師樂輓為大司寇以靖國人[illegible]

孫忌子罕孫幾仲江孫輓子罕孫傳[illegible]言三年而後弭卬音昂 〇王子朝賓起

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劉獻公之庶子

伯蚠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為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

朝之言以為亂願去之[illegible]

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

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

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已犧何害王弗

應[illegible]

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

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戊辰劉子摯

卒無子單子立劉蚠五月庚辰見王遂攻賓起殺之

盟群王子于單氏[illegible]

晉之取鼓也既獻而反鼓子焉又叛於鮮虞六

月荀吳略東陽使師偽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

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鳶鞮歸使涉佗守之[illegible]〇丁巳葬

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

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以逐劉子壬戌劉子奔揚單

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癸

亥單子出王子還與召莊公謀曰不殺單旗不捷與

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樊頃子曰非言

也必不克遂奉王以追單子及領大盟而復殺摯荒

以說劉子如劉單子亡乙丑奔于平時群王子追之

單子殺還姑發弱鬷延定稠子朝奔京丙寅伐之京

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辛未鞏簡公敗績于京乙亥

甘平公亦敗焉[illegible]

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閔

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叔鞅葬景王還言王
室之亂經所以書亂閔馬父卽閔子馬魯大夫天所廢謂蔣袁藏鉄若○急設欲卜子朝之不克實於其
事之不順焉觀之如但以袁職秩故爲不足與也則將謂亂臣蔵亍有責譏之援而後動於王者其袁帚
克乎此非君子所宜言○單子欲告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王
如平時遂如圃車次于皇圃車皇皆周地○欲晉救以王出次示情急也
○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盟百工于平
宮辛卯鄩肸伐皇大敗獲鄩肸壬辰焚諸王城之市
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百工叛己巳
伐單氏之宮敗焉庚午反伐之辛未伐東圉王子處王猛黨
守王城以拒子朝平宮平王之宮鄩肸子朝黨伐王猛所居之地醜王猛黨前城子朝所得邑百工因叛

敗故敗而伐單氏反爲單氏所伐而敗之東圉百工所居邑鄩音尋冬十月丁巳晉籍
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
城庚申單子劉蚠以王師敗績于郊前城人敗陸渾
于社籍談荀躒皆晉大夫九州戎卽陸渾戎也焦瑕溫原晉四邑郊子朝邑前城人子朝衆也社周
地○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不成喪也杜預氏云釋經所以不書
王崩已丑敬王卽位館于子旅氏敬王王猛之弟公子匄也子旅周大夫杜預
氏云乙酉在十一月經書十月誤雖未卽位周人謚曰悼王十二月庚戌晉籍談
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軍于陰于侯氏于谿泉次于
社王師軍于汜于解次于任人閏月晉箕遺樂徵右
行詭濟師取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

京毀其西南陰諸啟所軍侯氏荀躒所軍谿泉賈辛所軍社司馬督所次汜解任人皆王師
所分之邑箕遺以下三子皆晉大夫渾瑕虎尹洛東
南前城之東南時子朝在京故共攻之○汪克寬氏
曰王室單當鄩難之秋任托孤之寄擁悼立敬其功亦
不在矣劉原父及文定公所以責二子者恭併霍光
鄧禹之流與其大
專無人臣之禮爾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五十六 終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五十七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著

昭公十二

經〔壬午周敬王元年〕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無傳謝取郊師婼音綽〕○癸丑叔鞅卒〔無傳〕○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晉人圍郊〔郊周邑圍郊討子朝也杜預氏云圍郊在叔鞅卒前經書後從赴〕○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無傳〕○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雞父楚地今南直隸壽州竟〕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夏齧徵舒玄孫齧言有鞭闌弃入〕○天王居于狄泉〔狄泉在今河南府城東洛水北即成周也居狄泉辟子朝也〕。〔孔穎達氏曰此事無傳其文不言無傳者傳稱六月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當從劉而居狄泉故不云無傳〕○尹氏立王子朝〔尹氏周世不言尹子而言氏明其氏族強故能立之也立自尹氏明非周人所欲立也〕○八月乙未地震○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傳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癸卯郊鄩潰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閒庚戌還〔二師王師晉師也郊鄩二邑皆子朝所得今河南偃師縣有鄩溪平陰澤邑皆周地時子朝敗王使人告閒假于晉故晉師還鄩音尋閒如字。呂祖謙氏曰宣是時王必以爲無假于晉師故使告閒而晉因此遂還然晉師還而子朝之勢復振矣出郊潰遂取于朝不至如後日之盛〕○邾人城翼還將自離姑公孫鉏曰魯將御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徐鉏丘弱茅地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蹷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以離姑皆邾邑公孫鉏邾大夫御禦也邾魯竟界相錯故邾師從離姑則道經魯之武城恐魯人禦之故鉏欲不過武城依山南而歸徐鉏三人皆邾大夫三人恐雨山道下濕將不得歸故不從鉏言塞其前以兵塞其前道也殊絕也蹷仆也推而絕之木仆地以塞後路也愬音訴蹷音厥〕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言使人也〔諸侯有罪盟主當以罪討之不當執其使者故書行人譏晉之執使人也使去聲〕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坐訟曲直也在禮卿不會公侯得會伯子男故云當小國之君邾雜有東夷之風故云夷子服回魯大夫爲叔孫之介副〕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士彌牟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與之使執之也去衆與兵示欲以身死義不爲辱彌牟即士景伯時邾君在晉若魯城亡其國必無所歸將益晉憂故云悔之何及若皆相執言若以叔孫與邾是使諸侯皆得相執也〕使各居一館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先歸邾子〔晉人使叔孫與子服回各居一〕

館不得常見各聽其辭二子皆不直故士伯聽而之紡引也士伯引叔孫請于獄旣感其侍從必于都君之館然後以之如吏欲使邾人見其與辱也先歸邾子以邾子理直故也從去聲下同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叔孫旦而立期焉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芻刈草蕘採薪難艱難也都別都卽箕也立待命也從旦至明旦爲期服昭伯卽子服回別回以因之與言期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獻子欲求貨而以請冠爲辭叔孫先求作冠法以爲與別冠而後以二冠與之曰冠盡矣絶其後請也爲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曾欲以貨免叔孫叔孫留豐不出不欲以貨免也爲去聲○家鉉翁氏曰叔孫會于虢莒人訴取鄆將致之樂王鮒求貨于叔孫豹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卒弗與賄豹劉之子也今爲晉所執

范鞅求貨亦弗與叔孫所守如此亦可嘉矣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初不與示不可假也後食之示不愛也所居雖暫必治脩行如始皆見嚴整無所苟也○夏四月乙酉單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六月壬午王子朝入于尹癸未尹圉誘劉佗殺之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己丑召伯奐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訾牆直皆子朝所得邑入尹自京入尹氏之邑圍尹又公子朝黨佗劉子族敬王黨召伯奐南宮極皆周卿士子朝黨王知劉子于劉竄音善音賓秋七月

戊申鄩羅納諸莊宮尹辛敗劉師于唐丙辰又敗諸鄩甲子尹辛取西闈丙寅攻蒯蒯潰羅周大夫鄩肸之子莊宮莊公之廟尹辛尹氏族唐西闈皆周地蒯今河南洛陽縣舊有蒯鄉王師敗邑潰於是敬王已出子朝不服氏立子朝○姜寶氏曰子朝久未得立以人心不服而蒯北有劉單夾攝以相抗也今猶辛而劉單敗散王辨立然勢未張于是始自郊入尹依尹氏得立焉莒子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庚輿將出聞烏存執殳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苑羊牧之曰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弒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庚輿莒子名烏存莒大夫殳長丈二無刃牧之亦莒大夫庚輿著丘公之子郊公著丘公之子十四年奔齊殳音殊○吳人伐州來楚遠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州來楚邑時令尹子瑕以疾將兵遠越攝其事而帥旣卒其軍人無復鬬志熸火滅也熸音尖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熸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征則輕而則無威疾楚政則不盡力此上文所謂七國不同心帥遠

劉子正亂故云自戰軍多寵人不聽命故政令不壹此下文所謂師譟不能整也先謂正軍之前行者大其衆多寵必潰吳人示小之以不整而誘之後謂中軍之後者奇兵之擊其與陳整者再具列持之以整重而待之闕所頓反陳整三陳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爲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與巳晦戰此用晦日擊楚之下意也捷餘工謬于罪人不習戰故用以先犯胡沈與陳誘其爭獲罪人故亂舍縱之也許蔡頓喘縱囚之言故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國君

死稷之主與宗廟同其存亡故生得曰獲死曰滅非滅國之滅也大夫輕故生死皆曰獲○八月丁酉南宮極震南宮極朝臣以地震而死經書乙未地震魯地也傳稱丁酉南宮震則周地亦震周魯相去千里故震日不同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弃之矣東王必大克文公即劉伯蚠先君謂其父獻公也獻公欲立子猛未及而卒故云先君之力可濟周亡謂幽王時三川埊涇渭洛也地震山岸崩也子朝在王城故謂西王敬王居狄泉在王城之東故謂東王大臣即極也○錄附楚大子建之母在郥召吳人而啓之冬十月甲申吳大子諸樊入郥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郥郥陽也平王前娶蔡女爲大子建故母歸其家啓開導也楚夫人卬建母孔穎達氏云吳子諸樊王僚伯父何容僚子乃與同名此應傳寫誤當云大子泰邢同入楚司

馬薳越追之不及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徼之薳越曰再敗君師死且有罪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縊於薳澨徼要其勝負也此年秋已敗雞父恐往而復敗是再敗也薳澨楚地〇澨市制反○公爲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此年春晉爲邾執叔孫故公如晉謝之爲去聲○錄附楚囊瓦爲令尹城郢囊瓦子囊之孫子常也代陽匄爲令尹郢楚都楚用子囊遺言已築郢城今懼吳故復增脩之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愼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

獲能無亡乎言古之天子德及遠方故四夷爲守衛若卑則四夷交侵藉諸侯爲守矣諸侯親仁善鄰故鄰國爲守衛若卑則鄰國交侵完四竟自守矣結四援要結四鄰以爲助也狎安習也三務春夏秋之務小狹小也言諸侯卑則守四竟今城國郢則守又小不得爲卑故如其亡○竟音境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弃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場修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鄰國愼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過同愼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梁伯事在僖十九年走集邊之壘壁也通人行者伍部伍候候望官守官所守之法也交近傳交際之禮不僭守信也不貪廉正也懦弱

者無也詩大雅文王篇無念念也聿述也我取今周祖則述其德以顯之若文武則周武文楚四君皆賢方百里爲一同方千里爲一圻難以爲安也杜預氏云爲定十四年吳入楚傳沂音祈○愚按前于襄遷言城郢吾子謂之也此襄瓦城郢而戍以爲公入者何邑芒共王當楚盛時而襄思城其國郭是吐惠于預有謀國之深思焉乃今郢既戍矣而瓦以畏吳之故增修其城是忽于遠圖而自保不遑者也有不可同日而語者

經癸未二十有四年蔡昭侯元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無傳仲孫貜孟僖子也貜俱縛反○婼至自晉婼內大夫行還不書至婼以執而見釋故書至自晉喜其得釋也○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秋八月大雩○丁酉杞伯郁釐卒無傳○冬吳滅巢巢楚邑○葬杞平公無傳

傳二十四年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宮嚚以甘桓公見王子朝附錄簡公召莊公子召伯盈也嚚南宮極子桓公甘平公子嚚音銀劉子謂萇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度謀也言惟德同則能謀度于義大誓周書篇夷人平人也亂治也君謂劉平公言商紂之與滅在德不在衆今子朝不德無害于我當修德以勝之大音泰戊午王子朝入于鄔將于鄩稍強○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踁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爲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晉將禮叔孫而歸之故迎于箕梁其踁叔孫之臣叔孫疑士伯來殺己故謀先殺以欬體晉而後叔孫新禮遣之故叔孫竟受其禮以歸叛士之從二贊之傳遂氏曰邾莒之難一也叔孫入子守正不二其不僅國免于兵而且足以爲國之重意如逃遁苟免大致辱國人材之係于國也詩哉然豹遇趙孟則以賢聞而免戮婼遇韓范則危囚而幾殆又可以見晉政之汚隆矣二月婼至自晉尊晉也大夫當備書名氏婼不書氏所以尊晉也

○附錄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士伯立于乾祭而問於介衆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涖臨也使臨問子朝之曲直乾祭王城北門介大也衆言子朝曲故不納其使乾音干祭側界反上聲○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

莫將積聚也慎以陰勝陽故將水昭子以過春分陽氣盛而不勝陰陽將猥出故爲旱蓋陽不勝陰莫然不動必將積聚爲災也○陸粲氏曰于日食占水旱亦未之前聞○附錄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瑕杏皆敬王邑相相禮也大音泰相去聲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老夫子大叔自稱恤憂也嫠寡婦也織者常苦緯少故嫠寡婦不恤其緯將及恐禍及己也蠢蠢動貌詩小雅蓼莪篇缾小罍大皆酒器罄盡也缾資于罍缾罄則罍爲無餘故恥之以喩王室之微弱

恃在晉而無力以勤之是爲晉之証也閻音尹爲于僞反重直龍反 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 宣子韓起也杜預氏云爲明年會黃父傳 ○秋八月大雩旱也 脩雩之言 ○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甲戌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溫人南侵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爲石王定而獻之與之東訾 獻以珪禱河求福既珪自出于水神也所敬王在東故不受也陰不佞敬王大夫溫人晉邑陰不佞于所拘得玉者取之以玉變而爲石及敬王定其位石又變爲玉故不佞獻于王王喜得而與之東訾之邑 ○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 略行也疆疆界也行吳之疆界將侵之謂召之也踵躡其後也場音亦 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圉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 汭水曲歸遺也壽夢越大夫圉陽楚地汭音芮夢去聲 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其王之謂乎 二姓之帥謂守巢鍾離二大夫詩大雅桑柔篇厲惡階道梗病也杜預氏云爲定四年吳入郢傳

經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黃父晉地 ○有鸜鵒來巢 鸜鵒音劬欲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上辛上旬之辛季辛下旬之辛又重上事也不言大承上可知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諱奔故云孫陽州齊魯竟上邑孫音遜 齊侯唁公于野井 書失國日唁野井今山東東阿縣有野井亭唁音彥 ○家鉉翁氏曰書齊侯唁者再非與其能唁也譏其無救災恤患之失也 ○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曲棘宋地今河南陳留有曲棘里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鄆魯邑取鄆以居公

傳二十五年春叔孫婼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 右師樂大心官居桐門也宋大夫以宋大夫爵位尊卑下也司城樂氏之祖爲司城因以名族賤亦卑之也 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

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 君子必自貴重其身而後能以其道及於人故尚禮有禮而後存今右師反是自亡之道也杜預氏云爲定十年樂大心出奔傳 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 新宮逸詩車轄詩小雅篇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昭子將爲季孫迎宋公女故賦之右坐坐宋公右以相近改禮坐一也轄胡瞎反樂音洛 樂祁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 佐謂副宴禮也哀樂可樂而哀也樂哀可哀而樂也精爽明也魄形也魂陽氣也杜預氏云爲此年叔孫宋公卒傳喪去聲樂音洛下同 季公若之姉

爲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
宋聘且逆之公若從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
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
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
有也國君是以鎭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
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公若
平子庶叔父姊與公若同毋從從昭子也曹小邾姓
宋元夫人也逐逐平子公謂宋公如是言宋欲逐季
氏也三世文子武子平子也四公宣公成公襄公昭
公也逞志謂逐平子詩大雅瞻卬篇言無人則憂患
至命天命也杜預氏云爲下公孫于齊傳張從一云璧
○汪克寬氏曰昔也討私邑使人以孫之鄉圍之今也
堅○巳妻使公室之鄉逆之名雖爲臣實行
魯君之事尚何待昭公孫齊而後專魯哉 ○夏會于

黃父謀王室也王室有子朝之亂晉會諸侯謀定之趙簡子令諸侯之
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簡子趙鞅也時天王出居狄泉
故言明年將納王于王城○季本氏曰敬王既立久
而方議謀而卽散使敬王三年始入成周則諸大夫
不能急定王都之故也然十國咸集皆知有周而輸
粟具戍之令猶足以係屬國人視前年晉人圍郊之
氣勢不同矣非敬王得位以正能
服人心諸侯安能無異議如此子大叔見趙簡子
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
曰敢問何謂禮本其心謂之禮察其貌謂之儀行禮必爲儀儀爲未是禮故云儀非禮也
〔下〕式言[illegible]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
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
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爲五
色章爲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經者道之常義者利之宜行者人所
履天經地義其實一理故惣而言之謂天地之經言
經不言義省文也則法也日月星辰天之明也民實
法之以用其明高下剛柔地之性也民實因之以順
其性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五行金木水火土五味酸
鹹辛苦甘五色青黃赤白黑五聲宮商角徵羽氣薰
烝也發有形可見也淫過也言氣味聲色各有節文
若過則失其性也
總其綱下詳其目是故爲禮以奉之爲六畜五牲三
犧以奉五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爲九歌八
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奉養而成之也六畜牛馬雞犬豕五牲麋鹿麏狼兔或曰
五牲卽六畜初養爲畜將用爲牲但去馬或曰完
畀曰犧三犧謂天地宗廟之犧九文山龍華藻火
粉米黼黻六采繪用天地四方之色靑白赤黑玄黃
五章謂靑與赤之文赤與白之章白與黑之黼黑與
靑之黻五色備之繡九歌八風七音六律
辭見二十年此辭五味五色五聲〔蓄〕音蓄爲君臣上

下以則地義君上臣下所以法地勢高下之義此辭因地性意爲夫婦外內
以經二物物事也夫治外婦治內所以經紀內外之二事此辭天地經而民則之意爲父
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妻父曰昏重昏曰媾壻父
曰姻兩壻相謂曰亞九族親疏自然
條理所以象天之明此辭則天明意爲政事庸力行
務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
戮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在君爲政在臣爲事民功曰庸
治功曰力行其德教務其時要從時也恫民春
耕夏耘秋收冬藏之事威可畏也獄罪人也震雷曜
電也殺戮霜雪也震曜殺戮天之威也聖人作刑獄
以類天之義氣春生夏長天之恩也聖人施恩惠以
法天之仁氣此
辭用其五行意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
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

怒有戰鬭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好惡喜怒哀樂民之常情卽六志也則物則也自稟賦言類事類也自應接言審察六志之則使與事得宜而無過不及之差也哀大聲曰哭經聲有涕曰泣施與所當與也舍免所當免也刑陳曰戰力爭曰鬭行施爲也令號令也審則不差信則不易禍以制人之死福以制人之生生爲好事物死爲惡事物好則爲樂惡則爲哀人之生可樂而死可哀則皆爲善以取福不爲惡以取禍人能則天同地和協于陰陽風雨晦明之六氣能與天地流通不生疾而悠久也此解生與六氣意好惡俱去聲樂音洛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民有禮則生無禮則死故云所以生人性之曲者以禮矯之使就于直人性之直者以禮之使就於告如此而後成乎人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鞅簡子名能守此言故終免于晉陽之難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爲客若之何使客樂大心右師也宋廢王後故於周爲客使客使客輸粟也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踐土在僖二十八年辟音避恤音卹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於時號令輸王粟具成人之數書之於牒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而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杜預氏云爲定十年宋樂大心出奔傳〇有鸜鵒來巢書所無

也此鳥穴居非魯所有故書師己曰異哉吾聞文成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遙裯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師己魯大夫鸜鵒二字分言之取叶韻也出辱出奔之辱羽飛貌在外野出在郊外之野跦跦跳行貌徵求也褰袴也襦內衣也乾侯齊邑今爲北直隸成安縣巢高居貌遙遙遠也言鸜鵒出奔之地遠而又遠也裯昭公名死于外故云喪勞宋定公名立爲君故云以驕重呼鸜鵒傷之甚也昭公生出故歌死還故哭將及將及此事也總言鸜鵒之事應在昭公失國跦音殊褰音衍襦去聲〇秋書再雩旱甚也〇初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甲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姒與饔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抶己以示秦遄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抶余又訴於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爲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公鳥公亥皆平子庶叔父公亥卽公若思展季氏族相治也季姒卽公鳥妻鮑文子女也饔人食官名檀抶扑也秦遄魯大夫其妻公鳥妹秦姬也使使以非禮也公甫平子弟要劫以非禮也公之亦平子弟卞平子邑夜姑家臣而要主其罪尤重故獨殺之是指夜姑公若與夜姑共相公鳥之室故云殺是是殺余豎主通請謁者逆迎也有司欲夜姑之有司欲迎受生殺之命此節

言平子得罪於公若[稍]去聲[扶]去聲逿市專反[要]平聲[爲]去聲[內]音納　季郈之鷄鬬季

氏介其鷄郈氏爲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郈氏且讓

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郈昭伯魯大夫孝公八世孫食邑于郈因以爲氏與平子居相近故鷄鬬今山東曲阜縣有鬬鷄臺介甲也以甲衛其翎使取勝距鷄足後加鐵者以金飾鷄距以碎其甲怒謂其不下己益宮侵其宮以自益也讓責也此節言平子得罪於郈氏[郈]音后　臧昭伯

之從弟會爲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

怒拘臧氏老昭伯臧爲子摘之也老家臣也事見此年冬此節言平子得罪於臧氏[從]去聲

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

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禘合祭也萬舞名於禮公當二十六人今僅二人其衆俱萬于季氏之家廟臧即昭伯不能庸言弃禮大甚將廢之不用也此節言平子

得罪于魯大夫○林堯叟氏曰孔子謂季氏八佾舞于廟恐即此事　公若獻弓於公爲

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爲告公果公賁公

果公賁使侍人僚柤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

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

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

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

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

君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

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

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闞公居於長府

公爲昭公子務人也公果公賁皆其弟公與季氏爭勢故佯怒欲擊僚柤無命無受命之人也小人言其微不足謀大公果知公意順故自言難難圖也郈孫即郈昭伯可可逐也勸勸公逐也子家懿伯莊公玄孫讒人謂公若郈孫之徒受名徒以虐名受禍也舍失也克事猶成事也退之使懿伯去也懿伯恐洩受命之罪故留公宮以自明闞魯邑長府官府名[與]音預　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

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

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

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亾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

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

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薀薀蓄民

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

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沂上謂魯城南沂水之上季氏迫于難三請命不得子家子即懿伯政自之出政令自季氏出也隱民謂亾逃匿者日入日冥也慝姦惡也言日冥之後姦惡之人或起而叛君助季氏衆季氏之衆蓄聚薀積也言積其所蓄之怒則民將生異心異心一生則與季氏求同叛君者將合而攻君也孟懿子即仲孫何忌　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

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

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

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

冰而踞遂逐之衆疑所助故莫對三家一體有季亾齒寒之勢故云是無叔孫氏也冰矢筩貝蓋可以取飲踞蹲慢也言無戰心遂之逐公徒也[蹲]于公反　孟氏使登西北隅

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

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孟懿子亦與所助…皇季氏觀勝負…遂孟懿子…故執之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諸臣公若等公本意自伐季氏非空諸臣所劫令子家盡欲令諸臣等僞作劫君以向季氏者令負罪而出君自可止不出與季氏有所懲必將改其所爲公不忍出君魯國遂如墓謀先言氏謀所葬

已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爲近故也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平陰齊邑昭公未敢直前故次陽州以待齊命齊侯未至平陰昭公欲迎齊侯故過平陰先至野井以待之齊侯自

答本不稱有司請陽州而欲會于平陰故命魯侯至野井見迎蓋爲平陰近而陽州遠故也昭公先往野州得下人之禮物事也…去聲爲去聲○季本氏曰公知齊人不拒而漸進以至于野井齊果出逆而唁之亦可以見景公能不失禮矣景公自守之君也何以責其能定魯哉而況公初至之待魯亦未能遽爲謀也先儒謂譏其無納公之實蓋要其終而言耳

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莒疆莒國封疆也二十五家爲社齊侯欲以二萬五千家之賦致于昭公以待季氏之命非福也言天若福君不能過于周公周公止封于魯則汝魯封君亦足矣今昔舍魯而失之乃以千社之地稱臣于齊則從亾者皆舍君而去又誰與之共立也之往也

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繾綣從公無通外內以昭伯率從之人爲盟…盟不得叛公信明也彰著有罪無罪繾綣不離散也通通也外言不入內言不出無得…也好惡同…去…聲…上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爲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亾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爲而何守焉乃不與盟羈子家子名二三子謂從亾者從者陷君於逐君故云皆有罪或欲通內外爲彼此辭說也且欲去君爲負罪出奔也好亾好出奔惡定惡歸國自…欲通外內以下釋同好惡之非勸君逐季氏陷之之于難是從者亦有大罪不獨留者自陷

君於難以下釋言罪有無之非入歸國也何守何必守公而不去也自通外內以下釋繾綣從公無通外內之非好惡難去聲與音預○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昭子言平子雖死而逐君之惡名子孫不能忘故不能爲女謀也改改過也昭子以季氏悔過之意與公言子家子恐從者知其謀故命執適公館者昭子請歸安衆而後納公從公者恐公溺…之意不得人欲殺昭子左師展魯大夫公使昭子…伏兵所殺故使取道自鑄以歸　平子有

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有異志，不欲復納公也。昭子恥爲平子所欺，因祈死而自殺。齊音齋。○汪克寬氏曰：春秋賢臣憂國祈死者有二：晉范文子以厲公無道，慮國難之將作；魯叔孫婼以昭公失國，因憤意如見欺，皆愛君憂國之至，因禱以自裁也。○愚按：當平子登臺三請，危亦甚矣，設非西北隅之陷，亡可立待。昭子何以不取聽戾正其罪而誅之，竊意昭子自歸平子之勢已成，即欲誅之，力亦有不能者。不得已謀安衆而後納公，而平子已有異志，知其莫可誰何，于是自祈而死，以盡臣子之節，不可謂非忠矣。雖然，與其死而無濟于公也，曷若愬盟主討叛臣，必求復君而後已。有如不克，然後以死繼之，此正命也。柰之何踵范子之故智，而近于匹夫之爲諒哉。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展欲與公乘騎輕歸，公徒不欲而執展。○附錄 壬申，尹文公涉于鞏，焚東訾，弗克。文公，子朝黨。焚，以火攻也。東訾，敬王邑，今河南鞏縣有訾城。○十一月，宋元公將爲公故如晉。夢大子欒即位於廟，已與平公服而相之。時昭公孫齊，故欲如晉請納昭公。平公，元公父。服，朝服也。爲，去聲。大音泰。相，去聲。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爲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群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歿，唯是楄柎所以藉幹者，請無及先君。父兄謂華向。楄柎，棺中笭牀也。幹，骸骨也。無及，欲自貶損也。元公以憂爲死兆，故其命群臣云然。楄，蒲田反。柎，音附。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群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群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祗辱。昵，近也。私降昵宴，私自降損昵近宴樂之事。死生之度，送死事生之法度。不忍其死，不忍亂法自速其死。祗，適也。言君命必不行，適以自辱也。隊音墜。宋公遂行。己亥，卒于曲棘。杜預氏云：爲明年梁丘據語起本。○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時公客處齊，齊取以居公。杜預氏云：不書圍，鄆人自服，不成圍也。○附錄 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以卜爲信與僭，僭吉。臧氏老將如晉問，會請往。昭伯問家故，盡對。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再三問，不對。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至，次于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郈。臧會，昭伯從弟。僂句，龜所出地，因以爲名。然，不信也。以卜所爲信與不信之事，不信得吉。問，問昭伯起居故事也。昭伯問其妻其弟其叔其孫，不對，言皆有他故，以疑昭伯也。如初，又不對也。昭伯既至，懷疑不入其家，乃次舍于外而察之，皆無他故。執戮，惡其詐也。逸，走也。僂，力主反。句，居具反。郈魴假使爲賈正焉，計於季氏。臧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汝之閭。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會曰：僂句不余欺也。魴假，郈邑大夫。賈正，掌貨物之官。計，送計簿也。桐汝，里名。會自季氏出，伏兵逐之，會反奔季氏，故執之于中門之外。有惡，相讎怨也。昭伯從昭公出奔，季孫恨之，乃立會爲臧氏後。不余欺，言卜不信果驗。杜預氏云：傳言卜筮之驗，善惡由人。魴音坊。賈音價。惡，去聲。○附錄 楚子使薳射城州屈，復茄人焉。城丘皇，遷訾人焉。使熊相禖郭巢，季然郭卷。子大叔聞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必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薳射、熊相禖、季然，楚三大夫。州屈、丘皇、巢、卷，楚四邑。茄、訾，二邑也。杜預氏云：爲明年楚子卒傳。茄音加。禖音梅。卷音權。

左傳卷之五十七終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著

昭公十三

經 乙酉二十有六年（宋景公元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公已失位而猶書至書居，所以存魯君而抑亂賊也。）○夏，公圍成。（成，孟氏邑，今山東寧陽縣有成城。）○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鄟陵地闕。）○公至自會，居于鄆。（無傳）○九月庚申，楚子居卒。○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書入，難詞。杜預氏云：傳言王入在子朝奔後，經在前者，子朝告晚。）○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杜預氏云：書奔在王入下者，王入乃告諸侯。）

傳 二十六年（紡錄）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鄆。（杜預云：前已取鄆，至是乃發傳者，為公處鄆起。）○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善其違命以合禮。）○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地也。（公雖未入國都，而處于鄆，乃魯之地，故書。）○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齮：能貨子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庾。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豐、賈皆季氏家臣。幣錦，以錦為幣也。二丈為一端，二端為一兩。縛，卷也。瑱，充耳也。急卷為一，如充耳，易於懷藏也。子猶，梁丘據也。高齮，子猶家臣。十六斗曰庾。豐、賈言若能為我行貨於子猶，當許使為高氏後，又當致粟五千庾。布，陳也。財與幣同。齮言魯人買此錦甚多，欲陳百兩為獻，為道路不通，先日二兩見幣財之美如此。支音汝，得宜轉反。疏顛去齒魚綺反。）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據欲行其說。云先言盡力于魯君以事齊君。據，子猶名。異，怪也。宋元公、叔孫婼事皆在前年。卜可伐與否。為，去聲。）○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鉏，齊大夫。公，昭公。季本氏曰：梁丘據受季孫貨而說齊侯使不納公，其事不可謂無，但景公方信用晏子，必不為據言所動。其所以不納公者，亦由其本無遠志，又見公失人心，故但居之於鄆，使不失所，則自以為盡職矣，於景公又何責焉。君謂使

公子鉏帥師從公圍成，晏子心不勸，君為此而亦不合經公圍成之書也。）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于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眾。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眾。師及齊師戰于炊鼻。（朝欲以成禦齊師，于晚不使及國恐見疑，故請納質。敝，壞也。用成，用成之民力也。息，有如荷重，力不勝，欲止息也。許言欲降，將以緩齊之伐，齊師信之，故圍成以俟降。淄，水名。厭，服也。齊師飲馬于淄，而成收之，詐言眾心不服，姑伐以厭眾，待守備既成，乃告齊云眾不欲降，已不能勝眾心，遂與齊師戰。炊鼻，魯地。質，音致。女，音汝。厭，音揜。勝，音升。）齊子淵捷從洩聲子，射之，中楯瓦，繇朐汏輈，匕入者三寸。聲子射其

馬斬鞅殪改駕人以為鬷戾也而助之子車曰衆
也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子車曰衆可
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洩叱之洩曰軍無私
怒報乃私也將亢子又叱之亦叱之冉豎射陳武子
中手失弓而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鬒鬚眉甚
口平子曰必子彊也無乃亢諸對曰謂之君子何敢
亢之淵捷齊大夫從遂之也聲子魯大夫栖瓦栖
也隸向同經也胸車軛也決矢激過也轉車
射已矢鏃也蓋矢鏃經由車軛激過車軾中入楯
卷三寸見其弓力多而矢入深也在臆曰鞅殪死也
聲子斬斷淵捷馬鞅馬死故改駕別馬人魯人也鬷
戾叔孫司馬也魯人誤以捷為戾而助之戰于車郎
淵捷亦疑為齊人而試呼之魯人方知非戾遂擊捷
為捷所射而死其御又欲射餘人捷以為不可怒衆

上之囊帶齊大夫野洩即聲子亢禦也聲子欲以公
戰君帶不欲私報其叱而帶復叱之故聲子亦叱冉
豎季氏家臣陳武子齊大夫罵武子罵也白皙顏色
潔白也鬒稠也武曰罵也甚口大口也子彊即武子
冉豎既射子彊而曰何敢亢者偽言以順季氏也傳
言齊二人逐聲子俱縱之歸見齊人無戰心射音石
殪於計反洩音泄
叱七吉反鬒之忍反林雍羞為顏鳴右下苑何忌取
其耳顏鳴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苑子剸林雍斷
其足鑿而乘於他車以歸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
乘林雍顏鳴皆魯人下下車戰也何忌齊大夫下欲
顧林雍但斷其耳以辱之鳴見雍被獲懼而去之御
使欲何忌擊其足故使下顧剸擊也鑿一足行也
剸下以為恥三入齊師呼雍共乘傳見魯人者
于尸氏剸 ○ 附錄 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午
乃鑿音昨
劉人敗王城之師于尸氏戊辰王城人劉人戰于施

谷劉師敗績劉人敗王之師于王城于郭之師尸
劉氏施谷皆周地今河南府有尸鄉 ○秋
盟于鄟陵謀納公也齊侯之謀。愚按此盟蓋景公
欲納公之大義以為糾合之謀
者也使其志能及遠雖北杏之業何難哉而董董集
若小國卒不能謀納公也則爭霸之略止于如此矣
○附錄 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庚午次于渠王城人焚
劉丙子王宿于褚氏丁丑王次于萑谷庚辰王入于
胥靡辛巳王次于滑渠周地劉劉子邑王師敗而懼
出劉邑而出故王城人燒劉邑
褚氏萑谷胥靡滑
皆周地萑音丸 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
闕塞女寬晉大夫闕塞今河南府城西有闕塞山守
之以備子朝也知音智躒音歷女音汝塞素代
反 ○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大子壬
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

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平王庶長
子大子壬即昭
王其母蓋王子建所聘而平王奪之者
大音泰適音的下同長上聲好去聲 子西怒曰是
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
可亂也敗親速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
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廢適立長故云亂
國謂大子母為建
聘故云惡君王大子秦女所出故云外援瀆慢也泰
女為夫人故云適嗣不立秦出秦將來討是速仇也
以無長亂嫡是不祥也名篡國之名滋益也言使
我受此惡名即以天下賂我我益不從何況楚國
令尹懼乃立昭王○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辛丑
在郊遂次于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
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

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以叛召伯逆王于尸
劉子單子盟遂軍圉澤次于隄上癸酉王入于成周
甲戌盟于襄宮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十二月癸
未王入于莊宮祀發也郊鞏皆子朝邑尹即尹氏固師即知躁穡皺之師伯盆木于朝黨
見晉師克鞏知于朝不成更逆之而逆敬王召二族皆奔故稱其黨忌于朝黨莒周邑召伯即召伯盈
新還故疏圍澤隄上皆周地成周巡陽也襄宮襄王之廟成公般晉大夫成周以備子朝也莊宮在王城
報音穿
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
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
武之功且爲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
之言此三王皆封建同姓兄弟以爲周室之蕃屏其意亦曰吾不可以一己專享文武之天下且慮後

世子孫或有昏亂危亡陷入于患難者則兄弟之國共振起而救援之此言先王立諸侯以振救王室（難）去聲
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
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
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
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
王嗣用遷郟鄏則是兄弟之能用力于王室也愆惡疾也
夷王身有惡疾諸侯莫不徧禱于羣望之神以祈王疾之瘳也厲王夷王子彘地名厲王戾虐民不堪命
流王于彘諸侯皆釋去其位以理之使少有間隙宣王厲王子宣王復位方以官政授之于王幽王宣王
子弔恤若順從失作犯替廢也幽王不恤于道失厥位褒姒子宜臼而寵褒姒之子伯服以奸立嫡之命
又上弍代周幽王死諸侯共廢伯服而立宜臼是爲平王東遷郟鄏此歷言諸侯能振救王室（攜）戶圭反

[illegible]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于叔帶
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
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惠王平王六世孫頹惠王叔帶襄王弟僖二
莊王子十九年作亂惠王適鄭莊及也叔帶襄王弟
十四年作亂襄王處汜黜去也不端不正也晉文殺
叔帶鄭厲殺子頹爲王室去不正之人此言晉鄭能振救王室（辟）去聲（難）去聲
在定王六
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頿王亦克能修其職諸侯服
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
災定王之孫定王六年魯宣八年也妖妖言也頿口上須也周有一王生而有頿能修其職諸侯
服從享王十二世其後王室有間奪王位者諸侯不謀之而受其難秦人妖言止此蓋謂王子朝本謂楚也今予
朝也今子朝反以爲王孟受亂災者本謂子新反以爲晉也迷然言爲下文受亂災張本（頿）音茲

共音恭 至于靈王生而有頿王甚神聖無惡于諸侯靈
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
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
帥群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
貫瀆鬼神慢弃刑法倍奸齊盟傲狠威儀矯誣先王
晉爲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盪播越
竄在荊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
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則所
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
靈王定王孫景王靈王子單旗穆公也劉狄劉蚠也
壹吉順也常法也言一二子爲先王立嗣無常法

惟我心之所欲則命爲君誰敢有議共非而討之予相恤也行亂謂立猛規取貫習瀆易也倍即背之犯也齊盟齊一之盟矯誣先王言立猛詐爲景王命也循執持也贊佐助也肆從也罔極無窮極也兹此也丁穀予誥自稱震盪驚動也播越遷踰也攸所底王也獎勸使也天法上下自然之禮也狡猾指單劉先王之命即下文擇立長是也速召也赦寬其憂也經經常之德也圖謀其難也此方指時事以應妖言言諸侯不見振救厭去聲底音止

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言王后無嫡子則擇立庶子之長者若庶子年同擇立有德者若德同又擇立卜吉者君從是命下同所立愛子臣從是命下敢有私黨此述先王立長之經適音的下同長上聲

穆后及大子壽早夭即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十五年大子壽卒穆后亦崩贊助也言單劉助景王私意而立少君間先王之

制也伯仲叔季總謂諸侯此言不當立少大音泰

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干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爲干私遠離也大大國也專志專行篡位之志杜預氏云傳終王室亂

○附錄 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彗出齊之分野示田氏將篡齊也禳謂祭以禳除之

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誣欺也諂與謟字不同疑也言天道禍福人以善故爲除穢之象何損無損於禍也詩大雅大明篇翼翼恭順貌昭明也聿語詞懷來回邪也言文王德不違天故四方之國往歸之又詩逸詩也言我無所監視惟監夏商之亡皆以亂政故也爲所爲也

公說乃止說音悅

○附錄 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嘆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路寢正寢景公自知德不能久有國故發此嘆

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于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

四升爲豆四豆爲區四區爲釜釜十爲鍾此公量也若陳氏私量五升爲豆則區釜與鍾皆大矣取之薄謂以公量取施之厚謂以私量發詩小雅車舝篇式用也言雖無大德以及於女要有喜悅之心亦用歌舞之女音汝

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已止也大夫止施于家不得及國惡收民心也不移不變守常業也濫泛濫不自守也士農工賈各守其業中言民不遷意滔慢也在官者各守職不敢過越故大夫不敢收公家之利申言家施不及國意賈音古

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敎

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言天地則禮義與故云與天地竝諫友善也義則和而不流正則柔非軟美慈而從則不自專聽而婉則能委曲物事也禮自本體而言禮之善自人行禮而言珥音恭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于天地以爲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言先王稟受此禮于天地以爲治民敬也是以先王尊尚之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五十八卷終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五十九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著

昭公十四

【經】丙戌二十有七年楚昭王元年春公如齊自鄆行也公至自齊居于鄆○高閌氏曰書公至自齊居于鄆者三至自乾侯居于鄆者一書至書居我君故也○夏四月吳弒其君僚稱國以弒言舉國皆欲弒之罪在僚也○楚殺其大夫郤宛書名以其信讒取敗罪在宛也○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冬十月曹伯午卒無傳○邾快來奔無傳快邾命卿故書○高閌氏曰邇臣逐君而邾快來奔從其類也○公如齊自鄆行也公至自齊居于鄆無傳

【傳】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處于鄆言在外也前年齊取鄆以居公故公處于鄆言在外邑故經書地○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于晉以觀諸侯前年楚平王卒故吳欲乘其喪掩餘燭庸皆王僚母弟潛楚邑在今南直隸廬江縣季子本封延陵後復封州來故云延州來上國中國也吳辟在東地勢卑下故以中國爲上國觀觀其強弱也楚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莠尹工尹楚官然麇其名也都君子在都邑之士有復除者王馬之屬王之養馬官屬校人也濟師益其師也莠音有麇音君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窮地沙

水名遇楚之師當吳之前至潜之師要吳之後故吳不得退去宛音宛吳公子光曰此

時也弗可失也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

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鱄

設諸曰王可弒也毋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

身也光以二弟在外爲敵所制國內空虛欲乘此弒王故云時弗可失索求也吳壽夢生四子諸樊餘祭夷昧季札季札賢諸樊餘祭不以國與子而與季札札不受則國宜與諸樊子光僚乃夷昧子越光而代札故光自言王嗣克勝也至謂聘還設諸恐已死之後不能存立故欲以老弱托光也我爾身者言我身猶爾身不必以老弱爲念也鱄音專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

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

鈹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鈹者

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僞足疾入于堀室鱄設諸

寘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鈹交於胷遂弒王闔廬

以其子爲卿堀室掘地爲室頭爲避計親親寄也自門而階而戶而席皆王親寄之人又夾之以鈹言守衛嚴密也鈹劍之別名羞進食也進食者必解體易服于門外膝行而入執鈹者以鈹夾承之及進食者之體而後以所進食授王左右而後進光恐難作王衣殺已故僞足疾入于堀室設諸炙全魚置劍于中以刺王雖執鈹者交刺其胸而竟弒之闔廬卽光也子設諸之子鈹音披季子至

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

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

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言我哀王僚之死事闔廬之生以待天命非敢亂父子相傳之序蓋六自諸樊以下父子不相傳但兄弟亢若從之爲君

父兄季子自加力不能討光故云然于是季子復命哭于僚王之墓復其本位而待公子光之命○王世貞氏曰季札萿智人也得老氏之精而用之夫以諸樊之爲長焉而讓夷昧之爲仲爲叔焉而讓以卽中人亦勉能之夷昧沒而猶讓則非中人所能也役札夫吳之俗狼戾而好戰日尋楚之干戈而僚以貪愎與勇之性光以狠悍忍妬之資左右焉其人忮而背擊蓋未嘗一日而忘乎王位也札欲以禮息鬬而不能以義割恩而不忍其身之不恤而何有於國故熟計而舍之非得已也彼二人者感札之于立而不忮安札之無欲而不疑以其屬尊而不之逼而札始得爲札矣吾故曰季札智人也得老氏之精而用之者也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

亂而還鍾吾小國今爲南直隸宿遷縣二公子與王僚同母故奔卻宛以乘亂不祥故還○

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爲右領與費無極比

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

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

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爲惠

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

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

以酬之直言事君和言接衆右領官名子惡郤宛辱居辱也酬報獻也出出其所有擇擇以進子常也曰以下無極之辭說音悅比音鼻及饗日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

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爲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

且此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群帥

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

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

旁信無極之言張帷平兵於門左此役謂此春攻潛之後吳可得志言楚可得志于吳也曰下一句擧兵當時之辭吳乘以下二句皆無極之辭告之告以宛有甲兵欲害己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爇令曰不爇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國人投之遂弗爇也令尹炮之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費氏自以為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爇燒其家也編菅綑茅以覆屋者秆藁也投投擲之秆于地也炮亦燒也令終陽匄子晉陳楚大夫皆郤氏黨爲王爲楚王也蒙欺也杜預氏云爲一殺極張本〔爇〕軟入〔菅〕音扞〔秩〕古旦〔炮〕音庖○張洽氏

曰恃國人之悅己而無見幾知人之明以立于無道之朝至于見殺宜矣○秋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子朝奔楚而其黨猶在敬王勢微不能自固故戍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宋樂祁也貞子衛北宮喜也言謂魯君請囚事在二十五年復復存也休息啓開也言季氏被而復安乃天意實救之故使公徒休息其怒又開叔孫氏之心以救之說甲執冰以游此天休公徒之懼禍之濫及而叛此天啓叔孫之心淮夷魯東夷雖在魯而齊不盡力其實與楚黨援季氏故云有楚之援天之贊謂天救之民之助謂淮夷與之堅守之心謂有十年之備列國之權謂有齊楚之援宣用也言乎于守臣節不敢宣用事昭公猶如在魯郎後歸焉其衣屨之類難難納也無成死之示不徒還以懼二子說他居反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以難復以難納復晉君也○家鉉翁氏曰齊景為鄆陵之盟而梁丘據入季氏之錦晉頃為扈之會而士鞅納季氏之貨二君憒然無知以為魯之休戚無關于己孰知田常歸禍于齊六卿伏憂于晉晉人積薪而不悟使二君

能為魯討賊亦足以譬內盜之膽也○附錄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慆久矣使君亡者必此衆也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為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陽虎季氏家臣欲奪公鄆使不得居子家言天命弃君已久使君敗亡者為此好戰之衆也天既禍魯而衆乃違天以求福雖有鬼神助皆此戰必敗又嘆以為無復望其復國必終死于鄆蓋子家意欲公靜以俟命不欲公戰敗以褻威也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公不聽子家言故使如晉且知近鄆地〔且〕音沮○愚按臣于而可敗君乎哉陽虎逆儔不足責孟懿子嘗學于仲尼豈其昧于大義卒至于此春秋不書竊有疑焉○附錄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國言國人之謗言謗詛也國中祭祀進胙肉者皆詛于常難〔進〕去聲沈尹戌言於子常曰

夫左尹與中廏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于今不已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爲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大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疆埸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左尹郤宛也中廏尹陽令終也去朝吳在十五年出蔡侯朱在二十二年喪大子建殺連尹奢在二十年屏蔽也成莊是之成王莊王不獲諸侯不得爲諸侯盟主也邇近也三不辜謂郤氏陽氏晉陳氏幾及子禍將及子也三族即三不辜不愆位在位無愆過也新君謂光大事軍旅之事喪去聲大音泰共音恭幾音祈埸音亦知音智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說解說也說如字○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仲之子曰重爲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出饗謂饗以大牢以飲賓是爲禮之大者子家怨齊無納公之意度其必不加禮于公故云其飲酒也齊果如其言禮君不敵臣以宴大夫使宰爲獻比昭公爲大夫也請安齊侯請公安不在坐也子仲

昏也子愁也十二年謀逐季氏不能而奔齊生女重爲景公夫人行飲酒禮而欲使重見從宴媟也故子家使公避之○邵寶氏曰饗名而燕實非禮也燕而宰獻且終之以媟非禮甚矣子家其明於上下之分乎其明于男女之別乎不然既謝饗而復以君出何其果也○附錄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魯人辭以難籍秦籍談子會邑令戍周至是致之魯人以昭公之難爲辭經所以不書戍周難去聲

經丁亥二十有八年吳王闔廬元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無傳○公如晉次于乾侯次止而有待之意乾侯齊邑○王樵氏曰昭公之春秋五書如晉至河乃復傷其見拒於晉也兩書如晉次于乾侯傷其不得入于晉也書至見猶不失其國也書次則止于是無可復之道矣昭公之跡愈遠愈微而愈不能自振亦可見矣○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無傳○六月葬鄭定公無傳○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無傳○冬葬滕悼公無傳

傳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齊侯畀公故公適晉即就矜憐也子家欲使公次于晉竟以待其命造七報反竟音境下同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請逆使人請晉逆己也淹留恤憂也一个單使也即就也甥舅謂齊也亦使逆言當自使齊逆君也復于竟使公復還于晉之竟而後迎之居乾侯杜預氏云言公不能用子家所以見辱○劉敞氏曰左傳記晉人云魯不告于晉去年謀納公是魯告晉矣豈得謂其不告哉○附錄晉祁勝與鄔臧通室祁盈將執之訪於司馬叔游叔游曰鄭書有之惡

直醜正實番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遂執之祁勝鄔臧皆祁盈家臣通室易妻也盈祁午之子叔游司馬叔侯之子鄭書古書名醜亦惡也番多也言以直爲惡以正爲醜比等之徒實爲番多今世亂讒勝無道可以自立于若執二人以討其罪恐反不免于禍詩大雅板之篇多辟多邪也立辟立法也姑且已止也言民多辟邪之行無自立法以達于衆姑且止而勿問殺而討言自討家臣無與國事也(上)辟(二)音壁下(一)辟(二)音闢 祁勝賂荀躒荀躒爲之言於晉侯晉侯執祁盈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慭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爲快乃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爲言晉侯以其專殺也鈞均同慭發語辭吾君

謂祁盈言殺勝與臧將亦死不殺盈亦死固將皆死不如先殺勝臧使吾君聞之以快其心也楊叔向邑食我叔向子伯石也(焉)去聲(慭)銀去(食)音嗣 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巫臣氏夏姬女也黨親黨謂舅氏也母父妾也庶庶弟也言父雖多妾媵而庶子鮮少乃母不能容吾故以舅黨爲懲懲逐不娶(懲)上聲 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饜忿纇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爲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子靈即巫臣妻即夏姬三夫陳御叔楚襄老及巫臣也君謂靈公子謂徵舒國謂陳兩卿謂孔寧儀行父子貉即鄭靈公死在宣四年鍾聚也二是俱指夏姬有仍古諸侯美髮爲黰鑑鏡也以髮黰黑故名玄夔舜典樂之官長惏貪食也纇戾也封大也羿有窮君名言夏以妹喜亡殷以妲己亡周以褒姒亡共子即申生以驪姬廢物事也言皆因美女之事尤異也尤異之物必有德義可以勝之(貉)音陌(黰)眞上二聲(纇)力去射反(饜)音 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子容母叔向嫂伯華妻也姑叔向母長叔謂叔向兄

弟之妻相謂曰姒狼子野心言豺狼之子性在山野不可馴伏也(取)去聲(強)上聲(長)上聲(喪)去聲○愚按向之欲取巫臣氏也自向而言則母之命猶君之命自向之母而言則君之命重於己之命此向所以終取之也雖然使向而誠不欲娶也者而以母氏之訓爲君誦之則平公亦不強使之也矣○附錄 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爲政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司馬彌牟爲鄔大夫賈辛爲祁大夫司馬烏爲平陵大夫魏戊爲梗陽大夫知徐吾爲塗水大夫韓固爲馬首大夫孟丙爲盂大夫樂霄爲銅鞮大夫趙朝爲平陽大夫僚安爲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爲有力於王室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

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魏子魏舒也鄔今山西介休縣有鄔城祁今祁縣平陵今文水縣塗水今榆次縣馬首今壽陽縣盂今盂縣與揚皆祁氏田平陽今臨汾縣楊氏今壯有晉縣與銅鞮皆羊舌氏田戊魏舒庶子徐吾知盈孫固韓起孫朝趙勝曾孫二十二年賈辛司馬烏皆以助勤王故云有力於王室餘子卿之庶子守其業守祖父之業四人司馬彌牟孟丙樂霄僚安也受縣而後見言舉以賢不以私也評言智 魏子謂成鱄，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爲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爲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惟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鱄晉大夫黨私也遠疏遠同同位思義不苟得也約窮困也思純不詔屈也淫過也言遠近貧富皆守其分而無過行也光大也往也詩大雅皇矣篇帝上帝也克能也言文王能王大國受天福施及于孫也度合宜也莫清靜也明無不達也類無失所也主謂魏子成鱄引此詩謂魏子舉魏戊等是勤施無私也舉此四人是擇善而從也此二事同于文二故云近文德所及者言將施及于孫也

定一音評曰一聲○凌約言氏曰魏子之舉戊武不以黨至二贊之之之文武古○之業曾其偏哉而舒也儼然受之不以爲嫌嫌不待拔可謂而之無而知其志之荒矣 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鬷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皐，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鬷蔑即鄭然明惡醜貌從隨也使使人器宴器一言而善舊說設由上徹由下是也叔向素聞鬷明之賢故聞其言而識之賈大夫賈國大夫惡亦醜也如往也皐澤也爲妻御車以往皐澤也少不颺言貌醜不揚顯也故知舊相識也墮損也力即功也鬷音宗使去聲射音石女音汝颺音揚 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不失親謂舉魏戊不失舉謂以賢舉義宜也忠貴王室之功故爲忠詩大雅文王篇永長也言能長配天命致多福者惟忠則然也○愚按是時三家之勢已成分縣舉善未必非營黨以爲墓晉計烏得爲義爲忠而夫子稱之意者魏斯將爲諸侯左氏先設言以張本耳 ○錄 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

曰主以不賂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以獄上以獄上其父獄于魏子之大宗訟者之大宗閻沒女寬獻子屬大夫女音汝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閒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魏子朝君退沒寬待于庭魏子召二子共食置食三次歎息食畢使二子坐而問之伯叔前輩也置置列于前也魏子中軍帥故稱將軍屬適厭足也言他人非賜我以酒以不夕食而饑適饋食初至恐不足飽是以一歎至食及半因自悔咎以爲豈有將軍食此而不飽之理是以再歎及饋食

之畢則願以小人充足之腹以爲君子之心適於足則止不可過於貪也是以三歎軍[食]音似[屬]音燭[厭]平聲獻子辭梗陽人杜預氏云傳言魏氏所以興

經二十有九年戊子鄭獻公元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不稱至自晉以不得見晉侯故也○齊侯使高張來唁公張高偃子以公至晉不得見而使來唁公○公如晉次于乾侯齊侯不見受故往乾侯○夏四月庚子叔詣卒無傳○秋七月○冬十月鄆潰無傳穀梁傳云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

傳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二十六年稱主齊比公于大夫故稱主言齊卑其見辱○祇音支三月己卯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三子皆子朝黨稱伯魯子驗問于馬之言尹固之復也有婦人遇之周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爲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夫也其過三歲乎二十六年尹固與王子朝俱奔楚中道而還尤罪也處在周也行出奔也夏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入于鄻以叛陰不佞敗之趙車子朝之餘黨見王殺伯盈等故欲以鄻叛鄻音輦○平子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賈買也賣之賣其馬也[賈]音古[從]去聲下同○汪克寬氏曰竊意意如剛忍凶悖必無歸馬之事脫有之亦鄭莊射中王肩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之類鮮加刃於人而以手撫之此小人之欲掩其惡者也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塹而死公將爲之櫝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帷

裹之啓服馬名塹坑也櫝作棺也從去聲[食]音嗣○愚按禮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昭公欲櫝啓服誠過矣子家子乃請食之何居當是時從者病矣此之不恤而櫝死馬哉此即夫子傷人不問馬意也雖然路馬死埋以帷禮也子家子之食從者權也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公衍公子服也龍輔禱旱玉陽穀齊地公衍公爲之生也其母偕出公衍先生公爲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爲生其母先以告公爲爲兄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務人爲此禍也且後生而爲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爲大子公爲亦昭公子偕出皆出産室也內則云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側室在燕寢旁偕告皆留公衍母使待已生子共告也喜陽穀以得陽穀爲吉占也思於魯追思失魯之故務人即公爲始與公若謀

李氏○附絳秋龍見於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絳晉都蔡墨晉大夫豢御皆養也(知)音智(豢)音患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鬷川鬷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

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於魯縣范氏其後也飂古國叔安君名玄孫之後爲裔擾順也順龍所欲而畜養之豢龍官名官有世功則以官氏鬷水上夷皆董姓董父之後孔甲少康之後其德能順于天故賜之乘龍四龍爲一乘河漢之龍各二合而爲四劉累堯之後夏后孔甲也更代也豕韋國名彭姓潛藏也藏以爲醢明龍不智也求之求致龍也不能致龍故懼而遷于魯縣自貶退也魯縣今爲山東范縣范氏謂晉范氏(飂)音遛(好)去聲(食)音似(鬷)音宗(更)音庚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弃之物乃坻伏鬱湮不育故有五

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龍水物也水官弃矣故龍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群龍無首吉坤之剝䷖曰龍戰于野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物謂如龍之類方法也居官者失其方法則有死罪而不食祿宿猶安也言官能安其職業其物乃至如水官修龍至也坻止鬱滯湮塞也言若廢弃其職業其物乃止息而潛伏沉滯壅塞不復生育以此不可生而得也列受氏姓言以行列並受賜氏賜姓之寵生則封以上公之爵歿則

享以貴神之祀其神或爲社爲稷爲金木水火土五祀而王者尊奉之正官長也句芒取木生句曲而有芒角也祝融取其明也蓐收取秋物推蓐而可收也玄冥取水之陰而幽冥也土爲群物之主故爲后在家則祀中霤在野則爲社龍是水生於水故爲水官之物弃廢也以官廢龍不至也不然言若龍不至周易何言有龍也乾初九爻變爲姤卦曰潛龍勿用言陽氣在下如龍之潛德未可用也乾九二爻變爲同人曰見龍在田言陽氣出地上如龍之見而在田也乾九五爻變爲大有曰飛龍在天言陽德聖人位乎天位如龍飛而在天也乾上九爻變爲夬卦曰亢龍有悔言陽剛之德至于亢極故有悔也乾六爻變爲純坤九爻辭曰見群龍無首吉言剛德不可爲天下先故觀見諸陽之爻無爲首則吉也坤上六變爲剝卦曰龍戰于野言陽氣之極疑于無陽故陰陽變戰故物謂六卦所稱龍名不同也總釋上文言設使龍不朝夕出見則誰能如其動靜而得以物名之以此則龍可生而畜也(坻)音止(句)音勾(見)音現○陸粲氏曰畜龍之說怪甚世言左氏近誣諸此類非耶或云古今不相及安知無是事雖然此漢儒所推以明劉

氏焉虎後者也武非盡本書語矣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犂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少皞即金天氏四叔其子孫也能謂能治其官窮桑在魯北少皞所都濟成也重治木爲句芒該治金爲蓐收修與熙治水爲玄冥各能其官得其職濟成少皞之功故亦皆爲民所祀爲三祀顓頊高陽氏其子犂爲火正號祝融共工在太皞後神農前其子句龍能治水土爲后土亦而見祀爲二祀此謂五祀也方答社稷故云后土即爲社是社已在五祀中矣

田正掌播殖者爲稷烈山氏神農世諸侯弃周之始祖能播百谷湯既勝夏廢柱而以弃代之杜預氏云傳言蔡墨之博物頊許玉反共音恭○附録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鞅趙武之孫寅中行荀吳之子汝濱晉所取陸渾地築城守之用橐扇韛謂之鼓令晉國各鼓石爲鐵計令一鼓而足一說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四曰鼓蓋四百八十斤也因軍役而爲之故言遂仲尼曰晉其亾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爲被廬之法以爲盟主今弃是度也而爲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

以爲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爲法唐叔晉始封君經緯如布帛之有經緯也序位次也惟經緯之故民尊其上惟序守之故卿大夫不失業貴賤相安無愆失所謂有國之法度也執秩主爵之官文公蒐被廬修唐叔之法在僖二十七年法在鼎故民不尊上法不在人故卿大夫無守業貴賤爭無復次序何所恃以爲國也夷蒐在文六年是時一蒐而三易中軍之帥以致賈季箕鄭之徒怨恨而作亂故云亂制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亾乎中行寅爲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爲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亾也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蔡史墨即蔡墨法姦以姦邪爲法也加著易移也言宣子刑書中既廢矣而今復著之是移易之而使亾也與與知也言趙鞅與知鑄刑鼎之事然非其本意故修德可以免其亾杜預氏云爲定十三年荀寅士吉射入朝

以叛傳與音預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六十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著

昭公十五

[經]己丑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君失其君在乾侯而不得歸故因朝王之時而書公所在○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

[傳]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徵過也徵明也先此二十七年八年九年歲首俱不書公所在以公尚在四封之內至是鄆潰客寄乾侯故書所在非公內不能繫臣民以安其身外不能事齊晉以復其國明公之有過也。思按昭公于鄆則每書居于乾侯則每書在夫居猶吾土也在則非吾土矣此春秋存君父罪臣子議諸

侯之意也而左氏於每書必變易其說以釋之恐失之鑿○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詰責問也對曰晉悼公喪在襄十五年弔葬共使故云無貳[蟜]音矯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閒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閒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閒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爲禮也字愛也共其時命隨時共其所求也職貢常貢也不虞意外之變也豈忘共命言不敢忘共命以所備禦者多不及撫之爾此言餘小事大共共命嘉好謂嘉禮聘享謂賓禮三軍之事謂軍禮閒閒謂有故也紼輓索也禮送葬必執紼言先君亦嘗會葬而執紼也不獲數不得如先王士弔大夫送葬之禮數大國謂晉惠恤小也慶善也言若自會葬而於禮有加則慶善之士大夫不及數而於禮有乏則不討之若明知鄭國致其情實故但取其備禮而已此言晉大字小恤所無[共]音恭[厎]音紙[數]上聲之[閒]如字[厎]音旨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周靈王喪在襄二十九年少卿年少之卿也盍何不也舊舊制

也[女]音汝晉人不能詰杜預氏云傳言大叔之敏○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二十七年掩餘奔徐燭庸奔鍾吾至是吳子命二國人執之二公子奔楚楚王多封與土地而定其所徙之居又使逆之于竟監馬官養所封邑城城養也胡田故胡子之田[監]平聲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吾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彊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胄裔也而弃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于先王

不知天將以爲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抑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姑與之結好也弔使吳宗而自服也遭其讐謂大封二公子姑旦意安也者揚猶勢動也言昔吳之大伯仲雍周大王之子出于諸華之國今闔廬亦將自同于先周至時不正天意或者欲使之爲暴虐乎使闔廬周兵以自剪吳其國而以其土地封大異姓諸侯乎不然則是將終以福吳乎然觀之行事可以一其究竟矣我何不且安我鬼神寧我族姓以待其善惡之所歸將安用大封二子自勞動我國家也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防山以水謂防壅山水以灌徐也斷髮自刑示欲爲臣妾也邇近也夷卽城父父音甫○李本氏曰左氏稱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則是降也既降胡爲而又奔哉蓋奔者不忍吳人所得而避難竊走之名也舉重而言則但當書降今書奔楚則必示降吳也其書名特以屈服于楚故爾何以附爲降吳之說哉○附錄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員言伐楚在二十年而汝也人謂王僚自有之自有其功去聲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肄習也數往數來如肄習也道敝罷敝于道也乖戾也[illegible]音異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杜預氏云爲定公四年吳入郢傳

【經】庚寅三十有一年晉定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適歷晉地歷音歷○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秋葬薛獻公無傳○冬黑肱以濫來奔黑肱邾大夫濫今山東滕縣有濫城杜預氏云不言邾史闕文也○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傳】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內不容于臣外不容于齊晉所以久在乾侯○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私私告也獻子受其貨故欲爲季氏保其無害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爲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季孫冠服如喪示憂戚也事君謂事魯君季孫言臣願事君而君不肯還故臣不得事君豈敢避刑戮之命下文卽不避刑命事君謂晉君君若以臣二句言其亡若以先臣二句言其殺故下文云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從君謂魯君皆飾辭以見忠順也跣素典反○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

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知伯荀躒也一慙一時慙也終身慙終身不得入也君謂晉君言晉旣憂魯君如一言使晉晉君必逐去季孫也知音智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亡人昭公自稱糞掃也夫人季孫也已昭公自誓如河指河水自誓意欲晉逐之也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掩耳而走怪公之言示不忍聽也躒言晉君惟恐獲不納君之罪爾今納而不入何敢復與魯國之難蓋拒之也歸祭攝君主祭也與音

預難去聲○愚按以臣逐君意如之罪章章也荀有人心豈不憤之剗晉盟主乎迺定公感於士鞅之巧言而荀躒亦墮其計而不悟非惟不克納公又好與之會又導之叛焉異日者晉之六卿分晉國而有之則晉侯亦昭公而已無足誅者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一乘謂弃其從者獨乘一車也杜預氏云傳言君弱不復得自在從去聲○薛伯穀卒同盟故書書書名也入春秋來薛始書名故傳發明之經書薛伯穀卒在荀躒唁公之上而傳在下者欲魯事相須故也○附錄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於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夷潛六楚三邑戌音恤[illegible]○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黑肱非命卿故云賤以地爲重故特書其名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愼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是指黑肱有所謂有地已止也言雖有名不若止而無名如下所云是也滅也言書地以著名其人所以終其爲不義者示後世不可泯滅也回邪也見利不苟不回其心疚病也見義則爲無疚於心求名不得謂不書其名欲蓋名章謂書其名爲去聲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爲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

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齊豹衛卿也殺衛侯之兄縶在二十年將求勇名而春秋以盜書之此求名而不得也庶其以漆閭丘出在襄二十一年牟夷以牟婁防茲出在五年黑肱以濫出三人不過求食其地非有心于求名也而春秋雖賤必書其名此欲蓋而名章也物事也齊豹書盜懲肆也三叛書名去貪也艱難其身謂豹奪去官邑也險危謂養公孟之惡而致其顚覆也如此而春秋書之使其名章徹于天下則好爲難事者將趨赴歌之以求名矣竊邑叛君謂三叛人徼大利謂求食如此而春秋不書其名則樂于貪冒者將盡力爲之以掩惡矣數列也惡逆無禮者皆列之而不遺記事之善者也難去聲徼音僥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

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言春秋懲勸[illegible]法文辭[illegible]而義[illegible]興者辭顯[illegible]旨[illegible]在位者能[illegible]此義昭明則可[illegible]世勸懲故爲貴與[illegible]去聲○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讁火勝金故弗克羸羸也轉婉轉也簡子之夢適與日食會疑咎在已故問之史墨知夢非日食之應故不釋夢而釋日食之咎在楚六年自此以往六年此月十二月也辰尾龍尾謂變氣也周十二月今十月日月合朔于辰尾而食與午周十月十九日閏四十一日至辛亥朔日雖食于辛亥而變始于庚午以始變爲占而日在辰故知入郢之日必以庚辰午南方楚位以午日有變故災在楚辰東方吳在楚東故入郢必吳午火庚金金爲火死午火勝庚金楚氣猶狂故吳終不克亥水也水數六故六年○陸粲氏曰夢非日食之兆也食非吳入郢之象也歟也妄問墨也妄對

【經】辛卯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無傳闞魯地公在乾侯非有兵力可以得邑所以取闞者魯以闞與而公取之也書取闞著其微弱也公羊以爲邾邑者非○夏吳伐越○秋七月○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不書京師見王室之衰同于列國黍離降爲國風之意○李廉氏曰諸侯不勤王事久矣當王室危弱之時列國乃能從王命以安王室其之大[illegible]也書城成周善之也○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傳】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内又不能用其人也其人謂子家羈[illegible]言公不[illegible]用子家故于今猶在乾侯○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自此之前雖疆埸小爭未嘗用大兵故云始用史墨曰歲星十二歲一周爲一紀存亡之數不過三紀故曰不及四十年此年歲星在星紀星紀吳越之分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先用兵以伐越故吳當反受其凶其後哀公二十二年越伐吳去此凡三十八年○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富辛石張皆周大夫子朝之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以其城狹小請改城之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爲伯父憂我一二親昵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

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天子曰以下二大大致敬王之命俾使也兄弟謂子朝伯父謂晉侯親昵謂同姓甥舅謂異姓十年謂二十二年二師圍郊至于今五年謂二十八年晉籍秦致諸侯之戍至于今閔閔憂貌言念諸侯憂勞已久常閔閔冀望安定如農夫之憂飢冀望秉穀之熟恐懼以待時也肆展也二文謂文侯仇文公重耳弛猶解也盟主周王自謂顯晉也同其業崇尊尚也言成王作成周遷殷民以爲東都所以尊尚文王之德也蝥賊謂災害徵召也榮施顯

之施備功也言我周先王之之靈亦以女爲有功也晉世吾子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天子實云謂寵戍而築城也紓諸侯謂寬其戍周之力晉國無憂謂勿與知後事(與)音預。愚按士鞅所謂戍不如城計利也後事勿與知詐忠也從王命以紓諸侯要功也要不過藉爲名高以令諸侯爾豈實心爲王室者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于諸侯遲速衰序於是焉在伯音韓不信也衰序差次也在謂在周所命(衰)初危反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于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

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況敢于位以作大事乎尋盟尋十三年平丘之盟南面居君位也彪傒衛大夫詩大雅板之篇渝變也言王者當敬畏天之譴怒不可遊戲逸豫馳驅自恣也(彪)彼虯反(傒)音奚。趙汸氏曰魏舒以國卿干盟主之位尋諸侯平丘之盟於王都禮樂征伐自大夫出其弊至此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爲成命丈數謂當城之丈數度高曰揣度深曰仞物相也相土方取土之方面也事期事畢之限期也庸人也功也上既號令工役之事以告諸侯又屬各國所當役人數須各國所當城丈數爲成書以授於諸侯之大夫而致其定法于周卿士效致也韓簡子即韓不信臨涖也成命執之以爲定命杜預氏云傳見經所

以不書劉舒奚音釋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己未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時公在外八年紛紛然以琥玉爲之輕服細好之服(琥)音虎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不薨于路寢故云失所。李廉氏曰昭公在位二十四年居鄆五年客於晉三年乃魯國衰惰不振之君也當其初年居喪無戚容而父子之親喪要妻以同姓而夫婦之倫乖季氏之禍雖積習于成襄之世然取鄆而不能正納辛受而不能卻大雩大雨雹天戒屢見而不知警舍中軍蒐于紅軍政盡失而不能收卒之得罪于齊主晉如晉而不得入十三國同盟而不得與昭公果何以保其國哉當是時有六卿與三家並聲勢相倚迭爲輔車宜昭公之不入也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

於外而莫之或罪也莫罪莫有歸罪於季氏者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陪副也三辰日月星也謂有三五行金木水火土也謂有五左右如手足耳目之類各有配偶也謂有兩公卿以下皆有貳謂有陪貳杜註以妃耦爲陪貳則下文公卿無所屬非也(妃)音配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爲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后之姓於今爲庶王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三天之道也從放縱也失怒失也無常奉無常位也言雖有德者主之詩小雅十月之

爻筮言高下皆有變易三后謂虞夏商姓于孫也庶庶人也土謂離薦于大壯乾下震上乾爲君父震爲臣于震在乾上故于書乎乾配也去聲 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爲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季小子也震動也懷娠始動知有娠也謁告也有大功謂立僖公受費在僖元年文子行父也武子宿也東門遂殺適立庶在文十八年失國失國權也此君指昭公四公宣成襄昭也器車服也名爵號也假借也聞音問

適音 問獨 意如 潜[illegible] 位日 者

○愚按晉之六卿猶魯之意如也士鞅爲此言乎墨也探其邪志而諂之若謂昭公宜逐之之不爲過者噫此豈士鞅所得聞毋乃速其勢也耶獨愼器與名之說惜無耳之昭公居

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六十 終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六十一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著

定公一

名宋襄公子昭公弟毋不知誰所出在位十五年謚法安民大慮曰定

經 壬辰周敬王十一年 元年 陳惠公二十一年杞悼公九年宋景公八年晉定公三年齊景公三十九年秦襄公二十八年楚昭王七年衛靈公三十六年蔡昭侯十三年鄭獻公五年吳闔廬六年 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此經書大夫專執之始穀梁傳云此其大夫曰人何也不正其執人于尊者之側也○愚按公欲發宋無正之義乃分春王爲一節三月晉人執宋仲幾爲一節而胡傳因之致使經義反晦竊疑昭公雖沒定公尚未即位此時未見爲定公始年者春秋豈容先借不書正月以須責其罪蓋是年正月無事至三月適有晉人執宋仲幾事遂書之初無異義

也或曰然則何以稱元年蓋是時昭公已薨年無所繫則是年實嗣君之年不可不追書元年春也或曰然則隱元年事在三月莊元年亦事在三月何以皆書正月蓋隱莊即位皆在正月而定即位在六月故也愚故合而書之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即位皆于朔日則不書日定公待昭公喪至既殯而即位故書日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九月大雩 無傳 ○立煬宮 煬公伯禽之子 穀梁傳云立者不宜立者也 ○冬十月隕霜殺菽 無傳周十月今八月也

傳 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衛彪傒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 魏子即舒涖臨也代天子大夫臨政也建立也言爲城以立天子之居而以晉

大夫代[illegible]攻是易位以令諸侯非義也奸也是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而田於大陸焚焉還卒於甯范獻子去其柏椁以其未復命而田也屬役以役事托之大夫也原壽過周大夫廣平曰陸禹貢大陸在鉅陸北今河南汲縣有吳澤舒自往田獵于此焚火田也甯近吳澤在今脩武縣喪大記君松椁大夫柏椁士雜木椁范獻子代魏舒爲政以其未復命而田獵故去其柏椁以示貶也屬音燭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薛宰曰宋爲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爲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爲宋役亦其職也栽設築板也郳卽小邾舊號吾役言欲使二國代己受役也宰薛大夫絕我于周言不得自通于天子也踐土盟在僖二十八年從踐土謂復舊職以役于天子從宋謂共舊職以役于諸侯命晉命也踐土固然言踐土之盟固云各復舊職則薛宜從舊爲宋之役也皇大也車正掌車服大夫仲虺奚仲之後宰言當如奚仲仲虺事天子爲王官豈爲役于諸侯三代謂夏商周幾言居周世不得以殷商之舊爲據虺音卉相去聲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于人宋徵于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爲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彌牟言[illegible]于新爲政未習故事當歸考之山川鬼神習時所命故仲幾謂其不忘懼違背致也徵證也言薛以三代故事爲言是取徵于人也宋以山川鬼神爲言是取徵于鬼也抑沮誣罔也尚書說命無啓寵納侮啓開也言開寵過分則自納受其侵侮也○王樵氏曰周衰天子之在者惟號與祭僅存城成周諸侯之大夫猶能帥以從王事得變之正者也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猶以王事討有罪亦變之正者也其歸諸王吏與自治不可知然以大義而論則視諸他之擅命者不同矣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齊高張後不從諸侯晉女叔寬曰周萇弘齊高張皆將不免萇叔違天高子違人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爲不可奸也按二十七年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至是歸之後後至也叔寬女寬也天既厭周萇弘欲遷都以延其祚故云違天諸侯相率以崇天子而高子後至故云違人支持奸犯也杜預氏云爲哀三年周人殺萇弘六年高張來奔起○愚按弘盡力于王室矣其卒不免于濁世所雖之不幸爾必如寬說是使人臣坐觀其國之傾而莫爲之所也而可乎且既曰違天是謂周不可城也而又曰違人是謂期不可後也是非惡乎定哉君子曰天人一道也不違人乃所以不違天矣○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于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成子叔孫婼之子亟數也言子家子數于公處言我之事如言意如事君不敢不改又言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以與君歸之類中合也與之從政欲用爲大夫也公喪歸則從者散故令止之且聽命一聽子家所爲也亟去聲中去聲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易幾哭會也不欲見叔孫故哭不

同會未嘗見出與成子未爲卿也君不命未嘗見公使見之命也益以義拒之叔孫使告之

曰。公衍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

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

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

使不敢以告。公衍公爲昭公二子始謀逐季氏故云使不得事君公子宋卽定公也未有後蓋以孫欲與從政故以未有後敬之不敢叔孫成子名 對曰若立君則有卿

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

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

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守龜謂卜大夫貌出謂以義從君與季氏無實怨者寇出謂與季氏爲冤讐者君謂昭公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

壞隤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反出奔也壞音懷隤徒回反○愚按公衍公爲從在乾侯季氏所忌于家所謂寇而出者也故不敢入公子宋雖從在外而于季氏無忌于家所謂貌而出者也故得先入 ○季孫使役如闞公

氏將溝焉榮駕鵝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

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闞魯先公墓所公氏猶言公之墓宅季孫惡昭公欲溝絕其兆域別于先君駕鵝魯大夫榮成作也旌章也忍忍爲溝也後謂季氏子孫恥其所爲不善也闞口暫反季孫問於榮駕鵝曰吾欲爲君謚使子孫知

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

止爲謚爲惡謚也信明也言自明其不臣之迹爲去聲惡如字 秋七月癸巳葬昭

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季孫雖不爲溝猶別葬于先君墓道之外至孔子爲司寇時方於昭公墓外而溝之與先君墓合所以明其無貶君之義孔子爲司寇在定公十年後 ○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

立煬宮季氏既逐君而懼乃請禱于煬公廟至是昭公死于外自以爲獲福故立其宮。季本氏曰煬公以弟繼考猶定公以弟繼昭公也蓋既叙親己之私而又欲揜己之失故立煬宮○附錄周

鞏簡公弃其子弟而好用遠人簡公周卿士遠人異族也杜預氏云爲鞏氏賊簡公張本鞏九勇反好去聲

經癸巳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無傳雉門公宮南門觀卽闕也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故謂之闕其上懸法象其狀巍然高大故謂之象魏使人觀之故又謂之觀是觀與象魏闕一物而三名也天火曰災雉門兩觀其僭已久災及而書譏其僭也觀音貫 ○秋楚人伐吳囊瓦稱人以其見誘而敗故貶之 ○冬十

月新作雉門及兩觀無傳作者改舊制而增大之也特書新作罪魯之僭也

傳二年附錄夏四月辛酉鞏氏之羣子弟賊簡公。杜預氏云傳言弃親用疏所以敗 ○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

師臨我我伐桐爲我使之無忌桐吳小國今南直隷安慶府有桐城舒鳩楚屬國介吳楚間此時必與楚有隙故吳使誘楚以師臨吳吳伐桐爲若畏楚師之臨己而爲伐其叛國以取媚者然實欲襲楚使楚信而無疑忌所謂多方以誤之也爲去聲 秋楚囊瓦伐吳

師於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

軍楚師於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楚伐吳從舒鳩之言也吳人僞爲將爲楚伐桐見舟豫章而實潛師于巢邑欲以擊楚楚不忌吳故敗繁楚守巢大夫

○附錄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閽乞肉焉奪之杖

人敵之。夷射姑邾大夫公飲于出以避酒守門人從之乞肉射姑既不與復奪其杖以擊其首 杜預氏云爲明年邾子卒傳[註]音亦

經 甲午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傳無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夏四月。○秋葬邾莊公。○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拔地闕

傳 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臨廷。閽以缾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閽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鑪炭。爛遂卒。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莊公卞急而好潔。故及是。門臺門上之臺也閽以杖敲之恨故以缾水灌廷令邾子見問之旋小便也射姑時不在廷故執之弗得廢墮也邾子遺命未葬以車殉先人欲藏中潔也卞躁疾也言其性躁急而好潔淨故致此禍 ○附錄 秋九月。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獲晉觀虎。恃其勇也。平中晉地觀虎恃勇輕敵故獲杜預氏云爲五年士鞅圍鮮虞張本 ○冬。盟于郯。修邾好也。郯邾邑即拔也定公新即位故與邾修好 [測]音談

○附錄 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佩佩玉也止留也唐國今湖廣襄陽隨縣舊有上唐鄉成公唐惠侯後肅爽駿馬名 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羣臣請相夫

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先從先從役之人拘囚也即竊馬者司敗[illegible]官[illegible]也[illegible]也相助也夫人謂圉馬者言相夫養馬者以償君必有駿馬如所竊者[從]去聲[相]去聲 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請伐楚。佩裘皆獻不言裘蒙上文 官謂有司共備也言蔡侯所以久留于楚有司不能共遣蔡侯之禮故也將死將坐有司以死罪漢水名沈玉于河以質信也誓言若復渡漢朝楚當受禍明如大川蓋必欲報楚也杜預氏云爲明年會召陵張本[共]音恭○凌約言氏曰二君以弱小處強暴之下即覘覘焉守之以朴猶懼不免誅求也而乃修其玩好以誇示貪夫三年之止豈非自取哉傳云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信夫

經 乙未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傳無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召陵楚地荀寅求貨不得無功而還故書侵○家鉉翁氏曰齊桓以八國伐楚而書伐大齊桓攘夷狄之功也晉定以十八國之師侵楚而書侵鄙晉定之無能爲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沈雖不會召陵非有大惡而蔡藉晉威以滅之殺之故書滅書殺以著蔡罪[姓]音生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此諸侯即前會之諸侯不書劉子不與盟也皐鼬鄭地[鼬]由又又 杞伯成卒于會。傳無 ○六月。葬陳惠公。傳無 ○許遷于容城。無傳容城地闕

許三是凡四遷畏鄭畫也○秋七月公至自會無傳○劉卷卒無傳劉蚠

朝公孟會諸侯于召陵故來赴往弓往恭而春秋書之卷音灌○葬杞悼公無傳○楚

人圍蔡春秋書人罪之也○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無傳

士鞅即士鞅孔圉孔羈孫許楚而不能討罪蔡而不能救惟中山是伐書帥師著其威不行于強暴而行于寡弱也○葬劉文公無傳文公即卷○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

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柏舉楚地在今河南西平縣本

舉于國地能左右之曰以吳以夷狄憂中國吳帥伐楚故進之而始稱子楚書人貶之也楚囊瓦

出奔鄭出奔稱名惡之也○李廉氏曰此條與城濮戰稱人敗書師殺其大夫書名同一書法蓋

子王子常之罪同而楚之輕于用人以致敗師亡衆前後一轍矣庚辰吳入郢前日吳子

此曰吳傳謂君處于君之室大夫處于大夫之室故狄之入國不曰楚而曰郢陳氏謂非得國之辭不言

滅楚實未滅也

傳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文公即劉卷晉人假王命以討楚之久留蔡侯晉荀寅求貨于蔡侯弗得言于

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

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不服弃盟取怨無損于楚

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

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敵謂楚中山鮮虞也晉楚同盟今伐之為弃盟取怨晉敗

楚信方城在襄十六年楚未可得志言未可快意伐楚也○愚按晉自平丘以來不能會諸侯者二十四年乃今一請國老下合十七國君名義既正聲勢遂張庶幾可以復霸矣而荀寅者竟以一賄失之夫蔡所以弃楚如晉既以囊瓦求貨故而寅之貪卒無異于瓦如水益深如火益熱此所以遂衰而吳因

以獵行止國也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旆以會

晉於是乎失諸侯析五色鳥羽為旌乃王者游車之所建鄭私有之晉借觀焉或賤者

也繼旅曰旆明日晉人令賤人施其旆執以從會示卑鄭也杜預氏云傳言晉無禮所以遂弱將會

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

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

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徼大罪

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

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

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

子行敬子衛大夫難難于得宜也嘖爭讙貌煩多也祝佗大祝子魚也以其有才辯欲使之從舊職謂為

祝也煩刑書言恐得罪也共二謂為大祝又從行也徼求也隸賤臣也社稷動謂國遷師出先事祓禱于

社謂祓社以血塗鼓謂釁鼓奉社主也嘉好之事謂朝會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無事無與從

行也時晉已辭蔡不伐楚故佗云及皐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

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

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長蔡欲令

蔡先歃也私私語若似也蔡叔蔡始封君周公之兄康叔衛始封君周公之弟明以長幼為次故先衛

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

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

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

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

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卽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虚言尚德者明不以齒爲尚也尹正也睦親厚也魯公周公之子伯禽也大路金路以賜同姓者交龍爲旂半璧曰璜封父古諸侯繁弱大弓名六族商之大族宗氏同宗之親輯合也分族所分之族屬將率醜衆卽就也言六族離散故使就周受周公之法制以共魯公之職事陪增敦厚也一曰陪重也敦築類軟血器也祝宗卜史四官名備物備禮之物典策卽魯史官司百官有司也彝器常用之器商奄國名曲阜本少皞虚初去聲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

竟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虚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少帛雜色帛也周尚赤故雜色爲少綪大赤也旆卽旃也通帛爲旃析羽爲旌皆大赤也大呂鍾名畛塗所經也略界也言分封土地之經界也武父衛之北界圃田鄭藪澤名有閻古諸侯地衛所受朝宿邑也取其入以供朝覲之費猶魯之許田也相土商之祖東都衛所受湯沐邑也取其入以供天子東巡狩助祭泰山猶鄭之防邑也聃季周公弟爲周司空授康叔土陶叔爲周司徒授康叔民康誥周書成王封康叔于衛周公恐其幼弱作康誥以命之殷虚商故地皆合魯衛也啓開索法也少皞殷虚皆殷故地因其風俗開用其政疆理土地則以周法蒐所留反茷音吠聃乃甘反共音恭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虚啓以夏政疆以戎索唐叔武王子晉之始封密須國名闕鞏甲名姑洗鍾名懷姓唐之餘民一姓爲九宗者職官主官事者五正五官之長卽司徒司馬司空司寇司士是也唐誥封唐叔之誥今亡夏虚大原也大原近戎而寒不與中國同故疆理土地用戎之法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周公康叔皆武王之弟唐叔成王之弟故云皆叔昭明也言賜之分物以昭明其德也伯謂居長者不尚年言惟以德爲輕重也管蔡啓商惎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惎毒也周公攝政管叔蔡叔開導紂子祿父毒亂王室蔡放也

與蔡叔車徒而放之七乘言其少也己卿士爲周公臣也命以蔡命爲蔡侯也胡蔡仲名惎音忌蔡去聲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大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爲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五叔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聃也曹異母不在八人數晉唐叔武王子昭大于穆而曹以伯爵居甸服反小于唐是逆觀先制皆不以年貴豈應獨反之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畧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踐土盟在僖二十八年夷叔衛叔武也晉重耳文公魯申僖公衛武叔武蔡甲午莊公鄭捷文公齊潘昭

公宋三十二成公莒盟然三公冢冠蒙先于此也德者德也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

謀之乃長衛侯於盟（說）音悅（長）丁丈反○愚按明制用人以德固然矣然長幼之序亦必有盡善義甚閒者豈得不論蓋弘宰于此之善詞前反深考耳反自召陵鄭子大叔

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為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

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

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臨哭臨也黃父盟在昭二十五年夫子謂大叔始亂禍首也怙恃也同衆欲也復重也杜預氏云傳言簡子能用善言所以復興（大）音泰（臨）力鴆反（敖）五報反○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

滅沈秋楚為沈故圍蔡（為）去聲○伍員為吳行人以謀

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嚭為吳

大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

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于吳楚殺郤宛在昭二十七年時伯州犂以黨郤氏故出奔吳其孫嚭為大宰與伍員皆志必報仇共謀破楚故楚若兵因之因員嚭之怨楚也唐侯以兵屬于吳楚故經下書唐侯（大）音泰（質）音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

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舟乘舟也淮汭淮水之曲時豫章乃今湖廣德安府章山也吳乘舟泛淮過蔡乃舍舟于淮水之曲而自豫章與楚師夾漢水為軍左司

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

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

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

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

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

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

至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

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沿緣也[illegible]欲令子常緣漢水與吳上下遮使勿渡而我悉起方城外人毀吳淮汭之舟且還兵塞漢東三隘道使吳不得退因與子常夾擊大隧在今河南羅山縣西南一名九重關直轅在今信陽縣南一名武勝關冥阨在今信陽縣東南一名平靖關黑武城大夫言吳用木為兵推鈍我用革為兵堅利革不可持久故欲速戰史皇又以忌功故欲速戰以先之小別在今湖廣漢川縣大別在今漢陽府東北史皇楚大夫司馬即戌城口三隘道總名不可不可支也史皇又言國安則執其政國有難則逃將入何國不如盡力死戰可以解說貪賄之罪（惡）（好）俱去聲（陳）音陣（擊）去聲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

二師吳楚之師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于闔廬曰楚瓦不仁

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

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

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

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

以其乘廣死夫槩後自立為王故稱王楚瓦即囊瓦臣見義則行不待君命古有此言故云以乘廣死以戰死也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

猶鬭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

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鬬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

又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

清發水名知免知免于死也幕之于畢反郢者得免也楚人奔不得食吳人食楚人食而追之雍澨在今湖廣岳州府東南五戰謂清發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也柏舉清發二戰也愚按子常誠罔成謀則楚可以逞矣乃史皇以近功故反令疾戰以敗也幾于一言喪邦者至如其不可又令必以說罪必則必爾罪容可說乎且一國事乎奚益也

已卯楚子取其妹季芈畀我以出涉睢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吳乘勝而至故不暇為守備倉皇以出季芈畀我或云二人或云畀我季芈字未詳睢水名在郢之西燧象以火燧繫象之是奔赴吳師使王得脫芈音米

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以班以尊卑班次處楚王君臣之宮室子山吳王子入令尹之宮夫槩王自以子山之叔父怒其乾已故奪其宮杜預氏云言吳無禮所以不能遂克

左司馬戍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澨傷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為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刭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息汝南新息也戍聞楚敗故還傷被創也臣闔廬謂在吳為闔廬之臣免吾首言若戰死誰能藏吾首免為吳人所獲句卑戍臣失子不知子賢也可早乃隙其下裳刭其首裹之于裳說而免之杜預氏云傳言司馬之忠壯句古侯反刭古頂反

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季芈以從由于徐蘇而從鄖公辛之弟懷將弒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違彊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雲中雲夢澤中鄖邑名由于鍾建皆楚大夫蘇蘇醒也辛鄖鬬辛蔓成然之子鄖邑大夫也昭十四年平王殺蔓成然懷欲弒王以報父仇其子謂昭王詩大雅烝民篇言仲山甫不辟彊陵弱强去聲

鬬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隨國在楚之東奔隨避闔盧也盡盡滅也竄匿也獎成顧念也漢陽之田楚田在漢水之東者吳欲滅楚故以此田賂

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己為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弃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公宮隨侯之宮子期昭王兄公子結也似貌似昭王也逃逃匿也事君事吳君也一人謂楚昭王鳩安集也辟音僻難去聲

鑢金初宦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為利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鑢金先為子期家臣實與隨人要言勿以楚王與吳并欲殺子期王喜其意欲引見之使盟隨人約卻要言也金言不敢乘君之困約之時因以要言為利於是昭王割子期心前血以與隨人盟示其本心也

初伍員與申包胥友

其亾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國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亾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墻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申包胥楚大夫與子胥善而各行其志復與覆同杜注報也封大莽

數也上國中夏衆諸侯也越顚越也夷謂吳國吳若滅楚則與秦為鄰故患逮及也言及吳未安楚地秦出師與吳共分之設若楚國遂至滅亡則土地皆秦之有矣若猶假君威靈而存亡之則楚之子孫世世事君以報秦德圖圖謀也伏隱處也無衣秦國風篇取其與子同仇與子偕作與子偕行無衣三章每賦一章三頓首以對故云九頓首杜預氏云為明年申包胥以秦師至張本分去聲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六十一卷終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六十二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著

定公二

經丙申五年陳懷公杞僖公元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無傳○夏歸粟于蔡前年蔡以吳師入郢已解楚圍而蔡尚饑乏故歸之粟○於越入吳於發聲也越俗有此發聲故史官從俗書之○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大夫有罪不書卒意如何以書卒以定公忘逐君之讐故明其為定之大夫所以疾定公也○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無傳婼之子成子也○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傳五年附錄春王人殺子朝于楚時吳人入郢故王人乘其亂而殺子朝杜預氏云終閔馬父之言○夏歸粟于蔡以周亟矜無資亟急也○越入吳吳在楚也昭三十二年吳伐越以治楚黨至是吳入楚而越亦乘虛伐吳○高閌氏曰闔廬爭入郢之利而於越入吳夫差取盟晉之功而於越又入吳意有所逐而憂有所忘矣○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東野季氏邑行巡行也璵璠君所佩美玉懷季氏家臣步行也毛萇云公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改步改玉謂君臣行步遲速有度故佩玉亦異昔昭公之出季氏攝行君事為君行佩君玉及定公立復臣位故步玉皆改不狃亦季氏家臣費宰于洩也彼謂懷君謂意如言懷為季氏不欲使僭也行去聲下同璵音餘璠音煩為于去聲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為費宰逆勞于郊桓子敬

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桓子意知子季孫斯也懷時從桓子行輕慢子洩行之謂逐之懷也杜預氏云爲下陽虎囚桓子起勞去聲

〇附錄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吳人獲薳射于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于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爲堂谿氏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

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壻之谿吳師大敗道謂行兵之法薳射楚大夫子謂薳射之子奔徒楚國奔散之徒稷沂軍祥皆楚地楚以唐從吳伐國故滅之王謂闔廬堂谿楚邑今河南郾城縣有堂谿故城夫槩戰敗奔楚蓋事後此終言之麇楚地前年楚人與吳戰多死麇中故云父兄親暴骨焚吳復楚則祭祀不廢故云可以歆舊祀公壻亦楚地○射音石暴蒲卜反吳子乃歸囚闉輿罷闉輿罷請先遂逃歸闉輿罷楚大夫先爲吳囚吳因復以其請先至吳而失之傳言吳所以不克闉音因罷音皮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于吳不待而歸葉公終不正視諸梁沈尹戌之子葉公子高也其弟后臧與母俱獲于吳竟弃母而歸故諸梁不義之終不以正面視弟葉音涉

〇附錄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乙亥殺公何藐己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庚寅大詛逐公父歜及秦遄皆奔齊文伯季桓子從父昆弟也逐懷以不顧己故藐季氏族稷門魯南城門大詛謂逐盟者重受罰歜卽文伯秦遄平子姑壻杜預氏云傳言季氏之亂歜音觸遄市專反

〇附錄楚子入于郢吳師已歸初鬭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定謂得其國而安定之王之奔隨也將涉于成臼藍尹亹涉其帑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成臼水名在今湖廣漢川縣南亹楚大夫寧安定也志記惡過也王賞鬭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鬭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鬭懷子西曰請舍懷

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鬭辛以下九子皆從王有大功者請舍懷以初謀弒王也大德謂終從其兄免王大難○陸粲氏曰昭王之賞鬭懷也其爲楚國未寧而以是安反側者歟然非理國之典也不可以訓申包胥曰吾爲君也非爲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爲諸遂逃賞子旗卽蔓成然有功王室恃功見殺在昭十四年包胥常尤其人遂逃賞以自異爲去聲王將嫁季芉季芉辭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爲樂尹遠丈夫言別男女也樂尹司樂大夫遠妻俱去聲王之在隨也子西爲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脾洩楚邑子西未知王所在恐國人潰散故僞爲王之車服以安道路之人又權立國于脾洩之地王使由于城麇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

如辭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城麇築城于麇今洵廣岳州府有東西二城如不如也言旣自知不能不如辭之而勿行其所謂抜傷處脾洩之事謂如于西保路之事杜預氏云傳言昭王所以復國有賢臣也〇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前此伐而不服故又圍之以三年鮮虞獲晉觀虎故也

經丁酉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游速大叔子〇二月公侵鄭自是凡師書公則三桓既微之微也然本非公室誑張實以恃臣專恣故每托公以出師不書伐而書侵以其迫于霸令非有獎王室之實也公至自侵鄭無傳〇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書斯何忌並使著陽虎專

權以自其禍之所起〇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執其非罪故稱行人〇冬城中城無傳〇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無傳何忌不言何闕文也鄆貳於齊故圍之

傳六年春鄭滅許因楚敗也許楚之與國〇李廉氏曰此鄭叛霸之始也自隱十一年鄭入許而齊鄭之黨合天下遂無王自定六年鄭滅許而齊鄭之黨又合天下遂無晉〇二月公侵鄭取匡爲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匡鄭地今河南睢州有匡城胥靡周地周儋翩因鄭人以作亂鄭爲之伐胥靡故晉使魯討之爲去聲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陽虎諱逐二桓故往還不假道以構禍于衛欲因釁圖之豚澤衛地彌子瑕衛大夫追之使擊魯師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

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成之昭兆定之鞶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爲之質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爲相睦也而效小人以弃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文子公叔發也老謂致仕公衛靈公尤責也文公之鼎名曰舒鼎成公之寶龜名曰昭兆定公有鞶鑑以鏡爲飾名曰鞶鑑憂恤也言諸侯苟有憂恤魯侯者公子與諸大夫之子將爲質以求納魯侯蒙覆也大姒文王妃周公魯之祖康叔衛之祖效小人言唯小人尤人之過不可效也不假道于衛皆陽虎所爲故云天將多其罪難去聲鞶步丹反質音致大音泰〇愚按文子國之老臣知國故事察見陽虎之私以構釁也故既謝政

去猶輦而如公使其計不行而鄰好不失抑亦可謂賢矣夫子所以文之〇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獻鄭俘以此春取匡故聘禮諸侯使卿執圭以致君命執璧以致幣於夫人君與夫人一使兼致之陽虎欲困辱三桓又欲求媚于晉故既使桓子聘晉君又強使孟懿子報晉夫人晉宜設兩享因輕魯遂兼享之強上聲〇高閌氏曰一卿將命可兼兩事豈可每事一卿乎故並書之見二卿爲陽虎所制也嗚呼天子微諸侯僭諸侯微大夫陵大夫微陪臣脅理勢然耳孟孫立於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爲必適晉故強爲之請以取入焉不欲居不見容也中

軍司馬晉大夫之最貴者先刑乃贊辭五邑以虎會意令遣之乎欲惡之故設爲請托之辭拜先之以虎六言欲晉欲使晉專之之其實欲使晉人得其人也豐董焉魯有子惡也官謂中軍司馬使人要得其人兆陳也魯于言魯患陽虎意欲出之令士宗知其非陳以爲虎欲適晉故強爲之請使晉知其情而納虎焉非其本心故云強胸上聲(焉)去聲 ○附錄四月己丑，吳大子終纍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揚。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爲矣。於是乎遷郢於鄀，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終纍闔廬子夫差兄也舟師水戰也潘子臣小惟子楚舟師之帥陵師陸軍也令可爲言知懼而後可治也改謂新之紀謂理之杜預氏云傳言楚能自救以安(大)音泰(鄀)音若 ○附錄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作亂于周。鄭於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六月，晉閻沒戍周，且城胥靡。儋翩子朝餘黨鄭伐周之六邑在魯伐鄭之前而于此見者爲戍周起也閻沒晉大夫戍與城皆以備之 ○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惟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爲知難而行也。見溷而行。宋自文公初霸首服事焉至此諸侯多貳宋猶獨事之故祁言於君欲遣使行聘宰家臣也寅知晉政多門往必有難故請祁立後雖身死不亡其祀溷樂祁子祁見于君立以爲後也(見)去聲(說)音悅(難)去聲 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緜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爲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

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楯干櫓以楊木爲之納即獻也二君謂宋晉賈買也于樂祁必得志以其死爲晉也討而執之(賈)音古(賈)音允 ○張洽氏曰諸侯惟宋事晉晉不以禮討而遣使善逆以禮之猶懼不來而大夫貪貨賄專權利辛使來者以見執叛者何怪志晉之亂政出行霸統所由絕也 ○附錄陽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魯有兩社朝廷在其中間杜預氏云傳言三桓微陪臣專政爲八年陽虎作亂起 ○附錄冬十二月，天王處于姑蕕，辟儋翩之亂也。姑蕕周地杜預氏云爲明年單劉逆王起(蕕)音由(辟)音避

[經]戊戌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鹹衛地此書諸侯復特會之始○林堯叟氏曰鹹于是諸侯無主盟矣是故石門志諸侯之合于鹹志春秋之散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書人又書侵以重貶之執行人非使人罪也 ○齊侯、衛侯盟于沙。沙晉地今北直隸大名縣有沙亭 ○大雩。無傳過也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夏國佐孫齊叛晉與鄭盟故爲鄭伐我且報二卿之圍鄆 ○九月，大雩。無傳過也 ○冬十月。

[傳]七年，附錄春二月，周儋翩入于儀栗以叛。儀栗周邑 ○附錄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爲政。鄆陽關今山東曲阜縣有陽關魯邑中貳於齊今齊歸之 ○夏四月，單武公、劉桓公敗尹氏于窮谷。尹氏復黨儋翩爲亂故敗之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

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齊景公圖爲職之霸衛
衛侯欲叛晉懼齊恐違衆故陰使齊執結來侵以
盟之瑣即沙杜預氏云爲明年涉佗捘衛侯手起○
李廉氏曰此齊衛合黨之始自此後次五氏次垂葭
次藥蔡至哀元年而伐晉矣夫當晉楚衰弱之餘使
齊景公甲撫霸國之餘國尊事王室辯爭中夏則恒
公之功猶不可復乎奈何今日之會明日之次無非
包藏禍心以
圖晉爲事乎○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
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
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苫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
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齊叛晉故伐魯公斂
處父孟氏成宰名墮
伏墮毀其軍以誘敵而設伏兵也而汝也言齊人設
伏待魯虎不圖度此禍而欲夜掩齊師汝必當死苫
夷季氏家臣二子謂季孟有司掌刑戮者杜預氏云
陪臣強能自相制季孟不敢異苫始占反難去聲

○附錄冬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晉籍秦
送王己巳王入于王城館于公族黨氏而後朝于莊
宮慶氏守姑蕕大夫天王前年出居于此故
單劉迎王以歸黨氏周大夫莊宮莊王廟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六十二卷終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六十三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著

定公三

【經】己亥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前年齊伐我故報之時
陽虎用事專政不立故
書
侵○公至自侵齊無傳○二月公侵齊以前月未得
志于齊故也○
三月公至自侵齊無傳○曹伯露卒無傳○夏齊國夏帥
師伐我西鄙齊伐以報
魯二侵也○公會晉師于瓦瓦衛地今
河南胙城
縣東北有瓦亭晉將
來救魯公故會之○公至自瓦無傳○秋七月戊辰
陳侯柳卒無傳○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鄭衛二國
爲齊而叛
晉晉是以侵鄭衛所以紀齊之與國也晉不能整
兵罪以取服故兩書侵○汪克寬氏曰齊之始伐盟

主則書伐衛遂伐晉晉之始伐與國則書侵鄭遂
侵衛齊書伐而晉書侵于此見晉霸之衰之甚也○
葬曹靖公無傳○九月葬陳懷公無傳○季孫斯仲孫何
忌帥師侵衛以其爲晉興
師故書侵○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無傳曲濮晉地去年公侵鄭今年二鄭侵衛皆爲晉
故而士鞅又自帥師侵之故二君同爲此盟以固其
謀○從祀先公○愚按從祀之說三傳以爲正閔僖
之位胡傳引馮氏說以爲始以昭公
從祀以取媚於國人今春秋辯疑及事義又謂從祀
即今制五品以上陪祭之謂蓋陽虎雖陪臣而久以
大夫自處得從祀于廟見有先世分器遂竊取之諸
說紛紛惟高閌氏謂不舉所祀之名不指所祀之所
以兵事出于陽虎之矯舉故聖人實書之在盜竊寶
玉大弓之上所以誅陽虎之亂也所謂定哀多微詞
者意在言外也庶幾
于經義不支離云盜竊寶玉大弓寶玉夏后氏之
璜大弓封父之
繁弱天子所錫先君分器也謂之盜竊之竊聖人蓋
難于明言而既有以託斥之畀鄙之矣公羊傳云盜

者魏說謂陽虎貨也○胡寧氏曰先王分器不能諱于
而盜得竊諸公宮此無政之驗也故失此則諱失寶
王大弓則書
重其事也

傳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顏
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
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殪
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
僞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門攻其門士無鬭志故皆坐列
顏高魯有力人三十斤爲一鈞六鈞百八十斤○取
其弓傳觀之會陽州人出戰高無弓奪他人弱弓于
鉏齊人斃仆也偃倒地也吳越春秋云迎風則偃背
風則仆也高被擊猶射子鉏中頰死言其善射也顏
息魯人謙言已無勇力志欲中目而誤中眉實自矜
也冉猛亦魯人爲僞傷足而先歸其兄會見猛不在

列乃許以後殿誅衆杜預氏云傳言
春無軍政冠音石[丁]去聲殿音甸上○附錄二月己丑
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
盂以定王室皆儋翩之黨故單劉討之杜預氏云傳終王室之亂○附錄趙鞅言
于晉侯曰諸侯惟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
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士鞅曰三年止之無故
而歸之宋必叛晉獻子私謂子梁曰寡君懼不得事
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溷代子子梁以告陳寅陳寅
曰宋將叛晉是弃溷也不如待之樂祁歸卒于大行
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執
祁在六年獻子士鞅也子梁樂祁也[illegible]事宋恐
宋叛晉也溷樂祁子大行晉山名[illegible]顧氏云

戲明年宋公使樂大心如晉
乘本(實)去聲大音泰(行)音杭○公侵齊攻廩丘之郛
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遂毀之主人出師奔陽
虎僞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猛逐之顧而無繼
僞顛虎曰盡客氣也廩丘齊邑郛郭也主人齊人衝戰車也馬褐馬衣也齊人焚魯
攻郛之戰車魯人濡濕馬衣以救之遂毀其郛齊人
出戰魯攻之郛人卻退陽州之役猛先歸虎爲苦不
見猛者言猛必敗以激之猛因逐廩丘人之出者尋
復反顧見莫有繼其後者又詐爲顛仆而止客氣言
非真勇也○附錄苫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
名之曰陽州苫越魯苫夷季氏臣獲俘也名陽州以志其功欲自比于僑如也苫古占反
○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
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

鴈魯於是始尚羔齊師已去晉師未入魯境故經不書救中行文子荀寅也周禮卿執
羔大夫執鴈前此魯卿大夫皆執鴈今見
士鞅爲政獨執羔魯于是始知執羔之尊○晉師將
盟衛侯于鄟澤趙簡子曰群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
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
也焉得視諸侯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衛侯怒
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
是事而受此盟也鄟澤衛地晉師自瓦還就衛地爲盟前年衛叛晉屬齊簡子意欲因
盟摧辱之故問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晉二大夫盟
禮卑者執牛耳尊者臨之衛侯與晉大夫盟自以當
尊故請晉大夫執之溫原晉邑何言衛小僅可比晉
屬邑不得與諸侯禮捘捉持之也捥腕同王孫賈衛
大夫言盟以昭禮有如衛君[illegible]不辟有禮之
國事之而受晉無禮之盟邪[illegible]音最　衛侯欲

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爲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群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紲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爲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衛侯與賈共設詭謀以重激國人使怒必叛晉始已患諸大夫恐其不從已也問故問不入國

之故詬辱也卜嗣者卜可嗣其位者從焉謂從諸大夫之所立而汝也子厚謂衛侯之子名厚者使工商皆行欲激國人使皆怒也病猶患也能猶耐也如不知也言不如先叛晉以待其見伐吉病而後納質于晉未爲遲而失計覺音致難去聲晉人請改盟弗許晉亦自懷無禮故請改盟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遂侵衛桓公周卿士經不書監師不親侵也六年鄭伐周闕外故晉爲周報之侵衛討其叛也○九月師侵衛晉故也魯猶事晉故爲討衛○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寤桓子弟極桓子族子不狃費邑宰輒叔孫氏庶子志叔孫帶之孫子孟叔季三族皆出自桓公故號三桓更代也更音庚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順祀群廟之昭穆以合禮也陽虎將作大事欲以順祀先公而祈助禘不於太廟者順祀之義退僖公懼於僖神故於僖廟行順祀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都車都邑兵車虎欲以壬辰夜殺季孫明日癸巳以都車攻孟叔二家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爲期處父期以兵救孟氏期壬辰先癸巳一日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爲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于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

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鈹劍屬盾干櫓也越陽虎從弟咋嚙也有恨意而汝也言汝先祖皆爲季氏良臣汝當免己于難以繼續之後猶脫也徵召也往必往也咋音作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公期孟氏支子孟氏欲備難不使人知故僞爲公期築室于門外因以聚衆林楚乃激怒其馬及衢而騁以走孟氏季孫既得人築者遂閉孟氏之門武叔叔孫州仇也處父知陽虎以邑兵來故東門魯東城之北門棘下城內地名爲夫說音稅中去聲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

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曰追其將
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說脫也脫甲入宮示無畏也嘻乃說虎卸魯人喜畏已出於方喜免於徵死而欲何敢復追嘻曰恐懼之聲公斂陽郎處父存言必來追也〔說〕音脫〔嘻〕耳聲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與虎也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公斂陽欲因亂討季氏以強孟氏孟孫懼季氏強不敢殺而歸之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子言季寤也辨猶徧也徧告廟飲酒示無懼也〔辨〕音遍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陽關虎前所居杜預氏云叛不書畏家臣也〇附錄鄭駟歂嗣子大叔爲政歂駟乞之子子然也杜預氏云爲明年殺鄧析張本〔歂〕音遄〔大〕音泰

經庚子九年陳閔公元年春王正月〇夏四月戊申鄭伯蠆

卒無傳〇得寶玉大弓得者對失而言之也直書曰得以明其得而復失也梁穀傳云惡得之得之堤下〇六月葬鄭獻公無傳〇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五氏晉地在今北直隸邯鄲縣境〇愚按齊衛伐晉也經不書伐而書次或以爲諱伐盟則襄二十三年齊遂伐晉何以不諱或以爲春秋重絕晉則文元年衛人伐晉何以不重絕晉蓋齊衛雖有玩晉之心而晉力尚強未敢訟言伐之故二國不以伐晉告而春秋亦因其告而書之以示存晉之意云〇秦伯卒無傳〇冬葬秦哀公無傳

傳九年附錄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僞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子明謂桐門右師出曰吾猶衰絰而子擊鐘何也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絰而生子余何故舍

鐘子明聞之怒言于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前年樂祁使晉被執卒于晉公使大心逆其尸巢向戌曾孫子明樂祁之子溷也大心官右師居桐門子明族父右師與子明同居子明忿其不逆父喪因責其擊鍾作樂無同族之義故逐之使別居已謂子明樂氏戴氏族不利言將害其族逐入心在明年傳終昭二十五年叔孫貽于右師其亾之言〔衰〕音催〇附錄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鄧析鄭大夫欲改鄭所鑄舊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書于竹簡謂之竹刑駟歂以別罪殺析而用其竹刑之法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若有可以加於國家者弃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弃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

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子然駟歂也加猶益也弃不責也靜女詩邶風篇其三章云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赤管筆也女史記事規誨之所執言取其管之美而弃其人之無德竿旄詩鄘風篇其卒章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言取忠告之言而不論人之在下此二詩皆以一善見采而鄧析不以一善存身詩召南甘棠篇蔽芾小貌甘棠杜也茇草舍也召伯巡行南國或舍甘棠之下詩人思之不伐其樹勸能勸有能之人也深咎駟顓之殺鄧析爲不忠也杜預氏云傳言子然嗣大叔爲政鄭所以衰弱〔芾〕芳未反〔翦〕子淺反〇陸粲氏曰今世有鄧析書曰無厚轉辭者二篇大抵商鞅韓非語也其爲竹刑將非此類乎雖子然之役之吾以爲後矣何謂不忠子然之不忠在用竹刑不在殺鄧析〇夏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虎以寶玉大弓無益于用而取惡名故歸之得成器可用謂之得用器物以有爲吉辭爲田獲得爲戰獲之類之誤六月伐陽

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陽虎以陽關叛故討之萊門陽關邑門魯師見火起故驚虎因犯而出三加三加師也鮑文子諫曰臣嘗爲隸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文子鮑國也施氏魯大夫鮑國曾爲其臣成十七年齊人召而立之大國謂晉勤謂勞救之也死亡死于戰鬪也已謂陽虎奮其詐謀謂將圖齊也求容求容身于齊也疾患也罷音皮孫應鱉氏曰論齊魯之勢明探陽虎之心盡○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其軸麻約而歸之載葱靈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葱靈逃虎本欲西奔晉知齊必反己故詐以東爲願鍥刻也刻之使易折又以麻纏刻處歸之使不知將以絕追已者葱靈輜車名此車前後有蔽兩旁開牕可以觀望故得寢於其中而逃鍥若結反葱初江反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以其受亂人故知世亂○秋齊侯伐晉夷儀前年衛侯叛晉事齊故齊侯爲衛伐晉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霤下無存齊士其父將爲娶婦乃以讓弟而欲立功下晉歸娶高國二貴族以自高[illegible]登城以[illegible]

[illegible]于門屋之霤下霤音溜東郭書讓登犂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書左彌先下書與王猛息猛曰我先登書斂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書東郭書[illegible]之後犂彌齊人無存死書彌讓之登求非衆所欲故書讓衆後而已先登彌從之登下入求悉頭書先下入城許謂書讓衆長而立于城左已讓衆而立于城右必俟外登城者盡絕而後下城戰書誤欲揚言使于左彌遂自先下亦懷也猛亦齊人息戰記共止言也欲攻也書惡猛讓已功欲擊之故欲鬪戶起言向有登城之難今又有[illegible]之難不可不[illegible]東中馬也猛不敢與爭言我從子登城如異馬之隨靳也杜預氏云傳言齊師[illegible]能克難[illegible]勿去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禚媚杏於衛中牟晉地今爲河南中牟縣五氏晉地在中牟北晉以千乘救夷儀也兵中牟而齊侯在五氏衛侯將往別之道過中牟畏晉故卜龜焦兆不成不可以行事也衛侯以前辱怨甚不復顧卜故言晉車千乘衛之兵車當晉五百乘我以身當五百則猶可敵也褚師圃衛大夫時已奔在中牟城謂夷儀帥謂東郭禚媚杏三邑皆齊西界致于衛以謝衛也禚音酌齊侯賞犂彌犂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皙幘而衣貍製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貺子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乃賞犂彌[illegible]賞夷儀之功[illegible]讓書而狀書[illegible]以爲信故賞書[illegible]賓旅之讓

（我所先覓收之方則非以賞德哲臣也褻曰褻也釁音書謂收去聲）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三襚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五家免除其五家令不供役事也三襚三加襚衣也犀軒卿車也坐引膝坐引首執喪人舉喪車助師眾哭之後親推其輪三轉）

經十年（辛丑惠王元年鄭聲公元年蔡）春王三月及齊平（及齊平者我欲平而彼從我平也○李廉氏曰前此魯數侵齊齊數伐魯至是孔子爲相與齊相平而齊受之）○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夾谷今山東淄川縣西南一名祝其也）○公至自夾谷。（無傳）○晉趙鞅帥師圍衛。（○家鉉翁氏曰晉自召陵不以義用兵書侵書伐足以服人也此役書圍以力不足以服人也）○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書齊人來歸言齊人自以故還來歸非假兵力書討而得之也龜陰龜山之陰在山東泰安州竟後人因名謝過城）○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郈叔孫氏邑今山東沂州有郈城）○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大夫攻叛邑自夏至秋再圍以兵春秋據實直書其罪自見）○宋樂大心出奔曹。（傳在前年春書名罪其稱疾不適晉也）○宋公子地出奔陳。（書名罪其挾嬖而不忌君也）○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無傳安甫地闕此會以衛有晉難故也）○叔孫州仇如齊。○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書弟罪宋公以嬖雖故失其弟書暨罪辰以公子地故强其大夫出奔彄音樞）

傳十年春及齊平。（平八年再侵齊之怨）○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犂彌言于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

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illegible]萊人齊所滅萊夷也劫去聲）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兵之命其以兵擊萊人也萊已滅故云俘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故稱華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二句語意大同干與也好和好也祥善也盟將告神犯之爲不善也德指理言愆失也人指身言）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辟去萊兵也如此盟如此盟詛之禍無還魯大夫言須齊歸汶陽之田乃足當三百乘之命要盟不絜故經不書盟辟音闢共音恭）

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梁丘據齊大夫故舊典也享謂會事犧象犧尊象尊酒器也嘉樂鐘磬也野原野也合奏也具謂具犧象嘉樂禮宗廟朝廷之禮也秕穀不成者稗草似穀者喻享不具禮穢薄若秕稗也孔子知齊懷詐慮其掩襲故托正禮以拒之秕音鄙稗皮賣反）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三田即汶陽田爲齊所侵者經歸田在盟後傳進于上令與盟事相接故也趙氏曰穀梁傳云夾谷之會孔子歷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

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爲來爲命司馬止之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爲罷會齊人使優施舞于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者蓋爲此也○李廉氏曰參諸家皆當以穀梁及史記謝過之說爲正左氏所載大于請齊歸汶陽之語失之○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前年齊爲衛伐晉夷儀故晉伐衛以報之初衛侯伐邯鄲午於寒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熸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人於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啓門亦以徒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中不啓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

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邯鄲今爲北直隸邯鄲縣午晉守邯鄲大夫寒氏卽五氏前年衛人助齊伐五氏宵熸午衆宵潰靡散也門攻門也衛開門與午鬭故殺人于門中啓開也謂衛不敢開門與我鬭也旦平旦也佗先至門步行于左右示無恐然後其徒皆至爲立如植木不動以示趙午以殺人雪恥爲勇佗使衛不敢出敵爲尤勇討探問也八年晉盟衛涉佗捘衛侯手成何批衛溫原故云由涉佗成何熸音尖君子曰此之謂弃禮必不鈞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弃禮言勇而無禮也鈞等也言必見殺不得與人等也詩鄘風相鼠篇遄速也○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爲馬正使公若爲郈宰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圉人曰吾以劒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劒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僞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公若武叔郞州仇公若藐其族也公南其家臣武叔之黨公若郈藐武叔恨公若諫立既使賊射之又使侯犯投之皆不克圉人武叔養馬之人朝謂郈邑之朝子謂武叔禮授刃劒當以鋒刃自鄉而授其環今圉人僞爲周陋不知禮者以鋒刃末授之欲因推而殺之使如之言使爲如此也鱄設諸用劒殺吳王故云欲吳王我射音石下同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犯自以不能副令故叛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

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爲之宣言於郈中曰侯犯將以郈易于齊齊人將遷郈民衆兇懼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郈也而得紓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工師掌工匠官業職業也揚水詩唐風篇其卒章四言曰我聞有命稽首謝其

受已命也于是赤亦詐使犯以郈降復激郈人使[illegible]無事而無所屬也宜言詐為齊使言也易謂以郈[illegible]齊別邑克懼違異變異不服也赤誘言泡其守郈爲叛人所殺不若易邑于齊就與郈無異而得紓其禍何必守郈此謂郈也舍置也觀度其虛實也介因也既誘使置甲于門又呼齊師至以駭郈人因其甲而圍之將射之僞為犯射郈人犯不知乃駟赤先如曰當圖免我許之郈人許其行也衷去聲

宿侯犯殿每出一門郈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群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宿故宿國閉之閉其後門也出謂出奔誅責也言犯勿以叔孫之甲出奔恐有司責其數物謂有識別也數數甲以相付納魯人納魯圍郈之師致致其名簿也杜預氏云駟下武叔知齊[illegible]去聲○汪克寬氏曰詐詭欺誑詐僞不誠下執此以叛其上上執此以危其下雖幸勝之其何以保有國家乎

○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毋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頗焉子為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地景公弟蘧富獵其嬖寵也室謂室之財物向魋司馬桓魋也閉門泣魋哀其將奔也毋弟辰景公同母弟也亡謂地頗偏也為禮辟君以為禮也廷欺也欺之使出奔也佗仲幾子彄褚師段子皆宋卿衆之所望故云國人遂

[illegible]音類 ○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隷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為寡君賜聘齊謝致郈也際相接也齊侯盍以致郈為德於魯也是以猶是為也言魯所以事君將以其封疆社稷之大事不令之臣謂侯犯義所當討非君為賜于我魯也杜預氏云經辰奔在聘齊之後從告也竟音境

明吳興後學淩稚隆輯著

定公四

經壬寅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及者以此及彼兩相欲之辭自者因其力也書自陳而陳之罪亦著矣蕭宋邑○夏四月○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四卿入蕭以叛大心自曹入蕭其叛可知故不書叛○冬及鄭平此平六年侵鄭取匡之怨也鄭睦于齊齊與魯平而鄭亦平矣叔還如鄭涖盟還叔弓曾孫還音旋

傳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爲宋患寵向魋故也樂大心九

年被逐今從辰以叛益惡宋公寵不義所以致國患○冬及鄭平始叛晉也魯自僖公以來世事晉今始叛

經癸卯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無傳○夏葬薛襄公無傳○叔孫州仇帥師墮郈郈叔氏邑○衛公孟彄帥師伐曹彄孟縶子○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費季氏邑○秋大雩無傳○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無傳結叛晉也○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無傳○公至自黃無傳○十有二月公圍成成孟氏邑○公至自圍成無傳國內用兵不應書而出入皆書者成強若列國興動大衆皆告廟也

傳十二年夏衛公孟彄伐曹克郊還滑羅殿未出不退於列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爲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寧爲無勇郊曹邑滑羅衛大夫未出曹竟殿在行列之後素空厲猛也羅言與其空稱狂以驕人寧爲無勇可也亦孟之反不伐之意殿顛去○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墮毀也三都三桓之私邑費郈成也是時三都強盛奪三家之權將爲國害故仲由欲毀之　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不狃費邑宰輒不得志于叔孫氏故二人作亂以襲魯三子孟叔季也武子季武子也公入季氏家而登其臺今曲阜縣東內有季武子臺即公所登側臺下也申句須樂頎二大夫仲尼時爲司寇命二子下伐費人

北敗北走也句音劬頎音祈　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處父成邑宰成在齊北竟毀之無以蔽齊○愚按公羊傳孔子行乎季孫告季孫而墮二邑何休氏述叔孫季孫宰吏數叛患之以告孔子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兵甲之藏故也季氏說而墮之此即左氏墮郈墮費之說而家語以爲墮三都朝氏因之不詳所以恐非其實也然則何以不墮成蓋郈費之叛荐爲季氏害故孔子因其機而墮之成實不叛而處父在成方有功于孟氏故季氏私與處父比成而成不墮者職故之以也然孔子亦豈終不能墮哉拒于舍已權以聽孔子而外傳既卻曾國治矣其心必有以爲不利若敖受女樂以蠱惑其言使不復可與有爲而孔子之道不行矣于是遂去之向使孔子而久得志于魯也者其幾一成之足墮云

經 甲辰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垂葭衛地 ○夏 [illegible]蛇淵囿 無傳今山東定陶縣界有蛇丘城書不時也 ○愚按此與受女樂事相類差孔子去魯而君臣志荒矣 ○大蒐于比蒲 無傳夏蒐非時也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無傳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晉陽今爲山西太原縣本晉封後爲趙氏所據鞅入私邑以拒范中行而昧于投鼠忌器之義故書叛以罪之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吉射士鞅子朝歌衛之舊都後屬晉二子以午之故與兵首禍實爲無君故書叛以罪之 ○晉趙鞅歸于晉 先書鞅叛繼書鞅歸言已叛之人非所得歸而歸也 ○薛弑其君比 無傳

傳 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郥氏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唯邴意茲乘軒 垂葭改名郥氏今山東鉅野縣舊有郥亭二君以師伐晉已次郥氏以爲之援邴意茲齊大夫傳傳車也言傳車奔告晉必數日方至計非三月晉亦不能出河則我已卒事濟河而歸矣斂諸大夫軒示獨也獨令意茲軒所以光寵之 [郥]古闃反 [傳]張戀反 [倂]彼命反 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 乘共載也乘廣兵車也比猶待也齊侯欲與衛侯共乘宴飲先駕乘廣載甲於其上謬使人告曰晉師至而謂衛侯曰待及君駕之至恐緩請以此車攝焉乃被甲共衛侯乘驅之使赴敵以無敵而退拒衛氏云傳言齊侯在所以不能成功 [乘]去聲 ○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爲邯鄲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遂殺午 十年趙鞅圍衛衛人懼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今欲徙而舍之晉陽封殖私邑之計也爲猶親也父兄言衛以五百家在邯鄲是以與邯鄲親若徙之晉陽是絕衛也不如侵齊則齊必來伐我因以懼齊爲名而徙之則衛與邯鄲之好不絕欲如是謀而後歸晉陽趙鞅不察午謀請午不用命故囚之而禁其從者帶劍防其亂也涉賓午家臣念其主以非罪見囚故不從午執鞅同族別封邯鄲鞅使邯鄲人更立其宗親而殺午 [爲]從 [俱]去聲 [說]音脫 趙稷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爲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于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 稷趙午子寅即中行吳之子午母乃寅姊妹壻父曰姻荀范以相睦故欲攻趙鞅以解邯鄲之圍董安于趙氏家臣請先二家爲備鞅避國法欲俟二家先而後應之安于言與其見攻傷害于民寧我任始禍之名請殺我以解說于國 [寘]音值 [說]如字 范皋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爲亂於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文子欲以爲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魏襄子亦

與范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皐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皐夷范氏側室子知文子荀躒也韓簡子不信也中行文子荀寅也魏襄子曼多也范昭子士吉射也五子謂范皐夷梁嬰父知文子韓簡子魏襄子也書盟書在河沈之于河也三臣謂范氏中行氏趙氏射音石知音智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爲良醫唯伐君爲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

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高彊齊子尾之子昭十年奔魯遂適晉言人歷病多者知治病之法以前已知伐君之不可由我以伐君之故出奔在此兩三家知韓魏也將誰與言晉君無助不容不復與我也韓魏以趙氏爲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韓魏以趙鞅非始禍故請復之絳晉都林堯叟氏云傳録晉衰亂見三家分晉之始○附註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戍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焉及文

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戍以其富也公叔戍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戍將爲亂文子即公叔發欲享靈公禍其家以受享史鰌即史魚臣盡臣禮也戍文子之子與謂與於難夫人靈公夫人南子也夫人黨如宋朝之徒杜預氏云爲明年戍來奔傳鰌音秋難去聲預音豫○愚按史魚之爲文子謀也無亦勸之歸邑於公散積於民貴而能貧以無益驕者之過即戍也庶矣不亡乎而僅曰富而能臣已兩其於君貪奚濟焉雖文子而得免於難亦已倖矣

經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戍來奔衛趙陽出奔宋趙陽黶孫杜預氏云書名者譏富不親仁○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頓楚與國牂頓子名書楚結陳佗人連兵滅頓誅楚而罪陳也牂音臧○夏衛北宮結來奔○五月於越敗吳于

檇李吳子光卒檇李吳邑今浙江嘉興縣西南有檇李城書敗詐戰也書卒于敗下見其以敗卒也檇音醉○公會齊侯衛侯于牽牽在今北直隸內黃縣公至自會無傳○秋齊侯宋公會于洮洮曹地○天王使石尚來歸脤無傳石尚天子之士脤祭肉也生曰脤熟曰膰○胡寧氏曰諸侯助祭于宗廟然後受俎實特魯不助祭而歸脤非禮也○衛世子蒯聵出奔宋靈公以寵南子故逐大子大子以欲殺南子故出奔故春秋特書世子兩著其罪○衛公孟彄出奔鄭彄蒯聵黨書名罪之○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無傳書宋公弟罪宋公也○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無傳會公于比蒲○城莒父及霄無傳公叛晉助范氏故懼晉而城二邑此年無冬史闕文也

傳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戍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戍

不齊氏曰戊也怙富而驕素無國中之譽乃欲以一吾自任事不克而遠禍宜也○附錄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爲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爲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廟討治也嬰父欲殺安于故欲以其先發范中行之難討治趙氏

而使殺之奚遲也主謂荀躒知伯即荀躒祀安于於趙氏廟以報其忠也知音智難去聲與音預莫音暮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杜預氏云傳言小不事大所以亾○夏衛北宮結來奔公叔戌之故也結戌之黨○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檇李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史記吳闔廬聞越王允常死與兵伐之報五年越入吳也句踐允常之子整整也治治軍旅也奸犯也越使敢死之士往輒爲吳所禽因再往遺之禽欲因其亂擊之而吳師不動又使罪人當死者列爲三行各自以劍注頸而於吳師欲自歸死於吳遂皆自刎死于是吳人怪所爲皆注目而視之而越因乘其怪訝而敗之靈浮越大夫將指足大指也陘吳地還而卒于陘經所以不書葳一云禽如鷙鳥之發急持以衝其陳句音鉤行音杭屬音燭將去聲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夫差闔廬嗣子而汝也對夫差對也林堯叟氏云爲哀元年吳入越之傳○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間謀救范中行氏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于朝歌脾上梁即牽地齊魯叛晉故謀助范中行氏析成鮒小王桃甲晉二大夫范中行之黨士鮒即析成鮒○季本氏曰衛方有內難懼晉討朝歌或將生變故合齊魯以會于牽左氏謂晉人圍朝歌

公會齊侯救范中行氏經文未嘗書圍書救者可遠謂三國爲是而會哉秋齊侯宋公會于洮范氏故也自齊景圖霸衛鄭魯既與同盟矣宋猶未忍絕晉至是始及齊爲此會蓋始終于齊也○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大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大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南子宋女朝宋公子舊通南子靈公爲南子召之蒯聵靈公大子盂邑名就牽之會獻于齊故自衛過宋野婁豬求子豬也艾豭老牡豬也言爾求子之婁豭既[illegible]牡則已定矣何不以老牡豭還歸于我乎蓋以婁豭比南子艾豭比公子朝也戲陽速大子家臣少君小君也夫人

之示戲也南子見大子色變知其欲殺己而走焉去聲下大音泰下同戲許宜切戲音義○愚按民亭蒯聵欲殺○人雖冷氏劉敞氏劉向氏二說謂蒯聵必無此事如哀姜亂魯驪姬亂晉自古讒婦誣其子者多矣此猶與產也昔樂祁與老洲賓通至譖其親于宋被之婦人之凶逆毒害亦至如此以春秋不去其世子衞之其言有據可取而注克見氏則謂三子之說固善然皆泥于書世子之義楚商臣蔡般弑君而書世子豈亦與之乎此又不然商臣殺書世子者于以見有父之親有君之尊故甚其惡而書之恐與此書法不同

大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出奔鄭。自鄭奔齊。大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大子則禍余。大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爲。以紓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公孟彄縶之子大子黨戕殘殺也說解說也紓緩

也諺言民有信以保身我以義爲可信故不從非義之言謔句字○愚按速也既知大子無道身于造謀之始諾而極諫俾其感悟而中止焉是則可謂以信義云爾今也不然始則依違以諾之不可謂義終則遷疑以背之不可謂信是特反覆小人之流而假以信義自許將誰欺乎○附錄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於潞。獲籍秦高彊。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秦彊皆范氏黨籍秦籍父無後鄭助范故并敗百泉地闕

經 丙午 十有五年 吳夫差元年 春王正月。邾子來朝。邾子以去年來會葬成禮故復來朝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無傳不言所食非一處 以至死也改卜禮也鼷音兮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楚子親帥師故書楚子非子之也豹胡子名 ○夏五月辛亥。郊。無傳書過也 ○壬申。公薨于高寢。高寢燕寢也不於路寢非正也 ○鄭罕達帥師伐宋。○齊侯衛侯次于渠蒢。渠蒢宋地書次不果救也蒢音除 ○邾子來奔喪。無傳公羊傳云諸侯奔喪非禮也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公夫人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無傳 ○九月。滕子來會葬。無傳杜預氏云諸侯會葬非禮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辛巳。葬定姒。○冬。城漆。邾庶其邑

傳 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邾君名益周禮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諸侯相見亦如之 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

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體如人身之有體也不度不合禮度也嘉事謂朝禮不體不得其禮之正主先賓後故知魯之先亡杜預氏云爲此冬公薨哀七年邾子益歸傳 ○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爲。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吳入楚在四年俘取也費貴用也杜預氏云傳言小不事大所以亡 ○夏五月壬申。公薨。○李廉氏曰定公在位十有五年當其初立陪臣執國事分崩固無足言但陽虎既奔之後三桓益微孔子爲政紀綱纔立正可以有爲之時然竟不能使夫子得遂行其道則魯何賴哉先儒李氏云會于夾谷而致侵田之歸行乎季孫而有墮都之謀雖僅能明禮義之教維門兩觀之作而竊寶莫之敢齊玉大弓之寶而分器莫之保弊于女樂政歸邇

家此定公有聖人而不譏用其言何之矣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子貢言語之士此言而中仲尼恐其易言故抑之中去聲○鄭罕達敗宋師於老丘罕達子齹之子老丘宋地在今河南陳留縣竟宋公子地奔鄭鄭人爲之伐宋欲取地以處之事見哀十二年○齊侯衛侯次于蘧挐謀救宋也蘧挐邸渠蒢蘧音挐女居反○秋七月壬申姒氏卒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不赴于同盟不祔于姑闕夫人之禮故不曰夫人○劉敞氏曰元氏不稱夫人之說非也凡夫人卒則史書之不待赴祔而書其夫人之號哀尚爲妾母哀未成告故亦未敢謂其母爲夫人○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襄成也雨而成事苦盈反及于欲葬者故以下古襄爲禮○愚按葬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無傳亦其世譏經意譏臣子緩慢爾何禮之有○葬定姒不稱小君不成喪也公未葬而夫人薨煩于用禮不赴不祔不以夫人禮喪之故不稱葬我小君○冬城漆書不時告也杜預氏云實以秋城冬乃告魯知其非時故緩告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六十四終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六十五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著

哀公一

公名蔣定公子母定姒在位二十七年而孫于越謚法恭仁短折曰哀

經丁未周敬王二十六年元年陳閔公八年杞僖公十二年宋景公二十三年晉定公十八年齊景公五十四年秦惠公七年楚昭王二十二年衛靈公四十一年蔡昭侯二十五年鄭聲公七年吳夫差二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無傳○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書圍蔡則圍者之罪自見稱爵國君自將之恒稱杜預氏云吳之入楚昭王奔隨楚人德之使列於諸侯故得見經定六年鄭滅許此復見者蓋楚封之也○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無傳書過也○秋齊侯衛侯伐晉晉爲霸主而諸侯至於合從以伐之春秋特書以著中國之無霸也○林堯叟氏曰春秋之初諸侯無王者齊鄭宋魯衛爲之也春秋之季諸侯無霸者亦齊鄭宋魯衛爲之也○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無傳○高閌氏曰去年邾子來奔喪今踰年而遽伐之蓋魯人利其田不復知有禮義也

傳元年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栽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蔡於是乎請遷于吳楚柏舉之敗在定四年栽者豎木以約版也去蔡城一里築壘周匝以圍之壘厚一丈高二丈丁夫屯聚晝夜不止凡九日而壘成如子西之本計辨別也蔡之男女各別係纍而出降楚欲復蔡遷國於江北汝水之間蔡懼許之楚還蔡人復叛楚而就吳杜預氏云爲明年蔡遷州來傳栽音再○附錄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

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夫椒山在今南直隸無錫縣太湖濱吳檇李之敗在定十四年會稽山在今浙江山陰縣南嚭故楚臣奔吳爲大宰寵幸於夫差故種因之以求成於吳［夫］音扶［嚭］音鄙［會］音檜［嚭］皮上呂門孟春氏曰方吳之初伐越也歲在牽牛史墨占之以爲越得歲吳伐之必受其咎越人迎擊闔廬戕焉是吳之違天也是以有檇李之辱夫差畜讎蘊於必報人謀定矣越雖得天未可逞也句踐不紀池蠱之諫而先事襲之迄用大敗是越之違人也是以有會稽之辱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

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

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惎澆能戒之

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

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

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

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于胥知句踐君臣智勇失此不取後必爲吳因以少康事爲諫滋長也夏之衰寒浞事后羿弒之有其室生澆封於過國斟灌斟鄩夏同姓諸侯今山東壽光縣東舊有灌亭濰縣東有斟亭夏后相啓之孫也失國依之於二斟復爲澆所滅后緡后相之妻有仍國之女娠懷身也竇穴也牧正牧官之長惎毒戒備也少康懼澆毒害能戒備之椒澆之臣有虞舜後國今爲河南虞城縣庖正掌膳羞之官賴此以脫澆殺已之害思虞君名姚虞姓綸虞邑虞君自以二女妻少康而以綸邑處之方十里爲成五百人爲旅兆始也女艾少康臣諜候也季杼少康子后杼也豷澆弟戈豷國舊物故業也［澆］五吊反［鄩］音尋［相］去聲［惎］音忌［豷］許器反今吳不如過而越大于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

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

而世爲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

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

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豐大也言欲與越成是使越豐大以爲吳患也不失人皆得其人也不棄勞不遺小勞也違天謂天與不取也長養成也食消也言與之後雖悔不可消食其成之言也姬吳姓［讎］去聲［長］上聲［伯］音霸弗聽退而告人曰

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生聚生民而聚財也富而後教故教訓又在十年之後宮沼言吳宮室廢爲汚池也杜預氏云爲二十二年越入吳起本三月越及吳平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

告敗也杜預氏云嫌夷狄不與華同故復發傳〇附錄夏四月齊侯衛侯

救邯鄲圍五鹿定十三年趙稷以邯鄲叛范中行氏之黨也五鹿晉邑〇附錄吳

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

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吳入楚在定四年召陳使從己陳人不知所與從其田之東西爲左右都邑之人無田者隨黨而立逢滑當公而

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亾也以禍今吳未有福

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

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亾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

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

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亾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

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

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

有[illegible]從學隸謝吳人也國勝楚國為吳所勝也此成敗也如傷恐其有驚動也芥草也下[illegible]民為土芥也如芥如草生廣野芥芥然言多也訓[illegible]使懼而改過也適往也再日無幾日也[墨]逢入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修舊怨也修舊怨也其召之下從也杜預氏云傳言吳不修德而修怨所以亾○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孔圉孔烝鉏曾孫鮮虞狄也杜預氏云晉師不書非公命也狄帥賤故不書○附録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楚諸臣懲前事患之嗣謂夫差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

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子西言夫差與父不同不足為患也不崇臺平地作室也彤所鏤刻也謝無臺榭也擇不取費謂擇堅厚不與費也[illegible]分酒論也後後分衆也所嘗謂甘珍之食與衆共之同嘗也與之共之也死知不曠言民知致死不見棄弃也分䊵之也三宿以上曰次積土為高曰臺有木曰榭謝澤曰陂積水曰池妃嬙貴者嬪御卑者皆内官曰新不已也杜預氏云為二十二年越滅吳起本[彤]音同[觀]音貫○附録冬十月晉趙鞅伐朝歌討范中行氏也[菑]音災

經戊申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書三卿帥師著三家覆出為弱也書取罪其不義也書及罪其無厭也[漷]音郭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句繹邾地既取其田慮其後悔故盟以要之[句]音鈎○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滕子來朝無傳○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書納内弗受也稱世子見靈公未嘗廢之也書于戚見蒯聵為輒所拒不得入於衛也戚本衛邑今屬於晉○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鐵在戚城南今北直隸開州有鐵丘罕達子皮孫○冬

十月葬衛靈公無傳○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畏楚而請遷故以自遷為文○蔡殺其大夫公子駟稱國言君與大夫擅殺之也書名罪其欺大國也

傳二年春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絞邾邑漷沂漷水以東沂水以西○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子南靈公子郢也僕御也蒯聵出奔無大子故云無子卿大夫士皆君所揖禮故云三揖祇猶適也蓋謂立適當以禮與内外同之君乃私命必不從適足為辱耳[女]音汝[祇]音支○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

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亾人之子輒
在乃立輒言郢之用意與諸子不同見君沒時郢在左右未嘗聞有此言當以臨沒爲正也亾
人謂蒯聵輒即出公靈公適孫也[大]音泰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大子于
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大子絻八人衰
經僞自衛逆者告于門哭而入遂居之衛大子即蒯聵是時晉軍
已渡河陽人告夜行迷不知戚處陽虎憶其渡處在
戚之先故欲出河右而南行必至于戚使蒯聵始發
喪之服八人衰經詐稱自衛來逆大子者遂居于戚
絻音問[衰]音催○愚按公穀謂輒弗受父以尊王父
命也左氏謂夫人遵遺命立郢郢辭乃立輒夫
使輒而誠受靈公命令不得紛父亦宜委於所可立
使不失社稷而身從父焉如程子所論迺可爾況靈
公未嘗命輒而輒之立不過以國人故則宜速逆父
還而奉以位如高閌氏所論此天理人倫之極至柰
之何但八納其父而反拒之故春秋再書聵曰世子

世子正也屢謂此事則輒罪萬世不可掩矣果哉公穀之言不可以訓也○秋八月齊人
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齊輸粟於范中行鄭
以爲送之子姚即罕達子般即駟弘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
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
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趙鞅
恐二氏得粟而強故禦之旆先驅車也陽虎先奔趙
氏欲設旆於軍前盛爲軍容與子姚子般以車在前
者相對彼自後望之不知虛實必懼因其懼而會戰
必大敗之[旆]音班[駟]音亦[陳]音陣○姜寶氏曰趙鞅
此師即納蒯聵之師也遇鄭師于鐵知其助范中行而來故邀擊而敗之卜戰龜焦樂丁
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龜焦
下成兆也樂丁晉大夫詩大雅緜篇言始謀其事與
我龜卜相契今先人事後卜筮逆故兆謀則簡子始

謀衛大子卜得吉兆咨詢也言今旣謀同不須更卜但以故兆咨詢于衆可也簡子誓曰
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
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爲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
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
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
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
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
天明天之明德也經德義經營其助順之德義使不
壞也縣百里之地郡五十里十萬畝數也方里爲田
九百畝士田十萬爲方十里有餘遂得遂仕進也免
免厮役也志父趙鞅別名圖之圖其賞也絞用以縊
者桐用難朽之木今用桐棺三寸欲易朽也王棺四
重上公三重侯伯以下再重大夫一重屬[illegible]大棺也

辟親身棺也屬在大棺之內辟又在屬之內大夫有
屬無辟裝所言樸特措也素車不以翣柳飾車也樸
馬不鬉落也皆以戮者兆先人之兆域也杜預氏
云爲衆設賞自設罰所以能克敵[詬]音后[絞]音肅[屬]
音燭[辟]音璧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大子爲右登鐵
上望見鄭師衆大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大子綏
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
獲有馬百乘死于牖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郵無恤王良也
大子蒯聵也前納于戚故爲右鐵上丘名子良即無
恤綏上車索也曰婦人譏其怯也巡列巡行列也
畢萬晉獻公卿匹夫猶二人也萬從獻公七戰皆有
功爲百乘之卿得以令終死不在寇言未生有命不
專在於寇也繁羽御趙羅宋勇爲右羅無勇麇之吏詰之
御對曰痁作而伏繁羽趙羅宋勇皆晉大夫麇束縛也詰問其故也痁瘧疾也羅無勇

亦言瘡作而伏故求續之逐丘險反丞詩古反衛太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皇大也文王周文王烈顯也康叔始受封故云顯祖襄公繼業守文故云文祖勝鄭聲公名亂從言君助臣從子亂也午晉定公名佚安也大子爲車右主擊刺故云備持矛集成作爲也言但請無兵傷以成大功無爲三祖之辱爾大命死生之命佩玉祀神之玉不敢請不敢愛皆以歸禱於神也難去聲鄭人擊簡子中肩斃於車中獲其鑫旗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傅傻曰

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斃踣也鑫旗旗名大子爲車右故以戈救簡子羅無勇故鄭師雖北猶獲羅鄭爲齊送粟故獲齊粟趙孟即簡子喜喜二氏失援絕糧而吾破也一曰喜大子先怯後勇傅傻趙氏屬大夫言知氏必復爲難不特二氏後范有晉陽之患乎去聲鑫音蜂傻音叟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尨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爲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鑫旗于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趙孟曰國無小尨范氏臣爲范氏收田之稅趙氏得尨以獻簡子既不殺又還其稅故尨言今請以報簡子與田之德姚卽子姚般卽子般公孫林皆鄭大夫殿鄭師而射晉師晉之前行多死者趙孟不欲小鄭而職之爲仲聲殿去聲射音石既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大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靷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靷皆絕弢弓衣中傷時伏弓衣而吐血也上上功也郵良卽王良靷馬實引軸之皮止之使不絕也乘載也材橫木大所細小也於是駕車而載細小之橫木使簡子觀之所靷果皆斷絕以明止使不絕之功朱中氏云傳言簡子矜功不讓故其下亦皆自伐弢音叨○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冬蔡遷于州來洩庸吳大夫元年蔡請遷于吳而中悔故吳因聘襲之殺駟以解說于吳言駟不欲遷也

經三年衛出公元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張洽氏曰晉以君臣稱兵而齊爲臣伐君衛以父子爭國而齊助子圍父以是令于諸侯君子是以知齊之

不霸而將自亂也○夏四月甲午地震無傳○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天火曰災○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無傳魯黨范氏比年四城啓陽皆懼晉也○宋樂髡帥師伐曹無傳髡苦孫反○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無傳公子駟之黨○冬十月癸卯秦伯卒無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無傳

傳三年春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中山卽鮮虞○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司鐸宮名桓僖謂二公之廟府府庫也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于宮曰庀女而不在死敬叔自陳宮問孔子弟子也周人司周書典籍之官御書官所

[illegible]御於君之言使待命于公宮庀具也言具汝所職而有不在者罪汝（庀）音彼子服景伯[illegible]
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
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愼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
攸從之蒙葺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
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景伯即子服何宰人冢宰之屬使之出禮書以待討求之
命校人掌馬者乘駕也巾車掌車者脂轄以脂膏轄
也備車馬爲搬移物計也官備各居其職愼守各守
其事官人居官之人肅戒也給供給也濟濡帷幕者
濡帷幕於水中出而用之爲濟也鬱攸火氣也從之
從火氣而爲備也蒙冒葺覆也以濡物冒覆公家之
室悛次也外內各以次序力所不足者則助之（共）音
供（共）如字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乘車公車也駕之以備緩急（乘）去聲
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
財可爲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象魏門闕也止勿救也火
勢傷人則止勿救不欲重財而輕人也周禮正月縣
敎令之書于象魏使萬民觀之故謂其書爲象魏命
有司藏之○李廉氏曰左氏載此年救火之事如敬
叔命圉人出御書景伯命宰人出禮書桓子命藏象
魏此亦見魯爲儒者之國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
於是乎去表之槀道還公宮槐富父終生之後瀋汁也言素無備而欲責辦
於宮猶弃汁於地而欲拾之終不可得也表表火道
風所向者去其槀積還猶環也開除道環公宮使火
不得相連（還）沉上（槀）古老反（還）音環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杜預氏云
言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爲天所災○季本氏曰桓
僖祧久矣而不祧三家之意也三家尊桓而德僖宜
毀而不毀而天譴以災非譴桓僖也譴三家也○陸
粲氏曰天災流行何常之有雖孔子之聖惡從知其
桓僖矣以爲親盡不毀而當得譴者則前此武宮煬
宮之立其爲非禮尤甚而災不及何歟蓋當時里巷

細人所傳訛而左氏信之○附錄劉氏范氏世爲婚姻萇弘事劉文
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爲討六月癸卯周人殺萇弘劉氏周卿士范氏晉大夫萇弘劉氏屬大夫鞅討周責其與范氏也
○秋季孫有疾命
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
則肥也可正常桓子寵臣桓子欲付以後事故勅令勿從已死南孺子季桓子之妻子謂所娠之子肥桓子庶長子即康子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
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
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
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
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圉臣正常自稱退避位也共劉魯大夫殺之康
子使殺之也討治也正常不反畏康子也○愚按所
貴乎托孤云者以能立之爲爾正常既以托孤以告乃
不敢以死力爭而遂奔衛者何居知康子之力能奪
嫡而憂南氏之子不全也然則何取於姑爲此告以
塞責哉適趣之死矣○附錄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荀
寅伐其郛使其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癸丑奔邯
鄲十一月趙鞅殺士皐夷惡范氏也朝歌范中行氏所在荀寅即中
行氏荀氏圍朝歌之南城荀寅不能守自內伐其南
郛之圍以誤趙師使備南乃令自外來救已背自北
門入已乃與此徒犯北門之圍出奔邯鄲與趙鞅
合士皐夷即范皐夷惡范氏而殺其族言遷怒也
經庚戌四年蔡悼公元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稱盜賤者
不言弑其君賤盜也○蔡公孫辰出奔吳辰弑君之黨故書名○[illegible]曰書公
[illegible]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則夫人慶父
與聞乎弑矣書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則辰

與朋乎狄矣〇葬秦惠公傳無〇宋人執小邾子無傳以執非其罪討也不稱名無罪也〇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蔡侯討弒父之賊而以姓霍為同謀也故殺之然姓霍皆國卿罪狀未明遽殺之故不去其大夫姓音生〇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赤蠻子名無罪見執亦書名外之也家鉉氏云執人而歸之夷狄是以事京師者而事夷狄晉之罪大矣故書人以貶之〇城西郛晉也無傳備〇六月辛丑亳社災無傳亳社殷社也〇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無傳〇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無傳〇葬滕頃公無傳

傳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之鍇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鍇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鍇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杜註承為懲謂懲創往年之遷劉註承為繼謂恐其又遷相承繼皆非也胡氏以為衍文者得之翩蔡大夫家人凡人之家門之守其門也鍇亦蔡大夫言使衆人並行如牆而進翩雖有兩矢多則殺二人爾中肘中鍇之肘盱即霍也盱音吁鍇音皆中去聲〇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于負函致方城之外于繒關曰吳將泝江入郢將奔命焉為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夷虎夷狄叛楚者謀北方既定其內而圖外也販壽餘諸梁皆楚大夫負函繒關皆楚地逆流曰泝一昔一夜也梁霍蠻二邑今河南汝州境有霍山三大夫以蔡之遺民致之于負函又以方城之衆致之于繒關僞言吳將泝江入郢故致此蔡與方城之衆將奔命焉於是夜約其期明日更襲梁霍出其不意浮餘楚大夫敢擊上聲音儼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和右師軍于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于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于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為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司馬即販也起發也豐析楚二邑析今河南內鄉縣舊有豐鄉販發二邑之兵與戎狄之衆以臨上雒而分軍為二菟和上雒東山倉野上雒之野命大夫楚特命大夫使監陰地者少習武關在今陝西商縣東言將大開武關之道以伐晉時晉有范中行之難故云未寧速與之速執蠻子以與之也九州戎在晉陰地陸渾者士蔑乃詐云致九州之戎將裂田築城以與戎蠻子且詐為卜築城而執之又執其五大夫以與楚三戶楚地今內鄉縣有三戶城楚復詐為蠻子作邑立其宗主以誘致其遺民而盡執之歸楚為去聲〇附錄秋七月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庚午圍五鹿九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墮臨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鄗逆畤陰人盂壺口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陳乞弦施皆齊大夫甯跪衛大夫五鹿臨皆晉邑稷初奔臨不能守弦施逆之歸齊以臨險固遂毀之邢以下八邑皆晉地欒今為北直隸欒城縣鄗今柏鄉縣壺口今山西壺關縣會鮮虞弦施與鮮虞會也柏人晉邑今北直隸唐山縣有柏人城墮音隳畤音止

【經】五年，[illegible]春，城毗。無傳。備晉也。○夏，齊侯伐宋。無傳。○晉趙鞅帥師伐衛。○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冬，叔還如齊。使卿弔且會葬也。○閏月，葬齊景公。無傳。

【傳】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為柏人。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僭之。」遂死於柏人。柳朔亦范氏家臣。昭子即吉射。為柏人，為之宰也。夫謂柳朔。而，汝也。公，公家之事。出謂出柏人奔齊也。主謂昭子。授我以死節也。僭，不信也。柳朔為吉射距晉戰死。好、惡俱去聲。○愚按：王生之舉讎，柳朔之死荐，皆不負其心，而兩合于義者。

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衛黨范氏，故伐之。○家鉉翁曰：蒯聵以父伐子，晉趙鞅為之佐。衛若私于蒯聵，必求其入，亦非春秋所許也。況實以范氏之故，而以納蒯聵為名乎。

○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為大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大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燕姬，燕國女，姬姓，景公夫人。不成，未冠也。諸子，內官之號。鬻，族；姒，姓。景公妾。荼，安孺子也。未有大子，未有適子可立為大子也。諸臣以荼庶孽，立之有患，故云。間謂暇也。姑，且也。公言諸大夫當國家閒暇而共憂虞，則恐有疾疢，且及時謀樂，何憂無君。○景公意欲立荼而難發，故謾言以惑大夫之請。疢音趁。荼音徒。長，上聲。

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羣公子於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illegible]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惠子，國夏也。昭子，高張也。萊，齊東鄙邑。嘉、駒、黔、鉏、陽生，皆景公子。在萊者，萊人哀其失所而為之歌。師，衆也。黨，所也。之，往也。言衆公子出奔，何所往也。與音預。○張洽氏曰：景公在位五十八年，前有晏嬰，後有孔子，而卒不能用。又大臣以未有大子告之，反使之謀樂，卒致死肉未寒，子鉏國亂。曾未十年，陳恒弒簡公而移其社稷。真范祖禹所謂治愈久而政愈弊，年彌進而德彌退者。

○附錄 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秦本下大夫，而列卿車服，僭也。子思，子產子國參也。詩大雅假樂篇。攸，所；塈，息也。言不敢懈怠于其位，民之所以得安息也。商頌詩殷武篇。僭，差；濫，溢；皇，暇也。言賞不僭差，罰不淫濫，不敢怠惰暇逸，故能膺天命以受多福。傳言駟秦違此二詩所以受禍。惡，去聲。解音懈。塈，許器反。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六十六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

哀公二

經六年（齊陽生元年　蔡元年）春，城邾瑕（無傳　備晉也）。○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吳伐陳。○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叔還會吳于柤（無傳　叔還以吳在柤故往會之始結吳好也）。○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齊陽生入于齊（陽生書入與齊小白同）。○齊陳乞弒其君荼（荼無生出陽生入齊而陳乞弒則是陽生與聞乎弒也　然無加陽生以弒君之罪猶乞之逆不明　書陽生之入而陳乞弒君則乞之惡著而陽生與有罪焉）。○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無傳）。○宋向巢帥師伐曹（無傳）。

傳六年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四年鮮虞納荀寅於柏人故治其亂）。○吳伐陳，復修舊怨也（元年吳侵陳未得志故復伐陳）。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楚平王與陳蔡盟在昭十三年），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齊陳乞偽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高張國夏受命立荼陳乞欲害之故先爲事高國言其罪過彼謂諸大夫偃蹇驕放也子謂國高　皆曰三句詐爲大夫之言偪害也固安固也乞又自言若不去諸大夫而使之安固將謀子不如早圖而盡滅之待其先發則事之下也就位謂從諸大夫之位欲與共謀高國也）。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二子謂高國　曰以下三句陳乞詐爲高國之言　難去聲）。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弦施來奔（牧鮑國之孫　莊六軌道也　敗高國敗也　圉晏嬰之子　經不書圉施非卿也　○張洽氏曰陳乞將立陽生及先逐高國高奔而後陳乞弒君之謀得肆矣）。○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王言前已敗于柏舉今復退師是再敗也　故云不如死　棄盟謂棄先君與陳之盟　讎謂逃吳人累世之讎）。命公子申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申子西也　結子期也　啓子閭也　皆昭王兄　大冥陳地吳師所在　二順謂前許立君爲順命今立君子爲順亦潛師密發也　閉塗不通外使也　越女昭王妾　章即惠王　○李廉氏曰左氏載楚昭有死讎之志及其命公子爲王與不肯移禍於令尹司馬足見昭王之賢又載子西子期子閭之讓國不立亦足見三子之賢故楚不終衰）。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

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日爲君象有妖氣守之故以爲當王身雲在楚上惟楚見之故禍不及他國禜禳除之祭腹心昭王自謂股肱以喻令尹司馬不穀諸侯謙辭言我若無大過失天必不令其夭折以及我若因有罪而受天折之罰又豈得移置其臣〔大〕音泰〔禜〕音詠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崇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請祭諸郊請于郊外設河神之位而祭之諸侯望祀竟內山川星辰故不越望江今在湖廣荆州府城南漢今在荆門州東雎漳俱在今當陽縣北皆楚四水

名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矣夏書五子之歌言唐虞及夏皆都冀州乃于此或亡由不知天變之常也引之以明楚昭不祀河又書大禹謨篇允信茲此也言信在此則福亦在此引之以明楚昭王不移于令尹司馬由己率常一句乃孔子論楚昭以合書言人能信由己出以率天常則可以不亡○附矣○李廉氏曰此足以證諸侯不當二望之事○錄八月齊邴意茲來奔意茲高國之黨故奔○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曰嘗獻馬于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出萊門而告之故闞止知之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戒

之遂行逮夜至于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妾之與饋者皆入陽生悼公名且于齊公子鉏也前年與陽生同居魯南郭故以爲稱陽生既得陳僖子之召欲與且于講恐家人聞之故二人共載以乘馬爲辭萊門魯郭門闞止卽子我陽生家臣待外欲與俱去也士陽生于後爲寄公吏謂止歸與其子共處戒使勿洩言遂與鉏行夜至齊恐人知也國人知而不言陳氏得衆故也子士僖子之子其母僖子妾也陽生隱于僖子之家故使妾之令隨饋食者偕入公宮〔且〕子餘反〔闞〕音瞰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

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盟諸大夫鮑子卽鮑牧鮑點牧臣也差車主車之官僖子見鮑子醉故誣以爲鮑子之命君謂景公孺子荼也景公嘗銜繩爲牛使孺子牽之以爲戲孺子頓地遂折景公之齒言昔見景公愛孺子之深大夫謂鮑子于公子陽生自謂言若已可立爲君不必念女而殺之若已不可爲君女亦不必害我我廢我興告勿用作亂也陽生恐鮑子殺己故要之如此〔差〕所宜反〔女〕音汝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姒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竇之丘胡姬景公妾安孺子之號賴齊邑鬻姒孺子母王甲江說王豹皆景公嬖臣孺子黨也句竇齊地〔說〕音悅〔句〕音鉤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

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
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
復命公悔之朱毛齊大夫公言國之置君與置器不同不可有二置器有二則更迭爲用不至于置君之若有二君則彼此嫌疑多致禍難詩悼公忌荼恐害于復立荼而廢己欲使除之衆皆也不信言見疑也附謂儀荒憂謂兵革庶幾也容相容也公自知失言故悔之難去聲長上聲毛曰君
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
殺諸野幕之下葬諸殳冒淳大謂國政訪詢問也小謂荼圖圖殺之也駘齊邑毛將殺荼于駘未至駘恐駘人不從故駐于野張幕而殺之殳冒淳齊地杜預氏云實以冬殺經書秋者史書秋記始事遂連其故過以冬告晉殳音殊

經癸丑七年齊悼公元年楚惠王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晉魏

曼多帥師侵衛曼音萬○夏公會吳于鄫鄫繒國○張洽氏曰此年書會吳所以著哀公之失謀于始而遺患于後也○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
邾以邾子益來魯以邾子益來而不書滅以明年吳復伐魯魯復邾子于故也益何以名賤之也○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書救與鄭也

傳七年春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定八年鄭始叛○黃震氏曰齊景既沒宋兵意圖霸故既伐曹而又侵鄭報罕達之師且求諸侯也○晉師侵衛衛不服
也五年晉伐衛至今未服○夏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子服
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
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
伯曰晉范鞅貪而弃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

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君亦弃禮則
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
數也今弃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
伯曰吳將亡矣弃天而背本不與必弃疾於我乃與
之鄫故曰吳欲霸中國故會鄫晉大夫謂范鞅昭二十一年聘魯魯享以十一牢君謂吳王數常數也周禮大行人上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淫過于常數知上數之享十一牢也上物天子之牢天有十二次故制禮象之是於王賜與禮之類皆以十二爲至牢數亦知之弃天謂弃其數背本謂廢周禮弃放弃疾疾惡言必害我也　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
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
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

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弃其國大伯端委
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贏以爲飾豈禮也哉
有由然也道長長大於道路也子貢言畏大國故君親行不以禮命如索百牢之謂豈可量恐其包藏禍心也共命謂來會大夫稱老不弃其國不敢虛國盡行也大伯周大王之子端玄端之衣委委貌之冠大伯端委衣冠以治周之禮及其弟仲雍嗣位遂從其俗斷髮文身露體以爲飾豈以是爲禮哉權時之宜以避害有由而然也蓋子貢不甚吳責故即以吳之先亦無禮者許之大音泰長上聲共音恭贏羅上
反自鄫以吳爲無能爲也以吳弃禮知其不能霸也○季康
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
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
民保于城城保于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

三子以為何如惡賢而逆之背大國謂令夏與吳謀而背之伐小國謂欲報二德無信也惡猶安也逆不順也孟孫賢景伯而怪諸大夫不言故指而問之言安有賢如景伯而可不順其言音惡如字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諸對大夫對也大國執玉小國執帛言夏時諸侯以萬計惟大小相攻伐故胥以亾今背盟伐邾既不恤小又不事大國知必危寧得不言但恐言之不聽耳且魯德無以勝邾而但欲恃多兵以伐之必不可也蓋諸大夫皆以伐邾而有吳患不能回季孫之意故不樂舊注以禹合諸侯一段謂諸大夫阿附季孫意以為伐邾不危至以魯德三句為孟孫忿諸大夫而發之強為之分恐非其解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吳不許曰魯

擊柝聞于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于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范門邾郭門聞鐘聲言不知備禦也大夫邾大夫成子即茅夷鴻茅其食邑今山東嶧陽縣有茅鄉亭亦諸大夫請告求救也柝所兩木相擊以行夜相聞言其近也足足距魯也成子知邾必亾故先以邑叛繹山名益邾子名獻于亳社先亡國與殷同也負瑕魯邑先魯得邾之繹民在負瑕故囚以辱之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于鄫衍秋而背之成求而

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十乘為束韋熟皮也四數曰乘無君命故云自請救焉依辟陋也鄫衍即鄫也成求不違言魯成其所求無違逆也貳敵也魯以八百乘之賦貢于吳言其國大與吳相敵私私屬也傳言季子雖謀于衆以示同實不用其議所以終敗為明年吳伐我傳乘去聲馮音憑辟音僻○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子思子產之子國參也謚桓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亾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

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邘衆君子多人也振鐸曹始祖求之求公孫彊于曹也鄙人邊鄙之人霸說求霸之說奸犯也築築曹之林堯叟氏云為明年宋人曹傳好去聲說如字說音悅邘音于

經甲寅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賈氏云經不書滅書侵書滅書殺恐實未嘗滅未嘗殺也○吳伐我汪克寬氏云前此書侵鄫言止書伐必言四鄙之國鄙言四鄙以見魯之鄙皆為吳兵所蹂躪焉然而國不足為國矣書伐者言吳兵深入國都吳未能為邾而伐我亦自反己自咎之意焉○夏齊人取讙及闡齊兵未如石魯

與之邑故不書伐讙闡在今山東定陶縣界○歸邾子益于邾○秋七[illegible]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無傳○齊人歸讙及闡。書歸善魯能悔過歸之

傳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子肥宋大夫詬詈辱也不行駐兵止也師曹師傳終前年曹人之夢彊顛去聲詬音后○吳為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

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為邾故謂為茅夷鴻乞師之故定十二年魯叔孫輒與公山不狃奔齊後自齊奔吳故吳王問伐魯之可否有名有大國之名無情無實也不狃言君子違去其鄉不適仇敵之國若已未臣所適而有伐本國者則奔命以救之死于其難可也所魯因託者則為之隱諱又不可以私惡廢弃鄉黨之好輒魯公族故謂宗國率謂引導者子張即輒為惡俱去聲王問於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子洩即不狃言魯平日雖無黨急則必有共其難救之者且晉齊楚合魯而為四魯亡則三國皆危必為救援不可輕也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

吳竟田焉。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不狃故出武城險道緩其行使魯得備禦拘執也滋濁也先時武城人或僑田吳界鄫人亦僑田于吳地鄫之漬菅草于水者責其何故漬草使水濁道鄉道也竟音境菅音姦○愚按不狃在吳而猶念其故國抑亦賢矣然王使之率而道險以誤之不二心于吳乎鄭于蘭從晉侯伐鄭請無與圍而待命于東以臣之自處當如此○呂祖謙氏曰不狃有全魯之善而不免為叛人是以知小節之不足恃王犯嘗為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王犯吳大夫故嘗奔魯為武城宰子羽孔子弟子武城人其父與犯善國人懼其為內應好去聲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景伯言康子背盟伐邾是召吳兵之至又何訪求之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

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于庚宗。遂次于泗上。一宿為舍東陽五梧蠶室魯三邑今山東青州府北有東陽城公賓庚公甲叔子析朱鉏魯三大夫所戰與所獲人異傳互言之也吳王言此三人同車俱死是魯能使人致死必能守國未可望得魯國也庚宗魯地三宿以上為次泗泗水亦魯地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微虎魯大夫欲乘攻吳之次舍幕庭謂於帳前設格令士試躍之於七百人中終得三百人卒終也有若孔子弟子與在三百人中稷門魯南城門言勇擇焉○麥約言氏曰時至哀公魯浸微矣據左氏所記尚多盡忠死難士也此所以為禮義之國弟謂孔子之徒與選於三踊之列

恐未必然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弃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于萊門乃請釋子服何于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而還吳子畏微虎故一夕三遷求與魯成楚圍宋在宣十五年未及虧謂國勢未有虧損也輕謂其師輕易遠謂其國阻遠輕則易變動遠則難饋糧故不能持久景伯欲吳退師以禮魯而後與平故引華元事爲言季孫弗從景伯遂負載盟書將欲出盟釋舍也句即景伯魯恐盟不足恃欲因舍景伯爲質于吳既得吳許復求吳王之子交質以當景伯吳下從故遂兩止經不書盟恥與吳盟也還七報反○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

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讙及闡悼公陽生來奔在五年魴侯康子叔父女即康子妹鮑牧齊大夫以不歸季姬故伐我〔妻〕去聲○附錄或譖胡姬於齊侯曰安孺子之黨也六月齊侯殺胡姬胡姬景公妾六年以安孺子如賴者杜預氏云傳言齊侯無道所以不終○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前吳爲邾討魯既盟而未歸邾子猶未歸今魯懼二國同心故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栫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大子革以爲政子餘即宰嚭栫塞也以荊棘之莘邾大子桓公也杜預氏云爲十年邾子來奔傳張本○附錄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如齊涖盟齊閭丘明來涖盟且逆季姬以歸嬖賓如臧會之子明閭丘嬰之子盟不書諱

悉在季姬背康子故鮑牧又謂羣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公子愬之公謂鮑子或譖子于姑居於潞以察之若有之則分室以行若無之則反子之所出門使以三分之一行半道使以二乘及潞麇之以入遂殺之鮑牧本不欲立陽生而又忿其君不可二之言故言使女有馬千乘以誑動羣公子欲立之爲君潞齊邑察察其罪之有無也有罪則分室之半聽其出奔無罪則復子之職位麇束縛也〔女〕音汝〔乘〕去聲○冬十二月齊人歸讙及闡季姬嬖故也

經 己卯 九年杞閔公元年 春王二月葬杞僖公傳無○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雍丘宋地今爲河南杞縣○夏楚人伐陳○秋宋公伐鄭○冬十月

傳 九年附錄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于君齊既與魯平且姬嬖故辭吳師革易也將進受命于齊言將伐齊也杜預氏云爲十年吳伐齊傳○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郟張與鄭羅歸賸即罕達諡武子之嬖外嬖許瑕求取于他國也賸欲鄭取之以與許瑕鄭師也遷舍壘合謂自遠逼近而軍壘周四圍不通也鄭師知不得去故哭子姚即武子賸使有能者無死將問其能也郟張鄭羅鄭之有能者以郟〔郟〕音甲張洽氏曰鄭以不義深入敵境而圍其邑此固喪師之道也○夏楚人伐陳陳即吳故也○宋公伐

鄭衍也〇錄附秋吳城邗溝通江淮邗今南直隸揚州府東南有邗城旁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宋口入淮通糧道也邗音寒〇錄附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占諸史趙史墨史龜宋伐鄭簡子欲救之而畏宋故卜法橫者為土立者為木邪向經者為金背經者為火因兆而細出者為水趙墨龜皆晉大史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火陽也得水則火滅故謂沈陽兵陰類水勝故可興兵姜齊姓火師之後火弱故利伐齊子商姓屬水水勝故伐宋不利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為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趙鞅祖居瀛水故賜瀛姓瀛與盈同水盈坎則行故盈為水名宋姓子子得北方水位二水俱盛故不可干炎帝即神農有火瑞為火師而以名姜乃神農之後火畏水故可伐姜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既盈而得水位故為如川之滿其波流盛故不可游鄭以嬖寵伐人為有罪故鄭則當伐宋故不吉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乾下坤上泰乾下坎上需泰六五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帝乙紂父也陰而得中有似王者嫁妹得如其願受福祿而大吉故云宋方吉不可與戰宋為微子之後而微子為帝乙之元子今卜得帝乙卦故以為宋吉宋嫁女于鄭為甥舅之國亦不可以為鄭伐宋吉宋在宋則我伐之為不吉乃止皆不占故不救鄭〇錄附冬吳子使來儆師伐齊前年齊請吳師伐魯齊既與魯成而止故吳恨之反與魯謀伐齊

春秋左傳六十六卷終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六十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著

哀公三

經 丙辰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〇公會吳伐齊不與諱故書會〇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〇夏宋人伐鄭無傳〇晉趙鞅帥師侵齊書侵以其伐齊之喪也〇五月公至自伐齊無傳〇葬齊悼公無傳〇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無傳書歸齊納之〇薛伯夷卒無傳〇秋葬薛惠公無傳〇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林堯叟氏云書吳救陳中夏幾于亡矣

傳 十年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前年吳囚邾子使奉公子革以為政故來奔定十五年子貢觀禮之言至是果驗〇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于鄎鄎齊地邾郯之兵所以從吳故不列于諸侯鄎音息齊人弒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赴于師以說吳也徐承吳大夫〇愚按經書齊侯陽生卒左傳乃謂齊人弒悼公以赴于吳而不詳弒者名與其事胡氏因之以為春秋不忍以夷狄加于中國也故隱弒而書卒竊恐不然僖二十一年諸侯會于盂楚執宋公戮于泓下師敗續春秋未嘗為中國隱也列魯會吳伐齊齊弒其君何獨于吳事而孔子特為隱之吳澄氏云當時以吳師在齊而公卒遂以為弒耳斯言得之學者當以經為正〇夏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起兵事不再令卜不襲吉行也於是乎取犂及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十於此起兵謂前年十伐齊不吉刊以伐矣故今兵不再令恐瀆也襲重也卜不重吉瀆則不吉也杜黎高書類皆齊地○附錄秋吳子使來復儆師欲再伐齊未得志故杜預氏云爲明年吳伐齊傳○冬楚子期伐陳以陳即吳故也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延陵州來皆季札邑二君謂吳楚爲子名爲子期求伐陳之名○劉敞氏曰左氏云延州來季氏排駁此年季子近百歲矣似異將事傳附會共説

經丁巳十有一年春齊國夏帥師伐我伐我云者我自有以致寇也○夏陳轅頗出奔鄭○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艾陵齊地

①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毋卒無傳○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無傳○衛世叔齊出奔宋。

傳十一年春齊爲鄎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鄎魯氏齊師郎在前年清齊地爲去聲鄎音息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耻也大不列于諸侯矣

冉求字子有孔子弟子必魯言必爲伐魯一子謂季孫守守國也二子謂叔孫孟孫竟內近郊之界不能自度不能使二子也封疆竟內近郊之地求始欲公親將而二子以師從則兵勢壯可禦齊于竟二子不可求恐齊師深入則國危故欲季氏專將凡國人皆從而決死之心而後齊可敵屬臣屬也欲使二子皆臣屬我也羣室都邑之家也優足也言齊車雖衆不及魯都邑之家敵之猶有餘不須患寡二子以政不在身不能戰非其所耻季氏身任魯政而不能戰不復可列于諸侯是宜耻爾季孫使從於朝俟于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黨氏溝朝中溝使求從已入公朝俟於此也小人冉求自稱始言小人無知以拒懿子也共共命也既言非已材力所及亦以拒懿子也懿子知冉求責已不欲戰故云謂我不成丈夫蒐閱車乘爲戰備也隨上聲共

音恭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老幼守宮孺子孟懿子之子武伯彘也顏羽邴洩孟氏臣樊遲即樊須魯人孔子弟子弱年少也就僖能也用命效死也徒卒步卒精兵也雩音丙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雩門魯南城門右師五日乃從不欲戰也務人即昭公子公爲也保謂守城者充謂役煩重謂賦多敢不勉謂既言不能死已不敢不死也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

之師入齊軍稷曲郊地名所謂左師踰過也不信言求之號令未信也三刻與衆三刻約信也如如遲言從之險溝也冉求之左師獨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二陳齊大夫涉泗以逐右師之側孟氏族字反不欲伐善故云馬不進不從魯十五人爲伍敗而欲走誰不如言已不如誰而乃走止謂拒戰惡賢言止戰不足爲賢杜預氏云傳見魯亦有勇士國者焉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師謂冉求左師不能師不復整師也諜閒諜也傳見齊師亦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于邴洩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子羽御顏羽孺子言羽銳敏欲戰故我不如羽我口不言奔而洩則明言驅走故我賢于洩傳見魯無戰情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汪錡僮名時人以童子未成人而死當殤孔子言可無殤欲從成人之禮也（錡）音蟻○愚按公爲之死於郊戰也孰與夫盡節於昭公哉夫其謀逐季氏以成乾侯之出誰則爲之者則當公之存宜戮力以圖入叔寧命之之於衛侯當公之沒宜泣血求援以復讐如申包胥之於楚國如是而不濟乃刎頸絕脰以謝君父可也不是務而恬然與彼叛逆者同國已再易世矣而復殉於原野非其死所其奚足云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矛戟屬義言知事君之義杜註義爲勇劉註義爲藝皆非也○愚按孔子果稱冉有之義必以其爲魯畫勝齊之策不以能用矛也○李康氏曰世家季桓子卒遺言康子乃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有是年冉有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年六十八矣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

卞丁米出八論書傳禮記詳正樂序易弟子蓋三千人焉〇夏陳轅頗出奔

初轅頗爲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爲己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梁糗腶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封田封內之田頗悉賦之以爲公女嫁具大器鐘鼎之屬稻醴酒也梁糗乾飯也腶作鍛加姜桂曰腶脯也器卽大器具具醴糗言大器方成知有今日故具此懼先行恐見怒而先見逐也（咺）玄上（糗）起九反○張洽氏曰轅頗之奔可以爲人臣附上以剝下托公以營私者之戒也〇爲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于嬴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今春郊戰未逞公復會吳再伐齊博嬴齊二邑今屬山東萊蕪縣中軍吳中軍也胥門巢王子姑曹展如皆吳大夫

（爲）去聲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宗子陽與閭丘明相厲也桑掩胥御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使問弦多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書卽子占無丕高張之子宗樓皆齊大夫得志以死事也子陽卽宗樓相厲謂相勸勵致死盟子郭國書二子謂子陽丘明必死亦勸勉也虞殯送葬之曲歌之示必死也子行卽陳逆葬禮珠玉曰含具含玉亦示必死也八尺曰尋約繩也吳人具八尺繩爲浮薦具以吳俗斷髮不可辨欲以繩貫其首[illegible]東郭書齊大夫於此三者謂戰夷儀戰五氏戰[illegible]爲三也問遺

也弦多劉八六年奔魯不復見子言將死也鼓進金退聞鼓不聞金有進無退也杜預氏云傳言吳新強齊人皆自知將敗○愚按決死以求勝死可也必死而爭國矣敢馬而齊國之士皆先志于敗以期必死也六豈人情哉者曰左氏以齊師敗績之故因為文其致敗之自如此未可知也○陸粲氏曰賢哉陳書也生逆亂之族而能捐軀死國其晉欒鍼之儔乎夫死非人所樂其見則安能死之且僖子蒞君盜政矣寧復待此而後得志乎哉左氏為此言非所謂成人之美者

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時齊吳之上軍皆敗勝負猶相當而王以精卒乘之故大勝而獲齊之書將公以兵從故以所獲獻公

將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甲劍鈹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

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叔孫州仇也而事何言汝所職何事也從司馬從吳司馬所命也衛賜即子貢孔子弟子也拜謂拜受之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寘之新篋褽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寘書于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元首也吳以國書之首獻魯故公使大史固歸之于齊褽薦也薦其首以玄纁之服以組帛之帶加于上表善也即天而言故魯自稱曰下國言天若不攜不善何以使我下國討其罪而殺之〔褽〕音尉〔纁〕音勳〔組〕音祖

○附錄吳將伐齊越子率其眾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將伐齊即艾陵之戰豢養也言越之養如人養犧牲非愛之將殺之也吳越春秋云越王念復吳仇非一日矣苦身勞心夜以接日目卧則攻之以蓼足寒則漬之以水冬常抱冰夏還握火愁心苦志懸膽于戶出入嘗之不絕於口〔豢〕音患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于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有欲欲得吳也從事擊之也齊地不相接即得之如石田不可耕誥云無所用沼污瀦也泯滅也遺留也類種類也言使醫治疾未有不欲除去病根者盤庚商書篇名顛殞越也劓割殄絕育長也言有殞越不共上命者則劓割殄之無使留有無使轉生種類於此新邑易反易也大謂圖霸大事〔共〕音恭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

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員以使事至齊因托其子于改姓為王孫以避吳禍反使返也屬鏤劍名越人朝之伐齊勝之盈之極也杜預氏云為十三年越伐吳起吳國語云子胥將死曰而縣吾目於吳門以觀越人之入吳國之亡也遂自殺王慍曰孤不使大夫得見也乃使取子胥之尸盛之鴟夷而投之于江〔使〕去聲〔屬〕音祝〔鏤〕音婁○黃省曾氏曰胥也始之盡謀于闔廬者欲感動其君以為之報也終之盡謀于夫差者思先君報仇之恩而欲忠于其子亦以報楚也自其彎弓之辰至于伏劍惟一報楚酬親之心已矣

○附錄秋季孫命修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小謂我國大謂齊

○冬衛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犂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

止之遂奪其妻或淫於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上是二者故出大叔疾卽世叔齊也子于軒宋人出衛京子所淫者娣所娶女之娣嬖寵之子朝出奔孔文子使疾出宋朝之女而以己女妻之邑奪其妻不復妻疾也外州亦衛邑或淫疾或時往淫也軒車也獻獻于公也二者奪妻奪軒也事之去聲○高閭氏曰春秋書大夫之奔何其多也是時政在大夫君欲自專始則相肯詘忌將乃狙交相遙也衛人立遺使室孔姑疾臣向魋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宋公求珠魋不與由是得罪及桓氏出城鉏人攻大叔疾衛莊公復之使處巢死焉殯於鄖葬於少禘遺疾之弟孔姑卽孔文子女疾之妻也臣謂臣事之城鉏魋私邑桓氏卽向魋出於十四年復之復使疾還也巢鄖少禘皆衛地杜預氏云傳言疾之失所(惡)其二反

初晉悼公子慭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大叔懿子止而飲之酒遂聘之生悼子悼子卽位故夏戊爲大夫悼子亡衛人翦夏戊僕御田獵也懿子疾之父悼子卽疾也夏戊悼子之甥翦謂削其爵邑

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攻疾在未奪妻之先夏曰胡周曰簋皆行禮所用之器鳥喻孔子自喻木喻孔文子圉文子名度其私言非爲己謀也止作尼止也召而歸於是自衛反魯正樂雅頌各得其所○季本氏曰文子嘗以敏而好學不恥下問爲孔子所稱不宜驟向敗禮如此觀疾適宋臣向魋則必悖逆之臣而不可以奪妻逐出之非誣加文之○斷錄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

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計丘出兵車乃賦之常法今不計丘而計田故云以田賦觀下文孔子以丘足矣之言可見杜註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李氏謂賈所當出之賦令家民代出之皆非也仲尼惡其厚斂故託言不識以拒之三發三次問也卒終也○李廉氏曰不言惡冉求聚斂附益之言蓋在此時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行行政事也度於禮謂度其合於禮如下三事十六井爲丘出戎馬一匹牛三頭言賦合從豐雖爲丘之常賦亦可足用若舍禮從欲雖別爲田賦亦不能滿無已之求子季孫子之季孫也行而法謂行其常法典舊典也苟而行言不合禮也杜預氏云爲明年用田賦傳(冒)音墨

經戊午十有二年春用田賦用田賦者用田之所收以爲賦令之出牛馬也○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公會吳于橐皋橐皋在今南直隸巢縣(橐)音柝○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鄖吳地卽發陽在今南直隸泰州竟(鄖)音云○宋向巢帥師伐鄭○冬十有二月螽

傳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終前年欲以田賦○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孟字子宋姓吳與魯皆姬姓諱娶同姓故稱孟子昔宋女子從首然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絰而拜孔子怒老以小君禮往弔而適季氏見其不服喪冠亦去喪帶以爲絰(要)寺頭(絻)首曰問○愚按當時季氏專

訃公冠卣不以其禮卒故孟子卒亦不成其爲夫人魏至氏不得喪哭孔子夫經而拜可知矣恐非因同姓下不訃不反哭也○公會吳于橐皋吳既敗齊魯以爲德於爲之合諸侯以覲之故公至橐皋而與之爲會會衛宋于鄖意正在此秋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吳欲尋七年鄫之盟周固也制制其義也杜寒歇言盟言結結其信也吳要以禍福也有盟有前日于鄫之盟尋溫寒歇也言若可重溫使熱亦可歇之使寒也○王樵氏曰吳欲尋盟非衛賜之言不可却故曰不有君子其何能國○吳徵會

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弃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摽也國狗之瘈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徵會召之使就會也子羽子木皆衛大夫弃疾於人謂放弃凶疾而侵人國也患衛爲衛害也摽擊瘈狂噬齧也言長木摧則物無不遭其所擊者國狗發狂則人無不被其所齧者蓋謂吳國猶足爲衛患不可以不往會也【且】音沮【瘈】音瘛吉世反秋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不盡盟衆吳病盟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于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大宰藩籬也吳人將執衛侯作藩籬穿其館舍以困辱之侯伯謂盟主當致禮賓之禮地主謂主人當歸生物之餼相辭謂言各以禮相辭謙也難困苦也【難】去聲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讐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讐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讐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嚭說乃舍衛侯錦十端爲束子貢與大宰言因及衛事若本不爲衛君者止執也墮毀也崇猶與也毀吳不欲來者其言驗故得志舍釋也【說】音悅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

矣夷謂吳言方言也子之公孫彌牟也固堅固也言其志堅欲從夷也其後出公輒果死于越【說】音悅○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周十二月今十月也火心星也火伏在今十月而後蟄蟲盡閉今火未盡沒猶西流是今之九月也蓋是歲宜置閏而司歷者失閏不置故誤以爲十二月○呂大圭氏曰左氏以爲失閏之故然明年九月螽又十二月螽恐不專爲失閏○家鉉翁氏曰左氏所載疑非聖人之言也○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嵒戈錫子產與宋人爲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爲之城嵒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嵒十二月鄭罕達救嵒丙申圍宋師彌作以下六邑皆隙地勿有是言俱弃之也宋平元奔鄭在定十五年鄭

爲城二邑以虐之宋以鄭背盟故討之元公孫亦黨此事經在十二月螽上今倒在下故傳列其目以爲別嵒五咸反

經己未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夏許男成卒無傳○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黃池衛地在今河南封丘縣南林堯叟氏云言會而及雖兩霸之詞而務不以吳晉同主盟也○楚公子申帥師伐陳。無傳高閌氏云楚畏吳之強無如之何故乘吳之出會而伐陳○於越入吳。○秋公至自會無傳○晉魏曼多帥師侵衛。無傳。李廉氏曰晉事止于此先儒李氏云讀隱桓之春秋而知王澤之竭也讀昭定之春秋而知霸烈之壞也晉霸復盛于悼公浸衰于平昭而遂廢于頃定嘗原晉事之顛末而察其所由失矣或曰晉之微也大變在夷狄自召陵而擁十八國之衆不能振旅至于戎蠻之執晉俛焉北面而事楚以京師之禮自吳滅巢徐伐陳伐齊晉不能誰何遂爭黃池之會吳哆然操方伯之令而下以列國命晉春秋由是絕筆焉則晉之失霸實夷狄之張也曰中國苟合克伐豈能間乎其端在諸侯之先貳當時以齊景衛靈宋景之君其國皆強戮力周旋何吳于楚今也晉執行人叔孫婼與邾大夫坐而失魯沈宋仲幾樂祁犂而失宋涉佗成何詬衛而失衛荀寅辭蔡而失蔡假羽旄于鄭而失鄭是以齊得以盡取諸侯鄭則與齊盟于鹹會于安甫矣衛則與齊盟于沙次于五氏矣魯則與齊會于牽宋則與齊會下洮矣終而齊侯衛侯且伐晉矣則晉之失霸乃諸侯之離也曰晉國苟治諸侯安得背乎其原在大夫之先叛使六卿諸臣如先大夫之肅皆盡忠以輔公何憂乎齊衛今也自趙鞅取衛貢五百家動晉陽之甲自韓不信執宋命卿不顧踐土之盟自魏舒南面涖政敢干位以命大事而趙籍魏斯韓虔爲諸侯之萌已成矣則晉之失霸乃大夫之擅也曰晉之禮義素明則大夫豈得擅乎利勝而義微此上下之所以不奪不饜也范鞅請冠而魯使蒙執趙鞅受揚楯而宋卿買偶邶鄉爭貢而二卿亂國或求季孫之賄而昭公弗納或求蔡侯之貨而伐楚之師徒出或索

十年而吳人皆爲之實孟子曰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晉霸之衰又誰咎歟○葬許元公無傳○九月螽。無傳書災也○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無傳光芒四出曰孛平旦見故不言所次之位○盜殺陳夏區夫。無傳區夫夏徵舒之後○十有二月螽。無傳前年不正歷失閏此書十二月螽實十一月也

傳十三年春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賸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嵒獲成讙郜延以六邑爲虛救其師謂救前九月圍嵒之師子賸即罕達徇告于衆也桓魋即向魋成讙郜延皆宋大夫虛不有也○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平公周卿士經不書不忍書也○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爲二隧。吳子方會越乘其無備而伐之隧道也分師爲二道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疇無餘謳陽皆越大夫友地皆夫差子王孫彌庸壽於姚皆吳大夫泓水名觀觀越師也姑蔑越地今浙江龍游縣有蔑姑城彌庸父爲越所獲故姑蔑人得其旌旗以會也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越始敗而後勝先以弱兵誘之而以精兵繼之故遂入其國○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王惡諸侯聞之殺告敗者以滅口示忘去聲○所錄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

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爭先爭歃血先後也吳大伯爲大王長子故云爲吳周襄王策命文公爲方伯故云爲伯寅晉大夫旰晚也大事盟也二臣謂鞅與寅勝者爲長負者爲幼故云長幼必可知墨氣色下也言有爵位肉食之人無氣色下者國勝國爲敵所勝也少待言勿與爭也國語云吳王夫差既勝齊殺子胥乃起師北征闕爲深溝通於齊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於黃池越王句踐乃命范蠡舌庸率師沿海泝淮絕吳路敗王子友於姑蘇中軍泝江以襲吳入其郛焚其姑蘇徙其大舟吳晉爭長未成邊遽乃至以越亂告夫差於是用王孫雒之謀卒得先歃而歸○愚按左氏謂盟先晉人夫自宋之盟晉已不能先楚矣矧陵遲至於

今日豈敢復與吳爭國語先吳之說似實然難遽信不若辨疑云吳欲因魯以交中國晉欲交吳以弭兵革之患是說得之

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君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子服景伯即子服何伯王官伯也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於外曰侯天子會諸侯則王官伯帥侯牧以見天子覲於天子也王官伯會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王官伯敢方伯也魯惟以吳爲伯故職貢皆豐於晉今吳欲以魯君見晉君是吳爲侯而帥子男以見晉伯也往晉降爲子男矣邾是可爵以六百乘貢吳魯亦將半邾三百乘以屬於吳如邾六百乘以事晉矣

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嚭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祗爲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悔謂景伯欺之也何景伯名言立後明不避囚也戶牖在陳留縣季辛三辛也有職有助祭職也襄謂魯襄公會會祭也吳實然言祝宗告神以景伯不會爲吳囚

之故也景伯非卿故曰謂賤者七人并從者六人而言也名惡名也賤去聲共音恭○愚按吳人好兼并故詐之以事晉吳人信巫鬼故恐之以宗祝吳人陵強大故鄙之以執賤於是吳人卒不得見公于晉而景伯亦遂脫囚以歸辭之不可已也如此

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縈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粱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申叔儀吳大夫有山氏魯大夫二人舊相識縈言服飾備也一盛一器也褐賤者之稱睨視也言王服飾備已獨無以繫佩有美酒一器己賤者但得視不得飲粱精美也軍中不得出糧故爲隱語庚西方主穀癸北方主水故教使登首山而呼曰庚癸乎則諾其請蓋有山氏素備糧食登山待其呼則諾而與之也杜預氏云言吳子不與眾共飢渴所以起下文

王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大宰嚭曰可勝也而弗能居

也乃歸吳子以宋不與黃池會故欲伐之弗能居言地遠不能有而居之傳言吳子悖慢甚（一）

附錄冬。吳及越平。終伍員三年始翦之言

經庚申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麟，麕身牛尾狼額馬蹄有五采腹下黃高丈二一角而戴肉設武備而不爲害含仁懷義音中鐘呂行步中規折旋中矩遊必擇土翔必有處不履生蟲不折生草不群不旅不入羅網冬獵曰狩大野在魯西故云西狩○愚按杜元凱謂春秋感麟而作諸家因之胡文定謂春秋成而麟至則本之何休之說竊疑聖人作經絕筆于獲麟之句則非經成而麟至明矣若必謂其感麟而始作則孔子之卒近在獲麟後二年苟非平日習聞其所記之行事與夫策書簡牘之大凡業嘗筆之爲書而至于獲麟叔之時遂成而出之則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多有傳聞不實之事豈二年所能驟而成者故謂聖人感麟而始作春秋不可謂聖人感麟而始成春秋則無不可也○王世貞氏曰春秋成而獲麟也瑞應歟曰弗必也獲麟而後作春秋以比於河圖洛書也曰不然也春秋之作

久矣獲麟聖人之所托而悲者耶曰奚悲也當其時而春秋之事既也可以止矣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巻之六十八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著

附錄哀公四

愚按杜元凱云春秋止於獲麟故自此以下至十六年皆魯史記之文弟子欲存孔子卒故并錄以續孔子所修之經愚因別出之而識之爲附錄云

經庚申十有四年春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射小邾大夫句繹地名射音亦句音鉤○夏四月齊陳恒執其君寘于舒州。○庚戌叔還卒。無傳○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無傳○陳宗豎出奔楚。無傳○宋向魋入于曹以叛。曹宋邑○莒子狂卒。無傳○六月宋向魋自曹出奔衛宋向巢來奔

○齊人弑其君壬于舒州。○秋晉趙鞅帥師伐衛。無傳○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冬陳宗豎自楚復入于陳陳人殺之。無傳○陳轅買出奔楚。無傳○有星孛。無傳不言所在史失之○饑。無傳

傳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大野在今山東嘉祥縣車子將車者子姓鉏商名麟非人所常見故怪之以爲不祥虞人掌山澤之官杜預氏云言魯史所以得書獲麟○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季路孔子弟子見信於人故欲得與相要約而不用盟杜預氏云此以下蓋孔子弟子既續書魯策以繫於經仁明亦違而傳之終於哀公以卒前事其異事則皆

奚而不傳故此經無傳者多 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有事有征伐之事問故問其所欲言之故彼訒邾射濟成也言邾射竊君之邑不臣於小邾而使我成其要言是以邾射爲義也由季路名○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爲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諸御鞅言於公曰陳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陳逆殺人逢之遂執以入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於陳宗簡公

擇公之子壬也闞止即子我事在六年成子即陳恒憚止得君心故數顧之鞅齊大夫擇擇一而任也陳逆即子行陳氏之族潘米汁也子我夕視事逢子行殺人于道執逆至朝陳氏欲謀齊國宗族方和使逆詐病因遺米汁以沐頭而納酒肉於中逆得享醉守者殺之而逃子我懼陳逆反爲患故盟之陳宗陳氏宗主謂陳成子也 初陳豹欲爲子我臣使公孫言已已有喪而止既而言之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望視事君子必得志欲爲子臣吾憚其爲人也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爲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陳氏豹亦陳氏族公孫齊大夫止之友言焉之也既終喪也上僂背僂曲也望視目望視也君子謂子我得志得止之志也緩緩其告詐也遠疏遠也違不從也止既寵豹豹將以代陳氏之執政者豹既疏言以辭彼○皃音苦陳氏說音悅女音汝 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於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出逆之遂入閉門侍人禦之子行殺侍人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大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出舍于庫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抽劍曰需事之賊也誰非陳宗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乃止彼謂子我子行諳成子者隱也成子之兄弟昭子莊簡子齒宣子夷穆子安廩子芒子意茲芒子盈惠子得凡八人二人共一乘如公宮幄帳也禦止也下大方在聽政之所

先陳氏至出迎之成子遂入公宮反閉門不納子我子我之侍人禦止之將子行先舍於公宮故得殺其侍人寢正寢也成子遷公居正寢欲挾以令衆也公怒其欲作亂將擊之子餘齊大夫陳氏黨飾言爲公除害成子以公怒故出舍于庫將出奔子行以殺文脅而留之有如陳宗稱先祖鬼神以信其言也○愚按迹成子之兄弟如公而遷公於寢也豈不昭然叛逆事哉而猶聞公怒而將出若有迫於所遺之不幸者蓋姑以是激私黨之怒以濟其謀焉爾非其情也意如之受伐請以五乘亾須年之輒欲自壯門出亦雖飾詐大抵如此 子我歸屬徒攻闈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於弇中適豐丘豐丘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關宮中小門曰闈大門公門也子我不得入歸而聚徒攻公門弇中狹路也豐丘陳氏邑郭關齊關名 成子將殺大陸子方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及耏衆知而東

之出雍門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爲余請豹也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讐何以見魯衛之士東郭賈奔衛大陸子方子我臣子方取道中行人車行及郭關福命迹奪其車子方奔東走雍門齊城門逆疑請豹與車見陳氏務施而子方弗受車亦以義距也東郭賈即子方爲去聲庚辰陳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鞅即成子諸御鞅謂諫闞不可並故悔不誅陳氏○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鞍易薄公曰不可薄宗邑也乃益鞍七邑而請享公焉以日中爲期家備盡往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魋也今將禍余請即救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況於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請以君命召之桓魋特寵驕盈爲公室之患夫人景公母也使之數請享於魋示親愛使不忌也鞍魋邑薄公邑欲因易邑享公而作亂宗邑宗廟所在故不與而益以他邑魋僞喜於受賜而請享公爲甲兵之備皇野司馬子仲也長謂向魋兄長言之左師魋兄向巢也長上聲左師每食擊鍾聞鍾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曰逢澤有介麇焉公曰雖魋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君憚告子野曰嘗私焉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對曰魋

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奏奔也可召也自曰迹人以下至逆子于仲設爲之辭迹人迹禽獸者逢澤在今河南府城東北介大也御告子不欲以遊戲煩大臣也嘗試也司馬即子仲與之言相與爲要誓也公言難不及子因指天與先君爲誓闞音均共音恭司馬請瑞焉以命其徒攻桓氏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頎騁而告桓司馬司馬欲入子車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魋遂入于曹以叛瑞符節也桓氏向魋也故臣舊臣新臣者新臣於司馬者子頎桓魋弟子車亦魋弟襄八年宋滅曹以爲公子邑故魋入而據之以叛頎音祈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不能亦入于曹取質魋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于民將若之何乃舍之民遂叛之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絶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巢不能克魋恐公怒欲得國人大夫爲質以入于國不得亦入曹劫曹人子弟爲質之欲以自固質音致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爲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阬氏葬諸

丘輿牛柤鼈弟孔子弟子琟守邑衍信公文氏衛大夫瀆寶玉也牛義不與壓同國傳波而卒阬氏魯人丘輿在今山東泰安州舟杜預氏云〇錄其卒葬所在恐賢者失所也擿音黃惡焉上〇甲午齊陳恒弒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三篇公也齊齊弒也三三大言之辭不告也孔子嘗爲大夫而去故云後麼音齊〇程子曰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〇孫應鼇氏曰請伐齊實事以吾從大夫之後實言獨以吾之衆加齊

之半爲僞爾此蓋言與冉有告季氏蓋之詳室衆於齊之兵事何異〇初孟孺子洩將圉馬於成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爲成之病不圉馬焉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孺子鞭之洩孟懿子之子孟武伯也圉畜養也成孟氏邑病謂民貧困成有司以事使人游孟氏孺子恨恚鞭成使人爲去聲從使俱去聲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袒免哭于衛聽共弗許懼不歸聽共聽命供使也不歸不敢歸成也杜預氏云三家唯臣惟孟氏之臣能盡忠而必迫之使叛非其罪也內音納免音問共音恭

經十有五年辛亥齊平公元年春王正月成叛〇夏五月齊高無平出奔北燕無傳〇鄭伯伐宋無傳〇秋八月大雩無傳〇晉趙鞅帥師伐衛無傳〇冬晉侯伐鄭無傳〇及齊平〇衛公孟彄出奔齊無傳

傳十五年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輸成地以偪成〇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廩然隕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桐汭地名在今南直隸廣德州貞子尸吳之被吳也良吳地廩然輕動貌隕墜也吳不欲以尸入故托言值不測難濟恐隕其尸爲重憂以辭勞力報反上介芋尹蓋對曰寡君聞楚爲不道荐伐吳國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

之慼大命隕隊絕世于良廢日共積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弃之是弃禮也其何以爲諸侯主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蓋陳大夫貞子之上介荐重也備猶充也不敢斥尊故云下吏貞子已死故云無祿慼憂也絕世猶言弃世也良卽前良地廢日廢行道之日共積

共且資斂所持之用也一日卽還不收留君命也委委頓也聘禮若賓死未將命則旣斂於棺造於
朝以將命虐士謂死者無穢不以爲穢也涉人謂舟人齊弁涉者大宰嚭以隕尸爲辭故益言荷得奉
尸以達君命雖隕於淵無悔也芋音于共音供吳人內之杜預氏云傳言芋尹蓋知禮內
音納○秋齊陳瓘如楚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
陳氏爲斧斤旣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
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
乎何以惡焉瓘陳恒之兄子玉也仲由卽子路公室齊也饗食有齊國也惡與魯爲惡
也仲由事孔子故告魯言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弟卽
成子瓘言吾已受命使楚不得與齊事子可使人告吾弟恒冬及齊平子服景
伯如齊子贛爲介見公孫成曰人皆臣人而有背

人之心況齊人雖爲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
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
焉用之成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齊自艾陵之戰怨魯已久此又
納魯叛臣感子路與陳瓘之言始與魯平介副也成卽成宰公孫宿奔齊者子貢言凡人皆臣事於
人當一心以事君而子已有背魯之心矣況他國齊人雖爲子役豈有不學子而爲叛者乎宿爲魯
公孫故云周公之孫不義謂叛魯喪宗國謂以邑入齊陳成子館客曰寡君
使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景伯揖子贛而
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齊爲衛故伐
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
南書社五百吳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病取讙與

闡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
願也客謂景伯子贛時衛與齊同好故云願事君如事衛君晉伐衛在定八年齊伐晉在定
九年禚媚杏齊三邑二十五家爲一社書籍書而致之也吳加亂在八年寒心恐懼也言齊待衛厚
待魯薄若齊之待魯得比於衛魯之所深願也爲去聲禚音灼成子病之乃歸
成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嬴病之以其言爲已病也嬴齊邑入嬴避魯
也杜預氏云傳見仲尼之徒皆忠於魯國○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
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
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
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爲請於伯姬閏
月良夫與大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

而乘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欒寧問之稱姻
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旣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
子與五人介輿豭從之迫孔悝於廁強盟之遂劫
以登臺孔圉文子也蒯聵姊卽孔伯姬豎小臣也內卽伯姬大子二年居戚孔姬使良夫詣
大子所與之言與要言也冕大夫服軒大夫車三死死罪三也二人大子與良夫蒙衣爲婦人服也
御御車也老家臣也姻妾自謂婚姻家妾也介被甲也輿載也豭牡豕也載豕欲以盟也孔氏專政
故劫孔悝登臺欲令逐輒取音娶悝音恢長張上使去聲豭音加欒寧將飲酒炙
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炙奉衛
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
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

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

曰：無入為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

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大子

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大子無勇，若燔

臺半，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

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

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季子子路也為孔氏邑宰

召獲衛大夫駕乘車且飲酒不欲戰也輒即出公子羔衛大夫高柴也孔子弟子姑至且欲至公也子羔言政不及已不與其難故出季子言既食其祿宜與其難故入門焉守門也無入為言輒已出無為復入也公孫公孫敢也求利謂求爵祿繼之言已必繼孔悝為難以攻大子燔燒也孔叔即孔悝石乞盂黶大子之黨下使之下臺也敵當也冠不免不使冠免在地也結整也[召]音邵[乞]遐去[難]去聲[辟]音避[使]去聲○愚按蒯聵欲殺南子激於羞忿與篡弑者亦稍殊科且靈公未有廢命輒乃其子焉得拒之如兩敵然夫子嘗曰必也正名乎設使夫子而為政當使輒以國讓父而身為大子蒯即不仁既已受國於輒寧有廢之而立疾之孔理其事甚易而子路以為迂所以有絕纓之難

悝立莊公。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先謂司徒瞞成

曰：寡人離病於外久矣，子請亦嘗之。歸告褚師比，

欲與之伐公，不果。莊公即蒯聵故政故執政之臣即瞞成褚師比是也離遭也病困苦也嘗試也杜預氏云為明年瞞成奔起

經 壬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

于衛。○衛侯輒來奔。書春從告也○二月，衛子還成出

奔宋。還成即瞞成○夏四月己丑，孔丘卒。魯臣兒為鄰乃書卒仲尼既告老去位猶書卒者魯之君臣宗其聖德殊而異之故特命史官使書其卒仲尼生於襄二十二年至今七十三年○孔穎達氏曰孔子作春秋終於獲麟之一句弟子欲記聖師之卒故採魯史記以續夫子之經而終於此丘明因隨而作傳終於哀公從此以下無復經矣

傳 十六年春，瞞成、褚師比出奔宋。衛侯使鄢武子告

于周曰：蒯聵得罪于君父君母，逋竄于晉。晉以王

室之故，不棄兄弟，寘諸河上。天誘其衷，獲嗣守封

焉，使下臣肸敢告執事。成比欲伐莊公不果故奔鄢武子衛大夫肸也河上戚邑也

王使單平公對曰：肸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

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方天之休，弗

敬弗休，悔其可追？單平公單武公子叔父謂蒯聵成世繼其先世也復次還居爾君之位次也方休天之休美方始也末復申戒之[單]音善○夏四月己丑，孔丘

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

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讀之以作謚也仁覆閔下故稱旻天弔恤憖強也老國老也屏蔽疚病也律法也言我無以為法也[誄]音壘[煢]音瓊[父]音甫○愚按哀公受制季孫不能尊用孔子昏亦甚矣然於孔子之誄則知哀而於康子之弔則為之降禮一念之明固自不可泯者

子贛曰：君其不

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

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

人，非名也。君兩失之。昏亂愆過也天子自稱一人諸侯不得稱故云失名失禮

士名故知不沒二魯其後果孫於越

六月衛侯飲孔悝酒於平

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載

伯姬於平陽而行及西門使貳車反祏於西圃平陽今北直隸滑縣東南有平陽亭納財賄也夜遣者懿實之不欲令人見也西門平陽之西門貳車副車也反還也祏藏主石函也西圃孔氏廟所在悝使副車還取廟主以出祏音石

子伯季子初為孔氏臣新登于公請追之遇載祏者殺而

乘其車許公為反祏遇之曰與不仁人爭明無不

勝必使先射射三發皆遠許為許為射之殪或以

其車從得祏於橐中登升也家臣升為衛大夫許公為人姓名子伯季舊恩而追殺載祏者悝懼載祏若父不來使公為反逆之遇子伯不仁人謂子伯明無不勝言天道甚明我

必勝之必使子伯先射欲以驗天理也車副車從從公為也杜預氏云傳言子伯不仁所以死射音石橐音托

孔悝出奔宋○楚大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

奔宋又辟華氏之亂於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

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諜

於子木請行而期焉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

之鄭人省之得晉諜焉遂殺子木太子建奔宋在昭十九年辟亂於鄭在昭二十年復復鄭也諜間諜也子木即建也請行而期請行襲鄭之期也省察也辟音避俱去聲諜徒叶反

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

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

不為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

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

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葉公即子高沈諸梁也害自貽害也周仁親近仁人也率義循行義事也復復言言必求復也死士敢死之士私私謀復讎也期必也葉音攝行去聲

召之使處吳竟為白公請伐

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

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

在此讎不遠矣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

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為直乎將以

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

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

之狂也得死乃非我白楚邑公邑宰也今河南息縣有白公城勝欲為父報讎故請伐鄭節節制也言楚國新復政令猶未得節制也不忘不忘父讎也誘以子西黨鄭故云鄭人在此也平子西子期之子也厲磨厲也翼覆翼也長育也以喻已以愛育勝也第次第也言楚國用人自有次第我若死必用勝為此官不須作亂也白公以子西不憂亡死而憂我之官故謂其為狂而言令尹若得其死其官豈他人哉為而非我耶設令尹得良死我乃不復為人誓必殺之也女音汝長張上

子西不悛勝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五

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

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

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為利

諂不為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

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以殺人而後死。（僨敗也一曰僨也石乞白公之徒二勝士謂子西子期不可得言五百人不易得也市南府市之南□拒說也辭其事也承之劍抜劍指其喉也勝□之必許其辭故云不為利而諂承以劍不動故云不為威而懼勝請此人必不泄漏人言以求媚者故云□之慎楚邑今南直隸廬州東北有慎城戰備謂兵戰所得鎧杖器獻之欲因作亂也以袂掩面慙於葉公故也終謂終於所事豫章大木也抉以殺人效其多力也懟音悅抉音決）石乞曰：焚庫弒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弒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焚庫以息覬覦弒王以絕群望隊志止於復讐故弗從）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蔡遷州來楚并其地故葉公居之入謂討白公徼求也饜足也言行險圖幸者多求於人人必不堪碎之物偏重則離散欲須其縱而討之管修楚賢大夫管仲之後子高聞其殺賢知其可討而後入徼音澆饜音厭去〇愚按白公殺子西子期而劫惠王國之安危不啻朝夕乃葉公猶以乘間而後入也有如無殺齊管修者將遂不入乎忍役二卿一君者豈顧不足重歟子高之見亦迂矣世有釋賊弗討而諉曰吾姑有待焉斯言啓之）白公欲以子閭為王，子閭不可，遂劫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子閭平王子啓名王孫謂白公庇覆也敢死也不能從也高府楚別府）石乞尹門。圉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尹門高府之門尹也圉公陽楚大夫穴其宮而以王出昭夫人惠王母也）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君謂葉公胄戴胄而進也歲年穀也幾冀望也艾安也有奮心作奮發討賊之心旌表徇告也掩面謂戴胄杜預氏云傳言葉公得民心）

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固箴尹名與猶黨也二子謂子西子期定四年柏舉之敗二子有功最多德謂二子賊謂白公保保其終而從之也[illegible]）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也，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奔頯黃氏。（微匿也長者謂白公燕白公弟頯黃吳地頯音揆）沈諸梁兼二事，國寧，乃使寧為令尹，使寬為司馬，而老於葉。（二事令尹司馬也國寧國安也）

寧于西子宜勸于授二子位而歸老亦可其後言之。蘇氏曰子高於白公之未亂也知其不可近及其既亂也奉兵而入罪人斯得而楚國以定可以言知矣與葉公因惠王之復而身為令尹以行楚國之政楚危有閒言哉追念子西子期之功以其子為令尹司馬而身老于葉有守國之勞而下享有國之利於是可以言仁矣然終不能用孔子使聖人之教不見於當世豈仁雖能守而未弱由禮歟○衛侯占夢嬖人求酒於大叔僖子。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乃逐大叔遺。遺奔晉。夢嬖謂以能占夢見嬖者居于大叔遺也比合也遺所居在西南隅故托占夢而賄於遺為公言公信而逐之○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良夫代執火者而言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若不材器可得也。豎告大子。大子使五人輿豭從己。劫公而強盟之。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國之寶器輒皆持去故贖不得器良夫將密謀故屏執火者而代之疾大子疾也亡君出公輒也擇其材則立之若不材則廢之而寶得豎小臣疾恨良夫為公謀恐其見廢故載豭為盟牲強盟使必立己并與公為期以殺良夫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六十八終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六十九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

附錄 哀公五

傳 十七年癸亥春。衛侯為虎幄於藉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大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衷甸兩牡。紫衣狐裘。至。袒裘。不釋劍而食。大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衛侯於藉田之圃新造幄幕皆以虎獸為飾既成欲求國之有美名者而與之食以落其成大子以良夫應之衷中也甸卿乘也甸出車一乘今止乘兩牡故云衷甸紫衣君服服之不敬也既至食不熱故偏袒亦不敬也古者近君則解劍與君食而不釋劍亦不敬也三者僭偪于君故數為三罪〔三〕[illegible]〔數〕上聲○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為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笠澤今大湖句卒鉤伍相著也越子以左右句卒乘夜鳴鼓譟而詐明為聲勢以分吳軍而潛以三軍精卒并力以擊吳之中軍故吳不能支而敗〔陳〕音陣〔禦〕音御○晉趙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為主。請君若大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為也。衛侯辭以難。大子又使椓之。志父趙鞅別名言昔衛君奔晉我實主之請或君或大子來朝謝晉以免己于罪不然我晉君其將謂己教使衛君不來也難患難也椓有伺間意大子欲衛得以為故使人椓譖莊公於晉〔大〕音泰〔難〕去聲〔椓〕音琢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得晉人

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瓘曰無辟晉師豈敢廢命子又何辱。觀國書之子瓘陳恒之兄子玉也晉使人致齊師齊囚而得之子玉使致師者釋囚服服其本服而見之言已受國子之命必欲敵晉不須來致師所陳氏諱齊故駕然于國氏瓘音貫辟音避 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還。畏于王故還師 ○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寧將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子穀曰觀丁父鄀俘也武王以為軍率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啟群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於汝唯其任也何賤之有聚積聚也差車為右領官老為左史官二子嘗從子西子期伐陳習陳事率賤言非御也觀丁父楚武王時人克鄀獲之啟開辟也彭仲爽楚文王時人克申獲之縣申息滅申息為縣也封封疆也開封疆曰畛至汝水也任當其任也[鄀]音若[相]去聲[率]音帥 子高曰天命不諂令尹有憾於陳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吉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諂疑也十五年子西伐吳陳使貞子弔故令尹憾陳與之以為功也舍含舍左史不用也二俘謂觀丁父彭仲爽武城尹令尹子公孫朝傳終鄭禪竈言又鶉火陳卒亡[含]音捨[舍]音捨[畛]之忍反 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為令尹沈尹朱曰吉過於其志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為他日改卜子國而使為令尹。枚卜不斥言所卜事也子良惠王弟志望也過將何為言相將為王也子國子西之子寧也[相]去聲 ○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緜緜生之瓜余為渾良夫叫天無辜。衛遷帝丘夏昆吾舊邑之後有觀在上今北直隸開州有昆吾臺緜緜長也初生也良夫以卜成大子之功若瓜之初生謂使衛侯得國也良夫與衛侯盟當三死而亡于半數一時之事為三罪殺之故自謂無辜 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曰不害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胥彌赦衛大史衛侯無道卜人不以實對故云無害寘置也置其邑弗受而逃貞正也正卜夢之吉凶也竀赤也魚勞則尾赤衡橫也方羊與彷徉同不安意言莊公將若此魚也大國謂晉與衛同姓故云裔踰越也如魚以下皆繇辭[竀]音赬[衡]音橫[方]音傍 冬十月晉復伐衛入其郛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晉夏圍衛未得志而還故復伐衛簡子引叔向之言止而不入城不欲乘人之衰也[般]音班 十一月衛侯自鄄入般師出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翦之公使匠久公欲逐石圃未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

公公閉門而請弗許踰於北方而隊折股戎州人攻之大子疾公子青踰從公戎州人殺之公入于戎州己氏初公自城上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呂姜髢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己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戎州在今山東曹縣有楚丘城蒯聵奪其邑聚也久不休息也石圃衛卿請請免也踰走也北方北宮之後貞卜乃自從踰之言至是果驗青疾弟也己氏戎人姓髡剃其髮也呂姜莊公夫人髢髲也髢華去聲隊直類切之說反大音泰髲皮寄切女汝音般音班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執般師以歸舍諸潞起靈公子潞齊邑○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簡公弟平公鶩也蒙魯地今為山東蒙陽縣相去聲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稽首以首至地也武伯言稽首乃事天子之禮故公不答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彘也執牛耳謂尸盟者季羔即高柴鄫衍在七年發陽鄭地在十二年彘武伯名鄫衍以大國而執發陽以小國而執執禮無常故武伯自以為可執○宋皇瑗之子麇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鄸般邑以與之鄸般慍而行告桓司馬之臣子儀克子儀克適宋告夫人曰麇將納桓氏公問諸子仲初子仲將以杞姒之子非我為子麇曰必立伯也是良材子

仲怒弗從故對曰右師則老矣不識麇也公執之皇瑗奔晉召之瑗宋右師子儀克時在下邑不與聞之亂故為鄸般誣麇將納桓等子仲即皇野瑗之族杞女姒姓子仲妻也非我杞姒子名為子為適子也伯非我之兄子仲以麇不頑已故怒對對公問也言右師老不欲為亂麇則不可保公于是執麇還[還]麇音君鄸音掩

傳甲子十八年春宋殺皇瑗公聞其情復皇氏之族使皇緩為右師前年瑗奔晉宋召還而殺之情情實也緩瑗從子杜預氏云傳言宋景公無常○巴人伐楚圍鄾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志故命之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如志何卜焉使帥師而行請承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三月楚公孫寧吳由于薳固敗巴師于鄾故封子國於析巴近楚小國鄾楚邑觀瞻楚開卜大夫子國未為令尹將卜為右司馬得吉兆如其志故以為右司馬寧子國名王言巴卜寧如志不必再卜承佐也寢尹由于以背受戈工尹薳固執燧象奔吳師皆為先君勤勞者析楚邑鄾音憂君子曰惠王知志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知志知用其志夏書大禹謨篇官占筮卜之官蔽斷昆後也言當先斷以志後命之以龜志古書言聖人不疑故不卜○夏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衛侯輒自齊復歸逐石圃而復石魋與大叔遺起為齊所立故奔齊石魋大叔遺皆蒯聵所逐故輒復之大音泰

傳乙丑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誤吳使不設備○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不及乃還冥越地○秋

楚沈諸梁伐東夷三夷男女及楚師盟于敖夷[illegible]楚也從越之東夷三種故云三夷敖東夷地○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
也叔青叔還于

傳丙寅二十年春齊人來徵會夏會于廩丘爲鄭故謀
伐晉鄭人辭諸侯秋師還十五年晉伐鄭故齊爲鄭謀報伐晉爲去聲
○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出居
于艾遂適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平越遂歸欲除
不忠者以說于越吳人殺之驟數也不改言不修德也艾吳地除不忠者內以靖其國外媚越以解說于越杜預氏云言其不量力說如字○十一月越
圍吳趙孟降於喪食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

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趙孟曰黄池之役先主
與吳王有質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
業而敵之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爲降趙孟襄子無恤也時有父簡子之喪飲食又殺于居喪楚隆襄子家臣黄池會在十二年先主謂簡子質盟信也嗣子襄子自言己欲繼父志敵越救吳然吳晉相距甚遠非晉所能及也楚隆曰若使
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乃往先
造于越軍曰吳犯閒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
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
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
不共黄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

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illegible]
也使陪臣敢展布之隆嘗試也問難也不從不達也隆欲入見吳王恐越不聽故以說越人而得入視其動息也展陳也志父簡子名齊盟齊一之盟共音恭好惡俱去聲難去聲
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爲大夫憂
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使問趙孟曰句踐將生憂
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
也史黯何以得爲君子對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
謗言王曰宜哉簞小笥問遺也生憂生受其憂史黯晉大史昭三十二年吳伐越晉史黯言不出四十年越必有吳吳王感其言將問其人先自喻以所問不急如陷溺者不知將溺而反笑隆言黯進退咸宜於人近以自喻于之名惡去音丹

傳丁卯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來越既勝吳欲霸中國故遣使適魯
○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責稽首因
歌之曰魯人之皐數年不覺使我高蹈唯其儒書
以爲二國憂顧齊地十七年齊侯爲公稽首不見答故責之皐緩也高蹈猶遠行也二國齊邾也言魯人皐緩數年不知答齊稽首故使我遠行來爲此會惟魯據周禮所以不肯見答致令爲齊邾之憂邾
是行也公先至于陽穀齊閭丘息曰君
辱舉玉趾以在寡君之軍羣臣將傳遽以告寡君
比其復也君無乃勤爲僕人之未次請除館於舟
道辭曰敢勤僕人息閭丘明後先至齊地故云在寡君之軍傳遽驛騎也僕人魯君從者次舍除治也舟道齊地息以魯侯在齊齊侯不能即至欲爲魯除館[illegible]之敢不敢

也傳中戀反正必利反爲去聲

傳 戊辰 二十二年夏四月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爲無
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大子革奔越(八年邾隱公爲吳所囚十年奔齊執父隱公也立子革子也)○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
吳王居甬東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
歸(甬東越地在今浙江定海縣竟以歸以其尸歸杜預氏云終吳事子胥之言國語云越師入吳
吳王懼使人行成句踐曰昔天以越賜吳而吳不
受今天以吳賜越孤敢不聽天之命而聽君之命
乎夫差將死使人告於子胥曰使死者無知則
亦已矣若其有知也吾何面目以見員也哉遂自
殺甬音勇○愚按吳之於越其強弱不敵明甚然
吳以強而卒以弱而卒興善乎范蠡有云持
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蓋夫差拙於持盈而句踐
工於定傾與以之勝戰故之以強弱又奚論焉)

傳 己巳 二十三年春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
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
得助執紼使求從輿人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有
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
旌繁乎。(景曹宋元公夫人景公母小邾女曹氏也社稷之事謂祭祀肥康子名競遽也求冉有名輿衆也彌甥曾外甥康子父桓子於景公爲親甥故康子致辭下景公自稱彌甥薦進也宰宰夫掌樂也繁馬飾繁纓也言可以舉繁纓之用一曰稱去聲謂宋喪車之旌繁不知魯馬能稱不也杜預氏云傳終季氏事政在季氏緌音蕤紼音弗)○夏六月晉荀瑤伐齊。
高無平帥師御之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
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
子請卜知伯曰君告于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
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瑤非
敢耀武也治英丘也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壬辰
戰于犁丘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荀瑤荀躒之孫知伯襄子也高無平齊御視視其強弱也馬駭馬驚而逸也驅之乘馬駭而驅也長武子晉大夫治英丘治齊取英丘之罪犁丘齊地顏庚齊大夫顏涿聚也知音智)○秋八月叔青如越
始使越也越諸鞅來聘報叔青也(使去聲)

傳 庚午 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
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
陽寡君欲徼福於周公願乞靈於臧氏臧石帥師
會之取廩丘軍吏令繕將進萊章曰君卑政暴往
歲克敵今又勝都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躗言也
役將班矣晉師乃還(取穀在僖二十六年取汶陽在成二年晉以臧氏世勝齊故欲乞其威靈石臧賓如之子廩丘齊地繕治也晉之軍吏令治戰備將進攻之萊章齊大夫克敵謂禽顏庚勝都謂取廩丘躗過也過謬之言也躗乖去)餼臧石牛大史謝之
曰以寡君之在行牢禮不度敢展謝之(餼生牛謂以生牛餼之大史晉大史在行在軍行不度不知禮度展陳也杜預氏云傳終臧氏有後於魯大音泰)○邾
子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而立公子何何亦無道
(何大子革弟杜預氏云傳終子貢之言)○公子荊之母嬖將以爲夫
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爲宗

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荆爲大子。國人始惡之。荆哀公庶子。宗人禮官釁夏名。使獻立夫人之禮。孝惠娶宋。桓商。避定公諱也。惡惡公所爲。〔女〕音汝。〔大〕音泰。〔惡〕去聲。下同。閏月。公如越。得大子適郢。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因大宰嚭而納賂焉。乃止。適郢越王句踐大子名。得與公相得也。有山魯臣。嚭吳臣。季孫恐公因越討己。故懼。〔[illegible]〕去聲。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七十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著

附錄 哀公六

傳辛未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衛侯爲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韤而登席。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㱇之。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褚師出。公戟其手曰。必斷而足。聞之。褚師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此追敘其出奔之故。靈臺落成。故飲酒。聲子名比。亦褚師所逐。古者臣見君解韤登席。故公怒其不敬。疾足瘡也。㱇嘔吐也。不敢不敢辭謝也。戟其手。屈小指。以中三指如戟也。而放逐衆共棄也。幸後亡。以得亡爲幸也。〔㱇〕音薛。公之入也。奪南氏邑。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于池。初。衛人翦夏丁氏。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爲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少畜於公。以爲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優狡盟拳彌。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使拳彌入于公宮。而自大子疾之宮譟以攻公。鄄子士請禦之。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不見先君乎。君何

所不逞欲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衆怒難犯休而易間也南氏子南之子公孫彌牟也亥故知當懿子公文要也丁氏即夏戊衛聚夏戊在十一年彭封彌子郎彌子投也則夏戊之子游封之孫為從孫久下休也優俳優彼其名拳彌衛大夫使優狃之也拳彌近信故得入宮疾已疾言出自大子疾之宮鄄子士衛大夫將若君何言不能救恐害公也先君蒯聵也以不速奔故為戌出所殺彌欲令公早出也輒出奔嘗以十八年復歸故云豈必不反其國休而易間言民衆怒休息而後易間也間頃去聲乃出將適蒲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鄄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泠彌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以鉤越越有君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蒲近晉邑鄄齊晉界上邑泠近魯邑城鉏近宋邑宋近越鉤相鉤牽故云鉤越越有君謂句踐稱霸也彌又詐言衛將迎公奪其寶請速行以避之已為先發乃以寶歸衛蓋輒不知彌之詐故皆為其所賣公為支離之卒因祝史揮以侵衛衛人病之懿子知之見子之請逐揮文子曰無罪懿子曰彼好專利而妄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若逐之必出於南門而適君所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朝使吏遣諸其室揮出信弗內五日乃館諸外里遂有寵使如越請師支離陳名揮衛祝史懿子卽公孫彌牟要知揮為內應故請逐之文子不知乃曰無罪彼謂揮夫亦謂揮要言揮貪妄若見君入勢必先道而助之若逐出之必道南門而往君所請師皆揮之情而逆料之如此難面逐故先遣其家再宿為信外里擧所在請師以伐衛求入也好夫

聲音納〔內〕○六月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於五梧郭重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公宴於五梧武伯為祝惡郭重曰何肥也季孫曰請飲彘也以魯國之密邇仇讎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五梧魯南鄙郭重魯臣為公御惡言謂季孟不臣之言盡之請公盡察之也祝上壽酒也何肥憎其貌也欲罰也彘武伯名克能也大行遠行也言重隨君勞苦能免我遠行不宜稱肥蓋毀之食言消食其言也公以三桓數食言之故又謂重食言而肥以激之君臣相猜如此大夫謂三桓杜預氏云為二十七年公孫越

傳壬子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皋如后庸宋樂茷納衛侯文子欲納之懿子曰君愎而虐少待之必毒於民乃睦於子矣師侵外州大獲出禦之大敗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文子使王孫齊私於皋如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皋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亾矣請納之衆曰勿納曰彌牟亾而有益請自北門出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公不敢入師還舒武叔之子皋如后庸越二大夫樂茷宋司城子潞也衛侯輒也文子卽彌牟愎很也楚芒臺也師謂越師定子褚師比之父焚其尸也平莊陵名齊衛大夫王孫賈之子文子致衛之衆於一處以觀衆心知

衆惡公而從己乃申令開門登陴以守嚴設備以忌公使不得入（茷）音昧（陴）婢支反立悼公。南氏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公曰期則爲此令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司徒期聘於越公攻而奪之幣。期告王王命取之期以衆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爲大子者遂卒于越悼公蔚昭公庶弟公子黙也南氏即公孫彌牟期司徒期也夫人期姊也公謂出公期則爲此言遂君之事由斯爲之也疑怨期而不得加戮令宮女固苦其姊聘爲悼公對也王謂越王大子期姊之子蘇又忿期而無所洩并殺其甥杜預氏云將敎夷言於子矣傳（推）云聲○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畜諸公宮未有立焉於是皇緩爲右師皇非我爲大司馬皇懷爲司徒靈不緩爲左師樂茷爲司城樂

朱鉏爲大司寇六卿三族降聽政因大尹以達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盈其罪重而無基能無敝乎周卿子高元公孫也得卽昭公啓其弟也皇懷非我從昆弟不緩子靈圍龜之後茷樂溷之子朱鉏樂輓之子三族皇靈樂也降降心而聽也大尹近官有寵者六卿因之以自通於君大尹常不告君而假公命以行私故致衆無基謂勢重無德以爲之基也冬十月公游于空澤辛巳卒于連中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使召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盡六子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乃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爲公室不利大尹立啓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茷使宣言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空澤宋邑連中館名千甲甲士千人奉公之尸空桐宋地在河南虞城縣竟沃宮宋宮下謂下國盡謀討也大宮大廟也大尹之罪言爲所戮也大宮音泰得夢啓北首而寢於盧門之外己爲鳥而集於其上咮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曰余夢美必立大尹謀曰我不在盟無乃逐我復盟之乎使祝爲載書六子在唐盂將盟之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皇非我因子潞門尹得左師謀曰民與我逐之乎皆歸授甲使徇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

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衆曰與之大尹徇曰戴氏皇氏將不利公室與我者無憂不富衆曰無別戴氏皇氏欲伐公樂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施于大尹大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司城爲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盧門宋東門禮運死者北首生者南鄉啓未立而夢北首死象在門外失國也咮鳥喙也北門曰桐門得爲大鳥而咮尾加二門有國之祥故云美大尹以小寢之盟但以君命盟六卿我不在盟乃復與六卿爲盟唐盂地名襄祝名子潞卽樂茷也得卽樂得與我與我討也戴氏卽樂氏無別言無號令與啓無別也公謂啓施施尸也刑屍也○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

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甯武子孫莊子爲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於齊子鮮子展爲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於何有此追記前事也聞遺也衛成公孫陳在僖二十八年宛濮盟在僖二十八年衛獻公孫于齊在襄十四年夷儀盟在襄二十六年出公十五年孫魯今又孫未故云再在孫詩周頌烈文篇競強也言國無競強惟在得人使去聲孫音遜

傳癸酉二十七年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於駘上二月盟于平陽三子皆從康子病之言及子

贛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越欲使魯還邾田駘上爲封界三子季康子叔孫文子孟武伯也皆從公與后庸盟病之恥從蠻夷盟也語及子貢而思之蓋十一年子貢嘗辭吳盟故也文子恨季孫不能用子貢臨難而思之故言他日請念以過此不復念也駘音臺〇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公惡之故降禮不備〇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于齊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弘駟歂之子陳成子陳常也屬會也會孤事者之後使朝三日以禮之乘車兩馬六夫服也隰役在二十三年而汝也父即顏庚也五年作所會將出師而錄死事之子所以屬之也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及濮雨不涉子思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成子衣製杖戈立于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留舒穀皆齊地違去也師至不知言其整也濮水今在北直隸開州竟子思鄭大夫名大國謂齊大國宇下顛倒宜云敝邑在大國之宇下製雨衣〔朝〕音潮〔難〕去聲〔女〕音汝〇愚按是役也舉伐以激之懸賞以歆之出之以不意應之以從容宜知伯之駕言而潛遁也知伯聞之乃還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瑤何

有焉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知伯還師畏其得衆心也陳子謂陳成子十七年楚滅陳非鄭之罪今知伯誣以鄭故而欲以是辱成子故成子謂其多陵人衷中也察其中見滅之由也恤陳言當共討鄭也本根傾覆也瑤何有言陳滅於己無傷也不在謂不在於位〔知〕音智中行文子告成子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爲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命恒曰無及寡無畏衆雖過千乘敢辟之乎將以子之命告寡君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文子荀寅也此時奔在齊謬以晉衆怨成子成子疑其爲晉故欲以其言告齊君將察其誣而罪之荀寅自恨己無知故言君子謀事當

既慎於始應於中又要於終三者皆舉而後可行今忘之不詳而妄言自亾之由也〔辟〕音避
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
妄也故君臣多間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於孟氏
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
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
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國人
施公孫有山氏間隙也余及死問已可得壽終否也有陘氏即有山氏國人以公從
其家出故施罪於有山氏杜預氏云終子貢之言君不沒於魯〔閒〕去聲〔孫〕音遜○悼之四
年晉荀瑤帥師圍鄭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愎而好
勝早下之則可行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知伯入

南里門于桔柣之門鄭人俘酅魁壘賂之以知政
閉其口而死悼公哀公之子寧也哀公出孫魯人立之早下之早服而爲之下也可行
可去其師也保守也南里在鄭城外桔柣鄭城門俘獲也魁壘晉士鄭人囚而執之以知政賂魁壘
欲使反爲鄭閉口不答也〔好〕去聲〔桔〕賢入〔柣〕音迭將門知伯謂趙孟入之
對曰主在此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爲子對曰以
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基
知伯遂喪之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將門將攻
鄭門入之今先入城也主在此言知伯何不自入惡貌醜也趙簡子廢適子而立襄子故知伯言醜
貌且無勇何以爲嗣子襄子言己以忍恥保宗告戒知伯剛愎將殞其宗也悛改也基毒也史記晉
悼公之四年魯悼公之十四年知伯帥韓魏圍趙襄子於晉陽韓魏與趙氏謀反滅知伯於晉陽一

在春秋後二十七年自是晉益微至靜公二年韓趙魏竟三分其地〔甚〕音巳〔惡〕去聲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七十　終

春秋左傳評註測義七十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淩稚隆撰稚隆字以棟烏程人是書詮釋左傳以杜預註爲宗而博採諸說增益之其於左氏之不合者亦間有辨正又取世次姓氏地名諡號封爵標於卷首以便檢閱然皆冗碎不足觀朱彝尊經義考作七十卷浙江通志作三十卷此本與彝尊所記合知通志爲傳寫誤矣

麟傳統宗十三卷

〔明〕夏元彬撰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麟傳統宗十三卷》提要

麟傳統宗序

天子益曰我欲著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也乃因魯史記作春秋則春秋固夫子之實事矣弟子退而異說轉失其真左氏乃爲之傳傳其事不晰其義若曰義則子言之以是稱素臣也漢初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鄒夾兩家湮沒不傳而公穀之學各有顓師互立意義天子一三爲是非同異大議殿中左氏本出於漢初張蒼梁賈太傅始爲訓

詁授趙人貫公京兆尹張敞蕭
傅望之黎陽賈護皆善言左氏
然終漢世不能與公穀埒劉歆
典校正定欲見於國學諸儒莫
應建武中尚書令韓歆請立而
未行時陳元最明左傳又上書
訟之於是以魏郡李封為左氏
博士旋復報罷至永明中能為
左氏者擢高第為講郎其後賈
逵服虔並為訓解至魏始行於
世晉杜預又為集解盛行服義
而公穀浸微殆無師說矣以至

今日試遂不能舉其詞即習讀
左氏者亦唯摹撫其文章而已
無論北闕定疑雨雹辨惑矣夫
捃摭史策經世務者代無其人
即黃能入寢巨骨出吳枯矢集
庭亥身役杞博物志怪誰其原
本於六經者乎故楊雄曰今之
學者非獨為之華藻又從而繡
其鞶帨即譊譊之學各習其師
如曩者何休之膏肓廢疾鄭玄
之駁議沈宏之五辨賈逵之朱
墨列服氏之釋痾塞難王述之

辨證靡信理之漢議亦人與言俱亡不可復覩矣爲人君父爲人臣子俱不可以不知春秋春秋之學不講而朝紀已凌國隙漸啓世道秕僻剝橈滋萌又安怪哉吾友夏仲彂覃思經學亦

序四

既名家爰集諸傳下及戰國短長諸篇彙爲一書源泒分而指歸合凡昔所稱輸攻墨守朋樹局分者一切歸於混同而均以羽翼素王鼓吹聖統益十年而後成其功慱其心苦矣則寗徒闢華競彩炫示經生已哉昔公孫子治春秋以白衣爲丞相學士大夫傒言之然不免曲學阿世之譏或說嚴彭祖天時不勝人事君亡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不至宰相嚴謝曰凡修經

序五

術固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耶益以經經世先以經律身儒者之見於行事固如此仲彂淸眞有志摽其所得於經術者深此固其先資矣

竺塢山史文震孟纂

序

凡立言不足以垂世折衷不衡於至當君子弗發焉何也昳羅極富詞彩煥發而究於關雎無補支言耳故作與述等難要從體勘一一遡前人意旨默相脗合而後賢聖之神理藉以彰著則韡集可易言哉如麟之有傳猶斷之有案也

司律者源委昭晰巨細畢具本末炳如而定罪始有畫一考擬終無遁情若朦朧畧約辨核未詳可否混淆是非漫置心已疑矣滋疑多人當日已先不信矣千載之下又何以信後人乎春秋一書自委瑣之子視爲畏途而餖飣者沉刪胡摘左以愽一第此中奧旨絕未討論恬不知怪

噫何其佞薄先聖也夫子志行固道不得遇而
寄筆削於春秋自言竊取則左國實相表裏讀
者可漫不搜究而以涉獵當窮微耶夫一畫開
天文字肇祖而詩書禮繼之左氏創為詞義文
彩始煥意旨大創以逮戰國下及漢唐宋諸子
百家紛然著述不可勝載然則左氏實文詞之

祖也深心嗜古之士恒欲啜史食傳搜青索異
以為宏覽淵識一代大儒而況業舉者朝斯
夕斯寢食於斯者糟粕視之循誦爲之窺其一
偏不領其大全拾其浮詞而不解其玄與不
其可異歟天地不敝冠履常存律身經世之道
千古可師如忠董狐違孝歎畫哱則格民順覩

之極軌也汲引輩伉同謀磨膾則寅協師濟之令風也
貪賄殺身辭寵遠禍則保體全名之先見也夫治
戚性胥奇孀亡則除讒屏也之龜鑑也動決與
褒兆判得失則旋乾撥亂之訏謨也尚義宜勇
表貞揚節則挽頹維風之至教也設奇伏變殲
逆窮勞則克敵制勝之勝畫也備詞抱陰誅嘆

郤兵則樽俎折衝之廟算也因材器使推賢選能
則用人臧否之至規也別名紀號分疆案族則
內外防範之隱計也制禮考樂陳詩尊王則經
緯一統之大道也口腹釀害小嫌巨禍則慎微
杜漸之早慮也胡氏曰仲尼學夫春秋於君子
謂有樂乎此也抑思之春秋亦世運剝極而屯

之會也六道閑賢人隱以觀春秋中懷才持達
之士愈幽愈奇極千古所未有毋論策名朝端
者勲業爛焉即草野匹婦苟凜然報君志必顯
舉動超絶今古左氏婉曲摹擬中情偏肖毋一
讀之耿耿欲慷慨想見其為人吏子加以褒貶
邪正愈明萬世知有懲勸則雖謂之而實寔亦
序四
可也今
國家文明方盡求才甚殷而不多槩見且有致
嘆於生才者豈今人之不古乎抑用人者之未
盡善乎士寧耕釣沉隱也事不師古而難於鮮
矣何不鏡往轍歟試取盤錯勞懿一則致焉者
必另躍々里僭者耳他如怪異不考變幻詭

誕之事亦必備書左氏寧不削之蓋天地間自
洪濛以至今日耳所目見何所不有其不識不
論者恒多合之始成璟載之大若必僅拘墨守
莽々固陋祇成一家言耳又況說而約之正變
而反於常雖有一種至理其持論自足不磨安
在以為妖妄而近誣也哉又如閒語淡句初觀
序五
亦甚無着而閒攷於後非前案則後亦無據始
知作者若心未易草々視也然竊是集也採取
方左亦足矣而後考證于經史參覈於諸家者
何也蓋左氏身歷其時一事或可數語志意在
踰乎百後遡測千百年以前之事必須旁稽博
採合證當日則於節可否確然無疑毋論墳典

丘索足以羽翼贊皇即稱蒲野粟亦左氏之功臣也故必錄之以成大觀余家世業麟先大人嘗云初時旨本甚艱得一執如獲拱璧師弟相仍父子授受訛以傳訛摭拾緒餘而忽其要領秪以應塞功名寧暇參究余每逢疑義心切不安常臥寐思之或有所得集成麟解一帙并辨訛篇揆百首擇正同志而恐與世齟唔念未述家居多暇恒取傳記覆閱之解亦都與世異雜為備言間以十之一標出每事必攷其所自始乃知不要始鏡終貫徹諸氏識之以據亦上則不可輕言存留亦不敢溺言去取蓋錄而刪刪而錄先周疏以尊王別附錄以徵聖彙百家而統于一亦可宗而主之矣讀是經者庶幾鑑定斷明本末杜豫亂据也乎本末昭則功罪靈政教賞罰革亂反正即理天下亦如是傳矣其於經世或有小補云

若清邑夏允彬仲發父題於鳩雅

居之清讀閣

跋

此原本也彼時文湛老見而喜之因為作序嗣緣武林友人欲梓其便者先以輯註行茲復益之周禮等集付梓而湛老往矣余不忍棄前書即以原序冠之而并述所以以誌不忘云

集成以示友人有曰本則善矣惜不一加圈耳余愕然曰敢易言耶時執可圈古傳不可圈也即時執亦各出吾人意見尚有未當者在古史則更妄矣又曰句讀可乎余曰然然幼時所習句今日思之亦儘多破句妄不敢自是也故圈與句讀家中寫本私以訓子不敢公世特揭之

以正同志

一周官制度甚詳春秋時遵用周禮人自忽之耳故必採之即如左公穀亦時有與文定左者然必識其所自出乃知文定議論所從生觀者鑒之

仲發父識

姓氏

文湛持先生諱震孟 長洲鑒定

楊方壺先生諱汝成 松江

宋又希先生諱賢 嚴州

蔣啟仲先生諱焞 吳縣

張屐秉先生諱葦 山西

陳維恭 仲來父 江西

梁亭表 無畸父 廣東

曹詢 忍生父 太倉

陳羽白 曼青父 福建

朱稷 南園父 仁和

文秉 [illegible] 長州

文乘 [illegible] 長州

壻 臧基崧 孟齡父 陳元坒 玉仍父

弟 夏元彬 季爾父 夏元騏 伯樂父

侄 夏之璜 宗龍 夏之貞

男 夏之孚 夏之升 仝校

目錄

茗濟邑夏元彬心馨仲弢父纂定

周

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翟之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緒修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於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於商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

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吾聞夫犬戎樹惇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川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弗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

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怵

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於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爲卿士諸侯不享王流於彘

宣王卽位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龐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爲大官古者大史順時覛（音脈）

土陽癉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月底於天廟土乃
脉發先時九日大史告稷曰自今至於初吉陽氣俱烝
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脉其滿眚穀乃不殖稷以告王曰
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祗
祓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
壇於藉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
王即齋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齋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
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祼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
從及藉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藉禮大史贊王王敬從

之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於千畝其后稷省功大史
監之司徒省民大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
贊王王歆大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瞽帥音官以
省風土廪於藉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於農稷則徧
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
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
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大師七之大史八之宗
伯九之王則大徇耨獲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於
農脩其疆畔日服其鎛不解於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

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三
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
媚於神而和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天
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之祀而困民之財
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
績於姜氏之戎

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樊仲山父諫曰不可立
也不順必犯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
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

以爲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
之而諸侯傚之王命將有所壅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
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天子其圖之王卒立
之魯侯歸而卒及魯人殺懿公而立伯御三十二年宣
王伐魯立孝公諸侯從是而不睦

宣王旣喪南國之師乃料民於太原仲山父諫曰民不
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司商
協名姓司徒協旅司寇協姦牧協職工協革場協入廩
協出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於是乎又

符之以事王治農於藉蒐於農隙耨穫亦於藉獮於既
烝狩於畢時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不謂其少而
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
事無以賦令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害於政而妨
於後嗣王卒料之及幽王乃廢滅
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
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之亂也陽伏而不能出陰
迫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
鎮陰也陽失而在陰川源必塞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

土無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
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
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
過十年數之紀也夫天之所[illegible]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
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illegible]乃東遷

隱公
春王正月 元年
公羊傳　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曷爲反之桓桓幼而貴隱
長而卑其爲尊卑也微國人莫知隱長又賢諸大夫扳
隱而立之
二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凡盟鑿地爲方坎殺牲于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槃尸盟者執之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爲盟書書成乃歃血讀書以告神坎其牲加書于上而埋之
公攝位而欲求好于邾故爲蔑之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
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
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 御虎牢
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
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
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 不合法度 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
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
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
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

貳於巳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巳邑至于廩延子封（即子呂）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京城之稱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大叔出奔共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旣而悔之潁考叔爲潁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

卷之一　八

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緊我獨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掘也）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

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

公羊　賵者何喪事有賵賵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書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器珠槃玉敦之類隸公周大夫三物犬豕鷄）

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盟于宿始通也

卷之一　九

附　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按祭先出自周公第七支子食邑於祭者）

非王命也

穀梁　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聘弓鍭矢不出竟場束脩之肉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

春公會戎于潛（二年）

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

夏五月莒人入向
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書費地名淮夷徐戎並起寇魯侯征之於費誓衆故以費誓名篇
復修戎好也
九月紀履緰來逆女
卿爲君逆也
鄭人伐衛
討公孫滑之亂也

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三年
小雅　十月之交尸有食之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日月吉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小雅　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膴仕誰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小雅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覯之子乘其四駱六轡沃若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附 三年 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于鄭鄭公子忽爲質于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溪沼

汪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于鄭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尋盧之盟也

癸未葬宋穆公

公羊　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為社

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盍終為君矣宣公死繆公立繆公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曰爾為吾子生毋相見死毋相哭與夷復曰先君之所為不與臣國而納國乎君者以君可以為社稷宗廟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吾立乎此攝也終致國乎與夷

附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遊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四年

衛州吁弑桓公而立

詩邶風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兮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公與宋公爲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公及宋公遇于清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

詩邶風　擊鼓其鏜踴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此國人怨州吁而作

秋翬帥師

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

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州吁未能和其民厚 石碏子 問定君于石子石子曰王覲爲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衛人逆公子晉于邢

春公觀魚于棠

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

夏四月葬衛桓公

衛亂是以緩

秋衛師入郕

衛之亂也郕人侵衛故衛師入郕

九月考仲子之宮

公羊　考宮者何考猶入室也始祭仲子也

穀梁　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於子祭於孫止

初獻六羽

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

東方谷風　東南清明風　南方凱風　西南涼風　西方閶闔風　西北不周風　北方廣莫風　東北融風

邾人鄭人伐宋

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爲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宋人使來告命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

螟

詩小雅　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
一等
宋人伐鄭圍長葛
以報入郛之役也
春鄭人來輸平 六年
更成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于艾
始平于齊也
附 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陳陳侯不許五父
諫曰親仁善隣國之寶也君其許鄭陳侯曰宋衛實難
鄭何能爲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
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商
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
周任有言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
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
秋七月
月令 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
旂衣青衣服倉玉迎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大夫於朝

慶賜遂行毋有不當乃命太史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
離不貸以元日祈穀于上帝親載耒耜躬耕帝籍命布
農事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
殺孩蟲飛鳥毋麛毋卵不可以稱兵毋變天之道毋絕
地之理毋亂人之紀仲春之月安萌芽養幼少省囹圄
止獄訟祠於高禖奮木鐸以令兆民同度量鈞衡石毋
作大事以妨農之事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天
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親往
視之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季春之月乃薦鞠衣
于先帝乃爲麥祈實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出幣帛周
天下勉名士禮賢者命司空修利隄防道達溝瀆餧獸
之藥毋出九門命野虞毋伐桑柘以勸蠶事命工師審
五庫之量百工咸理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乃遊牝
于牧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孟夏之月天子居明
堂左个乘朱路駕赤駵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迎夏於
南郊毋起土功毋發大衆毋伐大樹命農勉作驅獸毋
害五穀毋大田獵斷薄刑出輕繫仲夏之月大雩帝以
祈穀實命民毋艾藍以染毋燒灰毋暴布門閭毋閉關

市毋索挺重囚益其食班馬政齊戒處必掩身毋躁止
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耆欲定心氣毋用火南
方季夏之月命澤人納材葦大合秋芻以養犧牲粢采
必以法故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毋舉大事以搖養
氣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其祀中霤祭先心孟秋之月天
子居總章左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
迎秋於西郊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禁止姦慎
罪邪農乃登穀先薦寢廟命百官始收斂完隄防謹壅
塞以備水潦修宮室補城郭仲秋之月養衰老授几杖

具飭衣裳申嚴百刑斬殺必當乃命宰祝五者備當上
帝其饗乃難以達秋氣築城郭穿竇窖修囷倉趣民收
斂務畜菜多積聚乃勸種麥易關市來商旅季秋之月
申嚴號令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藏帝籍之收於神倉大
饗帝嘗爲來歲受朔日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命僕及
七騶咸駕載旌旐司徒搢扑北面誓之乃厲飭執弓挾
矢以獵乃趣獄刑毋留有罪孟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左
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迎冬於北郊
賞死事恤孤寡釁龜策占兆坏城郭戒門閭修鍵閉慎

管籥完要塞謹關梁飭喪紀陳祭器天子乃祈來年于
天宗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命將帥講武習射御
仲冬之月飭死事土事毋作申宮令必重閉乃命大酋
毋有差貸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耆欲安形性季
冬之月出土牛以送寒氣命漁師始漁命取冰命農計
耦耕事具田器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專而農民毋有所
使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
全汪氏　元者物之始於時爲春月令天子賞公卿大夫
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是體乾之元

亨者物之通於時爲夏月令天子贊傑俊遂賢良行爵
出祿必當其位是體乾之亨利者物之遂於時爲秋月
令天子命將帥選士厲兵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
惡命有司修法制戮有罪嚴斷刑是體乾之利貞者物
之成於時爲冬月令天子察阿黨固封疆備邊境命將
講武飭死事是體乾之貞
冬宋人取長葛
周禮　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
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

國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

附 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禮焉周桓公言于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蔇況不禮焉鄭不來矣

夏城中丘

書不時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結艾之盟也

秋公伐邾

宋及鄭平公伐邾爲宋討也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

詩旄丘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褎如充耳

附 陳及鄭平陳五父如鄭涖盟及鄭伯盟歃如忘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鄭良佐如陳涖盟及陳侯盟亦知陳之將亂也鄭公子忽在王所故陳侯請妻之鄭伯許之乃成昏

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八年

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衛侯許之故遇于犬丘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庚寅我入祊 成王營王城有遷都之志賜周公許田爲湯沐邑後世因而立周公廟

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

附 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公使衆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以鳩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以成紀好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氏因以爲族

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爲展氏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九年

癸酉大雨霖以震庚辰大雨雪亦如之凡雨三日以往爲霖平地尺爲大雪

夏城郎 建戌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火心星也次角亢見者亥月定心昏而中

書不時也

冬公會齊侯于防 時會時見王之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旣朝王王命爲壇于國門之外合諸侯以發禁命事焉

宋公不王鄭伯爲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

郛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絕宋使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

附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爲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戎師大奔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十年

盟于鄧爲師期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壬戌敗宋師于菅庚午鄭師入郜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歸于我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七月鄭師入郊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

八月鄭伯圍戴克之取三師焉宋衛旣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 卞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食牛食甘必鬬鬬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莊子從之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蔡人衛人郕人不會王命冬齊人鄭人入郕討違王命也

春滕侯薛侯來朝 十有一年

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

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
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
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寡人若朝于薛不
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爲請薛侯許
之乃長滕侯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夏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授兵於大宮
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潁考叔挾輈以走子都拔棘以
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

傅于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
之顛瑕叔盈又與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
登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
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
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
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於我寡人寡
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爲功乎寡人
有弟不能和協而使糊其口于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
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
寡人得沒于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復奉
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
從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
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
此不唯許國之爲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
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于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
君新邑於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
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
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

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
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鄭伯使卒出豭
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
附　王取鄔劉蒍邘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
原絺樊隰郕欑茅向盟州陘隤懷君子是以知桓王之
失鄭也
附　鄭息有違言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
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不
徵辭不察有罪犯五不韙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弒之公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館于寫氏羽父使賊弒公于寫氏立桓公而討寫氏有死者

公羊　公子翬諂乎隱公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盍終為君矣隱曰吾否吾使修塗裘吾將老焉公子翬恐若其言聞乎桓於是謂桓曰吾為子口隱矣隱曰吾不反也桓曰然則奈何曰請作難弒隱公

桓公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元年　鄭伯以璧假許田

公即位修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公許之

鄭伯以璧假許田為周公祊故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結祊成也盟曰渝盟無享國

秋大水

凡平原出水為大水

及其大夫孔父 二年

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弒殤公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然後動於惡

公羊　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其義形於色奈何督將弒殤公孔父生而存則不可得而弒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會于稷以成宋亂為賂故立華氏也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督為大宰故因民之不

其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弒殤公召莊公
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郜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
遂相宋公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
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
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袞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
紘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
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錫鸞和鈴昭其聲也
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
紀之聲名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
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于大廟以明示百
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
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
洛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于太廟其
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于魯乎
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秋七月杞侯來朝

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

蔡侯鄭伯會于鄧

始懼楚也

九月入杞

討不敬也

公及戎盟于唐

修舊好也公至自唐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
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

附　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
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
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
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
今君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惠之
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靖侯之孫欒賓傅
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
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
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
下無覬覦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

國語　春曲沃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欒共子曰苟無死吾以子爲上卿辭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一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臣敢以私利廢人之道君何以訓矣且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于曲沃也從君而貳君焉用之遂鬬而死

魯莊公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武公以一軍爲晉侯遂爲晉亂

公會齊侯于嬴

成昏于齊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不盟也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杞求成也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

穀梁　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諸母般申之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送女踰竟非禮也

詩齊風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致夫人也

春正月公狩于郎　[八年]

穀梁　四時之田爲宗廟之事也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

周禮　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陳前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及所弊鼓皆駴車徒皆譟徒乃弊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

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五年]

再赴也于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

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

夏齊侯鄭伯如紀

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爲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爲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鬭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爲右拒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于繻葛命二拒曰旝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凌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

大雩 小註 雩吁求雨之祭也雩帝爲壇於南郊之旁雩五方上帝配以先帝自鞀鞞至柷敔皆作

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

禮記 仲夏命樂師修鞀鞞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篪簧飭鐘柷敔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穀實

冬州公如曹

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

春正月寔來 六年

自曹來朝不復其國也

附 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鬭伯比言于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鬭伯比曰以爲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

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

紀來諮謀齊難也

附 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於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于齊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爲其班後鄭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爲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

秋八月壬午大閱

簡車馬也

周禮 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鐲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羣吏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苗田如蒐之灋車弊獻禽以享礿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獮田如蒐田之灋羅弊致禽以祀祊中冬教大閱前期羣吏戒衆庶修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百步

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羣吏聽誓於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摝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田

蔡人殺陳佗

穀梁　陳侯喜獵淫獵于蔡與蔡人爭禽蔡人不知其是陳君也而殺之

九月丁卯子同生

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爲信以德命爲義以類命爲象取於物爲假取於父爲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

冬紀侯來朝

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

春二月乙亥焚咸丘　七年

文獻通考　禮不合圍不射宿不涸澤草木不零落斧

斤不入山林昆蟲不蟄不以火田魚肉不入廟門鳥獸不毳毛不登庖廚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則物莫不多

春正月乙卯烝　八年

何氏　烝衆也氣盛貌冬萬事畢成所薦衆多芬芳備具故曰烝

附　隨少師有寵楚鬬伯比曰可矣讎有釁不可失也夏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

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
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秋隨及楚平楚
子將不許鬬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
還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九年

冬曹大子來朝賓之以上卿享曹太子初獻樂奏而嘆
施父曰曹大子其有憂乎非嘆所也

附 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
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之
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公
出奔共池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十年

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餼諸侯
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於齊齊人以衛
師助之

附 楚屈瑕將盟貳軫鄖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
楚師莫敖患之鬬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誡且日虞四
邑之至也君次於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於鄖
鄖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鬬志若敗鄖師四邑必離莫
敖曰盍請濟師於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
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
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鄖師於蒲騷卒盟而還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十有一年

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
之君多内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弗從夏
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為卿為
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
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
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昭公奔衛

公羊 古者鄭國處於留先鄭伯有善於鄶公者通乎夫
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
省于留塗出于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為我出忽而立突
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
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

反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
鄭忽出奔衛
詩鄭風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信美且都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翱將翔佩玉鏘鏘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山有喬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蘀兮蘀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十二年
平杞莒也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公會宋公于虛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
傳　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中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還伐絞之役楚師分涉於彭羅人欲伐之使伯嘉諜之三巡數之
附十三年　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群帥囚于冶父以聽刑楚之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

齊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宋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

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十四年

會于曹曹人致餼

夏五

穀梁 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夏五傳疑也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鄭子人來尋盟且修曹之會

乙亥嘗

穀梁 志不敬也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已所自親者也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也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焚渠門入及大逵伐東郊取牛首以大宮之椽歸爲盧門之椽

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十五年

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厲公出奔蔡昭公入

公會齊侯于艾

謀定許也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冬會于袲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

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十六年

謀伐鄭也

冬城向

書時也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爲之娶于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

詩邶風

新臺有泚河水瀰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十七年

平齊紀且謀衛故也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尋蔑之盟也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疆事也于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埸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蔡人召蔡季于陳

何氏　蔡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季辟之陳封人卒蔡人召之于陳反歸奔葬

及宋人衛人伐邾

宋志也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於朝

附　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已也弒昭公而立公子亹

公會齊侯于濼十八年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

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
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
公薨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人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
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于諸侯請以彭生除
之齊人殺彭生

詩齊風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
歸止曷又懷止

附　秋齊侯師于首止子亹會之高渠彌相齊人殺子亹
而轘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是行也祭仲知
之故稱疾不往

附　周公欲弒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
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
公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
故及

莊公

三月夫人孫于齊　元年

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

詩衛風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誰謂
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此宣姜之女為宋桓夫人出歸于衛思其子襄公而義不可往故作此詩

夏單伯逆王姬

公羊　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
女於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二年

書姦也

詩齊風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巧趨蹌兮射則
臧兮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
兮展我甥兮猗嗟孌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
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齊人極道魯侯威儀技藝之美若曰惜乎不能防閑其母耳

詩齊風　載驅薄薄簟茀朱鞹魯道有蕩齊子發夕四
驪濟濟垂轡濔濔魯道有蕩齊子豈弟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溠以梁爲水爲齊兵圍直進也

紀於是乎始判

公羊　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

冬公次于滑

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

附　楚武王荆尸授師孑焉以伐隨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于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樠木之下令尹鬭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爲會於漢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

紀侯大去其國

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

公羊　哀公亨乎周紀侯譖之以襄公之爲於此焉者事祖禰之心盡矣盡者何襄公將復讐乎紀卜之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爲不吉也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讐乎雖百世可也家亦可乎曰不可國何以可國君一體也先君之恥猶今君之恥也國君何以爲一體國君以國爲一體諸侯世故國君爲一體也

秋郳犂來來朝 五年

名未王命也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納惠公也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卽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爲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於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强詩云本支百世

附　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齊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爲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還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七年

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

甲午治兵

穀梁　出曰治兵習戰也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善死者不亡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臯陶邁種德德乃降姑務修德以待時乎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曰捷吾以女爲夫人冬十二月齊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於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鬭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弑之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

詩齊風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盧重環其人美且鬈盧重鋂其人美且偲刺襄公田獵畢弋

管子　齊僖公使鮑叔傅小白鮑叔辭稱疾不出管仲與召忽往見之曰何故不出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臣之不肖也是以使賤臣傅小白也賤臣知棄矣召忽曰子固辭無出吾權任子以死亡必免子鮑叔曰子如是何不免之有管子曰不可持社稷宗廟者不讓事不廣閒將有國者未可知也子其出乎召忽曰不可吾三人之於齊國也譬之猶鼎之有足也去一焉則必不立矣吾觀小白必不爲後矣管仲曰不然也夫國人憎惡糾之母以及糾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也諸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夫所以定齊國者非此二公子者將無已也小白之爲人也無小知惕而有大慮非夷吾莫容小白天不幸降禍加殃於齊糾雖得立事將不濟非子定社稷其將誰也召忽曰百世之後吾君卜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

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也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而必濟是吾義也管仲曰夷吾之爲君臣也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糾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絶則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夷吾死則齊國不利鮑叔曰然則奈何管子曰子出奉命則可鮑叔許諾遂傳小白

春齊人殺無知

初無知虐于雍廩雍廩殺無知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史記 小白自少善大夫高傒及殺無知議立君高國先陰召小白于莒魯亦發兵送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送糾者行益遲桓載溫車中馳行故得先入立

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讐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

管子 魯君乃遂束縛管仲與召忽仲謂忽曰子懼乎忽曰何懼乎吾不早死將胥有所定也今既定矣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我身是再辱我也子爲生臣忽爲死臣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伯諸侯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生者成名名不兩立行不虛至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行入齊境自刎而死仲遂入君子曰忽之死也賢其生也仲之生也賢其死也

國語 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爲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濵於死鮑叔對曰夫爲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曰若何鮑子

對曰請諸魯僖公曰施伯魯君之謀臣也夫知吾將用
之必不予我矣若之何鮑子對曰使人請諸魯曰寡君
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於羣臣故請之則予我
矣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嚴公以問施伯施伯對
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
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令彼在齊則必長為魯國憂
矣嚴公曰若何施伯對曰殺而以其屍授之嚴公將殺
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親以為戮若不生得以戮於
羣臣猶未得請也請生之於是嚴公使束縛以予齊使

齊使受而以退比至三釁三浴之桓公親逆之于郊而
與之坐問焉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為高位田狩畢
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
百食必粱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戎車待游車之敝戎
士待陳妾之餘優笑在前賢材在後是以國家不日引
不月長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為此若
何管子對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
名合羣叟比校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為民紀式權以相
應比綴以度竱本肇末勸之以賞賜糾之以刑罰班序

顛毛以為民紀統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昔者聖
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
陵為之終而慎用其六柄焉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
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其事易公曰
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
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令夫士羣萃
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
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
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

是故士之子恒為士令夫工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辨
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協材旦莫從事施於四方以飭
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少而習焉其心
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
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為工令夫商羣
萃而州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資以知其市之賈負
任儋何服牛軺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
鬻貴旦莫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
相陳以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

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
故商之子恒爲商今夫農群萃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
其用耒耜枷芟及寒擊槁除田以待時耕及耕深耕而
疾耰之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以旦暮從
事於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襏襫霑體塗足暴
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以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
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
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農之子恒爲農野處而不
暱其秀民之能爲士者必足賴也有司見而不以告其

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
曰制國以爲二十一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工商
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五鄉焉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
五鄉焉參國起案以爲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
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
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國未安桓公曰安國若何管子對
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
姓則國安矣桓公曰國安矣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
若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則難以

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
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
令可以寄政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寄
軍令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
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
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
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
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
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

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秋
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
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
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
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
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
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
國之君莫之能禦也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君親問焉曰
於子之鄉有居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

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是故鄉長退而修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官桓公令官長期而書伐以告且選選其官之賢者而復用之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惟慎端愨以待時使民以勸

綏謗言足以補官之不善政桓公召而與之語訾相其質足以比成事誠可立而授之設之以國家之患而不疚退問其鄉以觀其所能而無大厲升以爲上卿之贊謂之三選國子高子退而修鄉鄉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軌軌退而修伍伍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伍罷女無家夫是故民皆勉爲善與其爲善於鄉也不如爲善於里與其爲善於里也不如爲善於家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

計莫敢以終歲之議皆有終身之功桓公曰伍鄙若何管子對曰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征不依舊則民不偷山澤各致其時則民不苟陸阜陵墐井田疇均則民不憾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略則牛羊遂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鄙三十家爲邑邑有司十邑爲卒卒有卒帥十卒爲鄉鄉有鄉帥三鄉爲縣縣有縣帥十縣爲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立五正各使聽一屬焉是故正之政聽屬牧正聽縣下正聽鄉桓公曰各保治爾所無或淫怠而不聽治者

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桓公擇是寡功者而譴之曰制地分民如一何故獨寡功教不善則政不治一再則宥三則不赦五屬大夫於是退而修屬屬退而修縣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政既成以守則固以征則彊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君若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則親鄰國桓公曰若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埸而反其侵地正其封疆無受其資而重爲之皮幣以驟聘覜於諸侯以安四鄰則四鄰之國親我矣爲游士八十人

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游於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皮幣玩好使人鬻之四方以監其上下之所好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桓公問曰夫軍令則寄諸內政矣齊國寡甲兵為之若何管子對曰輕過而移諸甲兵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鞼盾一戟小罪謫以金分宥閒罪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美金以鑄劒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鉏夷斤斸試諸壤土甲兵大足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棠潛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衛為主反其侵地臺原姑與漆里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燕為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四鄰大親既反侵地正封疆地南至於岱陰西至於濟北至於河東至於紀酅有革車八百乘擇天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即位數年東南多有淫亂者萊莒徐夷吳越一戰帥服三十一國遂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汶山使貢絲于周而反荊州

諸侯莫不來服遂北伐山戎制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與諸侯飾牲為載以約誓於上下庶神與諸侯戮力同心西征攘白狄之地至於西河方舟設泭乘桴濟河至於石沈縣車束馬踰大行與辟耳之谿拘夏西服流沙西吳南城周反胙於絳嶽濱諸侯莫不來服而大朝諸侯於陽穀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諸侯甲不解纍兵不解翳弢無弓服無矢隱武事行文道帥諸侯而朝天子葵丘之會天子使宰孔致胙於桓公且有後命曰以爾自卑勞實謂爾伯舅無下拜桓公召管子而謀管子對曰為君不君為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遂下拜升受命賞服大路龍旂九斿渠門赤旂諸侯稱順焉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二君弒死國絕無嗣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狄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男女不淫牛馬選具狄人攻衛衛人出廬于曹桓公城楚丘以封之其畜散而無育桓公與之繫馬三百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諸侯知桓公之為已動也是故諸侯歸之譬若市人桓公知諸侯之歸已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天下諸侯罷馬以為

桀四方皆陀泉與山戎來服者

帶縷縶以爲奉鹿皮四个諸侯之使垂橐而入稛載而
歸故拘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故天下小國諸侯
既許桓公莫之敢背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桓公知
天下諸侯多與巳也故又大施忠焉可爲動者爲之動
可爲謀者爲之謀軍譚遂而不有也諸侯稱寬焉通齊
國之魚鹽於東萊使關市幾而不征以爲諸侯利諸侯
稱廣焉築葵茲晏負夏領釜丘以禦戎狄之地所以禁
暴於諸侯也築五鹿中牟蓋與牡丘以衛諸夏之地所
以示權於中國也教大成定三革隱五刃朝服以濟河

而無怵惕焉文事勝矣是故大國慙愧小國附協唯能
用管夷吾寗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之屬而伯功立
衛人假牛車下扣角而歌桓公異之將任以政羣臣曰衛去齊不遠可使人問之果賢用未晚也公曰問之患其有小過以小棄大此世所以失天下士也乃舉火而爵之上卿

冬浚洙

公羊　曷爲深之畏齊也曷爲畏齊辭殺子糾也

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十年

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
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
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
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
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
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
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
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
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
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我視其
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
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公
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

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蔡哀侯娶於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
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
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
以蔡侯獻舞歸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

不至冬齊師滅譚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十一年

宋爲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

鄑

秋宋大水

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

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

其興乎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

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

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

附 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宫長萬公右歂孫生搏

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

敬子矣病之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十二年

秋宋萬弑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遇太宰

督于東宫之西又殺之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

奔亳南宫牛猛獲帥師圍亳

公羊 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宫中數

月然後歸之歸反爲大夫于宋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

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爲君者

唯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妒其言顧曰此虜也爾虜焉

故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絶其脰仇牧聞君弑

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劒而叱之萬臂摋仇牧碎其首齒

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宫牛

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宫萬奔陳以乘

車輦其母一日而至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

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

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

請南宫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

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

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十三年

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齊人滅遂而戍之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冬盟于柯始及齊平也

公羊　莊公將會乎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公曰諾於是會乎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劒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竟君不圖與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已盟曹子㯹劒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讐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

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十四年

管子　桓公問於管仲曰寡人不幸而好田又好色得無害於伯乎對曰無害也公曰何如而害伯曰不知賢害伯知而不用害伯用而不任害伯任而以小人參之害伯公曰善於是與論百官仲曰升降揖遜進退閑習臣不如隰朋請立為大行辟土聚粟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為大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為大司馬

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宥有罪臣不如賓須無請立為大司理犯君顏色不避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為大諫官此五子者夷吾一不如然以易夷吾夷吾不為也君欲富國強兵則五者存矣若欲伯王則夷吾在焉公曰善於是各分之職信仲益深號曰仲父

夏單伯會伐宋

宋人背北杏之會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

附　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傅瑕殺鄭子子儀而納厲公初內蛇與外蛇鬬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

爲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

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將以官爵行賂

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

秋七月荆入蔡

蔡哀侯爲莘故繩息嬀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

遂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

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

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

易也如火之燎於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

哀侯乎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宋服故也

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十五年

春復會焉齊始霸也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鄭人侵宋

諸侯爲宋伐郳　鄭人間之而侵宋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諸侯伐鄭宋故也

秋荆伐鄭

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秋楚伐鄭及櫟爲不禮故也

附　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殺公子閼刖強鉏公父定

叔出奔衛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使以

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

同盟于幽

鄭成也

附　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

春齊人執鄭詹　十七年

鄭不朝也

夏齊人殲于遂

夏遂因氏頷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

殲焉

秋有蜮　三足蟲也形如鱉水中含沙射人中影則死

爲災也

附　初楚武王克權使鬭緡尹之以叛圍而殺之遷權於

那處使閻敖尹之及文王即位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

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於楚閻敖游涌而逸楚
子殺之其族爲亂冬巴人因之以伐楚楚子禦之大敗
於津還鬻拳弗納遂伐黃敗黃師於踖陵還及湫有疾
卒鬻拳葬諸夕室亦自殺也而葬於經皇初鬻權強諫
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
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爲大閽謂之大伯使其
後掌之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
不忘納君於善

附　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穨子穨有寵蔿國爲之師及
惠王卽位取蔿國之圃以爲囿邊伯之宮近于王宮王
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蔿國
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
穨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穨以奔衛衛師燕師
伐周立子穨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二十年

詩　毖彼泉水亦流於淇有懷於衛靡日不思孌彼諸姬
聊與之謀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舝還
車言邁遄臻于衛不瑕有害我思肥泉茲之永嘆思須
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附　春鄭伯和王室不克遂以王歸王處于櫟秋王及鄭
伯入于鄔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穨享五大
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
殃咎必至今王子穨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
爲之不舉而況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
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二十一年

春胥命于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
北門入殺王子穨及五大夫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
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
將有咎五月鄭厲公卒

附　王巡虢守虢公爲王宮于玤王與之酒泉鄭伯之享
王也王以后之鞶鑑予之虢公請器王予之爵鄭伯由
是始惡於王冬王歸自虢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　二十二年

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齊侯使敬仲爲卿辭曰羈旅之

[illegible]

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為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

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為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亡也昭八年楚滅陳陳桓子始大於齊名無宇敬仲五世孫其後亡哀十七年楚滅陳也成子得政

夏公如齊觀社二十三年吳氏社者諸侯祭其土祇之節齊俗每因祭社則蒐軍以夸示[illegible]衆而聚人觀之故莊公托此為名以如齊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不有會也朝會之禮諸侯有王王有巡狩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國語 莊公如齊觀社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正民也是故先王制諸侯使五年四王一相朝也終則講于會以

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其間無由荒怠夫齊棄大公之法而觀民於社君為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業也何以訓民土發而社助時也故將而蒸納要也今齊社而往觀旅非先王之訓也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王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臣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祀又不法公不聽

穀梁 以是為尸女也

附 晉桓莊之族偪獻公患之士蔿曰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士蔿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

夫之

荆人來聘

史記 楚熊惲弑其君堵敖而自立是爲成王成王即位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

史記 顓頊之苗裔曰大費與禹平水土是爲柏翳舜賜姓嬴氏柏翳二子大廉後爲秦若木爲徐

穆天子傳 徐夷作亂伐宗周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子主之徐子處潢池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得朱弓赤矢以爲天瑞乃稱偃王

史記 帝高陽之曾孫吳回爲高辛氏火正以淳燿惇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生陸終陸終少子季連之苗裔曰鬻融封楚夷王時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立三子爲王厲王虐熊渠畏其伐去王號十一世至熊通伐隨請周室尊爲王王不聽乃自立爲武王

夏少康之庶子封于越二十餘世至勾踐稱王

泰伯奔荆蠻荆蠻義而歸之立爲吳泰伯至壽夢立始大稱王

秋丹桓公楹

穀梁　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士黈丹楹非禮也

春王三月刻桓公桷

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

國　嚴公丹桓宮之楹而刻其桷匠師慶言於公曰臣聞聖王公之先封者遺後之人法使無陷於惡其爲後世昭前之令聞也使長監於世故能攝固不解以久今先君儉而君侈之令德替矣公曰吾屬欲美之對曰無益於君而替前之令德臣故曰庶可以已乎公弗聽

穀梁　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二十五年

始結陳好也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范氏 鼓有聲衆陽事以壓陰氣

呂氏 社陰之神日食陰勝陽也天子尊故責神諸侯卑自責而已牛必在滌三月方成牲此取具於臨時耳

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

穀梁　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

附　晉士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冬
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
附二十六年　春晉士蔿爲大司空夏士蔿城絳以深其宫
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二十七年
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
命不越竟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陳鄭服也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原仲季友之舊也
公羊　何通乎季子之私行辟内難也公子慶父公子牙
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慶父牙通乎夫人以脅公季
子起而治之則不得與於國政坐而視之則親親因不
忍見也故復請至于陳而葬原仲也
附　晉侯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
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
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
亟戰將饑

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二十八年
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齊侯
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
附　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
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
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
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
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
無主則民不威疆埸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

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
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
爲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晉侯說之夏使太子居曲沃
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
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
國　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公曰何謂也
對曰遇兆挾以銜骨齒牙爲猾戎夏交捽交捽是交勝
也臣故云且懼有口携民國移心焉公曰何口之有口
在寡人寡人弗受誰敢興之對曰苟可以攜其入也必

井受蓮而不知胡可壅也公不聽遂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爲夫人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爵與史蘇曰飲而無肴夫驪戎之役女曰勝而不吉故賞女以爵罰女以無肴克國得妃其有吉孰大焉史蘇卒爵再拜稽首曰兆有之臣不敢蔽蔽兆之紀失臣之官有二辠焉何以事君大罰將及不唯無肴抑君亦樂其吉而備其凶凶之無有備之何害若其有之備之爲瘳臣之不信國之福也何敢憚罰飲酒出史蘇告大夫曰夫有男戎必有女戎若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其若之何里克曰何如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周幽王伐有褒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寵生伯服於是乎與虢石甫比逐大子宜咎而立伯服大子出奔申申人繒人召西戎以伐周周於是乎亡今晉寡德而安俘女又增其寵雖當三季之王不亦可乎郭偃曰夫三季王之亡也宜民之主也縱惑不疚肆侈不違流志而行無所不疚是以及亡而不獲追鑑

今晉國之方偏侯也其土又小大國在側雖欲縱惑未獲專也大家鄰國將師保之多而驟立不其集亡雖驟立不過五矣且夫口三五之門也是以讒口之亂不過三五且夫挾小鯁也可以小戕而不能喪國當之者戕焉於晉何害雖謂之挾而猾以齒牙口弗堪也其與幾何晉國懼則甚矣亡猶未也商之衰也其銘有之曰嗛嗛之德不足就也不可以矜而祇取憂也嗛嗛之食不足狃也不能爲膏而祇離咎也雖驪之亂其離咎而已其何能服吾聞以亂得聚者非謀不卒時非人不免難非禮不終年非義不盡齒非德不及世非天不離數今不據其安不可謂能謀行之以齒牙不可謂得人廢國而向己不可謂禮不度而迂求不可謂義以寵賈怨不可謂德少族而多敵不可謂天德義不行禮義不則棄人失謀天亦不贊吾觀君夫人也若爲亂其猶隸農也雖獲沃田而勤易之將弗克饗爲人而已士蔿曰戒莫如豫豫而後給夫子戒也抑二大夫之言其皆有焉

既　史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亂本生矣日君以驪姬爲夫人民之疾心固皆至矣昔者之伐也起

百姓以爲百姓也是以民能欣之故莫不盡忠極勞以致死今君起百姓以自封也民外不得其利而内飛其貪則上下既有判矣然而又生男其天道也天𧶘其毒民疾其態其亂生哉吾聞君子好好而惡惡樂樂而安安是以能有常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今君滅其父而畜其子禍之基也畜其子又從其欲子思報父之耻而信其欲雖好色必惡心不可謂好好其色必授之情彼得其情以厚其欲從其惡心必敗國且深亂亂必自女戎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殺太子而逐二公子君子曰知難本矣

秋荆伐鄭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讐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讐我反忘之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子元鬬御彊鬬梧耿之不比爲旆鬬班王孫游王孫喜殿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

臧孫辰告糴于齊

國　魯饑臧文仲言於莊公曰夫爲四鄰之援結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國之艱急是爲鑄名器藏寶財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于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辰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爲選事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國家無違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曰天災流行戾于敝邑饑饉薦降民羸幾卒大懼殄周公大公之命祀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以救敝邑使能共職豈惟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大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饗而賴之齊人歸其玉而與之糴

秋有𧌒　二十九年

劉向　𧌒色青非中國所有南越甚暑男女同川淫風所生爲蟲臭惡公取齊淫女故𧌒至天戒以爲將生臭惡

聞于四方也

羅氏 蜚蟲好以清旦集稻上食稻花日出則散又其氣臭惡能爍稻使不蕃

城諸及防

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

龍蒼龍之宿角亢斗牛也晨見東方夏正九月始戒民以土功 南至也微陽始動土功乃息 火見大火心星也十月初始致所用築作之物水昏正十月水定星昏中也樹板幹而興作故日栽

附 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鬬射師諫則執而梏之鬬廉字秋申公鬬班殺子元鬬穀於菟爲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三十年

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

齊人伐山戎

史記 山戎伐燕燕人告急于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制令支登卑耳之山斬孤竹而南歸命燕君復修召公之業納貢于周如成周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

韓非子 管仲隰朋從伐孤竹春往冬還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師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

春築臺于郎

公羊 何譏爾臨民之所漱浣也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三十一年

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於王王以警於夷中國則否

諸侯不相遺俘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三十二年

齊侯爲楚伐鄭之故請會於諸侯宋公請先見於齊侯

夏遇于梁丘

附 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惠王問諸内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

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王從之内史過往聞虢請命反曰虢必亡矣虐而聽於神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

國 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問于内史過曰是何故固有之乎對曰有之國之將興其君齊明衷正精潔惠和其

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淫佚荒怠麤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攜貳明神弗蠲而民有遠志民神怨痛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是以或見神以興亦或以亡昔夏之興也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隧商之興也檮杌次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于鄗是皆明神之志者也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

於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于丹朱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實臨照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夫神壹不遠徙遷焉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乎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土王曰然則何爲對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逢福淫而得神是謂貪禍今虢少荒其亡乎王曰吾其若之何對曰使大宰以祝史帥狸姓奉犧牲粢盛玉帛往獻焉無有祈也王曰虢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今其胄見神之見也不過其物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

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閟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雩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於稷門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於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

公羊　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

曰寡人即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公曰庸得若是乎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爲亂乎夫何敢俄而牙弒械成季子和藥而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必可以無爲天下戮笑必有後乎魯國於是從其言而飲之飲之無傫氏至乎王堤而死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

閔公

齊人救邢 元年

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 位以尊賢

冬齊仲孫來

齊仲孫湫來省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

附 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大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爲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爲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士蔿曰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爲吳大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大子其無晉乎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

初畢萬筮仕于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爲土車從馬足居之兄長之母覆之衆歸之六體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秋八月辛丑公薨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公子慶父出奔莒

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秋八月共仲使卜齮賊公於武闈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於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 公子魚字 乃縊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於邾齊人取而殺之於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

附 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閒於兩社爲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於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

冬齊高子來盟

公羊 莊公死子般弑閔公弑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于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爲美談曰猶望高子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

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告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寗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爲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爲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初惠公之卽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强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爲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

詩鄘風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云云爰采唐矣沬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云云鶉之奔奔鵲之彊彊人之無良我以爲兄云云

鄭棄其師

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淸人

詩鄭風 淸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翺翔淸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國 公之優曰施通於驪姬驪姬問焉曰吾欲作大事而
難三公子之徒如何對曰蚤處之使知其極夫人知有
極鮮有慢心雖其慢乃易殘也驪姬曰吾欲爲難安始
而可優施曰必於申生其爲人也小心精潔而大志重
又不忍人精潔易辱重僨可疾不忍人必自忍也辱之
近行驪姬曰重無乃難遷乎優施曰知辱可辱可辱遷
重若不知辱亦必不知固秉常矣今子内固而外寵且
善不莫不信若外單善而内辱之無不遷矣且吾聞之
甚精必愚精爲易辱愚不知避難雖欲無遷其得之乎

是故先施讒於申生

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公曰吾聞申生甚好仁而彊
甚寛惠而慈於民皆有所行之今謂君惑於我必亂國
夫無乃以國故而行彊於君君未終命而不歿君其若
之何盍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公曰夫豈惠其民而不
惠於其父乎驪姬曰妾亦懼矣吾聞之外人之言曰爲
仁與爲國不同爲仁者愛親之謂仁爲國者利國之謂
仁故長民者無親衆以爲親苟衆利而百姓和豈能憚
君以衆故不敢愛親衆況厚之彼將惡始而美終以晚
蓋者也凡民利是生殺君而厚利衆衆孰沮之殺親無
惡於人人孰去之苟交利而得寵志行而衆說欲其甚
矣孰不惑焉雖欲愛君惑不釋也今夫以君爲紂若紂
有良子而先喪紂無章其惡而厚其敗鈞之死也無必
假手於武王而其世不廢祀至於今吾豈知紂之善不
哉君欲勿恤其可乎若大難至而恤之其何及矣公懼
曰若何而可驪姬曰君盍老而授之政彼得政而行其
欲得其所索乃其釋君且君其圖之自桓叔以來孰能
愛親唯無親故能兼翼公曰不可與政我以武與威是

以臨諸侯未沒而亡政不可謂武有子而不勝不可謂
威我授之政諸侯必絶能絶於我必能害我失政而害
國不可忍也爾勿憂吾將圖之驪姬曰以皐落狄之朝
夕苛我邊鄙使無日以牧田野君之倉廩固不實又恐
削封疆君盍使之伐狄以觀其果於衆也與衆之信輯
睦焉若不勝狄雖濟其罪可也若勝狄則善用衆矣求
必益廣乃可厚圖也且夫勝狄諸侯驚懼吾邊鄙不儆
倉廩盈四鄰服封疆信君得其賴又知可不其利多矣
君其圖之公説是故使申生伐東山

附　晉侯使大子申生伐山東皐落氏里克諫曰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大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皐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大子大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

修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大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先友爲右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爲右羊舌大夫爲尉先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慝兵要遠灾親以無灾又何患焉狐突嘆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閟其事也衣之尨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閟之尨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脤於社有常服矣不獲而尨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尨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爲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曰盡敵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大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

國語　翟人出逆申生欲戰狐突諫曰不可突聞之國君好艾大夫殆好內適子殆社稷危若惠於父而遠於死惠於衆而利社稷其可以圖之乎況其危身於狄以起讒於內也申生曰不可君之使我非歡也抑欲測吾心也是故賜我奇服而告我權又有甘言焉言之大甘其中必苦譖在中矣君故生心雖蝎譖焉避之不若戰也不戰而反我罪滋厚我戰雖死猶有令名焉果戰敗狄于稷桑而反讒言益起狐突杜門不出

附　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於夷儀二年封衛於楚丘邢

還如歸衛國忘亡

附、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僖公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元年）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

楚人伐鄭

鄭即齊故也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盟于犖謀救鄭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虛丘之戍將歸者也（虛丘邾地邾人送哀姜還齊齊人殺之因戍虛丘欲以侵魯公以義求齊齊送姜氏之喪邾人懼乃歸公要擊之）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

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酈獲莒子之弟挐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

公羊傳　公子慶父弒閔公走而之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却反舍于汶水之上使公子奚斯入請季子曰公子不可以入入則殺矣奚斯不忍反命于慶父自南涘北面而哭慶父聞之曰噫此奚斯之聲也諾已

曰吾不得入矣於是抗輈經而死莒人聞之曰吾已得子之賊矣以求賂乎魯魯人不與爲是與師而伐魯季子待之以偏戰

穀梁　公子友謂莒拏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公子友以殺之

春王正月城楚丘二年

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

詩鄘風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

衛風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詩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且狂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行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虞師晉師滅下陽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爲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今虢爲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於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

公羊　獻公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寐其意也何諸大夫有進對者曰寢不安與其諸侍御有不在側者與獻公不應荀息進曰虞郭見與獻公揖而進之遂與之入而謀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對曰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焉獻公曰然則奈何荀息曰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白璧往必可得也則寶出之內藏藏之外府馬出之內廄繫之外廄爾君何喪焉獻公曰諾雖然宮之奇存焉如之何荀息曰宮之奇

如則知矣雖然虞公貪而好寶見寶必不從其言請終以往於是終以往虞公見寶許諸宮之奇果諫記曰脣亡則齒寒虞郭之相救非相爲賜則晉今日取郭而明日虞從而亡爾君請勿許也虞公不從其言終假之道以取郭還四年反取虞虞公抱寶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

穀梁　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廐而置之外廐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之也荀息曰宮之奇之爲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畧懦則不能强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於虞虞公弗聽宮之奇諫曰語曰脣亡

齒寒其斯之謂與挈其妻子以奔曹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秋盟于貫服江黃也

附　齊寺人貂始漏師於多魚 地名

附　虢公敗戎於桑田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

楚人侵鄭

鬬章囚鄭聃伯

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年三六月雨

何休　僖公傷過求已循省百官放佞臣郭都等理冤獄四百餘人精誠格天不雩而得澍雨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謀伐楚也

穀梁　桓公端委搢笏而朝諸侯諸侯皆喻乎桓公之志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齊侯爲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楚人伐鄭

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

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四年

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之絕也蔡人嫁之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齊人執陳轅濤塗

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屝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

公羊 濤塗謂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東夷且歸桓公曰諾於是還師濱海而東大陷于沛澤之中顧而執濤塗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伐陳討不忠也

葬許穆公

許穆公卒於師葬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於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袞斂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

人侵陳
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

附、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蕕十年尚有餘臭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旣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於曲沃歸胙於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辯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於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穀梁　驪姬欲爲亂故謂君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胡不使大夫將衛士而衛冢乎公曰孰可使曰臣莫尊于世子則世子可故君謂世子曰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冢乎世子曰敬諾築宮宮成驪姬又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饑世子之宮已成則何爲不使祠也故獻公謂世子曰其祠世子祠已祠致福于君君田而不在驪姬以酖爲酒藥脯以毒獻公田來驪姬曰世子已祠故致福于君君將食驪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于地而地賁以脯與犬犬死驪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遲於爲君君喟然歎曰吾與女未有過切是何與我之深也使人謂世子曰爾其圖之世子之傅里克謂世子曰入自明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可以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昏矣吾若此而入自明則驪姬必死驪姬死則吾君不安所以使吾君不安者吾不若自死吾寧自殺以安吾君以重耳爲寄矣刎脰而死

國　驪姬謂公曰吾聞申生之謀愈深日吾固告君曰得衆衆弗利焉能勝翟今矜翟之善其志益廣狐突不順故不出吾聞之申生甚好信而彊又失言於衆矣雖欲有退衆將責焉言不可食衆不可弭是以深謀君若不圖難將至矣公曰吾不忘也抑未有以致罪焉驪姬告優施曰君旣許我殺大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

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子爲我具特羊之饗吾以從之飲酒我優也言無郵驪姬許諾乃具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謂里克妻曰主孟啗我我教茲暇豫事君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鳥烏人皆集於菀己獨集於枯里克笑曰何謂菀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爲夫人其子爲君可不謂菀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枯且有傷優施出里克辟奠不飧而寢夜半召優施曰曩而言戲乎抑有所聞之乎曰然君既許驪姬殺大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里克曰吾秉君以殺大子

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且而里克見丕鄭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優施告我君謀成矣將立奚齊丕鄭曰子謂何曰吾對以中立丕鄭曰惜也不如曰不信以疏之亦固大子以攜之多爲之故以變其志志少疏乃可間也今子曰中立況固其謀彼有成矣難以得間里克曰往言不可及且人中心唯無忌之何可敗也子將何如丕鄭曰我無心是故事君者君爲我心制不在我里克曰殺君以爲廉長廉以驕心因驕以制人家吾不敢抑撓志以從君爲廢人以自利也

利方以求成人吾不能將伏也明日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

國　杜原款將死使小臣圉告于申生曰款也不才寡知不敏不能教導以至于死不能深知君之心度棄寵求廣土而竄伏焉小心狷介不敢行也是以言至而無所訟之故陷於大難乃逮于讒然款也不敢愛死唯與讒人均是惡也吾聞君子不去情不反讒讒行身死可也猶有令名爲死不遷情彊也守情說父孝也殺身以成志仁也死不忘君敬也孺子勉之死必遺愛死民之思

不亦可乎申生許諾人謂申生曰非子之罪何不去乎申生曰不可去而罪釋必歸於君是惡君也章父之惡而笑諸侯吾誰鄉而入内困於父母外困於諸侯是重困也棄君去罪是逃死也吾聞之仁不惡君知不重困勇不逃死若罪不釋去而必重去而罪重不知逃死而惡君不仁有罪不死無勇去而厚惡惡不可重死不可避吾將伏以俟命驪姬見申生而哭之曰有父忍之況國人乎忍父而求好人人孰好之殺父以求利人人孰利之皆民之所惡也難以長生驪姬退申生乃雉經于

新城之廟將死乃使猛足言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聽伯氏以至于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國家多難伯氏不出奈吾君何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以至于死雖死何悔是以謚爲共君

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五年

晉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初晉侯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愼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慼憂必讐焉無戎而城讐必保焉寇讐之保又何愼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讐之保

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愼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亂貌）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讐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

附 公子重耳出亡及柏谷卜適齊楚狐偃曰無卜焉夫齊楚道遠而望大不可以困往道遠難通望大難走困往多悔困且多悔不可以走望若以偃之慮其翟乎夫翟近晉而不通愚陋而多怨走之易達不通可以竄惡

[illegible]

多怨可以共憂今若休憂於翟以觀晉國且以監諸侯之爲其無不成乃遂之翟處一年公子夷吾亦出奔曰盍從吾兄竄於翟乎冀芮曰不可後出同走不免於罪且夫偕出偕入難聚居異情惡不若走梁梁近於秦秦親吾君吾君老矣子往驪姬懼必援於秦以吾存也且必告悔告悔是吾免也乃遂之梁居二年驪姬使奄楚以環釋言四年復爲君

夏公孫茲如牟

公孫茲如牟娶焉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史記惠王太子鄭母早死後得日惠后惠后生叔帶有寵於惠后

會王大子鄭謀寧周也

附 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己於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爲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秋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

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
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
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楚鬬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柏方睦于齊
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

冬晉人執虞公

晉人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
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
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
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太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太伯不
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勳在
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
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偪乎親以
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
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
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
物惟德繄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

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
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
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
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
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
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
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
師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
媵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 史記仲雍□□三傳至周章而武王克殷後封章弟虞仲于虞故夏虛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圍新密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冬蔡穆侯將許僖公
以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
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
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
從之

春齊人伐鄭

孔叔言于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既不能强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

鄭殺其大夫申侯

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初申侯申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吾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女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寧母

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携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太子華聽命于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于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爲大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于鄭 僖十六年鄭殺子華

谷李氏 周禮大行人云侯服貢祀物甸服貢嬪物男服貢器物采服貢服物衛服貢財物要服貢貨物王室盛時之時每因貢有常賦天子衰諸侯恃侵故伯主能帥諸侯量其國之大小號令所出之物以貢天子也

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 八年

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春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

夏狄伐晉

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爲右以敗狄于采桑梁由

鹿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衆狄
號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
也復期月
附 宋公疾大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
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
不順遂走而退
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九年
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宋襄公即位以
公子目夷爲仁使爲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

爲左師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於
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
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
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於下
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
歸於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
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東略之不知
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
國 葵丘之會獻公將如會遇宰周公曰君可無會也夫
齊侯好示務施與力而不務德故輕致諸侯而重遣之
使至者勸而叛者慕懷之以典言薄其要結而厚德之
以示之信三屬諸侯存亡國三以示之施是以北伐山
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譬之如室既鎮其甍矣又何加
焉吾聞之惠難徧也施難報也不徧不報卒於怨讐夫

齊侯將施惠如出責是之不果奉而暇晉是皇雖後之
會將在東矣君無懼焉其有勤也公乃還宰孔謂其御
曰晉侯將死矣景霍以爲城而汾河涑澮以爲淵戎狄
之民實環之汪是土也苟違其違誰能懼之今晉侯不
諒齊德之豐否不度諸侯之勢釋其閉修而輕於行道
失其心矣君子失心鮮不夭昏
甲子晉侯詭諸卒
晉獻公卒里克平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
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

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
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
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
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
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
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
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
乎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里克殺奚齊於次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
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
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
也荀息有焉

附 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曰人實有國我何愛
焉入而能民土於何有從之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
惠公秦伯謂郤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
黨必有讐夷吾弱不好弄能鬭不過長亦不改不識其
他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

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又曰不僭不賊
鮮不爲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
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

秋滅溫溫子奔衛 十年

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卽狄又不能于狄狄人伐之王
不救故滅蘇子奔衛

及其大夫荀息

公羊 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荀
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獻

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
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常訊臣矣里克知
其不可與謀退弒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弒卓子荀息
死之

國 里克及丕鄭使屠岸夷告公子重耳於狄曰國亂民
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子盍入乎吾請爲子鉥重耳告
舅犯曰里克欲納我舅犯曰不可夫堅樹在始始不固
本終必槁落夫長國者唯知哀樂喜怒之節是以導民
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殆以喪得國則必樂喪樂

喪必哀生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必怠德是哀樂喜怒之節易也何以導民民不我導誰長重耳曰非喪誰代非亂誰納我舅犯曰偃也聞之喪亂有小大大喪大亂之剡也不可犯也父母死爲大喪讒在兄弟爲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子惠顧亡人重耳父生不得供備洒埽之臣死又不敢莅喪以重其罪且辱大夫敢辭夫因國者在親衆而善鄰在因民而順之苟衆所利鄰國之所立大夫其從之重耳不敢違呂甥及郤稱亦使蒲城午告公子夷吾於梁曰子厚賂

秦人以求入吾主子夷吾告冀芮曰呂甥欲納我冀芮曰子勉之國亂民擾大夫無常不可失也非亂何入非危何安幸苟君之子唯其索之方亂以擾孰適禦我大夫無常苟衆所置孰能勿從子盍盡國以賂外內無愛虛以求入既入而後圖聚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許諾呂甥出告大夫曰君死自立則不敢久則恐諸侯之謀徑召君於外也則民各有心恐厚亂盍請君於秦乎大夫許諾乃使梁由靡告於秦穆公曰天降禍於晉國讒言繁興延及寡君使寡君之紹續昆裔隱悼播越在草莽未有所依又重之以寡君之不祿喪亂並臻以君之靈鬼神降衷罪人克伏其辜羣臣莫敢寧處將待君命君若惠顧社稷不忘先君之好辱收其逋遷裔胄而建立之以主其祭祀且塡撫其國家及其民人雖四鄰諸侯之聞之也其誰不儆懼於君之威而欣喜於君之德終君之重愛受君之重況而羣臣受其大德晉國其誰非君之羣隸臣也秦穆公許諾反使者乃告大夫子明及公孫枝曰夫晉國之亂吾誰使先若夫二公子而立之以爲朝夕之急大夫子明曰君使縶也秦公子縶縶

敏且知禮敬以知微敏能窻謀知禮可使敬不隊命微知可否君其使之乃使公子縶弔公子重耳於翟曰寡君使縶弔公子之憂又重之以喪寡人聞之得國常於喪失國常於喪時不可失喪不可久公子其圖之重耳告舅犯舅犯曰不可亡人無親信仁以爲親是故置之者不殆父死在堂而求利人孰仁我人實有之我以徼幸人孰信我不仁不信將何以長利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君惠弔亡臣又重有命重耳身亡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位又何敢有它志以辱君義再拜不稽首起而

哭退而不私公子縶退弔公子夷吾於梁如弔公子重耳之命夷吾告冀芮曰秦人勤我矣冀芮曰公子勉之亡人無狷潔狷潔不行重賂配德公子盡之無愛財人實有之我以徼幸不亦可乎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於公子縶曰中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䪻大夫丕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葵之田七十萬君苟輔我蔑天命矣吾必遂矣亡人苟入掃除宗廟定社稷亡人何國之與有君實有郡縣且入河外列城五豈謂君無有亦為君之東游津梁之上無有難急也亡人之所懷挾嬰纕以望君之塵垢者黃金四十鎰白玉之珩六雙不敢當公子請納之左右公子縶反致命穆公穆公曰吾與公子重耳重耳仁再拜不稽首不沒為後也起而哭愛其父也退而不私不沒於利也公子縶曰君之言過矣君若求置晉君而載之成也置仁不亦可乎君若求置晉君當以成名於天下則不如置不仁以滑其中且可以進退臣聞之仁有置武有置仁置德武置服是故先置公子夷吾是為惠公

晉殺其大夫里克

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劒而死於是丕鄭聘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

公羊 里克立惠公惠公曰爾既殺夫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為爾君者不亦病乎于是殺之

附 晉侯改葬共大子秋狐突適下國遇大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曲沃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

國 惠公即位出共世子而改葬之臭達於外國人誦之曰貞無報也孰是人斯而有是臭也貞為不聽信為不誠國斯無刑偷居幸生不更厥貞大命其傾威兮懷兮各聚爾有以待所歸兮猗兮違兮心之哀兮歲之二七其靡有徵兮若翟公子吾是之依兮鎮撫國家為王妃

今郭偃曰甚哉善之難也君改葬共君以爲榮也而惡
滋章夫人美於中必播於外而越於民民實戴之惡亦
如之故行不可不愼也必或知之十四年君之冢嗣其
替乎其數告於民矣公子重耳其入乎其魄兆於民矣
若入必伯諸侯以見天子其光耿於民矣數言之紀也
魄意之術也光明之耀也紀言以敘之述意以導之明
耀以炤之不至何待欲先導者行乎將至矣

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丕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郤稱冀芮實爲不從

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冬秦伯
使泠至報問且召三子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
殺丕鄭祁舉及七輿大夫皆里丕之黨也丕豹奔秦言
於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出
公曰失衆焉能殺違禍誰能出君春晉侯使以丕鄭之
亂來告

國 惠公入而背外內之賂輿人誦之曰佞之見佞果喪
其田詐之見詐果喪其賂得國而狃終逢其咎喪田不
懲禍亂其興既里丕死禍公隕於韓郭偃曰善哉夫衆
口禍福之門也是以君子省衆而動監戒而謀謀度而
行故無不濟內謀外度考省不倦日考而習戒備畢矣

附 夏揚拒泉皋伊雒之戎同伐京師王子帶召之也秦
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戎于王

冬楚人伐黃

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

夏楚人滅黃

黃人恃諸侯之睦於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
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

附 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秋王子帶奔齊冬齊侯使管
夷吾平戎於王使隰朋平戎於晉王以上卿之禮饗管
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
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
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
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
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爲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

孫洪致之

附　晉薦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丕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春諸侯城緣陵

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

附　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慶鄭曰棄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讐之況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楚人伐徐　十五年

徐即諸夏故也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盟于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illegible]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以救徐也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於是展氏有隱慝焉

冬宋人伐曹

討舊怨也

楚人敗徐于婁林

徐恃救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illegible]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

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
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畧南
及華山内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
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
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
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
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
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
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

步揚御戎家僕徒爲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
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
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
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僨興外彊中乾
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
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鬬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
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
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
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

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
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
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公號
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
由靡御韓簡虢射爲右輅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
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
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慼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
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
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

聞晉侯將至以太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
以免服衰絰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
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
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
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晉
人慼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
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縶
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太子必得
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祗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

始禍無怙亂無重怒㐲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衆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初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衁也（衁血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

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助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爲雷爲火爲嬴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

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以之賂秦）　十七年晉太子圉爲質于秦秦歸河東而妻之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

吾不敢逆君故也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謀鄫且東畧也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齊人爲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也

夏滅項

師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于宋襄公以爲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于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

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

管子　管夷吾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甚矣不幸而不起彼政將安移之管仲未對公曰鮑叔何如對曰鮑叔君子也雖然不可以爲政其爲人也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惡終身不忘公曰然則孰可曰隰朋可朋之爲人好上識而下問居其家不忘公門言終喟然嘆曰天之生朋以爲夷吾舌也其身死舌焉得生哉公曰易牙何如對曰徵君之命臣且謁之臣願君之遠易牙豎刁開方也公曰易牙烹其子以快寡人向何疑耶仲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且其子之忍又何有於君公曰豎刁自宮以近寡人猶尚疑耶仲曰其身之忍又何有於君公曰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寡人十五年不歸見父母奈何棄之仲曰是所願得於君者將欲過其千乘也君必去之仲卒桓公不用其言近倖三子三子專權是歲隰朋亦卒

附　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

以鑄兵故以鑄三鍾

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夏師救齊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秋救齊

宋襄公以諸侯伐齊齊人殺無虧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管子　公薨六子皆求立死十一日蟲出于戶乃知桓公之死也葬以陽門之扇

冬邢人狄人伐衛

圍菟圃衛侯以國讓其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婁狄師還

附　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命曰新里秦取之遂城而居之

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

秋宋人圍曹

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衛人伐邢

以報菟圃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

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盟于齊修桓公之好也

梁亡

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穀梁　溺于酒淫于色心昏耳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太臣

背叛民爲寇盜梁亡自亡也
全何氏　梁君隆刑峻法一家犯罪四家坐之一國之人無不被刑
春新作南門
魯頌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
茷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思樂泮水薄采其藻
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
怒伊教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
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穆穆魯侯敬明其
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

自求伊祜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
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皐陶在泮獻囚濟濟多士克
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
于訩在泮獻功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
斁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憬彼淮夷
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
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
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

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大房
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
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綅烝
徒增增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
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天錫公純嘏眉壽
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既多受祉黃髮兒齒徂來
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桷有舄路寢孔
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鄭人入滑
滑人叛鄭而服於衛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爲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
冬楚人伐隨
隨以漢東諸侯叛楚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
從欲鮮濟春宋人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

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

夏大旱

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

秋宋公楚子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

諸侯會宋公于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

公羊 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強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爲之自我墮之曰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公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于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宋公釋乎執走之衛公子目夷復曰國爲君守之君曷爲不入

後逆襄公歸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

春公伐邾取須句

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皥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爲之言于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皥濟而修祀紓禍也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

附 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晉太子圉爲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太子而辱于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蜂蠆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

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宋公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

穀梁　宋公與楚人戰于泓水之上司馬子反曰楚衆我少鼓險而擊之勝無幸焉襄公曰君子不推人危不攻人厄須其出既出旌亂于上陳亂于下子反曰楚衆吾少擊鼓險而擊之勝無幸焉襄公曰不鼓不成列須其成列而後之則衆敗而身傷焉七月而死

春齊侯伐宋圍緡

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

秋楚人伐陳

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于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附　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

也溢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
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
難乎民不見德而惟戮是聞其何後之有
附　晉公子重耳之及于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
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
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
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
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
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

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
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于五鹿乞食于
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
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
者以為不可將行謀于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
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
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
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
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

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
必得志于諸侯得志于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
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
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
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
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
至于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
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
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

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
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
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
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
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
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
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
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
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

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
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
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
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國語　文公在狄十二年狐偃曰日吾來此也非以狄爲
榮可以成事也吾曰奔而易達困而有資休以擇利可
以戾也今戾久矣戾久將底底著滯淫誰能興之盍速
行乎吾不適齊楚避其遠也蓄力一紀可以遠矣齊侯
長矣而欲親晉管仲沒矣多讒在側謀而無正衰而思

始夫必追擇前言求善以終厭邇逐遠遠人入服不爲
郵矣會其季年可也茲可以親昔以爲然乃行過五鹿
乞食於野人野人舉塊以與之公子怒將鞭之子犯曰
天賜也民以土服又何求焉天事必象十有二年必獲
此土二三子志之歲在壽星及鶉尾其有此土乎天以
命矣復於壽星必獲諸侯天之道也由是始之有此其
以戊申乎所以申土也再拜稽首受而載之遂適齊齊
侯妻之甚善焉有馬二十乘將死於齊而已矣曰民生
安樂誰知其它桓公卒孝公即位諸侯叛齊子犯知齊

之不可以動而知文公之安齊而有終焉之志也欲行
而患之與從者謀於桑下蠶妾在焉莫知其在也妾告
姜氏姜氏殺之而言於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其聞之
者吾已除之矣子必從之不可以貳貳無成命詩云上
帝臨女無貳爾心先王其知之矣貳將可乎子去晉難
而極於此自子之行晉無寧歲民無成君天未喪晉無
異公子有晉國者非子而誰子其勉之上帝臨子矣貳
必有咎公子曰吾不動矣必死於此姜曰不然周詩曰
莘莘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不遑啓處猶懼無及況

其順身縱欲懷安將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乎日月
不處人誰獲安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鄭
詩云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昔管敬仲有言小
妾聞之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
懷思威民之中也畏威如疾乃能威民威在民上弗畏
有刑從懷如流去威遠矣故謂之下其在辟也吾從中
也鄭詩之言吾其從之此大夫管仲之所以紀綱齊國
裨輔先君而成霸者也子而棄之不亦難乎齊國之政
敗矣晉之無道久矣從者之謀忠矣時日及矣公子幾

矣君國可以濟百姓而釋之者非人也敗不可處時不
可失忠不可棄懷不可從子必速行吾聞晉之始封也
歲在大火閼伯之星也實紀商人商之饗國三十一王
瞽史之記曰唐叔之世將如商數今未半也亂不長世
公子唯子子必有晉若何懷安公子弗聽姜與子犯謀
醉而載之以行醒以戈逐子犯曰若無所濟吾食舅氏
之肉其知厭乎舅犯走且對曰若無所濟余未知死所
誰能與豺狼爭食若克有成公子無亦晉之柔嘉是以
甘食偃之肉腥臊將焉用之遂行過衛衛文公有邢狄

之虞不能禮焉甯莊子言於公曰夫禮國之紀也親民
之結也善德之建也國無紀不可以終民無結不可以
固德無建不可以立此三者君之所慎也今君棄之無
乃不可乎晉公子善人也而衛親也君不禮焉棄三德
矣臣故云君其圖之康叔文之昭也唐叔武之穆也周
之大功在武天胙將在武族苟姬未絕周室而俾守天
聚者必武族也武族唯晉實昌晉胤公子實德晉仍無
道天胙有德晉之守祀必公子也若復而修其德鎮撫
其民必獲諸侯以討無禮君弗蚤圖衛而在討小人是

懼敢不盡心公弗聽自衛過曹曹共公亦不禮焉聞其
駢脅欲觀其狀止其舍諜其將浴設微薄而觀之負羈
言於曹伯曰夫晉公子在此君之匹也君不亦禮焉曹
伯曰諸侯之亡公子其多矣誰不過此亡者皆無禮者
也余焉能盡禮焉對曰臣聞之愛親明賢政之幹也禮
賓矜窮禮之宗也禮以紀政國之常也失常不立君所
知也國君無親國以爲親先君叔振出自文王晉祖唐
叔出自武王文武之功實建諸姬故二王之嗣世不廢
親今君棄之是不愛親也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卿材

三人從之可謂賢矣而君蔑之是不明賢也晉公子之
亡不可不憐也比之賓客不可不禮也失此二者是不
禮賓不憐窮也守天之聚將施於宜宜而不施聚必有
闕玉帛酒食猶糞土也愛糞土以毀三常失位而闕聚
是之不難無乃不可乎君其圖之公弗聽公子過宋與
司馬公孫固相善公孫固言於襄公曰晉公子亡長幼
矣而好善不厭父事狐偃師事趙衰而長事賈佗狐偃
其舅也而惠以有謀趙衰其先君之戎御趙氏之弟也
而文以忠貞賈佗公族也而多識以恭敬此三人者實

左右之公子若則下之動則咨焉成幼而不倦殆有禮矣樹於有禮必有艾商頌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降有禮之謂也君其圖之襄公從之贈以馬二十乘公子過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之親有天用前訓禮兄弟資窮困天所福也今晉公子有三胙焉天將啓之同姓不婚惡不殖也狐氏出自唐叔狐姬伯行之子也實生重耳成而雋才離違而得所久約而無釁一也同出九人唯重耳在離外之患而晉國不靖二也晉侯日載其德內外棄之重耳日載其德狐趙謀之三也在

周頌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荒大之也大天所作可謂親有天矣晉鄭兄弟也吾先君武公與晉文侯戮力一心股肱周室夾輔平王平王勞而德之而賜之盟質曰世相起也若親有天獲三胙者可謂大天若用前訓文侯之功武公之業可謂前訓若禮兄弟晉鄭之親王之遺命可謂兄弟若資窮困亡在長幼還軫諸侯可謂窮困棄此四者以徼天禍無乃不可乎君其圖之弗聽叔詹曰若不禮焉則請殺之諺曰黍稷無成不能爲榮黍不爲黍不能蕃廡稷不爲稷不能蕃殖所生不疑唯德

之基公弗聽遂如楚楚成王以周禮享之九獻庭實旅百公子欲辭子犯曰天命也君其享之亡人而國薦之非敵而君設之非天誰啓之心既饗令尹子玉曰請殺晉公子弗殺而反晉國必懼楚師王曰不可楚師之懼我不修也我之不德殺之何爲天之胙楚誰能懼之楚不可胙冀州之土其無令君乎且晉公子敏而有文約而不諂三材傳之天胙之矣天之所興誰能廢之子玉曰則請　止狐偃王曰不可曹詩曰彼巳之子不遂其媾郵（過也）之也夫郵而效之郵又甚焉效郵非義也於是懷

公自秦逃歸秦伯召公子於楚楚子厚幣以送公子於秦秦伯歸女五人懷嬴與焉公子使奉匜沃盥既而揮之嬴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囚命秦伯見公子曰寡人之適此爲才子圉之辱備嬪嬙焉欲以成婚而懼離其惡名非此則無故不敢以禮致之歡之故也公子有辱寡人之罪唯命是聽公子欲辭司空季子曰同姓爲兄弟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陽與夷鼓皆爲己姓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魚氏之甥也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別爲十

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
姓姬酉祁巳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唯青陽與倉林
氏同於黃帝故皆爲姬姓同德之難也如是昔少典取於
有蟜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
而異德故黃帝爲姬炎帝爲姜二帝用師以相濟也異
德之故也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相
及以生民也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同
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黷則生怨怨亂毓灾灾
毓滅姓是故取妻避其同姓畏亂灾也故異德合姓同

德合義義以道利利以阜姓姓利相更成而不遷乃能
攝固保其土房今子於子圉道路之人也取其所棄以
濟大事不亦可乎公子謂子犯曰何如對曰將奪其國
何有於妻唯秦所命從也謂子餘曰何如對曰禮志有
之曰將有請於人必先有入焉欲人之愛巳也必先愛
人欲人之從巳也必先從人無德於人而求用於人罪
也今將婚媾以從秦受好以愛之聽從以德之懼其未
可也又何疑焉乃歸女而納幣且逆之秦伯享公子如
饗國君之禮子餘相如賓卒事秦伯謂其大夫曰爲禮

而不終恥也中不勝貌恥也華而不實恥也不度而施
恥也施而不濟恥也恥門不閉不可以封非此用師則
無所矣二三子敬乎明日燕秦伯賦采叔王賜諸侯命服之樂子餘使公子
降拜秦伯降辭子餘曰君以天子之命服命重耳重耳
敢有安志敢不降拜成拜卒登子餘使公子賦黍苗子
餘曰重耳之卬君也若黍苗之卬陰雨也若君實庇廕
膏澤之使能成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君若昭先君
之榮東行濟河整師以復彊周室重耳之望也重耳若
獲集德而歸載使主晉民成封國其何實不從君若恣

志以用重耳四方諸侯其誰不惕惕以從君命秦伯歎
曰是子將有焉豈專在寡人乎秦伯賦鳩飛公子賦河
水秦伯賦六月子餘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辭子餘曰君
稱所以佐天子匡王國者以命重耳重耳敢有惰心敢
不從德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也
筮史占之皆曰不吉閉而不通爻無爲也司空季子曰
吉是在易皆利建侯不有晉國以輔王室安能建侯得
國之務也吉孰大焉十月惠公卒秦伯納公子及河董
因迎公於河公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歲在大梁將集

天行元年始受實沈之星也實沈之虛晉人是居所以
興也今君當之無不濟矣且以辰出而以參入皆晉祥
也而天之大紀也濟且秉成必霸諸侯子孫賴之君無
懼矣公子濟河召令狐曰衰桑泉三邑皆降晉人懼懷公奔
高粱丙午入于曲沃丁未入於絳即位於武宮

附 秦伯納之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
廵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乎請由此
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
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晉師軍于廬柳秦伯使公

子縶如晉師師退軍于郇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
公子入于晉師入于曲沃朝于武宮使殺懷公于高粱

附 呂郤畏偪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
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
君以田渭濱女爲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
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
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
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
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

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惟刑臣公見之以難告晉侯潛
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
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
于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

國 初獻公使寺人勃鞮伐公於蒲城文公踰垣勃鞮斬
其袪及入勃鞮求見公辭焉曰驪姬之讒爾射予于屏
內困余於蒲城斬余衣袪又爲惠公從余于渭濱命曰
三日若宿而至若干二命以求殺余余於伯楚屢困何
舊怨也退而思之異日見我對曰吾以君爲已知之矣

故入猶未之知又將出矣事君不貳是謂臣好惡不易
是謂君君君臣臣是謂明訓明訓能終民之主也伊尹
放太甲而卒以爲明王管仲賊桓公而卒以爲侯伯乾
時之役申孫之矢集於桓鉤鉤近於袪而無怨言佐相
以終克成令名今君之德宇何不寬裕也惡其所好其
能久矣君實不能明訓而棄民主余辠淚之人也又何
患焉且不見我君其無悔乎公懼遽見之曰豈不如女
言然是吾惡心也吾請去之伯楚以呂郤之謀告公公
懼乘馹自下脫會秦伯於王城告之亂故

附　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爲社稷之守行者爲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讐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

附　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文公妻趙衰生原同（以女妻之）屏括樓嬰趙姬（公女也）請逆盾與其母子餘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爲才固請于公以爲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内子而已下之

附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善不棄賞）推曰獻公之子九人惟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内棄之天未絶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晉乘　介子推懸書宮門曰有龍矯矯將失其所五蛇從之周徧天下龍饑無食一蛇割股龍反其淵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處所一蛇無穴號於中野文公出見書曰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聞其入緜上山於是表緜上山中而封之爲介推田號曰介山

夏狄伐鄭

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王）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

之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

于邑食邑于甘　謚曰昭

之詩又有厲宣之親棄蔑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為近四
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
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狄皆則
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
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
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
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
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
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

者未厭狄固貪惏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
為患王又弗聽初甘昭公有寵于惠后惠后將立之未
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僖傳作二十二年）又通于隗氏王替隗氏頹叔
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
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
出及坎欿國人納之秋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
王出適鄭處于氾大叔以隗氏居于溫

周語　鄭人伐滑王使游孫伯請滑鄭人執之王怒將以
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人有言曰兄弟讒鬩侮人百里
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若是則鬩乃內
侮而雖鬩不敗親也鄭在天子兄弟也鄭武莊有大勳
力於平桓我周之東遷晉鄭是依子頹之亂又鄭之
由定今以小忿棄之是以小怨置大德也無乃不可乎
且夫兄弟之怨不徵（召也）於它徵於它利乃外矣章怨外利
不義棄親即狄不祥以怨報德不仁夫義所以生利也
祥所以事神也仁所以保民也不義則利不阜不祥則
福不降不仁則民不至古之明王不失此三德者故能
光有天下而龢寧百姓令聞不忘王其不可以棄之王

不聽王降狄師以伐鄭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
諫曰不可夫婚姻禍福之階也利內則福由之利外則
取禍今王外利矣其無乃階禍乎若摯疇之國也由大
任杞繒由大姒齊許申呂由大姜陳由大姬是皆能內
利親親者也昔鄢之亡也由仲任密須由伯姞鄶由叔
妘聃由鄭姬息由陳嬀鄧由楚曼羅由季姬盧由荊嬀
是皆外利離親者也王曰利何如而內何如而外對曰
尊貴明賢庸勳長老愛親禮新親舊然則民莫不審固
其心力以役上令官不易方而財不匱竭求無不至動

經不濟百姓兆民夫人奉利而歸諸上是利之內也若
七德離判民乃攜貳各以利退上求不暨是其外利也
夫翟無列於王室鄭伯南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翟
豺狼之德也鄭未失周典王而蔑之是不明賢也平桓
莊惠皆受鄭勞王而棄之是不庸勳也鄭伯捷之齒長
矣王而弱之是不長老也狄隗姓也鄭出自宣王王而
虐之是不愛親也天禮新不閒舊王以狄女閒姜任非
禮且棄舊也王一舉而棄七德臣故曰利外矣書有之
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王不忍小忿而棄鄭又登叔
隗以階翟翟封豕豺狼也不可厭也王弗聽

附 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於母弟之寵子帶鄙
在鄭地汜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於外敢不
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鄢父告于秦鄭伯
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汜而後聽其私
政

附 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鷸冠鄭伯聞而惡之
使盜誘之殺之于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
也

冬 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于鄭鄭伯將享之問於
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
有喪拜焉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宋公有加

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
仕焉乃往得仕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
外殺之衛侯燬滅邢禮至為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
止

附 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于晉侯曰求諸侯莫
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于諸侯
今為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
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
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
而王享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
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秦
師而下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王入于王城取
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
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

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于是始啓南陽陽樊不服
圍之倉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
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

國　晉文公既定襄王於郟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王弗
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以供
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
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
天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焉内官不過九御外官
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

以亂百度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釆章以臨長百姓而輕
重布之王何異之有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
守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其
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也先民
有言曰改玉改行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
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備物以鎭撫百姓余一人其
流辟于裔土何辭之與有若由是姬姓也尚將列爲公
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茂昭明德
物將自至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
王與百姓何何政令之爲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
余安能知之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王至自鄭以陽樊賜晉文公陽人不服晉侯圍之倉葛
呼曰王以晉君爲德故勞之以陽樊陽樊懷我王德是
以未從於晉謂君其何德之布以懷柔之使無有遠志
今將大泯其宗祊而蔑殺其民人宜吾不敢服也夫三
軍之所尋將蠻夷戎狄之驕逸不虔於是乎致武此羸
者陽也未狎君政故臣承命君若惠及之唯官是徵其
敢逆命何足以辱師君之武震無乃玩而頓乎臣聞之

曰武不可覿文不可匿覿武無烈匿文不昭陽不承獲
甸而祇以覿武臣是以懼不然其敢自愛也且夫陽豈
有裔民夫亦皆天子之父兄甥舅也若之何其虐之也
晉侯聞之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陽民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秦晉伐鄀楚鬬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秦人過
析隈入而係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傅焉宵坎血加書僞
與子儀子邊盟者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
降秦師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楚令尹子玉

追秦師弗及遂圍陳納頓子于頓

杜氏　頓迫于陳而出奔楚故楚為頓圍陳以納之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衛人平莒于我盟于洮修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

附　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趙衰為原大夫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即披）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尋洮之盟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及酅弗及

討是二盟也

夏齊人伐我北鄙　衛人伐齊　圍　犒師　展禽使乙喜以膏沐

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於展禽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

齊侯乃還

公子遂如楚乞師（仲遂也）

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

宋以其不臣也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君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鬭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

冬楚人伐宋圍緡

宋以其善于晉侯也叛楚即晉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元帥能左右之日以寘桓公于雍于穀易牙奉之以為
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桓公之子七人為七大夫於楚
春杞子來朝
杞桓公來朝用夷禮公卑杞杞不共也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責無禮也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
諸侯盟于宋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

玉復治兵于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
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
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
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
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
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
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
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
宋免矣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

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
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
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穀將中軍郤溱佐之使
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
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為右
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
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
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
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

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
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
教也
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
衛取五鹿二月晉郤穀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
德也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
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
謂楚人曰不卒戍也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
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為其所得者棺而
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
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
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
爇僖負羈氏魏犨傷於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
視之病將殺之魏犨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
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立舟
之僑以為戎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
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
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
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
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
敗績

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
晉侯在位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
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
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
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
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
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于晉師曰請
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
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
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
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
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
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
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
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
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
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
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

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
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慭次于城濮楚師背酅而舍
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
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
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
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
楚子伏己而盬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
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
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

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爲大夫退其敢當
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
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晉侯登有莘之
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
己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
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
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
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楚師馳之原
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

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
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
楚殺其大夫得臣
初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己
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
諫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爲之況瓊玉乎是糞土
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
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
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

曰君其將以爲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
也曰莫余毒也已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
踐土
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鄉役之三月鄭伯如楚
致其師爲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五月晉
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
千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輿父
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

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
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
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
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
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奬王室無相
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而玄
孫無有老幼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

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
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
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
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
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
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衛侯先
期入甯子先公子歂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
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
之歂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

附　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祁瞞奸命
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濟河舟之僑
先歸士會攝右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獻俘受
馘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
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
溫

討不服也

天王狩于河陽

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
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
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
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槖饘焉元咺歸于衛
立公子瑕

附　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請殺之王曰不可夫君臣
無獄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

上下也而叔父聽之一逆矣又爲臣殺其君其安辭刑
布刑而不辭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懼其無
後也不然余何私于衛侯
公羊　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
衛侯之不得反也故于是已立然後爲踐土之會治反
衛侯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終
殺叔武元咺走而出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諸侯圍許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

爲解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
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
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
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
之何公説復曹伯遂會諸侯圍許
附　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
蔑將左行
春介葛盧來
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公在會饋之芻米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
小子慭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
冬介葛盧來
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葛盧聞牛鳴曰是生
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夏狄侵齊
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間晉之有鄭虞也夏狄
侵齊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
晉侯使醫衍酖衛侯寗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爲之
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王許之秋乃釋衛侯衛侯
使賂周歂冶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爲卿周冶殺元咺
及子適子儀公入祀先君周冶既服將命周歂先入及
門遇疾而死冶廑辭卿
國　臧文仲言於僖公曰夫衛君殆無罪矣刑五而已無
有隱者隱乃諱也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
鋸其次用鑽笮薄刑用鞭朴以威民也故大者陳之原

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無隱也今晉人爲衛侯不死亦不討其使者諱而惡殺之也有諸侯之請必免之臣聞之班相恤也故能有親夫諸侯之患諸侯恤之所以訓民也君盍請衛君以示親於諸侯且以動晉夫晉新得諸侯使亦曰魯不棄其親其亦不可以惡公說行玉二十瑴乃免衛侯

晉人秦人圍鄭 文公來觀狀以伐鄭反其陴 陴城上女垣反撥也

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氾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

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

春取濟西田

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于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于濟盡曹地也

國 文公學讀書於臼季三日曰吾不能行也咫聞則多矣對曰然而多聞以待能者不猶愈乎文公問於郭偃曰始也吾以國爲易今也難對曰君以爲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爲難其易也將至矣

文公問於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傅讙也而教誨之其能善之乎對曰是在讙也蘧篨不可使俛戚施不可使

仰僬僥不可使舉侏儒不可使援蘧篨不可使視嚚瘖
不可使言聾聵不可使聽僮昏不可使謀質將善而賢
良贊之則濟可竢也若有進質教將不入其何善之為
臣聞昔者大任娠文王不變少溲于豕牢而得文王不
加病焉文王在病不憂在傳弗勤處師勿煩事王不怒
敬友二虢而惠慈二蔡刑于大姒比于諸弟於是乎用
四方之賢良及其即位也詢于八虞而咨於二虢度於
閎夭而謀于南宮諏于蔡原而訪于辛尹重之以周召
畢榮億寧百神而柔和萬民是則文王非專教誨之力

也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胡為文益其質故人生而
學非學不入公曰奈夫八疾何對曰官師之所材也戚
施直鎛蘧篨蒙璆侏儒扶盧矇瞍修聲聾聵司火僮昏
嚚瘖僬僥官師所不材也以實裔土夫教者因體能質
而利之者也若川然有原以卬浦而後大
公子遂如晉
襄仲如晉拜曹田也
夏四月四卜郊
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
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家語 定公問曰寡人聞郊而莫同孔子曰郊之祭也迎
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
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于啟蟄之月則又祈穀于上帝
此二者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于天子
是以不同上帝之牛角繭栗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牲
用辛尚赤也用犢貴誠也掃地而祭貴其質也器用陶匏
象天地之性也臣聞天子卜郊則受命于祖廟而作龜
于禰宮卜之日王親立于澤宮以聽誓命既卜獻命于
庫門之內
全 呂氏 天子以冬至祭上帝又以夏之孟春祈穀于上
帝昔詔之郊魯以周公之故得以孟春祈穀于上帝亦
謂之郊郊皆用辛日故以正月上辛卜上辛不吉則卜
中辛又不吉則卜下辛所謂吉事先近日也卜三旬皆
不吉則不郊凡牲必養二牲一以祀上帝一以祀后稷
帝牛有變則改卜稷牛以代之而別以他牛為稷牛若
卜稷牛不吉及稷牛又死則皆不郊凡不郊則皆免牲

卜免牲吉則免之不吉則但不郊而已不敢免繫牲待
明年卜用未成牲日牛牲傷亦日牛
不從乃免牲
穀梁 免牲者為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
免牛亦然
猶三望
公羊 三望者何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潤於百里者天
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
下者唯泰山爾河海潤於千里
晉 秋晉侯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趙衰為卿

秋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曰不可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閒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

衛人侵狄

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晉文公卒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

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于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

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

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為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於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出左傳僖公傳　見何休公羊傳　出入滑北　出秋子伏傳　出晏北蒲傳

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
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
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
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爲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
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
絰梁弘御戎萊駒爲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
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于是始墨文嬴請
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
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

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
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
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
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
鼓使歸就戮於秦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
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
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
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公羊　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
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
爾曷知師出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卽
死必于殽之嶔巖吾將尸爾焉子揖師而行百里子與
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爾曷爲哭吾師對曰
臣非敢哭君師哭臣之子也弦高者鄭商也遇之殽矯
以鄭伯之命而犒師焉或曰往矣或曰反矣然而晉人
與姜戎要之殽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

秦誓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

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
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惟古之謀人則曰未
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
黃髮則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旣愆我尚有之仡仡勇
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
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
亦尚一人之慶

狄侵齊

因晉喪也

公伐邾取訾婁
以報升陘之役邾人不設備秋襄仲復伐邾
晉人敗狄于箕
狄伐晉及箕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冑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初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

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郤缺為卿復與之冀亦未有軍行
冬十月公如齊
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討其貳于楚也楚令尹子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將納公子瑕門于桔柣之門瑕覆于周氏之汪外僕髡屯禽之以獻文夫人斂而葬之鄶城之下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泜而軍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遲速唯命不然紓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大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恥也莫大焉王殺子上

文公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

附　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晉侯伐衛

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晉襄公既祥使告於諸侯而伐衛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於溫先且居胥臣伐衛圍戚取之獲孫昭子

衛人伐晉

衛人使告於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

叔孫得臣如京師

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叔孫得臣如周拜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

初楚子將以商臣爲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芉而勿敬也從之江芉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之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王縊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穆王立以其爲太子之室與潘崇使爲太師且掌環列之尹

公孫敖如齊

穆伯如齊始聘焉

附　殽之役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

醉匪用其民獲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
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爲政
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二年
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晉侯禦之先且居將
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鞫居爲右甲子及秦
師戰於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戰于殽也
晉梁弘御戎萊駒爲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
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
從公乘遂以爲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

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爲
難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
勇也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
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
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詩
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
矣　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
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避之懼而增德不可當
也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

可敵乎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
之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
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縠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陳
侯爲衛請成於晉執孔達以說
冈　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
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爲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而

節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爲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
政之宜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
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扞大
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
其子曰柱能植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
爲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
以爲社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帝
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舜勤民事
而野死鯀鄣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鯀之功契爲司

徒而民輯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寛治民而除其邪稷
勤百穀而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穢故有虞氏
禘黄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顓
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
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
報焉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上甲微能帥契者也
商人報焉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凡禘郊宗
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
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爲明質也及天

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
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今海鳥至
已不知而祀之以爲國典難以爲仁且知矣夫仁者講
功而知者處物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問非知
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
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曰信吾過
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爲三筴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illegible]
夏父弗忌爲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
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爲失
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
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
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
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
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
姊親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
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
居三不知也

國　夏父弗忌爲宗烝將躋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曰
我爲宗伯明者爲昭其次爲穆何常之有有司曰夫宗
廟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長幼而等胄之親疏也夫祀
昭孝也各致齊敬於其皇祖昭孝之至也故工史書世
宗祝書昭穆猶恐其踰也今將先明而後祖自玄王以
及主癸莫若湯自稷以及王季莫若文武商周之烝也
未嘗躋湯與文武爲踰也魯未若商周而改其常無乃
不可乎弗聽遂躋之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夫宗有
司之言順矣僖又未有明焉犯順不祥以逆訓民亦不

祥易神之班亦不祥不明而蹻之亦不祥犯鬼道二犯
人道二能無殃乎侍者曰若有殃焉在抑刑戮也其夭
札也曰未可知也若血氣強固將壽寵得沒雖壽而沒
不爲無殃既其葬也焚煙徹於上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
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

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
潰 三年

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凡民逃其
上曰潰

秦人伐晉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
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
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
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
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
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
桑有焉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楚師圍江晉以江故告於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
以救江門於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

公及晉侯盟

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
饗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
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
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

秋楚人滅江 四年

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
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

晉侯伐秦

圍邧新城以報王官之役

衛侯使甯俞來聘

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
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
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

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秦人入鄀

初鄀叛楚即秦又貳於楚夏秦人入鄀

秋楚人滅六 五年

六人叛楚即東夷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楚公子燮滅蓼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漸舊作潛

附 晉陽處父聘於衛反過甯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爲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

附 春晉蒐於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於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爲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獄刑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洿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太傅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爲常法

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季文子聘于陳

夏季孫行父如陳 始見經

且娶焉

殉者百七十人三子與焉

附 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樹之

風聲分之采物著之話言爲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予之法制告之訓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衆隸賴之而後即命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詩秦風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云云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云云

秋季孫行父如晉

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

之文子曰偽頁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
何害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
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
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有此四德者難必抒
矣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辰嬴嬖於二君立其子民必
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為二
嬖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

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偪姞
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
愛其子而仕諸秦為亞卿焉秦大而近足以為援母義
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
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郫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九月賈
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宣子使
臾駢送其帑夷之蒐賈季戮臾駢臾駢之人欲盡殺賈
氏以報焉臾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
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
乃不可乎介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
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
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竟
公羊　君將使射姑將陽處父諫曰射姑民衆不悅不可
使將於是廢將陽處父出射姑入君謂射姑曰陽處父
言曰射姑民衆不悅不可使將射姑怒出刺陽處父於
朝而走

穀梁　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為將軍趙盾佐之陽處父
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
仁者今趙盾賢夜孤仁其不可乎襄公曰諾謂夜孤曰
吾始使盾佐女今女佐盾矣夜孤曰敬諾襄公死處父
主境上事夜孤使人殺之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曰
用我則可不用我則無亂其德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
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為民

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 七年

公伐邾間晉難也取須句寘文公子焉

宋人殺其大夫

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樂豫爲司馬鱗矔爲司徒公子蕩爲司城華御事爲司寇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

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昭公即位而葬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爲右及堇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

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爲賦板之三章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爲同寮故也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其人曰能亡人於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士季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

狄侵我西鄙

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酆舒且讓之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

出盟于扈〔傳〕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
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
公孫敖如莒涖盟
穆伯娶於莒曰戴巳生文伯其娣聲巳生惠叔戴巳卒
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巳辭則爲襄仲聘焉冬徐伐莒莒
人來請盟穆伯如莒涖盟且爲仲逆及鄢陵登城見之
美自爲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曰臣聞
之兵作于内爲亂于外爲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
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讐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使
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爲兄弟如初
附　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
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
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爲正卿以主諸
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
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
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
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無禮不樂所由叛也

狐升二子于上軍
六年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
出晉殺大夫傳

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
宣子說之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
雒戎盟于暴
晉人以扈之盟來討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扈之
盟也遂會伊雒之戎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巳氏焉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
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
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于府
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
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
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縠梁益耳將中
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蒯得田于
堇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縠梁益耳蒯得作亂使賊殺先
克晉人殺先都梁益耳甲戌殺箕鄭父士縠蒯得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九年
范山言于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
師于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尨及樂耳鄭及楚平
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
師
附　夏楚侵陳克壺丘以其服於晉也秋楚公子朱自東
夷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茷陳懼乃及楚平
冬楚子使椒來聘
越椒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

其先君神弗福也
夏秦伐晉 十年
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徵
附　初楚范巫矞似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強
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
子西縊而縣絕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爲商公沿漢泝江
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懼而辭曰臣免於死又有讒
言謂臣將逃臣歸死于司敗也王使爲工尹又與子家
謀弑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鬬宜申及仲歸

及蘇子盟于女栗
頃王立故也
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
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爲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
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
公爲右盂鄭伯爲左盂期思公復遂爲右司馬子朱及
文之無畏爲左司馬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抶其
僕以徇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

何彊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毋縱詭隨以謹罔
極是亦非辟彊也敢愛死以亂官乎
春楚子伐麇 十一年
厥貉之會麇子逃歸春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師于防
渚潘崇復伐麇至於錫穴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謀諸侯之從于楚者
公子遂如宋
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鄋瞞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

莊叔緜房甥爲右富父終甥駟乘敗狄于鹹獲長狄僑

如富父終甥摏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于子駒之門以

命宣伯　初宋武公之世鄋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

之耏班御皇父充石公子穀甥爲右司寇牛父駟乘以

敗狄于長丘獲長狄緣斯皇父之二子死焉宋公于是

以門賞耏班使食其征謂之耏門晉之滅潞也獲僑如

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鄋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

弟榮如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衛人獲其季弟簡如鄋

瞞由是遂亡

穀梁　長狄也弟兄三人佚宕中國瓦石不能害叔孫得

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

于軾

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十二年

郕太子朱儒自安于夫鍾國人弗徇春郕伯卒郕人立

君太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

杞伯來朝

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

夏楚人圍巢

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爲令尹羣舒叛楚夏子孔執舒

子平及宗子遂圍巢

秋滕子來朝

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秦伯使術來聘　十二年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

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

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答曰寡君

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

致諸執事以爲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

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

陋矣厚賄之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秦爲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

將中軍荀林父佐之郤缺將上軍臾駢佐之欒盾將下

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臾駢曰秦

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
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爲此
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
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
者肆焉其可秦伯以璧祈戰于河秦軍掩晉上軍趙穿
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
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
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
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憖

也明日請相見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
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
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
夜遁復侵晉入瑕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書時也

附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六卿相見于諸浮趙宣子曰
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
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勳郤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不
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
使魏壽餘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于晉使夜逸
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于朝秦伯師于河
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
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
死妻子爲戮無益于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
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
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帑其
處者爲劉氏

邾子蘧篨卒

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苟
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
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勿爲邾子曰命在
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
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世室屋壞

公羊　曷爲謂之世室世世不毀也周公何以稱大廟于
魯封魯公以爲周公主魯祭周公何以爲牲周公用白

[illegible]

牡魯公用騂犅莘公不毛魯祭周公何以爲盛周公盛
魯公燾犨公廟
穀梁　宗廟之事君親割夫人親舂
十有二月巳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
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伯與公宴于棐子
家賦鴻鴈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文子賦四月子家
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釆薇之四章鄭伯拜公答拜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
惠伯伐邾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
施于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于公有司以繼之昭公卒
舍即位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
盟于新城 十四年
從于楚者服且謀邾也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
人立定公捷菑奔晉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
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
祥乃還
公羊　晉郤缺帥師革車八百乘以納接菑于邾婁邾婁
人言曰接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子以其指則接菑也
四貜且也六子以大國壓之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貴
則皆貴矣雖然貜且也長郤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
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

穀梁　長轂五百乘緜地千里過宋鄭滕薛夏入千乘之
國欲變人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商人弑舍而讓元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
使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爲之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齊
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爲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己氏

宋子哀來奔
宋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
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
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
執子叔姬
春季孫行父如晉
爲單伯與子叔姬故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十五年

宋華耦來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于宋殤
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于亞旅
魯人以爲敏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穆伯之從巳氏也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
復文伯以爲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年而盡
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許之
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爲請許之
將來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齊人或爲孟氏謀曰魯爾

親也飾棺寘諸堂阜魯必取之從之惠叔猶毁以爲請
立于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葬視共仲聲已不視帷
堂而哭襄仲欲弗哭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
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
哀情雖不同毋絶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
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他年其二子來孟獻子愛之聞
於國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
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
一人門于句鼆一人門于戾丘皆死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
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
單伯至自齊
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
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
季孫行父如晉

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

齊人侵伐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齊侯侵伐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己則無禮而討于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己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

十六年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間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疾也 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于天子藏于太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受之乃寧一月之政頒于其國故奉王命告于廟謂之告朔退而視朝以授民謂之視朔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

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郪丘

毀泉臺

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辛未聲姜薨毀泉臺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庸人率羣蠻以叛楚麇人帥百濮聚于選將伐楚于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于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次于句澨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揚窗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鯈魚人實逐之庸人

日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馹會師于臨品分
爲二隊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
庸
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
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
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于六卿之門國之
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公子鮑美而艷
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
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華耦

爲司馬鱗鱹爲司徒蕩意諸爲司城公子朝爲司寇初
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請使意諸爲之既而告人曰
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
姑紓死焉雖亡子猶不亡族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
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
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爲人
君而又爲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夫人
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宋昭公
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

之文公即位
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十七年
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弒
君猶立文公而還
四 宋人殺昭公宣子請師于靈公以伐宋公曰非晉國
之急也對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爲明訓也今宋
人殺其君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天必誅焉晉爲盟主
而不修天罰將懼及焉公許之乃發令于大廟召軍吏
而戒樂正令三軍之鐘鼓必備趙同曰國有大役不鎮

撫民而備鐘鼓何也宣子曰大罪伐之小罪憚之襲侵
之事陵也是故伐備鐘鼓聲其罪也戰以錞于丁寧儆
其民也襲侵密聲爲蹔事也今宋人殺其君罪莫大焉
明聲之猶恐不聞也吾備鐘鼓爲君故也乃使旁告于
諸侯治兵振旅鳴鐘鼓以至于宋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
諸侯會于扈
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

難故也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爲貳于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寡君卽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減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蕆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于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

在位之中一朝於襄而再見於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于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于鯈惟執事命之文公二年朝于齊四年爲齊侵蔡亦獲成于楚居大國之間而從于强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于鄭趙穿公壻池爲質焉

冬公子遂如齊

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

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十八年

齊侯戒師期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惠伯令龜卜楚丘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令龜有咎二月公薨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卽位乃

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歜以扑抶職職怒歜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抶女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弑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

之

冬十月子卒

仲殺惡及視（赤母弟）而立宣公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旣而復叔仲氏

公羊　叔仲惠伯傅子赤者也文公死子幼公子遂謂之曰君幼如之何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惠伯弑子赤而立宣

公

夫人姜氏歸于齊

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季孫行父如齊

全家氏　告宣公之立也（季氏私焉行父預廢赤之謀出姜甫歸而行父遽如齊者赤實齊甥恐齊人聽夫人之訴而來討故往申遂得臣之初議而請婚納平之端始此矣）

莒弑其君庶其

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于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藏竊賄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爲大凶德有常（常刑）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

則也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illegible]）檮戭大臨尨降（[illegible]）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于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

一本無其字

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爲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于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于戾乎

附　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冬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馬子伯之館遂出武穆之族使公孫師爲司城公子朝卒使樂呂爲司寇以靖國人

宣公

夏季孫行父如齊 元年

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而立胥克

公會齊侯于平州

會于平州以定公位

公子遂如齊

東門襄仲如齊拜成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為立公故以賂齊也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宋人之弑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為魯討齊既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楚子侵陳遂侵宋

晉趙盾帥師救陳

晉趙盾帥師救陳宋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會于棐林以伐鄭也楚蔿賈救鄭遇于北林囚晉解揚

晉人乃還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晉欲求成于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趙穿侵崇秦弗與成

晉人宋人伐鄭

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于是晉侯侈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于楚

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戮也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

其私憾敗國殄民于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宋城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

秦師伐晉

以報崇也遂圍焦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皋

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孰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

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唯羣臣賴之又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衮不廢矣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鬬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于桃園宣子

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

公羊　靈公為無道使諸大夫皆内朝然後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已趨而避丸是樂而已矣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于朝有人荷畚自閨而出者趙盾曰彼何也

夫畚曷為出乎閨呼之不至曰子大夫也欲視之則就而視之趙盾就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趙盾曰是何也曰膳宰也熊蹯不熟公怒以斗摮而殺之支解將使我棄之趙盾曰嘻趨而入靈公望見趙盾愬而再拜趙盾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趨而出靈公心怍焉欲殺之于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窺其戶方食魚飧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門則無人焉入子之閨則無人焉上子之堂則無人焉是子之易也子為晉國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君將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遂刎頸而死靈公聞之怒滋欲殺之甚衆莫可使往者于是伏甲于宮中召趙盾而食之趙盾之車右祈彌明者國之力士也仡然從乎趙盾而入放乎堂下而立趙盾已食靈公謂盾曰吾聞子之劍蓋利劍也子以示我吾將觀焉起將進劍祈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劍于君所趙盾知之躇階而走靈公有周狗謂之獒呼獒而屬之獒亦躇階而從之祈彌明逆而踆之絕其頷

趙盾顧曰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也然而宮中甲鼓而起有起于甲中者抱趙盾而乘之趙盾顧曰吾何以得此于子曰子某時所食活我于暴桑下者也趙盾曰子名為誰曰吾君孰為介子之乘矣何問吾名趙盾驅而出衆無留之者

穀梁　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觀其辟丸也趙盾入諫不聽出亡至于郊趙穿弒公而後反趙盾史狐書賊曰趙盾弒公盾曰天乎天乎予無罪孰為盾而忍弒其君者乎史狐曰子為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弒反不

訂贖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讎

附 初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卽位乃宦卿之適而爲之田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晉于是有公族餘子公行趙盾請以括爲公族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狄人也公許之冬趙盾爲旄車之族使屏季以其族爲公族大夫

附 晉侯伐鄭及郔鄭及晉平士會入盟

楚子伐陸渾之戎 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秦晉遷之于伊川遂從戎號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九州之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厎止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夏楚人侵鄭

楚人侵鄭鄭卽晉故也

秋赤狄侵齊 見經始此

林註 唐叔子孫別在狄者爲赤白狄俗尚赤白衣也一云赤白隗姓地在洛州

宋師圍曹

宋文公卽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使戴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夢天使與己蘭曰余爲伯鯈余而祖也以是爲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旣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文公報鄭子文公叔之妃曰陳嬀生子華子臧子臧得罪而出誘子華而殺之南里使盜殺子臧于陳宋之間又娶于江生公子士朝于楚楚人酖之及葉而死又娶于蘇生子瑕子俞彌俞彌早卒洩駕惡瑕文公亦惡之故不立也公逐羣公子公子蘭奔晉從晉文公伐鄭石癸曰吾聞姬姞耦其

子孫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今公子蘭姞甥也
天或啓之必將爲君其後必蕃先納之可以亢寵與孔
將鉏侯宣多納之盟于太宮而立之以與晉平穆公有
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
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

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
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
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
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
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鄭人立子良辭曰以賢
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將去穆
氏而舍子良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
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爲乃舍之皆爲大夫

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
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
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慼及將
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于難且泣曰鬼
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令尹子文卒鬬般爲
令尹子越爲司馬蔿賈爲工正譖子揚而殺之子越爲
令尹己爲司馬子越又惡之乃以若敖氏之族圄伯嬴
于轑陽而殺之遂處烝野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爲質
焉弗受師于漳澨秋七月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皋滸伯
棼射王汰輈及鼓跗著于丁寧又射汰輈以貫笠轂師

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
其二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初若敖娶于䢵
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于䢵淫于䢵子之女生子
文焉䢵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䢵子田見之懼而歸
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
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爲令尹子文其孫箴尹克
黃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
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
于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

使復其所改命曰生

冬楚子伐鄭

鄭未服也

春公如齊

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反馬也

楚人伐鄭

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

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

附 楚人伐鄭取成而還九年左傳厲之役指此

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

夏公會齊侯伐萊

不與謀也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壤

出盟有傳

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

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

晉師白狄伐秦

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

而蘇

舒蓼皋陶之後偃姓群舒附傳文三年爲徐滅杜分二國非 吳越始見

楚人滅舒蓼

楚爲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吳越

而還

附 晉胥克有蠱疾郤缺爲政廢胥克使趙朔佐下軍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茀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

日辟不懷也

城平陽

書時也

楚師伐陳

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

夏仲孫蔑如京師九年

春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于周王以爲有禮厚賄之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

晉侯卒于扈乃還

宋人圍滕

因其喪也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楚子爲厲之役故伐鄭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

陳殺其大夫洩冶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

詩陳風　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碩大且儼　寤寐無爲輾轉伏枕

周

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聘于楚火朝覿矣道茀不可行也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墾田若蓺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築臺於夏氏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弗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待而畚梮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于司里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于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覿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鄣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國有郊牧疆有寓望藪有圃草囿有林池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懸耜野無奥草不奪民時不蔑民功有優無匱有逸無罷國有班事縣有序民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功成而不收民罷于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爲導卿出

牧宗祀之所具
徒使役也

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理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餐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官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于王使則皆官正涖事上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于周承王命以爲過賓于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于夏氏不亦瀆姓矣乎陳我大姬之後也棄袞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昔先王之教茂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

齊人歸我濟西田

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

齊崔氏出奔衛

崔杼有寵于惠公高國畏其偪也公卒而逐之奔衛凡

諸侯之大夫違告于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

公羊 崔氏者何世卿非禮也

穀梁 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

癸酉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六月宋師伐滕

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宋師伐滕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鄭及楚平諸侯伐鄭取成而還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劉康公來報聘

冬

劉康公聘于魯發幣于大夫季文子孟獻子皆儉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對曰臣聞之爲臣必臣爲君必君寬肅宣惠君

也敬恪恭儉臣也寛所以保本也肅所以濟時也宣所
以施教也惠所以和民也敬所以承命也恪所以守業
也恭所以給事也儉所以足用也上任事而徹下能堪
其任所以爲令聞長世也今夫二子者儉則能足用矣
用足則族可以庇二子者侈侈則不恤匱匱而不恤憂
必及之若是則必廣其身且夫人臣而侈國家弗堪亡
之道也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叔孫而泰侈焉
不可以事二君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亦泰侈焉不可
以事三君若皆蚤世猶可若登年以載其毒必亡

宣公夏濫于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
降土蟄發水虞于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
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于是乎
禁罝羅矠魚鱉以爲夏犒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
虞于是乎禁罝麗設穽鄂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且夫山
不槎蘖澤不伐夭魚禁鯤鮞獸長麑䴠鳥翼鷇卵蟲舍
蚳蝝蕃庶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
網罟貪無藝也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
是良罟也爲我得法使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諗師存侍
曰藏罟不如寘里革于側之不忘也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師伐邾取繹
季孫行父如齊　冬公孫歸父如齊　齊侯使國佐來聘
季文子初聘于齊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國武子來報
聘
楚子伐鄭
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戍鄭
附　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

改葬幽公謚之曰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
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盟于辰陵陳鄭服
也　時亿虞丘子爲孫叔敖自代少焉虞丘子干法孫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喜曰奉法而不黨可謂公矣
附　楚左尹子重侵宋王待諸郔令尹蔿艾獵城沂使封
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幹稱畚築程
土物議遠邇略基趾具餱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
于素

國
莊王使士亹傅大子葴辭曰臣不材無能益焉王曰
賴子之善善之也對曰夫善在大子大子欲善善人將
至若不欲善善則不用故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
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
子夫豈不欲其善不能故也若民煩可教訓蠻夷戎狄
其不賓也久矣中國所不能用也王卒使傅之問于申
叔時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
其心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
教之詩而為之道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

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
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于民也教之
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
義焉若是而不從動而不悛則文詠物以行之求賢良
以翼之悛而不攝則身勤之多訓典刑以納之務慎惇
篤以固之攝而不徹則明施舍以道之忠明久長以道
之信明度量以道之義明等級以道之禮明恭儉以道
之孝明敬戒以道之事明慈愛以道之仁明昭利以道
之文明除害以道之武明精意以導之罰明正德以道

之賞明齊肅以耀之臨若是而不濟不可為也且夫誦
詩以輔相之威儀以先後之體貌以左右之明行以宣
翼之制節義以動行之恭敬以臨監之勤勉以勸之孝
順以納之忠信以發之德音以揚之教備而不從者非
人也其可興乎夫子踐位則退自退則敬不則赧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晉郤成子求成于眾狄眾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秋
會于欑函眾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郤成子曰
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

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況寡德乎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于少西氏
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
使于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弒其
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
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弒其
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
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

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者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楚子圍鄭十二年

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徼事于晉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逵

道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于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于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尫入盟子良（鄭伯弟）出質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韓厥爲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于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荊尸（楚武王所爲陳法）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

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蔿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于親外姓選于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

搖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
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
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強而退非夫也命爲
軍帥而卒以非夫惟羣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知
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
臧凶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衆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
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
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
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

卷之七　二十三

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
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
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
師次于郔將飲馬于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
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
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
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
轅反旆伍參言于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
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

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
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
敖鄗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
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
鄭師爲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于此在矣必許
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
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
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
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

卷之七　二十四

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
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
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雞
鳴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
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
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
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
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
趙莊子曰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

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
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
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
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
彘子以爲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
臣遷大國之迹于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
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
爲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
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

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
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右射
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于前射麋麗龜晉鮑癸當
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
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
免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
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
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于鮮敢獻于
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于失楚之致師

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
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
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爲士季曰備之善
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
惡除備而盟何損于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
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彘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
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
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于楚軍席于軍門
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

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
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王乘左廣以逐趙
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
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
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
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
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
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于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
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

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
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
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
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
師方壯若萃于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
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
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
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惎之脫扃少進馬還又惎之拔
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

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
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傁在後
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
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
反之廚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菆納諸廚
子之房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
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
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
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

夜有聲丙辰楚重至於邲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
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
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
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
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章曰鋪時繹思我
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
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
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
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

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
爲已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
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
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
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爲京觀乎祀
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
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君子
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詩曰亂離瘼矣爰其
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

公羊　莊王伐鄭勝乎皇門放乎路衢鄭伯肉袒左執茅
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曰寡人無良邊垂之臣以干天
禍是以使君王沛焉辱到敝邑君如矜此喪人錫之不
毛之地使帥一二耋老而綏焉請唯君王之命莊王曰
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王面而
微至乎此莊王親自手旌左右撝軍退舍七里將軍子
重諫曰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廝
役扈養死者數百人今君勝鄭而不有無乃失民臣之
力乎莊王曰古者杅不穿皮不蠹則不出于四方是以

君子篤于禮而薄于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告從不赦
不詳吾以不詳道民災及吾身何日之有既則晉師之
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諾將軍子重諫曰晉大國也
王師淹病矣君請勿許也莊王曰弱者吾威之強者吾
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令之還師而逆晉寇
莊王鼓之晉師大敗晉衆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矣莊
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令之還師而佚晉寇

附

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
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
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鬬
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
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
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
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
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于明晉侯使復其
位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

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
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
挾纊遂傅于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曰
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曰目
于眢井而拯之若爲茅絰哭井則已明日蕭潰申叔視
其井則茅絰存焉號而出之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宋爲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
國討我則死之
夏楚子伐宋
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丘之盟惟宋可以免焉
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縠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
之師歸罪于先縠而殺之盡滅其族
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

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爲政而
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春孔達縊而死衛人
以說于晉而免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
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爲成勞復室
其子使復其位
晉侯伐鄭
爲邲故也告于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
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鄭伯如
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爲有禮故召之

秋九月楚子圍宋
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
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聾晉
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
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
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
袂而起屨及于窒皇劍及于寢門之外車及于蒲胥之
市秋九月楚子圍宋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其亡乎
懷于魯矣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己一國謀之
何以不亡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孟獻子言于公曰臣聞小國之免于大國也聘而獻物
于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于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
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
其圖之公說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

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貳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于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公羊 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耳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于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司馬

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于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為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耳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

傳衛引師而去之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欲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儁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儁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儁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

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爲乏盡在狄矣晉侯從之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

傳　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卒立召襄

秦人伐晉

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還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

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初稅畝

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

公羊　始履畝而稅也

穀梁　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十六年

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于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附　爲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

國　晉侯使隨會聘于周定王享之殽烝原公相禮范子私于原公曰吾聞王室之禮無毀折今此何禮也王見其語也召原公而問之原公以告王召士季曰子弗聞乎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宴饗則有殽烝今女非他也而叔父使士季實來修舊德以獎王室惟是先王之宴禮欲以貽女余一人敢設飫禘焉忠非親禮而于舊職以亂前好且唯夫戎翟則有體薦夫戎翟冒沒輕儳貪而不讓其血氣不治若禽獸焉其適來班貢不俟馨香嘉味故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女今我王室之一二兄弟以時相見將飫協典禮以示民訓則無亦擇其柔嘉選其馨香潔其酒醴品其百籩修其簠簋奉其犧象出其樽彝陳其鼎俎靜其巾冪敬其祓除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于是乎有折俎加豆酬幣宴貨以示合好胡有子然其效戎翟也夫王公諸侯之有飫也將以講事成章建大德昭大物也故立成禮烝而已飫以顯物宴以食好歲飫不倦時宴不淫月會旬修日完不忘服物昭庸采飾顯明文章比象周旋序順容貌有崇威儀有則五味實氣五色精心五

聲昭德五義紀宜飲食可饗和同可觀財用可嘉則順而建德古之善禮者將焉用全烝武子遂不敢對而退歸乃講聚三代之典禮于是乎修執秩以爲晉法

夏成周宣榭火

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爾雅　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無室曰榭　全季氏　按楚語榭以講軍實故知榭是講武屋疑宣王南征北伐講武于此遂以爲廟故其制如榭

秋郯伯姬來歸

出也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于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盂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溫苗賁皇使見晏桓子歸言于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舉言羣

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侯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盂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爲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

穀梁　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首僂同時而聘于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于客客不悅而去相與立胥閭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

附　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于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爾從二三子唯敬乃請老郤獻子爲政（士會初受隨後受范爲范武子）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穀梁　其賢之何也宜弒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爲不去也

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爲通恩也

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彊爲質于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

甲戌楚子旅卒

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楚于是乎有蜀之役

公孫歸父如晉

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

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冬公薨季文子言于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于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

公羊 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叔者相也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昔者叔仲惠伯之事孰為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其然乎于是遣歸父之家然後哭君歸父使于晉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遣墠帷哭君成踊反命乎介自是走之齊

卷之七　四十一

成公

三月作丘甲 周禮□丘出戎馬一匹牛三頭甸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是甸有甲丘無甲也丘出甸賦權征甚矣

為齊難故作丘甲

穀梁 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為也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 冬臧宣叔令修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敗績于徐吾氏秋王人來告敗

春齊侯伐我北鄙

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

卷之八　一

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
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
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
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石成子曰
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
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
來甚衆齊師乃止次于鞫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

卷之八　二

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
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
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
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
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
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孫桓子還于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
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

一本有捷字

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于先大夫無能
為役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
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
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
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
也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
請戰曰子以君師辱于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
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于敝邑之地
寡君不忍使羣臣請于大國無令輿師淹于君地能進

卷之八　三

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
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
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
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郤克鄭
丘緩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
郤克傷于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
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
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
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

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
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
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
韓厥夢子輿謂己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
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
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
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于後韓厥俛定其右逢
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于木而止丑父寢于轏
中蛇出于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

韓厥執縶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
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
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
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
茷為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
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于此將為戮乎郤子曰
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
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
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遂自

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
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
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為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
妻也予之石窌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
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
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
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
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諸侯而曰必質其
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

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于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
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
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惟吾
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
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
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
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
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
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于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

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
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
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
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
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
地而紓于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
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為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
復于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
穀梁　壹去國五百里爰婁去國五十里一戰緜地五百

里焚雍門（齊城門）之茨（茨蓋）侵車東至海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
穀梁　爰婁在師之外郤克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
甗來以蕭同姪子之母為質使耕者皆東其畝然後與
子盟國佐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甗來則諾以蕭
同姪子之母為質則是齊侯之母也齊侯之母猶晉君
之母也使耕者盡東其畝則是終土齊也不可請一戰
一戰不克請再再不克請三三不克請四四不克請五
五不克舉國而授于是而與之盟
公羊　師還齊侯晉郤克投戟逡巡再拜稽首馬前逢丑
父者頃公之車右也面目與頃公相似衣服與頃公相
似代頃公當左使頃公取飲頃公操飲而至曰革取清
者頃公用是佚而不反逢丑父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
君已免矣郤克曰欺三軍者其法奈何曰法斮于是斮
逢丑父前此者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蕭同
姪子者齊君之母也踊于棓而窺客則客或跛或眇于
是使跛者迓跛者使眇者迓眇者二大夫出相與踦閭

而語移日然後相去齊人皆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二大
夫歸相與率師為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使國佐如師
郤克曰與我紀侯之甗反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畝且
以蕭同姪子為質則吾舍子矣國佐曰與我紀侯之甗
請諾反魯衛之侵地請諾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蕭
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
請戰一戰不勝請再再戰不勝請三三戰不勝則齊國
盡子之有也何必以蕭同姪子為質揖而去之郤克眣
魯衛之使使以其辭而為之請然後許之逮于袁婁而

與之盟
附　公會晉師于上鄭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
輿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
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
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
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
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
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欒
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
焉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
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
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
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
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鎭撫王室所使來
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又奸先王之
禮余雖欲于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
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
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于三吏禮之如侯伯
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于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
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
附　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
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
爲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
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
慎之也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夭
子蠻殺御叔弑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

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
反乃止王以與連尹襄老襄老死于邲不獲其尸其子
黑要烝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曰
尸可得也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對曰其信
知罃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軍
而善鄭皇戌甚愛此子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
尸以求之鄭人懼於邲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
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
諸鄭鄭伯許之及共王即位將爲陽橋之役使屈巫聘

於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郤至以臣於晉晉人使為邢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宣公使求好於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於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於楚而亦受盟於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況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已責逮鰥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二君弱皆強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於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斵執鍼織紝皆百人公衡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於蜀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以棄魯國國將若之何

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棄矣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為政猶以衆克況明君而善用其衆乎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敗也遂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鄤敗諸丘輿皇戌如楚獻捷

乙亥葬宋文公

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

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
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
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為

夏公如晉

拜汶陽之田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

附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
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

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執
事不以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
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
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
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
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
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為戮死
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於
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
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
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
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

附　荀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既謀之
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實出己賈
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
遂適齊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討赤狄之餘焉廧咎如潰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
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
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
於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
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
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

衛在晉不得爲次國晉爲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

附　十有二月晉作六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爲卿賞鞌之功也

附　齊侯朝于晉將授玉郤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爲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爲兩君之在此堂也

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通嗣君也

杞伯來朝

歸叔姬故也

公如晉

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

秋公至自晉

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鄭伯伐許

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晉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氾祭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皇戌攝鄭伯之辭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

附　晉趙嬰通於趙莊姬原屏放諸齊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何害弗聽嬰夢天使謂己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日而亡

仲孫蔑如宋

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餫諸穀

梁山崩

晉侯以傳召伯宗（驛車也）伯宗辟重曰辟傳（辟之便疑）重人曰待我不如（言車行遲）捷之速也（邦出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減滿）降服乘縵（車無文者）徹樂出次（去盛饌）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

穀梁 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晉侯召伯尊而問焉伯尊來遇輦者輦者不辟使車右下而鞭之輦者曰所以

鞭我者其取道遠矣伯尊下車而問焉曰子有聞乎對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伯尊曰君爲此召我也爲之奈何輦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雖召伯尊如之何伯尊由忠問焉輦者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

附 宋公子圍龜爲質于楚而歸華元享之（圍龜文公子華元故怨之）請鼓譟以出鼓譟以復入曰習攻華氏宋公殺之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許靈公訴鄭伯于楚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於晉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爲人辭以子靈之難

二月辛巳立武宮

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 全 汪氏 武公名敖伯禽之玄孫隱公之高祖傳懿孝惠隱至成凡十一君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侵宋以其辭會也師於鍼衛人不保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

及死伯宗曰不可衛惟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

附 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河東解縣）而近盬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覯（疾疢也）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於是乎有沉溺重膇之疾（重膇足腫也）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二水名）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

一本新田不書釋澤一本更新田為作而釋為故耳

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夏四月晉遷於新田

公孫嬰齊如晉

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 賢者之後叔肸子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

冬季孫行父如晉

季文子如晉賀遷也

晉欒書帥師救鄭

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為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

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穀梁　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又有繼之辭也其緩辭也曰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吳伐郯 左氏以為壽夢立二年始 至大國王北吳壽夢始事也

春吳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

郯已姓太皞後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氾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

吳入州來

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禦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於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

引戰兵於徐

乃通吳於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

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九乘為小偏十五乘為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二十五人令吳習之

衛孫林父出奔晉

衛定公惡孫林父冬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焉

齊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于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言以同姓諫也人之心以諫之

公羊　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侵地

晉欒書帥師侵蔡

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楚師之還也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

公孫嬰齊如莒

聲伯如莒逆也

宋公使華元來聘

聘共姬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晉趙莊姬爲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曰原屏將爲亂欒郤爲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於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于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史　屠岸賈始有寵於靈公及景公而賈爲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徧告諸將曰盾爲賊首子孫在朝請誅之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肯賈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皆滅其族朔妻公姊走公宮匿公孫杵臼謂程嬰曰胡不死嬰曰朔之婦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朔婦生男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竟無聲已脫嬰謂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且復之奈何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杵臼曰子強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請先死程嬰出謬謂諸將曰吾告趙氏孤處諸將遂殺杵臼與孫賈以爲趙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景公疾卜之大業不遂者爲祟韓厥知趙孤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召而匿諸宮中諸將入問疾因召趙武徧拜諸將遂與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

傳　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爲虞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况國乎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晉士燮來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郯

公私不兩成

衛人來媵

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于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爲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寛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來媵

[illegible]

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於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

[illegible]

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緇衣之卒章

而入

晉人執鄭伯　晉欒書帥師伐鄭

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公子成于鄧秋鄭伯如晉晉

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

晉人殺之楚子重侵陳以救鄭

附　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

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

問其族對曰泠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

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

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大子也師保奉之以

朝於嬰齊而夕於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

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

稱大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

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

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

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楚入渠

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

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

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

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

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

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

秦人白狄伐晉

諸侯貳故也

鄭人圍許

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為

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

城中城

書時也

附　楚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修好結成晉使糴

茷如楚報大宰子商之使也

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十年

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繻鄭人殺繻
立髡頑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
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大子州蒲
以爲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鍾子然盟于脩
澤子駟爲質鄭伯歸鄭人討立君者殺叔申叔禽君子
曰忠爲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
丙午晉侯獳卒
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

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
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
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
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
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
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爲也公曰良醫也厚爲之禮
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爲之召
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
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爲殉

秋七月公如晉
秋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茷未反冬葬晉景
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
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十一年 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
犨盟
晉人以公爲貳于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郤犨
來聘且涖盟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姒生
聲伯而出之嫁於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
伯以其外弟爲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郤犨來聘

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鳥獸猶不
失儷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婦人遂行生二子於郤
氏郤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婦人
怒曰己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
之將何以終遂誓施氏
夏季孫行父如晉
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涖盟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
宣伯聘於齊以修前好

附 晉郤至與周爭鄇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郤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與檀伯達封於河蘇氏即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郤至勿敢爭

附 秦晉爲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於王城使史顆盟晉侯於河東晉郤犫盟秦伯於河西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何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

春周公出奔晉 十二年

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

附 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糴茷成而使歸復命矣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附 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爲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爲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

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
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
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為己腹心股
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
能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
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
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冬楚
子罷如晉聘且涖盟

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十三年

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
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
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為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
人滕人伐秦

公如京師宣伯欲賜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孟獻
子從王以為介而重賄之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
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
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
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
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
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
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夏
四月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
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婚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
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
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為韓之師亦悔于厥心
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

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
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埸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
秦大夫不詢於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
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
于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
迭我殽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
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
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
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

志于我穆襄即世康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
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
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
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
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
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郜
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
禍之延而欲徼福於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
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

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
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君來賜命曰
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於吏
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
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
求盟於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
出入余惟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
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
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

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
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
執事實圖利之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爲令狐之盟而又
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于晉晉欒書將中
軍荀庚佐之士燮將上軍郤錡佐之韓厥將下軍荀罃
佐之趙旃將新軍郤至佐之郤毅御戎欒鍼爲右孟獻
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五月晉師以諸侯之師及
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曹宣
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迓晉侯于新楚成肅

公卒于瑕

曹伯廬卒于師

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負芻殺
其大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
俟他年

冬葬曹宣公

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
乃反而致其邑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十四年

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定公夫人）曰不可是先君宗卿（同姓之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衛侯饗苦成叔甯惠子相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為饗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鄭子罕伐許敗焉鄭伯復伐許入其郛許人平以叔申之封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姒（惠公妾）之子衎以為大子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大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嘆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言無寡）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鱄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盡寘諸戚而甚善晉大夫

二月乙巳仲嬰齊卒 十五年

公羊 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兄後也為人後者為之子也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為氏也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歸父使于晉而未反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也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

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楚子伐鄭

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illegible]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

石出奔楚
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蕩澤
爲司馬華喜爲司徒公孫師爲司城向爲人爲大司寇
鱗朱爲少司寇向帶爲大宰魚府爲少宰蕩澤弱公室
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
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
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將
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
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

桓氏之無祀於宋也右師討猶有戌在桓氏雖亡必偏
魚石自止華元於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
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出
舍於睢上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
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
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
則決睢澨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華
元使向戌爲左師老佐爲司馬樂裔爲司寇以靖國人
附 晉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伯州犂奔楚韓

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絶之不
亡何待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
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
國 伯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吾言於朝
諸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對曰陽子華而不實主言而
無謀是以難及其身子[illegible]焉伯宗曰吾飲諸大夫酒而
與之語爾試聽之曰諾既飲其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
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難必及子盍亟索士慭庇州
犂焉得畢陽及欒弗忌之難諸大夫害伯宗將謀而殺
之畢陽實送州犂于荊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衞孫
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始通吳也 吳越春秋壽夢會魯成公于鍾離深問周公禮樂成公悉爲陳前王之禮樂因爲詠歌三代之風壽夢曰孤在夷蠻徒以椎髻爲俗豈有斯之服哉因歎而去曰於乎哉禮也
許遷于葉
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楚公子申遷許于葉
春王正月雨木冰 十六年
公羊 雨木冰者何雨而木冰也何以書記異也

附　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
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陂退舍于夫渠不儆
鄭人覆之敗諸汋陵獲將鉏樂懼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
若惟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
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
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居
守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
有勝矣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
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
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
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
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

人恤所底告愛其所矜

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
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
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
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
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
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
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
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
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
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群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
不可六月晉楚遇于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
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
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
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
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
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午
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
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

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窕
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
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
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
莫有鬬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
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犂侍於王後王曰騁而左
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
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
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
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

伯州犂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
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
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
於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
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於
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爲右彭名
御楚共王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爲右欒范以
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

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
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癸巳潘尫之黨與養由
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
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呂錡夢射月中
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
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
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郤至
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
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識

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郤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
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胄不敢拜命敢
告不寧君命之辱爲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
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
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郤至從鄭伯
其右茀翰胡曰諜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傷
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
熒乃內旌於弢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
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於險叔山冉

苗賁皇曰雖君有命爲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茷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于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於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于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於常有德之謂

國　厲公將伐鄭范文子不欲曰若以吾意諸侯皆叛則晉可爲也惟有諸侯故擾擾焉凡諸侯難之本也得鄭

憂滋長安用鄭御至曰然則王者多憂乎文子曰我王者也乎哉夫王者成其德而遠人以其方賄歸之故無憂今我寡德而求王者之功故多憂子見無土而欲富者樂乎哉

國　鄢陵之役大夫欲戰范文子不欲曰吾聞君人者刑其民成而後振武於外是以內龢而外威今吾司寇之刀鋸日弊而斧鉞不行內猶有不刑而況外乎夫戰刑也刑之過也過由大而怨由細故以惠誅怨以忍去過細無怨而大不過而後可以武刑外之不服者今吾刑外乎大人而忍於小民將誰行武武不行而勝幸也幸以爲政必有內憂且唯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詎非聖人必偏而後可偏而在外猶可救也疾自中起是難盍姑釋荊與鄭以爲外患乎

國　欒武子欲戰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之唯厚德者能受多福無德而服者衆必自傷也諸臣之內相與必將輯睦今我戰又勝荊與鄭吾君將伐知而多力怠教而重斂大其私暱而益婦人田不奪諸大夫田則焉取以益此諸臣之委室而徒退者將與幾人戰若不勝則晉國

之禍也戰若勝亂地之秩者也其產將害大盡姑無戰
乎
國　既退荊師於鄢陵將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
幼弱諸臣不佞吾何福以及此吾聞之天道無親唯德
是授吾庸知天之不授晉且以勸荊乎君與二三臣其
戒之夫德福之基也無德而福隆猶無基而厚墉也其
壞也無日矣
附　晉侯使郤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單
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

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
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
在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
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
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
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
弗及而卒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於壞
隤宣伯通于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
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
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隤申
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秋會
于沙隨謀伐鄭也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侯待於壞隤以
待勝者郤犨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
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
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於督揚不敢過鄭
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為食於鄭郊師逆以
至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後食諸侯遷於制
口如武子佐下軍以諸侯之師侵陳至於鳴鹿遂侵蔡
未反諸侯遷於潁上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
曹伯歸自京師
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曰若之何憂

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是大
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惟
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　曹人
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
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
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
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于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

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
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於苕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illegible]
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
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
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
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
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亡而為讎
治之何及郤犨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
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

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
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
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
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
平赦季孫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十二月季孫
及郤犨盟于扈歸刺公子偃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
公羊　成公將會厲公會不當期將執公季孫行父曰臣[illegible]
有罪執其君子有罪執其父此聽失之大者也今此臣
之罪也舍臣之身而執臣之君吾恐聽失之為宗廟羞
也於是執行父

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十七年
鄭子駟侵晉虛滑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鄭大子髡頑侯獳為質于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公
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
附　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
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
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士燮卒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尋戚之盟也

穀梁　謀復伐鄭也

秋公至自會

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

國　柯陵之會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晉御錡見單子其語犯郤犨見其語迂郤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魯成公見言及晉難及郤犨之譖單子曰君何患焉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郤其當之乎魯侯曰寡人懼不

免于晉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郤之語矣殆必禍者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處義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國之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日絕其義足高日棄其德言爽日反其信聽淫日離其名夫目以處義足以踐德口以庇信耳以聽名者也故不可不慎也偏喪有咎既喪則國從之晉侯爽二吾是以云夫郤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高位實疾僨厚味實腊毒今郤伯之語犯叔迂季伐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掩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惟善人能受盡言齊其有乎吾聞之國德而鄰於不修必受其福今君偪于晉而鄰于齊齊晉有禍可以取伯無德之患何憂于晉且夫長翟之人利而不義其利淫矣流之若何魯侯歸乃逐叔孫

僑如

齊高無咎出奔莒

齊慶克通於聲孟子（靈公母）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於閎（宮巷門）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國佐謚武）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爲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須吉施氏之宰

有百室之邑與匠句須邑使爲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爲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九月辛丑用郊

穀梁 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備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冬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諸侯還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初聲伯夢涉洹或與己瓊瑰食之泣而爲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懼不敢占也還自鄭壬申至于貍脤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

附 齊侯使崔杼爲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於徐關而復之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羊五田五亦嬖於厲公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亦嬖於厲公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己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茷告公曰

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郤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郤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庸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

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
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
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
黨而爭命罪孰大焉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
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淸沸魋助之抽戈結衽而
僞訟者三郤將謀於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
溫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
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
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

聞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
殺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
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曰寡人有討於郤
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
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
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爲卿公遊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
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
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
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閏月乙卯晦

欒書中行偃殺胥童

楚人滅舒庸

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遂恃
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　十八年

欒書中行偃殺胥童使程滑弒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
外以車一乘使荀罃士魴逆周子於京師而立之生十
四年矣大夫逆於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
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

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
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
同氏辛巳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周子有兄而無慧
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

附　晉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
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
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爲卿荀家荀會欒
黶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
渥濁爲大傅使修范武子之法右行辛爲司空使修士

爲之法弁糾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爲右
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
之祁奚爲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爲司馬張老爲候
奄鐸遏寇爲上軍尉籍偃爲之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
命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凡六官之
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
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

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單襄公立無跛視無還聽無
聳言無遠言敬必及天言忠必及意言信必及身言仁

卷之八 五十四

必及人言義必及利言知必及事言勇必及制言教必
及辯言孝必及神言惠必及龢言讓必及敵晉國有憂
未嘗不戚有慶未嘗不怡襄公有疾召頃公而告之曰
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能文則得天地天地所
胙小而後國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實也信文之孚也
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知文之輿也勇文之帥也教
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讓文之材也象天
能敬帥意能忠思身能信愛人能仁利制能義事建能
知帥義能勇施辯能教昭神能孝慈和能惠推敵能讓

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天六地五數之常也經之以天
緯之以地經緯不爽文之象也文王質文故天胙之以
天下夫子被之矣其昭穆又近可以得國且夫立無跛
正也視無還端也聽無聳成也言無遠慎也夫正德之
道也端德之信也成德之終也慎德之守也守終純固
道正事信明令德矣慎成端正德之相也爲晉休戚不
背本也被文相德非國何取成公之歸也吾聞晉之筮
之也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終君三出焉一既往矣後之
不知其次必此且吾聞之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

卷之八 五十五

臀以墨曰使有晉國三而畀驩之孫故名之曰黑臀於
今再矣襄公曰驩此其孫也而令德孝恭非此其誰且
其夢曰必驩之孫實有晉國其卦曰必三取君於周其
德又可以君國三襲焉吾聞之大誓故曰朕夢協于朕
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以三襲也晉仍無道而鮮胄其
將失之矣必蚤善晉子其當之也頃公許諾及厲公之
亂召周子而立之是爲悼公

既殺厲公欒武子使知罃迎悼公公言於諸大夫曰
孤始願不及此孤之及此天也抑人之有元君將稟命

焉若槀而棄之是焚穀也其槀不材是穀不成也穀之
不成孤之咎也成而焚之二三子之虐也孤欲長處其
願出令將不敢不成二三子爲令之不從故求元君而
訪焉孤之不元廢也其誰怨元而以虐奉之二三子之
制也若欲奉元以濟大義將在今日若欲暴虐以離百
姓反易民常亦在今日圖之進退願由今日大夫對曰
君鎮撫羣臣而大庇廕之無乃不堪君訓而陷於大戮
以煩刑史辱君之允令敢不承業乃盟而入朝於武宮
定百事立百官育門子選賢良興舊族出滯賞畢故刑

赦囚繫宥閒罪薦積德逮鰥寡振廢淹養老幼恤孤疾
年過七十者公親見之稱曰王父王父不敢不承二月
公即位使呂宣子佐下軍曰邲之役呂錡佐知莊子於
上軍獲楚公子穀臣與連伊襄老以免子羽鄢之役親
射楚王而敗楚師以定晉國而無後其子孫不可不興
也使彘恭子將新軍曰武子之季文子之母弟也武子
宣法以定晉國至於今是用文子勤身以定諸侯至於
今是賴夫二三子之德其可忘乎故以彘季屏其宗使
令狐文子佐之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

其身御退秦師於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於景鍾至於
今不育其子不可不興也君知士貞子之帥志博聞而
宣惠於教也使爲太傅知右行辛之能以數宣物定功
也使爲司空知欒糾之能御以和於政也使爲戎御知
荀賓之有力而不暴也使爲戎右欒伯請公族大夫公
曰荀家惇惠荀會文敏黶也果敢無忌鎮靖使茲四人
者爲之夫膏粱之性難正也故使惇惠者教之使文敏
者道之使果敢者諗之使鎮靖者修之惇惠者教之則
徧而不倦文敏者道之則婉而入果敢者諗之則過不

隱鎮靖者修之則壹公知祁奚之果而不淫也使爲元
尉知羊舌職之總敏肅給也使佐之知魏絳之勇而不
亂也使爲元司馬知張老之知而不詐也使爲元候知
鐸遏寇之恭敬而信彊也使爲輿尉知籍偃之惇帥舊
職而共給也使爲輿司馬知程鄭端而不淫且好諫而
不隱也使爲贊僕始合諸侯於虛朾以救宋使張老延
君譽於四方且觀道逆者呂宣子卒公以趙文子爲文
也而能恤大事使佐新軍三年公始合諸侯四年諸侯
會於雞丘於是乎布令結援修好申盟而還令狐文子

卒公乃以魏絳爲不犯使佐新軍使張老爲司馬使范
獻子爲候奄公譽達於戎五年諸戎來請服使魏莊子
盟之於是乎始復伯
傳
趙文子冠見欒武子武子曰美哉昔吾逮事莊主華則榮
矣實之不知請務實乎見中行宣子曰美哉昔也吾老
矣見范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
足者爲寵驕故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吾聞古之王者
政德既成又聽於民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在列者獻
詩使勿兜風聽臚言於市辨妖祥於謠考百事於朝問

謗譽於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先王疾是驕也見
郤駒伯曰美哉然而壯不若老者多矣見韓獻子曰戒
之此爲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蔑由
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矣如草木之
產也各以其物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牆屋也糞除而
已何又加焉見知武子曰吾子勉之成宣之後而老爲
大夫非恥乎成子之文宣子之忠其可忘乎夫成子道
前志以佐先君道法而卒以政可不謂文乎夫宣子盡
諫於襄靈以諫取惡不憚死進也可不謂忠乎吾子勉

之有宣子之忠而納之以成子之文事君必濟見苦成
叔子曰抑年少而執官者衆吾安容子見溫季子曰誰
之不如可以求乎見張老而語之曰善矣從欒伯之言
可以滋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備矣志
在子若夫三郤亡人之言也何稱述焉知子之道善矣
是先主覆露子也
齊殺其大夫國佐
齊爲慶氏之難故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於內宮
之朝使清人殺國勝國弱來奔慶封爲大夫慶佐爲司

寇既齊反國弱使嗣國氏
公如晉
朝嗣君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
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爲人鱗朱
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宋人患之西鉏吾曰
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
矣大國無厭鄙我猶憾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以間

吾斃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
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
事晉何為晉必恤之

晉侯使士匄來聘

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

秋杞伯來朝

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於是
驟朝于晉而請為昏

附 宋老佐華喜圍彭城

八月邾子來朝

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築鹿囿

書不時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

言路寢正也男子不絕婦人之手以齊終也

冬楚人鄭人侵宋

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曰
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伯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於台
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楚師還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
軍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
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

盟于虛朾

孟獻子會于虛朾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
彭城孟獻子請於諸侯而先歸會葬

襄公
仲孫茂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
人圍宋彭城 元年
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爲宋討魚石故稱宋且
不登叛人也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
寘諸瓠丘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茂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
于鄫
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於洧

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鄫
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爲之援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鄭子然侵宋取犬丘
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冬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
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
鄭師伐宋 二年
楚令也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檟以自爲櫬與頌琴季文子
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
成婦逆莫大焉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季
孫於是爲不哲矣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于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
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
我免寡人唯二三子鄭伯睔卒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爲

政子國爲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
未改
秋七月仲孫茂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
戚
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鄫
之會吾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
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罃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
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
之福也豈唯寡君賴之

叔孫豹如宋
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楚公子申爲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楚人殺之

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三年
楚子重伐吳爲簡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
公如晉
始朝也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讐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
附
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讐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爲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晉爲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爲不協乃盟于耏外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同盟于

鷄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

陳侯使袁僑如會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
僑盟

楚子辛為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
晉侯使吳組父告於諸侯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
陳袁僑盟陳請服也

附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
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
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

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
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
眾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
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
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
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
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
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為請晉侯以魏絳為能以
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鷄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四年

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
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三月陳
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臧武仲聞
之曰陳不服于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
咎而況小乎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

夏叔孫豹如晉

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
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
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
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
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
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
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
教使臣曰必諮于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咨親為詢
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秋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初季孫爲己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季孫曰略匠慶用蒲圃之檟季孫不御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

冬公如晉

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鄫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鄫無賦於司馬爲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爲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

陳人圍頓

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

附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于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於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愚弄其民而虞羿於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於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於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於過處豷於戈靡自有鬲

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爲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於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薦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

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
四也鑒於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
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
附 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于狐駘國
人逆喪者皆髽魯於是乎始髽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
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于
邾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五年
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穆叔覿鄫大子于晉以成屬鄫
公羊 叔孫豹則曷爲率而與之俱蓋舅出也莒將滅之
故相與往殆乎晉也則曷爲相與往殆乎晉取後乎莒
也其取後乎莒奈何莒女有爲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
也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鷄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
好晉人將爲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
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穆叔以屬鄫爲不利使鄫大
夫聽命於會
冬戍陳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
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楚公子囊爲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
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于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
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戍陳子囊伐陳會
于城棣以救之
辛未季孫行父卒
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爲葬備無衣帛
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
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國 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子[illegible]它孟獻子）諫

臣子爲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
子爲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
父兄之食麤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
食麤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吾聞以
德榮爲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囚
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
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爲上大夫

夏宋華弱來奔　六年

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
梏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于朝難以勝矣遂
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
戮于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
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

莒人滅鄫

穀梁　家有旣亡國有旣滅滅而不自知由別之而不別
也莒人滅鄫非滅也立異姓以蒞祭祀滅亡之道也

冬叔孫豹如邾

穆叔如邾聘且脩平

季孫宿如晉

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於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
堙之環城傅於堞及杞桓公卒之月王湫帥師及正輿
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
棠正輿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
于襄宮晏弱圍棠而滅之遷萊於郳高厚崔杼定其田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七年

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
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
從也

城費

南遺爲費宰叔仲昭伯爲隧正欲善季氏
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

秋季孫宿如衛

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

傳　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無忌

不才讓其可乎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詩曰靖
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爲德正直
爲正正曲爲直參和爲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
之不亦可乎庚戌使宣子朝遂老晉侯謂韓無忌仁使
掌公大夫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公登
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
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

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爲臣而君過而不悛亡
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
必折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
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

楚子囊圍陳會于鄬以救之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鄭僖公之爲大子也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
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于晉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
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鄬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
又諫殺之及鄵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於諸
侯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

公羊　鄭伯將會諸侯于鄬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
則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國爲義則伐
吾喪以中國爲強則不若楚於是弒之

穀梁　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則何爲加
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
楚不勝其臣弒而死其不言弒何也不使夷狄之民加

乎中國之君也

陳侯逃歸

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黄往而執之
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於會曰楚人執公子黄矣君
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

春王正月公如晉　八年

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惟子產

不顧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
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
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
子言焉將為戮矣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衛人宋人邾人于邢丘

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
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於會故
親聽命

莒人伐我東鄙

以疆鄫田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
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
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
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
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強
者而庇民焉寇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
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
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
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
不棄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
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
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
匪行邁謀是用不得於道請從楚騑也受其咎乃及楚
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曰君命敝邑修而車賦儆而師
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

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
兵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眾夫婦男女不
遑啓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
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
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
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
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
以見於城下唯君圖之

晉侯使士匄來聘

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於襄王以爲子孫藏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爲知禮

春宋災（九年）

樂喜爲司城以爲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揭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使樂遄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宮巷伯儆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於四墉祀盤庚於西門之外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內火是故咮爲鶉火心爲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

卷之九　十七

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

夏季孫宿如晉

報宣子之聘也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

附

秦景公使士雃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皁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罃

卷之九　十八

可作公議和睦等比

出宵子泓陵傳
出門同括傳

告解疾病皆居
虎牢余謂兵齊
致慎意

桌燕以爲政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
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
武爲賢而爲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
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
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爲秦援秦人侵晉晉
饑弗能報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鄖從荀罃士匄門

于鄟門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
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杞人郳人從趙武魏
絳斬行栗甲戌師于汜令於諸侯曰修器備盛餱糧歸
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
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
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
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
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
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

卿公子騑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蠆公孫舍之及
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爲載書曰自今日既
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
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
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
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
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
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
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

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
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
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于鄭乃盟而還
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門其三門閏
月濟於陰阪侵鄭次于陰口而還子孔曰晉師可擊也
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
附
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
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
一星終也國君十五年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

冠矣大夫盍爲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於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

楚子伐鄭

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強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強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所臨惟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

明神不蠲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

附 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子柤 十年

會吳子壽夢也齊高厚相大子光以先會諸侯於鍾離不敬士莊子曰高子相大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楚與國吳入中國要衛滅之以通吳晉往來之路

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郰人紇抉之以出門者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

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諸侯之師久于偪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机出於其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於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贏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滅之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啓寡君群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

以自討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宋公享晉
侯于楚丘請以桑林荀罃辭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
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
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及
著雍疾卜桑林見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荀罃不可曰
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晉侯有間以
偪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偪陽妘姓也使周內史
選其族嗣納諸霍人師歸孟獻子以秦堇父爲右生秦
丕茲事仲尼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毋庚午圍宋門于桐門
私考　晉之伐鄭以從楚助鄭不伐宋故晉加兵于鄭則報必及宋是役所以報去年之伐鄭也
晉師伐秦
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
附
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
楚也得罪于晉又得罪于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病
矣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於亡乎諸大
夫皆以爲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孫文子卜追
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
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
之孫蒯獲鄭皇耳于犬丘　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伐
我西鄙還圍蕭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
其有災乎師競已甚周猶不堪競況鄭乎有災其執政
之三士乎
秋莒人伐我東鄙
莒人間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伐鄭
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于滕己酉
師于牛首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
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初子
駟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
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駟當國子國
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

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師賊以入晨攻執政於西宫之
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宫子孔知之故不
死子西聞盜不儆而出尸而追盜盜入於北宫乃歸授
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爲門者庀羣司閉府
庫愼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
於北宫子蟜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
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子孔當國爲載書
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
請爲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爲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

衆爲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
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
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乃焚
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
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
之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
至於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
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

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與楚師夾潁而軍子蟜曰諸
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
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欒
黶欲伐鄭師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
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
克爲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諸侯之師還侵鄭北
鄙而歸楚人亦還
附 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王叔陳生怒而出
奔及河王復之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

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士匄聽之
王叔之宰曰篳門閨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爲上矣
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
賜之騂旄之盟曰世世無失職若篳門閨竇其能來東
底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
於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篳門閨竇乎惟大國
圖之下而無直則何爲正矣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
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
能舉其契王叔奔晉單靖公爲卿士以相王室

是國三軍則侯王之政令盡獻諸實恐不能堪

役今之丁也故賦役皆入于氏也征公征之

春王正月作三軍　十一年

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不然不舍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于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爲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爲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司惡于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夏鄭子展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諸侯伐鄭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其莫晉荀罃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右還次于瑣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公至自伐鄭

鄭人懼乃行成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

楚子鄭伯伐宋

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使良霄大宰石㚟如楚告將服於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

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諸侯
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晉趙武入
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赦鄭
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
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
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
觸師蠲廣車軘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鐘
二肆及其鎛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
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

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
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
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
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
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
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
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
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
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

始有金石之樂

冬秦人伐晉

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士魴
禦之少秦師而弗設備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伐晉師己
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

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季孫武子救台遂入鄆取其鐘以為公盤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晉士魴來聘且拜師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

公如晉

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

春公至自晉 十三年

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

夏取邿

邿亂分為三師救邿遂取之

附 荀罃士魴卒晉侯蒐于緜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

辭曰伯游長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之興也

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

于鄢以辱社稷爲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殁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于禰廟者請爲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毁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

冬城防

書事時也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

附　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吳乘我

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爲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

附　鄭良霄太宰石㚟猶在楚石㚟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止鄭一卿以除其偪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使歸而廢其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楚人歸之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春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爲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苫蓋蒙荊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於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

我諸戎除翦其荊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於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於是乎有殽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殽志也豈敢離逷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不與於會亦無瞢焉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

於是子叔齊子爲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

附　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莊

子曰夫子命從帥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
夫子也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
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
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敢不恥乎與士鞅
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欒黶謂士匄曰余弟不欲往而子
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
殺之士鞅奔秦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
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
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

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欒黶死盈之
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於是乎
在秦伯以爲知言爲之請于晉而復之

附

師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
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於是知朔生盈而死
盈生六年而武子卒彘裘亦幼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帥
故舍之

己未衛侯出奔齊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
鴻于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
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
辭師曹請爲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
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
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
死并帑于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
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
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
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子展奔齊公如鄄使子行

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河
澤鄄人執之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
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爲背師不射
爲戮射爲禮乎射兩鉤而還尹公佗曰子爲師我則遠
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子鮮從公及竟
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
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
有冢卿以爲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
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公使厚成叔弔

于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
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
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使
大叔儀對曰羣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
悼棄之以爲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
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
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
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郲寄衛侯及其復也以
郲糧歸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辭曰余不說初

卷之九　三十七

矣余狐裘而羔袖乃赦之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
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衛侯在郲臧紇如齊唁衛侯衛侯
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
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
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
之欲無入得乎

附

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
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
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

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
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
之弗去何爲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
君而爲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
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隸
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
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
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
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

卷之九　三十八

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
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
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楚子爲庸浦之役故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
子囊殿以吳爲不能而弗儆吳人自皐舟之隘要而擊
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子囊還自
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

人于戚
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
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
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
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冬會于戚謀定衛也
附 范宣子假羽毛于齊而弗歸齊人始貳
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
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
不敢間
附 靈王求后於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
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
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
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昏
附 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
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大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繄
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
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

卷之九 三十九

劉夏逆王后于齊
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
附 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子
產之故納賂於宋以馬四十乘與師茷師慧公孫黑為
質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
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卞鄭人醢之三人也師慧過
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
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
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

卷之九 四十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於是乎城成郛
邾人伐我南鄙
使告于晉晉將為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
附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
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
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
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寘諸
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平公即位改服修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溴梁命
歸侵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犂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
晉侯與諸侯宴於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
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
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
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
閏 平公說新解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於衰

矣夫樂以開山川之風以耀德於廣遠也風德以廣之
風山川以遠之風物以聽之修詩以詠之修禮以節之
夫德廣遠而有時節是以遠服而邇不遷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
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穆叔從公
齊子帥師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為夷故也夏六月次
于棫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
報宋楊梁之役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楚師

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齊侯圍成孟孺子速徼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
名速遂塞海陘而還
冬叔孫豹如晉
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
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
邑之故是以人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
幾乎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

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
范宣子賦鴻雁之卒章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
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夏
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晉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齊人以其未得志於我故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
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郰叔紇臧疇臧

賈師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後齊師去之齊人獲臧
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
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其傷而死
宋華臣出奔陳
宋華閱卒華臣弱臯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
以鈹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
臯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曰畀余而大璧宋公聞之
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
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

左師爲己短策苟過華氏之門必騁十一月國人逐瘈
狗瘈狗入于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
冬邾人伐我南鄙
爲齊故也
附　宋臯國父爲大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
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興我役邑中
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抶其不
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爲一
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

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晉人執衛行人石買於長子執孫蒯於純留爲曹故也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
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
巫臯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
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

朱絲係玉二瑴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
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
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
神裁之沈玉而濟會于魯濟尋湨梁之言同伐齊齊侯
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
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
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
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
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

至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
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輿曳柴而從
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
告晉侯曰鳥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
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
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
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
乃代之殿衛殺馬于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
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爲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顧曰爲

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
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坐於中軍之鼓下晉人欲
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己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乙
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邿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
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范鞅門于雍門其御
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孟莊子斬其橁以爲公琴己亥
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
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閭
左驂迫還于門中以枚數闔齊侯駕將走郵棠大子與

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
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大子抽劍
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
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楊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
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
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爲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
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

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于晉臣請嘗之
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
庚帥師治兵于汾於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
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
會楚師楚師伐鄭次于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
旃然蔿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右
回梅山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於
城下而還涉于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
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

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
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

晉人執邾子

執邾子悼公以其伐我故

取邾田自漷水

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漷水歸之于我晉侯先
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

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
壽夢之鼎荀偃癉疽生瘍於頭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大
夫先歸者皆反士匄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二月甲
寅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
猶視欒懷子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
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宣子出曰
吾淺之為丈夫也

季孫宿如晉

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賦黍苗季武
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
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

附 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臧武
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
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
多矣何以為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
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

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
之亡之道也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為大
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
以為大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間諸侯難光之
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
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大子光使高
厚傅牙以為大子夙沙衛為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

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齊靈公卒莊公卽位執
公子牙于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已衛奔高唐以叛齊
侯圍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
之乃登聞師將傳食高唐人殖綽工僂會夜縋納師醢
衛於軍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

穀梁 還者事未畢之辭也受命而誅生死無所加其怒
不伐喪善之也善之則何爲未畢也君不尸小事臣不

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讓矣士匄外專君
命故非之也然則爲士匄者宜奈何宜墠帷而歸命乎
介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鄭子孔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
之師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子展子
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子然子孔宋子之子
也士子孔圭嬀之子也圭嬀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士
子孔亦相親也僖之四年子然卒簡之元年士子孔卒

司徒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三室如一故及於難子革
子良出奔楚子革爲右尹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
立子產爲卿

城西郛

懼齊也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
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肸敢不承命

城武城

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齊成故也 齊以晉不伐喪而感服

仲孫速帥師伐邾

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報
之

可作忠敬見己國相親 公享季武子賦 宜令使天幽之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爲討公子黃出奔楚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公子黃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滅其

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

叔老如齊

齊子初聘于齊

季孫宿如宋

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棠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寶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

附

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

春王正月公如晉

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

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于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皁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

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
也

附　夏楚子庚卒楚子使薳子馮為令尹訪於申叔豫叔
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
下冰而床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楚子使醫視之復曰
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為令尹

秋晉欒盈出奔楚

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故
與欒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
賓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
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
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益富死
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
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為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
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為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
之秋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
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羆囚伯華叔向籍偃人謂叔
向曰子離於罪其為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詩

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
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
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
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
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
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
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
奚老矣聞之乘馹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
之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
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
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伊尹放大
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
虎也棄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說與之
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
而朝初叔向之母妒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
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
禍女女敝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
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嬖之故羊

晉氏之族及於難欒盈過于周周西鄙掠之辭於行人
曰天子陪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將逃罪罪重於郊甸
無所伏竄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
焉其子黶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亡
臣猶有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黶之罪臣戮餘也將歸
死於尉氏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王曰尤而
效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
諸轘轅

國

平公六年箕遺及黃淵嘉父作亂不克而死公遂逐

羣賊謂陽畢曰自穆侯以至於今亂兵不輟民志無厭
禍敗無已離民且速寇恐及吾身若之何陽畢對曰本
根猶樹枝葉益長本根益茂是以難已也今若大其柯
去其枝葉絕其本根可以少間公曰子實圖之陽畢曰
圖在明訓明訓在威權威權在君君掄賢人之後有常
位於國者而立之亦掄逞志虧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
之是遂威而遠權民畏其威而懷其德莫能勿從若從
則民心皆可畜畜其心而知其欲惡民孰偷生若不偷
生則莫思亂矣且夫欒氏之誣晉國也久矣欒書實覆
宗殺厲公以厚其家若滅欒氏則民威矣今吾若起瑕
原韓魏之後而賞立之則民懷矣威與懷各當其所則
國安矣君治而國安欲作亂者誰與君曰欒書立吾先
君欒盈不獲罪如何陽畢曰夫正國者不可以暱於權
行權不可以隱於私暱於權則民不道行權隱於私則
政不行政不行何以道民民之不道亦無君矣則其為
暱與隱也復產害矣且勤君身君其圖之若愛欒盈則
明逐羣賊而以國倫數而遣之厚戒箴國以待之彼若
求逞志而報於君罪孰大焉滅之猶少彼若不敢而遠

逃乃厚其外交而勉之以報其德不亦可乎公許諾盡
逐羣賊而使祁午及陽畢適曲沃逐欒盈欒盈出奔楚
遂令於國人曰自文公以來有力於先君而子孫不育
者將授立之得之者賞居三年欒盈晝入爲賊於絳范
宣子以公入於襄公之宮欒盈不克出奔曲沃遂刺欒
盈滅欒氏是以沒平公之身無內亂也欒懷子之出執
政使欒氏之臣勿從從欒氏者爲大戮施欒氏之臣辛
俞行吏執而獻之公公曰國有大令何故犯之對曰臣
順之也豈敢犯之執政曰無從欒氏而從君是明令必

從君也臣聞之曰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事君
以死事主以勤君之明令也自臣之祖以無大援於晉
國世隸欒氏於今三世矣臣故不敢不君今執政曰不
從君者爲大戮臣敢忘其死而叛其君以煩司寇公說
固止之不可厚賂之辭曰臣嘗陳辭矣心以守志辭以
行之所以事君也若受君賜是墮其前言君問而陳辭
未退而逆之何以事君君知其不可得也乃遣之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會于商任錮欒氏也齊侯衞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

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
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
皆欒氏之黨也欒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
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爲彼
欒氏乃亦子之勇也

附　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
以爲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莊公
爲勇爵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
還於門中識其枚數其亦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爲晉
君也對曰臣爲隸新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
寢處其皮矣

公羊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

附　春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
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爲穆叔聞之曰不
可使也而傲使人國之蠹也令倍其賦

附　夏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
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
子駟從寡君以朝於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

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
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爲大尤曰晉其
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于楚我四年三月先大
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于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
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
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
羣臣隨於執事以會歲終貳於楚者子侯石盂歸而討
之溴梁之明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於君見
於嘗酎與執燔焉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

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薦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爲仇讐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附 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于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

附 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足以供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已巳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愼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爲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王遂殺子南於朝轘觀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於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

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讐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復使薳子馮爲令尹公子齮爲司馬屈建爲莫敖有寵於薳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

者而後王安之

陳侯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

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初欒盈佐魏莊子於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韓趙方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而固與范氏和親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程鄭嬖于公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

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為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絰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

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遇欒樂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樂射之不中又注則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為右申驅成秩御

莒恒申鮮虞之傅摯為右曹開御戎晏父戎為右貳廣
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為右啓牢成御襄罷師狼蘧疏
為右胠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為右大殿商子游御夏之
御寇崔如為右燭庸之越駟乘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
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
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而
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
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為盟主而利其
難群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

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
抑也況以惡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為二隊入孟門登
大行張武軍於熒庭戍郫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
還趙勝率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氂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全王氏　魯語載子服惠伯之言曰欒氏之亂齊人間晉
之禍伐取朝歌我君襄公不敢寧處使叔孫豹發師救
賦蹐跂畢行無有處人以從軍吏次于雍榆與邯鄲勝
擊齊之左掎止晏萊焉齊師退而後敢還則穆叔非無
功於晉也待其已去而躡其後耳

己卯仲孫速卒

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申豐曰
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
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訪於
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
為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
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季氏以
公鉏為馬正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

門惟人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
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
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己酒
而以具往盡舍旃故公鉏氏富又出為公左宰孟孫惡
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曰從余言必
為孟孫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
請讎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
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應己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
於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

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
命也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
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
孫之愛我疾疢也孟氏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
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
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
正夫助之除于東門甲從己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
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
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
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爲出在鑄
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
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
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爲
以納請遂自爲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
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
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

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
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
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
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
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
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

晉人殺欒盈

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

齊侯襲莒

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
復戰期于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於之隧宿于莒
郊明日先遇莒子于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
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
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
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
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
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

附 齊侯將爲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

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
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何如
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
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
順事恕施也
春叔孫豹如晉 二十四年
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
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
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

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
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
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
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
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附
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
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
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
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

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
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
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
詩云樂只君子邦國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
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
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
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
朝晉為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
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寡君是以請罪

焉敢不稽首
仲孫羯帥師侵齊
孟孝伯侵齊晉故也
夏楚子伐吳
楚子為舟師以伐吳不為軍政無功而還
齊崔杼帥師伐莒
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啓彊如齊聘
且請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
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

從薳啓彊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
根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于夷儀
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晉
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犬吉子
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衆寡其上

一也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二子在幄坐射犬於外
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已皆乘乘車將及楚師
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近不告而馳之皆取冑於
橐而冑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弗待而出皆超
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
胡再不謀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
之亟也楚子自棘澤還使薳啓彊帥師送陳無宇
附　吳人爲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
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犂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

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薳子曰不可
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
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
陳鍼宜咎出奔楚
齊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
附　靈王二十二年（一本作廿四）穀洛鬭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大子晉
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
竇澤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
鍾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爲川谷以導其

氣陂唐汙庳以鍾其美是故聚不阤崩而物有所歸氣
不沈滯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然
則無夭昏札瘥之憂而無饑寒乏匱之患故上下能相
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唯此之慎昔共工棄此道也虞
於湛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庳以害天下皇
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崇
附　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於羽山其後
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
於民而度之於羣生共之從孫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

用導滯鍾水豐物封崇九山決汨九川陂障九澤豐殖九藪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故天無伏陰地無散陽水無沈氣火無災燀神無閒行民無淫心時無逆數物無害生帥象禹之功度之于軌儀莫非嘉績克厭帝心皇天嘉之胙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胙四岳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為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此一王四伯豈緊多寵皆亡王之後唯能釐舉嘉義以有胤在下守祀不替其典有夏雖衰杞鄫猶在申呂雖衰齊

許猶在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於天下及其失之也必有慆淫之心閒之故亡其氏姓踣斃不振絕後無主堙替隸圉夫亡者豈緊無寵皆黃炎之後也唯不帥天地之度不順四時之序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以殄滅無胤至於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有忠信之心閒之度於天地而順於時動龢於民神而儀於物則故高朗令終顯融昭明命姓受氏而附之以令名若啓先王之遺訓省其典圖刑法而觀其廢興者皆可知也其興者必有夏呂之功焉其廢者必有共鯀之敗焉今吾

執政無乃實有所避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於爭明以妨王宮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又曰佐雝者嘗焉佐鬭者傷焉又曰禍不好不能為禍詩曰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又曰民之貪亂寧爲荼毒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其飾彌章民有怨亂猶不可遏而況神乎王將防鬭川以飾宮是飾亂而佐鬭也其無乃章禍且遇傷乎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於今未弭我又章之懼長及子孫王室其愈卑乎其若之何自后稷以來寧亂及文武成

康而僅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也如是厲始革典十四王矣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禍十五其不濟乎吾朝夕儆懼曰其何德之修而少光王室以逆天休王又章輔禍亂將何以堪之王無亦鑒於黎苗之王下及夏商之季上不象天而下不儀地中不龢民而方不順時不共神祇而蔑棄五則是以人夷其宗廟而火焚其彝器子孫為隸下夷於民而亦未觀夫前哲令德之則則此五者而受天之豐福饗民之勳力子孫豐厚令聞不忘是皆天

子之所知也天所祟之子孫或在畎畝由欲亂民也畎
畝之人或在社稷由欲靖民也無有異焉詩云殷鑒不
遠近在夏后之世將焉用飾宮以徼亂也度之天神則
非祥也比之地物則非義也類之民則則非仁也方之
時動則非順也咨之前訓則非正也觀之詩書與民之
憲言皆亡王之爲也上下儀之無所比度王其圖之夫
事大不從象小不從文上非天刑下非地德中非民則
方非時動而作之者必不節矣作又不節害之道也王
卒壅之及景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崩王室大

亂及定王王室遂卑

叔孫豹如京師

齊人城郟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
路

大饑

穀梁　五穀不升爲大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
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
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
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

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
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
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
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
在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

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以報孝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
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
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

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
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
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
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
也且其繇曰困於石據於蒺藜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
困於石往不濟也據於蒺藜所恃傷也入於其宮不見
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
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

公曰不爲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
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
舉而又近之乃爲崔子間公夏五月莒爲且於之役故
莒子朝於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
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於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
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
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于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
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
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
具鐸父襄伊僂堙皆死祝佗父祭于高唐至復命不說
弁而死于崔氏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
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鬷蔑
于平陰晏子立于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
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
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
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
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
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

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
民之望也舍之得民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叔孫宣伯
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宣伯之女嬖生景公崔杼立而
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
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
帝乃歃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
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
以往聞既書矣乃還閭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
鮮虞乘而出鮮虞推而下之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
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其誰納之行及弇中將舍嬰曰
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遂舍枕轡而寢
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弇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
可當也遂來奔崔氏側莊公于北郭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
翣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甲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于夷儀

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
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

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
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使叔向告於諸侯公使
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
命矣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六
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
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曰將巡城
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

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
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
社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子展執縶而見再拜
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
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齊成故也
冏
趙文子爲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穆叔見之聞
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
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
諸侯兵可以弭
衛侯入于夷儀
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將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
帑以求五鹿衛獻公入于夷儀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楚蔿子馮卒屈建爲令尹屈蕩爲莫敖舒鳩人卒叛楚
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
彊息桓子捷子駢子盂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

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
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
然必爲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
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簡師會之吳師
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楚滅舒鳩　楚子以滅舒鳩賞
子木辭曰先大夫蔿子之功也以與蔿掩
冏
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
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宗老曰夫子屬之子木曰
不然夫子承楚國之政其法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上

之可以比先王下之可以訓後世雖微楚國諸侯莫不
舉其祭典有之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
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羞珍
異不陳庶侈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
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
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
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於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

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
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
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
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
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
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
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
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
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

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
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
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
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
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
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
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愼辭哉　鄭伯賞
入陳之功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
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

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
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
讓不失禮
附　楚蔿掩爲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甲午蔿掩書土
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
防牧隰皋井衍沃量入修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卒甲
楯之數旣成以授子木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

勇而類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
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墻以射之卒
穀梁 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者見以伐楚卒也古者
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吳子過伐楚至巢入
其門門人射吳子有矢創及舍而卒古者雖有文事必
有武備非巢之不飾城而請罪非吳子之自輕也
附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爲政焉對曰視民如子
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
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

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
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附 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
之曰嗚呼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
恤其後矣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
其復也書曰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曰夙夜匪解以
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棋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棋
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
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

附 春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
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
以黜朱於朝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
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
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人
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
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私欲已侈能無
卑乎

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 二十六年

衛獻公使子鮮爲復辭敬姒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
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
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
於敬姒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
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
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天
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穀曰吾請
使焉而觀之遂見公于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
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悼

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何益諄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二月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甯子出舍于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殺子叔及大子角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衛侯入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

揖之逆於門者頷之而已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絏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于晉晉戍茅氏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遂從衛師敗之圉雍鉏獲殖綽復愬於晉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

附

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麇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犁伯州犁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戌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堇父與皇頡戍城

麇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為令正以為請子產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於是衛侯會之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

之於士弱氏秋七月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轡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大子痤美而狠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墻伊戾為大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大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二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欿用牲加書徵之而騁

告公曰大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大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圉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

附　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荊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

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
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
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
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於下
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
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為之加
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
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
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

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
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
為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
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
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于桑隧獲申麗
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
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
之鄐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于靡角之谷晉將遁
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

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
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
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
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
于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為吳
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
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
晉人與之苗以為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
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

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
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
敗王夷師熸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
之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
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
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
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
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illegible]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與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
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
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
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釁於勇嗇於禍
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
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涉于樂氏門於
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汜而歸而後葬許靈公

附

齊人城郛之歲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襲衛羊角
取之遂襲我高魚有大雨自其竇入介於其庫以登其

卷之九　八十九

城克而取之又取邑於宋於是范宣子卒諸侯弗能治
也及趙文子為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為盟
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
類也而貪之是無以為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
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春胥梁帶使諸喪
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
以其衆出使諸侯偽效烏餘之封者而遂執之盡獲之
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

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
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
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
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
以為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
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
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

卷之九　九十

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
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
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于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
為會于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于宋丙午鄭良霄至六
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
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
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
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
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

從变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
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于秦也楚君若能使秦
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于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
木子木使馹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
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晳盟以齊言庚辰子
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
藩爲軍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
趙孟曰吾左還入于宋若我何

衛殺其大夫甯喜

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
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
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
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
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
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
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
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
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託於木門

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
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吾不可以立於人
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公與免餘邑六
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臣弗敢
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
其半以爲少師公使爲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事
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爲卿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公羊　甯殖病將死謂喜曰黜公者非我意也孫氏爲之

我即死女能固納公乎喜曰諾甯殖死喜立爲大夫使
人謂獻公曰黜公者非甯氏也孫氏爲之吾欲納公何
如獻公曰子苟欲納我吾請與子盟喜曰無所用盟請
使公子鱄約之獻公謂公子鱄曰甯氏將納我吾欲與
之盟其言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子固爲我與
之約矣公子鱄辭曰夫負羈縶執鈇鑕從君東西南北
則是臣僕庶孽之事也若夫約言爲信則非臣僕庶孽
之所敢與也獻公怒曰黜我者非甯氏與孫氏凡在爾
公子鱄不得已而與之約已約歸至殺甯喜公子鱄挈

其妻子而去之將濟于河攜其妻子而與之盟曰苟有
履衛地食衛粟者昧雉彼視
穀梁　織絇邯鄲終身不言衛專之去合乎春秋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辛巳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犂曰合諸侯
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
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
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告
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

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
三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
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
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
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
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
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季武子
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
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

宋衛吾匹也乃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
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
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
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
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爲晉細不亦可乎乃
先楚人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子木與
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
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子木問於趙孟曰范
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

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
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子木又語王
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
爭晉荀盈遂如楚涖盟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展伯有
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
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
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
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
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

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宋左師請賞曰請免

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

己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

圈　宋之盟楚人固請先歃叔向謂趙文子曰夫伯王之勢在德不在先歃子若能以忠信贊君而裨諸侯之闕歃雖後諸侯將戴之何爭於先若違於德而以賄成事今雖先歃諸侯將棄之何欲於先昔成王盟諸侯於岐陽楚爲荊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卑守燎故不與盟今將與狎主諸侯之盟唯有德也子務德無先爭務德所以服楚也乃先楚人

圈　諸侯之大夫盟于宋楚令尹子木欲襲晉軍曰若盡晉師而殺趙武則晉可弱也文子聞之謂叔向曰若之何叔向曰子何患焉忠不可暴信不可犯忠自中而信自身其爲德也深矣其置本也固矣故不可捌也今我以忠謀諸侯而以信覆之荊之逆諸侯也亦云是以在此若襲我是自背其信而塞其忠也信反必斃忠塞無用安能害我且夫合諸侯以爲不信諸侯何望焉此行也荊敗我諸侯必叛之子何愛於死死而可以固晉國之盟主何懼焉是行也以蕃爲軍攀輦即利而舍候遮

扞衛不行楚人不敢謀畏晉之信也

附　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偏喪曰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前夫棠公之子）入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於崔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嫳盧蒲嫳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于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為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東郭姜）嫳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夜辟諸大墓崔明來奔慶封當國崔氏之亂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喪莊公

谷無氷　二十八年

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以有時菑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為（歲　歲星也星紀在丑斗牛之次玄枵在子虛危之次是歲當在星紀明年當在玄枵而今淫行失次時菑謂無冰蛇卽虛危為玄武之宿歲星屬木為青龍失次出虛危下為蛇所乘矣歲星本位東方房心為宋角亢為鄭玄枵三宿女虛危虛星在其中其名為耗歲星入虛耗之次時復無氷地氣發洩故決其饑）

夏衛石惡出奔晉

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石碏）

附　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為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

仲孫羯如晉

孟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

附　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

驛奔問諸晉而以告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之頤曰

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棄其本復歸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　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菑患賞其德刑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

冬齊慶封來奔

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嫳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有寵妻之慶舍之士

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公膳日雙雞饔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消饋子雅子尾怒慶封告盧蒲嫳盧蒲嫳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使析歸父告晏平仲平仲曰嬰之眾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陳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

者有車於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盧蒲癸王何卜攻慶
氏示子之兆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
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
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乃使歸
慶嗣聞之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禍作必於嘗歸猶
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吳
越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
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姜曰夫子愎莫之止將不出我
請止之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涖事

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麻嬰為尸
慶奊為上獻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
陳氏鮑氏之圉人為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
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欒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
子尾抽桷擊扉三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
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於甍以俎壺投殺人而死遂殺
慶繩麻嬰公懼鮑國曰羣臣為君故也陳須無以公歸
稅服而如內宮慶封歸遇告亂者伐西門弗克還伐北
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嶽請戰弗許遂來奔獻

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
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氾祭穆子不說使
工為之誦茅鴟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予
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
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
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

附　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
瀆之丘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晏
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

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
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
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
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
使無黜嫚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
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
邑受而稍致之公以為忠故有寵釋盧蒲嫳于北竟求
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
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既崔氏之臣曰與

我其拱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

十有一月公如楚

爲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鄭鄭伯不在伯有廷勞于黃崖不敬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棄乎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爲豈爲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

人從邇饑寒之不恤誰遑其後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子服子始學者也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公遂行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爲非爲楚也饑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爲之備宋公遂反

國 襄公如楚及漢聞康王卒欲還叔仲昭伯曰君之來也非爲一人也爲其名與其衆也今王死其名未改其衆未敗何爲還諸大夫皆欲還子服惠伯曰不知所爲姑從君乎叔仲曰子之來也非欲安身也爲國家之利也故不憚勤遠而聽於楚非義楚也畏其名與衆也夫義人者固慶其喜而弔其憂況畏而服焉聞畏而往聞喪而還苟羋姓實嗣其誰代之任喪王太子又長矣執政未改予爲先君來死而去之其誰曰不如先君將爲喪舉聞喪而還其誰曰非侮也事其君而任其政其誰由己貳求說其侮而亟於前之人其讐不滋大乎說侮不懦執政不貳帥大讐以憚小國其誰云待之若從君而走患則不如違君以避難且夫君子計成而後行二三子計乎有禦楚之術而有守國之備乎則可也若未

有不如往也乃遂行反及方城聞季武子襲卞公欲還出楚師以伐魯榮成伯曰不可君之於臣其威大矣不能令於國而恃諸侯諸侯其誰暱之若得楚師以伐魯魯既不違夙之取卞也必用命焉守必固矣若楚之克魯諸姬不復闚焉而況君乎彼無亦置其同類以服東夷而大攘諸夏將天下是王而何德於君其予君也若不克魯君以蠻夷伐之而又求入焉必不獲矣不如予之夙之事君也不敢不悛醉而怒醒而喜庸何傷君其入也乃歸

春王正月公在楚　夏五月公至自楚

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楚人使公親襚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襚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於西門之外諸侯大夫皆至于墓楚郟敖即位王子圍為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且無使季氏葬我

閽弒吳子餘祭

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閽以刀弒之

穀梁　閽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名姓閽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閽弒吳子餘祭仇之也

附　鄭子展卒子皮即位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為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子大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宗周之闕而夏肆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

也巳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問之棄同即異是謂離
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齊高
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賓出司馬侯言於知
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
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
之將及矣

詩 縣縣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
亦莫我顧縣縣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
他人母亦莫我有縣縣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他
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詩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
曷月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
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
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附 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
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
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
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
子于承匡之歲也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
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
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
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有六旬也趙孟問其縣大夫
則其屬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
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
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為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為君
復陶以為絳縣師而廢其輿尉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
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有趙孟以為大夫有

伯瑕以為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
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

晉侯使士鞅來聘

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耦
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王父為一耦公臣公
巫召伯仲顏莊叔為一耦鄫鼓父黨叔為一耦

杞子來盟

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慍
曰齊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

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能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于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魯之于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于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杞文公來盟

吳子使札來聘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爲魯

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愼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

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與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

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于欒高之難聘于
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
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愼之以禮
不然鄭國將敗適衞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孫發
公子朝曰衞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衞如晉將宿于戚聞
鍾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
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
燕之巢於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
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

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
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
難

公羊　何賢乎季子讓國也其讓國奈何謁也餘祭也夷
眛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
立之以爲君謁曰今若是迮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
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爲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
諾故諸爲君者皆輕死爲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
尚速有悔於予身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眛
也立夷眛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
者長庶也卽之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闔廬曰先君
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子故也將從先君
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
宜立者也僚惡得爲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
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弒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篡
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
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

齊高止出奔北燕

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于北燕高止好以事
自爲功且專故難及之爲高氏之難故高豎以盧叛閭
丘嬰帥師圍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齊人立
敬仲之曾孫酀良敬仲也高豎致盧而出奔晉

冬仲孫羯如晉

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

附　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
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子晳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
有伯有將強使之子晳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鄭大

夫盟於伯有氏禆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然明曰政將焉往禆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不然將亡矣

附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愎子晳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

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時子圍爲令尹）

通嗣君也穆叔問王子之爲政何如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illegible]）將與焉助之匿其情矣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蔡景侯爲大子般娶于楚通焉大子弒景侯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或叫于宋大廟曰譆譆（音僖熱也）出出（[illegible]）鳥鳴于亳社如曰譆譆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

公羊　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傅母不下堂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死

穀梁　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

天王殺其弟佞夫（音[illegible]）　王子瑕奔晉

初王儋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爲靈王御士過諸庭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夫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感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蔿逐成愆成愆奔平畤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晉

附　鄭子產如陳涖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

與也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
公子侈大子卑大夫傲政多門以介於大國能無亡乎
不過十年矣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鄭伯有耆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
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
朝則又將使子晳如楚歸而飲酒子晳以駟氏之甲伐
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子
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

利也罕駟豐同生伯有汰侈故不免人謂子產就直助
彊子產曰豈爲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敝或主彊直難
乃不生姑成吾所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
謀而遂行印段從之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
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
入癸卯子石入皆受盟于子晳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
盟于大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已
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
晨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

帶帥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
天所與伯有死于羊肆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
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子駟氏欲攻
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
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復命於介餘晉駟帶追之
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於河使公孫肸入盟大夫
己巳復歸於子蟜之卒也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
焉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於是歲
在降婁降婁中而旦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歲不及

此次也已及其亡也歲在娵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婁
附　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蒍掩而取其室申無宇曰王子
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
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絕民之
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
免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
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爲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

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介于澶淵旣而無歸於宋

附　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爲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于邑邑將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旣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旣死使太史命伯石爲卿辭太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爲人也使次己位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子張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

及三年又誦之曰吾有子弟子產誨之吾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附　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爲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旣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又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從

附　齊子尾害閭丘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伐陽州我問師故子尾殺閭丘嬰以說於我師工僂灑渻竈孔虺賈寅出奔莒出羣公子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公作楚宮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卒毀也立敬歸之娣
齊歸之子公子裯穆叔不欲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
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
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
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
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
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附　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
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

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
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厚其牆垣
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
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
供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
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
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
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
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

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廄繕修司空以時平
易道路圬人以時塓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
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
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
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
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
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夭癘不
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
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

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
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
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
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
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
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莒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犂比公虐
國人患之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去疾奔齊

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通路也趙文子問焉曰延州
來季子其果立乎巢隕諸樊閽戕戴吳天似啓之何如
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
今嗣君乎甚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親而事有
序其天所啓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
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

附 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過鄭印段
迋勞于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
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

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
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子
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
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
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
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
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
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
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

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
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
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
何毀之吾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
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
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
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
惟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
吾不信也

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
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
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
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
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
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
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
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
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

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

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爲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昭公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元年

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氏伍舉爲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于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令尹命太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于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于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于

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許之入逆而出遂會于虢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于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于諸侯猶詐晉而駕焉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爲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爲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穮是蔉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爲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信也能爲人則者不爲

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爲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於牲上而已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楚伯州犂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犂曰子姑憂子晳之欲背誕也子羽曰當壁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晉樂王鮒曰小

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敬子與子家持之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

三月取鄆

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

於叔孫而爲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爲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羣吏處不辟汙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汙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賞其賢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埸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王伯之令也引其封疆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自無令王諸侯逐進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恤大舍小足以爲盟主又焉用之封疆之削何國蔑有

主齊盟者誰能辯焉吳濮有釁楚之執事豈其顧盟莒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鄆爲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

附

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賦小宛之二章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爲王矣何如對曰王弱令尹疆其可哉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不義而彊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彊不義也令尹爲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諸侯

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彊
取不義而克必以爲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
因 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于會楚人將以叔孫穆子
爲戮晉樂王鮒求貨於穆子曰吾爲子請於楚穆子不
予梁其踁謂穆子曰有貨以衛身也出貨而可以免子
何愛焉穆子曰非汝所知也承君命以會大事而國有
罪我以貨私免是我會吾私也茍如是則又可以出貨
而成私欲乎雖可以免吾其若諸侯之事何夫必將或
循之曰諸侯之卿有然者故也則我求安身而爲諸侯

法矣君子是以患作作而不衷將或導之是昭其不衷
也余非愛貨惡不衷也且罪非我之由爲戮何害楚人
乃赦之
附 叔孫歸曾夭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曾夭謂
曾阜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爲國也忍其外
不忍其內焉用之阜曰數月於外一旦於是庸何傷賈
而欲贏而惡囂乎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
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
附 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子
皮戒趙孟禮終趙孟賦瓠葉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
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夫人
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趙孟
辭私於子產曰武請於冢宰矣乃用一獻趙孟爲客禮
終乃宴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蘩曰小
國爲蘩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子皮賦野有死
麕之卒章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
無吠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
免於戾矣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

附 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雒汭劉子曰美哉
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
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
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
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
趙孟之謂乎爲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
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怒
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
附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

禽埒犯俱告子産子産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
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晳盛飾入布
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
子晳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
氏子晳怒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
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晳傷而歸告大夫曰
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産曰
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
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

卷之十　七

其親五者所以爲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
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晳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
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
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鄭放游
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産咨于大叔大叔曰吉不能亢身
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
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
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于諸游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illegible]

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癸丑
鍼適晉其車千乘后子享晉侯造舟於河十里舍車自
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
於此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女叔
齊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
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
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
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爲一世無道國未
艾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

卷之十　八

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
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
及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
而愒日其與幾何
附　鄭爲游楚亂故六月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
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
實薰隧公孫黑强與於盟使太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子
産弗討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莒展輿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展輿奔吳

叔弓帥師疆鄆田

因莒亂也

附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僑聞之君子有

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晳對曰其與幾何無禮

年來趙孟卒 [illegible]

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

附 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于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

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于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

[illegible]

生也於文皿蟲為蠱穀之飛亦為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國 平公有疾秦景公使醫和視之出曰疾不可為也是謂遠男而近女惑以生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不生天命不祐若君不死必失諸侯趙文子聞之曰武從二三子以佐君為諸侯盟主於今八年矣內無苛慝諸侯不二子胡曰良臣不生天命不祐對曰自今之謂和聞之曰直不輔曲明不規闇拱木不生危松柏不生埤吾子不能諫惑使至於生疾又不自退而寵其政八年

之謂多矣何以能久文子曰醫及國家乎對曰上醫醫國其次疾人固醫官也文子曰子稱蠱何實生之對曰蠱之慝穀之飛實生之物莫伏於蠱莫嘉於穀穀興蠱伏而章明者也故食穀者晝選男德以象穀明宵靜女德以伏蠱慝今君一之是不饗穀而食蠱也是不昭穀明而皿蠱也夫文皿蟲為蠱吾是以云文子曰君其幾何對曰若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過是晉之殃也

國 趙文子為室斲其椽而礱之張老夕焉而見之不謁

趙文子聞之賀而往曰吾不善子亦告我何其速也
對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礱之加密石焉諸侯礱之大
夫斲之士首之備其物義也從其等禮也今子貴而忘
義富而忘禮吾懼不免何敢以告文子歸令之勿礱也
匠人請皆斲之文子曰止爲後世之見之也其斲者仁
者之爲也其礱者不仁者之爲也
附 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城犫櫟郟鄭人懼子
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
患焉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爲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
還伍舉遂聘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弒之遂殺其二
子幕及平夏右尹子干出奔晉宮廄尹子晳出奔鄭殺
大宰伯州犁于郟葬王于郟謂之郟敖使赴於鄭伍舉
問應爲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
子圍爲長
楚公子比出奔晉
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皆百人之
餼趙文子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底祿以德德鈞以年年
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彊禦
已甚詩曰不侮矜寡不畏彊禦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
干齒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惟命且臣
與羈齒無乃不可乎史佚有言曰非羈何忌楚靈王即
位薳罷爲令尹薳啓彊爲太宰鄭游吉如楚葬郟敖且
聘立君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
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
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爲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大史氏
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
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賦緜之卒章韓子
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
武子賦節之卒章既享宴於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
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韓子
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見子雅子
雅召子旗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見子
尾子尾見彊宣子謂之如子旗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

之日夫子君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
附　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
之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
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其官不備其宗器宣其德
行順其憲則使越於諸侯諸侯親之戎狄懷之以正晉
國行刑不疚以免於難及桓子驕泰奢侈貪欲無藝畧
則行志假貸居賄宜及於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及
懷子改桓之行而修武之德可以免於難而離桓之罪
以亡於楚夫郤昭子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

寵以泰於國其身尸於朝其宗滅於絳不然夫八郤五
大夫三卿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唯無德也今
吾子有欒武子之貧吾以為能其德矣是以賀若不憂
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
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其自
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賜
附　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
晉侯晉侯謂之少齊謂陳無宇非卿執諸中都少姜為
之請曰送從逆班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

夏叔弓如晉
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
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為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敢辱
郊使請辭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
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
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
後己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

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
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
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
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
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
助天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為
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為褚師子產曰印也
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
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

木焉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
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叔向言陳無宇於
晉侯曰彼何罪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
不共君求以貪國則不共而執其使君刑已頗何以為
盟主且少姜有辭冬十月陳無宇歸
附 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梁丙曰
甚矣哉子之為此來也子大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

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
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
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
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
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曰
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
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
煩不獲二大夫退子大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
子之後乎

四豆為區四區為釜三量豆區釜也比公量皆加一至鍾則比舊一加六斗四升非市與山同價物市價同海三老上壽中壽下壽

附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
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
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祿
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
收寡人徼福於太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
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
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
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
在縗絰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

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群臣實受其貺
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
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如何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
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
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
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
往也
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
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
刖足之屨
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

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猶胡
公大姬已在齊矣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
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
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欒
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皂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
不悛以樂慆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
旦丕顯後世猶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
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
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肸

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初景公欲更晏
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
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
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
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
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既已
告于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為是省於刑君子曰
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
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

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
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
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
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

附

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
授之以策曰子豐有勞於晉國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
以胙乃舊勳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
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一為禮於晉猶荷其祿況以禮
終始乎初州縣欒豹之邑也及欒氏亡范宣子趙文子

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溫吾縣也二宣子曰自郤稱以
別三傳矣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文子病之乃舍
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文子為
政趙獲曰可以取州矣文子曰退二子之言義也違義
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其以徼禍也君子曰弗
知實難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豐氏故主韓
氏伯石之獲州也韓宣子為之請之為其復取之之故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為介（使謀上客）及郊遇懿伯之忌（椒叔父）敬

子不入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乃先受
館敬子從之
附　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
立王之故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
其不往則宋之盟云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宣子使
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修宋盟也君苟思
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
邑寡君猜焉君實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
在楚猶在晉也張趯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小人糞

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大
叔曰吉賤不獲來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將無事
吉庶幾焉
秋小邾子來朝
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
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羣好
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
所福也季孫從之
八月大雩

旱也
附　齊侯田于莒盧蒲嫳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
奚能為公曰諾吾告二子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
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九月子雅
放盧蒲嫳于北燕
北燕伯款出奔齊
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燕大夫比以
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
附　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產乃具

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
附　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
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
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
不易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間君若苟無四方
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
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
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
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

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曰晉有三
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
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
嶽三塗陽城大室荊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
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
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亨神人不聞其務險
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啟其疆
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
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公是以

為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
三者而不修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
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
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
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晉侯許之楚
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
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
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
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

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偪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
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
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

附　齊公孫竈卒司馬竈見晏子曰又喪子雅矣晏子曰
惜也子旗不免殆哉姜族弱矣而嬀將始昌二惠競爽
猶可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

春王正月大雨雹　四年

季文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
有不為灾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

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冱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
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
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灾其出入也時食
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
羔而啟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
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
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
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
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水棄而不用風

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爲災誰能禦之七月之卒
章藏氷之道也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
邾子宋世子淮夷會于申
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
衛侯辭以疾鄭伯先待于申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
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
愼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
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

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
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
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
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
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
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
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所未見者有六焉
又何以規宋太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
請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墮幣

焉敢謝後見徐子吳出也以爲貳焉故執諸申楚子示
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
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爲黎
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爲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
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
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愎諫不過十年
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善亦如之
德遠而後興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執齊慶封殺之　遂滅賴

楚子以諸侯伐吳使屈申圍朱方克之執齊慶封而盡
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
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
弗聽負之斧鉞以徇于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弒
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
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
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於中
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

紆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遷賴于鄢楚子欲遷許于賴
使鬬韋龜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
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
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
穀梁 靈王使人以慶封令於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弑其
君者乎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
弑其兄之子而代之爲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孔子曰
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
九月取鄫

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
用師徒曰取
附 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已爲蠆尾
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曰苟利社稷死
生以之且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
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渾
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
貪敝將若之何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
禮鄭先衛亡偪而無法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

何上之有
附 冬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
於夏汭箴尹宜咎城鍾離薳啟彊城巢然丹城州來東
國水不可以城彭生罷賴之師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問
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夢
天壓己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豭喙號之曰
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及宣伯

奔齊饋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
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所宿
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
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
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爲豎有寵長使爲政公孫明知
叔孫於齊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
逆之田於丘蕕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强與
孟盟不可叔孫爲孟鍾曰爾未際饗大夫以落之既具
使豎牛請日入弗謁出命之日及賓至聞鐘聲牛曰孟

有北婦人之客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牛
又强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
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叔孫
曰何為曰不見既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
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饑渴授之
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
人使寘饋于个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十二月叔孫
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
仲昭子與南遺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杜洩將以路
葬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
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
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
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
吾子為司徒實書名夫子為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為
司空以書勳今死而弗以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
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
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

春王正月舍中軍　五年

舍中軍卑公室也毀中軍於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中軍
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
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
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以書使杜洩告於殯曰子固
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
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
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
季孫命杜洩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吾子為國政未
改禮而又遷之羣臣懼死不敢自也既葬而行仲至自
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
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
之庭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
遺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
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
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
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為
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初
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以示卜楚

丘曰是將行而歸爲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
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以下
其二爲公其三爲卿日上其中食日爲二旦日爲三明
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故曰爲子祀日之謙當鳥
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
君子于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
爲火火焚山山敗於人爲言敗言爲讒故曰有攸往主
人有言言必讒也純離爲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
其名曰牛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故曰其爲子
後乎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

公如晉

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
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爲自郊勞
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
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
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
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
圖其終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

出逆行繫傳

閽刖足使守門司宮宮刑者

陪加也俗今有卓

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
叔侯於是乎知禮

附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
索氏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
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愼吾威儀
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從而不失
儀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
度之以二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大夫曰晉吾仇
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
吾以韓起爲閽而以羊舌肸爲司宮足以辱晉吾亦得
志矣可乎大夫莫對薳啟彊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
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
恥人朝聘有珪享頫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机而
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飧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
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
役晉無楚備以敗于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于鄢自
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illegible]能
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

啓其直此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
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麇至求昏而薦女君親送
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
奈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
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
之選也韓襄爲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箕襄邢帶
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
族皆彊家也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輔韓須
楊石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

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中行伯魏舒帥之其
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
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
過也大夫無辱厚爲韓子禮王欲敖叔向以其所不知
而不能亦厚其禮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
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莒人愬於晉晉侯欲止公范獻
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
也爲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閒而以師
討焉乃歸公公至自晉莒人來討不設備叔弓敗諸蚡
泉莒未陳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薳射以繁
揚之師會於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聞
吳師出薳啟彊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楚
子以馹至於羅汭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
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

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
王怒之疾徐而爲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
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怠而忘其死亡無日
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
備矣敝邑雖羸若早修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
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爲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
知備以禦不虞其爲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
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今此行也
其庸有報志乃弗殺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

於萊山遂射師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
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
楚無功而還以蹷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
薳啟彊待命于雩婁
附 秦后子復歸於秦景公卒故也
附六年 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
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
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
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

卷之十　三十五

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
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
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
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
幸以成之弗可爲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
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
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
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
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

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
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
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旣不
承命敢忘大惠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
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爲六月鄭災
夏季孫宿如晉
拜莒田也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
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今豆
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韓宣子曰寡君以爲驩也對

卷之十　三十六

曰寡君猶未敢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
而後卒事晉人以爲知禮
宋華合比出奔衛
宋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
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旣盟于
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
亥欲代右師乃與寺人柳比從爲之徵曰聞之久矣公
使代之見於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
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

斯吳女其畏哉

附　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也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柤辭不敢見固請見之見如見王（以鄭伯如王）以其乘馬八匹私面見子皮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樵樹不採蓺不抽屋不強匄（乞也）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舍不爲暴主不恩賓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爲王也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竟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邪也　正也）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

矣民胥效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無寧以善人爲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爲善民猶則之況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

楚薳罷帥師伐吳

徐儀楚聘於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薳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於房鍾獲宮廄尹棄疾子蕩歸罪于薳洩而殺之

冬叔弓如楚

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

齊侯伐北燕

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晉侯許之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

春王正月暨齊平　七年

齊求之也齊侯次于虢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公孫皙曰受服而退俟釁而動可也盟于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甕玉櫝斝耳不

克而還

附　楚子之爲令尹也爲王旌以田芋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爲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閽入焉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毛草木）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臣隸隸臣

僕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未可得也遂赦之

三月公如楚

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大宰薳啟彊曰臣能得魯侯薳啟彊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奉承以來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曰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臨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

國 靈王為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安民以為樂聽德以為聰致遠以為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鏤為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囂庶為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為明而以察清濁為聰也先君莊王為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則宋公鄭伯問誰相禮則華元駟騑問誰贊事則陳侯蔡侯許男頓子其大夫侍之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為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之數年乃

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大宰啟疆請於魯侯懼之以蜀之役而僅得以來使富都那豎贊焉而使長鬣之士相焉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內外小大遠邇皆無害焉故曰美若於目觀則美縮於財用則匱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爲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天子之貴也唯其以公侯爲官正而以伯子男爲師旅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於遠近而小大安之也若

欲民利以成其私欲使民蒿焉忘其安樂而有遠心其爲惡也甚矣安用目觀故先王之爲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于大卒之居臺度于臨觀之高其所不奪穡地其爲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地於是乎爲之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官寮之暇於是乎臨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夫爲臺榭將以教民利也不知其以匱之也若君謂此臺美而爲之正楚其殆矣

附　楚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既而悔之

遠啟疆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

日擇人二日因民三日從時

附　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謝息爲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挈缾之知守不假器禮也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閒晉而取諸杞吾與子桃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柞乃遷于桃晉人爲杞取成

附　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

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祀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
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
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
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
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子產為豐施歸
州田於韓宣子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為能任其事而賜
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
以聞於君私致諸子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
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

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為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埸
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
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為請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
侯以與宣子宣子為初言病有之以易原縣於樂大心宋大夫

附　鄭人相驚以伯有伯有良霄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
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
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
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
孫洩子孔子及良止伯有子以撫之乃止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

以良止伯有非厲也故並立洩使若以大義繼絕者以解說于民亦不可使知之故

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為子產
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
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
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
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
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況良霄我先
君穆公之冑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
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
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

為鬼不亦宜乎

公孫鉏之子字子南……

附　子皮之族飲酒無度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齊師
還自燕之月罕朔殺罕魋子皮弟罕朔奔晉韓宣子問其位於
子產子產曰君之羈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
違從大夫之位罪人以其罪降古之制也朔於敝邑亞
大夫也其官馬師也獲戾而逃唯執政所寘之得免其
死為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為子產之敏也使從嬖大
夫

秋八月辰衛侯惡卒

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衛事晉爲睦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故諸侯貳詩曰鶺鴒在原兄弟急難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況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於衛之嗣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

九月公至自楚

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

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傚孟僖子可則效矣

陪 單獻公棄親用羈襄頃之族殺獻公而立成公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婤姶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己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史朝亦夢康叔謂己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晉韓宣子爲政聘于諸侯之歲婤姶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弱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遇屯之比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

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
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
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
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為弱足者居侯主社稷臨祭
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
乎故孔成子立靈公十二月葬衛襄公

附

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
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
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
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
方築虒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
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
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哿矣能言巧
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
必有咎夫子知之矣

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大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
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
有廢疾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哀
公縊

叔弓如晉

賀虒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虒祁也史趙見子
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大叔曰若
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

附

齊子尾卒子旗（[illegible]無宇）欲治其室殺梁嬰逐子成（子尾臣）子工子車（皆子尾屬）
皆來奔而立子良氏之宰其臣曰孺子長矣而相吾室
欲兼我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于子尾亦授甲將助
之或告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將往又數人告於道
遂如陳氏桓子將出矣聞之而還游服（易常服）而逆之請命對
曰聞彊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曰弗聞子盍亦授甲無
宇請從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濟
吾又寵秩之（謂立宰）其若先人何子盍謂之周書曰惠不惠茂
不茂康叔所以服弘大也桓子稽顙曰頃靈福子吾猶（齊二君）
有望遂和之如初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干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楚人執

楚殺之公子黑肱奔鄭
狄虎于紂
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
穀梁　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爲防置
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槷流旁握御轚者不得入
車軌塵馬候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
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
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于射宮射而中
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
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
是公子勝疾師師不孫吳圍陳宋戴惡會之冬十一月
滅陳與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楚人將殺之請寘之既
又請私私於幄加絰於顙而逃使穿封戌爲陳公曰城
麇之役不諂停飲酒於王王曰城麇之役女知寡人之
及此女其辟寡人乎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禮
以息楚國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
曰何故對曰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
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
陳卒亡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于
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
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
矣
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九年
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黶會楚子于陳

許遷于夷
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
之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人于陳以夷濮西田益
之遷方城外人于許
附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
王使詹桓伯辭于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
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
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
之建母弟以藩屏周亦其廢隊是爲豈如弁髦而因以

嘗之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螭魅故允姓之姦居于
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
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
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
冕木水之有本源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
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
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
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
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使趙成

如周弔且致閻田與襚反潁俘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
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

夏四月陳災

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
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水火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
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
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

附

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卒于戲陽殯于絳未葬晉侯飲
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

曰女為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
學人舍業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為股肱股肱或虧何
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為
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
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
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
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
氏而立其外嬖為是悛而止

秋仲孫貜如齊

孟僖子如齊殷聘

冬築郎囿

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
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夏齊欒施來奔 十年

齊惠欒高氏皆耆酒信內多怨彊於陳鮑氏而惡之有
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
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則亦授甲矣使視
二子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

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欒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銔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戰于稷欒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欒施高彊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謙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爲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桓子

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桓子召子山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屨而反棘焉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于反子城子公公孫捷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桓公是以霸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穆孟姬爲之請高唐陳氏始大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於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

叔孫婼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亡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

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昭子至自晉大夫皆見高彊見而退昭子語諸大夫曰爲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爲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宮輦而歸君親推之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忠爲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喪夫人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詩曰不自我先

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
十有二月宋公戌卒
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喪柳熾炭于位將至則去
之比葬又有寵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十一年
景王問於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
此蔡侯般弑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弗過此矣楚將有
之然壅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蔡子在申召
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今
卷之十　五十五
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楚子伏甲而
饗蔡侯于申醉而執之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
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于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
肸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于陳曰
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
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
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
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
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
無拯不可沒振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祲祥修好禮也泉丘人有女夢
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盟于清丘之
社曰有子無相棄也僖子使助薳氏之簉反自祲祥宿
于薳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
敬叔
卷之十　五十六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
曹人杞人于厥憖
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
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
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憖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子產曰
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弗德天將棄
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
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矣晉人使狐父
請蔡于楚弗許

附　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襘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襘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爲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無守氣矣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葬齊歸公不感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爲魯郊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

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爲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

附　楚子城陳蔡不羹使棄疾爲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

焉至於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于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國　靈王城陳蔡不羹使僕夫子晳問於范無宇曰吾不服諸夏而獨事晉何也唯晉近我遠也今吾城三國賦皆千乘亦當晉矣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乎對曰其在志也國爲大城未有利者昔鄭有京櫟衛有蒲戚宋有

蕭蒙魯有弁費齊有渠丘晉有曲沃秦有徵衙叔段以京患莊公鄭幾不封櫟人實使鄭子不得其位衛蒲戚實出獻公宋蕭蒙實殺昭公魯弁費實弱襄公齊渠丘實殺無知晉曲沃實納齊師秦徵衙實難桓景皆志於諸侯此其不利者也且夫制城邑若體性焉有首領股肱至於手拇毛脈大能掉小故變而不勤地有高下天有晦明民有君臣國有都鄙古之制也先王懼其不帥故制之以義旌之以服行之以禮辯之以名書之以文道之以言既其失也易物之由夫邊境者國之尾也譬

之如牛馬處暑之既至䖟蝱之既多而不能掉其尾臣亦懼之不然是三城也豈不使諸侯之心惕惕焉子晳復命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是言誕也右尹子革侍曰民天之生也知天必知民矣是其言可以懼哉三年陳蔡及不羹人納棄疾而殺靈王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鄭簡公卒將為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

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堋弗毀則日中而堋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為遂弗毀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宋元公立）公享之為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

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十二年

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衆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取郠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慭遂如晉

附 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

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為焉其以中儁也齊君弱吾君歸不來矣穆子曰吾軍帥彊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公孫傁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

附 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白狄別種）遂入昔陽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緜皋歸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

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遺子）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

叔仲穆子且告之故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為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叔仲子欲搆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婼也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婼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慭謀季氏慭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強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為忠率事以信為共供養三德為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裳參成

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於朝曰吾不為怨府

楚子伐徐

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我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

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羮賦皆千
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
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
君王命剝圭以為鏚柲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
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
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
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志周行天下將皆必有
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

獲沒於祇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
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
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
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
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
豈其辱於乾谿

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王患之謂史老曰吾欲已子
張之諫若何對曰用之實難已之易矣若諫君則曰余
左執鬼中右執殤宮凡百箴諫吾盡聞之矣寧聞它言

白公又諫王如史老之言對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
於神明以入於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
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
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
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以為
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
若天旱用女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
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
叡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未乂故三年默以思道

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為輔又
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修余無余
棄也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惡規諫者不亦難乎齊桓
晉文皆非嗣也還軫諸侯不敢淫逸心類德音以得有
國近臣諫遠臣謗輿人誦以自誥也是以其入也四封
不備一同而至於有畿田以屬諸侯至于今為令君桓
文皆然君不獨憂於二令君而欲自逸也無乃不可乎
周詩有之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臣懼民之不信君也
故不敢不言不然何急其以言取辱也王病之曰子復

諱不穀雖不能用吾猶寘之於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敢
言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爲瑱也
遂趨而退歸杜門不出七月乃有乾谿之亂
晉伐鮮虞
因肥之役也
春叔弓帥師圍費 十有三年
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
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爲之令
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

邑若惲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
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
南氏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
楚子之爲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及卽位奪
薳居田遷許而質許圍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
父死焉王使與於守而行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王奪鬭
韋龜中犨又奪成然邑而使爲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
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

因群喪職之族啟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
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
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晳及郊
而告之情强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
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已徇於蔡曰蔡公召二
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
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予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
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
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

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
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
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爲名故請爲武軍蔡公知之曰欲
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爲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
猈先入因正僕人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爲王
公子黑肱爲令尹次于魚陂公子棄疾爲司馬先除王
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
劓師及訾梁而潰王聞群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
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

知擠于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
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
入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
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
於楚王沿夏將欲入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
奸王命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
王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夏五月癸亥王縊於芋尹申
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

公羊　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

然後令于乾谿之役曰比已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
里衆皆罷而去之靈王經而死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
不忍也子玉（觀從字）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
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
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晳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
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
爲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棄疾卽
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實訾敖殺囚衣之王服而流
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illegible]）使子旗（蔓成然字）爲令尹楚師還自
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平王封陳蔡復遷邑致群
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對曰臣
之先佐開卜乃使爲卜尹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犨
櫟之田事畢弗致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犨
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犨櫟降服而對曰
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姑歸不穀有
事其告子也他年芋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初靈

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
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
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群
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
群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
密埋璧於大室之庭使五人齊（作齋）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
王肘加焉子干子晳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
紐鬬韋龜屬成然焉且曰棄禮違命楚其危哉子干歸
韓宣子問於叔向對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

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爲羈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忌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弒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芈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

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棄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爲輔佐有莒衛以爲外主有國高以爲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爲腹心有魏犨賈佗以爲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爲外主有欒郤狐先以爲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子國有奥主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爲取郠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告于

吳晉侯會吳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治兵於邾南甲車四千乘三十萬人羊舌鮒攝司馬遂合諸侯於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次于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爲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共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啟行遲速唯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

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鄫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令諸侯日中造于除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子大

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兵好以為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懷錦奉壺飲氷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

附　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爲爲善矣唯夫子知我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荆焉平王即位

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隱大子之子廬歸于蔡悼大子之子吳歸于陳

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

吳滅州來

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叔孫意如至自晉十四年

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爲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于晉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爲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吾豈無大國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爲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爲請從君惠於會宣子患之謂叔向曰

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雖獲歸骨于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爲子除館于西河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

附　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僞廢疾使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間而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遂劫南蒯曰群臣不忘其君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

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韓
期五日遂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政夫對曰臣欲張
公室也子韓皙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
祁慮癸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
附 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振
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
慝舉淹滯禮新敘舊祿勳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簡東
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
附 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與養氏比而求無厭

王患之九月楚子殺鬬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鬬辛居
鄖以無忘舊勳
八月莒子去疾卒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慼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
輿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輿郊公惡公子鐸而
善於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
出君而納庚輿許之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
奔齊公子鐸逆庚輿於齊齊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
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

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
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
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
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
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
墨賊殺皋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
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
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乎丘之
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

以寬魯國晉不為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
不為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十五年
春將禘於武宮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
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涖事乎二月癸酉禘
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
夏蔡朝吳出奔鄭
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
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

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
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
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惟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
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
其爲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
可以獲城何故不爲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
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

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
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
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
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
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
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
賈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
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
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

戮一人以鼓子載鞮歸
國　中行伯既克鼓以鼓子宛支來令鼓人各復其所非
寮勿從鼓子之臣曰夙沙釐以其孥行軍吏執之辭曰
我君是事非事土也名曰君臣豈曰土臣今君實遷臣
何賴於鼓穆子召之曰鼓有君矣爾止事君吾定而祿
爵對曰臣委質以狄之鼓未委質以晉之鼓也臣聞之
委質爲臣無有二心委質而策死古之法也君有烈名
臣無畔質敢即私利以煩司寇而亂舊法其若不虞何
穆子嘆而謂其左右曰吾何德之務而有是臣也乃使

行既獻言於頃公與鼓子田於河陰使夙沙釐相之
國　范獻子聘於魯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曰
不爲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徧戒其所
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爲笑焉唯不
學也人之有學也猶木之有枝葉也木有枝葉猶庇蔭
人而況君子之學乎
冬公如晉
平丘之會故也
附　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

栲以晉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文伯揖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闕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其後襄之二路鏚鉞秬鬯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勳而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

之以彝器旌之以車服明之以文章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且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

春齊侯伐徐　十六年

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其是之謂乎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

附　三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于客間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為之笑而不陵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獄之放紛會朝

之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
弗知僑之耻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執政之嗣
也爲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
立於朝而祀於家有祿於國有賦於軍喪祭有職受脤
歸脤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
所僑焉得耻之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
也子寧以他規我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
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
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

子不可偷也若屬有讒人交鬬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
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
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
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
名之患僑聞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
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
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
有吾且爲鄙邑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
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

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鋭乎韓子買諸賈
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
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
以聞敢以爲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
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
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匄奪
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於
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
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若

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爲也僑若獻玉不知
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
敢辭之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
起亦以知鄭志子齹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
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賦
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大叔拜宣
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
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
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

于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
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
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
死也敢不藉手以拜

夏公至如晉

公至自晉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
矣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爲常能無
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

附 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
子產曰有事於山藝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
官邑

春小邾子來朝 十七年

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菽穆公賦菁菁
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
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
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
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
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
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
謂也當夏四月謂之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
有異志不君君矣

秋郯子來朝

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
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
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
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
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
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
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
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
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
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
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
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天子失官學在

四戎猶信 賈逵注西方鷞鳩攻木之工東方鶅雉摶
墻之工南方翟雉攻金之工北方鶅雉文皮
之工伊洛翬雉設五色之工春扈鳲鳩相土宜趣耕者
夏扈竊玄趣耘者秋扈竊藍趣收斂者冬扈竊黃趣蓋
藏者棘扈竊丹為果驅鳥者行扈唶唶為民驅鳥者宵
扈嘖嘖夜為農驅獸者桑扈竊脂為蠶驅雀者老扈鷃
鷃趣民收麥不得
晏起皆以收民事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于雒與三塗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于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遂滅陸渾數之以

其貳于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公

冬有星孛於大辰

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于夏為三月于商為四月于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大皞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為帝丘其星為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吳伐楚陽匄為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

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吳公子光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十八年

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火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

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
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
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
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
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鄭之未
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
焉弗良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
矣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火作
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

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於大宮使公孫登徙
大龜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於先君使府人庫人各
儆其事商成公儆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
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
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禳火于玄冥
回祿祈于四鄘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
市使行人告于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
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
附 鄭子產為火故大為社祓禳於四方振除火災乃簡

兵大蒐將為蒐除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
庭小過期三日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
命速除乃毀于而鄉子產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毀子產
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毀於北方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
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
危況其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
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
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撊然授兵登陴將以誰
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

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
以啟貪人薦為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
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
晉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
六月邾人入鄅 妘姓國一云姒姓禹後
鄅人藉稻邾人襲鄅鄅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
遂入之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莊公
反鄅夫人而舍其女
秋葬曹平公

秋樊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

冬許遷于白羽

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于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于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于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鄭曰余俘邑也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土不可易國不可小許不可俘讎不可啓君其圖之楚子說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于析實白羽

附 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令尹子瑕城郟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

附 楚子之在蔡也郹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大子建及即位使伍奢爲之師費無極爲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爲之聘于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

附 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爲之作重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周固贏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無乃不可乎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國無經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王樹德於民以除之夏書有之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愷悌君子干祿愷悌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既民力凋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爲潢污也其竭也無日矣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吾周官之於災備也其所怠棄者多矣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王其圖之王

弗聽

春宋公伐邾　十九年

鄅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宋公伐邾圍蟲取之乃盡歸鄅俘邾人郳人徐人會宋公同盟于蟲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許悼公瘧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

穀梁　止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

附　楚子爲舟師以伐濮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太子建居于城父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齊高發伐莒莒子奔紀鄣使孫書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嫠婦及老託于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齊師入紀

冬葬許悼公

穀梁　日卒時葬不使止爲弒父也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許世子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

附　是歲也鄭駟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其父兄立子瑕子產憎其爲人也且以爲不順弗許亦弗止駟

氏聳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亂兵猶憚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

之縣鄙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
附 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子旗
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
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
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
無寇讎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忘寢與食非
撫之也
附 鄭大水龍鬭於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為禜焉子產
弗許曰我鬭龍不我覿也龍鬭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
卷之十下 九十三
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
附 令尹子瑕言蹷由於楚子曰彼何罪諺所謂室於怒
市於色者楚之謂矣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蹷由
附 年下 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茲宋有亂國
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
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
附 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
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
對曰君一過多矣何信於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
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太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
使城父人執己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
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
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
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
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無極曰奢之子材若
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
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曰爾適
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
卷之十 九十四
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
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智也知死不辟勇也父
不可棄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為愈伍尚歸奢聞員
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
楚之利於州于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欲反其讎不可
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
見鱄設諸焉而耕於鄙
吳越春秋 胥貫弓執矢去楚楚追之無人之野胥乃張
弓布矢使者俯伏而走胥聞太子建在宋欲往之道遇
申包胥曰楚王殺我父兄為之奈何申包胥曰吾教子
報楚則為不忠教子不報則無親友也子行矣子能亡

之吾欲有之子能危之吾能安之胥遂奔宋宋亂乃與
太子建奔鄭鄭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胥與勝奔吳
到昭關追者在後幾不得脫至江有漁父乘船而上渡
之千潯之津既渡漁父視之有饑色乃以餉胥延之乃
潛身于深葦之中有頃父來持麥飯鮑魚羹求之不得因
呼曰蘆中人蘆中人胥乃出應曰性命屬天今屬丈人
食畢因請姓字漁父曰今日凶凶兩賊相逢吾所謂渡
楚賊也兩賊相得得形於默何用姓字爲子爲蘆中人
吾爲漁丈人富貴莫相忘也胥去誡漁父曰掩子之盎
漿無令其露漁父諾胥行數步顧視漁者已自沉於江
矣胥至吳中道乞食適會女子擊綿于瀨水之上女子
知非恒人遂發其簞筥長跪而與之子胥再餐而止又
謂女子曰掩夫人之壺漿勿令其露女子嘆曰嗟乎妾
獨與母居三十未嫁何宜饋飯而與丈夫越虧禮義妾
不忍也子行矣胥行反顧女子已自投于瀨水矣嗚呼
貞明乾操其丈夫女哉子胥之吳被髮佯狂跣足塗面
行乞于市市人罔有識者市吏
善相因語之王而與之俱入

夏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

公　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爲公子喜時之後諱也
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曹伯廬卒于師公子喜時見
負芻之當主也逡巡而退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
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爲之諱也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鄄有役則反之無則取
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
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

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爲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
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
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
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
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
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
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鼃寘戈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
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閎中齊氏用戈
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
聞亂乘驅自閱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
貳車及公宮鴻駵魋駟乘于公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
遇公于馬路之衢遂從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
其闕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踰而從
公公如死鳥析朱鉏宵從竇出徒行從公齊侯使公孫
青聘于衛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衛
君也乃將事焉遂從諸死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
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
於朝曰阿下執事臣不敢貳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

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乃止衛侯固請
見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為未致使故也衛侯以為乘
馬賓將掫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
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
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
死親執鐸終夕與於燎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
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
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遂盟國人公子朝褚師圃子
玉霄子高魴出奔晉殺宣姜衛侯告寧于齊且言子石

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苑何忌辭曰
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
及況在群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琴張聞宗魯死將
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
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
不犯非禮

附 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
亡愈於死先諸華亥僞有疾以誘群公子公子問之則
執之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

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取
太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為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
慼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啟與華氏盟以為質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公孫忌樂舍司馬彄向宜向鄭楚
建郳甲出奔鄭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閻敗子城子城適
晉華亥與其妻必盥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
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
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於

華費遂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
長乎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
詢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華向奔陳華登奔吳
向寧欲殺太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
且歸之有庸使少司寇牼以歸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
人以三公子為質必免公子既入華牼將自門行公遽
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

附 齊侯疥遂痁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
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

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

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爲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爲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布常無藝（布常政無有法制）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作爲教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

附　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

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齊侯至自田晏子侍於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

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附

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國

天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單穆公曰不可作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鐘以鮮其繼若積聚既喪又鮮其繼生何以殖且夫鍾不過以動聲若無射有林耳不及也夫鐘聲以為耳也耳所不及非鐘聲也猶目所不見不可以為目也夫目之察度也不過步武尺寸之間其察

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間耳之察和也在清濁之間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是故先王之制鐘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鐘也聽之弗及比之不度鐘聲不可以知和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故必聽和而視正聽和則聰視正則明聰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能思慮純固以言德於民民歆而德之則歸心

為上得民心以殖義方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然則能樂夫耳內和聲而口出美言以為憲令而布諸民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從之不倦成事不貳樂之至也口內味而耳內聲聲味生氣氣在口為言在目為明言以信名明以時動名以成政動以殖生政成生殖樂之至也若視聽不和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和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慝之度出令不信刑政放紛動不順時民無據依不知所力各有離心上失其民作則不濟求則不獲

其何以能樂三年之中而有離民之器二焉國其危哉王弗聽問之伶州鳩對曰臣之守官弗及也臣聞之琴瑟尚宮鍾尚羽石尚角匏竹利制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聖人保樂而愛財財以備器樂以殖財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議革木一聲夫政象樂樂從和和從平聲以和樂律以平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詩以道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物得其常曰樂極極之所集曰聲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如是而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物備而樂成上下不罷故曰樂正今細過其主妨於正用物過度妨於財正害財匱妨於樂細抑大陵不容於耳非和也聽聲越遠非平也妨正匱財聲不和平非宗官之所司也夫有和平之聲則有蕃殖之財於是乎道之以中德詠之以中音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寧民是以聽若夫匱財用罷民力以逞淫心聽之不和比之不度無益

於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聞也王不聽卒鑄大鐘

附　二十一年　天王將鑄無射伶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輿也而鐘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鍾之輿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摦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嘉樂生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安也）則樂窕則不咸（不充滿人心）摦則不容（不容入心）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摦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

國　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百官軌儀

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由是第之二曰大蔟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三曰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爲之六閒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元閒大呂助宣物也二閒夾鐘出四隙之細也三閒中呂宣中氣也四閒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閒南呂贊陽秀也六閒應鍾均利器用俾

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奸物也細鈞有鐘無鎛昭其大也大鈞有鎛無鐘甚大無鎛鳴其細也大昭小鳴和之道也和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貴之王曰七律者何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黿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鶉及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凡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和然後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當辰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則也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于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以大蔟之下宮布令于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辠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反及嬴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故謂之嬴亂所以優

柔容民也

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蔡太子朱失位位在卑太夫送葬者歸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嘆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今蔡侯始卽位而適卑身將從之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叔孫爲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爲士鞅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爲十一

牢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宋華費遂生華貙華多僚華登貙爲少司馬多僚爲御士與貙相惡乃譖諸公曰貙將納亡人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死如可逃何遠之有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司馬嘆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貙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

卷之二十　二百七

酬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張匄尤之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宜僚盡以告張匄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匄不勝其怒遂與子皮臼任鄭翩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牼禦諸橫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卒

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爲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爲災陽不克也故常爲水於是叔輒哭日食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

附　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戍宋廚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獲其二帥公子苦雂偃州員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衆從之公

卷之二十　二百八

自揚門見之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卽之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翟僂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華姓居于公里亦如之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衞公子朝救宋與華氏戰于赭丘鄭翩願爲鸛其御願爲鵝子祿御公子城莊堇爲右干犨御呂封人華豹張匄爲右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將注豹則

鬭矣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豹射(射不中)出其間將注則又關
矣曰不狎鄙(不更迭射則爲鄙夫)抽矢城射之殪張匄抽殳而下射之折股(城先射匄)
扶伏而擊之折軫又射之死干犫請一矢城曰余言女
於君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干刑而從子君焉用
之子速諸乃射之殪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
呼見華貙曰吾爲欒氏矣貙曰子無我迋不幸而後亡
使華登如楚乞師華貙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
出食於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楚薳越帥師將逆華氏
大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
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

冬蔡侯朱出奔楚
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于楚君王
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
東國朱愬于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
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太子其子與君同惡
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
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如晉及河鼓叛晉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閒晉之取鼓也既獻而反鼓子焉又叛於鮮虞荀吳略
東陽使師僞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
之以鼓子鳶鞮歸使涉佗守之
春齊侯伐莒 二十二年
齊北郭啓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曰齊帥賤
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
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莒於是乎大惡其君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楚薳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憂無
寧以爲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
父兄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
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
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諸侯
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
利也不如出之以爲楚功其亦無能爲也已救宋而除
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宋華亥向寧華定
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宋公使公孫忌爲
大司馬邊卬爲大司徒樂祁爲司城仲幾爲左師樂大

心爲右師樂祁爲大司寇以靖國人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劉獻
公之庶子伯蚠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爲人也願殺之又
惡王子朝之言以爲亂願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
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
爲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己犧何害
王弗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
王有心疾崩于榮錡氏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蚠見
王遂攻賓起殺之盟群王子于單氏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
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
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以逐劉子劉子奔揚單子逆悼
王于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單子出王子
還與召莊公謀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背盟
而克者多矣從之樊頃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遂奉王以
追單子及領大盟而復殺摯荒以說劉子如劉單子亡
奔于平時群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鬷延定稠子
朝奔京丙寅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辛未鞏簡公敗
績于京甲午公亦敗焉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
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單子欲告急于晉以王如平時遂如圃車次于皇劉子
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盟百官于平宮辛卯鄩
肸伐皇大敗獲鄩肸壬辰焚諸王城之市八月司徒醜以王
師敗績于前城百工叛己巳伐單氏之宮敗焉庚午反
伐之辛未伐東圉冬十月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
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庚申單子劉蚠以王師
敗績于郊前城人敗陸渾于社
冬十月王子猛卒
王子猛卒敬王即位館于子旅氏十二月晉籍談荀躒
賈辛司馬督帥師軍于陰于侯氏于谿泉次于社王師
軍于汜于解次于任人晉負遺帥徵右行詭濟師取前
城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伐京毀其西南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　二十二年
邾人城翼還將自離姑公孫鉏曰魯將御我欲自武城

還循山而南徐鉏丘弱茅地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蹷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士彌牟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

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叔孫旦而立期焉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為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

始至

晉人圍郊

二師圍郊郊鄩潰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師告閒

庚戌還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莒子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庚輿將出聞烏存執殳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苑羊牧之曰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弒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

戊辰吳敗頓吳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熸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

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

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

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爲三軍以繫於後中軍

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

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

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

奔

公羊。君死於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

尹氏立王子朝

單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六月王子朝入于尹尹圉

誘劉佗殺之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

而敗劉子還召伯奐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單子劉子

樊齊以王如劉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鄩羅納諸

莊宮尹辛敗劉師于唐又敗諸鄩尹辛取西闈攻蒯蒯

潰

八月乙未地震

南宮極震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

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

東王必大克

附　楚太子建之母在郹召吳人而啟之冬十月吳太子

諸樊入郹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薳越追之

不及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徼之薳越曰再敗君師死

且有罪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縊於薳澨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公爲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

公羊。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殺恥也

附　楚囊瓦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

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

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愼其四竟結其四援民

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

吳是懼而城于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

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場

修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鄰國愼

其官守不僭不貪不懦不耆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

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

于武文土不過同愼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

是賊不亦難乎

附 昭二十二年 召簡公南宮嚚以甘桓公見王子朝劉子謂萇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戊午王子朝入于鄔

叔孫舍至自晉

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踁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為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

附 乾祭王城北門 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士伯立于乾祭而問于介衆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冬十月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溫人南侵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為石王定而獻之與之東訾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

傳 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期年

秋八月大雩

旱也

冬吳滅巢

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埸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于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圉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其王之謂乎

史記 初吳邊邑卑梁氏處女與楚邊邑鍾離之女爭桑兩家怒相攻滅卑梁人卑梁大夫怒發邑兵攻鍾離楚王聞之怒發兵攻卑梁吳王聞之大怒亦發兵使公子光因建母家攻楚遂滅鍾離居巢楚乃恐而城郢

叔孫婼如宋　二十五年

叔孫婼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
氏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
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
能有禮乎無禮必亡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
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祁佐退
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
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
季公若之姊爲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

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若從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
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
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
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
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
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
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
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
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
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
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爲五色章爲五聲
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爲禮以奉之爲六畜五牲三
犧以奉五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爲九歌八風
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外
內以經二物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
明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

以類其震曜殺戮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
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
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鬬喜生於好怒
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
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
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
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
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
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

周爲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
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
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
而退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而欲背
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
有鸜鵒來巢
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謡有之曰鸜之鵒之公
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
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遥遥禂父喪勞宋父以
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童謡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
乎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秋書再雩旱甚也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楊州
初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甲公鳥死季公亥與公
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姒與饔人檀通
而懼乃使其妾抶己以示秦遄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
不可而抶余又訴於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

告公之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卞而執夜姑
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爲之請平
子使豎勿内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
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鷄鬭季氏介其鷄郈氏爲之金距
平子怒益宫於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
伯之從弟會爲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
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臧
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
弓於公爲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爲告公果
公賁公果公賁使侍人僚柤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
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
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
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
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
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敢在
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
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闞公居於長府九月伐季氏
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

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蘊蘊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己亥公孫于齊次于楊州

齊侯唁公于野井

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爲近故也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

二十五家爲社

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繾綣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爲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爲而何守焉乃不與盟

公羊　唁公者何昭公將弒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爲無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弒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婁委已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終弒而敗焉走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曰奈何君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再拜顙慶子家駒曰慶子免君於大難矣子家駒曰臣不佞陷

宴於大難君不忍加之以鈇鑕賜之以死再拜顙高子
執箪食與四脡脯國子執壺漿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餕
饔未就敢致糗于從者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
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衽受高子曰有夫不祥君
無所辱大禮昭公蓋祭而不嘗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
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
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
禮敢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
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

卷之十 [illegible]

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
以出敢固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
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昭公曰喪
人其何稱景公曰孰君而無稱昭公於是噭然而哭諸
大夫皆哭既哭以人為菑以幦為席以鞍為几以遇禮
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

[illegible]之少而棄國之蠢奚道至
[illegible]我者我不能用內無
[illegible]之猶秩達也孤其根而柔
[illegible]公辭未言以語晏子曰使
[illegible]夫愚者多
[illegible]不聞路後辯辭之昔

[illegible]於臨菑[illegible]
[illegible]月齊侯唁公[illegible]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illegible]
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
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
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
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
言於幄內曰將安眾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
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昭子
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

卷之十 [illegible]

歸公徒執之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夢太子欒即位於廟己與平公
服而相之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為
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群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歿
唯是楄柎所以藉幹者請無及先君仲幾對曰君若以
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群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
之度先君有命矣群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
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祇辱宋公遂行己亥卒于

曲棘

附　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以卜為信與僭

僭吉臧氏老將如晉問會請往昭伯問家故盡對及內

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再三問不對歸及郊會逆問又

如初至次於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郈郈魴

假使為賈正焉計於季氏臧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桐

汝之閭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

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及昭伯從公平

子立臧會會曰僂句不余欺也

卷之七十　一百二十七

附　楚子使薳射城州屈復茄人焉城丘皇遷訾人焉使

熊相禖郭巢季然郭卷子大叔聞之曰楚王將死矣使

民不安其土民必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

夏公圍成　二十六年

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

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齮能貨子猶為高氏後

粟五千庾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

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於齊侯

曰羣臣不盡力於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

宋元公為魯公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

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

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群臣從魯君以卜焉若可師有濟

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

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

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

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

于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

衆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師及齊師戰于炊鼻齊子

卷之七十　一百二十八

淵捷從洩聲子射之中楯瓦繇朐汰輈七入者三寸聲

子射其馬斬鞅殪改駕人以為鬷戾也而助之子車曰

齊人也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子車曰衆

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洩叱之洩曰軍無私

怒報乃私也將亢子又叱之亦叱之冉豎射陳武子中

手失弓而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鬒鬚眉甚口平

子曰必子彊也無乃亢諸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林

雍羞為顏鳴右下苑何忌取其耳顏鳴去之苑子之御

曰視下顧苑子刜林雍斷其足鑋而乘於他車以歸顏

鳴三人齊師呼曰林雍乘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謀納公也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壬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國

子期祀平王祭以牛俎於王王問於觀射父曰祀牲何及對曰祀加於舉天子舉以大牢祀以會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大牢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上下有序民則不慢王曰其小大何如對曰郊禘不過繭栗烝嘗不過把握王曰何其小也對曰夫神以精明臨民者也故求備物不求豐大是以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九祭十日十二辰以

致之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畡數以奉之明德以昭之和聲以聽之以告徧至則無不受休毛以示物血以告殺接誠拔取以獻具為齊敬也敬不可久民力不堪故齊肅以承之王曰芻豢幾何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王曰祀不可以已乎對曰祀所以昭孝息民撫國家定百姓也不可以已夫民氣縱則底底則滯滯久不振生乃不殖其用不從其生不殖不可以封是以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日卿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時天子徧祀群臣品物諸侯祀天地三辰

及其土之山川卿大夫祀其禮士庶人不過其祖日月會于龍狵土氣含收天明昌作百嘉備舍群神頻行國於是乎烝嘗家於是乎嘗祀百姓夫婦擇其令辰奉其犧牲敬其粢盛潔其糞除慎其采服禋其酒醴帥其子姓從其時享虔其宗祝道其順辭以昭祀其先祖肅肅濟濟如或臨之於是乎合其州鄉朋友婚姻比爾兄弟親戚於是乎弭其百苛殄其讒慝合其嘉好結其親暱億其上下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諸

儀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刲羊擊豕夫人必自舂其盛況其下之人其誰敢不戰戰兢兢以事百神天子親舂禘郊之盛王后親繅其服自公以下至於庶人其誰敢不齊肅恭敬致力於神民所以攝固者也若之何其舍之也王曰所謂一純二精七事者何也對曰聖王正端冕以其不違心帥其羣臣精物以臨監享祀無有苛慝於神者謂之一純玉帛爲二精天地民及四時之務爲七事王曰三事者何也對曰天事武地事文民事忠信王曰所謂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畡數者何也

對曰民之徹官百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爲百姓姓有徹品十於王謂之千品五物之官陪屬萬爲萬官官有十醜爲億醜天子之田九畡以食兆民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

國

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禋絜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爲之祝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舊典者爲之宗於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謂之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

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人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無有要質民匱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爲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薦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敘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爲司

焉氏黷神其祖以取威於民曰重實上天黎實下地遭世之亂而莫之能禦也不然夫天地成而不變何比之有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尹文公涉于鞏焚東訾弗克單子如晉告急劉人敗王城之師于尸氏戊辰王城人劉人戰于施谷劉師敗績劉子以王出次于渠王城人焚劉王宿于褚氏丁丑王次于萑谷庚辰王入于胥靡辛巳王次于滑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冬十月王起師于滑辛丑在郊遂次于尸十一月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以叛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圉澤次于隄上癸酉王入于成周盟于襄宮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

召氏　河南縣卽郟鄏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爲都是爲王城洛陽縣周公營下都以遷殷頑民是爲成周平王東遷定居王城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偪徙都成周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

為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於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頿王亦克能修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於靈王生而有頿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慢棄刑法倍奸齊盟傲很威儀矯誣先王晉為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荊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

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嫡則擇立長
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
后及太子壽早夭卽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亦唯
伯仲叔季圖之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
子朝干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
爲

附 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
道不謟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
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

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
國若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
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
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附 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嘆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
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
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
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
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
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
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
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
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
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
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
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
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
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

於天地以爲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 二十七年

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
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于晉以觀諸侯楚莠
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
馬之屬以濟師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
汭而還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
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
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

[illegible][illegible]鱄設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
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於
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羞者獻體改
服於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鈹者夾承之及體以相
授也光偽足疾入于堀室鱄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抽
劍刺王鈹交於胸遂弑王闔廬以其子為卿季子至曰
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
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
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吳公子掩餘奔徐

公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

楚殺其大夫郤宛

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為右領與費無極比而
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
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
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為惠已甚吾無
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
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
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
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
焉而還又誤群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
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
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子惡聞之遂
自殺也國人弗爇令曰不爇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
菅焉或取一秉秆焉國人投之遂弗爇也令尹炮之盡
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
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費氏自以為王專禍楚
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

將如何令尹病之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
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孫未
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
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
公徒之怒而啟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
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
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

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
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爲難二子
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
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晉籍秦致
諸侯之戍于周
附 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慆久
矣使君亡者必此衆也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
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爲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
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

附 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沈尹戌
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廐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
興謗讟至于今不已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
爲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
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
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
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
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
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
疆埸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
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
敢不良圖九月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
說于國謗言乃止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
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仲之子曰重爲
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出
公如晉次于乾侯 二十八年

春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
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
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
其亦使逆君使公復於竟而後逆之
附 晉祁勝與鄔臧通室祁盈將執之訪於司馬叔游叔
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
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
討國何有焉遂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爲之言於晉侯
晉侯執祁盈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慭使吾君聞勝與

戮之死也以為快乃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
食我伯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初
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
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
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
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
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黰
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
實有豕心貪惏無饜忿纇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
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
以為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
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
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
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附

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為政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分
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司馬彌牟為鄔大夫賈辛為祁
大夫司馬烏為平陵大夫魏戊為梗陽大夫知徐吾為
涂水大夫韓固為馬首大夫孟丙為盂大夫樂霄為銅

鞮大夫趙朝為平陽大夫僚安為楊氏大夫謂賈辛司
馬烏為有力於王室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
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
於魏子以賢舉也魏子謂成鱄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
為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為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
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
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
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
一也詩曰惟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
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
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
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
刑威曰君慈和偏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
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
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
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鬷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
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
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

言不笑御以如皐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乎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如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附　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嘆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嘆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嘆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嘆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

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二十九年

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

詩邶風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

公如晉次于乾侯

平子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啟服塹而死公將爲之櫝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幃裹之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公衍公爲之生也其母偕出公衍先生公爲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爲生其母先以告公爲爲兄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務人爲此禍也且後生而爲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爲大子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穀梁　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非我罪也

附　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尹固之後也有婦人遇之周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爲禍行則數日而

反是夫也其過三歲乎

附 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鬷川鬷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於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坻伏鬱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

正曰后土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得生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群龍無首吉坤之剝曰龍戰于野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修及熙為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犂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

冬十月鄆潰

穀梁 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

附 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以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

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爲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爲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爲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爲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

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

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禦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間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爲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使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彊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胄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於諸華光又甚文

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爲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滅徐徐子章羽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

附

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

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
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
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
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三十一年

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
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
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
躒訊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

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
刑命君若以臣爲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
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
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
異心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
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
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
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
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
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
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曰君怒未息子
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
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

附 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
還楚師遷潛於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戌右司馬
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臝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
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
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
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

冬黑肱以濫來奔

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
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
終爲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

然私屬不爲義救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爲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夏吳伐越

始用師于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爲伯父憂我一二親暱甥舅不遑啟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文侯文公）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於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於是焉在

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爲成命

國　劉文公與萇弘欲城成周爲之告晉魏獻子爲政說萇弘而與之將合諸侯衛彪傒適周聞之見單穆公

曰萇劉其不沒乎周詩有之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昔武王克殷而作此詩也以爲飫歌名之曰支以遺後之人使永監焉夫禮之立成者爲飫昭明大節而已少曲與焉是以爲之日惕其欲教民戒也然則夫支之所道者必盡知天地之爲也不然不足以遺後之人今萇劉欲支天之所壞不亦難乎自幽王而天奪之明使迷亂棄德而即慆淫以忘其百姓其壞之也久矣而又將補之殆不可矣水火之所犯猶不可救而況天乎諺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昔孔甲亂夏四

世而隕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帝甲亂之七世而隕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興幽王亂之十有四世守府之謂多胡可興也夫周高山廣川大藪也故能生之良材而幽王蕩以爲魁陵糞土溝瀆其有悛乎單子曰其咎孰多曰萇叔必速及夫將以道補者也夫天道道可而省不萇弘反是以誑劉子必有三殃違天一也反道二也誑人三也周若無咎萇叔必爲戮雖晉魏子亦將及焉若得天福其當身乎若劉氏則必子孫實有禍夫子而棄常法以從其私欲用巧變以崇天災勤百姓以爲

已名其殃大矣是歲也魏獻子合諸侯之大夫於翟泉遂田於大陸焚而死及范中行之難萇弘與之晉人以爲討二十八年殺萇弘及定王劉氏亡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己未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

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爲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后之姓於今爲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爲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爲上卿至于文子武子

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愼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定公

春王元年

公羊 定何以無正月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曷爲未可知在季氏也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

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衛彪傒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而田於大陸焚焉還卒於甯范獻子去其柏椁以其未復命而田也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薛宰曰宋爲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爲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爲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

若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啟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齊高張後不從諸侯晉女叔寬曰周萇弘齊高張皆將不免萇弘違天高子違人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為不可奸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為實使群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群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

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

穀梁　先君無正終則後君無正始也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何為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正君乎國然後即位也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榮駕鵝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鵝曰吾欲為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不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

九月大雩

穀梁　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月之為雩之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何謂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雩者為旱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焉請哉請乎應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夫請者非可詒託而往也

立煬宮 公爲氏 煬公以弟繼兄故季孫立之以掩公之嫡立定之非
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宮九月立煬宮
冬十月隕霜殺菽
穀梁 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以殺而不殺舉輕其曰菽
舉重也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穀梁 言新有舊也作爲也有加其度也 孔氏 雉門公宮南門之中門
觀謂之闕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其上縣法象其狀魏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謂之觀兩觀也象魏也闕也一物三名也

冬楚人伐吳
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爲
我使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
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
克之獲楚公子繁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閽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
邾子在門臺臨廷閽以缾水沃廷 小便也 邾子望見之怒閽曰
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鑪炭爛

遂卒莊公卞急而好潔故及是
附 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獲晉觀虎恃其勇也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修邾好也
附 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
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
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
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
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曰君

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群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
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
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
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
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
以其子元以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請伐楚
附 鬬且廷見令尹子常子常與之語問蓄貨聚馬歸以
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令
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殆必亡者也夫畜聚貨

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害民之財用國馬足以行軍
公馬足以稱賦不是過也公貨足以賓獻家貨足以共
用不是過也夫貨馬郵則闕於民民多闕則有離畔之
心將何以封矣昔鬬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
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脯
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至于今令尹秩之成王每出子
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
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
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

莊王之世滅若敖氏唯子文之後在至于今處鄖爲楚
良臣是不先恤民而後己之富乎今子常先大夫之後
也而相楚君無令名於四方民之羸餒日日已甚四境
盈壘道殣相望盜賊司目民無所放是之不恤而蓄聚
不厭其速怨於民多矣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
夫民心之慍也若防大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子常其
能賢於成靈乎成不禮於穆願食熊蹯不獲而死靈不
顧於民一國棄之如遺跡焉子常爲政而無禮不顧
甚於成靈其獨何力以待之期年乃有柏舉之戰子常

奔鄭
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
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
召陵侵楚
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
弗得言于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
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
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
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

明日或旆以會晉於是乎失諸侯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
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
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
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徼大罪也
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
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

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皋鼬將
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
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
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
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
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
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
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
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

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
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
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
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閻之土以
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
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
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
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啟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
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

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啟商惎間王室王
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
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
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
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大宰康叔為司
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
之穆也曹為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
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
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

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
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
長衛侯於盟反自召陵鄭子大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
為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
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
無犯非義

楚人圍蔡

秋楚為沈故圍蔡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

楚囊瓦出奔鄭

吳員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犁之孫嚭爲吳大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

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

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旣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于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

穀梁　子胥父誅于楚也挾弓持矢而干闔廬闔廬曰大之甚勇之甚爲是欲興師而伐楚子胥諫曰臣聞之君不爲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讐臣弗爲也於是止蔡昭公朝于楚有美裘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得歸歸乃用事乎漢曰苟諸侯有欲伐楚者寡人請爲前列焉楚人聞之而怒爲是興師而伐蔡蔡請救于吳子胥曰蔡非有罪楚無道也君若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爲是興師而伐楚何以不言救也救大也

庚辰吳入郢

吳從楚師及淸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鬬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鬬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涉雎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澨傷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爲禽焉謂其

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
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剄而裹
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涉雎濟江入于雲中王寢
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鍾
建負季芊以從由于徐蘇而從鄖公辛之弟懷將弒王
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
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
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違彊陵弱非勇
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

卷之十一　十二

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鬬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
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
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
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
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已爲王曰以
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
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於今未改若難
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楚竟敢不
聽命吳人乃退鑢金初宦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王

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爲利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
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
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
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虐始於
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
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
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
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
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

卷之十一　十三

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
而坐秦師乃出　詩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讎云云
公羊　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于
君之室大夫舍于大夫之室蓋妻楚王之母也
穀梁　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何以不言滅也欲存
楚也昭王之軍敗而逃父老送之曰寡人不肖亡先君
之邑父老反矣何憂無君寡人且用此入海矣父老曰
有君如此其賢也以衆不如吳以必死不如楚相與擊
之一夜而三敗吳人

子胥右秋　伍胥以不得昭王乃掘平王之墓鞭之三百
左足踐腹右手抉其目誚之曰誰使汝用讒諛之口殺
我父兄豈不冤哉申包胥亡在山中使人謂曰子之
報讐不以甚乎子胥曰日暮路遠倒行而逆施之也
國　聚　申胥如秦乞師嬴楷潛行上峰山跣踐躇
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晝夜而彈鳴不絕人
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
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乃蘇

附　王人殺子朝于楚

夏歸粟于蔡

以周亟矜無資

於越入吳

吳在楚也

卷之十二　十四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
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
彼爲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爲費
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
謂陽虎子行之乎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
逐仲梁懷殺公何藐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庚寅大詛逐
公父歜及秦遄皆奔齊

國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
吾穿井而獲狗何也對曰以丘之所聞羊也丘聞之木
石之怪曰夔蝄蜽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墳羊

國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
而主猶績懼干季氏之怒也其以歜爲不能事主乎其
母嘆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居吾語女
昔先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
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
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
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

卷之十二　十五

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宜序民事少采夕
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
粢盛而後即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
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慆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
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
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
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
紞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
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

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
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
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
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
爾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
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
國　季康子問於公父文伯之母曰主亦有以語肥也對
曰吾能老而已何以語子康子曰雖然肥願有聞於主
對曰吾聞之先姑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子夏聞之曰

善哉商聞之曰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夫婦學
於舅姑者也
國　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從
之及寢門弗應而入康子辭於朝而入見曰肥也不得
聞命無乃罪乎曰子弗聞乎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
朝合神事於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
內朝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焉上下同之夫外朝子將
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皆非吾所敢
言也

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饗其宗老而爲賦綠衣之
三章老請守龜卜室之族師亥聞之曰善哉男女之饗
不及宗臣宗室之謀不過宗人謀而不犯微而昭矣詩
所以合意歌所以詠詩也今詩以合室歌以詠之度於
法矣
國　公父文伯之母朝哭穆伯而莫哭文伯仲尼聞之曰
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
國　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闢
門與之言皆不踰閾祭悼子康子與焉酢不受徹俎不

宴宗不具不繹繹不盡飫則退仲尼聞之以爲別於男
女之禮矣
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
士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
共先祀者請無瘠色無洵涕無搯膺無憂容有降服無
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仲尼聞之曰女知莫如婦
男知莫如夫公父氏之婦知也夫欲明其子之令德也
附　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
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

大敗夫槩王于沂吳人獲薳射於柏舉其子帥奔徒以
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子期子蒲滅唐九月夫槩王歸
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爲堂谿氏吳師敗楚師于
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
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
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
又戰于公婿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

附

楚子入于郢初鬬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
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
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臼藍尹亹涉其
帑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惟思舊怨以
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王賞鬬辛
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鬬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鬬懷
子西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申包胥曰吾
爲君也非爲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
爲諸遂逃賞王將嫁季芈季芈辭曰所以爲女子遠丈
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爲樂尹王之在隨也子
西爲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

使由于城麇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
辭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
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
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

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六年

鄭滅許因楚敗也

附

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作亂于周鄭於是
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六月晉閻沒戍周且城
胥靡

二月公侵鄭　公至自侵鄭

公侵鄭取匡爲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往不假道于衛及
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于豚澤衛侯怒
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
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
鞶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
苟憂之將以爲之質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

昔德鮮乃不可乎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為相睦也而
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
姑待之若何乃止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强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
幣晉人兼享之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
能居魯而息肩于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
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
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為必適晉故强為之請
以取入焉

附 吳太子終纍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
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揚令尹子西
喜曰乃今可為矣於是乎遷郢於鄀而改紀其政以定
楚國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
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
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
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見溷而行趙簡子
逆而飲之酒于綿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
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為也
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范獻子言於晉侯曰
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
討也乃執樂祁
附 陽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
父之衢
附 七年天王處于姑蕕辟儋翩之亂也春二月周儋翩入于
儀栗以叛單武公劉桓公敗尹氏于窮谷

附 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齊侯衛侯盟于沙
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
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
乃盟于瑣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

宵軍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
死苫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
還不敗

附　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晉籍秦送王王入于王城館
于公族黨氏而後朝于莊宮二月巳丑單子伐穀城劉
子伐儀栗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盂以定王室

春王正月公侵齊　公至自侵齊

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
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

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殪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
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偽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
猛也殿

附　趙鞅言于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
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士鞅曰三年止之
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獻子私謂子梁曰寡君懼不得
事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溷代子子梁以告陳寅陳寅
曰宋將叛晉是棄溷也不如待之樂祁歸卒于大行士
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

二月公侵齊　三月公至自侵齊

公侵齊攻廩丘之郛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遂毀
之主人出師奔陽虎偽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猛
逐之顧而無繼偽顛虎曰盡客氣也苫越生子將待事
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公會晉師于瓦

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
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晉於是
始尚羔

賈誼新書　齊人攻魯道亶父時宓子賤治亶父父老請
日麥已熟矣令民自艾可益食且不資寇三請弗聽俄
而麥畢還乎齊寇季孫聞之怒使人讓之宓子蹙然曰
今年無麥明年可樹不耕者得養是樂有寇也且一歲
之麥於魯不加強喪之不加弱令民有自取之心其創
必數年不息季孫聞之曰使穴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趙簡子曰群臣誰敢盟衛君者
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
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衛侯怒
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惟禮是
事而受此盟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

六年鄭伐晉圍
公侵鄭圍蟲之

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為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絏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

報伊闕也遂侵衛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師侵衛晉故也

從祀先公　盜竊寶玉大弓

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己更孟氏

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

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築室于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

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子言辨舍爵于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

公羊　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陽虎拘季孫孟氏與叔孫氏迭而食之睋而鍥其板曰某月某日將殺我于蒲

國力能救我則於是至乎日若時而出臨南者陽虎之
出也御之於其乘焉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世有
子子可以不免我死乎臨南曰有力不足臣何敢不勉
陽越者陽虎之從弟也爲右諸陽之從者車數十乘至
于孟衢臨南投策而墜之陽越下取策臨南駷馬而由
乎孟氏陽虎從而射之矢著于莊門然而甲起於琴如
弑不成却反舍于郊皆說然息或曰弑千乘之主而不
克今此可乎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如丈夫何睋而
曰彼哉彼哉趣駕既駕公斂處父帥師而至慬然後得

免自是走之晉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

穀梁　寶玉者封圭也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周公受賜
藏之魯

胡　鄭駟歂嗣子大叔爲政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
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靜
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
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
人猶愛其樹况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
矣

得寶玉大弓

陽虎歸寶玉大弓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
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
鮑文子諫曰臣嘗爲隸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
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灾若之何取之陽虎欲
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
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
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
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

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
車鍥其軸麻約而歸之載葱靈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
之囚于齊又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
氏其世有亂乎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此
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先登求自門出死于霤下東
郭書讓登犂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絶
而後下書左彌先下書與王猛息猛曰我先登書斂甲

[illegible]之[illegible]　以逆己謝衛　[illegible]

曰襄者之難今又難焉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皆卑
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
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
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
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
師敗之齊侯致禚媚杏于衛齊侯賞犁彌犁彌辭曰有
先登者臣從之晳幘而衣貍製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
子也吾貺子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乃賞犁彌齊
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

免乃得其尸公三禭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先歸之坐
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犁彌言
于齊侯　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
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illegible]兩君合好而
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
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
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

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
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
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
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
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
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
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
讙龜陰之田　全杜氏　三邑皆汶陽田
穀梁　夾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

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
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為來為命司馬止之
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
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
狄之俗何為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
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
史記　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
使使告魯為好會會於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
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illegible]

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為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旍旄羽祓矛戟劍撥鼓譟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卻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

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群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為之奈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

晉趙鞅帥師圍衛

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邯鄲午于寒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熸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于衛西門殺人於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啟門亦以徒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中不啟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為馬正使公若為郈宰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圉人曰吾

以劍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偽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公若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為之宣言於郈中

曰侯犯將以郈易于齊齊人將遷郈民衆兇懼駟赤謂
侯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郈也
而得紓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且盍
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
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
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
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駟赤先如宿侯犯
殿每出一門郈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
甲出有司若誅之羣之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

吾未敢以出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駟赤止而納
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
宋樂大心出奔曹
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子梁之尸辭僞有疾乃使
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子明漏字謂桐門右師曰吾猶
衰絰而子擊鐘何也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旣而告人
曰已衰絰而生子余何故舍鐘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
右師將不利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
桐門右師

宋公子地出奔陳
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子
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
之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
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頗
焉子爲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
止辰爲之請弗聽辰曰是我迋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
誰與處冬母弟辰曁仲佗石彄出奔陳
叔孫州仇如齊

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竟
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
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
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爲寡君賜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十一年
春宋公母弟辰曁仲佗石彄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
大心從之大爲宋患寵向魋故也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
始叛晉也

衛侯孟彄帥師伐曹
衛公孟彄伐曹克郊還滑羅殿未出不退於列其御曰
殿而在列其為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寧為無勇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
圍成
一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
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
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人及公側仲尼命申
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

卷之十一　三十四

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
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
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家語　孔子初仕為中都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
强弱異任男女別途路無拾遺器不雕偽行之一年而
西方之諸侯則焉于是二年定公以為司空乃別五土
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由司空為司寇
設法而不用無姦民孔子為司寇攝行相事於是朝政
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于兩觀之下尸于朝
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為政始
誅之或者為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天下有大惡者五
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
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
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
撮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熒衆其强禦足以反是獨
立此乃人之奸雄也不可以不除初魯之販羊有沈猶
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
愼潰氏者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及孔

卷之十一　三十五

子之為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
愼潰氏越境而徙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羔豚者
不飾價男女行者別於途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
順四方客至於邑者不求有司皆如歸焉
孔子之始攝政也國人謗之曰麛裘而鞞投之無戾鞞
之麛裘投之無郵三月政成化行民誦之曰袞衣章甫
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
史記　孔子與聞國政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伯伯
則吾地近焉我為之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

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廁遲乎於是選國中女子好
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
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
受之乃語魯君爲周道遊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
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君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
猶可以止桓子卒受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
於大夫孔子遂行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
可以死敗優哉游哉唯以卒歲遂適衛

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郥氏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
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
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
皆斂諸大夫之軒唯邴意茲乘軒齊侯欲與衛侯乘與
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
之駕也寡人請攝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
乃止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
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爲邯鄲而寘
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
于晉陽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劍而入
涉賓不可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
唯所欲立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
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
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告趙
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爲後可也安
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趙孟不可秋七

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晉趙鞅歸于晉

范皋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爲亂於范氏梁嬰父嬖於
知文子文子欲以爲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魏襄
子亦與范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
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皋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
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
已不鈞矣請皆逐之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
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疆曰三折肱知爲良

晉唯伐君爲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
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
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荀寅士吉射奔朝
歌韓魏以趙氏爲請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

國　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請曰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障
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誡襄子曰晉國
有難而無以尹鐸爲少無以晉陽爲遠必以爲歸

國　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曰必墮其壘培吾將往焉若
見壘培是見寅與吉射也尹鐸往而增之簡子如晉陽

見壘怒曰必殺鐸也而後入大夫辭之不可曰是昭余
罪也鄭無正進曰昔先主文子少釁於難從姬氏於公
宮有孝德以出在公族有恭德以升在位有武德以盡
爲正卿有溫德以成其名譽失趙氏之典刑而去其師
保基於其身以克復其所及景子長於公宮未及教訓
而嗣立矣亦能纂修其身以受先業無謗於國順德以
學子擇言以教子擇師保以相子今吾子嗣位有文之
典刑有景之教訓重之以師保加之以父兄子皆疏之
以及此難夫尹鐸曰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也委

土可以爲師保吾何爲不增是以修之庶曰可以鑑而
鳩趙宗乎若罰之是罰善也罰善必賞惡臣何望矣簡
子說曰微子吾幾不爲人矣以免難之賞賞尹鐸初伯
樂與尹鐸有怨以其賞如伯樂氏曰子免吾死敢不歸
祿辭曰吾爲主圖非爲子也怨若怨焉

趙簡子嘆曰雀入于海爲蛤雉入于淮爲蜃黿鼉魚鱉
莫不能化唯人不能哀夫竇犫侍曰臣聞之君子哀無
人不哀無賄哀無德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
不登夫中行范氏不恤庶難而欲擅晉國今其子孫將

耕於齊宗廟之犧爲畎畝之勤人之化也何日之有

春　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鞅出奔宋
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
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
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
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戌也驕其
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惟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
也戌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戌以其富也
公叔戌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戌將爲亂衛侯

逐公叔戍與其黨故趙鞅奔宋戍來奔

附 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爲政于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爲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廟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

夏衛北宮結來奔

公叔戍之故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

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檇李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于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間謀救范中行氏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于朝歌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范氏故也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穀梁 脤者何也俎實也祭肉也生曰脤熟曰膰石尚士也石尚欲書春秋諫曰久矣周之不行禮於魯也請行脤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太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太子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

其尸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奔鄭自鄭奔齊太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太子則禍余太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爲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

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十五年

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爲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

壬申公薨于高寢

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鄭罕達帥師伐宋

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

齊侯衛侯次于渠蒢

謀救宋也

冬城漆

書不時告也

哀公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栽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
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
蔡於是乎請遷于吳
附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
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子
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
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
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澆使
椒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
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
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
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
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
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
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
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

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
年之外吳其為沼乎三月越及吳平
附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起師逆之江大夫種
乃獻謀曰夫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夫申胥
華登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夫一人
善射百夫決拾勝未可成夫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履
之不可以授命王不如設戎約辭行成以喜其民以廣
侈吳王之心吾以卜之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
吾足也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焉既罷弊其民而天
奪之食安受其燼乃無有命矣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
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
敢私告於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天王
親趨玉趾以心孤句踐而又宥赦之君王之於越也緊
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
賜乎今句踐申禍無良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
思邊垂之小怨以重得罪於下執事句踐用帥二三之
老親委重罪頓顙於邊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
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

士使寃令焉句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帚以晐姓於王宮一介嫡男奉槃匜以隨諸御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大王豈辱裁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夫諺曰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無成功今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於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于齊吾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若越既改吾又何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申胥諫曰不可許也夫越非實忠心好吳也又非懾畏

吾甲兵之強也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吳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夫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使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獘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然後安受吾燼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熟日長炎炎及吾猶可以戰也為虺弗摧為蛇將若何吳王曰大夫奚隆于越越曾足以為大虞乎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曜吾軍士乃許之成將盟越王又使諸稽郢辭曰以盟為有益乎前盟口血未乾足以結信矣以盟為無益乎君王舍甲兵之威以臨使之而胡重於鬼神而自輕也吳王乃許之荒成不盟

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上乃號令於三軍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大夫種進對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夫雖無四方之憂然謀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也譬如蓑笠時雨既至必求之今君王既棲於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句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執

其手而與之謀遂使之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乏無所使使其下臣種不敢徹聲聞於天王私於下執事曰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句踐女女於王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器畢從寡君帥越國之衆以從君之師徒唯君左右之若以越國之罪為不可赦也將焚宗廟係妻孥沈金玉於江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是以帶甲萬人事君也無乃即傷君王之所愛乎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其孰利乎夫差將欲聽與之成子胥諫

曰不可夫吳之與越也仇讐敵戰之國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將不可改於是矣員聞之陸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黨之國我攻而勝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夫越國吾攻而勝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利也不可失也已君必滅之失此利也雖悔之亦無及已越人飾美女八人納之太宰嚭曰子苟赦越國之罪又有美於此者將進之太宰嚭諫曰嚭聞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與之成而去之句踐說於國人曰寡人不知力之不

足也而又與大國執讐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請更於是葬死者問傷者養生者弔有憂賀有喜送往者迎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然後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于吳其身親爲夫差前馬

吳越春秋　越王志復吳讐日卧則攻之以蓼足寒則漬之以水冬常抱冰夏還握火愁心苦志懸膽於戶出入嘗之不絕於口使國中男女入山采葛以作黃絲之布吳王得之乃復增越之封賜羽毛之飾

附　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好聘且問之仲尼曰無以吾命賓發幣于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既徹俎而宴客執骨而問曰敢問國何爲大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羣神于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爲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社稷之守爲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氏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嵎之山者也爲漆姓在虞夏商爲汪芒氏于周爲長翟今爲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

附　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逢滑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

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修舊怨也

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于

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
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
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
國天有菑癘親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
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
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
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
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
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穀梁　夏四月郊不時也郊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五卜
強也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其牛一也有變而不郊
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卜之不吉則
如之何不免安置之繫而待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
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待正月然
後言牲之變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其養牲雖小不
備可也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
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
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

秋齊侯衛侯伐晉
　秋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
虞人伐晉取棘蒲

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
田及沂西田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
句繹　二年
　春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靈公廢子郢）
初衛侯游于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對曰郢不
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祗
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大子君命也對曰
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
之子輒在乃立輒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趙鞅納衛大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
大子絻八人衰絰偽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
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

精

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
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
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
之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
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
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
焉今鄭爲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
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

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
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
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大
子爲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大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
授大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
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繁
羽御趙羅宋勇爲右羅無勇麇之吏詰之御對曰痁作
而伏衛大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
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

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
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鄭人
擊簡子中肩斃於車中獲其蠭旗大子救之以戈鄭師
北獲溫大夫趙羅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
趙孟喜曰可矣傅傁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初
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尨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
趙孟曰爲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
百人宵攻鄭師取蠭旗于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
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趙孟曰國無小

既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大子
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靷
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靷皆絕
圉
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
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爲寶也幾
何矣曰未嘗爲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
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爲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
訓典以敘百物以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寡君無忘先
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

於于楚民又有數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龜
珠齒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所以共
幣帛以賓享於諸侯者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
訓辭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
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
何寶焉圉聞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
家則寶之玉足以庇蔭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龜
足以憲臧否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
兵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譁囂
之美楚雖蠻夷不能寶也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大
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冬蔡遷于州來
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秦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
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曰庀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
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
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
從之蒙葺公屋自太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
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
至御公立於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爲也
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
者猶拾瀋也於是乎去表之槁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
火曰其桓僖乎
國
仲尼在陳有隼集於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

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
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
于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
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
遠也以示後人使永鑒焉故銘其栝曰肅慎氏之貢矢
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
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
慎氏之貢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
金櫝如之

附　劉氏范氏世爲婚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
鞅以爲討周人殺萇弘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
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卽位既葬康子在朝
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
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
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
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

史記　季桓子病輦而望見魯城喟然嘆曰昔此國幾興
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卽
死若必相魯必召仲尼桓子卒康子欲召之公之魚曰
昔我先君之用不終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
再爲諸侯笑康子曰誰召而可
曰必召冉求於是使召冉求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逐而射
之入於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之鍇後至
曰如墻而進多而殺二人鍇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鍇
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
[illegible]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諸
梁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外于繒關曰吳將泝江入郢
將奔命焉爲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單浮餘圍蠻氏蠻氏
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
師軍于菟和右師軍于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
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
通于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
能惡于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
蠻子而城之且將爲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

夫以畀楚師于三戶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
盡俘以歸
晉趙鞅帥師伐衛
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圍五鹿九月趙鞅圍邯鄲
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弦施逆之遂墮臨國夏
伐晉取邢任欒鄗逆畤陰人盂壺口會鮮虞納荀寅于
柏人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
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爲柏人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對
曰私讎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

之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
生授我矣我不可以僭之遂死于柏人夏趙鞅伐衛范
氏之故也遂圍中牟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大夫恐
其為大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大子若之何
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疚亦姑謀樂何憂於無
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羣公子于萊秋齊景
公卒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
奔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
師乎師乎何黨之乎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治范氏之亂也
吳伐陳
復修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
救陳師于城父
史記 楚昭王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聘孔子
孔子至將以書社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
使使於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
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
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為子
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
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
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土壤賢弟子為佐非
楚之福也
昭王乃止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齊陳乞僞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
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偪我盍去
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
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
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
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
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
六月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
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
晏圉弦施來奔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
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讐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
讐乎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

子啟五辟而後許將職王有疾庚寅楚子軫卒子
賊父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群臣敢忘君乎從君
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
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
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
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
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
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
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

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
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
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
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矣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

齊侯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曰嘗獻
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出萊門
而告之故闞止知之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
壬也處戒之遂行逮夜至于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
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
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
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為孺子牛
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
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
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
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
姒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竇之丘公使朱毛告於
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

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
群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
長君庶亦能容群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
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
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

公羊　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為
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立之則臣
請立之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
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

若琴以生子者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景公死而舍
書陳乞使人迎陽生寘諸其家除景公之喪諸大夫皆
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
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
為甲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於是使力士舉巨囊而
至于中霤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閻然公子
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
再拜稽首而君之爾自是往弑舍
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鄭叛晉故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衛不服也
夏公會吳于鄫
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
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
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
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
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
十二以為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
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
疾於我乃與之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太宰
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
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
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
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裸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
反自鄫以吳為無能也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
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
民保于城城保于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
子以為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
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
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
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
告於吳不許曰魯擊柝聞于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
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

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于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
亳社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
請救于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
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
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于鄫衍秋而背之成
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
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
從之

宋人圍曹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
救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而謀
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
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
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
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夢者
之子乃行彊言伯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
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
鍾邘

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公
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

吳伐我
吳爲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
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
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
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
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

我子張病之王問於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
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
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爲三月吳
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
田焉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
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嘗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
好焉國人懼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
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
于五梧明日舍于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

吉子與析朱鉏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
也明日舍于庚宗遂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
徒七百人三踊于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
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
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
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
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
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于萊門乃請釋子服何于吳吳
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而還

卷之十二　二十三

夏齊人取讙及闡

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
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齊鮑牧帥師伐我
取讙及闡

歸邾子益于邾

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
子使大宰子餘討之囚之樓臺栫之以棘使諸大夫奉
大子革以為政

秋及齊平臧賓如如齊涖盟齊閭丘明來涖盟且辭

季姬以歸嬖鮑牧又謂群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公
子愬之公謂鮑子或譖子子姑居於潞以察之若有之
則分室以行若無之則反子之所出門使以三分之一
行半道使以二乘及潞麇之以入遂殺之

齊人歸讙及闡

季姬嬖故也

附　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
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卷之十二　二十四

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
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子姚救
之大敗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郟張與鄭
羅歸

夏楚人伐陳

陳即吳故也

附　秋吳城邗溝通江淮

附　冬吳子使來儆師伐齊

附　宋公伐鄭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占諸史趙史墨

史龜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
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
敵不可干也炎帝爲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
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可救
也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
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
也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
乃止

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于鄎齊人弒悼公赴于師吳子
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
之吳師乃還

晉趙鞅帥師侵齊

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起兵事
不再令卜不襲吉行也於是乎取犂及轅毀高唐之郭
侵及賴而還

附　秋吳子使來復儆師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
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
民乃還

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齊爲鄎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淸季孫謂其宰冉
求曰齊師在淸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
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

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
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
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
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耻也大不列于諸侯矣季
孫使從于朝俟于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
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强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
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
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
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

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老幼守宫次
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
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
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
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
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
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
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
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
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吾不如顏羽而賢于邴
洩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爲與其嬖
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
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夏陳轅頗出奔鄭
初轅頗爲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爲己大器國
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粱糗腶脯焉喜曰
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
五月公會吳伐齊　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
師敗績獲齊國書
爲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克博壬于嬴中軍從王胥門
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
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
我必得志宗子陽與閭丘明相厲也桑掩胥御國子公
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陳子行
命其徒具含玉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東郭
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使問弦多以琴曰吾不復見
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甲戌戰于
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
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
三千以獻于公將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
司馬王賜之甲劍鈹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
對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公使大史固歸國子
之元寘之新篋褽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寘書於其上曰
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
附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
吳人皆喜惟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

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
如早從事焉得志于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
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
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
茲新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
弗聽使于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
賜之屬鏤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
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

卷之十二　二十九

國　吳王夫差既許越成乃大戒司徒將以伐齊申胥諫
曰昔天以越賜吳而王弗受夫天命有反今越王句踐
恐懼而改其謀舍其愆令輕其征賦施民所善去民所
惡身自約也裕其衆庶其民殷衆以多甲兵體越之在
吳也猶人之有腹心之疾也夫越王之不忘敗吳於其
心也戚然服士以司吾閒今王非越是圖而齊魯以為
憂夫齊魯譬諸疾疥癬也豈能涉江淮而與我爭此地
哉將必越實有吳土王盍亦鑑於人無鑑於水昔楚靈
王不君其臣箴諫以不入乃築臺於章華之上闕為石
郭陂漢以象帝舜罷弊楚國以間陳蔡不修方城之內
踰諸夏而圖東國三歲於沮汾以服吳越其民不忍飢
勞之殃三軍叛王于乾谿王親獨行屏營彷徨於山林
之中三日乃見其涓人疇王呼之曰余不食三日矣疇
趨而進王枕其股以寢於地王寐疇枕王以墣而去之
王覺而無見也乃匍匐將入棘闈棘闈不納乃入芋尹
申亥氏焉王縊申亥負王以歸而土埋之其室此志也
豈遽忘於諸侯之耳乎今王既變鯀禹之功而高高下
下以罷民于姑蘇天奪吾食都鄙薦饑今王將很天而
伐齊夫吳民離矣體有所傾譬如群獸然一个負矢將

卷之十二　三十

百群皆奔王其無方收也越人必來襲我王雖悔之其
有及乎王弗聽

國　王還自伐齊乃訊申胥曰昔我先王體德聖明達於
上帝譬如農夫作耦以刈殺四方之蓬蒿以立名于荊
此則大夫之力也今大夫老而又不自安恬逸而處以
念惡出則罪吾衆撓亂百度以妖孽吳國今天降衷于
吳齊師受服孤豈自多先王鐘鼓實式靈之敢告於大
夫申胥釋劍而對曰昔吾先王世有輔弼之臣以能遂
疑計惡以不陷於大難今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焉比謀

曰余令而不違夫不違乃違也夫不違亡之階也夫天
之所棄必驟近其小喜而遠其大憂王若不得志于齊
而以覺寤王心吳國猶世吾先君之得之也必有以取
之其亡之也亦有以棄之用能援持盈以沒而驟救傾
以時今王無以取之而天祿亟至是吳命之短也員不
忍稱疾辟易以見王之親爲越之禽也員請先死將死
曰而縣吾目于東門以見越之入吳國之亡也遂自殺
王慍曰孤不使大夫得有見也乃取申胥之尸盛以鴟
夷而投之于江

衛世叔齊出奔宋

衛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
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
于犂而爲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
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
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姞疾臣向魋納美珠焉與之城鉏
宋公求珠魋不與由是得罪及桓氏出城鉏人攻大叔
疾衛莊公復之使處巢死焉殯於鄖葬於少禘初晉悼
公子慭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大叔懿子止而飲之酒
遂聘之生悼子悼子卽位故夏戊爲大夫悼子亡衛人
翦夏戊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
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
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能度其私
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

春用田賦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
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
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

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
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
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
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
絻放絰而拜

公會吳于橐皋

一公會吳于橐皋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illegible]對

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
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
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
乃不尋盟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吳徵會于衛初衛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于行人子羽
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
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
長木之斃無不摽也國狗之瘈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

秋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
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
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
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
衛故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
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
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
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
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

難以霸乎大宰嚭說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
幼曰君必不免其死于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
矣
宋向巢帥師伐鄭
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嵒戈錫子產與
宋人為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為
之城嵒戈錫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嵒鄭
罕達救嵒圍宋師
冬十有二月螽

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
猶西流司曆過也
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賸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
歸遂取宋師于嵒獲成讙郜延以六邑為虛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
公羊　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吳主會則曷為先言晉侯
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

冠矣　吳祝髮文身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
襲其藉於成周以尊天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
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
閔　吳王夫差既殺申胥不稔於歲乃起師北征闕為深
溝于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于黃
池於是越王句踐乃命范蠡舌庸帥師沿海泝淮以絕
吳路敗王子友於姑熊夷越王句踐乃率中軍泝江以
襲吳入其郛焚其姑蘇徙其大舟吳晉爭長未成邊遽
乃至以越亂告吳王懼乃合大夫而謀曰越為不道背

卷之十二　三十五

其齊盟今吾道路悠遠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王
孫雄曰夫危事不齒雄敢先對二者莫利無會而歸越
聞章矣民懼而走遠無正就齊宋徐夷曰吳既敗矣將
夾溝而㢮我我無生命矣會而先晉晉既執諸侯之柄
以臨我將成其志以見天子吾須之不能去之不忍若
越聞愈章吾民恐叛必會而先之王乃步就王孫雄曰
先之圖之將若何王孫雄曰王其無疑吾道路悠遠必
無有二命焉可以濟事王孫雄進顧揖諸大夫曰危事
不可以為安死事不可以為生則無為貴智矣夫民之

惡死而欲貴富以長沒也與我同雖然彼近其國有遷
我絕慮無遷彼豈能與我行此危事也哉事君勇謀於
此用之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心請王厲士以奮其朋勢
勸之以高位重畜備刑戮以辱其不厲者令各輕其死
彼將不戰而先我我既執諸侯之柄以歲之不穫也無
有誅焉而先罷之諸侯必說既而皆入其地王安挺志
一日惕一日留以安步王志必設以此民也封于江淮
之間乃能至於吳吳王許諾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
夜中乃令服兵擐甲係馬舌出火竈陳士卒百人以為

卷之十二　三十六

徹行百行行頭皆官帥擁鐸拱稽建肥胡奉文犀之渠
十行一嬖大夫建旌提鼓挾經秉枹十旌一將軍載常
建鼓挾經秉枹為萬人以為方陳皆白常白旂素甲白
羽之矰望之如荼王親秉鉞載白旗以中陳而立左軍
亦如之皆赤常赤旟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右軍亦
如之皆玄常玄旗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墨為帶甲三
萬以勢攻雞鳴乃定既陳去晉軍一里昧明王乃秉枹
親就鳴鐘鼓丁寧錞于振鐸勇怯盡應三軍皆譁釦以
振旅其聲動天地晉師大駭不出周軍飭壘乃令董褐

請事曰兩君偃兵接好日中爲期今大國越錄而造于弊
敝邑之軍壘敢請亂故吳王親對之曰天子有命周室
卑約貢獻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無姬姓之振也
徒遽來告孤日夜相繼匍匐就君君今非王室不安乎
是憂億負晉衆庶不式諸戎狄楚秦將不長弟以力征
一二兄弟之國孤欲守吾先君之班爵進則不敢退則
不可今會日薄矣恐事之不集以爲諸侯笑孤之事君
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爲使者之無遠也孤用親
聽命於藩籬之外董褐將還王稱左畸曰攝少司馬茲

與王士五人坐於王前乃皆進自剄於客前以酬客董
褐既致命乃告趙鞅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
嬖妾嫡子死不則國有大難大則越入吳將毒不可與
戰主其許之先無以待危然而不可徒許也趙鞅許諾
晉乃令董褐復命曰寡君未敢觀兵身見使褐復命曰
曩君之言周室既卑諸侯失禮於天子請貞於陽卜收
文武之諸侯孤以下密邇於天子無所逃罪訊日至
日昔吳伯父不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今伯
父有荊蠻之虞禮世不續用命孤禮佐周公以見我一

二兄弟之國以休君憂今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
子君有短垣而自踰之况蠻荊則何有於周室夫命圭
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諸侯是以敢辭夫諸侯無二
君而周無二王君若無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
孤敢不順從君命長弟許諾吳王許諾乃退就幕而會
吳公先歃晉侯亞之吳王既會越聞愈章恐齊宋之爲
己害也乃命王孫雄先與勇獲帥徒師以爲過賓於宋
以焚其北郛焉而過之夫差既退于黃池乃使王孫苟
告勞于周曰昔者楚人爲不道不承共王事以遠我一

二兄弟之國吾先君闔廬不貫不忍被甲帶劍挺鈹搢
鐸以與楚昭王毒逐于中原柏舉天舍其衷楚師敗績
今齊侯任不鑒于楚又不共承王命以遠我一二兄弟
之國夫差不貰不忍遵汶伐博簦笠相望于艾陵天舍
其衷齊師還夫差豈敢自多文武實舍其衷歸不稔於
歲余沿江泝淮闕溝深水出于商魯之間以徹於兄弟
之國夫差克有成事敢使苟告於下執事周王答曰苟
伯父命女來明紹享余一人若余嘉之昔周室逢天之
降禍遭民之不祥余心豈忘憂卹不唯下土之不康靖

今伯父曰戮力同德伯父若能然余一人恭受而介福

於越入吳

越子伐吳爲二隧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讐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

附 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嚭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爲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

曰佩玉縈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粱則無矣粗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庚西方主穀癸北方主水則諾王欲伐宋殺其大夫而囚其婦人大宰嚭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冬吳及越平

春西狩獲麟

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公羊 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麏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

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十有四年春秋止獲麟此下十六年皆魯史弟子欲存孔子卒故併錄之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

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

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

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

夏四月齊陳恒執其君寘于舒州

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爲政陳成子

憚之驟顧諸朝諸御鞅言於公曰陳闞不可並也君其

擇焉弗聽子我闞止字夕陳逆殺人逢之遂執以入陳氏方睦

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

子我盟諸陳於陳宗初陳豹欲爲子我臣使公孫言己

已有喪而止既而言之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望視事

君子必得志欲爲子臣吾憚其爲人也故緩以告子我

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爲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

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

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陳逆字曰彼得

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于公宮夏五月成子兄弟四乘

如公子我在幄出逆之遂入閉門侍人禦之子行殺侍

人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太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出舍于庫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抽劍曰需事之賊也誰非陳宗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闈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于弇中適豐丘豐丘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關成子將殺大陸子方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及耏衆知而東之出雍門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爲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衞之士東郭賈奔衞庚辰陳

桓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

宋向魋入于曹以叛

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鞌易薄公曰不可薄宗邑也乃益鞌七邑而請享公焉以日中爲期家備盡往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魋也今將禍余請即救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子將食旣食又奏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曰逢澤有介麇焉公曰雖魋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君憚告子野曰嘗私焉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以命其徒攻桓氏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頎騁而告桓司馬司馬欲入子車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魋遂入于曹以叛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不能亦入于曹取質魋曰不可旣不能事君又得罪

於民將若之何乃舍之民遂叛之向魋奔衞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向魋出于衞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爲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于魯郭門之外阬氏葬諸丘輿

六月齊人弒其君壬于舒州

齊陳恒弑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
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
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
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
敢不言

孔叢子　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執贄見夫子而訪焉夫子
辭之子貢使客之子貢請之曰子士也位卑而圖大位卑
則民不附圖大則人懼之殆非子之任也夫以一縷之
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於無極之高下乘之於不測之
深旁人皆哀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危子之謂乎馬方
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而振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
絕於高墜入於深其危必矣東郭亥色戰而跪曰吾已
矣願子無言既而夫子告子貢曰東郭亥欲爲義者也

子亦告之以難易
可矣曷至懼之哉

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

初孟孺子洩將圉馬於成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爲
成之病不圉馬焉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
司使孺子鞭之秋八月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内袒免
哭于衢聽共弗許懼不歸

春王正月成叛　十有五年

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

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
良而卒將以尸入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
不時無乃廪然隕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
上介芋尹蓋對曰寡君聞楚爲不道薦伐吳國滅厥民
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慼大
命隕隊絕世于良廢日共積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
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
之曰事死如事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
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
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

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爲諸侯主先民有言曰無穢虐
士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於君所雖隕于深
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内之

及齊平

秋齊陳瓘如楚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爲斧
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
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子玉曰
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
贛爲介見公孫成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

雖爲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
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
聞命陳成子館客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
衛君景伯揖子贛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
衛齊爲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
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吳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病取
讙與闡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
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嬴

衛公孟彄出奔齊　十有五年

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竪渾良夫長而
美孔文子卒通於內太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太子與之
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爲請
於伯姬閏月良夫與太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昏二人
蒙衣而乘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欒寧問之稱姻
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
五人介輿豭從之迫孔悝於廁強盟之遂劫以登臺欒
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召獲駕乘車行爵食
炙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
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
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
爲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
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大子焉用孔悝雖殺之
必或繼之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子聞
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
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
矣孔悝立莊公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先謂司徒瞞成
曰寡人離病於外久矣子請亦嘗之歸告褚師比欲與

之伐公不果

孝子傳仲子崔者仲由之子也將報父讐聞於孔子孔子曰行矣孟黶知之告於衆曰君子不掩人之不備須後日于城西決戰其日孟持蒲弓木戟與子崔戰而死蒼梧殺子路而以死成子崔之孝也

說苑子羔爲衛士師刖人足及亂走郭門刖者門焉謂子羔曰彼有徑子羔曰君子不徑曰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竇曰此有室子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刖者曰吾親刖子足子逃我者三何也刖者曰斷足固我罪也昔君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悅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此臣所以悅君也

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　十有六年

衛瞞成褚師比出奔宋衛侯使鄢武子告于周曰蒯聵

得罪于君父君母逋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
寘諸河上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聆敢告執事
王使單平公對曰肸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
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
可追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 十有六年 此以下書后經
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
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贛曰君其不沒
于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

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
兩失之
檀弓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
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
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
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
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
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
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

明王不興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
殁
史記 孔子年七十三卒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惟子贛廬於冢上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而冢居者百有餘家因命曰孔里
六月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醉
而送之夜半而遣之載伯姬於平陽而行及西門使貳
車反祏於西圃子伯季子初爲孔氏臣新登于公請追
之遇載祏者殺而乘其車許公爲反祏遇之曰與不仁
人爭明無不勝必使先射射三發皆遠許爲許爲射之

殪或以其車從得祏於橐中孔悝出奔宋
楚大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氏之亂於鄭鄭
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
如初晉人使諜於子木請行而期焉子木暴虐於其私
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諜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
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
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
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
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

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爲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
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
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勝自厲劍子
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
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
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
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悛勝謂石乞曰王與
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
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
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爲利諂不
爲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愼白公敗之
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
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
不可以弗終抉豫章大木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焚庫弒王
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弒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
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
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
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聞其殺齊

管修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閭名啟平王子爲王子閭不可遂劫以
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啟之
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
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圉公陽穴宮負王
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
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
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
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
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
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
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
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
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
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也克則爲卿不克則
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奔頯黃氏沈諸梁
兼二事國寧乃使寧爲令尹使寬爲司馬而老於葉

國　子西使人召王孫勝沈諸梁聞之見子西曰聞子召
王孫勝信乎曰然子高曰將焉用之曰吾聞之勝直而

固欲寘之境于高曰不可其爲人也展而不信愛而不
仁詐而不知毅而不勇直而不衷周而不淑復言而不
謀身展也愛而不謀長不仁也以謀蓋人詐也彊忍犯
義毅也直而不顧不衷也周言棄德不淑也是六德者
皆有其華而不實者將焉用之彼其父爲戮於楚其心
又狷而不潔若其狷也不忘舊怨而不以潔悛德思報
怨而已則其愛也足以得人其展也足以復之其詐也
足以謀之其直也足以帥之其周也足以蓋之其不潔
也足以行之而加之以不仁奉之以不義蔑不克矣夫

卷之十三　十二

造勝之怨者皆不在矣若來而無寵速其怒也若其寵
之毅貪而無厭既而得人而耀之以大利不仁以長之
思舊怨以修其心苟國有釁必不居矣非子職之其誰
乎彼將思舊怨而欲大寵動而得人怨而有術若果用
之害可待也余愛子與司馬故不敢不言子西曰德其
忘怨乎余善之夫乃其寧子高曰不然吾聞之曰唯仁
者可好也可惡也可高也可下也好之不偪惡之不怨
高之不驕下之不懼不仁者則不然人好之則偪惡之
則怨高之則驕下之則懼驕有欲焉懼有惡焉欲惡怨

偪所以生詐謀也子將若何若召而下之將戚而懼爲
之上者將怒而怨詐謀之心無所靖矣有一不義猶敗
國家今壹五六而必欲用之不亦難乎吾聞國家將敗
必用姦人而嗜其疾味其子之謂乎夫誰無疾眚能者
蚤除之舊怨滅宗國之疾眚也爲之關籥蕃籬而遠備
閑之猶恐其至也是之爲日惕若召而近之死無日矣
人有言曰狼子野心怨賊之人其又可善乎若子不我
信盍求若敖氏與子干子晳之族而近之安用勝也其
能幾何昔齊騶馬繻以胡公入於貝水邴歜閻職戕懿

卷之十三　十三

公於囿竹晉長魚矯殺三郤於榭魯圉人犖殺子般於
次夫是誰之故也非唯狷怨乎是皆子所聞也人之求
多聞善敗以鑑戒也今子聞而棄之猶蒙耳也吾語子
何益吾知逃而已子西笑曰子之尚勝也不從遂使爲
白公子高以疾閒居于蔡及白公之亂子西子期死葉
公聞之曰吾怨其棄吾言而德其治楚國楚國之能平
均以復先王之業者夫子也以小怨寘大德吾不義也
將入殺之帥方城之外以入殺白公而定王室葬二子
之族

衛侯占夢嬖人求酒於大叔僖子不得與卜人比而告
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乃逐大叔遺遺奔
晉
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良夫
代執火者蒙良夫也
代執火者而言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
焉可也若不材器可得也豎告大子大子使五人輿豭
從己劫公而強盟之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
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
十七年 春衛侯爲虎幄於籍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
焉大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衷甸兩牡紫衣狐裘至袒裘
不釋劍而食太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
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爲左右
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
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
國
吳王夫差還自黃池息民不戒越大夫種乃倡謀曰
吾謂吳王將遂涉吾地今罷師而不戒以忘我我不可
以怠也日臣嘗卜於天今吳民既罷而大荒薦饑市無
赤米而囷鹿空虛其民必移就蒲蠃於東海之濱天占

旣兆人事又見我蔑卜筮矣王若今起師以會奪之利
無使失悛夫吳之邊鄙遠者罷而未至吳王將恥不戰
必不須至之會也而以中國之師與我戰若事幸而從
我我遂踐其地其至者亦將不能之會也已吾用禦兒
臨之吳王若慍而又戰奔遂可出若不戰而結成王安
厚取名而去之越王曰善哉乃大戒師將伐吳楚申包
胥使於越越王句踐問焉曰吳國爲不道求殘我社稷
宗廟以爲平原弗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唯是車
馬兵甲卒伍旣具無以行之請問戰奚以而可包胥辭
曰不知王固問焉乃對曰夫吳良國也能博取於諸侯
敢問君王之所以與之戰者王曰在孤之側者觴酒豆
肉簞食未嘗敢不分也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求以
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
國之中疾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慈其幼長其
孤問其病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
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吾寬民以子之忠惠以善之吾
修令寬刑施民所欲去民所惡稱其善掩其惡求以報
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

之中富者吾安之貧者吾予之救其不足裁其有餘使
貧富皆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
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春秋皮幣
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絶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
胥曰善哉蔑以加焉然猶未可以戰也夫戰知爲始仁
次之勇次之不知則不知民之極無以銓度天下之衆
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
以發大計越王曰諾越王句踐乃召五大夫曰吳爲不
道求殘吾社稷宗廟以爲平原不使血食吾欲與之徼

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旣具無以行之吾問於王
孫包胥旣命孤矣敢訪諸大夫問戰奚以而可句踐願
諸大夫言之皆以情告無阿孤孤將以舉大事大夫舌
庸乃進對曰審賞則可以戰乎王曰聖大夫苦成進對
曰審罰則可以戰乎王曰猛大夫種進對曰審物則可
以戰乎王曰辨大夫蠡進對曰審備則可以戰乎王曰
巧大夫皐如進對曰審聲則可以戰乎王曰可矣王乃
命有司大令於國曰苟任戎者皆造於國門之外王乃
令於國曰國人欲告者來告告孤不審將爲戮不利適

及五日必審之過五日道將不行王乃入命夫人王背
屏而立夫人向屏王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
入內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吾見子於此止矣王
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乃闔左闔塡之以土去笄側席
而坐不埽王背檐而立大夫向檐王命大夫曰食土不
均地之不修內有辱於國是子也軍士不死外有辱是
我也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吾見子於此止
矣王遂出大夫送王不出檐乃闔左闔塡之以土側席
而坐不埽王乃之壇列鼓而行之至於軍斬有罪者以

徇曰莫如此以環瑱通相問也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
徇曰莫如此不從其伍之令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
曰莫如此不用王命明日遷舍至於禦兒斬有罪者以
徇曰莫如此淫逸不可禁也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
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
子有父母耆老而子爲我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子
爲我禮已重矣子歸歿而父母之世後若有事吾與子
圖之明日徇於軍曰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王
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昆弟四五人皆在此事若不

捷則是盡也擇子之所欲歸者一人明日徇於軍曰有
眩瞀之疾者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眩瞀之疾
其歸若已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於軍曰筋力
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命者歸莫告明日遷軍
接和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志行不果於是人有致
死之心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謂二三子歸而不歸
處而不處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不右身
斬妻子鬻於是吳王起師軍於江北越王軍於江南越
王乃中分其師以爲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爲

中軍明日將舟戰於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
以須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夜中乃令左軍右
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爲二
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越
王乃令其中軍銜枚潛涉不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
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而從之又大敗之於沒又郊
敗之三戰三北乃至於吳越師遂入吳國圍王宮吳王
懼使人行成曰昔不穀先委制於越君君告孤請成男
女服從孤無奈越之先君何畏天之不祥不敢絕祀許

君成以至于今今孤不道得罪於君王君王以親辱於
孤之弊邑孤敢請成男女服爲臣御越王曰昔天以越
賜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賜越孤敢不聽天之命而聽
君之令乎乃不許成因使人告於吳王曰天以吳賜越
孤不敢不受以民生之不長王其無死民生於地上寓
也其與幾何寡人其達王於甬句東夫婦三百唯王所
安以沒王年夫差辭曰天既降禍於吳國不在前後當
孤之身實失宗廟社稷凡吳土地人民越既有之矣孤
何以視於天下夫差將死使人說於子胥曰使死者無

知則已矣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員也遂自殺越滅
吳上征上國宋鄭魯衛陳蔡執玉之君皆入朝夫唯能
下其羣臣以集其謀故也
晉范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爲主請君若大
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爲也衛侯辭以
難大子又使椓之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
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曰國子實執齊柄
而命瓘曰無辟晉師豈敢廢命子又何辱簡子曰我卜
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還

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寧將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子穀曰觀丁父鄀俘也武王以爲軍率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啓羣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於汝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謟令尹有憾於陳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吉使帥師取陳麥

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楚公孫朝帥師滅陳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爲令尹沈尹朱曰吉過於其志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爲他日改卜子國而使爲令尹

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緜緜生之瓜余爲渾良夫叫天無辜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曰不害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冬十月晉復伐衛入其郛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鄄入般師出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翦之公使匠久公欲逐石圃未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闔門而請弗許踰於北方而隊折股戎州人攻之大子疾公子青踰從公戎州人殺之公入于戎州己氏初公自城上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髢旣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己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子

起執般師以歸舍諸潞

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彘也

十八年　夏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衛侯輒自齊復歸逐石圃而復石魋與大叔遺

十九年　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

二十年　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出居于

艾從適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
以說于越吳人殺之
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於喪食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
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
與吳王有質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
敵之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為降楚隆曰若使吳王
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乃往先造于越軍
曰吳犯間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
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于吳王曰寡君之

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黃池之役君之先臣
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
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
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為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
使問趙孟曰勾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
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史黯何以得為君子對曰黯也
進不見惡退無謗言王曰宜哉
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來
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責稽首因歌之曰

魯人之皐數年不覺使我高蹈唯其儒書以為二國憂
是行也公先至于陽穀齊閭丘息曰君辱舉玉趾以在
寡君之軍羣臣將傳遽以告寡君比其復也君無乃勤
為僕人之未次請除館於舟道辭曰敢勤僕人
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辭曰孤
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
國 句踐之地南至于句無北至于禦兒東至于鄞西至
于姑蔑廣運百里乃致其父兄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
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之歸下也今寡人不能

將帥二三子夫婦以蕃令壯者無取老婦令老者無取
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
母有罪將免者以告公令醫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犬
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
餼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支子死三月釋其政必哭泣
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宦其子其
達士潔其居美其服飽其食而摩厲之於義四方之士
來者必廟禮之句踐載稻與脂於舟以行國之孺子之
游者無不餔也無不歠也必問其名非其身之所種則

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於國民居有
三年之食國之父兄請曰昔者夫差恥吾君於諸侯之
國今越國亦節矣請報之句踐辭曰昔者之戰也非二
三子之罪也寡人之罪也如寡人者安與知恥請姑無
庸戰父兄又請曰越四封之內親吾君也猶父兄也子
而思報父母之讐臣而思報君之讐其有敢不盡力者
乎請復戰句踐既許之乃致其衆而誓之曰寡人聞古
之賢君不患其衆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恥也今
夫差衣水犀之甲者億有三千不患其志行之少恥也

而患其衆之不足也今寡人將助天滅之吾不欲匹夫
之勇也欲其旅進旅退也進則思賞退則思刑如此則
有常賞進不用命退則無恥如此則有常刑果行國人
皆勸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孰是君也而可
無死乎是故敗吳於囿又敗之於沒又郊敗之夫差行
成曰寡人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請以金玉子女賂君
之辱句踐對曰昔天以越與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予
越越可以無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吾請達王甬句
東吾與君為二君乎夫差對曰寡人禮先壹飯矣君若
不忘周室而為弊邑宸宇亦寡人之願也君若曰吾將
殘女社稷滅女宗廟寡人請死余何面目以視於天下
乎越君其次也遂滅吳

國

越王句踐即位三年而欲伐吳范蠡進諫曰夫國家
之事有持盈有定傾有節事王曰為三者奈何范蠡對
曰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不問蠡不
敢言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勞而不矜其功夫聖人
隨時以行是謂守時天時不作弗為人客人事不起弗
為之始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驕不勞而矜其功天

時不作而先為人客人事不起而創為之始此逆於天
而不和於人王若行之將妨於國家靡王躬身王弗聽
范蠡進諫曰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事之末
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於人者人之所卒也淫佚之
事上帝之禁也先行此者不利王曰無是貳言也吾已
斷之矣果興師而伐吳戰於五湖不勝棲於會稽王召
范蠡而問焉曰吾不用子之言以至於此為之奈何范
蠡對曰君王其忘之乎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
者與地王曰與人奈何范蠡對曰卑辭尊禮玩好女樂

尊之以名如此不已又身與之市王曰諾乃令大夫種
行成於吳曰請士女女於士大夫女女於大夫隨之以
國家之重器吳人不許大夫種來而復往曰請委管籥
屬國家以身隨之君王制之吳人許諾王曰蠡為我守
於國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也四封
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
夫種守於國與范蠡入宦於吳三年而吳人遣之歸反
至於國王問於范蠡曰節事奈何范蠡對曰節事者與
地唯地能包萬物以為一其事不失生萬物容畜禽獸

然後受其名而兼其利美惡皆成以養生時不至不可
彊生事不究不可彊成自若以處以度天下待其來者
而正之因時之所宜而定之同男女之功除民之害以
避天殃田野開闢府倉實民衆殷無曠其衆以為亂梯
時將有反事將有間必有以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有
天下之成利事無間時無反則撫民保教以須之王曰
不穀之國家蠡之國家也蠡其圖之范蠡對曰四封之
內百姓之事時節三樂不亂民功不逆天時五穀稑熟
民乃蕃滋君臣上下交得其志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
敵國之制立斷之事因陰陽之恒順天地之常柔而不
屈彊而不剛德虐之行因以為常死生因天地之刑天
因人聖人因天人自生之天地形之聖人因而成之是
故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兵勝於外福生於內用力
甚少而名聲章明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為
之　四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先人就世不穀即位吾
年既少未有恒常出則禽荒入則酒荒吾百姓之不圖
唯舟與車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吳人之那不穀亦
又甚焉吾欲與子謀之其可乎范蠡對曰未可也蠡聞

之上帝不考時反是守彊索者不祥得時不成反受其
殃失德滅名流走死亡有奪有予有不予王無蚤圖夫
吳君王之吳也王若蚤圖之其事又將未可知也王曰
諾　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
也今吳王淫於樂而忘其百姓亂民功逆天時信讒喜
優憎輔遠弼聖人不出忠臣解骨皆[illegible]御其適相非
上下相偷其可乎范蠡對曰人事至矣[illegible]也王姑
待之王曰諾　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
吳子曰未可也今申胥驟諫其王王怒而殺之其可乎

范蠡對曰逆節萌生天地未形而先爲之征其事是以
不成雜受其刑王姑待之王曰諾　又一年王召范蠡
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其稻蟹不遺種
其可乎范蠡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王姑待之王
怒曰道固然乎妄其欺不穀邪吾與子言人事子應我
以天時今天應至矣子應我以人事何也范蠡對曰王
姑勿怪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今
其禍新民恐其君臣上下皆知其資財之不足以支長
久也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尚殆王其且馳騁弋獵無

至禽荒宮中之樂無至酒荒肆與大夫觴飲無忘國常
彼其上將薄其德民將盡其力又使之望而不得食乃
可以致天地之殛王姑待之　至於玄月王召范蠡而
問焉曰諺有之曰觥飯不及壺飧今歲晚矣子將奈何
范蠡對曰微君王之言臣固將謁之臣聞從時者猶救
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唯恐弗及王曰諾遂興師伐吳
至於五湖吳人聞之出挑戰一日五反王弗忍欲許之
范蠡進諫曰謀之廟廊失之中原其可乎王姑弗許也
臣聞之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予不取反爲之災贏縮
轉化後將悔之天節固然唯謀不遷王曰諾弗許范蠡
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贏縮以爲常四時以爲紀無過
天極究數而止天道皇皇日月以爲常明者以爲法微
者則是行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困而還月盈而匡古
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後則用陰先則用
陽近則用柔遠則用剛後無陰蔽先無陽察用人無藝
往從其所剛彊以禦陽節不盡不死其野彼來從我固
守勿與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又觀其民之饑飽勞
逸以參之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宜爲人客剛彊

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宜爲人主安徐而重固
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凡陳之道設右以爲牝益左以
爲牡蚤晏無失必順天道周旋無究今其來也剛彊而
力疾王姑待之王曰諾弗與戰居軍三年吳師自潰吳
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使王孫雒行成於越
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罪於會稽今君王其圖不穀
不穀請復會稽之和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臣聞
之聖人之功時爲之庸得時弗成天有還形天節不遠
五年復反小凶則近大凶則遠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

則不遠今君王不斷其忘會稽之事乎王曰諾不許使
者往而復來辭俞卑禮俞尊王又欲許之范蠡諫曰孰
使我蚤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
非吳邪夫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王姑勿許其
事將易冀已王曰吾欲勿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
范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曰昔者上天降禍於
越委制於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
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雄曰子范子先人
有言曰無助天為虐助天為虐者不祥今吾稻蟹不遺

種子將助天為虐不忌其不祥乎范蠡曰王孫子昔吾
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濱於東海之陂黿鼉魚鼈
之與處而鼃黽之與同渚余雖靦然而人面哉吾猶禽
獸也又安知是諓諓者乎王孫雄曰子范子將助天為
虐助天為虐不祥雄請反辭於王范蠡曰君王已委制
於執事之人矣子往矣無使執事之人得罪於子使者
辭反范蠡不報於王擊鼓興師以隨使者至於姑蘇之
宮不傷越民遂滅吳　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
之臣不復入於越國矣王曰不穀疑子之所謂者何也
范蠡對曰臣聞之為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
君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為此事也今事已濟矣
蠡請從會稽之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
其身無終沒於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
死妻子為戮范蠡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遂乘
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王命工以良金寫蠡
之狀而朝禮之浹日而令大夫朝之環會稽三百里者
以為范蠡地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蠡之地者使無終沒
於越國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

二十三年 春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
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
輿人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
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
二十四年 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
師伐齊取穀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寡君欲徼福於
周公願乞靈於臧氏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軍吏令繕
將進萊章曰君卑政暴往歲克敵今又勝都天奉多矣
又焉能進是躛言也（音衛 過也）役將班矣晉師乃還餼臧石牛大

[illegible]謂之曰以寡君之在行牢禮不度敢展謝之

公子荊之（哀公庶子）母嬖將以爲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爲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荊爲大子國人始惡之

閏月公如越得大子適（大子名）郢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於季孫季孫懼使因太宰嚭而納賂焉乃止

二十五年夏五月衛侯出奔宋衛侯爲靈臺于藉圃與諸大

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韤而登席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㱿之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褚師出公戟其手曰必斷而足聞之褚師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公之入也奪南氏邑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于池初衛人翦夏丁氏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爲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少畜於公以爲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優狡盟拳彌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使拳彌入于公宮而自大子疾之宮譟以攻公鄄子士請禦之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不見先君乎君何所不逞欲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衆怒難犯休而易間也乃出將適蒲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鄄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泠彌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以鉤越越有君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公爲支離之卒因祝史揮以侵衛衛人病之懿子知之見子之請逐揮文子曰無罪懿子曰彼好專利

而妄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若逐之必出於南門而適君所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朝使吏遣諸其室揮出信弗內五日乃館諸外里遂有寵使如越請師

六月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於五梧郭重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公宴於五梧武伯爲祝惡郭重曰何肥也季孫曰請飲彘也以魯國之密邇仇讎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

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臯如后庸宋樂茷納衛
侯文子欲納之懿子曰君愎而虐少待之必毒於民乃
睦於子矣師侵外州大獲出禦之大敗掘褚師定子之
墓焚之于平莊之上文子使王孫齊私於臯如曰子將
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臯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
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
請納之衆曰勿納曰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衆曰
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公不敢入師還立悼
公南氏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公曰期則爲此令苟有怨

於夫人者報之司徒期聘於越公攻而奪之幣期告王
王命取之期以衆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爲大子者遂
卒于越
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啟畜諸公宮未有立
焉於是皇緩爲右師皇非我爲大司馬皇懷爲司徒靈
不緩爲左師樂茷爲司城樂朱鉏爲大司寇六卿三族
降聽政因大尹以達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
令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盈其罪重
而無基能無敝乎冬十月公游于空澤卒于連中大尹
興空澤之士千甲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使召六子曰
聞下有師君請六子畫六子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
請二三子盟乃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爲公室不利大尹
立啟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茷使宣
言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死死
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得夢啟北首而寢於盧
門之外已爲烏而集於其上咮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
曰余夢美必立大尹謀曰我不在盟無乃逐我復盟之
乎使祝爲載書六子在唐盂將盟之祝襄以載書告皇

非我皇非我因子潞門尹得左師謀曰民與我逐之乎
皆歸授甲使徇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以陵虐公室與
我者救君者也衆曰與之大尹徇曰戴氏皇氏將不利
公室與我者無憂不富衆曰無別戴氏皇氏欲伐公樂
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施于
大尹大尹奉啟以奔楚乃立得司馬爲上卿盟曰三族
共政無相害也
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稽
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寗

武子孫莊子爲死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於齊子鮮子
展爲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親
外不聞成之衛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
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於何有

二十七年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於駘上二月盟
于平陽三子皆從康子病之言及子贛曰若在此吾不
及此夫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
念

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

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于齊齊師將
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顏
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女恤
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及
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及濮雨不涉子思曰大國在
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成子衣製
杖戈立于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曰
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
陳之不祀鄭之罪也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謂大夫其
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瑤何有焉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
不在知伯其能久乎中行文子告成子曰有自晉師告
寅者將以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
寡君命恆曰無及寡無畏衆雖過千乘敢辟之乎將以
子之命告寡君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君子之謀也
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
乎

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
故君臣多間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曰請

有問於子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
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
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

悼之四年晉荀瑤帥師圍鄭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愎而
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知伯入南
里門于桔柣之門鄭人俘酅魁壘賂之以知政閉其口
而死將門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在此知伯曰惡而
無勇何以爲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
悛趙襄子由是惎知伯遂喪之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

而褒之，

卷之十二

三十八

麟傳統宗十三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夏元彬撰元彬本名彪字仲殘德清人其書飣餖成編漫無體例隱公之前冠以國語十數條以志周東遷始末蓋仿馮夢龍春秋衡庫為之而疎略尤甚經文之下或錄左氏或取公穀國語隸之或標傳名或不標傳名其附錄者或有附字或無附字端緒茫然猝難究詰又如費伯之註誤在盟唐之下楚殺公子側傳上忽注云出宋楚平傳衛州吁弒君下祇載詩綠衣一章並無他注壬午大閱全錄周官中春教振旅以下四則亦不置一詞如是者指不勝屈文震孟序乃稱其得於經術者深亦可異矣